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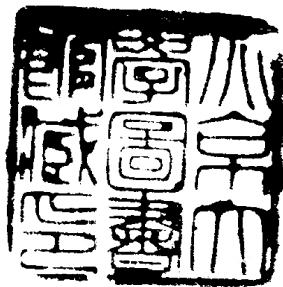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五一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2001/08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五一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3.37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一五一冊目次

經部·五經總義類

六經三註粹抄不分卷

〔明〕許順義撰

浙江圖書館藏明萬曆十八年萃慶堂余泗泉刻本

一

五經讀五卷

〔明〕陳際泰撰

湖北省圖書館藏明崇禎六年刻本

三一八

五經翼二十卷(一)

〔清〕孫承澤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年刻本

四七八

六經三註粹抄不分卷

〔明〕許順義撰

浙江圖書館藏明萬曆十八年萃慶堂余泗

泉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六經三註

粹鈔無卷數》提要

六經三註粹抄

六經總論

替溪宋濂

六經皆心學也。心中之理無不具。故六經之言無不該。六經所以筆吾心之理者也。是故說天莫辨乎易。由吾心而大極也。說事莫辨乎書。由吾心而政之府也。說志莫辨乎詩。由吾心而統性也。說理莫辨乎春秋。由吾心而分已說體莫辨乎禮。由吾心而天叙也。導民莫過乎樂。由吾心而備人。和影也。無是形則無是影。無是心則無是經。其道不亦較然矣乎。然而聖人一心皆理也。衆人理雖本且而欲則害之。蓋有不得全其正者。故聖人復因其心之所有。而以六經教之。其人之溫柔敦厚。則有得於詩之教。疏通知遠。則有得於書之教。爲廣博易良。則有得於樂之教。爲潔淨精微。則有得於易之教。爲恭儉莊敬。則有得於禮之教。爲屬辭比事。則有得於春秋之教焉。然雖有是六者之不同。無非教之以復其本心之正也。嗚呼。聖人之道。唯在乎治心。心一正則衆事無不正。猶將百萬之衆。正於一帥。帥正則靡不從令。不正則奔潰。用逐無所不至。美尚何望。其能克敵哉。心乎正則治。和則亂。不可不慎也。秦漢以來。心學不傳。往往馳騁於外。不知六經之本於吾之一心。所以高者涉於虛遠。而不返。卑者安於淺陋。而不詳。上下相習。如出一轍。可勝嘆哉。然此亦皆吾儒之過也。京房溺於名教。世豈復有易。孔鄭專於訓詁。世豈復有書。詩。董仲舒流於災異。世豈復有春秋。樂固忘矣。至於小戴氏之所記。亦多未確。世豈復有全體哉。經既不明。心則不正。心既不正。則鄉閭安得有善俗。國家安得有善治乎。惟善學者。脫畧傳註。獨抱遺經。而體驗之一言一辭。皆使與心相涵始。則爲小

且難入中焉則浸漬而漸有所得終焉則經心一不知心之經心
之心也何也六經者所以筆言心中所具之理故也周孔之所以聖
之所以賢初豈能加毫末於心哉不過能盡之而已今之人不可謂不學
經也而卒不及古人者無他以心與經如水火之不相入也察其所圖不過
割裂文義以資進取之計然固不知經之為何物也經而至此不可謂之
一不學乎雖然經有顯晦心無古今天下豈無豪傑之士以心感心於千
載之上者哉

論

易經三義
易者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為書也廣大悉備將
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
矣去古雖遠道經猶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
下蓋無傳矣子生千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流而求源此傳
所以作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象以制器者
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者
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
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違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至
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
所不備故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
辭以得其意則存乎人焉
朱子序畧云易之為書卦爻象象之義備而天地萬物之情見聖人之憂
天下來世其至矣先天下而開其物後天地而成其務是故極其數以定
天下之象著其象以定天下之吉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所以順
性命之理盡變化之道也
萬物之生負陰而抱陽莫不有太極莫不有兩儀絪縕交感變化不窮形
一受其生神一發其智情偶出焉萬緒起焉以一時而索卦則拘於無變
非易也一事而明爻則窒而不通非易也易之有卦爻之形者也
有爻卦之已見者也已形已見者可以言知未形未見者不可以名不
則所謂易者果何如哉

晉江和齋 許順義時制甫 註抄

周易上經 易字從日從月一奇一偶也其義有交焉樂易一陰一陽

乾元亨利貞 利貞者利於貞而貞者利於貞也利貞者利於貞而貞者利於貞也

初九潛龍勿用 潛龍勿用者潛龍勿用也潛龍勿用者潛龍勿用也

九二見龍在田 利見大人 利見大人者利見大人也利見大人者利見大人也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 夕惕若厲 夕惕若厲者夕惕若厲也夕惕若厲者夕惕若厲也

九五飛龍在天 利見大人 利見大人者利見大人也利見大人者利見大人也

上九亢龍有悔 亢龍有悔者亢龍有悔也亢龍有悔者亢龍有悔也

郭氏曰三陽而惕故无咎 上過而亢故有悔 龍德真善於惕莫不善於

亢 亢則貪位慕祿不知進退存亡其悔宜矣伊尹復政厥辟周公不以

麗利居成功皆善慶元也 麗利居成功者麗利居成功也麗利居成功者麗利居成功也

所見群龍无首 萬物資始 萬物資始者萬物資始也萬物資始者萬物資始也

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 乃統天 乃統天者乃統天也乃統天者乃統天也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者雲行雨施品物流形也雲行雨施品物流形者雲行雨施品物流形也

大明終始 六位時成 六位時成者六位時成也六位時成者六位時成也

乾元亨利貞 利貞者利於貞而貞者利於貞也利貞者利於貞而貞者利於貞也

初九潛龍勿用 潛龍勿用者潛龍勿用也潛龍勿用者潛龍勿用也

九二見龍在田 利見大人 利見大人者利見大人也利見大人者利見大人也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 夕惕若厲 夕惕若厲者夕惕若厲也夕惕若厲者夕惕若厲也

九五飛龍在天 利見大人 利見大人者利見大人也利見大人者利見大人也

上九亢龍有悔 亢龍有悔者亢龍有悔也亢龍有悔者亢龍有悔也

郭氏曰三陽而惕故无咎 上過而亢故有悔 龍德真善於惕莫不善於

亢 亢則貪位慕祿不知進退存亡其悔宜矣伊尹復政厥辟周公不以

麗利居成功皆善慶元也 麗利居成功者麗利居成功也麗利居成功者麗利居成功也

所見群龍无首 萬物資始 萬物資始者萬物資始也萬物資始者萬物資始也

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 乃統天 乃統天者乃統天也乃統天者乃統天也

是是非之發而昏妄賊之於是乎與天不相似矣學者當知天有此德吾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鴻邪也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一
 求一應而相求之氣未散火就燥火就燥則火相熾
 風從虎虎從風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下民咸成親本乎天者親
 上動物得陽氣之多本乎地者親下其首順然而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卑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潛龍勿用下也居下未值見龍在田時合也處而未發若君位
 日乾乾行時也行之所當或躍在淵甘試也未遘有為時必
 上治也居上以亢龍有悔窮之災也必至有災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藏之會見龍在田天下文明雖未居居位天
 日乾乾與時偕行時當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革之時飛龍在天乃
 位乎天德必有天德乃居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
 則天之法也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
 朱子曰仁為四德之首而智則能成始而成終故元不生於元而生於
 貞蓋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而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
 此理循環不窮脗合无间不貞則无以為元也論乾元性情者於此見

之矣

乾始能以美利天下。一元方動乾之始也。而始必有一元流行之

也。其歸藏者貝也。而才而利乃其間之功用耳。折而四之則為四時。合

而兩之則為陰陽。賁而一之則渾然一元之氣也。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剛以體言健無用言中者其行無過純粹精也不難

六之象。而六之象。通情也。以乾之時。終於六爻。

時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由是時乘大龍變化之道得天

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君子成之為德已。君子之德。夫可

以行之。天公元我。使理實於身。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九二

九三重剛不中。上不在天。居於一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居於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

夫大人者以道為德。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

與四時合其序。四時者。時也。與鬼神合其吉凶。鬼神者。時也。與鬼神合其吉凶。

况地者。天之對。而日月為天地之情。華四時為天地之運動。鬼神又天

地之功。用者。故天者。合矣。是以心神運動。天人合同。先天之意。而有所

為。非有意於求天之從。而天自不能以違我也。承天之意。因其時序之

常。而制為時措之宜。无非以奉乎天而已。是則先乎天。而天不違我。后

乎天。而我不違天。自非聖人。德合乎天。何以能先后乎天。而相與之和

同也哉。

元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時有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失。

其惟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處以道之當然。要歸於不失

而己。其惟聖人乎。此所以善處危也。

祭而齊曰。聖人之慶元。豈有他哉。天道有消長之會。人道有變通之宜。

而聖人之時。所在即道之所在也。知其時之如是。而順時以慶之。是慶

之以道也。是禮而不離乎經也。堯舜之禪受。湯武之放伐。是也。

坤至順元亨。順則不拂人之性。而事可濟。此馬之貞。順而君子有攸往。先

退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居後不居先。主利不主義。此馬之貞也。安貞吉。

六五黃裳元吉黃裳者婦人之美也元吉上可保天命下可保
 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文德之能元吉上可保天命下可保
 上六龍戰于野龍戰于野者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窮者
 用六利永貞利永貞者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終者
 文吉曰坤至柔而動也剛剛者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終者
 靜而德方德方者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終者
 而有常常有者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終者
 而復明復明者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終者
 直其正也直其正者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終者
 直內直內者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終者
 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不疑其所行也
 陰雖有美含之含之者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終者
 而代有終也代有終者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終者

天道變化草木蕃茂而天地開賢人隱而不生已乎易曰括囊無咎

君子黃中通理居於中德而心由是此中之統化而有以一物之微此中

正位居於中德而心由是此中之統化而有以一物之微此中

美在其中德而心由是此中之統化而有以一物之微此中

陰陽於陽必戰陰陽於陽必戰陰陽於陽必戰

陽陽於陽必戰陰陽於陽必戰陰陽於陽必戰

陽陽於陽必戰陰陽於陽必戰陰陽於陽必戰

陽陽於陽必戰陰陽於陽必戰陰陽於陽必戰

陽陽於陽必戰陰陽於陽必戰陰陽於陽必戰

陽陽於陽必戰陰陽於陽必戰陰陽於陽必戰

陽陽於陽必戰陰陽於陽必戰陰陽於陽必戰

陽陽於陽必戰陰陽於陽必戰陰陽於陽必戰

陽陽於陽必戰陰陽於陽必戰陰陽於陽必戰

陽陽於陽必戰陰陽於陽必戰陰陽於陽必戰

陽陽於陽必戰陰陽於陽必戰陰陽於陽必戰

陽陽於陽必戰陰陽於陽必戰陰陽於陽必戰

陽陽於陽必戰陰陽於陽必戰陰陽於陽必戰

陽陽於陽必戰陰陽於陽必戰陰陽於陽必戰

陽陽於陽必戰陰陽於陽必戰陰陽於陽必戰

陽陽於陽必戰陰陽於陽必戰陰陽於陽必戰

陽陽於陽必戰陰陽於陽必戰陰陽於陽必戰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

象曰求而往明也

象曰求而往明也

象曰求而往明也

象曰求而往明也

象曰求而往明也

象曰求而往明也

象曰求而往明也

象曰求而往明也

象曰求而往明也

象曰求而往明也

象曰求而往明也

象曰求而往明也

象曰求而往明也

象曰求而往明也

象曰求而往明也

象曰求而往明也

象曰求而往明也

象曰求而往明也

象曰求而往明也

象曰求而往明也

劉氏曰古者兵起於一居則為比附族黨之民役則為卒伍軍旅之容之畜之於先事之時而用之於有事之日此眾即此民也
胡氏曰容之則保愛而不虐畜之則聚處而不散有以容之故死事之時無生慮之民莫非有當知方之士有以畜之則有事之時披堅執銳之衆莫非服田力穡之夫此先王所以充養兵之費而獲有兵之用才氏曰於師得古人井田之法於此得古人封建之法
功二師出以律有不收奸雄設否威遠不以律則士不命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李氏曰其誓左不攻右不攻右御非其馬之正皆不恭命牧誓五步六步七步五伐六伐七伐皆不可亂周官司馬法坐作進退皆有常師魯侯執師牛馬臣妾戒以勿逐古之用兵未有不重律者
兵法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則不可敗有能之將無制之兵必不可勝制即律也荀卿曰齊之技擊不足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足以敵湯武之仁義則律同用師之要而仁義亦用師之律也
九二在師中吉以克成也才德而奉師師之中必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
特將也關外之事幸無大患以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
委之則權先中制而師有功矣
懷萬邦也故命以三錫之隆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生及則其暴亂之惡師出有名者也
何者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若老成謀國以新進者之則貞凶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
揚誠齋曰秦皇漢武動於遠畧秦彭山林以索禽獸不知執言之道也河曲之戰趙穿獨出必之戰元穀違命不知弟子輿尸之凶也

劉氏曰光武河陽之捷由於執中之中刀曾彬江南之功本於匣中之劍執謂人君命將而可以匪人參之哉
上六大有命開國承家功之大者報從其隨故開國功之小者小人勿用小人雖有功不可使有爵土也象曰大有命以正功也承家以正其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朱氏曰開國承家者所以廣分封之制天下之大公也小人勿用者所以絕禍亂之原天下之大慮也聖人之意深矣
比也吉原筮元永貞无咎大君萬人所歸輔必再登以自賓有元吉不寧方來其未比而有前不妄后夫凶於子先自取也
象曰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
本也德以行王不寧方來上下應也而臣民率焉后夫凶其道窮也
象曰地中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下之使制地符建威之礼以終
胡氏曰師之容民畜衆井田法也可使民自相合而无間聖人制作之善見矣
侯封建法也可使君與民相合而无間聖人制作之善見矣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立於不敗於服官之始則志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
成之於則天子嘉其忠而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六二比之自內由缺而作阿衡貞吉而德業亦交孚矣象曰比之六二不日自失也
朱氏曰揚雄為蒼大夫苟或仕於西昌操其自失也多矣
六二比之匪人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六四外比之以民之民自得其大臣之正道而上行力象曰外比於以從上也德實以明有也

九五顯比上以大治道何有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誠意吉治功之誠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道本無心邑人不誠意

小畜以陰而陽不誠其誠象曰小畜不誠其誠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君子之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言諸秩秩威儀濟濟以爲一初九復自道君子以自新其德何其咎人失之吉治之功象

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復自道其義吉也九二復君子引其類而同道以爲吉道得行而象曰復在中亦不

自失也君子以道而復固不我失我之立身行九五有孚學如以信感人富以其鄰象曰有孚

學如不獨富也以信感人象曰有孚學如不獨富也以信感人象曰有孚學如不獨富也以信感人

楊誠齋曰文王之徵柔而多里不能成其性周公之謙下而流言不能

毀其全可以識履之義矣

象曰復柔復剛也以柔復至剛剛復剛復柔也以剛復至柔柔復柔復剛也以柔復至剛剛復剛復柔也以剛復至柔

象曰復柔復剛也以柔復至剛剛復剛復柔也以剛復至柔柔復柔復剛也以柔復至剛剛復剛復柔也以剛復至柔

象曰上天下澤履天地類自君子辯上下定民志君子辯上下定民志君子辯上下定民志

傳曰天在上澤居下上下之正也人之所履當如是君子觀履之象

以辨別上下之分以定其民志上下之分明然後民志有定民志定

然後可以言治民志不定天下不可得而治也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

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位未稱德則君奔而進之士脩其學

學至而君求之皆非有預於已農工商賈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

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后世以兵士至于公卿日志于享索農工商

賈日志于富侈億兆之心交驚利天下紛然如之何其可一也欲其

不亂難矣此由上下无定志也君子觀履之象而分辨上下使各當其

分以定民之心志也

初九素履往素履往象曰素履往素履往象曰素履往素履往

履之往獨行願也獨行願也象曰素履往素履往象曰素履往素履往

九二履道坦坦有德不見用而樂象曰幽人貞吉幽人貞吉象曰幽人貞吉幽人貞吉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以剛基之象曰愬愬終吉愬愬終吉象曰愬愬終吉愬愬終吉

九五夬履而君於因事損益生殺象曰夬履貞厲貞厲象曰夬履貞厲貞厲

六五乙歸妹。人君志士公之分。以祉元吉。則股肱良而庶孽衆。
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有虛中之德故能行贊。可以保泰而受福矣。象曰
上六城復于隍。治道積累以成泰泰極而否。勿用師。自邑告命。當此之時
惟以正貞。負吝。然勢不可為雖正。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亦今事自亂
守可焉。九法數不成人道不利君子貞。君子正道不能自伸大往小來。君子退
否之匪人。當否之時三綱盡去。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小人連貞吉亨。初惡未形能生其害正之心則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誰人不得以位榮之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小人連貞吉亨。初惡未形能生其害正之心則
曰援茅貞吉。志在君也。小人之念易而為君子則植黨
六二包承小人吉。小人能包容順乎。大人否亨。大人則當安守其否而
於我而自失其守也。象曰。大人否亨。不乳群也。不乳於小
九四有命。天有是時无咎。人事疇離祉。時類皆獲其福則否。象曰。有命无咎
志行也。志得行之

九五休否。大人吉。有德有位。斯能奉法度已廢者齊之取也。其亡其亡
繫于苞桑。德在彼則國祚自專于有道之長矣。象曰。大人之吉
位正当也。德在我則當隱龍之仕道
上九傾否。才能力能運富傾故能進。先否后喜。始不免於虎亂之禍。象曰
否終則傾何可長也。死之否
同人與人也。于野亨。我公以大同天下則愛利涉大川。紐接天下之
難利君子貞。然必所同者合於君子之正
象曰。同人。親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明朋若原同於朝也。白同人。○同人于
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幹而後以濟險。文明以建。仁之介察之稱中
正而應人以道同非私比。君子正也。下之所道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

九二大車以載以尊主庇民之才任柱樑者也
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有積中之德足以荷天下之重故當其往而不敗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人臣受遺造之禍凡平日所抱小人弗克能也
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且及於民如之其害
九四匪其彭功高權重而無功作威作福无咎下不忌
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晬也
六五厥孚交如人君忘其勢分之尊而推誠以下賢臣民聞威如吉然若利太柔則虧必欲以濟之則仁厚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一人以之中有神武而元亨之治可成也
上九自天祐之吉而無備也太柔則人料易之心
家則有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大有上吉自天祐也意者乎泥而祐之也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天氣下降以交於地而氣之反翕
地道卑而上下居乾后不敢有為而氣之上行
有作能代天有不救之地如履谷之有遠杓鬼神害盈而福謙
米也地道變盈而流謙山澤之有增損也
道惡盈而好謙謙者惡之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人心之所居尊其德因謙益卑此謙德君子所以有終也
象曰地中有山或為謙君子以裒多益寡
初六謙謙君子多有裒故目視不見有餘者其益快
護君子早以自牧也以上之人之心而
六二鳴謙謙德納於外貞吉
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中心

上六指條之乃從維之結而不可解王用亨于西山可通神明象曰拘條之上窮也

楊誠齋曰人生斯世孰無隨感隨人非難得正焉難遊戲徵逐下弄投石隨而陷者也下車伏謁美新獻頌隨而妄者也洛蜀交詆道俗分爭隨而私者也信乎善隨之難也

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利涉大川後甲三日利涉大川象曰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利涉大川終則有始天行也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報作乎民以治民德之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意在承君之志也

大禹治水善反鯀之道蔡仲率德蓋前人之德正得此義九二幹母之蠱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楊誠齋曰漢之元成宋之元祐天下之蠱既已日深而漢臣則優游斷世世然惟裕蠱之安宋臣則矯枉過正又不免為幹蠱之悔天下事

從此日非矣雖然單為幹之悔然為吝之咎此又當事者所當謹也二陽長以過陰是元亨象曰利貞君子以正當已也

傳曰二陽方長於下陽道漸盛之時聖人豫為之戒曰陽雖方盛至于八月則其道消矣大率聖人為戒必於方盛之時方盛而慮衰則可以防其滿極而圖其求久若既衰而後戒則死矣矣自古天下安治未有久而不亂者蓋不能戒於盛也方其盛而不知戒故但安富則驕侈生樂舒肆則紀綱壞禍亂則累孽萌是以浸淫不知亂之至也

象曰臨剛浸而長君子以教思無窮象曰咸臨吉无不利象曰咸臨吉无不利

貞吉志行正也象曰咸臨吉无不利象曰咸臨吉无不利象曰咸臨吉无不利

六三甘臨位不當也象曰甘臨位不當也象曰甘臨位不當也象曰甘臨位不當也

六五知歸大君之宜人君臨下不自用而任人乃智之事而大君之宜也吉君不勞而天下治矣象曰大君

之宜行中之謂也君道以用賢為中至下賢則能行其中也

程子曰人君以一身臨乎天下之廣若區區自任豈能周於萬事故自

任其智者適足爲不智惟能取天下之善任天下之聰明則無所不周

是不自任其智則其智大矣帝舜能用禹皋而臨下以前斯謂之大智

也與
一。牧厚於臨則二下。无媿若
一。人之文焉。一。三。力。一。盡天

六事館吉以中示人而昭而不爲致潔清而不輕自可之貢方則孚信在中順道成化矣牙咎師之責象曰敦師之吉志在內也下兩家

爲人所仰也。豈可不爲用不顯其德也。有孚聞老。然可仰百辟其

曰大觀在上。為觀
頂而註。為觀
中。又見天下。以中正示天
之見。而

王聖賢也

鷹有孚頤若下觀而化也。現上之正者化於正○觀天之神道而四時

武時太極順序不武若與天之神相為感矣
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

聖極欽建而声色不大聖道何神也故天
下有道遵路若與聖人之神相與享矣

真臨川曰常人以言設教則有聲音。以身設教則有形迹。聖人之道如

大之不可測以之設教非有聲音非有形迹天下一觀感之其應捷如

京贊莫不從而化焉亦如四時之應乎天而各有差忒也蓋所存甚神

故所過即化如上天之無聲無臭而萬邦皆作乎此其所以爲神道歟

風行地上萬物覩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如行木石之於水也善否而故為建中承正之

之治所以如風行地上也

我爲累詐戡戾設教如廊之末率教以農示儒之淫順教以禮別奢如

其示之以儉儉女藝貝示之以禮之習也蓋四方之俗不同而各

有所偏尚因其所偏約而歸之於正則四方之俗皆得其中而無過

及矣此三代之王所以觀民之俗而設教也後世巡符之禮不行米詩

之官不設朝廷施之以一切之政不復因其民而觀之矣

物六童觀聚群遠之或不能小人无咎君子吝位君子則識不能及遠可

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問臨與之直也。君子之宜哉。

二
觀
及知古今事變之近四萬里之故
利女貞
若夫利不利

象曰觀女貞亦可醜也所議者酒食男子如是則可醜矣

三觀我生進退所謂君子之度其身者也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

也。是。非。失。之。同。君。之。臣。凡。明。天。子。則。自。己。仕。者。利。于。朝。觀。以。虎。

四國之光
觀之者以省禮親和因以省兵待賢能

兵之典 義曰蕃國之為清廟也既視其光則當向其典而不敢自負

也明

五觀我生君子君天下者必觀已所行合无咎不致矣象曰觀我生

民也。又當國。民德之善否。以自省察也。

六觀其生君子師天下者當自觀其所行果道德无咎則在義行門

曰觀其生志未平也一身海上習俗民俗所關其志未可忘戒懼也

而合之也。亨也。去其間上而亨。其志通矣。利以用微其間也。

曰願中有物曰噬嗑

剛柔分，主之以仁，義之動而明，情足以察，情偽，雷電合而章，發而

而威之以用柔得中而上行有不

獄也。明得中自是以震之而當其心。

胡氏曰重不如霍不能迷宿明不惑也

不曰失之然哉用微之難也

象曰雷電皆威明以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明其輕重之等審其出入

徐氏曰明罰者所以示民而使之知所避勅法者所以防民而使之知所畏此先王忠厚之意也然法之當避人猶有貴法而為之法之可畏

猶有犯刑而不顧者先王不得已而用刑焉象曰履校滅趾不行

六二噬膚滅鼻象曰噬膚滅鼻象曰噬膚滅鼻象曰噬膚滅鼻

九四噬乾肺得金矢象曰噬乾肺得金矢象曰噬乾肺得金矢

丘氏曰聽訟之道豈苟哉必訟者難於訟非不得已不訟也而所訟者

皆據理直而執詞堅聽者難於聽非得其情不但已也而所聽者皆在

心正而守理固如是則得聽訟之宜而用刑之道得矣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象曰噬乾肉得黃金象曰噬乾肉得黃金

有攸往文成其章而實反焉此天文也則柔剛之文文明以止人文也

象曰有攸往文成其章而實反焉此天文也則柔剛之文文明以止人文也

象曰有攸往文成其章而實反焉此天文也則柔剛之文文明以止人文也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象曰賁其趾舍車而徒象曰賁其趾舍車而徒

義弗乘也象曰賁其趾舍車而徒象曰賁其趾舍車而徒

九三賁如濡象曰賁如濡象曰賁如濡象曰賁如濡

六五賁于丘園象曰賁于丘園象曰賁于丘園象曰賁于丘園

上九賁其白象曰賁其白象曰賁其白象曰賁其白

象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象曰剝上以厚下安宅

六三剝之為心象曰剝之為心象曰剝之為心象曰剝之為心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象曰貫魚以宮人寵象曰貫魚以宮人寵

上九碩果不食象曰碩果不食象曰碩果不食象曰碩果不食

象曰復其道七日來復象曰復其道七日來復象曰復其道七日來復

象曰復其道七日來復象曰復其道七日來復象曰復其道七日來復

大過 象曰：大過，大者過也。下巽而升，大過之象。時中也。大過之時，天下不能成之事，所為皆大。棟撓不
本也。天下之大，能成者，剛道而已。剛道而中，得而明乎克之功。此所謂說行者也。
從者，不遇之時，必有大有過人之
象。言才力能處之而有濟也。

子曰：澤滅木，履承虛而陷。大過君子以獨立而不懼，居非之而不亂，何懼遯世无
悶？可以非分之富貴而勇吾身之
困貧賤何悶？者皆大過人之行。

初六：藉用白茅。柔順而用於養愛，猶置物於
地，固已安矣。而又藉之以白茅焉，无咎。致慎可以不敗也。象曰：

藉用白茅，柔在下也。有慎重之操，竹嘉之至。

九四：棟隆桷。居大臣之位，足以張國勢而思又足結吉上不失其望。有它
吝。居不自信，其是而過於任人則反。象曰：棟隆之吉，不撓乎下也。相濟

是以振起乎國家
比勝而不撓也。

上六：過涉滅頂，凶。當國步艱難之秋，才弱不足主，上不能濟其君，无咎。然身
而其心猶可自
於天地鬼神也。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事雖不濟，心則
習坎也。有孚維心亨。險難之遇，君子不能知其來，能義命自安而以行
有尚。由是當大難之衝而經理有
道終可以免於難而有功也。

彖曰：習坎重險也。險而水流而不盈，進未有益。然若者行險而不失其信。
鉅行乎險終不改其漸進之○維心亨，乃以剛中也。所遇皆不足以亂之
常水之內費而行有常也。○維心亨，乃以剛中也。所遇皆不足以亂之
也行有尚往有功也。惟心无辨，故處无○天險不可升也。雖然上連地
險山川丘陵也。山川丘陵
王公設險以守其國。築城鑿池，堅甲
大矣哉。險之道際乎天，懼
程子曰：山河城池，設險之大端也。若黍稷卑之弊，賁賤之分，明等威異

命泰主惡他者惟曰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寔命而已蓋不如是不升以正邦也然則出征豈細事哉

周易下經傳曰天地萬物之本天歸人倫之始所

咸交感也身有感則情以相利貞之正然後得成通之通取女吉正則剛

象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一氣感應以相與剛柔止而悅止悅之男下

女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此皆感通之得其正者天地感而

萬物化生萬物化生而後天地感而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聖人以理

無不化生而後天地感而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聖人以理

相感而後天地感而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聖人以理

張氏曰分而言之則天地萬物以化生相感應聖人天下以和平相感

應天地自天地聖人自聖人也合而言之此之呼吸語默即彼之會

聞聞此之喜怒哀樂即彼之修辭筆率道化之宰生意之充天地即聖

人聖人即天地也

象曰山上有澤以感君子以虛受人天下之感

程子所謂廓然太公物米順應是也君子之處世未嘗無心亦未嘗有

心顧事之未感則此心之中空空洞洞如明鏡止水一毫不染及其既

感則此心之中隨感隨應如鏡之照如水之流是惟虛故受未有不虛

而能受者也

初六咸其拇初六有言於感者也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以心主必感是

六二咸其腓腓感動之時不能以事心也心之虛明既守居吉動之私而

主之以靜則心通太極而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不妄動故可以

天下之事應之有餘矣

天下之事而不至

張氏曰動靜之間豈易言哉有得於理則深居淵默固靜也耶時而

運時而川流取四方萬物之故交責於躬而其靜固自若也然得於

而徒徇於欲則事至物來固動也耶槁心滅念離形去智獨生一室之

間而其動亦自若也君子肯靜而不可有欲靜之心君子不動而不可

有惡物之心譬彼太虛澄然無形而天下之物畢照焉必如是而後謂

之善感也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不能以理自制終日紛紛無往吝嗇而本原之

執下也日流於汚下矣

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中亦與妄動者而交馳也志在隨人所

九四貞吉悔亡君子公為心不役於感亦不係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

齊氏曰貞則靜靜則虛虛則一則於來也無迎於去也無將既應之後

猶未應之初也靜亦定動亦定寂也未嘗不感感也未嘗不寂何之有

龜山曰心猶鏡也居其所而物自以形來則所鑒廣矣若執鏡隨物以

度其形其照幾何哉

上六咸其輔頰舌人言而不以心者也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

也口說徒勞

恒亨利貞無咎利貞所久者皆聖利有攸往成天下之大功

不始也

象曰恒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而動剛柔相

不始也

象曰恒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而動剛柔相

不始也

而明也。言心之明有時而隱。內難而能正其志。處柔情之有內。不

胡氏曰。聖人演易。處之甚從容。可見文王之德。洋洋乎受辱。勉之極難。可見箕子之志。然此一時也。文王因而發。伏羲圖之。易箕子因而發。

象曰。明入地中。見陽明夷。君子以蒞衆用晦而明。以明為明。而以晦為明也。胡氏曰。晉明成之象。君子欽而用。以自治。明夷晦其明之象。君子推而用。以治人。皆善用拂者也。

初六。明夷于飛。垂其翼。不獲。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不獲。君子之行。義不食也。不獲。君子之行。義不食也。

獨潛身石室。正合此爻之義。揚慈齊曰。楊生于醴酒不設之時。即引身而去。衣闕于堂。事未起之前。

六二。明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遇君无道而急於救。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志欲除害。而獲其能。免於羣賊之罪。即。

六五。箕子之明夷。近至暗之君。而能自正其志。利貞。明夷若箕子貞之至。利矣。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遇君愛國之心。惻然不忍。而一念。

胡雲谷曰。士大夫處平時。易明夷之時。難處明夷之時。為微子比干。猶易為箕子。難微子已去。不可復去。比干已死。不必復死。內難而。

其難於一婦一婦正一家正一天下定矣。故利貞貞。其難於一婦一婦正一家正一天下定矣。故利貞貞。

真氏曰。夫治家之難。所以甚於治國者。門內尚恩。易於持義。世之人固。有勉於治外者矣。至其處家。則或徇於妻妾之私。或牽於骨肉之愛。難。

克以正自檢者。而人君尤甚焉。漢高帝能誅秦滅項。而不能割戚姬如。意之寵。唐太宗能以狐隋撲薛。而閨門難德。顧不免焉。蓋疎則公道。

易行親則私。情易溺。此其所以難也。不先其難。未有能其易者。漢唐之。君立本作則。既已如此。何怪其治天下不及三代哉。夫二女同居。則猶。

問易生。竟欲試。必降以二女。者。能處二女。則能處天下矣。舜之身正。而刑家。故堯禪以天下而不疑也。

象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位於中。而萬物生焉。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天地之大義也。

趙氏曰。父義母慈。母亦何以稱嚴。蓋母之不嚴。家之靈也。讀下之分。此子第之過亂。而外之別。慢雖薄之儀。雖嚴有不能盡察者。必父母尊。

嚴內外。齊肅。然後父子卑。兄弟友。弟恭。夫制婦聽。各盡其道。而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真氏曰。禮曰。天之聰男教。后聽婦順。天子聽外治。后聽內戒。右者。為。

以小人之心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謂大臣之任於小人之竊據高墉者
 无不利謂獲生其之福也 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謂去小人之
 損而上與之俱損也 有孚元吉元咎謂人信之而无傷於害民之咎
 可貞謂德可傳 利有攸往謂法可行 ○月之用二簋可用享祭祀宜豐當時
 傳曰二簋之約可用享祭言存誠而已誠為本也天下之害无不由
 末之勝也故字彫墉本于宮室酒池肉林本于飲食淫酷殘忍本于刑
 罰窮兵黷武本于征討凡人欲之過者皆本于素養其流之遠則為害
 矣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后人沉于末者人欲也損之義損人欲以復
 天理而已
 豕曰損損下益上謂民其道上行與之俱損 ○損而有孚元吉元咎可貞
 利有攸往謂時所當益則陰不能損益盈虛與時偕行時不得不然者此以物理言也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以暴其心慾而窒之使物欲
 之欲不足以滿吾心餘身之所當損者莫切于此
 丘氏曰忿慾者吾身愛惡之私皆所當損也然懲忿窒慾難蓋忿厲
 陽其發也氣勢暴勇如山之突兀人皆知之故懲之易慾屬陰其溺人
 也如水之浸淫泯無痕跡使人不覺陷其中而不能出故窒之難懲忿
 惟用心之剛者即能制之窒慾不惟用剛非見理之精未易察也
 初九已事遄往謂已私家之事 无咎臣戒 酌損之謂當視上之信成者何
 乃為善 象曰已事遄往上合志也謂於下安其志合
 九二利貞征凶志在自守不肯妄進 弗損益之能即其守而持之不
 守正則利而飢則凶 變乃所以益上也

胡氏曰雷與風自有相益之勢。速於遷善，則過當。彙決於改過，則當。益純是遷善改過，又有相益之勢也。

初九利用為大作。人臣既受上之益，則必建大業。立大功而大有所作焉。元吉无咎。又必所為者，不損於君下不損於民矣。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必如下不當任事，格守以求貞乃可以常。王用享于帝吉。帝天多保佑申重之。象曰：或益之，自外来也。在我天求益之心而益。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志順不失，以至則至，誠見於君而龍命之及，兩辭之辨，擇者求貞吉。又

六三益之用凶事。達其才雖非益之常，亦不為无益者。凶事合乎中則可以利。象曰：益之用凶事，有之也。謂其用心術德而用其事，固有之也。

六四中行，告公用玄。以告于君，利用為依遷國。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以首心行實惠，不有孚。

上六有孚，告公用玄。以告于君，利用為依遷國。

徐氏曰：除惡務本，君子雖盛，不可以小人之勢。孤謂無能為，不盡去之，而存其尊也。唐五王不去一武三思，而患生于所忽，不旋踵而君子之禍烈矣。聖人于夫設戒之意深哉。

然之防是謂易之大綱

生居臣不相遇則政治不興聖賢不相遇則道德不亨
事物不相遇則功用不成臨之時典義皆大也

三事允

曰天下有風

心始遇矣

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故以止之

則善矣。愚以爲吾心私欲竊伏之幾尤甚于小人姑息求逞之幾。心光

有以防乎已然後可以防乎人也

人志不舎命也志不舎命故人定勝天而命自我回

往見大人必能有為以學
經綸之畧則往而有尚

以係人心也

得亨乎。故利貞。

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見其情之同不于其聚而觀之情之一者不可得而見矣

患之而矣

胡氏曰木之生也。一曰不長則枯。德之進也。一息不慎則退。必念念。

張南軒曰處險而悅如顏子在陋巷而不改其樂柳下惠窮而不悶
夫子死於陳畏於匡孟子死於臧倉身雖困而道尊身存君子能之

張氏曰拘姜里以演易厄陳蔡而絃歌此皆善處困者也

此言利之用。事君則宜耳。行功不能違時而倒立。未必副器。

李有由致也

利和
 用和
 祭和
 祀和
 象日
 月
 志南
 所
 年
 下
 幸
 為
 我

卷之五

物之功而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綢繆其瓶然最者聖孝所以成始而成終也若

不改井井之體也性靜而定也无喪无得往來井井

雲客三擊無火爲雨命三擊佳無火而井可及生。吉。日。。

巽乎水而上水井以坎水上一行巽木之中而資問乎木者有井水上行之義井養而不窮也以井之

二十未有照守之功也

一民不系

可用及我心所以對者為其德之王月位受直富如遇王明及而用之

賢之王明則并澤之泉市
烹及陶君民計參其曲

則也。爲有才德之君子不見用于上者。則也。井一用一邑受其福。君子

仲尼曰王明不興天下孰能宗予然則九三之惕也并云乎哉君子云

野之實非

家曰井。无咎。修井也。君子以道義維身。以名節

然則注者不齊不整則弊者易注此君子內外交相養之道也

行

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此大有成也

九二四有... 傳曰四大臣之位任天下之事者也... 乃不勝其任可愧之甚也... 五取金上取玉金剛而三和五休...

六五震往來厲... 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 六二震來厲... 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六三震來虩虩... 象曰震來虩虩位不當也... 上六震索索... 象曰震索索行未幾也...

不立其止之有言者不立其止之有言者
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震索索中未得也。
外者震索索中未得也。震索索中未得也。
其度不見其人。動則見人。動則見人。
象曰：止也。時止則止。時止則止。
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靜不失其時。
艮其止。止其所止。止其所止。
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傳曰：夫子曰：於止知其所止。謂當止之所也。夫有物必有則。止於其所止。於其所止。於其所止。
子止於其所止。於其所止。於其所止。
失其所則時。聖人所以能使天下順治。能為物作則也。慎止之各於其所而已。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曰：艮其趾。未失正也。未失正也。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未退聽也。
楊氏曰：有退聽之明。而後有拯隨之忠。然之對非不切。而不能開。武
帝之心。佛骨之諫。非不正。而不能回。憲宗之惑。故進諫在臣。結諫在君。
君子惟盡其在我而已。
六四：艮其身。无咎。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止諸躬也。

六五：震來索索。中未得也。震來索索。中未得也。
象曰：震來索索。中未得也。震來索索。中未得也。
其度不見其人。動則見人。動則見人。
象曰：止也。時止則止。時止則止。
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靜不失其時。
艮其止。止其所止。止其所止。
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傳曰：夫子曰：於止知其所止。謂當止之所也。夫有物必有則。止於其所止。於其所止。於其所止。
子止於其所止。於其所止。於其所止。
失其所則時。聖人所以能使天下順治。能為物作則也。慎止之各於其所而已。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曰：艮其趾。未失正也。未失正也。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未退聽也。
楊氏曰：有退聽之明。而後有拯隨之忠。然之對非不切。而不能開。武
帝之心。佛骨之諫。非不正。而不能回。憲宗之惑。故進諫在臣。結諫在君。
君子惟盡其在我而已。
六四：艮其身。无咎。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止諸躬也。
六二：鴻漸于陸。無咎。象曰：鴻漸于陸。無咎。
楊氏曰：居賢德而以漸修。而後至勤。而後至精。此楊子所謂始乎為
士。終乎為聖也。善俗而以漸著。而始更父。而後成。此孔子所謂善人為
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矣。
六二：鴻漸于陸。無咎。象曰：鴻漸于陸。無咎。

九五漸于陸... 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上九鴻漸于陸... 象曰：其羽可用為儀。... 胡雲審曰：三居有用之位，有益于人，之國家而非素飽者。... 地亦是為人之表儀，而非徒用者。二志不在溫飽，上志卓然不可亂士。... 婦妹曰：象曰：婦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婦妹人之終始。... 象曰：澤上有雷，君子以永終知敎。... 九二：利艱貞。... 九四：歸妹愆期。...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 且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象曰：雷電皆至，利行。... 功於天下之人，有以梗吾之教化，犯吾之禁令，而吾之明不足以照之。... 吾之威不足以折之，何以成其豐亨盛大之治哉？是以君子明威並用。... 如雷之擊也，必與電俱電之擊也，必與雷並。明寓於威，威寓於明。其威也，非作聰明而發，然有以正其威，容光之照，無不照。雷震之下，無不折，無一人而。... 初九：遇其配主。... 象曰：雖旬无咎。... 九二：遇其配主。... 象曰：雖旬无咎。... 九三：遇其配主。... 象曰：雖旬无咎。... 九四：遇其配主。... 象曰：雖旬无咎。... 九五：遇其配主。... 象曰：雖旬无咎。... 上六：遇其配主。... 象曰：雖旬无咎。

楊誠齋曰丙吉以親相以嚴女齡之善謀如晦之善斷李郭之知
姚宋之經權自古大臣皆以明動相資而成功也
六二曾其節日中見斗以明之臣遇之暗之君蒙蔽既深不得自往得
疑疾而直言以明其蔽則未有字發若吉惟在廣遠意以成發之利彼
疑疾而直言以明其蔽則未
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以心之誠信也
程子曰君子之事上也不得其心則盡吾至誠以感發其意而已苟
誠意能動則雖昏蒙可開也惟柔弱者輔也雖不正可正也古人之事
庸君暗主而克行其道者已之誠信上達而君見信之篤耳管仲之相
桓公孔明之輔後主是也
九四重耳節日中見斗以明之臣遇之暗之君蒙蔽既深不得自往得
疑疾而直言以明其蔽則未
象曰遇其夷主吉當下統同德之臣與
之協力匡輔則居坎
見斗以明之臣遇之暗之君蒙蔽既深不得自往得
疑疾而直言以明其蔽則未
象曰遇其夷主吉當下統同德之臣與
之協力匡輔則居坎
六五來章來放天下章美有慶有慶言則發下居道無以加矣象曰六
五之吉有慶也而理不惟身榮而天下交也
旅旅小亨以旅為觀察然能容於旅已順象自吉然道無不在旅旅自有
不失已外不小人則身可安而小亨
吳氏曰天子有天子之族天玉出居于鄭是也諸侯有諸侯之族公在
楚是也大夫有大夫之族崔子之去他邦是也聖賢有聖賢之族孔子
之戰環孟子之歷聘是也旅豈一聚散處旅豈無其道哉
象曰山上有大旅君子以明慎用刑刑之未審必明慎以處之使有
而不留微既得其情則決其罪之輕重而出入之

六二旅即次旅旅之臣而有所歸者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貞則何所安焉而
貞則何所安焉而
六五射雉射雉上之君君子之象家食而素正一矢亡由旅而進少獲貴
以上通德射雉者
象曰終以譽命上達也譽命上達也
利見大人利見大人君子之象家食而素正
中正而志行中正而志行君子之象家食而素正
象曰利見大人利見大人君子之象家食而素正
先行事者先行事者君子之象家食而素正
象曰利見大人利見大人君子之象家食而素正
九二巽在牀下九二巽在牀下君子之象家食而素正
象曰紛若之吉得中道也紛若之吉得中道也

可以為終則受之節不可以為常夫
小如中居秋之梁陳仲丁之應是也
象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節道也
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聖世中為可常則而王於古則行失之○說以行險
說則易流險則能止以知止當位以中正以通當尊則卑節之性制節之
所制節之性制節之性制節之性制節之性制節之性制節之性制節之性
天下而共之則通○天地節而四時成天地分陰分陽而運行有序即
力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聖人制節之義立為制度無傷民之傷民無損征之
吳氏曰務穡作牛以得中央之土也火炎上作苦亦以焦枯之極也則
得中而能節乃為九五之甘辛失中而過節則為上六之苦故物得中
則其失中則苦此其節則亨而苦不可貞也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教令制教房而度乎上下之分
則天下各安其
節而民各適其
夫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大過繻有衣袽之時過於畏懼外為保右之圖而內戒懼如有備不虞也象曰終日戒有所戒也心有所懼不敢自安
 胡氏曰君子處既濟能預備而戒懼如來無者不可謂無繻而忘衣袽亦不可謂衣袽已備遂怠然不知戒水寢至而不知則雖有衣袽不刃施矣備患之懼不失於豫而慮患之念又不忘於頃刻此處既濟之道也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禴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居當其震不能當其震不禴也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居當其震不能當其震不禴也
 未濟之時也年之未可者時有將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蓋畏之心
 外不加備察之製至於為之計成而慮敗其
 象曰火在水上不為用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辨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使各當其倫
 九二曳其輪履其危而安也象曰九二貞吉得臣道之正可以成濟時之功矣
 吉中以行正也能行平君之小前
 九四貞吉悔亡氣貞之偏有悔也象曰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象曰貞吉悔亡氣貞之偏有悔也象曰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貞吉悔亡志行也矯偏歸而之
 六五貞吉无悔氣貞之偏不足象曰貞吉无悔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之光有孚吉由是德于華光四表格于上下莫象曰君子之光其
 也君子之德積中發外固有以煥其光由是推之
 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其神又吉固理所必然也

[illegible]

○是故君子居則觀象而玩辭，動則觀象而玩辭。自天祐之，自不可及。○是故君子居則觀象而玩辭，動則觀象而玩辭。自天祐之，自不可及。○是故君子居則觀象而玩辭，動則觀象而玩辭。自天祐之，自不可及。

胡五峯曰：聖人一心著卦爻之理，具焉故无事則退藏於密，其際即著卦爻之无思无為，寂然不動者也。有事則吉凶與民同患，其神自足以知來，其智自足以藏往。即著卦爻之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也。易開物成務，是使人以下筮而知吉凶，與民同患而和來藏往，是聖人无卜筮而知吉凶也。故曰得其理而不假其物。

是以明於天之道，上明天德，下察民之故，此其所以神其德也。○是故君子居則觀象而玩辭，動則觀象而玩辭。自天祐之，自不可及。○是故君子居則觀象而玩辭，動則觀象而玩辭。自天祐之，自不可及。

天能生之而不能使之惟聖人用其四十九而幽贊神明者，所以與其尸也。錯之七十二而置之前列者，所以與其龜也。天下之成，其不繼而樂於有焉，蓋不志而勇於有行者，以其有尸龜以前之也。然則聖人深居簡出，利用安身，釋以去其不一之思，戒以防其不測之患，神明自得，有莫知其所以然者矣。

○是故君子居則觀象而玩辭，動則觀象而玩辭。自天祐之，自不可及。○是故君子居則觀象而玩辭，動則觀象而玩辭。自天祐之，自不可及。

○是故君子居則觀象而玩辭，動則觀象而玩辭。自天祐之，自不可及。○是故君子居則觀象而玩辭，動則觀象而玩辭。自天祐之，自不可及。

張南軒曰：通於天者，河也。有龍馬負圖而出，此聖人之德上配於天而天降之祥也。中於地者，洛也。有神龜負書而出，聖人之德下及於地而地呈其瑞也。聖人則之故，易作於世，然後象數推之以前民困卦爻推之以前民行而示天下后世也。

或曰：河圖洛書之位，其所以不同何也？朱子曰：河圖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屬其方，蓋揭其全以示人，數之體也。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蓋主於以陽統陰而筆其要，數之用也。曰聖人則之也，奈何？曰：則河而者，虛其中，則洛書者，實其外也。河圖之虛中，與十者太極也。奇數二十，偶數二十者，兩儀也。以一二三四五七八九者，四象也。折四方之合，以爲乾坤坎離補四隅之虛，以爲六爻震長其者，八卦也。

○是故君子居則觀象而玩辭，動則觀象而玩辭。自天祐之，自不可及。○是故君子居則觀象而玩辭，動則觀象而玩辭。自天祐之，自不可及。

右第十一章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順則德聖无
窮之人之所助者信也信而不二不疑是獲信也乎順又以尚賢也以剛
居上而能下從之五是身之所義者信而不傷心之所思者順而不自
居下又能順乎眾而不失皆燕而不隘之道而合乎天人也

天祐之吉无不利
子曰書不盡言書所以載言而言之言不盡意言所以達意而意之然則
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
聖人欲言不能足者於此矣設卦以盡情偽
變分天下之情繫辭焉以盡其言
係彖象之辭則理无不該變而通之以盡
利又立占筮之法因晉蒙之陰陽數為七九六三之類先旁矣鼓之舞之以盡神人
其利之所居在吉樂於趨凶避害於避有若或
其之者而不乎神矣聖人之象不意如此
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
易相對待而成
乾坤乾元陰實坤是乾坤
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
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亦幾乎
同復乾坤毀不成則變陰化陽之休下是晦而不可見變化之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
乾坤形而下者謂之器
乾坤之近化而裁之

張南軒曰道不離形特形而上者也。器則乎道以形而下者也。鍾非器而道必托於器。如禮樂刑賞是治天下之道也。禮雖非至帛而禮不可以虛行。樂雖非鍾鼓而樂不可以徒作。刑本過惡也而必托於甲兵。必寓於鞭撻實未揚善也。必表之以旗常鉉之以鍾鼎故形而上者之道托於器而下者之器得其道而无弊。故聖人悟易於心。樂易於性。在道不溺於器。不墮於有也。

極乎丁之書者存乎卦非因時而欲窮極天下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辨
極物而立故鼓天下之動而不窮存乎卦○化而裁之存乎變用易元因卦爻
推則存乎中此節申設卦係辭之事○化而裁之存乎變用易元因卦爻
聖人所制之度推而行之存乎通行之間則存乎聖人所制之通抑

而明之存乎其人神明乎變通之理而默而存乎其人
而信變通之理油然存乎德行必造乎統緒事熟而有德行方可以為
印及利與神之事而致望於用湯之人也

右第十二章

楊誠齋曰此章言聖人作易之意其散在六十四卦之爻象其聚在乾坤之二畫聖人用易之道其散在天下之事業其聚在一身之德行也

[illegible]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
牛馬之性順於人
引重致遠之役任之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斷木為杵掘地為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斷木為杵掘地為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

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蓋取諸夬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蓋取諸夬

治百官而勸民以孝蓋取諸家人
治百官而勸民以孝蓋取諸家人

以右第二章此章言聖人制
以右第二章此章言聖人制

是故易者象也陰陽之象也者像也
是故易者象也陰陽之象也者像也

者材也材者質也陰陽之象也者像也
者材也材者質也陰陽之象也者像也

是故君子居則觀象而玩辭動則觀象而玩辭
是故君子居則觀象而玩辭動則觀象而玩辭

右第三章
右第三章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

卦奇而陰卦偶陰卦多陽
卦奇而陰卦偶陰卦多陽

一居而二民陽卦陰卦多陽
一居而二民陽卦陰卦多陽

君而一民陰卦陽卦多陰
君而一民陰卦陽卦多陰

右第四章
右第四章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

天下同歸而殊塗
天下同歸而殊塗

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月相推而明生焉
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月相推而明生焉

相推而感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
相推而感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

屈信相感而利生焉
屈信相感而利生焉

屈以求信也信以求屈也
屈以求信也信以求屈也

以萬物之理感應自然之理
以萬物之理感應自然之理

本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本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有德之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
有德之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子曰小人不知而不恥
子曰小人不知而不恥

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
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

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
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

丘氏曰天生聖人為民造禍既叙契倫而錫君子
丘氏曰天生聖人為民造禍既叙契倫而錫君子

刑罰而養小人以全其命之福蓋小人不知不仁
刑罰而養小人以全其命之福蓋小人不知不仁

仁不以不義為畏威而後懲於不義懲之於小所
仁不以不義為畏威而後懲於不義懲之於小所

初所以誠其終使其知善不在大而皆有所益惡雖
初所以誠其終使其知善不在大而皆有所益惡雖

易曰
易曰

易曰
易曰

易曰
易曰

易曰
易曰

易曰
易曰

右第六章

右第八章

右第十章

右第十章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是故其辭也
大正其辭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是故其辭也
之曰非偏也世道之變故其所係之詞則元元者使平易易之詞不以元
易者使傾以授易為心者其道甚大有物不廢易天下有事易不廢易
懼以終始其要无咎其辭之者欲人終始以承之辭之易者欲人終始
得此之謂易之道也

揚誠齋曰紂殷王也仲尼貶殷為末世夏商為盛德揚紂之名而不諱
稱文王之王而不抑文王不遇於紂而有過於仲尼其千載之屈朝
之伸也

右第十一章

夫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是故其辭也
大正其辭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是故其辭也
之曰非偏也世道之變故其所係之詞則元元者使平易易之詞不以元
易者使傾以授易為心者其道甚大有物不廢易天下有事易不廢易
懼以終始其要无咎其辭之者欲人終始以承之辭之易者欲人終始
得此之謂易之道也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是故其辭也
大正其辭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是故其辭也
之曰非偏也世道之變故其所係之詞則元元者使平易易之詞不以元
易者使傾以授易為心者其道甚大有物不廢易天下有事易不廢易
懼以終始其要无咎其辭之者欲人終始以承之辭之易者欲人終始
得此之謂易之道也

右第十二章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是故其辭也
大正其辭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是故其辭也
之曰非偏也世道之變故其所係之詞則元元者使平易易之詞不以元
易者使傾以授易為心者其道甚大有物不廢易天下有事易不廢易
懼以終始其要无咎其辭之者欲人終始以承之辭之易者欲人終始
得此之謂易之道也

也恒也也或則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王道之興也○大有教也○
人親也大有則萬物咸賴而天下化育之功成○章去故也○
也○則以取新焉○則有日新之功焉○則有維新之化也

註粹抄

詩經三註粹抄序

或問於予曰詩何爲而作也予應之曰人生而靜天地絪縕萬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咏嘆之餘者必有自不容已者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曰然則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者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爲教其或感之之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是亦所以爲教也昔周盛時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達於鄉黨閭巷其言粹然無不出于正者聖人固已協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至於列國之詩則天子巡狩亦必陳而觀之以行無謬之典降自昭穆而後寢以陵夷至于東遷而遂廢不講矣孔子生於其時既不得位無以行勸懲黜陟之政於是特舉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複正其紛亂而其善之不足以爲法惡之不足以爲戒者則亦刊而去之以從簡約示久遠使夫學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是以其政雖不足以行於一時而其教實被於萬世是則詩之所以教者然也曰然則國風雅頌之體其不同若何也曰吾聞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歌咏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發於言者樂而不過於淫哀而不於傷是以二篇獨爲風詩之正經自邶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先王之風者於此焉變矣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詞其言和而莊其義寬而宏其作者往往聖

詩有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嗷嗷之。嗷嗷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故知手之舞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

序

政乖凶國之前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勦天地惡邪神莫近乎詩先王
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
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論說
言以風刺上者皆不主于政事而主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
文詞不以正諫而託意以諫也
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雅作矣國史明乎
得失之跡傷人倫之變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饒
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
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係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
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地處卑高小雅始文王
大雅始清廟詩頌始

大雅始清廟爲頌始

○魯南豐曰先王之政必自內始故其閭閻之始所以施之家人者必

爲之師傳保姆之助詩書面史之戒玕璣琚瑀之飾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之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所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內則后妃有關雎之行外則群臣有二南之美興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佞江漢之小國鬼豈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身脩故國家

天下治也

關雎
人興
不也
其文
治王
生
思有
其聖
情德
又
問得
貞聖
靜女
之妙
德氏
故以
作為
通之
詩
宮

關關雎鳩關關雎鳩相鳴也在河之洲洲水中可居之貌窈窕淑女窈窕淑女

匡衡曰竊恐淑女君子好逑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擇精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

紀之首王教之端也

朱豐城曰文王聖人也而諫其德者一言以蔽之不遏曰敬而已大以聖女也而諫其化者一言以蔽之不遏曰淑而已蓋能敬則能自強不息純亦不已所以爲範之德也能淑則足以配至尊奉宗廟所以爲母之順也

免置如北政詩人烟所事以起而美之野人而其才之可謂猶

蕭蘭兔兒也

所以軒外而衛內者此

○蕭蘭兔兒施于中達連武夫公使干城千城皆

諸野人為得衛之資也

○蕭蘭兔兒施于中達連武夫公使干城千城皆

仇與速同公侯善匹則非特干

○蕭蘭兔兒施于中林中也

夫公侯腹心

朱豐城曰以武夫之賤而才可以為干城德可以為好仇為腹心是何

人才之盛哉蓋奉而遇聖人之世又幸而生聖人之國則其涵濡聖人

之化固宜其成就之若此也

棫樸之詠文王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早

先之茲文王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是人才之作與固本之文王之德

元本之文王之壽也有文王之德故其造就之也速有文王之壽故其

涵養之也深雖以兔置之野人而其才德之美若一則其在官使者從

可知矣

采采芣苢

前也

薄言采之

采采芣苢

薄言有之

漢廣

南有喬木

不可休息

漢有游女

不可求思

江之求矣

不可方思

志不同行

言女志之難於正也

文王之化及游女而使天下之家正

非至聖其孰能與於此

汝墳以汝墳之國亦先被文王之化者故婦人喜其君子行
 彼汝墳遺跡也汝水防也伐其條枚斃之時望之情如此而思之也此述
 其未見○鮎魚類尾赤似比鮎魚勢則尾王室如嫺都嫺快也雖則如嫺父母
 孔通以母指文王言對雄雉烈而文德如父母望之以義也
 是時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率商之叛國以事紂故汝墳之人猶以
 文王之命供紂之役其家人見其勤苦而勞之如此詩序所謂婦人能
 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者蓋曰雖其離別之久思念之深而其所以相
 告語者猶有尊君親上之意而無情愛狎昵之私則其德澤之深風俗
 之美皆可見矣

麟趾與也父王后妃德勝于身而子孫宗族皆
 振振公子振振仁厚貌也
 于嗟麟兮于嗟麟兮子孫宗族皆

張子曰麟出於上古蓋極治之日也以紂在上而周之公子振振仁厚
 不減於極治之日故周人歌之以為是麟也周公取之以為閔雎之虞
 關雎之虞雖無麟而有麟之時春秋之作雖有麟而非麟之時

此篇首五詩皆言后妃之德關雎舉其全體而言也葛覃卷耳言其志
 行之在己樛木螽斯美其德惠之及人其詞雖止於后妃然其實則皆
 所以彰明身修家齊之效也至於飛天兔置業皆則家齊而國治之效
 漢廣汝墳則以南國之詩而見天下已有可乎之漸矣若麟之趾

美羊之皮曰羊皮所以素緣五紀素白也以退食自公而食於家委蛇委蛇之貌

劉安城曰文王作人之化如春風和氣所在生輝故人才之所成就皆在野則刺刺之武夫公侯腹心親諸在朝則委蛇之大夫節儉正直此文王之化不可以淺深遠近論也

殷其雷與南國國文王之化人以其君子之德後在殷其雷在南山之陽何斯遠斯何斯遠斯此人也莫敢或違

既見君子之時故得慰其勞而勉以正此詩作於君子未歸之日故但其行役之勞然而無怨咎之辭則婦人之賢文王之化亦可見矣

標有梅標有梅其實也今求我庶士迨其吉兮迨其吉兮此言吉日也

小星三五在東或將旦或將旦此言將旦也肅肅宵征肅肅宵征此言宵征也夜不寐夜不寐此言夜不寐也

江有汜江有汜與也時也時也此言時也水之旁水之旁此言水之旁也有荷有荷此言有荷也而猶不與之而猶不與之此言而猶不與之也

江有汜江有汜與也時也時也此言時也水之旁水之旁此言水之旁也有荷有荷此言有荷也而猶不與之而猶不與之此言而猶不與之也

陳氏曰小星之夫人惠及膝妾而膝妾盡其心江池之嫡也不及膝妾而膝妾不怨蓋雖父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各盡其道而已矣

何彼穠矣唐棣之華不肅不肅此言不肅也王姬之車王姬之車此言王姬之車也何彼穠矣華如桃李

王姬則曰平王之孫齊侯之子美莊姜則曰齊侯之子衛侯之孫美大

曰文王之母京室之婦美韓侯娶則曰汾王之甥驪父之子美

則曰周公之孫莊公之子蓋曰其子如此以其父母如此也其孫如此以其祖父如此也其妻如此以其夫如此也其甥如此以其舅如此也

此君子美善也周矣

文王之化始於閔賤而至於顯赫則其化之入人者深矣形於詩則其澤之及物者廣矣蓋意誠心正之功不惠而父則其薰然德被

周徧自有不能者非智力之私所能及也故序以騶虞為鴻臚之

死生執開其闕之與手成其終也之手與之時期以死

許上蔡曰三子之於語非徒以誦其言又將以考其心也非徒考其

谷風婦人哀夫所非故作此詩以叙其悲怨之情

[illegible]

范氏曰哀此之世猶風大其美得禮之正執志不易所以首耶風也

牆有茨也宣公八年惠公切其此以刺之

牆有茨也宣公八年惠公切其此以刺之

牆有茨也宣公八年惠公切其此以刺之

牆有茨也宣公八年惠公切其此以刺之

牆有茨也宣公八年惠公切其此以刺之

牆有茨也宣公八年惠公切其此以刺之

牆有茨也宣公八年惠公切其此以刺之

牆有茨也宣公八年惠公切其此以刺之

牆有茨也宣公八年惠公切其此以刺之

牆有茨也宣公八年惠公切其此以刺之

牆有茨也宣公八年惠公切其此以刺之

牆有茨也宣公八年惠公切其此以刺之

牆有茨也宣公八年惠公切其此以刺之

牆有茨也宣公八年惠公切其此以刺之

牆有茨也宣公八年惠公切其此以刺之

牆有茨也宣公八年惠公切其此以刺之

牆有茨也宣公八年惠公切其此以刺之

牆有茨也宣公八年惠公切其此以刺之

牆有茨也宣公八年惠公切其此以刺之

牆有茨也宣公八年惠公切其此以刺之

牆有茨也宣公八年惠公切其此以刺之

牆有茨也宣公八年惠公切其此以刺之

牆有茨也宣公八年惠公切其此以刺之

牆有茨也宣公八年惠公切其此以刺之

牆有茨也宣公八年惠公切其此以刺之

牆有茨也宣公八年惠公切其此以刺之

千之樂而致此當盛宣此言改之行於然者極其盛

卷頌僖公牧馬之盛而先之以思無邪此頌文公諫此之富而本之東

心塞淵此可見富庶之有道矣

相鼠有體也此刺人

相鼠有體也此刺人

相鼠有體也此刺人

相鼠有體也此刺人

相鼠有體也此刺人

相鼠有體也此刺人

相鼠有體也此刺人

相鼠有體也此刺人

相鼠有體也此刺人

相鼠有體也此刺人

相鼠有體也此刺人

相鼠有體也此刺人

相鼠有體也此刺人

相鼠有體也此刺人

相鼠有體也此刺人

相鼠有體也此刺人

相鼠有體也此刺人

相鼠有體也此刺人

相鼠有體也此刺人

相鼠有體也此刺人

相鼠有體也此刺人

相鼠有體也此刺人

相鼠有體也此刺人

相鼠有體也此刺人

其申侯怨與大戎攻宗周時也王晉文侯鄭武公迎王于申而止之是為平王據始東都王城於是王室遂遷與諸侯無故其時不為雅而為風然其王

陳氏曰鎬京謂之宗周以其為天下所宗也洛邑謂之成周以周道成於此也洛邑天下之至中鎬京天下之至險於洛邑定鼎則宅中土以蒞四海其示天下也公於鎬京定鼎則據上游以制六合其慮天下也遠漢唐並建兩京蓋亦深識天下形勢之所在而有得於成王周公之遺意歟

遺意歟

秦雖時而與也周既東遷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廢秦雖時而與也周既東遷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廢

彼稷之苗彼稷之苗彼稷之苗彼稷之苗彼稷之苗彼稷之苗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蒼天者曷

此何人哉又故嘆以怨周之人也

謝靈運曰天王而沒於夷狄天下之大變中國之大耻東周臣子之大

警也文武成康之宗廟而盡為秦離聞者當流涕矣心摧摧而不忍去

天悠悠而不我知能為憫周之詩者一行役大夫之外無人也不知平

王而聞此詩也亦有側于中否乎吾觀書至文侯之命知平王之不足

以有為矣所以訓成晉文侯者惟曰自保其國而已王室之盛衰故都

之興廢悉置度外吾於秦離之詩而重有感也夫

朱豐城曰周之王業公劉拓之於邠太王創造之於岐文王光大之於

豐武王成就之於鎬皆在西都八百里之內其土地則先王之土地其

人民則先王之人民也為子孫者當以死守之而不去今乃無故舉八

百舊都棄之而卒安於東平王亦可謂不君矣行役之大夫苟無所見

則已既已見之而且憂之怨之豈容付之於無可奈何而已謂宜請

奔非不勝於常是時晉之義和鄭之桓突既皆王室之熱

之故基晉承周公之遺烈鄭承康叔之威靈亦足以左右王

王中興之志矣侯國之甲兵則晉之甲兵也侯國之財賦即晉之財

也而王自棄之為之臣者又寂無一人以為言則其偷安忍耻類情

靡豈時王之罪是亦群臣之罪也噫周祚之不西有由然矣

于役賦也大夫行役於外

君子于役其不其期不知其期焉至哉難樓于墉而日之夕矣羊

牛下來日夕則羊牛之君子于役知之何勿思君于役之夕矣羊

牛下來日夕則羊牛之君子于役知之何勿思君于役之夕矣羊

牛下來日夕則羊牛之君子于役知之何勿思君于役之夕矣羊

牛下來日夕則羊牛之君子于役知之何勿思君于役之夕矣羊

牛下來日夕則羊牛之君子于役知之何勿思君于役之夕矣羊

牛下來日夕則羊牛之君子于役知之何勿思君于役之夕矣羊

牛下來日夕則羊牛之君子于役知之何勿思君于役之夕矣羊

牛下來日夕則羊牛之君子于役知之何勿思君于役之夕矣羊

牛下來日夕則羊牛之君子于役知之何勿思君于役之夕矣羊

牛下來日夕則羊牛之君子于役知之何勿思君于役之夕矣羊

牛下來日夕則羊牛之君子于役知之何勿思君于役之夕矣羊

牛下來日夕則羊牛之君子于役知之何勿思君于役之夕矣羊

牛下來日夕則羊牛之君子于役知之何勿思君于役之夕矣羊

牛下來日夕則羊牛之君子于役知之何勿思君于役之夕矣羊

牛下來日夕則羊牛之君子于役知之何勿思君于役之夕矣羊

牛下來日夕則羊牛之君子于役知之何勿思君于役之夕矣羊

牛下來日夕則羊牛之君子于役知之何勿思君于役之夕矣羊

牛下來日夕則羊牛之君子于役知之何勿思君于役之夕矣羊

志親逆理而得罪于天已甚矣又况先王之制諸侯有故則方伯帥以諸侯之師討之王室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救之天子之民供貢賦衛王室而已今平王不能行其政令於天下無以保其母家乃勞天子之民遠為諸侯伐中故周人之成申者又以非其職而怨思焉則其衰微微弱而得罪於民又可見矣嗚呼詩亡而後春秋作其以此也哉

李氏曰以公存心則如采薇以私存心則如楊之水遭戍則同而美則異也

中谷有雉也凶年飢饉室家相棄婦人望

人各有推也嘆其乾矣嘆其有女化離也嘆其嘆矣嘆其嘆矣

人之艱難矣

范氏曰世治則室家相保者上之所養也世亂則室家相棄者上之所

殘也其使之也勤其取之也厚則夫婦日以衰薄而凶年不免於離散矣伊尹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故讀詩者於一物失

所而知王政之惡一女見弃而知人民之困周之政荒民散而將無以為國於此亦可見矣

有兔爰爰也周室衰微諸侯背叛

小人致也而巧計本見君我生之初尚無為也我生之後此百罹

尚寐無訛也我生之後而逢時多難然無如之何則但無急豫而

萬謫與也世衰民散有去其鄉里家

我顧也人爲已父已雖謂彼爲父而彼亦不我顧則其害也甚矣

鄭地也宣子以討其弟爲米地

緇衣之宜兮緇衣也緇衣也緇衣也緇衣也緇衣也緇衣也緇衣也

予授子之粲兮予授子之粲兮予授子之粲兮予授子之粲兮

叔于田叔于田叔于田叔于田叔于田叔于田叔于田叔于田

叔于田叔于田叔于田叔于田叔于田叔于田叔于田叔于田

叔于田叔于田叔于田叔于田叔于田叔于田叔于田叔于田

叔于田叔于田叔于田叔于田叔于田叔于田叔于田叔于田

叔于田叔于田叔于田叔于田叔于田叔于田叔于田叔于田

叔于田叔于田叔于田叔于田叔于田叔于田叔于田叔于田

叔于田叔于田叔于田叔于田叔于田叔于田叔于田叔于田

叔于田叔于田叔于田叔于田叔于田叔于田叔于田叔于田

叔于田叔于田叔于田叔于田叔于田叔于田叔于田叔于田

叔于田叔于田叔于田叔于田叔于田叔于田叔于田叔于田

叔于田叔于田叔于田叔于田叔于田叔于田叔于田叔于田

叔于田叔于田叔于田叔于田叔于田叔于田叔于田叔于田

叔于田叔于田叔于田叔于田叔于田叔于田叔于田叔于田

叔于田叔于田叔于田叔于田叔于田叔于田叔于田叔于田

叔于田叔于田叔于田叔于田叔于田叔于田叔于田叔于田

叔于田叔于田叔于田叔于田叔于田叔于田叔于田叔于田

叔于田叔于田叔于田叔于田叔于田叔于田叔于田叔于田

叔于田叔于田叔于田叔于田叔于田叔于田叔于田叔于田

叔于田叔于田叔于田叔于田叔于田叔于田叔于田叔于田

叔于田叔于田叔于田叔于田叔于田叔于田叔于田叔于田

叔于田叔于田叔于田叔于田叔于田叔于田叔于田叔于田

叔于田叔于田叔于田叔于田叔于田叔于田叔于田叔于田

十畝之閒也故其國之於我者不樂其於其國也
千畝之閒也故其國之於我者不樂其於其國也
伐檀也故其國之於我者不樂其於其國也
坎坎伐檀兮也故其國之於我者不樂其於其國也
胡瞻爾庭有縣貍兮也故其國之於我者不樂其於其國也
曹氏曰天下之事固有其事而無其功者然未有不為其事而能有其功者矣君子之心寧勞而無功必不肯無功而食人之食此先難後獲之意也

曰今我不樂而又曰無已太康則能不淫于樂矣曰職思其居則無虞矣曰好樂無荒則無怠無荒矣以詩人之克勤克儉所憂所思無唐虞君臣之德業而其發於詩者與伯益告戒之辭同條共貫信乎前聖遺風之遠也

朱豐城曰勤者生財之道儉者用財之節而聖人教人不越乎勤儉而已夫勞苦者人情之所畏然而不可以不勉追樂者人情之所喜然而不可以太過必也致其勤於三時之久而享其樂於一時之暫則其生財不匱而用財有節矣然猶恐其或過也又戒之以思其職之所居夫斯民之職不在乎他君子之所當務者稼穡狩獵而已女子之所當務者麻紡績而已男女各盡其職之所當為則厚有餘粟機有餘布而仰事俯育之間可以沛然有餘雖良士之長慮却過亦不過如此而豈不可以為美俗哉

揚之水白石鑿鑿也故其國之於我者不樂其於其國也
既見君子云何不樂也故其國之於我者不樂其於其國也
○揚之水白石鑿鑿也故其國之於我者不樂其於其國也
李氏曰古者不執之臣欲行其志必先施小惠以收衆情然後民翕然從之田氏之於齊亦猶是也故其召公子陽生於魯國人皆知其已至而不言所謂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也

輔慶源曰晉昭侯非有大無道之事以自絕於民也特以其微諫不報日就萎縮故國人以爲不足恃賴而相與離叛惟沃之強是歸焉以是

知人君者不必強刑酷罰厚賦重斂為足以失民心而威其氣燭天下
以興起人氣天下之大人之心之聚因非極惡欲盡之氣所能收屬也

綱繆綱繆之體者詩人叙其體之辭如此

綱繆求新綱繆求新之體者詩人叙其體之辭如此三星在天三星在天之體者詩人叙其體之辭如此今夕何夕見此良人

夫之辭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夫之辭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之體者詩人叙其體之辭如此

鵲巢鵲巢之體者詩人叙其體之辭如此集于苞栩集于苞栩之體者詩人叙其體之辭如此王事靡盬王事靡盬之體者詩人叙其體之辭如此不能

執執之體者詩人叙其體之辭如此父母何怙父母何怙之體者詩人叙其體之辭如此悠悠蒼天曷其有所悠悠蒼天曷其有所之體者詩人叙其體之辭如此

劉氏曰變風多作於春秋時斯時也天下不知有王之時也而北門云

王事適我伯兮云為王前驅此詩亦云王事靡盬是雖怨者之辭猶幸

王命之行於列國亦可以見君臣之義復於人心也亦可以見文武成

康之遺澤也

無衣無衣之體者詩人叙其體之辭如此王事靡盬王事靡盬之體者詩人叙其體之辭如此

豈曰無衣七兮豈曰無衣七兮之體者詩人叙其體之辭如此不如予之衣安且吉兮不如予之衣安且吉兮之體者詩人叙其體之辭如此

衣也而必請命衣也而必請命之體者詩人叙其體之辭如此安且吉兮安且吉兮之體者詩人叙其體之辭如此

當是時周室雖衰典刑猶在武公既負弒君篡國之罪則人得討之而

無以自立於天地之間故賂王請命而為說如此然其倨慢無禮亦已

甚矣釐王貪其寶玩而不思天理民瘼之不可廢是以誅討不加而

命行焉則王綱于是乎不振而人紀或幾乎絕矣嗚呼痛哉

嚴華谷曰武公有無主之心而後動於惡篡弒大惡也王法之所不容

誅也彼其請命於天子之使豈真知有王哉正以人心而不與非假王

五則不能定晉也

有秋有秋之體者詩人叙其體之辭如此生於道左生於道左之體者詩人叙其體之辭如此

有秋之柱有秋之柱之體者詩人叙其體之辭如此生於道左生於道左之體者詩人叙其體之辭如此彼君子兮彼君子兮之體者詩人叙其體之辭如此嗟有適我嗟有適我之體者詩人叙其體之辭如此中心好之中心好之之體者詩人叙其體之辭如此易飲食之

朱氏曰好賢而恐不足以致之則凡可以致之者無不用也心好而恐

不得飲食之則凡可以養之者必無所吝也好賢之心如此則在彼之

賢安有不至而在我之勢又易惠寡窮式

米谷米谷之體者詩人叙其體之辭如此采芣苢采芣苢之體者詩人叙其體之辭如此

米谷采芣苢米谷采芣苢之體者詩人叙其體之辭如此之類而首山之為人言苟亦無信之類而首山之為人言苟亦無信之體者詩人叙其體之辭如此

小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小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之體者詩人叙其體之辭如此告子者宋可通以焉信也告子者宋可通以焉信也之體者詩人叙其體之辭如此

輔慶源曰其諸之人不畏人之不聽而畏人之能審惟能審察而真有

以見其情偽之所以然則不惟不敢進而亦無自進矣此止諛之法也

秦之國秦之國之體者詩人叙其體之辭如此大梁大梁之體者詩人叙其體之辭如此秦之國秦之國之體者詩人叙其體之辭如此

朱豐城曰夫岐豐之地與王之地也不惟其土地人民之不可弃抑先

王之墳墓在焉宗廟在焉宮室之美官府之富皆在焉如之何可委而

去之也且先王之封國有常制今乃舉八百里之地而畀之秦藉曰其

地已為大戎所侵令其自取然秦能取之王獨不能率諸侯以取之乎

王而少有越王勾踐之志則必不若是忍矣故嘗謂平王之東也念先

王之仇讐而不報弃先王之土地人民而不恤舍先王之宗廟墳墓而

顧陳先王之典章法度而不守卒使與王八百里之地悉歸於秦則

善之與不待他日而其兆已見於此矣可勝嘆乎

車馬車馬者必先使侍人始而後人制見而後美之也

有車鄰鄰有馬白顙白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寺人內

四戰此也此亦

公之媚子媚子者所制從公于侍

張南軒曰讀車鄰賦之詩則自秦之立國自其始創則不過盛其車

馬奉養之事競為射獵之為而已蓋不及于用賢制民也則其流風亦

習乎是而已

小戎此也而戎者秦之臣子所與不共戴天之讐也秦公上承天

之命率其國人征之故其從役者之家人先時車馬

之盛如此而後及其私情益以義與則雖人亦知勇於

小戎此也而戎者秦之臣子所與不共戴天之讐也秦公上承天

之命率其國人征之故其從役者之家人先時車馬

之盛如此而後及其私情益以義與則雖人亦知勇於

小戎此也而戎者秦之臣子所與不共戴天之讐也秦公上承天

之命率其國人征之故其從役者之家人先時車馬

之盛如此而後及其私情益以義與則雖人亦知勇於

小戎此也而戎者秦之臣子所與不共戴天之讐也秦公上承天

之命率其國人征之故其從役者之家人先時車馬

之盛如此而後及其私情益以義與則雖人亦知勇於

小戎此也而戎者秦之臣子所與不共戴天之讐也秦公上承天

之命率其國人征之故其從役者之家人先時車馬

之盛如此而後及其私情益以義與則雖人亦知勇於

小戎此也而戎者秦之臣子所與不共戴天之讐也秦公上承天

之命率其國人征之故其從役者之家人先時車馬

之盛如此而後及其私情益以義與則雖人亦知勇於

春秋傳曰君子曰秦穆公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死而并民先王遠世猶

貽之法而况奪之善人乎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

在上矣君子以是知秦之不復東征也

無衣此也秦穆公之詩也

子曰無衣與子同袍此也秦穆公之詩也

余人之仇大抵尚氣無勇力念生輕死故其見於詩者如此然本其

初而論之岐豐之地文王用之以興二南之化如彼其忠且厚也秦人

用之未幾而一變其俗至于如此則悍然有招八州而朝同列之氣

矣何哉雍州土厚水深其民厚且質有無節制焉浮靡之習以善導

之則易興起而為於仁義以猛驅之則其強毅果敢之資亦足以強兵

力農而成富強之業非山東諸國所及也嗚呼後世欲為定都立國之

計者誠不可不監乎此而凡為國者其於導民之術尤不可不審其所

之也

謝疊山曰幽王沒於驪山此中國之大耻周家萬世不可忘之大讐也

讀文侯之命可以知諸侯無復警之心矣獨無衣一詩毅然以天下大

義為己任其心忠而誠其氣剛而大其辭壯而直吾乃知岐周之地被

文王周公之化最深雖世降俗末人心天理不可泯滅者尚異於列國

朱豐城曰岐豐之地雖已為秦然猶有先王之遺民焉故其所以相告

語者如此然曰王于興師則非從君之私也誠欲其君奉王命而為

謝疊山曰幽王沒於驪山此中國之大耻周家萬世不可忘之大讐也

讀文侯之命可以知諸侯無復警之心矣獨無衣一詩毅然以天下大

義為己任其心忠而誠其氣剛而大其辭壯而直吾乃知岐周之地被

文王周公之化最深雖世降俗末人心天理不可泯滅者尚異於列國

朱豐城曰岐豐之地雖已為秦然猶有先王之遺民焉故其所以相告

語者如此然曰王于興師則非從君之私也誠欲其君奉王命而為

謝疊山曰幽王沒於驪山此中國之大耻周家萬世不可忘之大讐也

慕而欲與同一焉是又必有大懷於其心也此秉彜之心也先王

之制喪服亦以是心而已矣豈強民而為之哉

隱有憂楚其也政煩賦重人不堪其苦

匪風人憂懷而作此詩

風發兮發也匪車偈兮偈也顧瞻周道周道通中心怛兮怛傷也言常

人顧瞻周道而為之憂傷則有歸周之人則為之嘆慕慰勉而不能自

已如此孰讀而詳玩之則足以見君臣之憂矣

曹曹地在魯兗州陶丘之北魯夏荷澤之野

曹曹地在魯兗州陶丘之北魯夏荷澤之野

曹曹地在魯兗州陶丘之北魯夏荷澤之野

曹曹地在魯兗州陶丘之北魯夏荷澤之野

曹曹地在魯兗州陶丘之北魯夏荷澤之野

曹曹地在魯兗州陶丘之北魯夏荷澤之野

曹曹地在魯兗州陶丘之北魯夏荷澤之野

曹曹地在魯兗州陶丘之北魯夏荷澤之野

曹曹地在魯兗州陶丘之北魯夏荷澤之野

曹曹地在魯兗州陶丘之北魯夏荷澤之野

曹曹地在魯兗州陶丘之北魯夏荷澤之野

斯斯也不濡其翼不濡其翼彼之子不稱其服不稱其服

斯斯也不濡其翼不濡其翼彼之子不稱其服不稱其服

斯斯也不濡其翼不濡其翼彼之子不稱其服不稱其服

斯斯也不濡其翼不濡其翼彼之子不稱其服不稱其服

斯斯也不濡其翼不濡其翼彼之子不稱其服不稱其服

斯斯也不濡其翼不濡其翼彼之子不稱其服不稱其服

斯斯也不濡其翼不濡其翼彼之子不稱其服不稱其服

斯斯也不濡其翼不濡其翼彼之子不稱其服不稱其服

斯斯也不濡其翼不濡其翼彼之子不稱其服不稱其服

斯斯也不濡其翼不濡其翼彼之子不稱其服不稱其服

斯斯也不濡其翼不濡其翼彼之子不稱其服不稱其服

斯斯也不濡其翼不濡其翼彼之子不稱其服不稱其服

斯斯也不濡其翼不濡其翼彼之子不稱其服不稱其服

斯斯也不濡其翼不濡其翼彼之子不稱其服不稱其服

斯斯也不濡其翼不濡其翼彼之子不稱其服不稱其服

斯斯也不濡其翼不濡其翼彼之子不稱其服不稱其服

斯斯也不濡其翼不濡其翼彼之子不稱其服不稱其服

斯斯也不濡其翼不濡其翼彼之子不稱其服不稱其服

斯斯也不濡其翼不濡其翼彼之子不稱其服不稱其服

斯斯也不濡其翼不濡其翼彼之子不稱其服不稱其服

斯斯也不濡其翼不濡其翼彼之子不稱其服不稱其服

斯斯也不濡其翼不濡其翼彼之子不稱其服不稱其服

斯斯也不濡其翼不濡其翼彼之子不稱其服不稱其服

斯斯也不濡其翼不濡其翼彼之子不稱其服不稱其服

宋氏曰藏水鑿水其供上役也爲其勤肅霜降場其畢農功也爲其虔設其開水也獻羔祭羔以薦寢廟君既得以致誠孝於神其務閑也役手舉酒而祝其壽民復有以致其忠愛於君可謂上下相親之正矣

或於流言則公自言其勞而不爲諂謂王室爲予室而不爲嫌良以實
說之音出於忠愛之情所不能已也然成王之信其勤勞王家猶有
於他日風雷之變又以見說之易以入人忠言之難以見信

之私抑又以見當是之時雖被堅執銳之人亦皆能以周公之心為心而不自為一身一家之計蓋亦莫非聖人之徒也

朱豐城曰戮一人而天下服則向之不正者復反於正矣蓋其匡四國即所以哀我人匡四國者以其功言也哀我人者以其心言也惟其心即天地生物之心故其功即天地成物之功也是詩雖作於軍士然亦可謂知聖人者矣

九戮周人也此亦周公若東之時

九戮之魚鮒也鮒魚也

我親之手於東人自公衣衣繡裳上公

鴻飛遵清鴻飛遵清也

公歸無所公歸無所也

女信宿女信宿也

公歸不復公歸不復也

是以有愛衣是以有愛衣也

以我公歸以我公歸也

無使我心無使我心也

悲悲也

我公歸我公歸也

無使我心無使我心也

悲悲也

我公歸我公歸也

無使我心無使我心也

悲悲也

我公歸我公歸也

無使我心無使我心也

悲悲也

我公歸我公歸也

無使我心無使我心也

悲悲也

我公歸我公歸也

無使我心無使我心也

悲悲也

我公歸我公歸也

無使我心無使我心也

悲悲也

我公歸我公歸也

無使我心無使我心也

悲悲也

我公歸我公歸也

無使我心無使我心也

悲悲也

我公歸我公歸也

無使我心無使我心也

悲悲也

我公歸我公歸也

無使我心無使我心也

悲悲也

我公歸我公歸也

無使我心無使我心也

悲悲也

我公歸我公歸也

無使我心無使我心也

悲悲也

我公歸我公歸也

無使我心無使我心也

悲悲也

我公歸我公歸也

無使我心無使我心也

悲悲也

我公歸我公歸也

無使我心無使我心也

悲悲也

已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孔子厄於陳蔡而不以爲戚周公遠則四國近則成王不知而亦爲凡几德音不瑕其致一也

小雅雅者正也

鹿鳴鹿鳴也

食野之苹食野之苹也

我有嘉賓我有嘉賓也

鼓瑟鼓琴鼓瑟鼓琴也

吹笙吹簧吹笙吹簧也

鼓鼙鼓鈸鼓鼙鼓鈸也

君臣之分君臣之分也

以爲主朝廷之禮以爲主朝廷之禮也

以敬爲主然一於敬嚴則情或不通而無以盡忠告之益故先王因其飲食聚會而制爲燕饗之禮以通上下之情而其樂歌又以鹿鳴起興而言其禮意之厚如此蓋所望於群臣賓客者惟在於示我以大道也嗚呼此其所以和樂而不淫也

呦呦鹿鳴呦呦鹿鳴也

食野之蒿食野之蒿也

我有嘉賓我有嘉賓也

德音孔昭德音孔昭也

君子是則是效君子是則是效也

我有旨酒嘉賓式燕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也

以勸以勸也

不佞使不佞言嘉賓之德君子所當則效

鼓琴和樂且湛鼓琴和樂且湛也

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也

非止養其德也其外而

范氏曰食之以禮樂之以樂將之以賓求之以誠此所以得其心也賢者豈以飲食幣帛爲悅哉夫婚姻不備則貞女不行也禮樂不備則賢者不處也賢者不處則豈得樂而盡其心乎

四牡之詩

四牡之詩不止周道遠遯也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遯

心傷悲思歸時此王事而遠遯也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遯

也○羽翎者雖今飛也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遯

也○羽翎者雖今飛也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遯

也○羽翎者雖今飛也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遯

也○羽翎者雖今飛也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遯

也○羽翎者雖今飛也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遯

也○羽翎者雖今飛也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遯

也○羽翎者雖今飛也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遯

也○羽翎者雖今飛也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遯

也○羽翎者雖今飛也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遯

也○羽翎者雖今飛也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遯

也○羽翎者雖今飛也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遯

也○羽翎者雖今飛也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遯

也○羽翎者雖今飛也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遯

也○羽翎者雖今飛也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遯

也○羽翎者雖今飛也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遯

也○羽翎者雖今飛也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遯

也○羽翎者雖今飛也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遯

也○羽翎者雖今飛也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遯

也○羽翎者雖今飛也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遯

也○羽翎者雖今飛也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遯

也○羽翎者雖今飛也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遯

也○羽翎者雖今飛也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遯

也○羽翎者雖今飛也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遯

曰使臣而曰征夫則不特使臣此心其屬亦此心也惟此心以在外則

若老之在所當問遠遯之在所當求鰥寡之在所當恤廢癯之在所當

舉上德之厚而欲其無不宣下情之遠而欲其無不達為使臣者固惟

恐其無以副君之意而為其屬者又惟恐其無以為使臣之助庶可以

稱斯職矣

范氏曰王者遣使於四方教之以咨諏善道將以廣聰明也大臣欲助

其君之德必求賢以自助故臣能從善則可以善君矣臣能諫諍則可

以諫君矣未有不自治而能正君者也

常棣之華

兄弟之詩

兄弟之詩

兄弟之詩

兄弟之詩

兄弟之詩

兄弟之詩

兄弟之詩

兄弟之詩

兄弟之詩

兄弟之詩

兄弟之詩

兄弟之詩

兄弟之詩

兄弟之詩

兄弟之詩

兄弟之詩

兄弟之詩

人之心故能曲盡其情使民念其死以忠於上也
 胡氏曰上之人能知其下中心委曲之情而形於歌詠其下悅之出車
 扶杜是也上之人不能知而下自陳其勞苦之狀悲傷之情揚之水鵲
 羽是也
 魚麗此燕饗通用之樂歌見上
 魚麗音麗鴈音雁鐘音鍾瑟音瑟
 指主人言且多也
 其有矣維其時矣時今多則能嘉言而能齊有而能精官曲全也
 南山有臺臺此亦燕饗通用之樂所以道達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
 輔慶源曰首美其為邦家之基所謂治生乎君子賢者為國之楨幹也
 次美其為邦家之光所謂賢者在朝則美政在野則美俗也
 南山有杞杞樹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南
 山有枸枸樹北山有檎檎樹樂只君子遐不作黃耇黃老人髮復黃耇老人樂只
 君子保艾爾後保定艾養也
 人君得賢則基圖益固故曰邦家之基國勢顯榮故曰邦家之光愛和
 及民故曰民之父母燕及後世故曰保艾爾後
 蓼蕭與也諸侯朝于天子賦詩
 蓼蕭蕭蕭蕭也零露漙漙漙漙也既見君子指諸侯我心寫兮寫也
 燕笑語兮燕笑也是以有譽處兮譽者聲也
 斯露漙漙露漙也既見君子為龍為光龍為光也其德不遠不遠也

無羊賦也此牧者託成而頌美之也
誰謂爾無羊。三有維群。其群不可數也誰謂爾無羊。九十其羣。黃牛黑牛各九十非特羣爾羊來思其角濈濈也
爾羊來思。其角濈濈。濈濈也謂爾牛來思其耳濕濕也
來斯何筴何笠。何筴何笠也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訛訛也爾牧

新以烝羔。以肅以雝。以雄以雌。爾羊來思於於兢兢也不繁不朏。朏朏也
黃氏曰。古人以畜之多寡。而卜其人之盛衰。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腍。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備脂臍有也。於是民和而神降之福。此頌禱之詞。所以詳及於牛羊之衆多牧人之安逸。以見民物富庶之効也。

節南山興也此詩家父所作
尹氏大師維周之氏。本東國之均也四方是維。持天子是此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也不弔昊天。不也宜空我師。空師也言尹氏東國之均則宜有以維此位使天降禍亂而我失則不也宜空我師也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言天之不恤故亂未有止也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自爲政卒。勞有百姓。君于受之曰謂其不寧也
作誦。家氏父字。以究王訟式訛也爾心以畜萬邦。家父自言作爲此誦以
朱豐城曰。國之危亡。盡以爲人事。故詩曰。日月剝蝕。山川崩竭。將興必有

初有旨酒又有嘉穀給比其隣
慈苦小人得志有旨酒嘉穀以合此其隣里
怡釋其害烟而我獨憂心於疾病也

朱豐城曰桀之亡也非湯滅之也妹喜實滅之也紂之亡也非武王滅之也妲己實滅之也幽王之亡也非申侯大戎滅之也褒姒實滅之也然桀亡於妹喜而天下遂為商者以其有湯也紂亡於妲己而天下遂為周者以其有武王也幽王亡於褒姒而天下不至於易姓者以雖有褒姒以滅之而無德如湯武以繼之也亦以見文武成康之遺澤其在人者未泯也噫當是時天命之眷眷於周者未釋也民心之眷眷於周者未散也而幽王則用嬖妾以亂於內用群小人以亂于外而先自絕于天結怨於民則足以滅身而已矣

十月之交
賦也此亦大夫所作

十月之交
正庚亥之月交日月朔日辛卯金陰也而朔日則又陰之陰純陰之月而純陰並日有食之亦孔之醜陰壯陽微之彼月而微此日而微故有日月之變

不有其行
行失其常也

四國無政不用其良
以四國無政不以用人故也

彼月而食
彼月而食

則維其常
此日而食

于何不臧
日月之食皆非常而以月食為常日食為不臧者陰亢陽而不降猶可言也陰勝陽而奔之不

可言也

朱子曰王者修德行政用賢去奸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不食若國無政不用等使臣子背君父夫婦乘其夫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則陰盛陽微當食必食雖曰行有常德而實為非常之變矣

朱豐城曰周幽王有嬖妾以蠱惑於內小人以煽亂於外此災異之所

小明其勞也夫父干行役既自傷

昔我往矣日方除際舊生新曷至其還歲聿三稷念我獨兮我事孔

庶幾心之憂矣。憚我不暇。憚勞也。言昔以是時往。今未知何時可還而歲

念彼共人無力之瞻瞻瞻瞻頭瞻瞻宜不懷歸畏此謹怒謹怒謹怒○嗟爾

君子指僚友無恒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勝也神之聽之式穀以汝穀福以

言君子無以安處爲常君勞時勿懷安也常情共爾
其惟正直之人是勸則神聽之而以穀祿與女共

楚茨賦也詩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水農事以奉其宗廟之禮

楚者次楚楚也言抽其棘棘除自昔何為我我為有田說黍稷我為有田

我黍與我稷翼翼與與翼翼我倉既盈三我庾維億三無疆三

詩經卷之六

酒食以饗以祀以妥以侑情歡也以介景福大福言疾瘳之也有甘此除其棘蓋

既實則爲酒食以享祀安侑而介大祀也○濟濟跄跄言有容也絜爾牛羊

以牲不嘗祭之日當或烹或炙或羹或醢或醯或醢
 祝陳之也將來
 或肆或將持而進之也將
 祝陳之也將來

事孔明孔明甚也明先祖是

望大也神保是饗保安也神保尸之嘉兒孝孫有慶慶賀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illegible]

君婦莫莫
君婦主婦也莫莫
爲丘孔庶
丘所以盛肉羞庶謂多庶羞
丘所以盛肉羞庶謂多庶羞

賓客獻酬交錯於時主人酌賓飲主人曰酌主人又自

辛酉度辛酉度笑語笑語雙雙得得宜宜也也此此神呆神呆是客是客格來格來報以報以介介通通

作也無不敬
 我孔莫美燧
 式豐奠饗工
 况攸告善其事

資孝孫必分孝祀茲分神耆飲良上爾吾福上予和幾而式幾期也无

一、示也。女，女子。式，法式也。自

經 151-90

大田賦也此詩教農夫之詞以頌美其上所以谷亡章之意也
天田多稼既種既戒戒防其怠也田大而種多故於今歲之冬時來歲之陳成來歲之麥既備乃事以我農

萬年保其家室

朱豐城曰知高山之可仰則知聖德之可慕矣知景行之可行則知大道之可由矣由聖人之道以求至聖人之所止則所謂至善不外是矣然則仁之不如堯也孝之不如舜也學之不如孔子也猶之登高而不至其巔行大道而不達乎國都也是則所謂半塗而廢也豈不惜哉

青蛇此也詩人以王好聽說言故以青蛇爲蛇此之而戒正以勿聽也

營營青蛇營營往來飛聲亂人聽也青蛇行能變白爲黑也止于樊樊樊藩也豈弟君子君子謂王無信說言

賓之初筵初筵也詩左右秩秩秩秩有序筵豆有楚楚列也設核維旅核實旅陳也和旨和旨謂酒飲酒孔偕孔甚偕鍾鼓既設既設擊醵遠逸遠逸而往來有序也大侯既抗大侯君之弓矢斯張張一侯張而射夫既同比其歡爾發功發功也發彼有的有的也以祈爾爵祈求也各心醉中以求飲人之時而不

相析於行相析於行無醉也○箛舞笙鼓箛舞笙鼓樂既和奏樂既和奏笙衍烈祖笙衍烈祖而不至於不至於○簫舞笙鼓簫舞笙鼓樂既和奏樂既和奏笙衍烈祖笙衍烈祖而不至於不至於

合百禮合百禮○百禮既至百禮既至有壬有林有壬有林又有人又有人○其湛曰樂其湛曰樂各奏爾能各奏爾能賓載手賓載手室人入

狀其未醉狀其未醉○威儀抑抑威儀抑抑曰既醉止曰既醉止威儀必必威儀必必是曰既醉不知其

秩秩○賓既醉止賓既醉止載驅載載驅載是曰既醉不知其

飲言賓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伐德飲酒孔嘉飲酒孔嘉惟令

既清曰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隔桑有阿

其葉有難既見君子其樂如何

遐不謂矣

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白華

白華

白華

白華

白華

白華

白華

白華

白華

白華

白華

白華

白華

白華

白華

白華

白華

白華

白華

白華

白華

白華

白華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

有周不顯

降在帝左右

王命不嗣

王命不嗣

王命不嗣

王命不嗣

王命不嗣

王命不嗣

王命不嗣

王命不嗣

王命不嗣

王命不嗣

王命不嗣

王命不嗣

王命不嗣

王命不嗣

王命不嗣

王命不嗣

王命不嗣

王命不嗣

王命不嗣

王命不嗣

王命不嗣

王命不嗣

王命不嗣

王命不嗣

[illegible]

[illegible]

乎小子未知臧否臣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
 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盬誰夙知而莫成誠言汝未有知
 則豈有示知而莫成者乎或則豈有示知而莫成者乎
 庶無大悔言之以喻大方艱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弔武差
 其德通俾民大棘棘亦言天理方此艱難時喪厥國失政之取譬大
 時其德而使民至於困急則喪國必矣
 按楚語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公年九十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
 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恪恭於朝夕以交成我
 在與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履有警御之
 箴臨事有警史之導臺居有工師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
 於是作懿戒以自警及其沒也謂之康聖武公
 桑柔此詩伯也
 四牡騤騤旒旌有翩亂生不夷也靡國不氓氓民靡有黎也具禍以熾
 也此詩伯也於乎有哀國於斯頻頻也步猶連頻急變也靡王之亂天下
 朱氏曰車馬之盛旌旗之美一也而在正雅則為美在變雅則為怨者
 亦猶聞鐘鼓管籥之音其欣欣然喜色而相告者以其君能與民同樂
 也其疾首蹙頞而相告者以其君不與民同樂也身之所遇有勞逸之
 殊而心之所感有悲喜之異然則人君其可不與民同好惡哉
 國步艱艱也天不我將天不我將也靡所止定云徂何往謂往君子實維亦
 心無競爭也誰生厲階厲也至今為梗梗也言國將危也天不我養養居無所
 實為此禍此禍也如彼朔風朔風也亦孔之僊僊也民有肅心肅心也進井云不逮井也
 至親至親也之亂亂也如彼朔風朔風也亦孔之僊僊也民有肅心肅心也進井云不逮井也
 有欲進之心皆使之曰世亂矣非吾所能及也好是稼穡力民代食

利避害而後生以全之謂也然明哲保身亦是常法若舍生取義又不如是論也

人亦有言秦則姑之姑則吐之維仲山甫秦亦不姑之姑則亦不吐

以不侮於寡不侮於寡不侮於寡不侮於寡不侮於寡不侮於寡不侮於寡

山甫衆之愛莫助之○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

仲山甫補之○仲山甫出祖○仲山甫出祖○仲山甫出祖○仲山甫出祖

仲山甫補之○仲山甫出祖○仲山甫出祖○仲山甫出祖○仲山甫出祖

仲山甫補之○仲山甫出祖○仲山甫出祖○仲山甫出祖○仲山甫出祖

仲山甫補之○仲山甫出祖○仲山甫出祖○仲山甫出祖○仲山甫出祖

仲山甫補之○仲山甫出祖○仲山甫出祖○仲山甫出祖○仲山甫出祖

仲山甫補之○仲山甫出祖○仲山甫出祖○仲山甫出祖○仲山甫出祖

仲山甫補之○仲山甫出祖○仲山甫出祖○仲山甫出祖○仲山甫出祖

仲山甫補之○仲山甫出祖○仲山甫出祖○仲山甫出祖○仲山甫出祖

仲山甫補之○仲山甫出祖○仲山甫出祖○仲山甫出祖○仲山甫出祖

仲山甫補之○仲山甫出祖○仲山甫出祖○仲山甫出祖○仲山甫出祖

仲山甫補之○仲山甫出祖○仲山甫出祖○仲山甫出祖○仲山甫出祖

仲山甫補之○仲山甫出祖○仲山甫出祖○仲山甫出祖○仲山甫出祖

仲山甫補之○仲山甫出祖○仲山甫出祖○仲山甫出祖○仲山甫出祖

仲山甫補之○仲山甫出祖○仲山甫出祖○仲山甫出祖○仲山甫出祖

仲山甫補之○仲山甫出祖○仲山甫出祖○仲山甫出祖○仲山甫出祖

仲山甫補之○仲山甫出祖○仲山甫出祖○仲山甫出祖○仲山甫出祖

仲山甫補之○仲山甫出祖○仲山甫出祖○仲山甫出祖○仲山甫出祖

仲山甫補之○仲山甫出祖○仲山甫出祖○仲山甫出祖○仲山甫出祖

仲山甫補之○仲山甫出祖○仲山甫出祖○仲山甫出祖○仲山甫出祖

仲山甫補之○仲山甫出祖○仲山甫出祖○仲山甫出祖○仲山甫出祖

仲山甫補之○仲山甫出祖○仲山甫出祖○仲山甫出祖○仲山甫出祖

仲山甫補之○仲山甫出祖○仲山甫出祖○仲山甫出祖○仲山甫出祖

為安者乃王者之盛心故必使天下無有爭心而後人臣之功成王者之心安矣

江漢之許王命召虎召公式辟四方徵我疆土

國來極極中而取之於疆于理至○王命召虎來召來宣

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王命召虎來召來宣

公功錫爾止○王命召虎來召來宣

朱氏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曰辟國百里則召公者實文武之柄

也我之命召虎以來召來宣一人之為亦惟先人之功業是繼女能

開敏女功則我周當錫爾以福社矣勉之以先人之業繼之以後日之

報宣王其得待世臣之體也哉

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人君之於民猶水之於魚也水涸則魚亡人虐則民散

氣豈不
有之不
用焉

阻止齊曰周南係於周公召南係於召公豈非化之盛者必有待乎二公也至於風之終係以邠風雅之終係以召旻豈非化之衰者必有思乎二公也

劉安城曰召君居變雅之終慨然有懷文武召公之盛以見亂極思治之理其猶下泉之終變也歟

公之形密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

穆清廟清廟之加文王肅雝肅雝之加文王不顯不顯之加文王無射無射之加文王於人斯於人斯之加文王不顯不顯之加文王無射無射之加文王於人斯於人斯之加文王

維天之命賦也此詩

維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皆天道無弊而文王以之
大王之盛也假以溢我其收之厥惠我文王順大惡曾孫
之後王也鴈厚也言文王之神將何以恤我乎有則入道之
之謂生是我當受之以大順文王之道後王又當鴈厚之而不怠

維清詩出此亦名文王之詩

維清維熙文王之典肇膺迄用有成維周之禎音所當清明而緝熙者文王之典也故自始祀至今

文獻助祭諸侯之樂歌

烈文言辭公錫茲福言惠我疆言子孫保之言侯錫言此祿言使朕言民言不言震言使言

經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天作
太王
之此
詩祭

天作高山太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祖險辭有
虎之行虎平子孫保之言天作岐山而太王始治之太王既作而文王又
安之於是彼險辭之岐山人編者聚而有平易之
保守而不失也世也

吳天賦也此詩和

吳天有成命者也有，后受之成王。武王受之於紂，熙厥厥心，肆其靜之。
明文武之業而盡其心，兼合能安清天下，而保其所受之命也。
朱氏曰：不敢廢者，心也；有欲者，德也。以不敢荒寧之心，咸宏溥濟密之

10

以絕先王之業者在是而皆不外乎此心故以單厥心終焉我今日所以能安靖乎天下而保其所受之命者是乃成王之賜也

我將堂賦以也此宗祀文王於明

我將我享將獸維羊維牛
儀刑文王之典儀式則日靖四方
之典以勗天下則此諸侯之文王既降而
在此之左有以享我祭絜有見其美然矣
夜哭天之哀以餘天與文王所以降茲之意乎

萬物本乎天。

始也萬物成形於帝而人成形於父故季秋享帝而以父配之以季秋成物之時也

之開交相忠愛如此

振驚也此王之王

振驚也此王之王于彼西維也此王之王我客疾止也此王之王

亦有斯客也此王之王在彼無惡也此王之王

在此無教也此王之王庶幾夙夜也此王之王

曹氏曰必存二代之後者所以尊其先世受命之君俾承祀而不絕且

示天下公器又使時君常以履重為鑒爾

豐年也此王之王亦有高稌也此王之王

亦有高稌也此王之王助萬億及祿也此王之王

亦有高稌也此王之王助萬億及祿也此王之王

亦有高稌也此王之王助萬億及祿也此王之王

亦有高稌也此王之王助萬億及祿也此王之王

亦有高稌也此王之王助萬億及祿也此王之王

亦有高稌也此王之王助萬億及祿也此王之王

亦有高稌也此王之王助萬億及祿也此王之王

亦有高稌也此王之王助萬億及祿也此王之王

亦有高稌也此王之王助萬億及祿也此王之王

亦有高稌也此王之王助萬億及祿也此王之王

亦有高稌也此王之王助萬億及祿也此王之王

亦有高稌也此王之王助萬億及祿也此王之王

亦有高稌也此王之王助萬億及祿也此王之王

亦有高稌也此王之王助萬億及祿也此王之王

亦有高稌也此王之王助萬億及祿也此王之王

亦有高稌也此王之王助萬億及祿也此王之王

亦有高稌也此王之王助萬億及祿也此王之王

亦有高稌也此王之王助萬億及祿也此王之王

亦有高稌也此王之王助萬億及祿也此王之王

訪子落止也此王之王

訪子落止也此王之王

訪子落止也此王之王

訪子落止也此王之王

訪子落止也此王之王

訪子落止也此王之王

訪子落止也此王之王

訪子落止也此王之王

訪子落止也此王之王

訪子落止也此王之王

訪子落止也此王之王

訪子落止也此王之王

訪子落止也此王之王

訪子落止也此王之王

訪子落止也此王之王

訪子落止也此王之王

訪子落止也此王之王

訪子落止也此王之王

訪子落止也此王之王

訪子落止也此王之王

訪子落止也此王之王

訪子落止也此王之王

訪子落止也此王之王

訪子落止也此王之王

訪子落止也此王之王

訪子落止也此王之王

訪子落止也此王之王

有實其積積露積也 曹氏及移為酒為醇子云此

水薄吹其宿。魯侯采上。在泮飲

酒既飲旨酒求錫難老順彼長道此在魯侯之德也○此群醜飲而德也○
烈祖周公靡有不孝自求伊祐言其德也○明明魯侯克明其德
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功言其德也○濟濟多士
泮獻囚服遠而得臣以獻功也○濟濟多士克廣德心言其德也
于訟師克而和也○泮獻功不於泮獻功也○泮獻功不於泮獻功也
子訟師克而和也○泮獻功不於泮獻功也○泮獻功不於泮獻功也
准夷攸服來獻其琛元龜象齒言其德也○大賂南金言其德也
古者出兵受成於學及其反也釋其子學以訊誠告故詩人因魯侯之
在泮而頌其有景功也司馬氏曰受成獻誠莫不在學所以然者欲其
先禮義而後勇力若專訓之以勇力而不使之以禮義則為盜為亂何
所不至哉

山川土田附庸言其德也○周公之孫莊公之子公伋齊承祀六德其
秋匪鮮言享祀不貳言以禮○皇皇后帝皇祖后稷言其德也
是粢是宜降福既多言其德也○周公皇祖亦其福女言其德也
○秋而載雉言其德也○夏而福衡言其德也○毛包成漢言其德也
遯豆大房言其德也○周之風萬舞洋洋言其德也○孝孫有慶言其德也
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朋不震不騰言其德也○三壽三作朋如岡如陵
公車千乘言其德也○朱英綵言其德也○朱英綵言其德也○朱英綵言其德也
公徒三萬言其德也○朱英綵言其德也○朱英綵言其德也○朱英綵言其德也
舒其德也則其政承也言其德也○俾爾昌而熾俾爾大而富黃髮台背壽眉與
其才力以爲用也言其德也○俾爾昌而熾俾爾大而富黃髮台背壽眉與
○天錫公純嘏言其德也○壽考保魯居營與許言其德也○見段於魯侯者復周公之字
侯其妻令妻壽母言其德也○壽考保魯居營與許言其德也○見段於魯侯者復周公之字
多受祉黃髮兒齒言其德也○壽考保魯居營與許言其德也○見段於魯侯者復周公之字
商頌所成言其德也○壽考保魯居營與許言其德也○見段於魯侯者復周公之字
猗與那與言其德也○壽考保魯居營與許言其德也○見段於魯侯者復周公之字
孫奏言其德也○壽考保魯居營與許言其德也○見段於魯侯者復周公之字
洲洲言其德也○壽考保魯居營與許言其德也○見段於魯侯者復周公之字

四方
 外大國是疆外大國遠
 幅員既長直方曰幅
 有城方將有家必與之
 帝立子生商始大政帝立其女之外而造廟室也歸為同徒而商之受命
 實始基玄王也桓桓殷武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
 率師也桓桓殷武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
 越過也遂視既繁發以惠之
 相上炎之烈烈海外有截至是商益大
 聖敬日嘏昭假降生
 遲遲上帝是抵帝命式于九圍
 受小球大球所贊之資為下國綴旒
 不競不綽不綽不綽不綽不綽
 不柔敷政不柔敷政
 保優百祿是道
 共大共小共大共小
 不動不靜不動不靜
 不踈不離不踈不離
 有祿是總有祿是總
 天龍叩式九圍
 武王武王
 戴旂有虔秉鉞行如火烈烈則莫我敢
 曷苞有三蘗則常也一本生三蘗本則夏桀桀
 莫象莫達九有有截韋顧
 既伐昆吾夏桀而天下既然歸附矣
 有震且業之前
 天子指降于御士言
 昔在中葉也
 殷武賦也此記
 高宗之樂
 奮伐荆楚架入具阻裒荆之族
 居南鄉告之曰
 有截其所蓋平其地使
 湯孫宗之緒
 楚之攻維女崇楚居南鄉
 常成湯之世姓氏之遠猶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
 天命多辟諸侯設都于
 禹績威事來辟予禍適稼穡匪解
 以義事來商以哲王之不

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放至勳功言堯之欽明又思安安欽恭欽明通明性之美皆出於自然也允恭克讓允信恭而能讓也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德之盛如此故其所及之遠如此也

孔子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故書叙帝王之德莫盛於堯而其稱堯之德莫備於此且首以欽之一字為言此書中開義第一義也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不遠千里而歸之也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時雍帝時雍和也此言堯德其能自內而外而天下所歸動者也

新安陳氏曰克明俊德者明此德之全體親九族至和萬邦者推此德之大用舉天地間盡在春風和氣中矣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曆所以紀數之古敬授人時曆成必親而授之有司使春而東作夏而南耘秋而西成冬而北藏

呂祖謙曰作曆之前欽若昊天是先天而天弗違作曆之後敬授人時是後天而奉天時皆以欽敬為主此聖人所以事天治民也

王氏曰昔少昊氏命官鳳鳥氏司曆玄鳥氏司分伯趙氏書至青鳥氏司啓丹鳥氏司閉五鳩五雉九尾之上古聖人重曆教如此堯世步

占曰欽曰敬最為詳嚴及夏義和合為一其職已畧至周為大史氏正歲年以序事以下大夫為之焉相氏掌日月星辰以中士為之則其官蓋輕蓋始創始推測天度非止皆有所不能及成法已具有司守之

亦可步占所以始重終輕其勢然也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嵎夷宅也羲仲主春時之政暘谷之所在於黃

帝出日平秩東作也平秩東作也平秩東作也平秩東作也平秩東作也

○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

民因之而民食也○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實

殷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平秩西成宵中星虛平秩西成宵中星虛

仲冬厥民穡田曰至日短至日短至日短至日短至日短至日短至日短

既命羲和造曆制器而又分方與時使各驗其實以審夫推步之差

人之故天動民其謹如此是以術不遠天而政不失時也

帝曰咨汝羲暨和共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獲

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者一歲之常數也故日與月會而

一多五日有奇者為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有奇者為朔盛合氣盈朔

虛而閏生焉三年而不置閏則春之一月入于夏而時漸不定矣于之

一月入于丑而歲漸不成矣積之之久至于三失閏則春皆入夏而時

全不定矣十二失閏則子皆入丑而歲全不成矣故必以此餘日致閏

月於其間然後四時不差而歲功得成以此信治百官而衆功皆廣也

朱子曰天無體二十八宿便是體二十八宿之行即天行也是以天之

列四時無非順天而成造化也故自地面而觀其運行則皆東升西沒
繞地而左旋自天度而考其次舍則日月五星似漸而東逝天而右轉
蓋由其行不及天而次舍日以退然舍雖退而行未嘗不進也退雖進
而行未嘗不順也於天雖進而右轉於地則未嘗不順而左旋也
帝曰噲咨若時登庸噲咨若時登庸我訪聞也若何也噲曰言難為放齊曰胤子朱啓
明明也言其性帝曰噲其不辭訟可乎噲曰言難為放齊曰胤子朱啓
若予未驩也若予未驩也帝曰噲其不辭訟可乎噲曰言難為放齊曰胤子朱啓
靜言庸遠靜言庸遠帝曰噲其不辭訟可乎噲曰言難為放齊曰胤子朱啓
方害大也方害大也帝曰噲其不辭訟可乎噲曰言難為放齊曰胤子朱啓
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命也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命也帝曰噲其不辭訟可乎
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與朕位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與朕位帝曰噲其不辭訟可乎
揚側陋揚側陋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揚側陋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
是亦不肖也是亦不肖也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是亦不肖也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
帝曰噲其不辭訟可乎噲曰言難為放齊曰胤子朱啓
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帝曰噲其不辭訟可乎
自噲咨以下皆為禪位設也一咨而舉胤子再咨而舉共工三咨而舉
鯀皆不得其人故卒以天下授舜也
張氏曰一吁一俞治亂所係不可忽也故齊舉丹朱堯曰吁驩兜舉共
工堯曰吁使堯於此而俞之則小人得志必將召禍而起亂矣師錫虞
舜堯曰俞食舉伯禹舜亦曰俞使堯舜於此而吁之則君子之道消矣

故一命而天下莫不服此所以為堯舜之盛也
舜典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重華帝曰噲其不辭訟可乎噲曰言難為放齊曰胤子朱啓
納于百揆百揆時叙納于百揆百揆時叙帝曰噲其不辭訟可乎噲曰言難為放齊曰胤子朱啓
和之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和之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帝曰噲其不辭訟可乎噲曰言難為放齊曰胤子朱啓
言底哉可績三載言底哉可績三載帝曰噲其不辭訟可乎噲曰言難為放齊曰胤子朱啓
呂氏曰教言試功此唐虞觀人之成法舜登庸之初非特歷試以事必
嘗教陳以言故堯於此其言與實相稱也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帝曰噲其不辭訟可乎噲曰言難為放齊曰胤子朱啓
王衡以齊七政王衡以齊七政帝曰噲其不辭訟可乎噲曰言難為放齊曰胤子朱啓
陳氏曰幾衡者在春之天也七政者在天之天也在天之天不可得而
見在器之天所得而祭何莫非聖人之心術淵源之所寓精神流通
之所及豈可以淺近窺哉堯之欽若一心也
肆類于上帝肆類于上帝帝曰噲其不辭訟可乎噲曰言難為放齊曰胤子朱啓
神○輯敷五瑞信既書月乃日觀見四岳群牧班瑞于群后神○輯敷五瑞信既書月乃日觀見四岳群牧班瑞于群后帝曰噲其不辭訟可乎噲曰言難為放齊曰胤子朱啓
拒于所執則瑞而獻之以召其入觀○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秩
于山川肆觀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五王三帛二生一死
帝曰噲其不辭訟可乎噲曰言難為放齊曰胤子朱啓
帝曰噲其不辭訟可乎噲曰言難為放齊曰胤子朱啓

用特也特姓

患也。

易隔非天子時巡考察作新之治豈能久而無弊哉

五載之內天子巡狩者一諸侯來朝者四天子詣侯雖有尊卑而一往

來禮無不答是以上下交通而遠近和洽也

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不容以或畧此史臣書法所以異也

憐之不同然欽哉欽哉惟刑之恤之意則未始不行乎其間也蓋其輕

則可以見聖人好生之本心也

者亦既竭心思而繼之以不忍人之政之一端也

目達四聰有謀治于四岳故其來天

一身之精神焉

兵刑之官合為一詳畧之意可見

曰臯陶堯夏桀賊效尤改作士五刑有服罪也
五服三其服三刑三袖大辟棄市

無傲詩言志歌永言心有所之必形於言故曰詩言志既樂於言必有長短之節故曰歌永言永律

今日所治之事非我之事堯之事也總客二十二人以各敬其職也

不曰亮舜之功而曰亮天之功以我今日所管之功非我之功天之功也為人君者誠知人臣所照之事皆祖宗之事所亮之功皆上天之功則決不肯徇私意而用匪人以敗事朝廷之政得人脩舉天下之民由是又安矣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比三苗考績實也三考九載也九載則人之賢否不爭之得失可見於是明而黜陟比類也

陳氏曰聖人立法必要其所終稽其所蔽使徒考績於三載而不俟陟陟於九載則失之太嚴遲鈍者或不得以自見矣使徒黜陟於三考而不先考績於三載則失之太寬玩法者或得以自欺矣故考績於三載時加黜陟以作其怠黜陟於九載期之久遠以要其成不肆不拘所以為善成厥家宰歲終受會詔慶登三載計治行誅咎世變不同故也

舜生三十徵召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陟方乃死也

董氏曰舜方攝政時巡四岳朝諸侯封山澤川考禮正刑汲汲不少暇至即位後惟責成於岳牧九官舜不過執黜陟之權以激厲臣下外此皆不復以身親之在位五十年間有天下而己不與豈非得為君之道故如是乎攝政以前可以見臣道之勞即位以後可以見君道之德知大始坤作成物君臣之道猶乾坤也後之人主有不任三公者有親閱吏案下行文書者安識君道也哉恭惟唐虞舜無是事而卑陶猶有是戒為君者可以監矣

大禹謨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布于四海也承于帝

呂氏曰整教如此亦已至矣方祗承于帝無一毫自有之意見禹有君

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治黎民敏德

林氏曰人知舜恭己以享報為之治不知舜之君臣自一言一語未嘗不以艱難為戒惟君臣不忘於克艱此所以事無為之治也

陳氏曰君臣克艱乃政治之本原禹謨之綱領也忽其艱則玩其艱則沮徒以為艱而不克盡其艱則與畏而沮忽而玩者均耳故禹不徒曰艱而必曰克也

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此則必有以備其

其氏曰知為君之難易真知其難而能盡其道者難世之人主謂言已用而不必求言而不知伏于下者之難達也賢已得而不必求賢而不

知遺于野者之難達也惟堯於此以難規之故能言不伏賢不遺而致萬邦之安雖然堯猶慮其難也方且稽衆以求事理之當舍已以求

人情之公易置者不置易廢者不廢皆克艱一念為之也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聖大而化之神乃武乃文有威可畏為武

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也○益曰吁戒哉微成無虞罔失法度罔游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

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唯熙罔遠道以干百姓之譽罔拂也百姓以從

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人君能守法度不縱逸樂則心正身脩義理昭著而至於人之賢不孰

為可任孰為可去事之是非孰為可疑孰為不可疑者皆有以審其幾

微絕其蔽惑故方寸之間光輝明白而以天下之事孰為道義之正而

不可遠執為民心之公而不可弗皆有以處之不失其理而毫髮不
不入於其間此其德戒之深旨所以推廣大禹克艱惠迪之謨也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脩正德利用厚生
惟和九功惟叙九功合三事六府叙九叙惟叙叙者以九功之戒之用休

董用威勸之以九敘九敘即九功勿壞

夏氏曰人情始勤終怠或忽而不念安保其不壞故戒以休使知勸於
此者有無窮之責董以威使知怠於此者有可畏之刑又以事之出於
勸強者不能久故復即其前日歌詠之言協之律呂播之聲音用之鄉
人用之邦國以勸相之使之欣歡鼓舞趨事赴功不能自已而前日之
成功得以久存而不壞此周禮所謂九德之歌九韶之舞而太史公所
謂佚能思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者者也

吳氏曰勸以九歌者民已樂之又因其情彼之絃歌以助其趨事赴工
周官州正趨其家事里宰趨其耕耨篇章吹陶雅頌頌與夫為春酒

羔羊及百日之蜡一日之澤古之道制猶有存者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六府水五金木土谷也三事三事德利用允治萬世永

賴時是乃功○帝曰格格汝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三載期倦于勤十

九年九年言日數汝惟不怠怠懈朕德用克民不依依歸皇陶邁邁德德
德乃降降降德黎民懷之言舉國力以布其德帝念茲念茲在茲釋茲在
茲名言茲在茲兄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念功者念其功○帝曰皋陶惟茲
臣庶罔或干干犯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
言始雖不免于刑而實民協于中時乃功功是也是也言是
所以期至干無刑之地民協于中時乃功功是也是也言是
林之奇曰聖人制刑非期於刑殺人以輔吾教之不及而已出教則

行之使天下知有契之教而不知有皋陶之利益百官以無曠為能
惟士師不執必使民皆不犯官若虛設始為能其官也

皋陶曰帝德罔愆愆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有過無大刑
故無小罪罪狀惟輕功功功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
茲用不犯于有司

商者不煩也上煩密則下無所容御者急促則衆擾亂矣父子罪不相
及而賞則延于世善善長而惡惡短也過誤所犯雖大必有不忌故
犯雖小必刑罪已定矣而於法之中有疑其可重可輕者則從輕以罰
之功已定矣而於法之中有疑其可輕可重者則從重以賞之法可以
殺可以無殺殺之則恐陷於非辜不殺之恐失於輕縱二者皆非聖人

之生而姑全之而自受失刑之責蓋聖人之法有盡而心則無窮故其
用刑用賞或有所疑則當屈法以伸恩而不使執法之意有以勝其好
生之德此其本心所以無所遷還而得行於常法之外及其流行洋溢
漸涵浸漬有以入于民心則天下之民無不愛慕感悅興起于善而自
不犯于有司也

朱子曰聖人之心涵育發生而輕重取舍之間亦自有不易之理其有
過非私恩其刑故非私怒罪疑而輕非姑息功疑而重非過與如天地
之尊寒暑肅殺常居其半而涵養發生之意未始不流行乎其間也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民不犯法而上不用刑帝曰來禹來禹治水敝予成允成功惟汝汝賢
惟乃之休是乃汝○帝曰來禹來禹治水敝予成允成功惟汝汝賢

商而肅剛而塞謂其德而義彰有常言其德而義彰吉哉言其德而義彰○日宣明
三德九者之中風夜明有家日嚴祇敬六德亮未有邦亮未有邦
受敷施九德成事九德九德成事九德九德成事九德九德成事
惟時撫順于五反四時順于五反四時順于五反四時順于五反
之統統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易曰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蓋禍患之幾藏於細微而非常人之所
豫見及其者也則雖智者不能善其後故聖人於幾則兢業以圖之所
謂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者此也

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序故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故教者五倫之
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序故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故教者五倫之
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序故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故教者五倫之
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序故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故教者五倫之

懲我懲哉

節初齊氏曰人而無禮則諸侯得以請睦卿得以反玷大夫得以雍微
倡優下賤得以後飾而人道亂矣故聖人為禮以節之歐陽公所謂順
其情而節文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也此其高下之宜豐殺之
別貴賤偏全之等所以萌於人心習熟於人之耳目而終其身不敢肆
其情於度數之外也此三代帝王聖範人心之先務防世變之大端
楊時曰典禮自天子出故言勅我我君夫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刑人
於市與衆棄之則天子不得而私焉

陳氏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故全是
表者為德是不失天之所賦也君則休福善之天以章之矣是表者為
罪是失天之所賦也君則休福善之天以刑之典禮教化也所以盡善

發之妙服刑政事也所以盡勸懲之方皆承天以從事而寅恭懋敬天
四者之本也非寅恭懋敬則典禮刑刑之用將失其當焉能與天無間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明者顯天明畏畏者威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上下
故我有土有土有○皋陶曰朕言惠可底行言惠可底行禹曰兪乃言
底可績言惠可底行皋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言惠可底行皋陶曰予未有知思曰

益稷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皋陶曰吁如何禹
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四載水乘舟
陸行乘舟陸行乘舟陸行乘舟陸行乘舟陸行乘舟陸行乘舟
陸行乘舟陸行乘舟陸行乘舟陸行乘舟陸行乘舟陸行乘舟陸行乘舟陸行乘舟

益稷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兪禹曰安汝止止者心之所止安之者惟幾惟
康惟幾惟康惟幾惟康惟幾惟康惟幾惟康惟幾惟康惟幾惟康惟幾惟康
惟幾惟康惟幾惟康惟幾惟康惟幾惟康惟幾惟康惟幾惟康惟幾惟康惟幾惟康
惟幾惟康惟幾惟康惟幾惟康惟幾惟康惟幾惟康惟幾惟康惟幾惟康惟幾惟康

二十八宿之綱維心惟安止故能為萬事之樞紐
天位惟艱一念不謹或以貽四海之憂一日不謹或以致千百年之患
故必慎乃位而其所以慎者則又在於心也

帝曰吁臣哉鄰哉以人言鄰哉臣哉又復謙見鄰且出卿氏曰臣謹其分也卿忘其分也臣而復卿嚴不至於苛卿而後臣不至於流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為予欲觀

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會猶也日月五星取其明也山取其

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宗彝虎也藻火取其華也粉米取其白也黼

黻取其文以六者而綴之於裳以五采章施于五色作服汝明明也

聽明也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

志形君臣猶一身也君猶心臣猶體臣作股肱耳目君以臣為體也翼

為明聽以遂予之所欲臣以君為心也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虞元說說若不在時時是也

侯以明之侯以明也欽四鄰○虞元說說若不在時時是也

欽並生哉聖人不忍以頑愚說而用此三者之工以納言時而

威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又命掌樂之官以其前納之言時而

其至必不得已而後威之其不忍輕於棄人也如此

陳氏曰射侯以禮教也既禮書之以愧耻於先納言以樂教也復時賜

以感發之於後有耻且格欲與並生之心遂美用之宜也否者將不格

與並生之心不獲遂威之不容已也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登生萬邦黎獻共懷帝臣惟帝時是

舉敷納以言○陳而上納明庶以功成也其車服以庸○厚其報也誰敢不讓

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曰奏南功○帝不如是則速進之臣數○無若丹

朱敷惟慢遊是好○傲是作也爾等夜額○無時休固水行舟朋淫于家

殄也厥世予創○後時是聖子塗山辛壬癸中夜○吸而泣下惟益

度土功○厥成五服至千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迪四海咸建五

夷各迪有功○前頑弗即上帝其念哉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叙○卑陶方祗

厥叙○厥叙叙叙方施求刑惟明

其氏曰帝以大聖之資安有可戒之事而蓋以急荒戒是陶以逆欲戒

禹又以傲塵戒豈憂其有是而預防之耶抑知其無是而姑為是言耶

人心惟危自昔所畏雖聖主不敢忘操存之功大臣事聖主不能廢規

儆○後之君臣宜視以為法也

慶曰聖學鳴球搏拊琴瑟以詠○樂也以詠以歌以舞以舞以歌以舞以歌

應帝在位群后○德謨在位群后○德謨在位群后○德謨

鳳像獸舞原其所以感召如此者皆由舜之德如天地之無不覆幬也

其樂之傳歷千餘載孔子聞之於齊尚且三月不知肉味而深美之則

當時感召從可知矣

慶曰於予擊石附石○重擊曰擊輕擊曰擊擊石附石○重擊曰擊輕擊曰擊

王氏曰道德樂之本聲音樂之具有舜之德不可無舜之樂以發之有

慶之樂不可無舜之德以本之二者交致而天下之至和極矣

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時不敷惟幾不辨乃歌曰朕肱喜哉元育起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華教之
至四海四海之說也禹錫玄圭

董氏曰自冀帝經野分州九州封域已定矣禹治水復取高山大川以別識之其始於冀州非徒以帝都為先蓋水患皆因下流壅塞而然禹先用功於下流以疏其壅塞之勢然後用功於上流以裕其發原之地下流有所歸則上流有所殺矣天下大勢西北高而東南下九水唯河為大水患唯河為急可始入於雍而經於冀則冀常河之下流而兗又其下流之入海也所以禹之功役自冀而兗則號齊之下流也自青而徐則號淮之下流也自揚而荆則號江漢之下流也河濟淮江漢五水

之下流既通水患之平已十七八矣然上流不深則猶有壅塞之患於是自荆而豫以濬伊洛之源自豫而梁以濬江漢之源自梁而雍以濬河渭之源從北而東從東而南從南而西從西而又北始於河治水之能事畢矣一書之中觀其規模次第若事乎法度之維持求其綱領樞機實關乎德教之感化故曰松台德先不距朕行讀此篇者毋求作貢之法當求抵德之心

井言則討叛伐罪之意嚴其坐作
大戰于其乃召六卿

古者四方有虞夏書之方伯方伯不能討然後天子親征之天子之兵有征無戰今啓既率六軍以出而又書大戰于井則有扈之怙強稔惡敗與天子抗衡豈特孟子所謂六師後之有書曰大戰所以深責有扈

王曰差六事之人行以師者皆畏也予惟恭行天之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

董氏曰天下之患雖小不可忽近前人之功雖大不可恃也在我而已
彼有功於天地生民者莫若禹能啟承繼禹之道者莫若洛猶有有
之亂况不如禹啓者乎吁萬世可以監矣抑又有感焉天下雖安忘戰
必危禹自征苗以來未嘗用師軍旅之事宜洛所未聞也而一旦赫然
以征有虜召六卿而誓與會群后而誓者同科威侮五行怠棄三正與
偃慢自賢交運厥德者同意恭行天罰用命不用命與奉將天討爾尚

一乃心於者同詞盡究神考家法也然則禹固不以天下為無事而不訓以兵啓亦不以天下為無事而不講于兵講之以豫用之以節斯

其為王者之師歟

五子之歌大康失邦兄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大康尸位不為其位也以逸豫謂其位也成厥德謂其位也於民咸貳貳二心乃盤游盤游無度於于有各之表十旬弗反○有窮謂其位也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于河北陵不降反也

呂氏曰奸雄何代無之我之勢固拔鉅自而入苟有間隙彼必授之界之變所以因民弗忍也困者明禍亂之本在此不在彼也秦不築長城

起阿房廣勝何所因隋不依遼東遊江都江亢何所匿哉陳氏曰禹功在萬世觀河洛者思之頂傳為遊岐而民遂二何也民之於禹如賴父母一遇太康如嬰兒失母無依所以二也然羿能奪去康

於一時不能禁民思禹於他日少康以一成旅卒祀夏配天非民之不忘禹而何

第五人御其母以從後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成以作歌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成以作歌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成以作歌

君之與民以勢而言則事平之分如也策之不情而言則相須以安德身之相資以生也故勢疎則情親則合以其親故謂之近以其疎故謂之下言其可親而不可疎也且民者邦之本本固而後國安本既固則雖強如秦富如隋終滅亡而已

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怨豈在明不見是苗三失言所

人上者奈何不敬其二曰訓有之內作也荒外作禽荒其酒嗜音峻宇

紀綱乃底滅亡其三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其

董氏曰聖人言善惡成敗猶醫師之辨藥性法司之明律令其食之殺

以失邦如食殺人之刑何其嚴而不可違哉

仲康下有夏中表之運拜執國政社稷宗祀在其掌帳而仲康能命侯以掌六師能承仲康以討有罪是雖未能行拜不道之誅誅明

征征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義和暨厥職酒荒于厥邑胤侯承王命

林氏曰拜廢太康而立仲康也方將執其禮樂征伐之權以號令天下而仲康即位之始即能命胤侯掌六師以收其兵權義和之罪雖曰沉

告子矣曰嗟予有衆聖有諷訓明徵定保以明有徵可先王克謹天戒臣

人克有常意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每歲孟春道人之以木鐸徇于

朱子曰日月之能皆有常度王者循德行政能使陽威足以勝陰陰義

當食必食雖曰有常度而實為非常之變矣

從周治舊染汚俗成與維新○嗚呼成克敗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

仲康之命胤侯見天子討罪之權胤侯之征義和待諸侯敵愾之義其

董氏曰太康失邦仲康肇位正天下仰望新政之日也義和天官所主

曆象而立沉亂于酒畔官離次假擾天紀此而不誅何以責其餘故胤

侯之征所不能免也曰承王命征征伐自天子出也曰干先王之誅

去令自先王制也曰以爾有衆奉將天討有罪乃天所討也將帥奉天

子之命天子奉天與先王之命則大本正大權立而大奸懼矣仲康之

克嗣祖考也宜哉

南書

王曰格爾爾衆庶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孤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我劉獲之事而斷

正有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

如台爾其知我何也夏王率遏衆力率割異色有衆率怠弗協夏王率爲

民力疲斃以殘民生民服夏曰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夏德若茲今朕必

並其同寅大於天莫尊於君君承天而臣承君則爲治君逆天而臣

君則爲亂湯初不敢逆君而爲亂而桀則不能承天以爲治彼既多罪

天命殛之則我非敢稱亂而迫於天命有不獲已湯何以知其然哉天

之聰明在民天之明畏亦在民始於匹夫匹婦之復仇而終於西夷北

狄之咸望吾非彼君也而曰俟我后我何以得此於民哉殆天啓之也

天之所啓我固違之是逆天矣是意也天下之民皆知惟亮之民不知

故有議湯之稱亂者有議湯之不率我衆者有止湯以夏罪其如台者

而湯則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是非敢於稱亂也將以止天下之亂也

非不率我衆也將以安天下之衆也此湯之誓所以爲毫民而發也其

示之以賞罰有誓師之體不得不勵士氣而一人心非誘以利牀以禍

而強其從我也吁湯之不幸乃天下之大幸也

仲虺之誥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勲德曰予恐後世以台爲口實

陳氏曰堯舜以天下讓後世好名之士猶有不知而慕之者湯武征伐

聖德言其聰明○唯王不遜聲色不隨貨利德澤被于萬民○乃葛伯此餉初征自葛東征而夷之
南征北狄紀曰○美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後予后后來其蘇民之
戴商厥惟舊哉

呂氏曰夏商之際君臣易位天下之大變然其征伐之時唐虞都俞
揖遜氣象依然若存蓋堯舜禹湯以道相傳世雖降而道不降也
佑賢輔德顯忠逐良○謙弱攻昧取亂侮亡○所以推亡二存二存二存
邦乃其昌○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德昭大德建中于民

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吳已若者士
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嗚呼慎厥終惟其始始有禮廢棄者欽崇天道永
保天命○此言天德則永保天命矣

尹氏曰君臣天下之大經也不忠之臣何代無之○所以畏縮而不敢肆
者猶以前無是事無以藉口耳苟一為之則後有藉口不軌之心而豈
然以逞者其不借以為辭乎故湯以台為口實自慙然湯豈至是而後
知哉天人交迫但知為民除害而非以為己利也及桀已放夏已亡而

天下之不吾釋然後慙於逐君而代立立理人之本心於是愈不自安矣
不有仲虺之誥以明其不得不為之意與不可妄為之理則何以暴白
成湯之心事而摧折來者之奸謀哉

仲虺之誥其大意有三先言天立君之旨○桀逆天命而天之命湯者不
可辭次言湯德足以得民而民之歸湯者非一日末言為君艱難之道
人心離合之機天道福善禍淫之可畏以明今之受夏非以利之乃有

無窮之恤以深慰湯而釋其新仲虺之忠愛可謂至矣○湯之所慙

求世以為口實者仲虺終不敢謂無也君臣之分其可畏如此哉
湯誥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誡大告萬方主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惟
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順性克綏厥猷惟后○言必以君師之職也
真西山曰成湯有天下之初即以此自任可謂知君師之職矣厥后家
變受中之言相繼而發至于孔孟性善之理益明而開萬世性善之原
則自成湯始

夏王成德作威以敷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
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灾于夏以彰厥罪○肆台小子
將天命明威不敢放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肆求元聖
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上天乎祐下民罪人黜伏○言天信祐下民

○天命弗降若草木非民之植○言天無所不覆也○○仲虺一
人輯和率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言罪也○上○懷懷危懼若將墮
于深淵○凡我造邦無從匪憂無即○言懼也○爾各守爾典以承天休○爾有
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爾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

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萬方○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言萬方有罪而
陳氏曰此篇見湯明性命之理知君師之道監夏之所以亡而警於
今之所以興且戒諸侯以盡相與守邦最安之道○言聖人
之淵源也

伊訓 亦言彭氏曰伊訓之書大抵主於勸戒自引夏之所以亡中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抵見厥祖侯甸群后咸在
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曰嗚呼古有

求於民而民求歸一德也一德之效固如是其大乎

德惟二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惟吉內不修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特乃日新○任官惟賢才左右

惟其人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

陳氏曰任用之始必其難其慎以防小人任用之終必惟和惟一以待

君子蓋言用人之常一也君德之一未始不出於用人之一用人之一

亦足以見其君德之一也

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

德無常善不主於善則無以得一本萬殊之理善原于一不協于一則

無以達萬殊一本之妙博而求之十不之善約而會之于至一之理

此聖學始終條理之序與夫子所謂一貫者幾矣

夏氏曰學本有得不可執一偏之見學既有得不可忘一貫之理

仲萬姓咸曰大哉王言無一理一哉王心無一私克綏先王之祿求底嘉

民之生而求底嘉民生者此也○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

可以觀政○后非民門使民非后罔事無有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

蓋民主罔與成厥功

君民之事使雖有貴賤之不同至於取人為善則初無貴賤之問蓋天

以一理付之於人散為萬善人君合天下之萬善而後理之一者可全

也○因是言之以為精粹無雜者一也始終無間者一也該括萬善者

一也一者通古今達上下萬化之原萬事之幹語其理則無二語其運

則不息語其體則併包而無所遺也成有一德之書而三者之義悉備

前乎伏羲堯舜禹湯後乎文武周公孔子同一揆也

○小人之自相仇讐取地於河水盤山故遷於殷而大家世族安土重

難遷利者之實而欲遷者則又性為在位者之所排擊且難

不難自遷於上故遷者則又性為在位者之所排擊且難

○我王來既爰宅于茲○既爰宅于茲○既爰宅于茲○既爰宅于茲

○我王來既爰宅于茲○既爰宅于茲○既爰宅于茲○既爰宅于茲

○我王來既爰宅于茲○既爰宅于茲○既爰宅于茲○既爰宅于茲

○我王來既爰宅于茲○既爰宅于茲○既爰宅于茲○既爰宅于茲

○我王來既爰宅于茲○既爰宅于茲○既爰宅于茲○既爰宅于茲

○我王來既爰宅于茲○既爰宅于茲○既爰宅于茲○既爰宅于茲

○我王來既爰宅于茲○既爰宅于茲○既爰宅于茲○既爰宅于茲

○我王來既爰宅于茲○既爰宅于茲○既爰宅于茲○既爰宅于茲

○我王來既爰宅于茲○既爰宅于茲○既爰宅于茲○既爰宅于茲

○我王來既爰宅于茲○既爰宅于茲○既爰宅于茲○既爰宅于茲

○我王來既爰宅于茲○既爰宅于茲○既爰宅于茲○既爰宅于茲

○我王來既爰宅于茲○既爰宅于茲○既爰宅于茲○既爰宅于茲

○我王來既爰宅于茲○既爰宅于茲○既爰宅于茲○既爰宅于茲

○我王來既爰宅于茲○既爰宅于茲○既爰宅于茲○既爰宅于茲

○我王來既爰宅于茲○既爰宅于茲○既爰宅于茲○既爰宅于茲

○我王來既爰宅于茲○既爰宅于茲○既爰宅于茲○既爰宅于茲

○我王來既爰宅于茲○既爰宅于茲○既爰宅于茲○既爰宅于茲

○我王來既爰宅于茲○既爰宅于茲○既爰宅于茲○既爰宅于茲

○我王來既爰宅于茲○既爰宅于茲○既爰宅于茲○既爰宅于茲

用不欽用大... 陰曆早弗知乃所... 蘇氏曰民之不率... 林氏曰罔不惟民... 命○嗚呼古我前... 之災鮮不以... 人力勝之也... 蘇氏曰民之不率... 林氏曰罔不惟民... 命○嗚呼古我前... 之災鮮不以... 人力勝之也... 蘇氏曰民之不率... 林氏曰罔不惟民... 命○嗚呼古我前... 之災鮮不以... 人力勝之也...

蘇氏曰利而避害... 則因其所大故者矣... 嗚呼今予告汝不... 汝分歆念以相從... 乃有不吉不迪... 我乃剝殄滅之... 盤庚下... 蘇氏曰民不說而... 然使先王屬之則... 以信於民者未至... 責益開衆言... 疑懼之意明吾前... 言辭之表大事以... 說命上... 王宅憂亮陰三祀... 既免喪其惟弗言... 群臣咸誅于王曰... 嗚呼知之曰明哲...

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翼矣
子簡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想德惟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憂帝
齊予良弼其代予言

陳氏經曰有高宗有傳說則可若君非高宗臣非傳說而効其所為必
有以私意害公者若漢文以愛得劉通光武以識得王莽豈足憑哉
陳氏雅曰天之生賢欲以用世而高宗求賢之心能合上天生賢之意
賢之屬世欲以得君而高宗求賢之心又能合賢人用世之心

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蔡傳嚴之野惟肖也○爰立作相王置
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川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
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修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
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惟憂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

終其則○說後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
時敢不若王之休命

陳氏曰君有聖德則有從諫之實雖不命亦諫能為江海何憂百川之
不歸君無聖德必無從諫之實雖命之亦不諫如器既滿水將焉入高
宗以納誨輔德為命知命相之大本說以從諫克聖復命尤知致君之大

說命中

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立后王
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遠豫惟以亂民○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
臣欽若惟民從之○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
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

言語所以文身也○輕動則有起落之患○卑卑所以衛身也○輕動則有起
戎之憂三者所以為已當慮其患於人也衣裳所以命有德必謹於在
笥者戒其有所輕與干戈所以討有罪必嚴於省躬者戒其有所輕動
二者所以加人當審其用於已也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應善以動動
惟厥時有其善喪厥厥善於其能喪厥厥功惟事事乃其有倫有倫無患○無
啓龍納侮無耻過作非○惟厥攸居政事惟醇○黜于祭祀時謂弗欽祭
服不敬禮煩則亂則不敬中則不敬○王曰旨哉說乃言惟
服言謂可服行乃不良于言○罔聞于行○無所聞而行之也○說拜稽首
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
有厥咎

說命中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傳學于甘盤既乃遜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担毫
厥終罔顯○爾唯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醴醴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
交脩予罔予辜○惟克邁乃訓○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
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不師古訓而能長治

真氏曰大學之道自格物致知推而至於治國平天下蓋致知所以明
理明理則見諸行事者舉而措之耳此求多聞建事之意也古者學與
事為一故精義所以利用利用所以崇德本末非二致也後世學與事
為二故求道者以政事為祖迹任事者以講學為空言不知天下未嘗
有無理之事無事之理老莊言理而不及事是有無事之理也管商言
事而不及理是有無理之事也深味傳說之言則古先聖王之正傳可識

之於王于微天毒降災荒股邦方與言力與
其所常也其考長之人備有位人皆謂之
出其政其禍南其論我周為臣僕我則能
告微子以我德示列子不從卒立封必思之
去為道我乃顯宗子不從卒立封必思之
王各安其志於先王我不顧行去則不復
呂氏曰天下有道君子相與公議于朝各盡
相與私議於家各盡致身之道微子與三
士當糾之時無所致力不得已謀各行其
此可見矣
張廷堅曰君之去就死生其志在於天下
死者非沽名生者非懼禍引身而去者非
比于盡事君之節箕子全愛君之仁微子
忠皆異行而同情也
周書
泰誓上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王曰嗟我友邦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靈無不
天地生物而厚於人天地生人而厚於聖
欲其君長乎人而推天地父母斯民之心
王發此是雖一時皆師之言而實為世人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沉湎冒色
政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

世惟官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百姓
天震怒命我文考王肅將天威大勳未
以爾友邦親親政于商惟商罔有恤心
遺厥先宗廟弗祀百神宗廟之祀犧牲
乃曰吾有民有命南面稱孤而無有
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
陳氏曰天能與人以耳目口鼻之形而
能付人以仁義禮智之性而不能使之
養之為之師以教之為君師者當曰天
位而尊我惟其能相上帝之所不及
之使無一之不成其性然後可以無負
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
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
泰誓中
惟戊午王以于河朔群后以師畢會王
聽朕言我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
力行無度竭力行無節義黎老既比罪
作仇相為仇讐相權相賊以相讎無
呂氏曰為善至極則至治為惡至極
惟天惠愛民惟辟奉天有災桀弗克
若則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

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為天下逋逃主言紂雖為天下逋逃主然亦烝民之害民也
 如魚之衆言紂之衆如魚之衆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言紂之衆如魚之衆
 夷蠻貊罔不率俾言紂之衆如魚之衆○性爾有德尚克相予以濟北民無作仲蓋既戊午
 師渡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徒若林會于牧野
 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
 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武商容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
 啓于四海而萬姓悅服○殷四月詔言紂之衆如魚之衆生明言紂之衆如魚之衆三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
 武脩文師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言紂之衆如魚之衆
 既生魄言紂之衆如魚之衆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
 奔走言紂之衆如魚之衆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王若曰鳴呼言紂之衆如魚之衆群后惟先王建
 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
 克成言紂之衆如魚之衆厥德言紂之衆如魚之衆膺言紂之衆如魚之衆天命以撫言紂之衆如魚之衆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
 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恭天成命言紂之衆如魚之衆敷言紂之衆如魚之衆奏言紂之衆如魚之衆肆言紂之衆如魚之衆予東征發言紂之衆如魚之衆厥言紂之衆如魚之衆士女惟
 其士女言紂之衆如魚之衆臣言紂之衆如魚之衆厥言紂之衆如魚之衆黃昭我周王言紂之衆如魚之衆
 大邑周言紂之衆如魚之衆民言紂之衆如魚之衆用言紂之衆如魚之衆歸言紂之衆如魚之衆附言紂之衆如魚之衆我言紂之衆如魚之衆大邑周言紂之衆如魚之衆
 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言紂之衆如魚之衆惇信明義言紂之衆如魚之衆崇德報功言紂之衆如魚之衆垂拱而天下治
 呂氏曰武成見武王有取商之大勲有定商之規模取商以至公大義
 定商以常典大法秦晉隋亦能一天下而亡不旋踵蓋無以定之也
 洪範言紂之衆如魚之衆子言紂之衆如魚之衆以言紂之衆如魚之衆天道言紂之衆如魚之衆故言紂之衆如魚之衆箕子言紂之衆如魚之衆以言紂之衆如魚之衆洪範陳之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蘇氏曰箕子之不臣周也而易為武王陳洪範也天以是道昇之禹謨
 至於我不可使自我而絕以武王而不傳則天下無可傳者矣

其不明於天下也宜哉

高明明高亮桑克

其中於民所

王欽止語于而家

曰惟辟者放之

立寺人作

龜之意

上達庶民逆吉順

恒勝若曰豫

得之樓應感

之數終不能

用微家用不寧

反是則為咎

以風雨

民之醫士

人君可不深思而加念之哉

其氏曰族欽欽而求受也召公已作之以戒王古者大臣之格君皆於過失未形之際不待已形而後言也世之人主於有益之時多不為而惟無益者是為是故心志分而功不成於有用之物多不知貴而惟無用者是貴是故征伐多而民不足唯知本務實者不然工商之功不如農桑之朴錦繡之奢不如布帛之溫推類而言莫不然也小駟乘而晉師以敗非土性也白狐入而荒服不至好珍奇也公之言蓋無不

金滕

武王有疾周公以王室未安故長未歸朝本易歸諸公三王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二公太公召公也周公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二公太公召公也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而憂禍我先王也○公乃自以為功事為三壇土壇同壇曰為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所以禮神乃告太

王王曰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其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

子元子之責于天以旦名代某之身○予仁若考○乃命于帝庭

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

祗畏嗚呼無疆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有所賴以存也○今

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乃璧與

珪屏藏也屏壁與珪○乃卜三龜三三之龜一習吉三龜之皆為見書乃

分是吉書一併是吉○公曰體體此之謂王其罔害言其無所害予小

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矣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也○公歸乃納冊于

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瘳也王於公歸○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群弟

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也○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

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

召之曰鳴鵒王亦未敢消謀公○秋大孰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

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開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

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有執事對曰信噫公命

言此則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冲

人不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公以

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及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

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董氏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必至於極而後見武王崩成王幼天下之

重難於周公公負謗而不遂自安王得詩而尚猶未悟文武之業危如

一髮非天其孰能倣倣而扶持之故天之動威不特以彰周公之德

以表見三監之罪而顯相文武之業也故漢高困於項籍而大風為之

揚沙光武窘於王郎而河水為之自合肅非天也耶

大誥三叔與武庚叛成王命

陳氏曰武王以大義討武庚而不虞其怨以親愛用三叔而不料其反

仁人之過也便舍武庚而立微子三監雖欲叛而弗從舍三叔而任公

武庚雖欲叛而不敗

誦泰誓而不知武王取商之易讀大誥諸篇而知武王安商之難

王若曰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不為天所恤天降謨于我

家不少延天降謨于我而爾家武洪大惟思我切冲人爾無疆大歷服

我之君爾守邦維德民康民惟明哲以好曰其有能格知天命是

能格知天命○寧王也遺我大寶龜紹天明以定吉成即命曰

有大觀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必效焉○今泰今異日民獻
有十夫○武王克商今之明于翼以千往牧宰武圖功○南邦而無制武
之功○我有太事休朕卜并吉言我○我有成事休美者
之思○我思其人亦大曰嗚呼○我思其人也
大授○我思其人也朕身○我思其人也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卜于寧王與我小邦周
史氏曰文武成王之際事之大者九三皆以下而次文王將獵得非虎
非龍之上而太公起於渭濱造周之謀自此而成武王師渡孟津曰朕
夢協朕○與周之基自此而定成王主少國疑三監煽亂之際賴朕卜
并吉故周公寧遠舉而舉師不敢違卜而逆天而安周之功自此而著
周家三世以三卜而興則元龜為世守之寶也亦宜
王曰若昔○朕其思朕言○朕其思朕言○朕其思
既底○朕其思朕言○朕其思朕言○朕其思
考○朕其思其肯○朕其思曰予有後弗棄基○朕其思
予○朕其思易敢不越○朕其思印○朕其思牧○朕其思寧王○朕其思大命○朕其思
上原天命下達得人性推寧王寧人不可不咸之功近指成王邦
能自已而反覆終始乎卜之一說以通天下之志以斷天下之疑以定

天下之業非聰明聖智其孰能與於此哉
黃氏曰帝王之決大疑必詢謀僉同謀及乃心卿士庶人而后及卜筮
蓋以人謀既協乃卜於天商之亡也格人元龜罔敢知吉周之東征也
民獻十夫于翼而卜又并吉此大誥一書所以始終言之
微子之命○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而命微子
王若曰○朕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承先王脩其禮物
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
皇天眷祐誕受○朕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后裔
惟○朕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后裔德○朕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后裔
○欽哉○朕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后裔往○朕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后裔乃○朕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后裔
民永綏厥位○此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
朕惟休無替朕命
林氏曰○偏生於儲儲生於統謹其服命遵守典常安有僭逼之過哉
實侯爵乃以天子禮樂祀周公亦既不謹矣其後遂用於群公之廟甚
至季氏僭八佾三家僭亂微其原一開末流無所不至成王於宋謹慎
如此必無賜周公以天子禮樂之事豈周室既衰魯竊僭用託為成王
之賜伯禽之受乎
康誥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乃○孟侯朕其弟小子封丕○孟侯朕其弟小子封顯○孟侯朕其弟小子封考○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文○孟侯朕其弟小子封王○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克○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明○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德○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海縣○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寡○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庸○孟侯朕其弟小子封七○孟侯朕其弟小子封祗○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威○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威○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威○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我○孟侯朕其弟小子封一二○孟侯朕其弟小子封邦○孟侯朕其弟小子封以○孟侯朕其弟小子封脩○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和○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以○孟侯朕其弟小子封修○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治○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我○孟侯朕其弟小子封而○孟侯朕其弟小子封王○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時○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怙○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冒○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冒○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冒○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之○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如○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天○孟侯朕其弟小子封聞○孟侯朕其弟小子封于○孟侯朕其弟小子封上○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帝○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帝○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成謀
越少正街事朝夕曰祀茲酒祭則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始令民作酒者
○天降威哉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
非酒惟辜酒之為物本以奉祭祀供賓客此即天之降命也 ○父王誥教
小子子與德故又文王專誥教之有正守者有事業者無憂焉越庶國飲唯
祀祀無常於酒其飲德將無醉之無至於酌也 ○妹土嗣爾服朕言林士民當嗣續故
四股之力耗其蕤縠稷奔走事庠考厥長女大修農工報勞田畝旌臺屯牛遠服
實用養厥父母或賦於買易率半牛送駁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
致其繁映以廢士有正越度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焉惟
○庶士有正越度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焉惟
爾乃飲食醉飽惟思曰爾克覲親省作稽中德言懺
○爾乃飲食醉飽惟思曰爾克覲親省作稽中德言懺
○爾乃飲食醉飽惟思曰爾克覲親省作稽中德言懺
○爾乃飲食醉飽惟思曰爾克覲親省作稽中德言懺

公月乎拾首曰朕復予明辟○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成秩也
無文祀典不載也定都之初始舉成禮人享群祀雖祀典不載者咸
兩賜時若大役以成報神賜也
自今以始未嘗中土所為也

呂氏曰周公首以祀于新邑為言若關於事情者抑不知人主臨鎮新
都之始齊一誠一誠對越天地建此精明之德放諸四海無所不準而助
祭諸侯下逮胞翟之賤亦皆有孚願若收其放而合其維蓋格君心幸
天下之道莫要於此宜周公以為首務也

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功臣皆祭於大燕而勳勞之最惟命曰
汝受命篤弼命當世厚誥王室○不視功載功載乃汝其承有教工
為百工所
觀也

以功作元祀者所以報功臣於既往不視功載者所以勵功臣於方來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明此也言不可其往無若火始談談厥攸灼叙其絕
言論功行賞徇私之害其初甚微其終至於不可遏絕所以嚴其詳而
禁之於未然也如漢之朋黨始於其陵南北部唐之朋黨始於牛李其
終縉紳絳禍海內塗炭是也

厥若及撫事如予其順常道及撫國事惟以用在周工往新邑惟用見
勿泰以和使百工知上意明作有功明白奮揚惇大成裕惇大
人性和平有餘明作有功明白奮揚惇大成裕惇大
以汝未有辭有辭於后世未○汝其敬識百辟諸侯亦識其有不享
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業傷
國無享上之誠則政事安得不至
左桑備僭王度而為叛亂哉

蘇氏曰小人賄以悅人必簡於禮公戒王責諸侯以札不以幣恐其侵
志于物而不役志于札則諸侯慢而王室輕矣春秋傳曰趙文子為政

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禮謂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夫以列國之
卿輕幣重禮猶足以弭兵王而賄其致寇也必矣唐之衰君相皆可以
賄取方鎮爭資賒餘行貨宜而天子始失其政以至於亡周公之戒至

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我其退休田野惟明農○王若曰公明保予冲
子公稱丕顯德明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天命和恒和恒使不不四方
民居師其○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無無作穆穆穆穆
衡衡不迷迷文武勤教于冲于夙夜也○王曰公功業功業德德
也罔不若時言公之功所以備我○王曰公定予往言公定予
往宗公功肅將祇祇之之公無困哉困哉○我惟無教其康事
無教其安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
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
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

○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典章殷獻章殷獻
也也為四方新辟四方新辟四方新主四方新主作周恭先作周恭先
中又公又言其自萬和成休惟王有成績萬和成休惟王有成績
以多子越御事萬前人成列答其師以答天下之功以答天下之功作周乎先作周乎先
而僭後考朕昭予昭予明明乃單也乃單也文祖德文祖德成我明成我明
○仔來慈殷乃命寧予王使人來或教殷以拒以拒○二苗曰明二苗曰明
草也自中尊也明明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裡于文王武王
也也而祭於文也而祭於文也

張氏曰觀此書周公不敢當成王稱德之禮則天子之禮樂公其敢當
乎所以春秋於魯之郊掃皆識其僭則成王之賜伯禽之受其失可見
豈周公之所敢安乎

豈周公之所敢安乎

多士商民遇者亦有有之之土故周公治邑初政

至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數載昊天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之命

時天明威致王王則之明威勅殷命終于帝勅正殷命而格之○非

我小國敢取之也殷命惟天不界不界罔固不固○我聞曰上帝引引逸有不

之治而天位我其敢求位我其敢有求我聞曰上帝引逸有不

適不自適其其良則惟帝降格罔于時夏降格罔于時夏降格罔于時夏

命大逢佚有辭惟時天罔念聞而天罔念聞之厥惟厥惟厥元命降致致大命

陳氏曰天於人君常欲導之於安逸之地如為善最樂作德日休即帝

之引逸也然乃不適於逸日趨於危董子曰天心仁愛人君必出災異

以儆戒之即降格之謂也自絕于天天亦絕之國之元命猶人之元氣

有則生無則死也

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改正俊民旬治四方明協俊民以○自成湯至于

帝乙罔不明德祀明德以修其身○亦惟天不建保又有殷保又有殷

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天其澤先王亦有此心無敢失○在全

後嗣王紂罔顯于天天道明曰其有聰念于先王勤家紂之勤勞

諸紂誕淫厥罔顯于天顯民祗道民之顯○惟時是上帝不保降若

茲大喪國○王若曰紂多士今惟我周王不靈善承帝事大善承天

有命曰紂告勅于帝告其勅正○惟我事不或適言訓殷之事非有

適惟爾王家我適則爾殷王家自不容不或適言訓殷之事非有

無之之依為一書以知小人

逸者人君之大戒自古有國家者未有不以勤而興以逸而廢也成王

初政周公懼其知逸而不知無逸也故作先書以訓之上自天命精機

下至賦賦難難里然言言時成王之所當知哉實天下萬

世人主之龜鑑也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民非稼穡則無以生故雖自耕稼以至為帝禹稷躬稼以有天下文武

之基起於後稷則民之事業於稼穡生民之功莫盛於稼穡周公發

無逸之訓而首及乎此以存以哉

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教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該言僅

既誕言誕言不則侮殷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自勞苦而不知所逸也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成最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

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時獲夢于外爰暨小人

作其即位乃或荒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和也和身不敢荒寧嘉靖

殷和和至于小大無特或怨和著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嘉靖

張氏曰不敢荒寧則志氣凝定精神絕一此長年之基民心大和尊迎

善氣又所以致長年也蓋精氣耗散則根本不固厲氣外襲則太和日

消有一于此皆足致天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高宗敬顯祖甲立祖甲以為不義為小人作其即位

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述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

之從自時厥后亦罔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早服即康功

也言此四君○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罵言也言汝則皇有敬德厥愆曰朕

罔不秉德明恤德明不棄其憂小臣屏侯罔不秉其憂罔咸奔走惟茲惟德

汾陽山月之玉作于不食天覆肩期氏技海濱世

羊乃規德。所以則言改轍度。則予一人汝嘉。○王若曰。鳴呼。小子。

呂氏曰舊章往往不與新進喜事者合故作聰明者不欲亂之聽包不貴於求而貴於詳迎刃立決見事風生宜若可喜然忽累疎闊動件近本諛和奸言每乘其急遽而入之惟詳其視聽安徐審訂側媚之言終不得售乃聽覽之大法也仲以英妙之年任國事周公老成深慮故戒之如此

呂氏曰自大誥至多方所以處殷民者何其勞也武王崩以喜亂之徒因思舊之情兼內難之隙三者參合其禍至此是固周之不造實則天之大扶特保佑有周者也人之椎齒百疾先見則必過加調護凡伐生傷性者一切不敢萌所以培固真源克登上壽者少年多疾之力也成

周公曰王若曰欽發詞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氏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洪惟圖天之命弗求寅念于祀言商奄大惟我意圖謝天命自滅亡不深長敬念以保其祭祀○惟帝降格于夏天降災異以譴告桀有夏誕厥逸不肯感言于民桀乃大肆逆尚不肯出諸口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終日之間不能少勉於是天理或幾乎息矣況望有惠迪而不乎乃爾攸聞○天惟時求民主乃大猷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播代夏作民主民釋湯歸之○慎厥麗依乃勸湯涵謹其勉其民厥民利用勸民皆義利也○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言時而當罪亦能用以勸勉○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言時而當罪亦能用以勸勉開釋無辜亦克用勸力有而故遇亦能用以勸勉

陳氏曰刑一也先王用之而使民勸
居世用之而為民毒何也先王之

刑皆仁之寓后世之刑不仁之具也夫子未嘗不鈎也而仁見於不鈎不鈎宿之際文王非不鈎也而仁見於鈎一不再舉之時也

[illegible]

惟我周王靈承于天克堪用德惟典神天文武善承其統克堪用德是誠可為神
 式敷我周文式敷我周休休爾爾多多方方○採異付說命以正爾多方也
 天惟天惟式敷我周式敷我周休休爾爾多多方方○採異付說命以正爾多方也

王曰嗚呼監監名已猷告爾有方多士監監名已既殷多士監監名已今爾奔走臣監監名已我監五祀監監名已之遠監監名已民者監監名已

移在乃位以和敬端嚴兩位潛克閑風子乃邑謀介之賢者少錄其詞則
 清其悍戾悍戾之氣之賢者少錄其詞則
 主生主生等
 主生主生等

敬于和。見無戕怨。爾民至此。苟又不能敬于和。信復○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祇告爾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

呂氏曰又曰二字所以形容周公之倦憊斯民會已畢而猶有餘情語已終而猶有餘語顧盼之光猶燁然溢於簡冊也

立政呂氏曰無逸立政一篇相為經緯以無逸之心明立政之体君道脩矣陳氏曰無逸格於上書也立政用人為政之書也体用脩矣

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
林氏曰三宅固不可不得人然進見有時綴衣虎賁類則朝夕與王

憂最親而吏苟非其人則主德內蔽大臣雖賢何所施其力哉職重者

日之人迪惟有憂乃有室大競額俊尊上帝當玉室大強之時而水賢以為事天之寶迪知攸

有一話一言。戒則末惟。成德之彥。以又我受民。受之民也。呼曰。已受人之微。言。咸告。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失于。厥。厥。惟。正是。又。之。惟。當。職。之。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之。其。其。也。克。由。繹。之。而。其。其。也。茲。乃。俾。又。○國。則。有。立。政。用。檢。人。政。用。檢。利。人。者。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也。○小人。不。順。于。德。是。無。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檢。人。其。惟。吉。士。用。勳。力。相。我。國。家。○呂氏曰。君子。陽。類。用。則。升。其。國。於。明。昌。小人。陰。類。用。則。降。其。國。於。晦。昧。陰。陽。升。降。亦。各。從。其。類。也。
張氏曰。儉。人。者。傾。巧。辨。給。之。人。詐。非。言。足。拒。諫。悅。其。心。則。舉。無。不。為。堯。舜。失。其。意。則。誣。伯。夷。為。盜。跖。
今。文。子。文。孫。子。王。矣。其。勿。誤。于。厥。厥。惟。有。司。之。牧。夫。○
其。克。詰。治。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觀。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
呂氏曰。周。公。詰。兵。之。訓。繼。勿。誤。厥。厥。之。後。行。厥。之。間。尚。恐。一。刑。之。誤。况。六。師。萬。衆。之。命。其。敢。不。審。而。誤。舉。乎。推。勿。誤。厥。厥。之。心。而。奉。克。詰。戎。兵。之。戒。必。非。得。已。不。已。而。輕。用。民。命。者。也。
陳氏曰。治。平。無。事。之。時。乃。禍。亂。之。所。由。起。苟。安。於。逸。樂。憚。於。自。強。則。偷。惰。之。氣。自。是。而。益。勝。扞。格。之。衆。由。是。而。難。化。觀。觀。之。奸。由。是。而。或。生。豈。所以。匡。正。室。而。壯。天。威。豈。所以。繼。述。事。而。承。祖。宗。全。付。與。有。家。之。託。者。乎。子。攷。周。公。之。告。成。王。使。之。治。其。戎。兵。如。易。謙。卦。言。利。用。侵。伐。亦。是。於。謙。抑。之。中。有。自。強。之。意。也。是。役。也。蓋。奮。張。其。氣。而。不。使。偷。惰。操。操。其。衆。而。不。使。扞。格。推。壓。其。奸。而。不。使。觀。觀。保。治。之。良。圖。也。古。人。治。兵。乃。所。

以。弭。兵。后。世。銷。兵。乃。所。以。召。兵。
呼。繼。自。今。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之。德。
呂氏曰。常。人。之。於。國。也。每。多。重。運。不。訥。不。能。與。小。慧。新。進。者。爭。長。於。煩。舌。之。間。故。世。王。或。於。取。舍。而。治。亂。分。焉。此。周。公。所。以。慨。然。深。憂。於。茲。豈。周。官。之。成。上。無。殷。命。或。准。
推。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緩。厥。兆。民。六。服。群。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重。正。治。官。
呂氏曰。天。下。大。功。也。非。綿。力。小。材。所。能。運。量。非。薄。物。細。故。所。能。繼。持。何。也。成。王。不。出。閭。閻。之。僞。主。耳。今。撫。萬。邦。至。罔。不。承。德。乾。開。坤。闢。秋。殺。春。生。四。海。皆。歸。其。德。轉。功。成。治。定。歸。于。宗。周。重。正。治。官。訓。督。義。正。品。式。脩。具。本。末。以。外。休。政。相。承。萬。國。皆。入。其。維。持。不。知。是。何。以。觀。文。王。之。耿。光。揚。武。王。之。大。烈。乎。
王。氏。曰。庶。官。莫。大。於。三。公。而。其。亞。為。三。孤。又。其。次。為。六。卿。而。其。下。各。有。屬。皆。非。無。是。官。也。有。是。官。而。紀。綱。之。未。定。昔。非。無。是。職。也。有。是。職。而。統。之。未。明。故。立。三。公。使。論。道。而。三。孤。則。輔。之。於。后。命。六。卿。使。分。職。而。其。屬。則。任。之。於。下。如。絲。牽。而。絕。然。如。臂。動。而。指。隨。以。立。一。代。之。定。制。以。承。歷。代。之。弘。規。庶。事。之。官。亦。無。有。統。之。而。不。治。正。之。而。或。紊。者。傳。所。謂。外。攘。之。功。舉。而。益。嚴。內。治。之。脩。者。如。此。
王。曰。若。昔。大。猷。大。道。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庶。百。揆。外。有。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臺。閭。官。倍。亦。克。用。又。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
陳。氏。曰。唐。虞。之。時。建。官。惟。百。內。外。相。承。何。其。簡。也。而。當。時。之。政。以。和。和。

以寧其商之官。因時制宜。亦何商也。而當時亦能用以致又。惟百而治。倍百而又治。是果何道哉。嘗攷唐虞之官。所謂百者。無非三德六德之賢。曰俊曰乂之才。其商之官。所謂倍者。無非惟賢惟能。即宅即俊之上。故自其數而論。則曰惟百。曰官倍。自其效而論。則曰和寧。曰用乂。所以致是者。有本也。

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立政而官。惟其人。為政在人。也。訓官而先。祗勤于德。取人以身。也。

立太師太傅太保。效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授訓。○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大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

阜成兆民。○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大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

呂氏曰。冢宰攝百官。非官。而控制之也。自百而歸六。自六而歸一。所操至簡也。所調至繁。非人人而稱量之也。大與之為大。小與之為小。所居至易也。明乎易簡之道。相業無餘蘊矣。

呂氏曰。冢宰。相天子而統百官。則司徒以下。無非冢宰之所統。乃均列之六卿。何哉。綱固在綱之中。而首亦非處於身之外也。乾坤之與六子。並列於八方。冢宰之與六卿。並列於六職也。

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於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呂氏曰。六卿倡九牧。既立為治之綱。繼以朝覲巡守之制。所以振其綱也。卿牧倡和。固有統緒。然非時有以振之。豈無壅滯而不達乎。六年

一朝所以達其壅也。豈無廢壞而不修乎。又六年王乃時巡。所以修其廢也。諸侯既親。承德意於天子。天子又復考制度於諸侯。禮樂刑政。斯四達而不悖矣。

至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其行不以其道。以公滅私。其之懷。則令行而民皆信。懷服矣。○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言競敗謀。忽荒政。不學而誣。在事惟煩。

蘇氏曰。先王人法並任。而任人為多。故律設大法。而己其輕重之詳。則付之人。臨事而議。以制其出入。故刑簡而政清。自唐以前。治罪科條止於今律。今而已人之所犯。無窮而律有限。以有限治無窮。不聞有所闕。豈非人法無行。而吏得得臨事而議乎。今律令之外。科條數萬。而不

足於用。有司請立新法者。日益不已。嗚呼。任法之弊。一至此哉。我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是斷。乃罔後艱。○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偽。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可畏之中。矣。推賢讓能。廢官乃和。不和政廢。則政必難理矣。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是亦爾。○王曰。嗚呼。三事暨天。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

君陳。周公遷頑民於下都。周公親自監之。周公。既成。王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治茲東郊。

呂氏曰。王化頑民。不求威猛。剛克之臣。而屬之孝恭孝友之君。陳仁哉。昔公師保萬民。懷其德。往慎乃司。故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其又

經 151-150

陳氏曰遷殷頑民于洛周公實師保之謂之師則所以教之者至矣之保則所以養之者至矣今周公往矣命君陳往繼周公之任尹茲東郊之民所居之職前日周公之職也所理之民前日周公之民也繼周公之職治周公之民其道豈在他求哉亦惟率循其常法彪明周公之訓而已

我聞曰至治隆平感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用時
訓惟日孜孜無敢怠豫○九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
其戒哉爾惟氣下民惟草○圖厥政莫或不艱有祿有與出入自爾師也
有所廢興必出人反
庶言同則繹衆論既同則繹而
斷則入告衆共度之出告衆思之而后行也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戎后之德嗚呼臣人
咸若時惟良顯哉
五子曰善則稱君此義乃人臣自當
當知若君以是誦其臣則不可○王曰君陳爾惟
辟辟者正法也爾惟勿辟予曰有爾惟勿宥惟朕中
周公不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殷民在辟
曰辟爾惟勿辟予曰有爾惟勿宥惟朕中
陳氏曰君之喜怒無常情法之輕重有常理不徇君而徇理之中可也
君言苟是從君可也非從君乃從理也君言苟未是則從理可也從理
乃所以從君也

弗若謂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徂于姦宄敗常亂俗三
不宥犯此三者雖小罪不可宥○爾照念疾于頑無念疾人頑之所未化無求脩于一夫無求脩一人之所
○必有恩其乃有濟有宏德乃大○聞厥修亦聞其或不修職業有修而不修
而別之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進行義之良者以率其或不良則人勵行○惟民生厚因
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攸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
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于永世

命咸王將崩命召公率諸侯相康王謂頤命

氏曰後世人君將托後嗣獨云親信入受遺如謂之顧命之臣漢唐

違雖有嫡嗣不能屬於大臣食宰之幣廢立紛然顧命之誓誠萬世

嗚呼昔君王武王宣光莫大於周也
臣所依陳列條數則用充達殷集大命用旆建於殷邦而
服晉而無載建之者集大命於周也
○在後之

也成敬近天威言其敬迎上天同守文武大訓述天命有無敢昏逾詞守

用敬保元子劍音劍王弘大濟千艱難。○柔速能彌安勸小

也爾無以元于治於威嚴耳○茲既受命退撤出極慨於度還出綬衣于庭越

乙丑王崩。大倭命仲桓南宮毛倭、爰齊侯呂級以二千戈虎賁百

子金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翼室在左右翼室中宅宗宗主也

周密防危慮患之意深矣入自端門萬姓咸覩與天下共之也延入

命易主於宮掖而外庭猶不聞然後知周家之制曲盡僞豫雖一條

五重煉寶刀大訓弘璧琰在西片大王夷也玉常天球有河圖在

國名
 之舞衣大貝
 義鼓在西方
 父之戈和之
 弓垂之竹矢
 在東方

而河圖泰之則其所寶者斷可識矣愚謂室王器物之陳非徒以為

二人雀弁弁土服雀弁赤色弁執東三隅立于畢門略之內。四人綦弁以文鹿子皮爲之

執戈上又外夾又兩階又堂又人冕大夫執鉶屬立于東堂人冕執

人見執權屬立于東垂
人見執權屬立于西垂
人見

執銳立于側階

呂氏曰古者執戈戟以宿衛王宮士大夫之職無事而奉禁私則從容養德而有賞罰之間有事而司禦侮則堅明守義而無腹心之慮士及秦漢陞楯執戟尚餘一二此制既廢人主接士大夫者僅有視朝數刻而周厲陞楯或環以推埋舊悍之徒有去於後古者尚深繹也

王材見輔業入即位大史秉書衛王冊命○曰皇_大后_君憑王几_{大君成王力疾}

見樂道易末。道場臨。小文司。命汝嗣午。監吉周。世之亞首。云。法

法之變口天下和之用參易文試大訓臣秀眉手大也率衍力下也

大也。子其也。而治之。父如父治四方。

三微和小其角而角四方以敬思天辰以敬思天威也

其曰此月公薨乃禘之於文嬴公當危矣之際區處居密皆

可為來世法

廟王之言諸侯作廟王之誥

臣曰舊命成王所以正其終
王所以正其始

出有應之。力倍率。西力謀。倭入應門左。公率東方諸倭入應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臣竊取執事出莫皆拜義德前人之德答

告天子皇天改大刑

陳氏曰周以仁厚立國。盛成之久。其流弊易至於弛。而弱弊政雖甚於

東遷之後而幾微已肇於一再傳之餘周召畢三公已預見先憂於未

然之前矣後世墜先王之業忘祖父之仇上下苟安甚至於口不言兵

亦異於召公之見矣可勝嘆哉

至若曰張邦侯旬男衛隍予一人釗報詔。昔君文武丕平富。海博切平
言文武德不務咎。不務咎言文武罰之輕也底至齊信用昭明。天下推行者
其廣也故光輝發越。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又王家。用
其誠也命于上帝。命于上帝受正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用順文武之道而付之以
天下之大也陳王言此者

○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

考經主註卷之二十三
漢書與顧瑛爾祖考所生
百竹王人方公明、王

先公之臣服于先王以臣服于我先王之道鉅稱其在外尸心罔不在

室屏奉恤勝若勤其順承之無遺教子羞于之耻也

宋指赴王釋晁友喪服

陳氏曰周公以叔父之親拂輒太子而流言之亟起於兄弟非公之志

誠則社稷安矣乎公鼎公老於更事故於康王之立特爲非常

之禮迎之南門南門衛之下下戈牽之書冊被之冕服而又碎諸侯北面而朝

之以與天下共立新君使之昭然知所定而無疑其意遠矣蓋自秦漢

而下授受成於宮闈之暇時而獨立於一人之手奪視天下國家不

少然後知二公老練坐鎮安危之機送往事居中外無間未易以尋常

異命公保隆此其册命也

有二年六月庚午朔三日也越三日壬申王葬之有宗周至于

之仁聲日親周之仁人君子優游逸養以安易其不服之心者三十六年矣難化者或老或死已化者方少方生於是時也得有勸勵之方以一新其耳目為永久之計乎君陳分正固有其兆矣至於畢公乃曉然雄辯淑慝使善惡有所勸戒又中畫郊圻慎固封守使奸者無所觀而居者常思危抑又思風俗之根本在於世祿之家乃訓之使皆由於德義既有善惡之分以起其心又有德義之訓以美其俗則非惟中國尊卑而四夷亦受其賜矣此皆周公經營之君陳祖述之而畢公成就之也三后協力如四時之運溫涼寒暑之異生長收藏之殊而相資以成歲功一也

君牙 周王命伯牙為周司徒作君牙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

惟王 惟王

○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

憂若蹈虎尾涉于春冰○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終乃舊服無忝

考○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憂

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雨雪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

易民乃寧○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落祐我后人咸以正罔

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

陳氏曰文王之謨大而能顯則其造有周之謀者至矣武王之烈大而

能承則其成有周之功者至矣文顯於前武承於后曰謨曰烈所以開

啓佑助我之後人者無一事而不出於正亦無一事而不致其周前王

之為子孫慮者至矣今爾君牙為司徒之官所居之職前日乃祖乃父

之職所訓之民昔君文武成康之民也敬明乃訓則為教之道得矣如

是皆司徒之責能盡已將以奉若先王之道無待之也豈但先王之

道能奉若之而已將以追配前人之美在於此也於先王之道見其承

承而不墜若順而不違於祖父之政見其追及而不失配合而不喪是

則所當深勉也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王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

乃辟之有又

周命 周王命伯牙為周司徒作君牙

呂氏曰周王命伯牙為周司徒後世所視為賤品而不之擇者曾不知人主朝

夕與居氣休移養常必由之潛消默奪乎其之中而明諄諄諫於昭

昭之際抑末矣自周公作立政而嘆綴衣虎賁知恤者鮮則君德之所

係前此知之者亦罕矣周公表而出之其選始定穆王之用太僕正特

作命書至與大司徒等其知本哉

王若曰伯牙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不貽于德繼嗣先人宅丕后

從以與思免厥愆○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

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威

下民祇若萬邦咸休○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前後左右有位之士匡其不

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

張氏曰公卿進見有時僕御藝近無間有時者見其尊嚴無間者知其

情性方其進見君臣之分甚嚴未敢犯其顏色及其藝近君臣之情

閒故可糾其過失故過於無間之時易為力救過於已發之後難為力

修乃德正侍御僕從之職也

求於人者重而自任者輕徒望企應以望諸侯之助而不思及躬以自強燕昭小國之君耳慨然有復讎之志而士爭赴之平王豈可以同或者齊侯在厥服而但已哉

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雋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父人祖父之義汝多修扞我千艱若汝子嘉○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索爾邦用登爾桓堯一肖也則色秀一彤矢百盧也秀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乘

遂能惠康小民無荒寧問恤爾節簡者簡其土恤者恤其民都者都之節都者節之節都者節之節都者節之節蘇氏曰予讀文侯篇知東周之不從興也宗周傾覆禍敗極矣平王宜

若衛文侯越勾踐於今其書乃旋旋焉與平康之世無異春秋傳曰厲王之禍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効官讀文侯之命知平王之無志也

費誓淮夷徐戎並起為寇魯侯征之費誓之於費誓魯侯以費誓為誓公曰嗟人無華聽命祖茲淮夷徐戎並興○善穀也乃甲冑敵乃

予無敢不中備乃弓矢鉞斧乃戈矛礪磨乃鋒刃無敢不善○甲戌之期我惟征徐戎時備乃弓矢鉞斧乃戈矛礪磨乃鋒刃無敢不善

三郊三遂峙乃楨幹之木甲戌我惟築我之政勢不待援我之禁也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刑之非一但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幹交馬之用

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董氏曰此國史所書而孔子存之於帝王之後者以周禮猶在魯也雖

一時禦狄未足以盡魯侯之美而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於此而盡其心則他可知矣即此一事而本末先後輕重緩急井然有條魯侯其賢哉

秦誓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七敗諸侯逐歸作秦誓

王曰古人有言曰民說自若是多盤史也九人自若貴人斯無難也愛貨俾如流和流水也是惟艱哉魯公悔前日安於自衛而不所難也

我之心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惟古之謀人老成則曰未就乎志以我而志惟今之謀人新進則曰姑將以為親而親信之雖則云然尚欲詢終

我則曰所惡前日之惡則云然尚欲詢終則曰所惡前日之惡則云然尚欲詢終我則曰所惡前日之惡則云然尚欲詢終

我則曰所惡前日之惡則云然尚欲詢終則曰所惡前日之惡則云然尚欲詢終我則曰所惡前日之惡則云然尚欲詢終

我則曰所惡前日之惡則云然尚欲詢終則曰所惡前日之惡則云然尚欲詢終我則曰所惡前日之惡則云然尚欲詢終

我則曰所惡前日之惡則云然尚欲詢終則曰所惡前日之惡則云然尚欲詢終我則曰所惡前日之惡則云然尚欲詢終

我則曰所惡前日之惡則云然尚欲詢終則曰所惡前日之惡則云然尚欲詢終我則曰所惡前日之惡則云然尚欲詢終

我則曰所惡前日之惡則云然尚欲詢終則曰所惡前日之惡則云然尚欲詢終我則曰所惡前日之惡則云然尚欲詢終

我則曰所惡前日之惡則云然尚欲詢終則曰所惡前日之惡則云然尚欲詢終我則曰所惡前日之惡則云然尚欲詢終

我則曰所惡前日之惡則云然尚欲詢終則曰所惡前日之惡則云然尚欲詢終我則曰所惡前日之惡則云然尚欲詢終

胡氏傳序

序畢

魯隱公

張主之

胡氏曰聖人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此私盟之始

胡氏曰春秋大義公天下以誨信修睦爲事而刑牲執血要質鬼神

也又况私相要脅鬼神犯刑政以成傾危之計哉今魯既及邾饒公

宋人盟矣尋自叛之信安在乎故凡書盟者惡之也

十有二月祭伯來祭伯魯之弟也魯之卿也此私交之始

胡氏曰人臣義無私交大夫非若命不越境所以然者杜朋黨之原為

後世事君而有貳心者明戒也經於內臣朝聘皆其皆聚而不與正

其本也豈有誣上行私自植其黨之患哉

二月春公會戎于潛潛魯之邑也

胡氏曰春秋聖人傾否之書內中國而外四夷使之各安其所也無不

廢戰者王德之體內中國而外四夷者王道之用也是故以諸夏而親

戎狄猶金縢之章首顧居下其策不可施也以夷狄而朝諸夏位侯王

之上亂常失序其禮不可行也以夷戎而居塞內無出入之防非我族

類其心必異明猾夏之階其禍不可長也為此說者其知內外之旨而

明於駁戎之道正朔所不加也奚會同之有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此盟戎之始

胡氏曰中國而夷狄則秋之夷狄猾夏則唐之此春秋之旨也而與戎

執血以約盟非義矣是故盟于唐而書日謹之也

九月紀獲綸來迎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胡氏曰夫婦人倫之本也逆女必親使大夫非正也入春秋之始名宰

姬歸聘以譏亂法書獲綸逆女以志變常舉妾之分定矣大夫之禮矣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日食必書賊人君

胡氏曰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而有食之災咎象也克謹天戒則雖

有其象而無其應弗克畏天災咎之來必矣凡經所書者或妾婦乘其

夫或臣子皆君父或政權在臣下或夷狄侵中國皆明微陰盛之證也

丙午辛卯尹氏卒尹氏天子大夫世世執朝服為周禮也

胡氏曰功臣之世世其祿世卿之官嗣其位祿以報功也故其世可延

位以尊賢也故其官常擇官不擇人世授之柄當與既眾威福下移大

奸根據而莫除人主孤立而無助國不亡幸爾

周鄭交惡

左氏曰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卿相也王貳於虢虢鄭之國也分政

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質鄭伯也王崩周人將昇虢公政四

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兩相怨也君子曰信

不由中貨無益也明怒而行明則彼此相和怒則彼此相怨以禮雖無有貨能

間之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澗谿沼沚皆水澤也方池也方池也也

之采采謂蒲藻也筐筥錡釜之器筐筥錡釜皆祭器也方日方日謂日也也

行潦之水行潦水也行潦亦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而况君子結二

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貨風有采藻采蘋雅有行潦洞酌昭忠信也

明有忠信之行雖薄物皆可用明有忠信之行雖薄物皆可用也

胡氏曰周之東遷也鄭伯入為卿士君臣之分猶在也君之於臣賢則

用之不賢則去之復何所隆哉平王欲退鄭伯而不敢退欲進虢公而

不敢進其甚至矣與鄭交質夫交質鄰國之事也今周降其尊而下質

於鄭鄭忘其卑而上質於周執約體敵尊卑之分蕩然矣未交質之前

周為天子鄭為諸侯既交質之後周鄭等耳亦何所憚哉溫之麥洛之

禾宜其相穀而不顧也

月庚辰宋公和卒

第陽公亡

左氏曰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焉公將往孔父曰先君之與我而立寡人其與公何宜立公曰寡人弗敢也君以大夫之命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為使主社稷若無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

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為使主社稷若無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

君之次先君以寡人為使主社稷若無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

即位告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懿之命以義夫

頃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其是之謂乎

有國者傳之子常道也中道也宋宣公必傳於弟以為奇為高一傳穆公而使之逐其子再傳穆公而使之殺其身公羊氏以為君子大居正

宋之禍宣公為之也嗚呼傳賢之事自眾人視之則以為奇為高自堯舜視之則見其常而不見其奇也未至堯舜而竊效焉是儒夫而舉焉

堯之任稷子而入津人之淵也何往而不敗哉

四年二月宮人伐杞取年婁婁罪伐人而強奪其土此伐國取邑之始

胡氏曰諸侯上也所以守宗廟之典辨也然不請於天王以正疆理而擅兵專奪雖取本邑與奪人之有者無以異春秋之義不以亂易亂故書曰取正其本之意也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左氏曰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一死其姊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已子莊姜于桓太子之位未定

兵公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惡淫淫所自邪也四者之來龍禍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而之為禍不單定州吁矣

之為禍不單定州吁矣

憾而能彰者鮮矣

聞舊小加大浩穢義所謂六逆也

弟敬所謂六順也

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

州吁弑桓公而自立公問於衆仲曰衛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附以亂

州吁弑桓公而自立公問於衆仲曰衛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附以亂

州吁弑桓公而自立公問於衆仲曰衛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附以亂

州吁弑桓公而自立公問於衆仲曰衛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附以亂

州吁弑桓公而自立公問於衆仲曰衛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附以亂

州吁弑桓公而自立公問於衆仲曰衛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附以亂

伯不能死
於位也

凡伯承王命以爲過賓於衛而戎得伐之以歸是後先王之官
而石父也故能見歸於國風見衛不能備方伯之職也戎伐凡伯于
葵丘以歸見衛不救王臣之患也爲狄所滅則有由矣

凡伯使宛來歸初與寅我入訪謂之矣至其來歸訪者其地既滿
胡氏曰周制六年五服一朝故於天子之郊有朝宿之地又六年王乃
時巡諸侯各朝於方德故於泰山之旁有湯沐之邑成王以周公有大
勳勞故特賜之許田爲朝宿之地宣王以鄭伯母弟懿親故特賜之祔
田爲湯沐之邑訪近於魯許鄭於鄭各以其近者相易何以不可子用
是見鄭有無君之心而謂天王不復能巡狩矣用是見鄭有無親之心
而敢與人以先祖所愛之邑矣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宋爲主盟
胡氏曰大道隱而家天下然後有諸誓忠信薄而人心疑然後有盟
盟誼煩而約劑亂然後有交質子至是傾危之俗成民不立矣周官設
司盟掌盟載之法凡邦國有疑則請盟於會同聽命於天子亦聖人待
衰世之意爾德又下衰諸侯放恣其羣盟也不待會同其私約也不繇
天子口血未乾而前盟者有矣其未至於交質子猶有不信者焉春秋
謹參盟誓胥命美蕭魚之會以信待人而不疑也蓋有志於天下之世

夏城郎
左氏曰夏城郎書不時也凡土功能見而戒事人見而爵命本意而
今書夏故曰不時

人上敗師

左氏曰比戎侵鄭鄭伯禦之惠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我也
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當寇而速去之則不以退先爲耻故可使之
若君爲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
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獲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
是役之戎師大奔

滕侯薛侯爭長

左氏曰滕侯薛侯來朝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上正也薛庶姓
也我不可以後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諒有
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而行之周之宗盟異姓爲後
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薛任姓君若辱賜寡人則願
以滕君爲請薛侯許之乃畏滕侯

秋七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左氏曰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
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休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
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東都曰天禍許
國鬼神實不遠于許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同姓不
能共億其給其敢以許自爲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餽其口
于四方謂齊魯其况能父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
吾將使復也魯吾先君新邑於此王室而既早矣周之子孫
許我死乃亟去之急去勿吾先君新邑於此王室而既早矣周之子孫
日失其序鄭亦周夫許大岳之胤也大岳神農之後天而既厭周德

鄭伯敗息師

左氏曰鄭息有違言相違恨息侯伐鄭鄭伯與戰于竟息師大敗而還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不度德不量力不執親之國不徵弒言誦伯儀當明其罪犯五不韙也而以伐人其喪師徵弒以害而不宜輕聞也不息以至微介于大國之間恐懷此懼猶恐不保况敢與人不亦宜乎乎故乎今乃不降一朝之忿忘引而從大軍其自取滅也

十一年十二月壬辰公薨

我桓之功求公曰爲其失故也桓公欲知其位焉

公使公使人
使將以國議桓而
公使懼桓公友

諸公于桓公而請弑之。諸桓公以爲公將殺汝使賊殺公子爲氏。爲氏魯大夫之家也。公祭鍾巫。

齊于社廟館于葛氏士展立桓公立為魯君

先儒曰父取參隱公明爲片語之言是必隱公貪慕顧惜之形有以

髮登臺有所謂將耶將之一字正所以貪慕顏惜而招羽父之悔也

魯桓公

月鄭伯以璧假許田許田所以易防也鄭氏謂防矣又加璧者防薄於許故也

胡氏曰春秋惡易許氏甚矣弑之漸也湯沐之邑朝宿之地先王所錫

無親之心而棄先祖之地失故聖人以其爲國惡而隱之也

二年春正月戊申米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胡氏曰：督將弑虢公，孔父生而有則，不可得而弑。於是先攻孔父，而後及其君。凡亂臣賊子，苟無有之心者，必先剪其所忌，而後動於惡，不能剪其所忌，則有終其身而不改動也。是故平督欲弑其君，而憚孔父劉安欲叛漢，而憚及直曹碑欲奪位，而憚孔融。此數君子者，義形於色，皆足以衛宗社而忤邪心，奸臣之所憚也。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春秋賢孔父示人，夫豈餘哉之臣也。

夏四月取部大昂丁未戌申納

左氏曰滅袁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過以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

大羹不致大羹肉汁不致五味淡食不鑿鑿重覆曰索照其魚也此四者皆見於經

衣冠也冠也弱本兮定可子游華帶也衣下曰裳
幅袖也女也

韓以故時之產者徵其度也尊卑各率
韓所以爲之

昭其數也

火龍龍形若斧黑與青謂之數兩已相戾

五色比象昭其物也
天地四方以之示萬物不惑
三辰日月星也
三辰日月星也

而有度登降謂上下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昭昭百官百

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收易紀律。今滅德立彊。謂立章誓。遂命之臣。而實其賂。啓於

太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謀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

義士伯夷或之而况將格者耶之勝於太廟其夢何公

不...史問之曰滅孫達其有後於魯乎魯伯孫氏之子孫也

胡氏曰魯伯之諫鄰其言則是其所與言則非也臣弑君凡在官者

則力以戮之况哀伯魯之世知有祿於國有賦於軍有職於祭寧忍坐

視而不救與力能討則誅之可也不能討則去之可也今乃低首下心

日趨於朝又發忠言以補其闕其於桓公信無負矣獨不負於隱公耶

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名命之曰成師成師者能服人也其哉君之名子也

大石以制義名之以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以政

成而民聽易則生則生也嘉耦曰仇怨耦曰仇古之命也此言有

今居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仇矣况其替乎惠之二十四年晉始

亂故討桓叔於曲沃靖侯之孫齊侯之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

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

有貳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義是以民服事其上

而下無觀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言晉乃甸侯之

更制曲沃以封成師見

夏齊侯衛侯晉命于蒲公羊曰齊命相命也相命近正故

胡氏曰古者不盟結言而退人愛其情私相疑貳以成傾危之俗其所

由來漸矣有能相命而信諭豈不獨為近正乎故荀卿言春秋善齊公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非其

胡氏曰戎祀國之大事所以講人事也用民以訓軍旅所以示之武

而威天下取物以祭宗廟所以示之孝而順天下故中春教振旅遂以

蒐中夏教振旅遂以苗中秋教治兵遂以獮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然不

時則傷農不地則害物田狩之地如鄭有原圃秦有具圃皆常所也

其害所犯害民物而百姓苦之則將開軍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

慶頌而相告可不謹乎

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胡氏曰據刑賞之柄以馭下者王也論刑賞之法以詔王者宰也治教

政刑太宰所掌而乃為首承命以聘弑君之賊子故特貶而書名以

見宰之非宰也

五年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世官也

胡氏曰帝王不以私愛害公選故仕者世祿而不世官卿大夫子弟以

父兄故而見便則非公選而政由是敗矣上世有自耕野釣渭權居輔

相而人莫不以為宜伊陟象賢復相太戊丁公世美入掌兵權不以世

故所之也崇伯殛死禹作司空蔡叔既囚仲為卿士亦不以父族廢之

也唯其公而已矣及周之衰小人得政視朝廷官爵為己私援引親黨

分據要途施及童稚賢者退處而不用公道不行然後夷狄侵陵中國

傾覆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春秋善仍叔之子云者譏大臣用子弟

之弱若公選以敗國家也

之月古者實以春夏秋冬分道也春秋分也而天討
焉是陽而無陰歲功不能成矣故特去秋冬二時以志當世也

如氏曰大位急之類也危病邪之伺也世子君之貳也君疾而儲副出
所寄伺之心危道也當幸而射姑款喻月而終生卒其有疾明矣而使
世子來終生之過也

冬十月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胡氏曰魯桓弑立天下大惡人人之所得討也鄭伯則首盟子越以定
其位齊侯則繼會于僂以濟其難曾不能脩方伯之職駐師境上登罪
致討伸天下之大義也今特以私忿小忿親帥其師戰於膏境尚為知
類也哉此春秋之所以誅也

鄭公子忽辭晉

左氏曰公之未昏於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人問
其故太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
何為君子曰善自為謀不為及國及其敗我師也齊侯又請妻之以
女固辭人問其故太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言往而無功於齊今
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乃因命以齊之難是以師會也

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乃因命以齊之難是以師會也

震叔伐震公

胡氏曰初震叔有王盧公求旃之也弗與震叔既而悔之曰
周諺有之曰美惡相攻其罪焉用此以賈禍也乃獻之又求其
叔曰是無厭也

震公出奔其地國慶叔以客禮

二年莫敖採樵以誘絞

左氏曰楚伐絞軍其南門國之南曰絞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敵小輕
則寡謀無其謀請無行採樵者以誘之入山採樵而使人伐之從之
楚師絞人獲三十人絞人獲楚師日絞人爭出驅楚使徒於山中絞
出而絞之楚人坐其北門北門以斷其後而覆諸山下絞人獲楚
大敗之絞人不知山下有為城下之盟而遂所取故以再之

關伯比論莫敖

左氏曰楚師伐羅關伯比送之遂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
固矣而備故之心不堅遂見楚子曰必濟師而以臨師楚子辭
曰不辭之入告夫人曰莫敖曰大夫其非衆之謂不在茲其謂
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言莫敖必敗之

莫敖教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言
必自用不信人言楚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言必自用不信人言
而無之必不設備而取敗也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以信也
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訓諸司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信
易之人以不察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
或莫敖教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言
狗莫敖教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言
于流谷

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胡氏曰王幾千里租稅所入足以充費不至於有求四方諸侯有取
貢不至於來求以喪事來求貨財已為不可况車服乎古之君人都必
儉德以昭臨百官尊卑登降各有度數示等威明貴賤民志既定之

胡氏曰王幾千里租稅所入足以充費不至於有求四方諸侯有取
貢不至於來求以喪事來求貨財已為不可况車服乎古之君人都必
儉德以昭臨百官尊卑登降各有度數示等威明貴賤民志既定之

後皆安其分而無求兵刑發矣及後心一動矣防制必至於下
宣其德而道衰寵賂日重淪於亡危而後止也觀春秋所書則見王
室衰亂之由而知興衰撥亂之說矣

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胡氏曰鄭伯奔衛既入于櫟則其國已復矣於以明若重取輕放
快以身使臂之義為天下與來世之鑒也為國者可不謹於禮乎

祭仲殺雍糾

左氏曰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將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糾知之
謂其子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

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手於郊吾欲殺之以告祭仲
祭仲曰雍糾尸諸周氏之正

雍糾不以雍姬為可忌而謂之楚子不以棄疾為可憐而告之固可以
占二人之為人矣平居暇日愛親之誠不足以動人禍已至此果君子
則必不至聞此言果聞此言者則必非君子

十有六年夏四月公曾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胡氏曰春秋時禮制既亡霸者以意之向背為升降諸國以勢之強弱
相上下蔡嘗先衛令序陳下者先儒以為後至也以至之先後易其序

是以利率人而不要諸禮也豈所以定民志乎

十有八年公與夫人姜氏如齊

左氏曰公將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漬也謂
亡有禮易此必敗

公之盛不敢寧居來脩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
生除之思彭生與公同車而彭生無所歸而咎惡於諸侯齊人殺
彭生

祭仲殺雍糾

胡氏曰人亦多愛其君者莫能愛君以禮而卒能行之此賢者所以異
於眾也故人子不以非所得而加之於父是為孝人臣不以非所得而
加之於君是為忠極其尊而稱之不正之大者而可以為禮哉

王于克奔燕

左氏曰周公黑有欲弑莊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

與王殺周公黑有王子克奔燕

六年楚文王伐申過鄧

左氏曰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

之驪甥也

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憂

時矣

曰若不從三臣

尊卑安得有 不從還年之年 楚子伐晉十六年楚復伐晉城之

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胡氏曰婦人無外事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閭今會齊侯于禚是莊公不能防閑其母失子道也若莊公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督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公威命之不行哀戚之不至耳

王使叔來錫桓公命

此錫命之始

胡氏曰春秋晉王必稱天所賞者天命也所刑者天討也桓公弑君篡國而王不能誅及追命之無天甚矣桓無王王無天其失非小惡也

七年四月辛卯夜桓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胡氏曰人事感於下則天變動於上

前此者五國連衡拒王命後此者桓文更霸中國政歸盟主而王室遂虛其為法度廢絕威信廢遠之

八年夏師及齊師圍郕齊師見伐國無義而不國師者同姓也即齊師也齊師見伐國無義而不國師者同姓也即齊師也

左氏曰郕降於齊師齊師見伐國無義而不國師者同姓也即齊師也

師齊師見伐國無義而不國師者同姓也即齊師也

憂書曰臯陶邁德德乃降姑務德以待時乎

也十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左氏曰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

左氏曰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

仲年生公孫無知仲年之子也有龍於信公衣服禮秩如適子棄公之三人因之以作亂

九年夏公伐齊納糾糾齊小白之弟也糾齊小白入于齊

左氏曰初張公立無常無常齊桓公之弟也鮑叔牙曰君使民慢

白出奔白齊桓公之弟也鮑叔牙曰君使民慢

師敗績公喪戎路傳乘而歸公喪戎路傳乘而歸

親也親也乃殺子糾于生宮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受之及堂阜而

相可也公從之公從之鮑叔牙曰君使民慢

胡氏曰固國以保民為本輕用民力安與大作邦本一搖雖有長江巨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左氏曰齊師伐我公將戰齊桓公以魯納于糾故

肉食者謀之肉食者謀之言國有大事在位者又問焉

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

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

也若與齊戰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

也若與齊戰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

也若與齊戰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

也若與齊戰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

也若與齊戰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

人三鼓則曰可矣言今可也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公欲馳之公曰不可言不可下視其轡登軾而望之下車而視轡登軾而望之公曰可矣言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言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言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剛也懼有伏焉言夫大國難剛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轡亂望其旗靡故逐之言吾視其轡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魯莊公與齊戰于長勺兩軍相壘此為何時而以聽欲用情對曹劌之問戰何其迂闊而逮于事情耶觀劌從莊公戰以我之盈乘彼之竭以我之整逐齊之亂僥倖獲勝與孫吳並驅爭先初非宋襄陳餘輩比也嗚呼得之矣

十一年秋宋大水

左氏曰宋大水魯莊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黎庶若之何不弔言天作淫雨害於黎庶若之何不弔天所弔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為君憂拜命之辱言天所弔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為君憂拜命之辱稱孤禮也言稱孤禮也各適其禮言懼而名禮其庶幾乎言各適其禮言懼而名禮其庶幾乎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言公子御說之辭也臧孫達曰是宜為君有恤民之心諸侯於四鄰有恤病救災之義則告災為禮而不可以不弔故四國同災而許人不弔君子是以知許之先亡也

十二年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胡氏曰仇牧可謂不畏強禦矣然徒殺其身不能執賊無益於事也亦足取乎食焉不避其難義也徒殺其身不能執賊亦足為求利焉而止其難者之訓矣何名為無益哉

左氏曰齊威遂使人成之遂之餘民飲成者酒而殺之齊人殲之焉

左氏曰齊威遂使人成之遂之餘民飲成者酒而殺之齊人殲之焉夫以亡國餘民能殲遂之成則申胥一身可以存楚楚雖三戶可以亡秦固有是理足為不義者之戒矣

七年夏齊人殲于遂

左氏曰齊威遂使人成之遂之餘民飲成者酒而殺之齊人殲之焉夫以亡國餘民能殲遂之成則申胥一身可以存楚楚雖三戶可以亡秦固有是理足為不義者之戒矣

左氏曰齊威遂使人成之遂之餘民飲成者酒而殺之齊人殲之焉

左氏曰齊威遂使人成之遂之餘民飲成者酒而殺之齊人殲之焉夫以亡國餘民能殲遂之成則申胥一身可以存楚楚雖三戶可以亡秦固有是理足為不義者之戒矣

左氏曰齊威遂使人成之遂之餘民飲成者酒而殺之齊人殲之焉

左氏曰齊威遂使人成之遂之餘民飲成者酒而殺之齊人殲之焉夫以亡國餘民能殲遂之成則申胥一身可以存楚楚雖三戶可以亡秦固有是理足為不義者之戒矣

人章在神諫在臣聽在君有孔子而魯下治者諫在孔子而聽在魯侯
也有孟子而齊不治者諫在孟子而聽在齊侯也凡孟之急于救世豈
在天下乎然坐視齊魯之失終不為齊魯之君者蓋臣之職而不敢
越臣之職也奉之事君其視孔孟未能萬一而據欲勝君子乎

秋公子結滕陳人之如于鄆遂及齊侯桓宋公桓盟

胡氏曰禮者不失已亦不失人失已與人冠之招也是故結書公手而
曰滕陳人之如護其重以失已也宋書爵而曰遂護其輕以失人也
遂者其事之詞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君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
可也若違命行私雖有利國家安社稷之功使者當以矯制請罪
有司當以擅命論刑何者終不可以一時之利亂萬世之法矣春秋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晉

胡氏曰禮者不失已亦不失人失已與人冠之招也是故結書公手而
曰滕陳人之如護其重以失已也宋書爵而曰遂護其輕以失人也
遂者其事之詞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君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
可也若違命行私雖有利國家安社稷之功使者當以矯制請罪
有司當以擅命論刑何者終不可以一時之利亂萬世之法矣春秋

夫人姜氏如晉其父母而父母已終以寧其兄弟又義不得宗國猶爾
而況如晉乎莊公失子之道不能防閑其母禁亂之所由生也是以至

二十年王子頹子五大夫樂及徧舞五大夫伐周惠王而立子頹子

左氏曰鄭伯聞之齊公聞其舞黃帝之樂見流叔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

殃咎必至今王于頹歌舞不倦樂禍也禍為可樂也夫司寇行戮君為

之不樂行戮之曰天況敢樂禍乎奸王之位謂子頹王禍莫大焉

禍患憂憂必及之言必不亡盍納王乎而納惠王號公曰寡人之

二十二年春王正月肆大雩

左氏曰齊桓公曰昔災肆赦易曰君子以赦過宥罪未聞肆大雩也肆
大雩天討也國無災而有罪虐無惡人幸以免矣後世以姑息為

政無行思害思奸軌賊良民而其弊益滋蓋流於後賢八侯曰治世以
大德不以小惠其為政於蜀軍旅救災而赦不妄下蜀人父而歌思猶
周人之思召公也得春秋之旨矣

使使敬仲為卿敬仲公之弟

左氏曰公子完奔齊完公之弟齊侯使為卿齊侯公之弟

曰驕之驕若獲宥及於寬政言所齊侯寬大之政救其不閑於教

訓而免於死免於死於免於死言所齊侯寬大之政救其不閑於教

訓而免於死免於死於免於死言所齊侯寬大之政救其不閑於教

訓而免於死免於死於免於死言所齊侯寬大之政救其不閑於教

訓而免於死免於死於免於死言所齊侯寬大之政救其不閑於教

訓而免於死免於死於免於死言所齊侯寬大之政救其不閑於教

訓而免於死免於死於免於死言所齊侯寬大之政救其不閑於教

訓而免於死免於死於免於死言所齊侯寬大之政救其不閑於教

訓而免於死免於死於免於死言所齊侯寬大之政救其不閑於教

訓而免於死免於死於免於死言所齊侯寬大之政救其不閑於教

訓而免於死免於死於免於死言所齊侯寬大之政救其不閑於教

訓而免於死免於死於免於死言所齊侯寬大之政救其不閑於教

訓而免於死免於死於免於死言所齊侯寬大之政救其不閑於教

訓而免於死免於死於免於死言所齊侯寬大之政救其不閑於教

訓而免於死免於死於免於死言所齊侯寬大之政救其不閑於教

訓而免於死免於死於免於死言所齊侯寬大之政救其不閑於教

訓而免於死免於死於免於死言所齊侯寬大之政救其不閑於教

訓而免於死免於死於免於死言所齊侯寬大之政救其不閑於教

訓而免於死免於死於免於死言所齊侯寬大之政救其不閑於教

訓而免於死免於死於免於死言所齊侯寬大之政救其不閑於教

訓而免於死免於死於免於死言所齊侯寬大之政救其不閑於教

訓而免於死免於死於免於死言所齊侯寬大之政救其不閑於教

訓而免於死免於死於免於死言所齊侯寬大之政救其不閑於教

惡言桓公有餘之於德而令其無乃不可乎

胡氏曰丹楹刻桷若小失矣而御孫以為大惡何也桓公見殺于齊則不能復而盛飾其宮誇示仇人之女乃有亂心廢人倫悖天道而不知正者也御孫知為大惡而不敢盡言春秋謹禮於微正人主之心術也

郭公

胡氏曰齊桓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也夫善善不能用則無貴於知其善惡惡不能去則無貴於知其惡未之或知者猶有所說也人既或知之矣不能行其所知君子所以高舉遠引小人所以肆行而無忌憚也然則非有能亡郭者郭二十七年公會祀伯姬于洮伯姬莊公之女嫁于洮國非事而特會于洮洮國之過而不能亡之以此郭國之亡也

左氏曰會于洮非事也非諸侯天子非義不巡守義則不巡守侯非民事不舉諸侯非治民卿非君命不越竟則不備私出周境

左氏曰晉獻公蒸於齊姜齊姜獻公父武公之妾上淫曰蒸生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

戎戎之國生重耳夷吾夷吾生夷吾又伐驪姬歸生奚齊其姊

驪姬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驪姬欲立其子奚齊太子也賂外嬖梁五梁五外嬖大夫與東

關嬖五關嬖五外嬖大夫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曲沃桓叔成師所封之邑先君

在焉宗廟與二屈君之疆也曲沃之疆曲沃桓叔成師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

不威威民無所疆場無主則啓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

患也若使太子居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可以威民而懼成晉侯悅之使太子居曲沃而重耳夷吾居屈一姬之子

所二五卒與驪姬諸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卒

胡氏曰古者三年耕餘一年之食九年耕餘三年之食今莊公享國二十八年常有九年之積而驪姬如此所謂寄生之君也民事乎人所急食者養民之本不敦其本而肆侈心何以為國故下書滅孫告糴以公

二十八年滅孫告糴于齊

胡氏曰劉向曰不言如齊糴而曰告糴于齊則其辭急所以譏大臣任國事治名而不治實之故也魯人悅其名而以急病議夷為功君寺責其實而以不能務農重穀節用愛人為罪

二十九年春新延廡

胡氏曰昔韓昭侯作高門廡宜曰曰不時前年泰拔宜陽今年旱君不

以此時恤民之急而顧益奢此所謂時諛舉廢者也故穀梁子曰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工築牢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大無麥禾告糴于齊冬築郛春新延廡則其用民力為已悉矣

三十年齊人伐山戎

胡氏曰桓不務德勤兵遠伐不正王法以譏其罪則將開後世之君勞中國而事外夷舍近政而貴遠畧困吾民之力爭不毛之地其患有不可勝言者故特舉而稱人以為好武功而不修文德之戒也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臺何書

胡氏曰天子有臺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去國築臺于臺而不緣占候是為近觀之所屬民以自樂也

二十二年秋有神降于莘
左氏曰惠王問諸內史過曰是何故也
之器其德也國君之德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
以興亦有以亡夏商周皆有其神其王曰若之何
以其物享焉物以神所出之其至之日亦其物也
清之類王從之內史過往地事神聞號請命求賜
公失矣國有必亡之兆而聽於神公使太祝名應宗
仲就應宗區史傷掌焉言公使太祝名應宗人神
亡聽於神而神仲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
多涼德所不依其何土之能得其後焉

魯閔公

元年春齊人救邢
左氏曰狄人伐邢會仲言於齊侯曰我狄豺狼貪不可厭也諸
親暱不可棄也安妥醢毒之說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
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所惡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
季子來歸曰季子賢之也曰來歸
胡氏曰莊公薨子般弒慶父主兵勢傾公室季子力不能支避難而出
奔耻也魯國方危內賊未討國人思得季子以安社稷而公為落姑之
盟以請季子齊則見賢也春秋欲沒其耻故不書齊欲旌其賢故特稱季
子聖人之情見矣

左氏曰齊人救邢來省難也公使仲
之也其作亂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也
亡君其待之公姑待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循事周禮周禮所以本
也則公之禮乃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
未可動也本固則國固未可以動也魯君其務寧魯而親之親有禮則
能親之則因重固魯國而成就之則魯國可固而國之榮今魯未有
乃可固而魯之霸王之器也魯國之榮今魯未有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夫人孫孫邾平故也
胡氏曰莊公忘親仇怨無志於復仇春秋深加貶絕魯書而不諱者以
謂三綱人道所由立也忘父子之恩絕君臣之義國人習而不察則亦
不知有君之尊有父之親矣莊公行而不疑大臣順之而不諫百姓安
之而無憤疾之心也則人欲必肆天理必滅故叔牙之弒懿公前慶父
之無君動於後國人率上斷之刃交發于黨氏武園之間哀姜以國君
母與聞乎故而不忌也春秋以復讐為重而書法如此所謂治之於未
亂保之於未危不可不察也
狄人入衛
左氏曰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公好鶴故以犬將戰將與狄人受
甲者皆曰使鶴使鶴不鶴實有祿位言懿公好鶴故以犬將戰將與狄人受
于懿澤衛師收績民不樂戰故遂城衛
公子慶父出奔莒
胡氏曰閔公立而季子歸何以見弒慶父主兵日久其權不可遏奪也
季子執政日淺其謀未得盡行也設以聖人慶之期月而已可矣季子

晉之以臨民使杜武事教之以軍旅以軍旅之事不共其

思雖知其寒惡不可取雖知君心寒薄然不幸子其死之豈大子何無飲哉而無

左氏曰：晉師城下陽，城晉人進意也。先書虞何，虞公貪得而動城。左氏曰：二年，晉師城下陽，城晉人進意也。先書虞何，虞公貪得而動城。左氏曰：二年，晉師城下陽，城晉人進意也。先書虞何，虞公貪得而動城。

魯僖公

虞師晉師城下陽，城晉人進意也。先書虞何，虞公貪得而動城。左氏曰：二年，晉師城下陽，城晉人進意也。先書虞何，虞公貪得而動城。左氏曰：二年，晉師城下陽，城晉人進意也。先書虞何，虞公貪得而動城。

左氏曰：二年，晉師城下陽，城晉人進意也。先書虞何，虞公貪得而動城。左氏曰：二年，晉師城下陽，城晉人進意也。先書虞何，虞公貪得而動城。左氏曰：二年，晉師城下陽，城晉人進意也。先書虞何，虞公貪得而動城。

胡氏曰：下陽，虞之塞也。魯有潼關，蜀有劍閣，皆國之門戶也。潼關不守，則秦蜀破下陽，既舉而虞亡矣。

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黃。黃，齊地也。左氏曰：荆楚天下莫強焉。江黃者，其東方之與國也。二國來定盟，則之。

左氏曰：晉十僇曰：戰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敗我之鑒。而流其疾也。晉之鑒使不得白，然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左氏曰：晉十僇曰：戰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敗我之鑒。而流其疾也。晉之鑒使不得白，然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

左氏曰：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侯公不先伐楚而先伐蔡者，所以治。左氏曰：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侯公不先伐楚而先伐蔡者，所以治。左氏曰：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侯公不先伐楚而先伐蔡者，所以治。

左氏曰：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侯公不先伐楚而先伐蔡者，所以治。左氏曰：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侯公不先伐楚而先伐蔡者，所以治。左氏曰：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侯公不先伐楚而先伐蔡者，所以治。

左氏曰：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侯公不先伐楚而先伐蔡者，所以治。左氏曰：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侯公不先伐楚而先伐蔡者，所以治。左氏曰：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侯公不先伐楚而先伐蔡者，所以治。

左氏曰：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侯公不先伐楚而先伐蔡者，所以治。左氏曰：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侯公不先伐楚而先伐蔡者，所以治。左氏曰：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侯公不先伐楚而先伐蔡者，所以治。

左氏曰：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侯公不先伐楚而先伐蔡者，所以治。左氏曰：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侯公不先伐楚而先伐蔡者，所以治。左氏曰：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侯公不先伐楚而先伐蔡者，所以治。

及晉人執虞公

左氏曰晉侯復假道於虢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虢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勝晉心無厭寇不可弇晉兵而後一之謂其其可再乎一不可弇從之晉不可勝晉心無厭寇不可弇晉兵而後一之謂其其可再乎一不可弇

對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太伯不從是以不嗣太伯虞仲皆太王之
王季立號仲虺叔王季之穆也為文王卿士勤在王室藏於盟府將
 寵是戚何愛於虺言虞流皆與晉同宗今晉尚不愛且虞能親於桓莊
乎桓莊伯之子孫皆飲公曾祖其愛之也飲公猶不愛之桓莊之
 母之黨不但若虞為同宗而已言飲公所以盡殺之者懼親以寵偪猶尚
 族何罪而以為戮不惟偪乎其欲殺大禍害晉國也
 害之況以國乎况享有一國之利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攝步我對曰
 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鬼神茫昧非實親近乎故周書曰皇
 天無親唯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馨物
 設以二人俱以物祭不必改易其物其一人有德馨此乃是物其一人無德雖有物神不享也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
 不享矣神所馮依者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為祭者神其吐之乎
 使使晉伐冀取其二地而晉修其祀能以明德為馨否則冀國社稷
 山川之神必以晉而厚其祀不吐之也豈必敬虞公之享祀乎弗

晉之奇以其然。曰：「虞不臘矣。」臘，敵終終之名。在此行也。晉不要舉矣。此

七年秋盟于密母

謀鄭故也黃信未服故謀伐之

左氏曰官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撫以禮廉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
不懷齊侯脩禮於諸侯桓公從其言乃諸侯受方物諸侯所享貢賦其方所當貢之鄭伯使太子聿聽命於會鄭文公猶未肯親自會盟故物以貢於天子鄭伯使太子聿聽命於諸侯之會
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蕃君命言公能去此三族以與我好國謀和蓋子華欲乘間以謀害也若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官仲曰君以禮與信蓋子華欲乘間以謀害也而以姦終之君始以禮信會合諸侯而終以子華之謀則諸侯之合者鄭英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
之謂禮為子而不犯父守命共時之謂信守父命共時違此二者姦豈
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變子華之謂信事是之謂信從之不亦可乎
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若從子華之謂信事是之謂信
是領其罪鄭有辭矣鄭則謂我受其好何懼哉齊矣且夫合諸侯以
人以臨之鄭有辭矣鄭則謂我受其好何懼哉齊矣且夫合諸侯以
崇德也會而列姦刑子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
記記姦之位子華罵成人而列在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齊之
史官弒國惡盛德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君但勿從子華之請則鄭夫子
書其事亦損盛德君其勿許鄭必受盟人將感齊之德以受盟矣齊之
華既為太子而求介助於大國以弼其國亦必不免齊不允於罪則有
於營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問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

左氏曰晉惠公受王命而後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公必
王賜之命而後於受瑞先自奔也已其何繼之有言牛自奔其身
禮國之餘也而後於受瑞先自奔也已其何繼之有言牛自奔其身
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何子孫於後世
晉仲辭上卿之禮王命子帶子帶齊侯使晉侯夷吾平戎於王
左氏曰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王子帶齊侯使晉侯夷吾平戎於王
和戎王以上卿之禮饗晉仲辭曰臣賤有司也言臣賤有司也
子之二守國高在國子高子乃尺子所命命於天子命於天子
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而國子高子乃尺子所命命於天子
特以陪臣敢辭自晉侯臣王曰舅氏晉侯其臣王曰舅氏晉侯
懿德謂晉不忘往尸乃職無逆朕命以晉侯其臣王曰舅氏晉侯
之世祀也宜哉晉仲如於此議不忘其上能避之而不忌詩曰愷
君子神所勞矣晉仲如於此議不忘其上能避之而不忌詩曰愷
十四年秦餒使告羅干晉
左氏曰晉人弗與秦之慶鄭曰子施無親是無秦之慶幸災不仁幸
不仁也貪愛不祥貪愛不祥貪愛不祥貪愛不祥貪愛不祥貪愛不祥
何以守國鄭曰皮之不存毛將安附晉之敗也公許以五城必秦而
秦言既許秦施其然已而施與之慶鄭曰葉信背鄭患執血之成言
而背鄭國之施則國家有無信患你失援必斃是則然矣此皆秦理
民將棄之而施也無信患你失援必斃是則然矣此皆秦理民將棄
射曰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如勿與秦施其然已而施與之慶鄭
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并也近猶譽之况怨敵乎雖吾民亦奔之以此

胡氏曰狄人伐衛所以救齊也衛亡戚東行渡河無所控告齊桓侯
而封之使衛國忘亡誰之賜也桓公方沒不念舊德欲厚報之遷伐其
喪亦太甚矣桓公援夷狄安中國免民於左枉諸侯不念其賜而於衛
為尤先書狄救齊以著中國諸侯之罪再書狄人伐衛所以見救齊
夏六月宋公會齊人邾人盟于曹南鄭子會盟于邾已酉邾人執鄭子用
左氏曰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恒為用用若祭馬先不小事不用大牲
而况取用人乎祭已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享之齊桓公存
三亡國城郭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
威盟曹南非同志不足以示信卒於兵敗身傷不知友來諸已欲速見
小利之過也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書新作南門說月
胡氏曰春秋凡用民力得其時制者皆書于策以見勞民為重事而况
輕用於所不當為者乎然僖公嘗修泮宮復閭宮矣奚斯重其後史克
頌其事而經不書者宮廟以祀其祖考學校以教國之子弟二者為國
之尤務雖民力不可廢也其垂裕之意深矣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主執宋公以伐宋

知南面之君也哉。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左氏曰邾人以須句故出師釋以取須句之移公卑猶邾不設備而樂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

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民。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諸言命無不難也難仔也。無不懼也。猶且戰兢戰兢。兢。我小國乎。兄魯國之小未有先王之明德其可易而

忽之君其無謂邾小童也陰室有毒而况國乎弗聽駁公及邾師戰于升

三十二年冬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左氏曰楚人伐宋以納之舊故云君將興之君將圖霸是弗可赦也已恐逆天怒不弗意天所故

犬不召二子

左氏曰晉惠公卒懷公命無從止人子重耳期期不召懷公也
至無救矣哭之子毛及傭從重耳在秦弗召二子歸晉
子亦則免言召二子歸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
貳乃辟也如之罪則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數年矣言重耳之
年若又召之教之貳也若我召之歸是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
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則誰不可加以罪而殺之
臣聞命矣乃殺之不肯召二子傭稱疾不出而後殺之曰周書有之
乃大明昭昭也明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唯
戮是聞則謂之無辜而後殺者其何後之有後於晉也

鄭伯誘殺子臧
左氏曰鄭子臧之子臧出奔宋好聚鵲冠鄭伯聞而惡之

法使盜誘之八月盜殺之于陳宋之間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
詩曰彼已之子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大詩曰自詒伊戚其子臧
之謂矣

重耳返國
左氏曰秦伯納之耳重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驕從君巡於
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况君乎請由此下公子曰所不與寡
氏同心者有如白水詩言謂予不備有如白水投其璧於河於河一

晉侯賞從亡者
左氏曰介之推公之不召祿亦不及文公亦從公不言求祿推曰獻公
之子九人唯君在矣小人皆死惠懷無疆無所望於外內奔之諸侯
內之臣民天未絕晉必將有主王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

之臣民天未絕晉必將有主王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

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致不亦誣乎致不亦誣乎致不亦誣乎
之食天之功以爲己力乎下義其罪之義是下義其罪也
當其效天之上罪以立君之勳賞上下相蒙難與處矣
盡亦求之以死誰求而求死誰求而求死誰求而求死誰求而求死
焉我其也則政罪又其求死誰求而求死誰求而求死誰求而求死
知之若何當使君知其求死誰求而求死誰求而求死誰求而求死
顯也若自言之是求死誰求而求死誰求而求死誰求而求死誰求而求死
之不獲以縣上爲之田金難田以供祭祀曰以志吾過也且推善人
襄王出狄師伐鄭襄王使人如鄭以兵伐鄭伯

左氏曰王將以狄伐鄭襄王使人如鄭以兵伐鄭伯

威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不咸不咸不咸不咸不咸不咸不咸
威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不咸不咸不咸不咸不咸不咸不咸

文之昭也此十六國者皆文王之子所封也文王之子所封也文王之子所封也
文之昭也此十六國者皆文王之子所封也文王之子所封也文王之子所封也

不致終文王之德也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棠棣之華鄂不
韞韞以勸兄弟之睦則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既于牆外
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致訟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并鄭親

好之大有德崇好之大有德崇好之大有德崇好之大有德崇好之大有德崇
好之大有德崇好之大有德崇好之大有德崇好之大有德崇好之大有德崇

晉侯詒

左氏曰

侯朝王

享醴設酒以命之符又加之以幣請隧曰隧王之路

亦叔父之所惡也。言周幽王也。不惟諸侯惡之。晉弑亦自惡焉。弗許曰。王章也。章。王音。未有代德而有二王。

康平集

1

唐本
注
通鑑

陽樊溫原析茅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陽樊不服圍之蒼葛呼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言晉不高德而此誰非王之親親族若之何而悍虜之乃出其民之人而取其地焉如其俘之也

晉侯伐原示信

左氏曰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撤圍而去謀出曰原將降

英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
所亡滋多退一舍三十里而原降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鞞對曰昔趙衰
以壺飧從徑文公於行役以壺餼餼飯而弗食雖如不敢食雖如不敢食且仁不忘君也乃使趙衰焉原大夫

展喜獨齊師

左氏曰。十六年。齊孝公伐我北鄙。齊孝公欲爲盟主。故伐之。公使展喜犒師。展喜。齊侯之孫也。使受命于展禽。展禽。魯大夫也。齊侯未入境。展喜從之。得從。曰。寡君聞君親舉王師。也。

將公子散邑使下臣獨執事齊侯曰魯人怨子野曰小人恐矣君子則
不言在下之小人則不與齊侯曰室如懸磬野無青草在野
食在上之君子則不與之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
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太師職之桓公
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有不和會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
也謂侯有顯失者相與彌縫之諸侯有災患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
率也者相與正救之歟昭顯太公之舊政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
率率之功我散邑用不敢保聚魯故不使果聚而保守曰豈其詞世九
年而奔命廢職其若先君何齊先王魯人成伯之命廢太公之政昭如先君桓公
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此之不恐齊侯乃還乃還

二十七年楚子及諸侯圍宋

1990-1991

左氏曰宋公孫固如晉是急宋勝晉而楚國之故告急于晉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

卷一百一十五

1

今主

霸於是乎在矣狄偃曰楚始得曹曹初而新皆於衛衛國之女薳伐
曹衛楚必敗之則齊宋免矣於是蒐於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卻

穀可臣臣聞其言矣言我發聞悅禮樂而敦詩書詩書藏之府也

政事爲義府者戒也

本也。有德有義乃利國利民之本也。夏書曰：敷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

乃使卻縠將中軍。從道襄之舉也。明年卻縠卒先於代之。

晉侯始入而教其民文公入晉有圖霸之志遂教民兵戎二年欲用之用之子犯曰民未

知未安其居言民不知尊卑而散於是乎山定襄王革見之義

入務利民利哉民之民懷生矣不復苟且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

信未宣其用信未明於見物相貿易用牧土辛夷券要約公月

之信 民易資者不才豈愚者不承過本微 明從其爵皆分明 公巨

臣曰：昔張湯陰謀篡執中國盟主而在會者不敢爭今又通天下非有城漢之收民其被髮左衽矣宜有美籍稱揚其績

臣曰：文公忿不思難惟然是衛侯寘身無所奔于荆蠻歸于京師兄弟相殘君臣交訟誰之咎也夫心不外者乃能統大衆智不鑒者乃能廢大事文公欲主夏盟取威定霸而舉動煩擾苦不勝任者惟繫者自私而心不廣也

公朝于王所晉侯會諸侯于溫召王執舟以會諸侯朝于王所且使王得胡氏曰古者天子巡行於四方有常時諸侯朝于方嶽有常所基宮室

道途可以預修故民不勞其供給調度可以預備故國不虞今天王下勞晉侯公朝于王所則非其時與地矣自秦而後巡遊無度至有長吏以倉卒不辦被誅民庶以煩勞不給生厭蓋春秋之義不行故也

衛侯鄭歸于衛
胡氏曰衛侯出奔於楚則不名今既歸國復有其土地矣何以名之乎不名者責文公之以小怨妨大德名之者罪衛侯鄭之以侵害戕本支古者天下為公選賢與能不以為異况於戚屬宜有疑間猜忌之心哉末世隆恩薄恩趨利奔義有國家者公族之軀已至羅網誅殺無以託其本根而社稷傾覆如六朝有衆矣衛侯始歸而殺叔武再歸而及公子殺是為晉之不若而春秋之所惡也故再書其名為後世戒

年晉人秦人 圍鄭

左氏曰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如文公之過且貳於楚也鄭既亡之辭曰不肖行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公子亦有不利焉許之

出以秦君之執事而取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秦之欲取鄭而有於君也若舍鄭以爲東道主則秦之厚君之薄也秦之欲取鄭而有於君也若舍鄭以爲東道主則秦之厚君之薄也

之速君之所知也乃公孫所秦之大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

不知秦之同伐鄭乃是不知也秦之亂易整不武以相攻辱是不武也

夏四月晉敗秦於殽
左氏曰秦師東伐鄭晉先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貪於我師之機也秦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遠天不祥必伐秦師樂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爲死君乎晉尚未報又伐其師非不報其君先軫曰秦不哀晉喪無報之理而伐吾同姓吾聞之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

乃子猶可謂死若乎乃所以不所其君者也遂命遠與姜氏姜氏之惡甚矣敗秦師于殽獲白里孟明視西乙術白乙丙以歸晉之文公食之不厭言其肉也其公從其請先軫朝公秦穆公問秦囚秦穆公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言武夫力而拘諸原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言秦穆公許之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言武夫力而拘諸原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言秦穆公許之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言武夫力而拘諸原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言秦穆公許之

以下能君取節焉可也言其節也文公以為下軍大夫文公以為下軍大夫胡氏曰晉襄公過葬期恩親非意暴其經而一我其惡甚矣秦則客人之館而謀其主困人之信已而逞其詐利人之危而襲其國越人之境而不哀其喪叛盟失信以貪新民而奔其師言其師也夫托子先軫之謀偷見一時之利微俸其成自以為功者也二君皆過聽焉而貪其利是使為臣子者懷利以事其君父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故一失則夷狄再失則禽獸而大倫滅矣春秋人晉子而仇秦所以立人道存天理也秋隕霜不設草李梅實言其節也胡氏曰宜殺不殺則李梅久實天失其道草木猶手也而况君子是故以天道言四時失其序則其施必序無以統萬象矣以君道言五利失其用則其權必喪無以服萬民矣魯文公元年閏三月左氏曰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先王治曆授民於始以十一月甲子朔為歲首舉正於中則置閏而不差月餘於終以氣盈朔而歸一月之為履端於始序則不愆時序無然過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故民心無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言其節也胡氏曰凡君即位卿出並聘睦修舊好要結外援好鄰國以衛社稷忠信卑讓之道也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讓之基也

左氏曰秋大事也於太廟踰僖公僖公之弟也逆祀也明見曰
臣君有父子之道今於是其父邦也為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
明見其意也吾見新鬼大新鬼謂僖公也故鬼小故鬼謂昭公也
之八歲又為先大後小順也逆反以昭公之逆也為逆聖賢又以為僖公之聖賢明
也故又以為明順禮也君子以為失禮昭公之失禮也不先父食
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昭公之逆也雖齊桓聖明不先父食
父矣故禹不先鯀鯀不先湯不先契契不先武不先不不先宋祖帝乙宋祖帝乙
子帝乙鄭祖厲王厲王之子也猶上祖也言二國不以帝乙為祖是
以魯頌曰春秋匪解春秋匪解祀不忒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皇祖后稷
子曰禮謂其後稷而先帝也後稷謂周之祖也而先也而先也詩曰罔
我諸姑遂及伯姊伯姊謂周之祖也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姊親而先姑也
仲尼曰藏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而居在下位使
利澤不廢六關六關所以禁絕者而受織蒲使妾織蒲為席三不仁
也利澤不廢六關又作孟器孟器之室而用山簞從逆已夏父弗忌也祀爰居
受居海之大鳥也止於魯魯之東門外而使國人祭之三不知也
三年秦人伐晉秦伐晉
左氏曰秦伯伐晉濟河焚舟示士卒以取王官及郊晉地晉人不
出遂自茅津濟封殺刀而還殺刀之敗也夫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孟明
之故能成霸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孟明
善與人之一也孟明之臣也其不鮮也性急之臣也能舉善也公而用之詩
也有思慮之臣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明之賢能舉善也公而用之詩
曰子以禾桑半沼于泚千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秦穆有焉

子桑有焉秦穆有焉以事一人孟明有焉孟明有焉不貽厥孫謀以燕不貽厥孫謀以燕
初秦伯用孟明增修德政重施於民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
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毋念爾祖聿修厥德孟明念之矣
念德不怠其可敵乎
胡氏曰穆公初聽杞子之請遠蹇叔之言其名為貪其是怒而不能室
也及敗於殽輟作秦誓秦誓幾能改將室其怒矣復起彭衡之師報殺函
之役其名為忿兵是忿而不能懲也今又濟河取鄭人之穉斯師也何義哉
四年冬夫人風氏薨風氏魯公之母也而葬夫人
胡氏曰以妾媵為夫人妾媵為夫人徒欲尊寵其所愛而不虞卑其身以妾母為夫
人徒欲崇貴其所生而不虞賤其父卑其身則失位賤其父則無本越
禮至是不亦悖乎夫禮庶子為君為其母無服不敢貶尊也春秋記成
風諱禮之所由變也
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賵王曰含車馬曰賵
胡氏曰不稱天王者弗克若天也春秋係王於天以所傳者天之教所
庸者天之秩所賞而刑之者則天之命討也夫婦人倫之本王法所由
謹者今成風以妾媵嫡王不能正又使大夫婦舍賵焉而成之為夫人
則王法廢而人倫亂矣是謂弗克若天而悖其道故特不稱天以謹之
晉陽處父聘于衛陽處父聘于衛
左氏曰陽處父聘于衛陽處父聘于衛過衛陽處父聘于衛從之陽處父聘于衛
還其妻問之陽處父聘于衛曰以剛人陽處父聘于衛而從之陽處父聘于衛
及溫而陽處父聘于衛
天子之靈也陽處父聘于衛

而不可不以身余懼不獲其利不獲其利者不獲其利也而難其難而難其難者難其難也

伯以三良為殉伯以三良為殉者伯以三良為殉也

左氏曰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

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此詩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也

盟主也宜哉死而奔民盟主也宜哉死而奔民也

况奪之善人乎况奪之善人乎

珍瘠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珍瘠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也

可以是以並建聖哲可以是以並建聖哲也

之利章也之利章也

各有所利各有所利

之教之防之教之防

不之教之防不之教之防

之教之防之教之防

之教之防之教之防

之教之防之教之防

之教之防之教之防

之教之防之教之防

之教之防之教之防

之教之防之教之防

之教之防之教之防

之教之防之教之防

之教之防之教之防

之教之防之教之防

之教之防之教之防

之教之防之教之防

七年卻缺進言趙宣子七年卻缺進言趙宣子

左氏曰晉卻缺進言於趙宣子曰左氏曰晉卻缺進言於趙宣子曰

日新則德日新則德

何以示德何以示德

不務德將若之何不務德將若之何

功之德皆可歌也功之德皆可歌也

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

之謂之德禮無禮不樂之謂之德禮無禮不樂

莫可歌也其誰來之莫可歌也其誰來之

狄侵我西鄙狄侵我西鄙

左氏曰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鄭舒問左氏曰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鄭舒問

於賈季曰趙衰趙盾於賈季曰趙衰趙盾

盾夏之日也盾夏之日也

九年冬楚子使椒來聘九年冬楚子使椒來聘

胡氏曰春秋立法謹嚴而宅心以恕胡氏曰春秋立法謹嚴而宅心以恕

黜比之夷狄以正君臣之義黜比之夷狄以正君臣之義

使與夷狄等思善悔過使與夷狄等思善悔過

使與夷狄等思善悔過使與夷狄等思善悔過

使與夷狄等思善悔過使與夷狄等思善悔過

使與夷狄等思善悔過使與夷狄等思善悔過

使與夷狄等思善悔過使與夷狄等思善悔過

使與夷狄等思善悔過使與夷狄等思善悔過

使與夷狄等思善悔過使與夷狄等思善悔過

三十三

若果聽我耶則魯之大柄自是歸我矣退不失魯進不失權其自爲計

知莊子曰此師殆哉言先教之果遇而敗而敗果遇楚

胡氏曰兵者安危所係有國之大事也將非其人則敗雖得其人使親信聞之則敗以剛復不仁者然焉而莫肯用命則敗此此王賁君之過也河曲之戰趙李獨出而史駢之謀不用齊淫而火藥廢發果而荀偃之令不行今林父初將中軍乃以先穀佐之使敵國謀臣知其從政者新未能行誰之過與故稱國以殺不去其官

宋人使華嬰齊告急于晉

左氏曰宋人告急于晉晉使欒穀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宋可與事雖晉之強能遠乎訪曰高下在心

國君各竭天之道也皆天道君其待之

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棧車而可以望遠

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殺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汝則棄

為善臣能承命為信信義而行之為利以臣之信義而行之則利

以衛社稷民之主也以此行斯社稷則是不失以信義而行之則利

臣之祿也

行也元楚于舍之以歸

胡氏曰古者上下相親上之於下則曰晚發爾私終三十里唯恐民食之不給也下之於上則曰兩我公田遂及我私唯恐公田之不善也故助法行而頌聲作矣世表道微上下交惠民惟私家之利而不竭力以奉公上惟和賦之入而不惻怛以利下水旱凶災相繼而起公田之入薄矣所以廢助法而稅畝乎易世而成公作丘甲賦民之力有加于古迨春秋之終哀公用田賦而民財民力殆無遺餘又使諸國效尤鄭子產則作丘賦魏文侯則增租賦卒至暴秦開阡陌更賦稅而先王之制窮今不復則皆宣公啓之也故曰作法于涼其弊猶貪作法于貪其弊將若何有國家者必欲克守成法慈先務本乎

初稅畝

胡氏曰古者上下相親上之於下則曰晚發爾私終三十里唯恐民食之不給也下之於上則曰兩我公田遂及我私唯恐公田之不善也故助法行而頌聲作矣世表道微上下交惠民惟私家之利而不竭力以奉公上惟和賦之入而不惻怛以利下水旱凶災相繼而起公田之入薄矣所以廢助法而稅畝乎易世而成公作丘甲賦民之力有加于古迨春秋之終哀公用田賦而民財民力殆無遺餘又使諸國效尤鄭子產則作丘賦魏文侯則增租賦卒至暴秦開阡陌更賦稅而先王之制窮今不復則皆宣公啓之也故曰作法于涼其弊猶貪作法于貪其弊將若何有國家者必欲克守成法慈先務本乎

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胡氏曰夫禮別嫌明微制治于未亂自天子出者也列國之君非王事而自相會聚是禮自諸侯出矣以國君而降班失列下與群臣會必小臣而抗尊出位上與諸侯會是禮自大夫出矣君若贅疣臣若贅疣

臣而抗尊出位上與諸侯會是禮自大夫出矣君若贅疣臣若贅疣

臣而抗尊出位上與諸侯會是禮自大夫出矣君若贅疣臣若贅疣

臣而抗尊出位上與諸侯會是禮自大夫出矣君若贅疣臣若贅疣

臣而抗尊出位上與諸侯會是禮自大夫出矣君若贅疣臣若贅疣

臣而抗尊出位上與諸侯會是禮自大夫出矣君若贅疣臣若贅疣

臣而抗尊出位上與諸侯會是禮自大夫出矣君若贅疣臣若贅疣

臣而抗尊出位上與諸侯會是禮自大夫出矣君若贅疣臣若贅疣

六年久有年

程氏曰大有年記異也凡災異慶祥皆人所感而天以詰之者也人事順於下則天氣和於上宣公試立逆理就倫水旱無災之變相繼而作宜也獨於是冬乃大有年所以為異乎

十年十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叔肸曰賢叔肸以宣試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為不去也兄弟無絕道故非之而不去也與之則曰我足矣終身不食宣公之祿君子以是思也論情可以明親親言義可以厲不執所以取責乎春秋

叔父如晉晉方強盛叔父乃晉卿事晉其於叔父以利為向背無忠信之志也

胡氏曰按左氏歸父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於晉欲以晉人

去之夫經於晉與國易於謀大家而不知其本末有能成而無悔也然則公室不可張乎引其君當直正心以正朝廷禮樂政刑自己出也其廢幾乎必欲倚外援以去之是去亦傷而得腹心之疾也庸愈哉

魯成公

元年秋王師敗績於茅戎茅戎敗績於茅戎者言自敗也

胡氏曰程氏曰王師於諸侯不言敗諸侯不可敵王也於夷狄不言

戰夷狄不能抗王也不可敵不能抗者理也其敵其抗王道之失也桓

王伐鄭兵敗身傷而經不書敗存君臣之義立天下之防也劉康公敗

成伐之敗績於徐吾氏而經不書戰華夷之分立中國之防也是筆

於經者皆以尊君公外夷狄為義而君父所以尊夷狄所以服則有道

矣桓王不以討賊與師而急於伐鄭康公不以傳信持國而經於此

是失其所以君天下禦四夷之道也

左氏曰魯公仲孫良夫侵齊與齊師遇於新築敗

之仲孫良夫侵齊與齊師遇於新築敗之仲孫良夫侵齊與齊師遇於新築敗

之仲孫良夫侵齊與齊師遇於新築敗之仲孫良夫侵齊與齊師遇於新築敗

之仲孫良夫侵齊與齊師遇於新築敗之仲孫良夫侵齊與齊師遇於新築敗

之仲孫良夫侵齊與齊師遇於新築敗之仲孫良夫侵齊與齊師遇於新築敗

之仲孫良夫侵齊與齊師遇於新築敗之仲孫良夫侵齊與齊師遇於新築敗

之仲孫良夫侵齊與齊師遇於新築敗之仲孫良夫侵齊與齊師遇於新築敗

之仲孫良夫侵齊與齊師遇於新築敗之仲孫良夫侵齊與齊師遇於新築敗

之仲孫良夫侵齊與齊師遇於新築敗之仲孫良夫侵齊與齊師遇於新築敗

之仲孫良夫侵齊與齊師遇於新築敗之仲孫良夫侵齊與齊師遇於新築敗

之仲孫良夫侵齊與齊師遇於新築敗之仲孫良夫侵齊與齊師遇於新築敗

之仲孫良夫侵齊與齊師遇於新築敗之仲孫良夫侵齊與齊師遇於新築敗

之仲孫良夫侵齊與齊師遇於新築敗之仲孫良夫侵齊與齊師遇於新築敗

之仲孫良夫侵齊與齊師遇於新築敗之仲孫良夫侵齊與齊師遇於新築敗

之仲孫良夫侵齊與齊師遇於新築敗之仲孫良夫侵齊與齊師遇於新築敗

之仲孫良夫侵齊與齊師遇於新築敗之仲孫良夫侵齊與齊師遇於新築敗

之仲孫良夫侵齊與齊師遇於新築敗之仲孫良夫侵齊與齊師遇於新築敗

之仲孫良夫侵齊與齊師遇於新築敗之仲孫良夫侵齊與齊師遇於新築敗

之仲孫良夫侵齊與齊師遇於新築敗之仲孫良夫侵齊與齊師遇於新築敗

之仲孫良夫侵齊與齊師遇於新築敗之仲孫良夫侵齊與齊師遇於新築敗

之仲孫良夫侵齊與齊師遇於新築敗之仲孫良夫侵齊與齊師遇於新築敗

之仲孫良夫侵齊與齊師遇於新築敗之仲孫良夫侵齊與齊師遇於新築敗

之仲孫良夫侵齊與齊師遇於新築敗之仲孫良夫侵齊與齊師遇於新築敗

之仲孫良夫侵齊與齊師遇於新築敗之仲孫良夫侵齊與齊師遇於新築敗

之仲孫良夫侵齊與齊師遇於新築敗之仲孫良夫侵齊與齊師遇於新築敗

之仲孫良夫侵齊與齊師遇於新築敗之仲孫良夫侵齊與齊師遇於新築敗

左氏曰晉侯使韓穿言於陽之田歸于齊季文子之私焉韓穿者齊侯之臣也曰太
國以義以為主盟是以諸侯德長討無有二心謂陽之田歸邑之
其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敵邑是也齊侯之臣也齊侯之臣也齊侯之臣也
以也今有二命齊侯之臣也齊侯之臣也齊侯之臣也齊侯之臣也
侯其誰不解難詩曰女也不棄士貳其行齊侯之臣也齊侯之臣也齊侯之臣也
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執甚士之二三猶足稱而况伯
主伯主脩德是以用而二三其行以長有諸侯乎詩曰伯之不遠是
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
八年晉討趙同趙括以其田與郭吳

左氏曰晉趙盾為趙盾之故故趙盾之故趙盾之故趙盾之故
武從姬氏畜子公宮武從姬氏畜子公宮武從姬氏畜子公宮武從姬氏畜子公宮
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勤公之宣孟之忠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勤公之宣孟之忠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勤公之宣孟之忠
立其為善者其陳侯三代之令主皆數百年任天之福夫豈無辟王
前哲以見也前哲以見也前哲以見也前哲以見也前哲以見也前哲以見也
言此故使景公乃立武言此故使景公乃立武言此故使景公乃立武言此故使景公乃立武
九年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
同明于蒲同明于蒲同明于蒲同明于蒲同明于蒲同明于蒲同明于蒲
左氏曰為婦文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左氏曰為婦文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左氏曰為婦文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
以季馬陵之盟以季馬陵之盟以季馬陵之盟以季馬陵之盟以季馬陵之盟以季馬陵之盟

左氏曰楚師圍呂呂潰楚遂入郢宮無備故也左氏曰楚師圍呂呂潰楚遂入郢宮無備故也左氏曰楚師圍呂呂潰楚遂入郢宮無備故也
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微不虞善之大者也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微不虞善之大者也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微不虞善之大者也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呂呂潰楚遂入郢宮無備故也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呂呂潰楚遂入郢宮無備故也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呂呂潰楚遂入郢宮無備故也
胡氏曰盟非固結之本也失信在言前者不言而自喻誠在令外者不
令而自行晉初下令于齊反魯衛之侵地而亦不敢違者以其順也
既從之魯君親往拜其賜矣復有二命俾微於齊一與一奪信不可知
無惑乎諸侯之解體也晉人不知得信明善以捕前行之愆又欲要
鬼神以盟之是從事於末而不知其本矣

左氏曰楚師圍呂呂潰楚遂入郢宮無備故也左氏曰楚師圍呂呂潰楚遂入郢宮無備故也左氏曰楚師圍呂呂潰楚遂入郢宮無備故也
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微不虞善之大者也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微不虞善之大者也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微不虞善之大者也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呂呂潰楚遂入郢宮無備故也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呂呂潰楚遂入郢宮無備故也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呂呂潰楚遂入郢宮無備故也
胡氏曰盟非固結之本也失信在言前者不言而自喻誠在令外者不
令而自行晉初下令于齊反魯衛之侵地而亦不敢違者以其順也
既從之魯君親往拜其賜矣復有二命俾微於齊一與一奪信不可知
無惑乎諸侯之解體也晉人不知得信明善以捕前行之愆又欲要
鬼神以盟之是從事於末而不知其本矣
左氏曰楚師圍呂呂潰楚遂入郢宮無備故也左氏曰楚師圍呂呂潰楚遂入郢宮無備故也左氏曰楚師圍呂呂潰楚遂入郢宮無備故也
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微不虞善之大者也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微不虞善之大者也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微不虞善之大者也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呂呂潰楚遂入郢宮無備故也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呂呂潰楚遂入郢宮無備故也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呂呂潰楚遂入郢宮無備故也
胡氏曰盟非固結之本也失信在言前者不言而自喻誠在令外者不
令而自行晉初下令于齊反魯衛之侵地而亦不敢違者以其順也
既從之魯君親往拜其賜矣復有二命俾微於齊一與一奪信不可知
無惑乎諸侯之解體也晉人不知得信明善以捕前行之愆又欲要
鬼神以盟之是從事於末而不知其本矣
左氏曰楚師圍呂呂潰楚遂入郢宮無備故也左氏曰楚師圍呂呂潰楚遂入郢宮無備故也左氏曰楚師圍呂呂潰楚遂入郢宮無備故也
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微不虞善之大者也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微不虞善之大者也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微不虞善之大者也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呂呂潰楚遂入郢宮無備故也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呂呂潰楚遂入郢宮無備故也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呂呂潰楚遂入郢宮無備故也
胡氏曰盟非固結之本也失信在言前者不言而自喻誠在令外者不
令而自行晉初下令于齊反魯衛之侵地而亦不敢違者以其順也
既從之魯君親往拜其賜矣復有二命俾微於齊一與一奪信不可知
無惑乎諸侯之解體也晉人不知得信明善以捕前行之愆又欲要
鬼神以盟之是從事於末而不知其本矣

左氏曰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晉王使劉康公會伐秦成子受服于社社出
于社而出兵社之名也受服受服社之府內也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中以生所
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聖人國天地自然之理
禮義威儀之法則所以因人肌膚之會筋能者禮義威儀之法則所以因人肌膚之會筋能者卷之以福卷之以福
考收以取禍考收以取禍以召禍是故君子勤禮以召禍是故君子勤禮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
如博篤敬在養神如博篤敬在養神神者天之所為在守素神者天之所為在守素素者天之大事在祀典我祀有執膺
戎有受脤戎有受脤脤皆神之饋也今成子惰弄其命失弄天地之命而無
之以兌其不及乎之以兌其不及乎言其不次也

夏四月晉侯使呂相絕秦秦晉盟于令狐秦伯曰公峰而勿盟
左氏曰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秦以宋納之以昏姻穆公夫人天禍晉國之難文公如齊重耳奔惠公
如秦秦以求納無祿獻公即世晉無祿穆公穆公不念先公之好俾我
惠公用能奉祀于晉穆公納夷吾為晉侯又不能成大勲成其大功而為韓之師
師秦戰于韓亦悔于厥心穆公既執惠公旋即攻梅用集我文公惠公卒穆公立穆公納重耳而殺懷
公是穆之成也此是穆公成功于晉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
諸侯虜秦商周之亂文公徑歷諸國而朝諸秦則亦既報晉德矣
秦秦穆公鄭人怒君之疆場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國鄭秦大夫不訓于我寡
之德鄭人怒君之疆場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國鄭秦大夫不訓于我寡
君桓及鄭盟此與鄭盟諸侯疾之疾惡將致命于秦晉以討秦文公
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遠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文公有大造于秦

我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克稱盟桓公不肯稱利吾有狄難謂背成赤狄水氏時入我河縣焚我箕箕父夷戎農功如安草者震創我邊陲殺戮過境我是以有輔氏之聚聚衆於輔氏以拒秦君亦悔禍之延而願徵福于之人民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并惡復修舊德以追念前勲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晉厲公立與秦桓公盟于今狐秦伯不肯君又不祥之心背弃盟誓白狄及君同州白狄與秦皆屬靡州君之仇讐白狄與秦世爲仇讐而我之昏姻也白狄與晉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夷命于秦受伐狄之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秦無信以秦二心來告晉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秦與晉盟于今狄而德背之漢宋沐刃于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齊公東楚三王成王驪王莖氏曰余雖與晉出入

命焉不必尋君言終魏絳至投僕人書

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年
結和
於晉請
殺之
如晉國
殺子
知
虎豹之
皮以請
禾

新服陳新米和陳久判晉去年將就於我新服新和其心未附我德則
時而自能則諸否則揚武不然而則諸侯勞師於我而楚伐陳必能
能敗是奔陳也晉兵必無敗於陳也楚兵必無敗於陳也諸華必我食戰
也獲我失華無乃不可乎公曰然則莫如和我乎對曰和我有五利焉
我利者君貴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警民狎其野
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懷威三也以德後我師徒不
勤甲兵不煩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
使魏絳盟諸戎修民事田以時修農氏三時之事
五年辛未季孫行父卒自文子卒晉有城費作三軍事則知文子雖事而
猶思慎備未嘗弛其于宿衛是為武子所國水
左氏曰季文子卒大夫入欽公在位季氏家器為葬備具家器之所
無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寶無金寶之重器君子
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謂不
吾人滅郕
胡氏曰殺季子曰吾人滅郕非滅也立異姓以泄祭祀滅公之道也夫
郕取吾公子為後罪在郕子今罪吾舍郕何哉曰吾人之以其子為郕
后欲滅人之祀而有其國也春秋所以釋郕而罪吾歟
九年秦景公使士雅乞師于楚以伐晉秦公知秦之力不足以
敵晉故使乞兵於楚國
左氏曰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
不失選官不易方子常也其卿諫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教
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皂隸不知遷業所治之業君明臣忠上讓下
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
晉侯歸謀息民韓公伐而歸以未得志
韓公伐而歸以未得志

左氏曰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施恩惠
舍勞役勸積聚以實實出
實入自公以下大夫苟有積者盡出無積則人
公無積則亦實民所以裕更裕則則以
裕則則以實以特牲特牲則則
特牲則則器用不作不
器用不作車
服從給車服之用足以
車服之用足以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
十一年作三軍古者大國三軍次
二軍小國一軍
胡氏曰三軍魯之舊也魯侯封於曲阜地方數百里天下莫強焉及僖
公時能復周公之土宇而更克作頌其詩曰公車千乘又曰公徒三萬
故知三軍魯之舊也雖然車而謂之公車則臣下無私乘也徒而謂之公
徒則臣下無私民也若有侵伐諸侯更帥以出車畢則將歸于朝車復
于甸甲散于丘卒還于邑將省公家之臣兵省公家之衆不相繁也文
宣以來政在私門家公幼弱季氏益張廢公室之三軍而三家各有其
一季氏蓋征焉而舊法以矣是以謂之作其明年季孫宿救台遂入郕
又其後季范獻子而公臣不能具三驅民不屬公可知矣春秋書其作
舍以見兵權不可去公室有天下國家者之所宜鑒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
郕會于蕭魚
胡氏曰程氏曰會于蕭魚鄭又服而請會也不書鄭會謂其不可信也
而晉悼公推至誠以待人信鄭不疑禮其因而歸焉納斥侯禁侵掠遠
叔胥告于諸侯而鄭自此不復背晉者二十四年至哉誠之能感人也
自悼公能講於魏絳以息民聽于知武子而不與楚戰故三駕而楚不
能與之爭雖城濮之績不越是矣
人晉侯

何謂之善？孟子曰：在民久，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其，况其子乎？
而後之善，未能及人，雖有善，武子所施，沒矣。昔者之德，施於民
而後之善，未能及人，雖有善，武子所施，沒矣。昔者之德，施於民
言為之請於晉而復之，使召公之德，復於晉。

師曠論衛人山君

左氏曰：師曠待於晉，侯置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

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惡，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
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天君神

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乏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

之弗去，何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或

使以司牧之，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或

親睦以相輔佐也。善則賞，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

各有父兄子弟，以輔察其失，史為書，君為誓，詩誦諷諫，大夫規

誨，士傳言，大夫庶人，謗商賈，于市以時所貴，百工獻藝，以勸故

憂書曰：適人以木鐸，狗于道，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

是子有之，有違人，諫失當也。天之愛民甚矣，曾其使一人肆於民上

以縱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濫聞立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公之姊，皆有賜

左氏曰：邾庶其以濫聞立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公之姊，皆有賜

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武子謂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

約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為司寇，將盜是

約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為司寇，將盜是

約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為司寇，將盜是

約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為司寇，將盜是

夫若何不能武仲曰：召外，其心宜以待人，勉其信，可明也。

其心宜以待人，勉其信，可明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為，民之所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

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者，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

胡氏曰：夫若何不能武仲曰：召外，其心宜以待人，勉其信，可明也。

其君而來奔，接我，不以義者也。以欲欺，則身必危，以利奔，義則國必

亂。春秋禮義之大宗，故小國之大夫，接我以利，欲則特書其姓氏，謹也。

臥在魯，曰：今楚，其心宜以待人，勉其信，可明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為，民之所歸也。

左氏曰：宣子投其黨羊舌肸等，囚叔向。叔向曰：與其死，若何？叔向曰：子離於

罪，其為不知乎？叔向曰：與其死，若何？叔向曰：子離於

戰，言曰：子離於罪，其為不知乎？叔向曰：與其死，若何？叔向曰：子離於

向叔向弗應，出不拜。叔向曰：與其死，若何？叔向曰：子離於

老聞之曰：樂王則言於君，無不行，求故吾子，吾子不許，邪大夫所不能

也。不能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則言於君，無不行，求故吾子，吾子不許，邪大夫所不能

能行，邪大夫外舉不彘，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許曰：有覺寤

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對曰：不并其親

其有焉。叔向曰：與其死，若何？叔向曰：子離於

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訓之

訓不倦者，惠我無疆。叔向有焉。叔向曰：與其死，若何？叔向曰：子離於

能者，全不克其身，以奔社稷，不亦惑乎？叔向曰：與其死，若何？叔向曰：子離於

必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叔向曰：與其死，若何？叔向曰：子離於

必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叔向曰：與其死，若何？叔向曰：子離於

必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叔向曰：與其死，若何？叔向曰：子離於

必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叔向曰：與其死，若何？叔向曰：子離於

必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叔向曰：與其死，若何？叔向曰：子離於

必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叔向曰：與其死，若何？叔向曰：子離於

必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叔向曰：與其死，若何？叔向曰：子離於

必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叔向曰：與其死，若何？叔向曰：子離於

必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叔向曰：與其死，若何？叔向曰：子離於

必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叔向曰：與其死，若何？叔向曰：子離於

必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叔向曰：與其死，若何？叔向曰：子離於

公而克之不見叔向而歸則叔向亦不克見焉而朝則不

藏孫哭孟孫

左氏曰孟孫無城孫季孫愛之悼子之立滅其成已志孟孫卒城孫入哭甚

哀山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若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城孫曰季

孫之愛我疾疾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疾不如惡石夫石猶生

我疾之愛者其毒益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

二十三年齊侯將為滅紇田

左氏曰滅紇聞之見齊侯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

君以武而伐晉夫見其伐夜動不穴於纓廟長人故也今君聞晉之

亂而後作焉將事之非何如乃弗與田仲尼曰知之

難也有藏武仲之知而不容于魯國何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怨也夏

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

十四年春叔孫豹如晉

左氏曰范宣子所之問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

子曰昔句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延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豸常氏在

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

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

不廢也其是之謂乎

父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始封之姓以中宗祫廟世不絕

祀無闕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

記子為政

左氏曰齊侯之將重鄭人病之子產書責子西以告宣子曰

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期聚於公室則諸侯之政生

不子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

而不自利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興也德國家之基也

而無令名則子之家壞矣

也夫上帝無文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

凡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實生我而謂子殺我以生乎

十五年夏五月乙亥齊侯行弒其君光

左氏曰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

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死也

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也

為社稷則公之若為已死而為已公非其私誰敢任之

而弒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公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之

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

十月陳及鄭平

左氏曰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

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之不

遠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

之生也不

不可不慎

二月晉程鄭卒

胡氏曰：昔泰伯奔吳而不返，季歷嗣位而不辭，武王繼統受命，作周不以配天之業。讓伯，邑考官天下也。彼王僚無季歷之賢，武王之聖，而季子爲泰伯之讓，豈以德乎？使爭弑禍興，養師喪國，其誰階之也？若季子之辭位，守節立名，全身自收，則可矣。然諸聖王之道，則過矣。此仲尼所以因其辭國生亂而貶之也。

左氏曰季札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緇帶子產私紉衣焉鄭人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于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如晉將須於戚之邑聞鍾尊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辨而不

左氏曰子產使都鄙有司凡夫為井田之制
井有伍有伍相保之法大人之忠儉知大夫之忠儉者從而與之而無功修
秦晉以而斃之感其罪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修
者民法哉取我田疇而伍之兼併者失志取孰與子產吾其與之及三
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殖生之子產而死
誰其嗣之詞繼也將於請田僕以焉弗許曰唯君用鮮必躬耕
以衆給而已親臣之弟子張怒退而徵伐還而召矣子產奔晉于皮止
之而逐豈若魯春奔晉子產請其田里諸公不復入官
其田里及其入焉故入

左氏曰然明謂子產曰毀御校如何人於學校中毀壞國政子產曰何為夫太朝
 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
 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忠善為善怨可以此勝不聞作威以防
 怨怨勢以國豈不遽止然猶防川防川喻防小人言理遇大決所犯傷人
 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道其改道不如吾聞而棄之也言以
 為我然明曰茂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
 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竹石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
 仁吾不信也

四年春王正月許男如楚

卷之五

與爭君其許

不可以爲固

以喪其國失其

衡公與刑

惠和殷是少員

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興豈爭諸侯乃許之

四庫全書

左氏曰大兩實季武子問於申豐曰豐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寵雖

有不爲災者日在北陸謂十一月朔水西陸朝覲而出之奎星朝北東

方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于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俎眉

食喪祭于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土和黍以享司寒玄冥北方之神其出之也

桃弧棘矢以除其災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

焉大夫始養浴用水祭寒而藏之獻羔二月執羔祭北而啓之公始用之先

自命夫命婦至于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

縣人傳之與人納之諫人藏之夫水以風壯而以風出風和則用其

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偏則冬無烈陽夏無伏陰春無凄風秋無苦雨雷

山不震無災霜雪以爲災無災通厲疾不降民不夭札天死爲札今藏川池之水弄

風不散越下陰二重不徐發

而二月并之不與千人同不赴而暴叔孫害留不召而勞震孽爲害

國之爲言能銷之七月之五言亦之之也

曰聞者夫無吊置以爲吊諸侯無常依唯

左曰曰杜安言於樊子曰目聞言信無鼎禘少焉歸禮者仍依之

今君好得詩臣河東軍非福矣命諸門代五華辛武王
侯千所易命諸門代五華辛武王

陽王歸自奄大侯干此周正有孟涇之誓下孟伐利有

陽之鬼冤於岐山之陽虜有豐宮豐朝諸侯穆有魚山之會穆有魚山之會

齊桓有石陽之館晉文有豎土之館君其何用此八者

齊民要術

其田使之國八萬其田使之國八萬子產以郎事晉子產以郎事晉使歸飲日繁使歸飲日繁故於馬牛之外故於馬牛之外別賦

國人諺之曰其父死於此耐氏所殺已者屬尾毒害百姓

之且吾聞之爲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遷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吾不遷矣渾罕曰國氏子蓋以父子其先心乎言然於君子作法於涼從其後食至干食作法於貪成法於貪將若之何姬在列者則在察及曹昧其先心乎傷而無禮禮法食將先衛公傷而無法政不率法而制於心松心止制度而民各有心何上之有以心不從從何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初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及其舍之也四公室中軍季氏將二二子各一皆盡紅之而貢于公徵可以者其罪也

胡氏曰三軍作舍皆自三家公不與焉公室左單而魯國之兵權悉歸于季氏矣兵權有國之司命三綱兵政之本原盡其舍而公孫孫季斯因而三桓之子孫微矣亦能免乎

招公知禮

左氏曰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來有郊勞禮無失禮晉侯謂文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爲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中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魯不能取也亦有子家豈弗能用也姬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不自知其公室四分民食于他三國無民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然公謀爲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未將於此乎在在如氏而魯有焉儀以亟以言言善於禮不亦

左氏曰叔向使詣子產書始吾有虞於子言也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刑不爲刑辟設法惟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是故開之以義糾之以禮政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爲祥位以勸其從勸其從則其從之化以嚴斷刑罰以威其惡嚴斷刑罰以威其惡有懼其未也未盡治故誨之以忠榮之以行教之以務務使之以和以和臨之以敬敬民以強斷之以剛斷之以剛則事守以強其循求聖也上明察之官明察之官則民之德以爲公王忠信之長遠重之師求以爲民也民知所歸則民是乎可任使也民知所歸則民是乎可任使也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故無移於法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故無移於法並有爭心以徵於書並有爭心以徵於書夏有亂政而作刑夏有亂政而作刑刑以正法刑以正法以作爲兩有亂政而作湯刑以作爲兩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刑以正法刑以正法文之法以作三辟之典文之法以作三辟之典皆叔世也皆叔世也三代刑書之起今吾子相鄭國作封三代刑書之起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流刑有立謗政流刑有立謗政人傳之人傳之制參辟制參辟之刑之刑法鑄刑書法鑄刑書將以齊民將以齊民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作乎是何辟之有乎是何辟之有德何刑則書之民知爭端矣將弃禮而徵於書德何刑則書之民知爭端矣將弃禮而徵於書以刑書以刑書雖刀之末喻小將盡爭之亂微滋豐雖刀之末喻小將盡爭之亂微滋豐紛然盛賄賂並行紛然盛賄賂並行罪終子之世罪終子之世鄭其敗乎鄭其敗乎辟聞之國將必多制辟聞之國將必多制改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改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爲後世吾以救世之弊也爲後世吾以救世之弊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既不承命敢忘大惠以見以見

左氏曰宋公龍信聞寺殺世道依而父子之恩絕遂絕合此而君臣之

諸州人之能也國牧家亦可畏矣德有任趙高以公孫作茶葉十地
侍以公漢龍王守澄田令玖以公唐而不知監置之權者不亦悲夫

七年晉人來治杞田

左氏曰晉人來治杞田者平公杞田也杞田在魯所侵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成王氏已
謝息焉王孫守不可曰人有言曰雖有聖智之智守不侵舊禮也
守舊禮者守小智為人夫子從君而公在使而守臣喪已雖吾子亦有
猶焉雖不守

八年春師曠論石言

左氏曰八年春石言于晉魏榆晉人言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
曰石不能言或馬焉或石而後言不民聽溫也非鬼神則民聽抑
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讎動于民則民聽于下則有非言之物

而不言者氣也其時則有言不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讎並作莫能
保性命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虜祁之宮叔向曰子野之言
君子哉君之言信而有徵故能遠於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能
咎及之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手其知之矣

九年晉荀息如齊迎女還

左氏曰晉荀息如齊迎女還六月卒荀息于戲陽殯于將未葬晉侯飲
酒樂膳宰屠廟趙人請佐公使尊酒則請為之佐許之而遂酌以飲工
樂官也禮之以示師曠曰女為君耳將可也也樂以應之故為之
在子卯謂之疾日故國君以爲忌日君徹宴樂不設宴樂人舍
樂事者謂之疾日故國君以爲忌日君徹宴樂不設宴樂人舍
其疾病者謂之疾日故國君以爲忌日君徹宴樂不設宴樂人舍
于手即不樂女弗聞而樂不備此義是不聰也又飲外都殯殺夫之

左氏曰荀息如齊迎女還六月卒荀息于戲陽殯于將未葬晉侯飲
酒樂膳宰屠廟趙人請佐公使尊酒則請為之佐許之而遂酌以飲工
樂官也禮之以示師曠曰女為君耳將可也也樂以應之故為之
在子卯謂之疾日故國君以爲忌日君徹宴樂不設宴樂人舍
樂事者謂之疾日故國君以爲忌日君徹宴樂不設宴樂人舍
其疾病者謂之疾日故國君以爲忌日君徹宴樂不設宴樂人舍
于手即不樂女弗聞而樂不備此義是不聰也又飲外都殯殺夫之

單于會曠宣于子威

左氏曰單于會曠宣于子威視下言徐曠言大徐叔向曰單于其將死乎
朔有定著常星之次有表決焉位衣有繪帶而結交會朝之言
必聞于表著之位徐曠所以昭事序也事決序視不過結帶之中不
所以道容貌也徐曠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徐曠以命之徐曠以命之

失則有闕言失則今單于為王官伯而命事於會視不登言不
過步視不上大帶絕不道容而言不昭矣徐曠以命之徐曠以命之
徐曠以命之徐曠以命之徐曠以命之徐曠以命之徐曠以命之

杞伯小邾子于平立

左氏曰是時楚人暴橫陵滅中華乃敵國外患恐懼省戒之時其君當
倚於法家弗士以德修國政其臣當急於責難陳善以禮格君心內結
夏盟外攘夷狄使悼公之業若弗暇也今乃施施然安於不競無所
自強之志惟宮室是崇是飾及諸侯皆貢頌欲示威德會而以共
甲耀之不亦未乎春秋之法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貴事之類以
苟成而不愛諸道者也是以深惡此會

大墓于北蒲

左氏曰大墓于北蒲

政此以德消變之驗矣是為吉凶禍福固有可移之理古人所以必於人事而後言命也

十九年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許悼公崩於世子之藥平

胡氏曰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父有疾飲藥子先嘗之蓋言慎也止不擇醫而輕用其藥藥不先嘗而誤進於君是有忽君父之心而不慎矣一君父之尊而不慎此篡弑之萌堅冰之漸而春秋之所謹也

二十年費無極言於楚子

左氏曰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將以方城之外叛王信之執伍奢無極曰奢之子材言奢子尚若在六必夏楚國益以死其父召之彼仁

必來不然將為患王使召之曰來吾見而父崇君尚謂其賢員曰爾適吳我將歸死死而不避我死能報聞先父之命不可以言之奔也親

威為戮不可以死之報也奔死先父孝也度功而行必仁也擇往而往任事也矢死不辟勇也父不可弃奔父則名不可廢也則其勉之相從為愈死為歸也伍尚歸楚人皆殺之會伍尚父子員如吳為行人以謀楚

十二月齊侯至自田晏子侍於通室

左氏曰子猶原立馳而造焉公則曰惟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

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鹽梅以烹魚肉燔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

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禮假無言時靡有爭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

謂和羹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能食之若琴瑟之事一誰能聽之同哉不可也如是

鄧子產有疾

左氏曰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政雖有德者能以寬民其次莫如猛猛如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則多死焉故寬難察數月而卒太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鄰國多盜

取人於崔杼之澤崔杼名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之言不及此與徒共以攻崔杼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畏政猛則民服

猛猛則民服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從施施人焉以謹無良良之人式遏寇虐之人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速能通達者近者以定我王至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穀不穀不剛不柔救政優優百禄是適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舜曰御衆以寬皋陶曰御衆以寬是寬者治民之恩也而子產欲以猛威之舜與皋陶之說非邪嗚呼行寬於舜之時則猶慈母之柔孩提欲易之以猛是不勝孩童之吉而為不慈之母也行猛於子產之時則猶強奴之悍悍馬無義足以制之欲代之以寬益傷人矣

二十二年大蒐于昌閭

胡氏曰三綱軍政之本古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而所主者則貴成辨等列順少長威儀則皆納民於軌物而非馳射擊刺之末矣是故觀子有莘以長什禮知可用也而文公遂霸臨于洛陽

齊景王亡室亂景王崩悼王即位既葬廢子朝
欲篡悼王而立天下無人紀矣

胡氏曰何言乎王室亂王者以天下爲家則以京師爲室王議爲堂諸

夏為庭戶四夷爲藩籬外者先自內治遠者先自近本歟而末治者否矣景王寵愛季子朝使聶季配適以本亂者其言王室議國本之不止

也。木正而天下定矣。唐虞公天下則相禪而興賢。三代家天下則相繼

而與季春秋蕪帝王之道可公也則以達節爲權故季札辭國貶而稱

名可家也則以居正為大故莊公始生即書于策鄭突歸而不氏以國

陽生入而得係於齊此皆正本以及天下之義也其義苟行無易樹子

唯之禍乎春秋專司其人而巳王室化于後其爲來

王寧書有別離之稿予看和書子同生於則而託王寧嗣子後其為來

世法戒助矣

十三年楚襄王為令尹城郭長安
王曰此子伐曰子常公長安下長安反長安之長安計長安苟無道長安成思長安益長安古者天長安年

左氏曰沈尹成曰予常必凶豈苟不能律以鄰國城無益也古子守有

不侵爲之守衛及其德薄夷殷之藉諸侯以守諸侯親仁直其四竟吉

善鄰國不侵者爲之守衛及修薄鄰沒之完四境以守慎其四境結

其四援民俾其野業三務成功秋民無內憂賦而又無外懼兵國

焉用城今莫是懼而城於鄆守以矢罕之不獲付守其四境能無亡

乎葦粟伯溝其舍而民潰民奔其上不以待夫正其疆塲修

其土田險阨遠近之親其民人明其伍候伍內有節田相爲候望信其鄰國

慎其守其交禮不奢不貪不懦不奢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曰

矣。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無亦監乎祖考？若敖世祖蚡冒世祖，

夏口會諸侯于黃父

左氏曰子太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

也。簡子曰：「敢問何謂蓍龜？」巨子曰：「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蓍，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以天則則天之明，因地之義則則地之宜，以金木水火土之性，以以天之明，因地之義，以金木水火土之性，以

性法日月星辰之明生其六氣陰陽風雨晦明用其五行金木水火土氣爲五味

辛若
絲為五聲官商角徵羽
章為五色青黃赤白黑
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氣物性已過度

則皆乳是故為禮以奉之牛羊豕犬
而傷性五牲

廟三者以奉五味成五味之用為九文山龍藻黼火粉米黼黻六采青白赤黑玄黃五章黼黻

六律陰陽六律

以奉五色爲九歌之賦。一風之賦十千宮。襲以治內外爲。聳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爲夫婦內外以經三物。經常之事。

釐爲君臣一以見地義爲夫婦曰夕以繼二物經常之事
 帝音臣妻父曰昏重昏曰媾音甥音姊妹之子爲甥古夷父之甥
 弟音國臣妻父曰昏重昏曰媾音甥音姊妹之子爲甥古夷父之甥

象曰：天且大親睦以事親，為政事。在君為政庸力，民力。

治功了務行其德教以從順四寺爲刊罰威使民畏忌以負其腹

日力行務其財要之徵四時煮開晉屬猶自思之我

殺戮之威爲溫惠和以效天之生殺審法則其本育自有好異乎然哀

六氣六氣所生是故審具宜類以制之志長染使不過節

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罵詈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也若行仁
謹審其施行習誦實可以制厄生乎物也厄物九子物樂也惡

令諸雷其行聲雷實晉以制死生男女物也死惡物也物也

物衰也哀樂不生乃能悟天地之性于幾生陰陽之正

簡子曰甚弘禮之大也聖曰禮上下之紐天地之經紀也

[illegible]

三癯人名少德不義者無戒也罪此紀述之

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活人懼焉
人勸而善人懼是以君子貴之

完公

九年得寶至大弓

胡氏曰穀梁子曰寶至大弓周公受賜藏之魯手孫世守罔敢失也
昭先祖之德存廟敬之心耳古者告終易代弘璧琬琰天球夷王父之
戈和之弓垂之竹矢莫不陳列非直為觀美也先王所寶傳乃其身能
全而歸之則可以免矣魯失其政陪臣擅權雖先公分器猶不能守而
盜得竊諸公官且能國乎故失之書得之書所以譏公與執政之臣見
不恭之大也

十年夏公會齊侯于來谷公至自來谷

左氏曰公會齊侯于來谷齊侯內魯孔丘相室備言於齊侯曰孔丘
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
士兵之令士官以兩君合好而齊侯之侮以兵劫之非齊君所以令諸
侯也齊不謀夏夷不亂華侮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也則不
祥於德為怨義於人為失禮君公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矣將盟齊
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汝不以兵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
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兵命者亦如之揚曰
以三百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齊子何不聞焉事
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勞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而不可出助門中
樂不野合也雖不可野合而既具是棄禮也齊侯聞之怒曰魯人
不具用稅裨也

以禮也昭昭不知其已也乃不果享

久來歸鄭諸陰曰齊人前此嘗歸外西田後此嘗歸父關而此
久來歸鄭諸陰曰齊人前此嘗歸外西田後此嘗歸父關而此

胡氏曰定公齊侯會于來谷孔子備其事具左右司馬以從至於會所
以禮相見卻齊侯拒兵車之命而能享禮之設於野由是齊侯歸三邑
以謝過故楊子法言曰仲尼用於魯齊人章龜屬其侵疆桓公以義責
齊而齊人求盟夫子以禮責齊而齊人歸地皆書曰來序績也春秋夫
子之筆削自序其績可乎聖人命人勸於一身萬象與形而同體通古
今於一息百王與世而同神於土皆安而無所避也於我皆真而無所
變也其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
也匡人其如予何是以天自廢矣而亦何德之有

十五年春鄭公來朝

左氏曰鄭隱公來朝于魯觀焉行禮鄭子執王高其密仰公受玉畢其
容俯于責曰以禮觀之二君皆有死焉夫禮死生存亡之本也將左
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葬戎軍於是乎觀之今正
月相朝而皆不度法度心已公矣知事不終不終何以待之何以能久高
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恥替近辱君為庄其先公平襄公薨仲尼
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

魯哀公

元年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

左氏曰夫差敗越遂入越越子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以行
求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
求成

不德河非所以獲罪也遂弗殺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

十二年季孫欲以田賦

左氏曰季孫欲以田賦古者田賦出於民今欲以田賦出於民使冉有訪諸仲尼

仲尼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而後行施取其厚事舉其中飲從其薄如

是則以丘亦足矣矣一丘十六井也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

田賦將又不足且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魯田之法若欲

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田賦

於越入吳

胡氏曰吳自柏舉以水灌陵中國黃池之會遂及夏盟可謂強矣繼

於越入吳所謂因事循隙而見深切著明之說矣曾子曰戒之戒之出

乎爾者反乎爾老氏曰佳兵不祥之器其事大以力勝人者人以

力勝之吳嘗破越沒有輕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驕齊之志既勝齊師

役與晉人爭長自謂莫之敵也而越已入其國耶矣是侵中國而越

不勝不勝而楚之受其害也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

左氏曰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之季路無盟矣我不使于路

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

焉對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不敢問死於城下與邾射可以彼

不臣而齊其言是義也也也

四年春西狩獲麟西狩於大野春秋至此而絕筆

胡氏曰河出崑崙出崑崙而八卦書

其理一也 周南關雎之化王者之風而麟之趾聞雎之應也召南鵲
巢之德先公之教而鸛鳴之應也世衰道微暴行恣作臣弑其君
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夫子為是作春秋明王道正人倫志氣天人
交相感應之際深矣制作文成而麟至宜矣商王桀黷亂而帝昀
得於傳岩周公欲以身代其兄植璧秉珪而武王疾愈序金縢之策夫
乃反風出罪已之言發或退舍至於勇夫志士精誠所格上致日星之
應召物產之祥蓋有之矣况聖人之心感物而動見於行事以遺天下
與來世哉篇報九奏鳳儀下庭魯史成經麟出於野亦常理爾

春秋三註粹抄終

禮記三註粹抄序

禮記纂言序

禮者理也。理也者性也。性也者命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而其在於人也。謂之性。其繁然而條理也。謂之禮。其純然而粹者。謂之義。然則義者。裁制也。謂之義。其怡然而明覺也。謂之知。其渾然於其性也。則理一而已矣。故仁也者。禮之體也。義也者。禮之宜也。知也者。禮之通也。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而非仁也。無一而非性也。天叙天秩。聖人何心焉。蓋無一而非命也。故克己復禮。則謂之仁。窮理則盡性。以至於命。盡性則動容周旋。中禮矣。後之言禮者。吾惑焉。紛紜累數之事。而牽制刑名之末。窮年殫斲。弊精於祝史之糟粕。而心其所謂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者。禮云禮云。玉帛云乎。而人之不仁也。其知禮何哉。故老莊之徒。外禮以言性。而謂禮為道德之衰。仁義之失。既已墮於空虛濔濔。而世儒之說。復外性以求禮。遂謂禮止於器制度數之間。而議擬倣像於影響形迹。以爲天下之禮。盡在是矣。故凡先王之禮。屢蒙灰散。而卒以煨燼於天下。要亦未可罪。委罪於秦火者。惜不自度。常欲取禮記之所載。揭其大經大本。而疏其條理。節目庶幾。語道本末之一致。又懼其德之弗任。而時亦有所未及也。間常爲之說曰。禮之於飾文也。猶規矩之於方圓也。非方圓無以見規矩之用。非飾文則亦無從而睹。所謂禮矣。然方圓者。規矩之所出。而不可參。方圓爲規矩。故執規矩以爲方圓。則方圓不可勝用。舍規矩以爲方圓。而遂以方圓爲之規矩。則規矩之用息矣。故規矩者。無一定之方圓。而方圓者。有一定之規矩。此學禮之要。盛德者之所以動容周旋而中也。宋儒朱仲晦氏慨禮經之蕪亂。嘗欲考正而刪定之。以儀禮爲之經。禮記爲之

傳而其志亦弗就其後吳幼清氏因而爲纂言亦不數數於朱說而於先後輕重之間固已多所發明二子之見其規條指畫則既出於漢儒無其所謂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之原則尚恨吾生之晚而未及與聞之也雖然後聖而有作則無所容言矣後聖而未有作也則如纂言者固學禮者之箕裘筌蹄而可以少之乎。

齊

禮記三註粹抄

曲禮朱子曰此雜取詩書
精華之語集以成篇

100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君子修身大要在於此三者其效教
不可長致天欲不可從情動志不可端志以安民乃裕之本故以冠為教
為融欲不可從情動志不可端志以安民乃裕之本故以冠為教

賢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積而能散安安而能

○臨財毋苟得見義而取
○臨難毋苟免見命而受
○見母求勝見母求勝

分母未多不盡其
若夫坐如尸生必立立如齊主必敬從從從俗

常也

美神者所以定禍福決嫌疑另同異以是也○禮不參諸人此心之正

不獨於此也。○竊不願諸君學，不傷伯思之志，不以學。

僧土言之事行僧言示之所也將以云之質
 顯日未至

禮聞取於人取法於人不聞取人人不來我禮聞來學不聞往教來學性善即其事也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四者皆由禮而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辯訟非禮

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
禮不義皆有師也
事非禮

功朝治軍臨臣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禮示祭祀供給鬼神示意祠以文

不誦不莊是以君子恭敬撝退讓以明

不抑也

惠者有言不勝飛魚往來身有言不勝金銀今人而無利雖有言

乃使人以月禮印司訓令禽獸

上黃帝之世但黃帝足其次務施其其次三王之世禮至三

來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生亦非禮也

入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曰禮者不可以不學也

天禮者曰卑而尊人雖負事於太賤事於刑者必有爭也而兄言里卒富貴而

知好禮則不驕不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懾

凡爲人子之禮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夫爲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

禮貌備矣君之有賜所以盡其臣子之不受不敢當幸貴之禮而並於賜

故州里門堂稱其孝也兄弟新庶孫其慈也休友稱其節也耕友稱其

仁也交遊稱其信也○見父之執不言也○
進不敢進不敢言也○

所善必而方身不所習必而業心不言不稱不自稱老恐年長又意

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並行而為人子者

居不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

東山遊春

食饗不蒸祭祭不爲尸此而事之於無聲視於無形

相父母教已不登高陞不瞻深陷不若嘗笑不若笑

不登危懼厚親也父母存不許友以知慈觀之心不有

禾貝雅堂之志

實者不以財貨爲禮之所能辦
老者不以能爲禮示之所能勉
實者不以財貨爲禮之所能辦
老者不以能爲禮示之所能勉

父貢字名皆名不敢致私敬於其長也君貢自貢尊卑皆名不敢致私敬於其

所尊貴也

以無父也。五人欲得其忠皆責○吊喪弗能。財助不問其所費。問疾

那能道不問其所欲見人弗能諳不問其所舍此三事不能則皆不同

人者不曰來取君子有所賜於小人必與人者不問其所欲辭之小人無安於

陳氏曰。嫡庶之分。不可不辨也。昔公儀仲子舍孫立子。而檀弓弔以克焉。司寇惠子舍嫡立庶。而子游弔以衰麻。皆重其服以識之。欲其辨嫡庶之分而已。春秋之時。宋宣公舍子與夷立弟穆公。穆公又舍子伋立與夷。而與夷卒見殺。宣紀公黜太子僕。立季佗。而卒於召禍。晉獻公黜

匹則弗之忌矣。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故忌目不樂。
 齊桓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申生異母弟謂之曰。子盍言子之志。
 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謂明其謀則姬不誅也
 曰然則盍行乎。重耳又勸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弑君也。天下豈有無父

而大之遇於一哀而出涕。子惠夫涕之無從自也。言若不勝是於死者無情也。故舊之情而此涕焉。

孔子在衛有送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為長乎。足以為法矣。小子識之。

子貢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子不怨死其親之至。

之能行也。夫子以其如禮之常而不。言其情之至也。故曰如慕如疑。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以復其杖。消搖於道。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

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問之曰。泰山其頽則五將安

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孔子曰。

賜爾來何遲也。及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昨也。言其時之近也。故曰猶在昨也。

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言其時之遠也。故曰猶賓之也。

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言其時之遠也。故曰殆將死也。

陳氏曰。聖人知身者。天地之委形。生者。天地之委和。性者。天地之委順。

故視肝膽為楚越。以死生為晝夜。安其適來之時。焉其適去之順。將迎

無所形於外。哀樂無所間於中。又孰以幻滅為累哉。此所以悟於將死

之夢。逍遙於自得之場。以與天為徒也。

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

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此夫子之

子莫既除喪而見。子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

王制禮而弗敢過也。言其時之近也。故曰猶在昨也。

子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言其時之遠也。故曰殆將死也。

子莫哀未盡。能自剝以禮。子張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於禮。夫三年之喪。

賢者之所經。不肖者之所勉。

將軍文子。既除喪。而後越人來弔。言其時之近也。故曰猶在昨也。

主人之子。深衣練冠。服之冠不脫。以待于廟。言其時之遠也。故曰殆將死也。

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

孔子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

衆死而義不忍。生焉得而不死。國危而身不可獨存焉。得而不先

王懼人臣之輕軍師。與輕邦國也。故禮以戒之。凡使引墨執各殫忠致

命而已。

井地。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謂其聲若也。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

為繼也。夫禮為可傳也。為可繼也。故哭踊有節。哭踊有節。則人可傳

喪事。欲其縱縱。則事難止。不為也。故哭踊有節。則人可傳。喪事雖

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為也。禮之於死者。而後以死者

上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為也。禮之於死者。而後以死者。上之

不成用。禮無瓦不成味。禮無瓦不成味。禮無瓦不成味。禮無瓦不成味

曰明。神。明之也。生以神明之通待之也。

有子問於曾子曰聞喪而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葬死欲速朽
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然則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
言也曾子曰然則夫子也有子又曰然則夫子也有子又曰然則夫子也有子
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以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
司馬自為石槨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而不得速朽之命也
死之欲速朽為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之葬也仲弓問之反必載棺而朝
而桓司馬之行路以疾驅也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貨之愈也
之欲速貨為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
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
寸之槨孔子為中都宰制棺槨之制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
寇將之刑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曾子曰然則夫子之欲速朽也
也以此知不欲速貨也
子思之母死於衛也衛人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
手觀禮子蓋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謂之禮
焉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財謂之禮焉君子弗行也
吾何慎哉
子游問喪具曾子曰稱家有無子游曰有無惡乎齊宣王問曰何以
夫子曰有母過禮不以富而苟公矣飲首足形還蓬棺而封還蓬棺而封
之不以時日月之期葬棺謂之禮也而人豈有非之者哉
成子高死於宋寢疾廢道入請曰子之病革矣如至乎大病之也則如
之何子高曰吾聞之也生有益於人死無害於人吾縱生無益於人吾可
以死害於人乎哉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焉

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
人也子何觀焉子夏曰吾以爲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
曾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曰公室之難也且曰寡人聞
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此死生之大也寡人雖死無益於君之圖之
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國以君之圖之服之中喪亦不可
告舅犯公子之喪舅犯曰孺子其醉為喪人無賢仁親以爲賢父死之謂何
又因以爲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醉焉君之喪也君之喪也君之
之哭位之哀不得居喪次以外爲君憂也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
位之以辱君義不辱君義不辱君義不辱君義不辱君義不辱君義不辱君
公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為後也故不成拜稽顙而
後拜稽顙之禮也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夫稽顙而不拜
稽公問於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
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
後者母爲戎首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有
曾子曰國無道君子恥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
子游曰禮有微情者微情也先王制禮處喪者之過於有以政與物者
意不肖者之不及情故爲之與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
然矣禮之微情也微情也先王制禮處喪者之過於有以政與物者
然矣禮之微情也微情也先王制禮處喪者之過於有以政與物者
斯猶身也猶斯舞也猶斯舞也猶斯舞也猶斯舞也猶斯舞也猶斯舞也
斯猶身也猶斯舞也猶斯舞也猶斯舞也猶斯舞也猶斯舞也猶斯舞也
斯猶身也猶斯舞也猶斯舞也猶斯舞也猶斯舞也猶斯舞也猶斯舞也
斯之謂禮

犯乎文乎曰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也從文公十九年于外反
其利之事乃及河而受壁以解蓋為他日高重我則隨武子手文子即言
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交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交
子知人○趙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身也退然其言呐呐然如不
出諸其口內聲低而發所舉於晉國當庫之士七十有餘家其言呐呐然如不
物以言為閉生不交利死不為其子焉子焉不與之交利死不以
成者人有其兄死而不為其子焉子焉不與之交利死不以
績而變有臣晉侯似臣之體者以晉侯而范也則冠而蟬有績有
冠者必資績以飾其體范也則冠而蟬有績有
死也為范之冠也范也則冠而蟬有績有
應氏曰仲尼相而無飲羊繼要之民揚紆相而有戒驕有樂之效風化
之機係乎人為耳委繼冠之證雖以嚴夫民之為服者未必出於誠
心實以美子阜之孝行足以感不友不弟之俗故周公之誥康叔不以
弟之大不克恭者為怒而以克敬典者為急分主東郊之責亦以孝文
之君陳感悟之其機固不在多也
歲暮穆公召縣子而問然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庭向暴之者其天象之而
而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瘼子虐母乃不可手然則吾欲暴庭
從市徙移也市者謂則多若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巷市三日
為之徙市不亦可乎之已而不以殃人故可其說
王制王制
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行論者考其論辨其材之優然後使之任事

後命之命以一位定然後祿之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共之
天子五年一巡狩巡狩之期一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岱宗泰山也柴燎告天而望
祀山川觀諸侯問百年者就見之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風美則風俗之
失可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市賈貴賤志淫好利則物貴
知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市賈貴賤志淫好利則物貴
好者則命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正其不同山
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山川地之望宗廟有不
順者君流流之次不孝者君流不孝者君流不孝者君流不孝者君流
不從者君流不從者君流不從者君流不從者君流
地進律命之等
劉氏曰莊見百年之老則民不敢慢於其親未察萬民之詩則國不敢
濫於其化觀其百物之價則民不敢淫於其好考其正朔之協則事不
敢違於其時同其律度之程則民不敢淫於其信信其宗廟之祀則民
不敢忘於其先謹其禮樂之行則民不敢淫於其中執其制度之常則
民不敢肆於其情賞其功德之盛則下不敢怠於其修凡是十者邦之
大典也先王之所以仁民之綱而御諸侯之大柄也
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子考禮使無違
一德謂無二心三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鉞鉞然後殺賜主璫然後為
未賜主璫則資幣於天子主璫者鉞也資幣於天子資幣於天子
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禘類宜造禘行師行師
於祖受命上帝受成於天受成於天受成於天受成於天
於祖受命上帝受成於天受成於天受成於天受成於天

有發之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軍甲兵執技輪以適四方射擊之技四方

而辨之也有發則司徒教士以車正造士則司馬辨論官材是聯事而通之也

司寇正刑名辟以聽獄訟必三刺有言無簡不聽三刺一謂詳臣二謂詳

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正君臣之義以權之則子孫父臣傳君

大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于王

凡作刑罰輕重赦制之法刑者所也而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辭既成

服奇技奇器以疑衆殺行偽而堅行偽而堅言偽而難言偽而難學非而

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

庠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古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甲其日甲乙其帝大暉其帝大暉

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躬耕帝藉

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

地同草木萌動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命田舍東郊

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田事既飭先定準直先定準直

不可從我始毋變天之道毋絕地之理毋亂人之紀不可從我始

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旦畢觜中。其律中南呂，面是月也。乃命司服具飭衣裘，文繡有常，條其具而飾之，衣之長袖而裳，制有大小，小則玄，冕一重，大則冠冕九重。度有長短，衣長而度短。衣服有量，必循其故，朝服之制，冠帶亦有定制。乃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毋或枉撓。義枉撓不當又受其殃。

尤有異
宜者

曾子問

文王世子

王出起

舞用之

教世子。必以

禮者所以達山川所以備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
前章凡所以達山川之類于下
 五祀者是以故宗祝在廟宗祝以助祭祀三公佐朝三公以佐卿大夫三老
三老以明人倫王前巫而後史巫以神降君心之誠十筮備十筮皆備皆在
禮戰行於季也左右左右以言告王贊以執王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前後左右皆有
詩皆王情以威儀贊王為不過時居故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風雨節時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
道之正而已故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天下皆知禮行於五祀而正法
焉無道則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則焉皆時之禮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修而禮之載也
 夫禮必本於太一太一為一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列而為
 鬼神其降曰命其官于天官者王也至人制禮凡夫禮必本於天動而
 之地即統神而之事變而從時即五祀協于分藝協合也分即日
有藝其居人也言私曰養言其本于仁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必節者
計之資筋力之儀冠昏喪祭射御聘聘○故禮義者人之大端也所以
謂之節飲食之正冠昏喪祭射御聘聘○故禮義者人之大端也所以
 謹信睦睦而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
 也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寶也寶孔穴可出入者由禮義故惟聖人為
 知禮之不可以已也故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故禮之于人也猶
 酒之有蘖也人以禮而戒德如酒以蘖酒以蘖而戒德如君子以厚厚于禮故為君子故
 聖王修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禮明乎義之所在使人有所持循人故
 節故人情者聖王之由也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播之本仁以
 聚之播樂以安之先以禮治人如伯田先耕以耨耨義學耕制宜如禮田
之千至一之理如殺之熟而飲食以節非若如樂揖草黍苗數則而會
養德性使和順于道德如食之而飯也故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
 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義者藝以事之分仁以信之節也協于
藝合其事講于仁心之信商處其受得之者強上則義則仁者事之本也順

也。禮制貴終，雖不墜，是故先王之制禮也，必有主也。主于反本，終古故可述而不
學也。以此二者求之，可以
是故昔先王尚有德，尊有道，任有能，舉賢而置之。置使之聚衆而誓之。禮莫
重乎祭，必辨道術才能者。是故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因
執其事，又從而誓戒之。
吉土以饗帝于郊，升中于天而鳳凰降，龜龍假饗帝于郊，而風雨節，寒暑
時，是故聖人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
天道至教，陰陽之運聖人至德，禮樂之作廟堂之上，罍尊在左，犧尊在西，
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鬱鬯，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之至也。
禮也者，反其所自生，樂也者，樂其所自成也，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以節事，修
樂以道志，故觀其禮樂，而治亂可知也。禮趙伯玉曰：君子之人，達明
器而知其工之巧，觀其發物舉措而知其人之智，故曰：君子慎其所以與
人者。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洞洞無間乎其敬也，屬屬無偽乎其忠
也，勿勿勉勉乎其欲其樂之也。
君子曰：耳受和，目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
也。是以得其人之爲貴也。
子路爲季氏宰，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強力之客，
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偏所爲跛以臨祭，其爲不敬大矣。他日祭
子路與室事，正祭之特交乎尸。外人將饗至尸內人於尸受饗堂事正祭之
於交乎階，在下之人入室交乎尸。之設於尸前內外相交承後堂事正祭之
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子路推禮之宜答煩文
郊特牲

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

真氏曰古之君子於所以養其心者無所不至也佩玉中宮社之音步趨有詩樂之節凡進退俯仰之間出入動作之際莫不節之以禮和之以樂故於是時防邪僻而導中正其爲功也易後世一切無之而所以禁或斷喪者不可勝致故於是時防邪僻而導中正其爲力也難

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耳母沒而杯_盃圖_盃不能飲焉口澤

太傳記祖宗人

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所見先者五民不與焉謂未及治民也一曰治親二曰報功三曰舉賢四曰使能五曰存愛五者一得謂皆得於天下民無不足無不賄也者五者一物事也紕繆謂外民莫得其死○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也道始矣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銖徽銖銖之號異器械別衣服此也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

庶子不祭明其宗也作有嫡子之宗以祭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
也反已作繼祖之宗別子爲諸侯嫡子之弟別於繼別爲宗別子之嫡
也長子作正統故北別子爲正統嫡自爲後世也別子爲父之長子繼
其後嫡子也爲大繼稱者爲小宗別子之庶子以兄弟定有百世不遷
宗合族同宗也爲大宗別子而同一父之兄弟定有百世不遷
之宗大宗一廟五世之外嫡爲之有五世則遷之宗小宗有四世繼稱而
祧年有繼嗣而同堂宗之者爲之服九月有繼曾祖而再從宗之者爲之服
爲之服三月至於四從親繼稱例不爲之服此所謂五世則遷也百世不

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
若五世則遷者也高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義也

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祖義率和順而下之至于禰是故人道親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謂不離散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重社稷故愛百姓愛百姓故刑罰中刑罰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財用足財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禮俗刑刑猶成也禮俗刑然後樂詩云

少儀小學之類

事君者量而後入定議而後入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諂諫而不諂有亡而無疾疾而不亡然不能可也則去過頌而無謗謗而無頌諫而無諂諂而無諫則助之助之廢則掃而更之廢則更之謂之社稷之

言語之美穆穆以皇皇正而朝廷之美濟濟出入翔翔翬翬祭祀之美濟濟而皇皇有求而車馬之美匪匪翼翼有輔鸞和之美肅肅

唯者雍雍應若
之融之和
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

方氏曰執輕如不克執虛如執盈之謂也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
偏入虛如有人之謂也孔子執圭如不勝出門如見大賓者此也君子
推執器之道以任天下之事雖微小在所不遺也况萬鈞之重者乎推
入室之道以遇天下之衆雖幽暗在所不可欺也况十目之視者乎

筆記

發慮憲故思以求求善長求善足以諛聞不足以動衆就賢體遠不足以動衆就賢體遠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

子不孫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若民教學為先

曰念終始典于學其此之謂乎

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是故學然後知不足知不足然後知困知困然後能自反也知自反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說命曰學學半身學問之半其此之謂乎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凡年八歲入學中年一考校者其長一年雖經辨志能經事者三年視察樂舞所習無忘五年視察習視師如好則為七年視論學友誼求其友誼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明成精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悅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記曰蛾子時術之亦附附術學術者由積學而成大道也其此之謂乎

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樂而習之蓋以居官受命之事為論其志也入學設簋孫其業也入學設簋孫其業也樂而習之蓋以居官受命之事為論其志也入學設簋孫其業也樂而習之蓋以居官受命之事為論其志也樂而習之蓋以居官受命之事為論其志也

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依不能安詩人此也

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夫然後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傳而不反也不說命曰敬孫務時敏取脩乃來敬孫務時敏取脩乃來

今之教者呻其占畢而後求之其說多其訊言及于數多其說其材不能盡其施之也悖其所求之也拂其材不能盡其施之也悖其所求之也拂學不見其長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雖終其業而去之必速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

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凌節而施之謂孫相觀而善之謂摩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脩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

之所由廢也之所由廢也君子既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以為人師也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道而弗牽示以入道所由而強而弗抑示以入道所由而強而弗抑開而弗達開而弗達達則思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

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難或失則止或失則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善教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其言也約而達微而誠罕譬而喻可謂繼志矣

依不能安詩人此也

戚所以和安樂也婚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

過街而過街則亂復收紙失序也還竹具亦父故暴失和也日方

乃於後能興禮樂也。○論倫無患。樂之情也。論者相頌之辭。倫者相作之
也。此樂之始。欣言歡愛樂之官也。在人則以欣愛。中正無邪禮之實也。
正行之中。故曰作。莊敬恭順禮之制也。在人則以莊敬。中正無邪禮之實也。
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禮事乎山川鬼神。則此所與民同
也。○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者其
禮具。下戚之舞。非備樂也。蓋善美是樂。而祀非達禮也。蓋如古者血
禮五帝殊時。不相沿襲。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樂極則憂。憂則樂。樂極則
禮。禮則偏矣。必有偏失。而不備。及夫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者。其惟大
聖乎。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此造化自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
焉。此禮制自春作夏長。仁也。秋歛冬藏。義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禮者
和樂神而從天。厚其氣之而達其。禮者別宜居見而從地。別其物之
而具。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應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天地官矣。
天章章之也。是樂名大章言是也。咸池備矣。是樂名咸池言德也。韶繼也。
樂名言舜之道。夏大也。是樂名言能光。殷周之樂世矣。是樂名言能武。
夫黍禾為酒。非以為禍也。而微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為
酒禮。禮之禮。一曰。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
以備酒禍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樂者。所以象德也。禮者。所以綴事也。
也是故先王有大事。死喪。必有禮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哀
樂之分。皆以禮終。哀樂皆以禮終。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適
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

人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
焉。是故志微。音哀。此樂心。而民思憂。此樂心。而民思憂。此樂心。而民思憂。
詩也。慢易。此樂心。而民思憂。此樂心。而民思憂。此樂心。而民思憂。
猛起。此樂心。而民思憂。此樂心。而民思憂。此樂心。而民思憂。
誠之音作。此樂心。而民思憂。此樂心。而民思憂。此樂心。而民思憂。
動之音作。此樂心。而民思憂。此樂心。而民思憂。此樂心。而民思憂。
本之性情。此樂心。而民思憂。此樂心。而民思憂。此樂心。而民思憂。
陰而不密。此樂心。而民思憂。此樂心。而民思憂。此樂心。而民思憂。
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此樂心。而民思憂。此樂心。而民思憂。此樂心。而民思憂。
立之學等。此樂心。而民思憂。此樂心。而民思憂。此樂心。而民思憂。
成文。此樂心。而民思憂。此樂心。而民思憂。此樂心。而民思憂。
之序。此樂心。而民思憂。此樂心。而民思憂。此樂心。而民思憂。
疎貴賤長幼男女之理。此樂心。而民思憂。此樂心。而民思憂。此樂心。而民思憂。
力竭則章。此樂心。而民思憂。此樂心。而民思憂。此樂心。而民思憂。
亂則禮。此樂心。而民思憂。此樂心。而民思憂。此樂心。而民思憂。
易以犯節。此樂心。而民思憂。此樂心。而民思憂。此樂心。而民思憂。
德言。此樂心。而民思憂。此樂心。而民思憂。此樂心。而民思憂。
而不。此樂心。而民思憂。此樂心。而民思憂。此樂心。而民思憂。
氣應之順。此樂心。而民思憂。此樂心。而民思憂。此樂心。而民思憂。
而萬物之理。此樂心。而民思憂。此樂心。而民思憂。此樂心。而民思憂。
君子交情。此樂心。而民思憂。此樂心。而民思憂。此樂心。而民思憂。

馬氏曰以體言之禮戒樂盈以用言之禮進樂反故七介以相見不飲

則已。然三辭三諫而至不然則已。一獻之禮而賓主百拜。日莫大饗。而齊莊正齊。此皆勉而進之者也。進旅退旅。以示其和。弦匏笙簧。合于拊鼓。以示其統治。氣則以相。訊疾則以雅作之。以祝止之。以歡。此皆反而抑之者也。

夫樂也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人之
清也發音動靜性術之變審於此矣故人不無樂樂而不無形形而不
爲道不無亂先王耻其亂故制之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
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樂或寬或狹直或健或柔繁或豐或殺簡或疏或密
肉或剛或柔節或止或作而後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氣

得接焉。長生王立樂之方也。然以一端言之○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閭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前樂言樂以和禮。故聽其雅頌之聲。三選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詘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

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鉞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儕焉。其類。兵則天下和之。怒則暴亂者畏之。先王之道禮

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

同聲而靜者而正者宜歌頌頌者大雅之類也夫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
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無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商者大雅之類也
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齊者大雅之類也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已而天地應焉四
時和焉是故理萬物宜而

故歌者曰女抗者如抗舉下如陽如墜明非女抑止如掌不促此中知
句曲中鈎索要平端正如貫珠故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
之不足故長言長言之不足故嘆嘆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
足之蹈之也

子貢問喪子曰敬爲上

容稱其服

孔子曰管仲隳_紂而朱紘_{紂免服之婦人}旅樹_{旅通}而反玷_玷山節_節而藻_藻大夫也而難爲上也_{言惜}安平仲礼其先人豚肩不掩豆賢大夫也而

離爲下也。言下。君子上不僭，下不偪。

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弗得聞也明故也弗聞之也弗得聞之也明故也君子止之始以有德能既得之而又失之始以有德能君子耻之始以有德能有餘而民不足

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也。一弛一張，文武之道也。

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社稷稷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社

廟而宗焉。殷人禘嘗而郊其祖契而郊湯。周人禘嘗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以其地則不祭。○大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材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祭義

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懷怍之心，非其秉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休惕之心，如將見之。樂以迎來，迎來而樂，樂以送往，送往而哀，哀其故，故而有樂而嘗無樂。○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之日，乃見其所為齊者。○祭之日入室，入廟，倏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愀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致愛謂之孝，則存，致敬謂之孝，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不辱也。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以死為不祥，言夫日忘有所至而不敬，盡其私也。此心極於念，無不敬，非人為能，養者，孝子為能，親親者，鄉也。鄉之於後，能親親焉，是故孝子居尸而不怍。其親親之心，致其敬，尸夫人薦豆，齊齊之饌，手其敬也，愉愉手其忠也，有和順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孝子將祭，慮事不可以不豫，比時且物不可以不備，虛中無心，以治之。室室既修，百物既備，大樽戒沐浴，奉承而進之，洞洞乎屬屬乎，如弗勝，如將失之，其恭敬之心至也。

與○孝子之祭也，盡其歡而慤焉，盡其信而信焉，盡其敬而敬焉，盡其禮而禮焉，而不過失焉，進退必敬，如親聽命，則或使之也。○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實有德，貴貴，貴老，敬長，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實有德何為也？為其近於道也，實貴何為也？為其近於君也，貴老為其近於親也，敬長為其近於兄也，慈幼為其近於子也。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孝以事親，順以聽命，錯諸天下，無所不行。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是以致其敬，極其情，竭其事，以報其親，不敢弗盡也。是故君子天子為籍千畝，兌而朱紱，躬束耒，諸侯為籍百畝，冕而青紱，躬束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為醴醢齊盛於是，手取之敬之至也。

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為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為孝乎？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戕及其親，敢不敬乎？○亨孰饔飧，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奉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樂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安為難，安可能也，卒為難，父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儀此也。

此作。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薄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父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時，非孝也。』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置思慮，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濟眾，謂之德教，加於百姓，於物，謂之德教，可謂用力矣。廣矣父母之愛，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如人為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是以有憂色也。』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父母之遺體行殆，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惡言不反於身。人自不以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於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是故朝廷同爵則尚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君問則席，八十不俟朝，見君而退，不待朝事畢，君問則就之，而弟達乎朝廷矣，行有而

不備，不備則隨，少者不可以有，長者之有，若兄，見老者則車徒辟，行有當避之，班白者不以其任之物，行乎道路，而弟達乎道路矣。居鄉以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而弟達乎州巷矣。古之道，五十不為甸徒，其民為從卒，須禽降諸長者，田疇分角則長者，而弟達乎狎狎矣。軍旅什伍，同爵則尚齒，而弟達乎軍旅矣。孝弟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州巷，放乎狎狎，脩乎軍旅，衆以義死之，而弗敢犯也。弟之義，死於孝，弟而不敗。

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耕藉所以教諸侯之養也。朝覲所以教諸侯之臣也。五者，天下之大教也。

天子有善，謹德於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卿大夫有善，薦於諸侯，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存諸長老，祿爵慶賞，成諸宗廟，所以示順也。

祭統。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者也。心怵而奉之以禮，是故惟賢者能盡祭之義。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謂之備。言內盡於己，而外順於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上則順於鬼神，外則順於君長，內則以孝於親，如此之謂備。惟賢者能備，能備然後能祭，是故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薦之而已矣。不求其為，謂之無求，此孝子之心也。○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孝者，畜也。畜者，蓄也。中心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是故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葬則

祭。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孝者，畜也。畜者，蓄也。中心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是故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葬則

則祭者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蓋此三者者孝
子之行也○夫祭者夫婦親之所以備外內之官也官備則其具備凡天
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外則盡物內則盡志此
祭之心也○是故天子親耕於南郊以供齊盛王后親蠶於北郊以供純服
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其齊盛夫人蠶於北郊以供見服天子諸侯非莫耕
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身致其誠信誠信之謂盡敬之謂敬敬事然後可
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為言齊也齊不齊以
致齊者也及其將祭也防其邪物記其善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
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下足不收動必依於禮是故君子
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精明之至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
夫祭有十倫焉論其義也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見
貴賤之等焉見親疎之殺焉見爵賞之施焉見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
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下之際焉此之謂十倫此備言祭之義也凡祭有四時
春祭曰鉶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此四時祭之名也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
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故曰其重於禘嘗此更較之禮加禘則
是故其德盛者其志厚其志厚者其義重其義重者其祭也敬祭敬則境
內之子孫莫敢不敬矣是故祭之祭也必身親之有故則使人可也
夫固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為
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譽焉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
心也惟賢者能之○銘者論議其先祖之有德有功烈勳勞慶譽者也
列於天下陳列於天而酌之祭器有成名焉祭器稱美而不稱惡也
成其名者自其所以祀其先祖者也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身比焉順也

方氏曰嘗之重者莫如銘言之重者莫如銘此所以有銘而銘必於
禹也楚子問焉而上孫滿以為在德不在是則古之為此也亦因其有
所當而已若湯之結周之景晉公之鍾以至子王之太常廟之金人凡
快懷德者為銘焉其所以自名之意則一也
子孫之守宗廟社稷者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
知而弗傳不仁也此三者君子之所耻也
經解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恭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
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發和莊儉禮教也潔淨精微易教也屬辭比事春秋
教也故詩之失愚愚志則失於自用書之失誣誣則失於無實樂之失
奢奢則失於易良禮之失煩煩則失於其制易之失慢慢則失於其時春秋之失
誣誣則失於其辭春秋之失誣誣則失於其辭春秋之失誣誣則失於其辭
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
也潔淨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
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
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並明明照四海而不遺
微小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放則有環珮
之聲升車則有綈和之音居處有禮進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成
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其式正是四國此之謂也
發號令出而民說謂之和上下相親謂之仁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謂之
信除去天地之害謂之義義與信和而仁霸王之器也有治民之意而無

禮學公曰寡人聞此言也無如後罪何謂其不見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

仲尼燕居

仲尼燕居。子張子貢游侍。縱言謂言。至於禮。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給者足恭。勇而不中禮謂之逆。逆者悖戾。言將進曰收問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謂惡者收斂而無餘。子曰然。則何如。子曰郊社之禮。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享之禮。所以仁賓客也。是故以之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閨門之內有禮。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是故宮室得其度。量得其象。立得其節。以象氣之所由。以

無節不作。不能詩於禮終不能樂於禮。素謂也。薄於德於禮虛謂也。子張問政。子曰君子明於禮樂而措之而已。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爲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爲必行綴兆。舞雩之舞。擊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大乎也。諸侯朝萬物服體謂之禮。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

孔子問居

孔子問居。子夏侍。問曰詩云五鼎烹。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子夏曰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言之所至禮亦至焉。樂之所至樂亦至焉。哀之所至哀亦至焉。此之謂五至。子夏曰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敢問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基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子夏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無聲之樂氣志不遠。無體之禮威儀遲遲不怠。無服之喪內恕孔悲。此仁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而可及乎遠無聲之樂

高明在躬氣志如神孝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在詩曰
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周之翰四國于藩四方于
宣此文武之德也

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宋王之先祖宗統德已。有令善之聲聞。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之德也。施其文德。協此玉國。太王之德也。子夏蹶然喜躍而起。曰。弟子敢不承乎。

坊記

予言之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爲之坊民猶踰之。故君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

應氏曰理欲相爲消長。人欲熾盛而有餘。則天理消滅而不足。禮則坊其所不足。而制其所有餘。爲性之善。爲德之禮。以坊之。而養其源情之蕩。爲淫。神以坊之。而遏其流。聖人防民之具至矣。然人之欲無窮。而非坊開之所能盡也。聖人於是而有命之說焉。命出於天。各有分限。而截然不可踰也。天之命令。人力莫施。以是坊之。則覬覦者塞。羨慕者止。而欲

不得肆矣。

子云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無道以安貧故約約斯盜盜則有失彼驕斯亂亂則有失此禮者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以爲民坊者也故聖人之制富貴也使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於約貴不慊於上故亂益亡

多故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室不過百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
畔者○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為民坊者也疑者惑而未決微者隱而不明惟禮足以章明之分
也別之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

子云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則禮益以故君子與其食浮於人無使人浮於食。

子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衽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犯貴朝廷

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君子貴人而賤已先人而後已則民作讓。○子云有國家者貴人而賤祿貴有德之人而不吝於班祿則民興讓尚技而賤車尚有能者而不吝則民興藝。○女音子之言言之不忤則爲小人之言先言而後行不

子云上酌民言則天下施謂君將施政教所加民尊養之如天降下上酌民言則犯也謂民必過犯下不天上施則亂也謂作亂故君子修謙以涖百姓則民之

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不爭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怨益亡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讓善○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

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父母在不稱老言孝不言慈

民之於孝而厚於慈

子云祭之有尸也尸以象其生宗廟之有主也主以象其神示民有事也修宗廟敬祀事教民追孝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

子云敬則用祭器之實客以爲敬也故君子不以非廢禮不以美沒禮

子云禮之先幣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故其情是敬教民先任事而後得先財而後禮則民利而後食於財利無辭而行情則民爭之節而

子云禮之先幣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故其情是敬教民先任事而後得先財而後禮則民利而後食於財利無辭而行情則民爭之節而

子云禮之先幣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故其情是敬教民先任事而後得先財而後禮則民利而後食於財利無辭而行情則民爭之節而

子云禮之先幣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故其情是敬教民先任事而後得先財而後禮則民利而後食於財利無辭而行情則民爭之節而

子云禮之先幣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故其情是敬教民先任事而後得先財而後禮則民利而後食於財利無辭而行情則民爭之節而

子云禮之先幣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故其情是敬教民先任事而後得先財而後禮則民利而後食於財利無辭而行情則民爭之節而

子云禮之先幣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故其情是敬教民先任事而後得先財而後禮則民利而後食於財利無辭而行情則民爭之節而

子云禮之先幣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故其情是敬教民先任事而後得先財而後禮則民利而後食於財利無辭而行情則民爭之節而

子云禮之先幣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故其情是敬教民先任事而後得先財而後禮則民利而後食於財利無辭而行情則民爭之節而

子云禮之先幣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故其情是敬教民先任事而後得先財而後禮則民利而後食於財利無辭而行情則民爭之節而

子云禮之先幣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故其情是敬教民先任事而後得先財而後禮則民利而後食於財利無辭而行情則民爭之節而

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以德報怨則寬

之仁也特德怨雖不足有德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以德報怨則

子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夫下一人而已矣是故君子議道

自已而置法於民以聖人之可爲而法之則道無不盡

子曰仁有三安仁利仁與仁同功而異情三者之功同解於仁而其情與仁

同功其仁未可知矣而公匡合之功雖異則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

可知也○過者人所避而不幸而致焉若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

強仁

厚於仁者薄於義親而不尊厚於義者薄於仁尊而不親

道有至有義有考至道以王○道得其仁也至道得其義也

有方故得其義考道以無失○考道以無失考道以無失

子曰仁之爲器重其爲道遠舉者其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取數多者仁

也○仲之爲微子之去箕子之囚此千之死者得仁以仁名夫勉於仁者不

亦難乎

是故君子以義度人則難爲人○義以度人則難爲人

矣○今之人相與則大賢○子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

子曰仁之難成久矣惟君子能之是故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

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為亂在物者有命故可生可殺可殺可生可殺

子曰惟天子受命于天士受命於君故君命順則臣有逆命君者命合于理義則臣不令而行逆則為亂

子曰君子不以辭盡人見其人之實行故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枝葉猶本也

子曰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辭猶言也○君子之接也如也如也猶水之接如也

子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饑則食之稱人之善則爵之口惠而實不至怨齒及其身是故君子與其有

嗟責也寧有已怨有求而不許始雖謂人之意終不害乎信其怨小

子曰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疏而親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與

子曰緇衣

子曰之言曰為上易事也以上好信為下易知也以下用權則刑不煩矣刑不煩矣

好賢如緇衣好之惡惡如巷伯則爵不濫而民作愿刑不試而民服刑不試而民服

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逃心逃心

子曰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泣之則民有遜心遜心

子曰下之事上也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有是物下必有其焉者矣故

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

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為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章志貞教章志貞教

以正尊仁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已以說其上矣民皆感其子愛之心致力

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絲其出如綸故大人不倡言言

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尤行

而行不危言矣行而行必可危乎則民將效之言行必可危乎

子曰君子道北人以言而禁之人以言而禁之故言必慮其所終而必慮其

而慎於行

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一

子曰為上可望而知也為下可述而志也知而志也

子曰有國家者章明章明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

子曰上之人疑則百姓惑百姓惑人可疑則百姓惑

子曰下之人疑則百姓惑百姓惑人可疑則百姓惑

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耻也政之不行也

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耻也政之不行也

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耻也政之不行也

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耻也政之不行也

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耻也政之不行也

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耻也政之不行也

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耻也政之不行也

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耻也政之不行也

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耻也政之不行也

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耻也政之不行也

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耻也政之不行也

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耻也政之不行也

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耻也政之不行也

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耻也政之不行也

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耻也政之不行也

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耻也政之不行也

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耻也政之不行也

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耻也政之不行也

之不敢以疑謂上不敢以謂下不答不敢以謂謂上不敢以謂下其仕有如此者○儒有今人與
居古人焉謂今人與古人世行之後世以爲楷謂世行之後世以爲楷適弗逢世謂適弗逢世上弗援謂上弗援下
弗推謂下弗推我進諫諍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雖
危起居中傷之謂危起居中傷之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其憂思有如此者○儒
有博學而不窮謂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謂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謂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謂上通而不困禮
之以和爲貴謂禮之以和爲貴義之以信爲美謂義之以信爲美優游之法謂優游之法故以爲法謂故以爲法慕
賢而容衆謂賢而容衆毀方而瓦合謂毀方而瓦合其與衆方合其方而優謂其與衆方合其方而優其寬裕有如此者○儒
有內稱不辟親謂內稱不辟親外舉不辟怨謂外舉不辟怨程功積事謂程功積事其功積而推賢而進達之不
望其報謂不望其報不求其利謂不求其利國君得其志謂國君得其志而利國家不求富貴其
舉賢後能有如此者○儒有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爵祿相先也

方有如此者○溫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謂溫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
之作也謂寬裕者仁之作也孫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
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謂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八者皆仁謂八者皆仁儒者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
言仁也其尊讓尊仁有如此者○儒有不隕穫謂儒有不隕穫之志謂之志於貧賤不充詘謂於貧賤不充詘
失節於富貴謂失節於富貴不恩謂不恩君王不累謂君王不累長上不問謂長上不問侯卿大夫詳史
而遠謂而遠故曰儒

冠義
凡人之所以爲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謂凡人之所以爲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容體欲齊顏色謂容體欲齊顏色顏色欲
親順謂顏色欲親順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謂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後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
和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後禮義立故冠而後服服備而後容
體正顏色齊辭令順故曰冠者禮之始也

昏義
古者冠禮室日謂古者冠禮室日之吉筮賓謂之吉筮賓求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禮所以
爲國本也故冠於祚以者代也謂爲國本也故冠於祚以者代也於客位三加謂於客位三加始加緇
冠謂始加緇冠而後謂而後成成人之道也謂成成人之道也成人之道者將責成人禮
焉者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爲人子爲人衆爲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責四
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故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後可以爲人謂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後可以爲人可以爲
人而後可以治人也故曰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

昏義
昏者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
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入揖讓
而升聽於廟所以敬慎重正昏禮也成婦禮明婦順又申之以著代
所以重貞婦順焉也婦順者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後當於夫以成絲麻

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成者也天子修男教父道也后修女順母道也故曰天子之與后猶父之與母也

鄉飲酒義鄉飲者鄉人以時會聚飲酒禮也鄉飲有四一則三年

蠟祭

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後至階三讓而後升
所以致尊讓也盥洗揚觶所以致潔也拜上賓主升堂主人於階上北面再拜受爵於西階上作送爵拜饌坐而拜
敬也尊讓絜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讓則不慢
不慢不爭則遠於閭辟矣不闔辟則無暴亂之禍矣斯君子所以免於人
禍也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
地之義氣也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應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
地之仁氣也主人者尊賓故坐賓於西北而坐介於西南以輔賓
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于西北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故坐于東
南而坐僕於東北以輔主人也○君子之所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
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

道之易易也。○鄉飲酒之義。立賓以象夫。立主以象地。設介僎以象日月。立三賓以象三光。立之制禮也。經之以天地。紀之以日月。參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

射義

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祿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饗飲酒之禮故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如南面特立而示莫之敢軌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如生立有等以爲之辨○故射者進退周旋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其節我許以爲非天子以騶虞爲節諸侯以騶首爲節卿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芣爲節騶虞者樂官備也騶虞之鳥獸蕃殖天子射以爲節言天子當備天地好生之德以育衆故樂官備騶首者樂會時也騶首四之所獲至海諸侯無射會其士大夫物澤誠至相與結歡修夜以之爲樂○其節我許以爲非天子以騶虞爲節諸侯以騶首爲節卿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芣爲節騶虞者樂官備也騶虞之鳥獸蕃殖天子射以爲節言天子當備天地好生之德以育衆故樂官備騶首者樂會時也騶首四之所獲至海諸侯無射會其士大夫物澤誠至相與結歡修夜以之爲樂○其節我許以爲非天子以騶虞爲節諸侯以騶首爲節卿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芣爲節騶虞者樂官備也騶虞之鳥獸蕃殖天子射以爲節言天子當備天地好生之德以育衆故樂官備騶首者樂會時也騶首四之所獲至海諸侯無射會其士大夫物澤誠至相與結歡修夜以之爲樂

禮記二註粹抄終

禮系總論

知有聖人之治法當知有聖人之道法離道於法則法無所施而禮者也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昔周公相成王舊唐書卷一百一十五繼文王武王之業以繼日坐以待旦事爲之制曲爲之防誓至治之法而先有亂日之憂處極盛時而逆爲長世之慮紀綱法度儼然必備於是乎周禮作焉君臣同德相與而回以立政無逸之規模而杜立怠荒既醉之事業以聚福百官各守其職而明各諾周官之典刑精神心術奮發忘倦於是乎周禮百官中於牧於野而九夫經野之制備焉服防於楚而九畿分國之制詳焉其刑於刑而五刑憲氏之制具次知冠冢喪祭之文服食器用之度無不精心思而經畫微而至於羽毛鱗介之形禮書龜之類必爲之虞當而後已舉本而不遺末諱精而不遺粗周公以之相七年之治臣王以之致四十年之平周家以之求八百年之命此周公之道所以爲周公之法與漢武號爲有志於道然承嬴秦之弊并田廢而阡陌封建裂而郡縣肉刑變而笞箠三者行道之本漢去古未遠且不能以盡復區區官名之定服色之易正朔之改曾無補於治道之萬一河間所獻之書且不肖過目况望其勉強行道乎劉歆乃欲取之以輔新秦彼何人斯敢輕議周禮後世惟一唐太宗亦知周禮爲真聖人所作而曰不井田不封建不肉刑歟行周公之道不可得也是亦徒發望洋之嘆耳世儒嘗恨太宗不能修復古制以爲唐自元魏比齊以來授民以田分民以廩先王之制十用其二繼以蘇綽在周約六典以建官而府兵之制後有端緒先王之制早已用其五六又繼以隋文帝之富強蘇威高景之損益先王之制

千用其八九太宗臨其後而行之使其深觀詳察纖悉委曲有以補前代之未備則唐之治為周之治情大宗之不為此也然觀魏齊周隋之時制度近古而卒無善治者道失其傳而徒法不能以自行也今觀其觀之治世案以授田租庸調以取民七百三十員以建官十六衛八百府以置兵法非不良政非不善終不保其後之不變或者不原其道之不行而惟咎其法之未盡不思太宗行仁義方四年遞滿心於既効已德色於政平聖人發育峻極之妙果如是易談耶彼知周公之法與金陵王氏以儒學相照之道矣知周公之道不行其何以行周公之法與金陵王氏以儒學相照之道而皆一用周禮奈何新經行而僻學興新法立而私意勝末流之弊非有浮於漢儒者故程明道曰有闢離離趾之意而後可行周官之法度正為斯人發也嗚呼道其不行矣夫後世身君師之責者有能思周公之所思行周公之所行庶乎其可以為成周之治矣不然道之不行而徒法之是任未可以語周禮

太平經國序

鄭伯謙著

先王無自私之心安家者所以寧天下也存我者所以厚蒼生也三代以還人主始自私矣以天下遺其子孫故不得為父持無忍之計然天下猶因其自私之心而獲少安於其間至於秦隋魏晉南北之君荒淫狂惑則并與其自私之計而弗念矣夫有天下而至於不愛已固無望其愛民矣而獨惜夫愛已者之所以及民亦編迫淺陋足以濟時於小康而不足以憑藉維持於無窮也三代聖人之紀綱法度典章文物所以本之身而布諸天下者甚設也而九周密詳備於成王周公之時彼其處心積慮上徹乎堯舜下及乎萬世者也外不懼天下之謗而私其迹曰必使子孫相

承而宗祀不絕也內實達天下之道而公其心曰必使我君臣相安而強紀不作也是故兼三王施四事夜以繼日盡吾精神心術而為之其法以井田其取民以什一其教民以鄉遂其養士以學校其建官以三百六十其治天下以封建其威民以肉刑大本既立然後從其品節條目日夜講求而增益之其上則六典八法八則九柄九貢九賦九式之序其次則祭祀朝覲冠婚喪紀師田行役之詳下至於卑渥圭璧之器梓匠輪輿之度與夫書績刮磨博埴之法又其細者則及於登魚取龍擗擊之微畢公所克勤小物者周公尤盡心焉蓋一而再三申復之詒謀燕喜後世豈無辟王而皆賴前哲以免流弊之難共和攝政天下復如故龍繁作孽宗周滅矣猶能挾周鼎置而東當戰國之相吞並周塊然而處其中天下猶自餘年而宗主之至於垂亡臨絕之際自分而為東西而其子孫益饒安詳進而弗念厥紹故天下始去周而為秦法亡則周亡天下後世苟有下泉之思治匪風之思周道則陳涉桀紂之極一變而復見驅風之正聖人序詩所以寓其意於十五國風之末也秦人變古不道不足深恨漢氏去三代未遠而去周為尤近不能因其自私之心而講求周公致太平之迹備憐然徒惟得失之重而操心之危苦智慮而盡防範大抵不過為握持天下之術耳非能深長之思經久之慮也封建古也止於行推恩之令井田古也止於議名田之法刑法止於定罰令軍旅止於京師之南北軍郡國之都尉建官則倣秦舊制禮則維秦儀學校則練太常而選舉則數路鄉里則烟火萬里其功近利已累足以隨世而及民矣然不安而忽危幾亡而僅存終不足以垂裕而傳後其當時敏秀奇傑之士深見遠識而有志先王之治者則或請定經制或欲退而更化或欲建萬世之長策每觀

王符論漢家失業之民歲至三十萬則田賦鄉里刑法等制益知其有然而已仲長統欲定吏祿重三公之權改稅法更官制沛然思惟善道而有易亂為治之意論甚美矣至於請廢封建復井田內刑亦復謂之未精也唐之興也太宗慨然欲成周之治而補漢氏之缺收召豪傑相與興廢起陸贄貞觀二十二年間稅為租庸調曰為口分世業兵為府選士為明經進士官為七百三十員天下為畿封刺又然亦縣雖而不純粹疏畧而無統紀未幾燕許不禁謀役不均更租庸調為兩稅變府兵為彍騎世襲而為州縣不愛名器而為愚勅封唐之子孫固非善守法者而立法之初亦不得不分任其咎當其弊端未見天下因其自私而亦得以獲苟安之利一旦利害形跡露呈則遂以大壞而不可支持矣宋之元祐元祐之泰和隋之開皇仁壽夫豈不為治安而言治者不之較功利在入及身而止漢唐之治何以興此嗚呼世變不古功利之播結於人心而此書之宏博浩翰讀之難曉說之易惑彼其根植於秦火既駭於漢儒之古如武帝友謂之末世潰亂不驗之書伏藏泯沒於山岩屋壁之間漢之末年雖入私府竟未嘗一出而試之於治其後劉歆取以輔王莽五均六鈐列肆里區皆有征天下騷然受其弊其餘杜氏不過能通其句讀馬鄭諸儒亦止於作為訓詁而已隋唐之間文中子講道河汾頗深識其本末以為經制大備後世有所持循然徒載之空言不及見之行事也唐太宗嘗與群臣語及周禮而房杜魏徵雖出王氏之門然亦無素業留宿中書聚議數日竟不能定問及禮樂役不能對大本既失他何望焉宋朝王氏以儒學起相熙豐又嘗一用周禮而計利太早求民太甚其禍甚於劉歆伊洛老師橫渠張夫子固習周公者矣而又不究其志蓋自有見於以

來若孔子文中子及伊洛橫渠諸子則恨不及用房玄齡杜如晦魏徵則恨不能用漢之劉氏宋之王氏則又悔不善用自漢唐以至今日天下之治所以駁雜而難攷弊壞而不可收者大抵出於是三者之間也是以時君世主祇薄儒生嫻笑王制悉意於淺功近利就其自利之心而姑為是目前苟簡之謀儘可以維持一世足矣不暇及此宏闊之談也嗟夫千百之下有能起周公之治者學者所不能而見也有能講明周公之制者學者所不能而詳也

序畢

天官家宰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此數語周官之綱也。王訪洪範於箕子而五以皇極居中古今未有合皇極而能立國者。今以周禮考之土圭測景以求地中建國也。而後朝市左祖右社辨方也。胡內分外位別東西正位也。公五百里至男百里體國也。九夫為井至四縣為都經野也。一曰天官至六曰冬官設官也。一曰治職至六曰事職分職也。而周公則總之以為民極焉。極也者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如衆之立民是也。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如周公之教言是也。王畿立而後振本定方位設而後等級明經野分而後疆理正官職舉而後綱目張氏民極之立孰有大於此者。故周官不惟於天官言之而五官各引之以冠其篇首。下軍訓告若是諄復則是三百六十餘官事事物物皆有極何往而非斯民之標準與。蓋極之所在所以習民於尊卑等級之中而導民於教化禮樂之內消其亡等冒上之念而飲其安分知足之心斯民入則會其有極出則歸其有極經制焉乎而不定風俗焉乎而不淳嘗觀周禮大司徒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又曰以刑教中則民不暴以樂教和則民不爭至太宗伯亦曰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一則曰中和二則曰中和皆所以建中和之極也。先王范公有言曰曲禮三千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禮三百一言以蔽之曰為民極。乃立天官家宰使率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

六卿分紀天地四時而家宰以天名官則其責任為尤重矣。司徒牧典猶地官也而典則曰天敘秩宗典禮猶春官也而禮則曰天秩五服五章猶司服典命之職也。而曰天命有德五刑五用猶司寇刑之職也。而曰天討有罪一則曰亮天工二則曰代天工同寅協恭無往而不以天自處。今家宰掌邦之六典何者而非天也以天官命家宰而加於五官之上其特大臣也。彌尊其責大臣也彌重故任大臣而不能致敬名曰棄天為大臣而不能任責名曰誣天。昔陳平不知錢穀決決而謂宰相順四時理陰陽兩吉不問清道群聞而問牛喘謂三公典和陰陽夫四時果順陰陽果和尚復何愧不和不順而姑藉是以文其失吾謂欺欺天乎惜無以天官之學告之者。天宰六卿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以經邦國以治官府以紀萬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國以教官府以養萬民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以均萬民五曰刑典以詰邦國以刑百官以糾萬民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六官雖分掌而天宰實建之學典萬民乃司空之職尼四民時地利也。周官言六卿之職而曰各率其屬周禮言六官之掌而曰使率其屬則是治屬家宰教屬司徒禮屬宗伯政屬司馬刑屬司寇事屬司空。然一定而不亂矣。今天宰何以謂之掌六典乎。觀小宰之職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則六官各率其屬失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則六官各分其職失舉以治則邦治不容於相侵辨以職則邦治不容於相紊然而太宰六官之長一相之章邦治無所不統其可以分職率屬拘之乎。鄭氏曰典者常也經也法也大臣秉之以為常經五官守之以為法。

五官不守其常法則邦典廢弛無所執大臣不秉其常經則邦典散而無所稽今以六典觀之治者經理而統紀之也教者安養而訓之也禮以統乎人政以正乎人刑以禁暴止邪事以興事勸功凡此大者千萬世經常不易之法邦國之治亂係焉官府之修廢係焉生民之休戚係焉是故大宰無而總之以佐王治邦國小宰司會又掌其貳以逆其治司書又掌之以叙其財太史又掌之以逆其治司提宗伯司馬司錢司空又從而分掌之此十條所以先六典而太宰所以統百官也以八法治官今謂大夫府而官其大也一曰官屬以舉邦治二曰官職以辨邦治三曰官聯以會邦治官非一也四曰官常以聽邦治五曰官成以經邦治六曰官法以正邦治七曰官刑以糾邦治八曰官計以弊邦治先王設官分職建太宰大司徒大卿以為立小宰小司徒以為貳設宰夫卿師等官以為攷陳上士中士下士之衆以為設置府史胥徒之屬以爲輔凡此皆所賴以佐王共治也今觀八法惟其有官屬則治有所統而不亂有官職則官有所守而不侵有官聯則關節統緒有貫通而無扞格有官常則綱領條目有秩序而無舛訛有官成則以之經理而有所依據有官法則以之聽治而有所操執有官刑則人知警戒而無慢心有官計則人皆勉勵而無怠志以道揆之臣而執是法以臨于官府則邦治官治其有不就吾之條者乎

以八則治者謂公卿大夫與王子弟所食之采地也一曰祭祀以馭其神二曰法則以馭其官三曰廢置以馭其吏四曰祿位以馭其士謂士也五曰賦貢以馭其用六曰禮俗以馭其民七曰刑賞以馭其威八曰用役以馭其衆

大宰官府之治既有六典八法矣都鄙在六卿六選之外故又有人則以治之則猶法也特與官府異名耳有社稷之臣則有祭祀有長貳之官則有法則有廢置以升降之有賢能之士則有保位以進退之有經費之用則有九賦九貢之所入有居邑之民則有六俗五禮之所行刑誅廢賞以叙其良心田獵征伐以協其衆力八者曰謂其條從闕關之權自上出也蓋近而群臣既有八柄以馭之內而萬民復有八統以馭之豈於都鄙之官吏士民刑賞賦役而聽其長吏之自爲治乎

以八柄詔王王馭群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予以馭其幸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福六曰奪以馭其貧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

人情莫不欲貴任官而後爵之所以馭其貴則貴不可以苟得也人情莫不欲富位定而後祿之所以馭其富則富不可以苟取也一時之所觀望者幸也吾則馭之以賜與之通而使無僥倖之習平日之所忌者行也吾則馭之以選置之任而使無失行之人福若人之所祈生之自我是福我所馭也人惡得而微謂資若人之所惡奪之自我是奪我所馭也人惡得而微之顯者則廢放以馭之使有罪者不得幸免也過之微者則誅責以馭之使有過者不敢以自奔也八者以柄爲言是則人主之所獨操而非臣下之所得操人情之所可親也故福威則惟辟賞刑則曰君富貴則曰人主之操柄德威則曰人君之大柄皆言其權之自上出也不然則家宰惡正百官得以自用其柄可也何必以之詔王哉

以八紘詔王馭萬民一曰親親二曰敬故三曰進賢四曰使能五曰保雅
六曰尊貴七曰睦吏八曰禮賓
天祐下民實維在君上帝降衷無疆惟后凡在王畿千里之民與大
海九州之衆相與戴一人而君之亦惟求其相生相養而已爾上之人
苟無以持其統安能保其不亂乎晝夜匪懈民寧乎若初索之取
焉馭民之道不其難乎然觀古之所謂馭者曰馭衆以寬而曰馭衆以
嚴馭而聖人先爲聖民相與事於拘學福迫之中不若相與於
金弘寬大之域使民相親於拘學福迫之中不若相與於金弘寬大之
域之大此太宰所以有人統之說也親親以教民相愛敬故以統民不
進賢則德行者升使能則道藝者用庸者係之使其樂事勤功若
之其用下教上則吏則拔窮民則親仁善鄰凡此八者皆
以爲其民使不相離平其民使不相忤上以之使乎下下以之使乎上
極其德惟命是聽順指氣使惟上是從此所以爲馭民之道也後世
馭民不由其道而後組詐之論興以組詐持民則其爲馭民出於爲
僥倖之私矣德色親親利而親故之馭失其統上書自德色
求衆而賢能之馭失其統焉蓋焉死狗焉而保庸之馭失其統焉
事哉於遺乎焉而尊貴之統失矣即舍父老自首不選則吏之統
失三國大夫宿衛不預則禮賓之統又失先王馭民之道掃地無存矣
且倚吾法令刑罰之具繩束而律制之及其無可奈何則發曰民風不
古人心之難制而已不思太宰八紘雖曰馭民而求其所以爲馭自其
故實能庸貴吏貢之外無他術則其待民之意亦厚矣若後世之所
謂馭民

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
材四曰牧養蕃鳥獸五曰百工飭力八材六曰貨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
民七曰婦人治絲麻八曰臣妾聚斂疏材九曰司牧以養民之
先五不先制民之產授民之職使之有相生相養之道而徒以八紘
馭之人心其有不離遠乎是故農者天下之本食者民生之命則不可
無二農以生九穀國固民之所資藝則不可無園圃以毓草木山澤民
之所取財用則不可無虞衡以作山澤之材斂以富得民則不可無
牧以阜畜爲工以足財用則不可無百工以飭力八材營生有無化
若則不可無商賈以阜通財財布帛女工之事則不可無婦人以化治
經聚斂材之職則不可無臣妾以聚斂疏材自農圃而下民力有
所不給則又不可無閭閻以轉輸執事此太宰之任民有此九職也
職之任者因其地而受之隨其力而使之不廢其所能不強其所不
能也
以九職任萬民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
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
曰緡貨之賦賦一五至六平其之賦
太宰既以九職任民閭閻已貢九貢今以九職任民不知此賦何從
出乎蓋九職之所貢者任民之稅也九職之所徵者任民之稅也民有
業則有貢地有利則有征民有業而不貢之以賦則將不畜不種不耕
不養而不能無民地有利而不貢之以賦則將有地不毛有田不耕
而不能無賦土今以九賦言之邦中之賦如畿師所任田里場圃之地

四之賦如載師所任遠郊近郊之地亦使閭師征之邦甸邦甸之賦如載師所任公邑家邑之地邦縣邦都之賦如載師所任小都大都之賦如載師所任之關市之賦如司市關之賦人所欲司關所征者是也山澤之賦如山澤澤虞之地使甸人羽人飲於山澤之農以當邦賦者是也幣余之賦如載師所任官府都鄙大夫凡所邦財者之幣根掌事之余財者是也九賦之目幣與九貢並行而其貢則之入則太府受而頒之內府藏而待之司會則令而會之其賦之目則掌於道橋之大臣名色幣至於立輕重幣至於過差出入幣至於相悖弗用幣至於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三曰養荒之式四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幣帛之式七曰芻秣之式八曰匪頒之式九曰好用之式

或曰周禮理財之書今觀大率以九賦飲財賄之而繼之以九式均節財用未見其理財先見其節財則是周公之節財乃所以理財也何者此之所共有限國之所用無窮苟不於經費之際而節之吾恐費費開必至於泛用無度如幼理之不過推肌刺髓以為理而非正節禁非以為理也九式節財之法其周公理財之道與夫祭祀之有犧牲牲殺賓客之有牲牢聚餼養紀凶荒之所費用膳羞衣服之所奉養薪械與作之事幣帛贈勞之將六畜多有屬林辟臣之有分賜一人之有玩好賜用取之於九賦而藏之於有司邦用則必共之君取則必授之苟無九式以均節之則何所制而不妄費也夫惟太宰有式法以均節之而太府以式法頒之司會以式法逆計之取藏又以式法而費逆金之幣又以式法而費實事則人主不敢違賦法而過用有司不敢違式

法而安供九式之於理財可謂有助矣或曰太宰道橋之臣法守非所宜頂九式前財有司事也豈太宰之職哉吁大臣格君心之非後用乃君心之靈通恭君心非論道經邦者之責而誰責也且膳夫不敢會王后世子之膳庖人不敢會王后之膳禽酒正不敢會王后之飲酒外府不敢會王之服司裘不敢會王之裘蓋彼一有司也而欲與王后世子計用度之當否其勢不得行也今以太宰執九式之法日臨乎其取不至妄取其供未嘗安供雖曰不會而實無待於會也此非太宰道橋之任能爾乎

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二曰嬭貢三曰器貢四曰幣貢五曰材貢六曰貨貢七曰服貢八曰珍貢九曰物貢

後內租稅天子食之饒外租稅諸侯食之諸侯食其國之租稅必以其半若五之一四之一又于天子勅其土地之所有而盡其臣子奉上之心於是有九貢之致矣然而周公之制為是貢必以供是用祀貢祭器嬭貢絲枲器貢器械幣貢皮帛材貢木材貨貢金寶服貢飾珍貢羽毛物貢土地所有之物無非服食器用之是供也以庶邦惟正之供而待一人所致之用上以充公家之財下以修侯國之政故太府掌九貢貨賄之入而曰凡邦國之用以待帛用內府掌九貢之貨賄良矣良焉而曰以待邦國之大用曰待帛用曰待邦大用莫不取具於此則非無名之需矣蓋周禮之言致貢其亦禹貢之任土作貢也任者任其所有而不強其所無致者聽其自便而不強其不來人君昭德之致于萬邦則諸侯服食器用之任自奉之入貢之不服自有不求而自至者聖人何嘗強之使貢哉周禮此意不存或求來金或求來車是以不復有致用

之意或求歸則或求求聘是又不復有吊用之幣甚至包茅不入王祭
不能齊人得以奉辭而伐罪男服使從公侯之貢鄭人得以藉口而告
晉則是貢法至此而不存嗚呼內而使國亡且廢矣外而藩國況能必
其來貢如肅慎之矢越裳之雉有以自獻於天子者哉
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牧九州之長二曰長以貴得民
三曰師以賢得民師者人之長四曰儒以道得民所尊敬五曰
宗以族得民親屬六曰主以利得民有米地者七曰吏以治得民有官
者八曰友以任得民和親者九曰數以富得民給財用者王歲千里
或問九兩之中曰牧者君也曰長曰主曰吏者官也彼其分君之職居
民之上凡可以助君而得民者固其分也有如師儒宗族朋友山林數
澤之豪豈嘗有位於朝有祿於國者而均之曰得民與牧長主吏並立
而相奈何也曰此先王防患之深意也牧伯皆有分地則其地大有以
服民公卿各有采地則其利入有以得民長吏雖有祿而無地然既
食其祿則民亦有以尊其貴既專其政則民亦有以悅其治豈重之民
其聚必以類其分必以群不為之兩則漁散四出其勢不可合矣先王
於是有所師儒朋友宗族豪富之兩以系互於其間是九者相與為兩而
後邦國之民有所耦合而後有相訓相保相及相共相利相安之道自
王政不行封建隳而郡縣侯伯易而守令星羅布列類自經營號番愚
君者常慕而自蛙尊者實繁也稱召父者幾何而號房伯者相望也為主
而監臨自盜者有之為吏而弄文弄法者有之矣曰牧曰長曰主曰吏
職之最親於民者而已判然與民不相屬其於師傳朋友宗族數牧就

肯過而問焉是以師持異道皆不同學黨同門道真已妬師之所
賢者安在哉公事幾敗朽為廢草時宜不待言為流俗儒之所謂道者
安在哉如劉歆蓋勢利之交植黨羅黨軀之禍友之所謂任者安在哉
楚之俗嚴其未大則從霍京師山澤之利其為處則幹歸公上宗族
之所謂族數牧之所謂富者安在哉及其人心乖離潰裂四出至有赤
子弄兵青衫為盜封君儲備番即不庭者其勢不可復合方欲起而收
拾之否則劫而控制之又否則令忍而混待之蓋亦思吾之所以整民
者何則得民者何進而乃使民至此耶
正月建寅之吉和氣布治于邦國都鄙乃縣平治象之法于象
觀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飲之日從甲至
周人遷象必以正月為此人時之正也天時之春令方領人事之東作
肇始此新民之時也正月始和則物欲其和政欲其和此四官於
家有司使有教訓焉正月之吉以治教政刑之象布之於邦國使以和
邦國之民布之於都鄙使以和都鄙之民則垂於象觀而使萬民來觀
焉示之以一日之夕欲其觀聽之詳收之於十日之後恐其觀讀之玩
先王明民之意可謂纖悉委曲矣至於六卿讀法又何其繁且數乎蓋
視民彌親者於教亦彌數保民無疆者於教亦無窮長正胥師之於民
如父兄之於子弟丁寧告戒惟恐不至又况讀法之時州長則致其德
行道藝而勸之糾其過惡而戒之黨正則書其德行道藝族師則書其
孝弟睦姻有學閭師則書其敬敏任恤是以重其良心而陶其美質時
而書之將賞而興之則其歲時讀法雖繁且數不厭也
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計也聽其政事而詔王廢置三

嚴則大計群吏之以而誅賞之

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堯舜不能化天下故考課之法自唐虞以來未之能廢也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此因群后來朝而考之也又曰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此因群后來朝而考之也既而立為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之定法其視敷言明功之法為特詳是以前黜陟而去四凶天下至於成服後黜陟而分三苗庶績至於成服然考績於三年黜陟以三考在唐虞之時為其常今觀周之太宰廢置以歲終課賞以三歲在成周之法為其甚密何哉蓋唐虞官簡曰事亦簡則考之法宜寬成周官繁而事亦繁則考之法宜密此其所以不同與然致事於歲終者考百官也而其法似密計治於三歲者考群吏也而其法似寬蓋百官於卿大夫太宰之所謂正貳者也太宰無所分統故其致事之法當及於一歲之中群吏謂群士庶士府史胥徒太宰之所謂股輔者也太宰所不當廢故其計治之法宜徐徐於三載之間是故百官廢置權之重者太宰必以詔王群吏誅賞權之輕者太宰得以身行之也周人考課之法如此亦宜徒為詳察而已哉然成周考之法無出於六計善言其有德行者能言其有材藝也敬以不懈為心正以直躬自守法則守法不失機則臨事不廢更以德行為良為上而不能次之故與正察其正身行已也法與辨觀其德官行法也六者吏治之所從出也而皆以廉為本漢人取法曰典無謂吏曰廉察亦此意也漢以六條察吏猶六計也然六計有按據而無按効此其忠厚刻薄之意自殊唐考功之法有四善二十七最而四善之中則曰維善有聞是猶有善善之遺意然其後有考監使有按考使有放考使設官非

不諫也而當時以四善聞者幾何人哉然則欲行成周考課之法當六計為首

小宰之職掌建邦之官以治王宮之政令凡官之糾禁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逆迎而反之使執邦之九貢九賦九式之貳以均節邦用其法以貳而均節之以官府之六叙正群吏一曰以叙正其位二曰以叙進其治進其治以貳而均節之以官府之六叙正群吏三曰以叙受其會會其會以貳而均節之以官府之六叙正群吏四曰以叙制其食制其食以貳而均節之以官府之六叙正群吏五曰以叙受其會會其會以貳而均節之以官府之六叙正群吏六曰以叙聽其

小宰奉太宰八法以治官足矣而別立六叙之目以冠其首則六叙視官為官然為重矣考之宰夫八職七曰胥掌官叙以治叙以徒役之有才智而掌官叙又不幾於廢乎蓋小宰所掌者正群吏也宰夫以胥治之者召令之時也有小宰以正之而胥特承其命而召之耳是故叙叙正其位則尊卑不得以相踰以叙進其治則功過不得以相混以叙受其會則小專而大從可也叙制其食則貴賤而賤殺可也以叙受其事則日旬月歲之要有考也以叙聽其情則親疏賢能可確可議也不然則尊卑之判不立而冒上亡等之習啓吾恐功臣孽柱者有之武夫皆開者有之而正位之叙廢矣功過之狀不明而僥倖希進之念生吾恐一歲超遷至大中大大夫者有之旬月取宰相封侯者有之而進治之叙廢矣依事之叙廢而九卿更進用事不關宰相矣制食之叙廢而小臣更進用事不關宰相矣計簿止於具文墜田至於失實而受會之叙又廢聽訟而上下其手治獄則輕重其心而聽情之叙又廢矣是則朝廷之簡官屬安得而舉官職安得而辨官職安得而令官咸官計而安行

總說小宰之職以治官之職也。小宰則專治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其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治。

大邑而理小事則上人常以參事。自弊而失其大體。小臣而專大事則下人每以侵官自任。而據其大權。此小宰之六屬所以稱小事大事之分也。

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一曰治職以平邦國以均萬民以節財用。二曰教職以安邦國以寧萬民以懷遠客。三曰禮職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事鬼神。四曰政職以服邦國以正萬民以聚百物。五曰刑職以詰邦國以糾萬民以除盜賊。六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以生百物。

以官府之六職合邦治。一曰祭祀之職。二曰賓客之職。三曰喪荒之職。四曰軍旅之職。五曰田役之職。六曰飮饔之職。

太宰以官聯會官治舉其要也。小宰以六職合邦治分其詳也。夫所聯聯者太宰小宰宰夫之職正貳之職也。官正官伯官衛之職。膳夫庖人膳羞之職。太府而下財官之職。內宰而下官正之職。治官之職也。數官有教之職。禮官有禮之職。政官有政之職。刑官有刑之職。皆知其分職率屬之為官也。至於聯事合治有非其官之屬而實相聯者。且以祭祀言之。宗伯而下司儀司尊彝司饔餼等職皆聯事也。而太宰祭祀則贊王幣司徒奉牛牲司馬奉魚牲司寇奉大牲。此非他官之合聯乎。

以賓客言之。行人而下司儀環人掌客等職皆聯事也。而太宰朝會則贊玉幣宰夫掌牢禮司徒修委積封人飾牛牲。此非他官之合聯乎。太宰贊舍卿師治役司徒荒政遺人委積此荒荒之職事也。司馬治軍司

受服是也。聽候位之訟則以聽命決之。傳別則司農謂券書也。附著文

簡稽之有簿也。聽師田之訟則以簡稽決之。版圖如司書邦中之版土

徒掌小宰掌具縣師受法此軍旅之聯事也。司馬教陸師帥民司

徒舉旗虞人萊野此田役之聯事也。閭師征戰太府受財司徒征征司

馬制賦此飮饔之聯事也。六官聯事不一而足。以至小事莫不有聯與

祀春官而得以征役于秋官之司隸故入地官而得以詔鼓於夏官之

太僕秋官掌戮而得預天官旬師之殺冬官蠻隸而得執夏官校人之

役鄉師地官而攷碑于司空稱人地官而聽政于司馬有同實俗恭而

無畔官雖以有聯事合治而無分朋植黨周之官所以內外相維小大

相維而無聯官者六職為有助焉是故分其職而率其屬則事若分而

不相混合其職而會其治則事權若合而不相離此官治之所以會而

昔者為兩本故以之決財貨種貨多乎實契則司農謂符書也取其券
書之相符故以之決俸秩取予之爭實契如質人大市以質小市以和
聽而盟之質實則以質利決之也要會如羊夫月終正月要歲終正歲
會聽質賄之出入則以要會決之也訓之成者言其一成而不可易也
訓之經者言其治有常而不可紊也然此策書之要耳聖人於策書之
規惟恐防微之不密其待民不既薄乎誠以林林而生總總而群民聚
而必有事事起而必有爭聖人起教於微眇而憂患於未然地以有事
以戰其法有法以待其事而來而應之以法訟起而正之以書循決事
之不可無比斷事之不可無律也天下豈有不決之訟而循有不經之
民哉功曰上古結繩而治后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爲
萬民取諸以共官成之謂此

以聽官府之六計辨之詳更之治一曰蕪善二曰蕪能三曰蕪故四曰蕪
正五曰蕪法六曰蕪辨六者皆治之所從出也而皆以蕪爲月終則以官
府之叙受群吏之要替家宰受歲會歲終則令羊夫吏敘事

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十一月乃終正歲觀徇以木鐸曰不用
法者國有常刑乃退以官刑憲禁于王官縣之令于百官府曰各修乃
職攷乃法律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共則國有大刑

小宰貳太宰宜無他職而首憐憫於王官之刑禁王官宜施刑之地小
宰豈掌刑之職耶蓋天子之政令天下之風教未有不自王官始待御
僕從一有不正出入起居一有不敘皆足以害治彼宰夫則惟微戒之
而已官正則惟令其無去守而已官伯亦惟令其作官衆而已不有小
宰治之以官刑憲之以官刑使之各修乃職攷乃法律乃事以聽王命

而制之以不共之大刑又徇之以不用之常刑吾恐苛義之習作虐
之念萌未必有良能之可知未必有德行之可糾若王所者皆若而人
則君德必漸消於客外之中而吏習必長肆於禁檢之內誰與繩糾
謬而格其非心也哉且獨不聞湯制官刑微子有位於乎三風十衍之
戒必及乎宮室之隱微自邦君卿士臣下以及乎臺蒙之士凍乎其最
若喪亡之在朝夕至於臣下不正則曰眼羣刑伊尹乃繼之曰嗣王祗
厥身敬哉蓋官刑雖以爲有位之儆而實有以起君心之敬官刑雖以
爲王官之禁而實有以格君心之非然則官刑之掌於小宰官刑之脩
厥其君心敬之之所由判君德隆替之所由基也故知商之官刑則知
周之官刑

聖夫之職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群吏之位掌其禁於
門路門外則三朝掌大宰治叙群吏之治以待賓客之令諸侯之復
朝卿大夫之朝朝今也上有言謂之逆令章奏諸侯是也掌百官府之徵令
民之逆所令而下有所言謂之逆令章奏諸侯是也掌百官府之徵令
辨其八職一曰正掌官法以治要正知長也二曰師掌官成以治九
大夫下大夫也三曰司掌官法以治目目一曰之成也四曰族掌官常以
治數二三四五之數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府也六曰史掌官書以贊治
治典七曰胥掌官叙以治叙叙其先後八曰徒掌官令以徵令徒其奔走掌治法以
攷百官府群吏之治以時之宰夫循法以考之

歲終則令群吏正歲會使入于月終則令正月要使入于旬終則令正日
成而以攷其治日成宰夫受之治不以時舉者以告而誅之正歲則以法微戒群
吏令修官中之職事書其能者與其良者而以告于王

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以時比校官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次舍謂吏舍

寺寺名為之版編其人之名以待夕擊折折者而比之國有故大災則令令其比亦如之辨內外而時禁內官有內外自地門內以至禁衛其功緒約其德行其出入均其稍食去其淫怠與其奇表之民也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月終則會其稍食歲終則會其行事凡邦之大事紀通也令于王宮之官府次舍無去守而聽政令使之皆在次舍不得去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凡土諸士之適子掌其政令行其秩叙若邦有大事作宮衆則令其秩役之事授八次八舍之職事以制其若邦有大事作宮衆則令之月終則均秩歲終則均叙以時頒其衣裳堂其誅賞宮正宮伯皆居守環列之衛天子所親以為腹心者也居王之前後左右則其地營衛王之顧問應對則其任專是故稽其功緒約其德行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所以勸之使為善也辨其內外數其出入去其急與其奇表之人所以微之使不為惡也均其稍食使無虞食不繼之憂會其行事使無曠官廢職之失夫必有衛之政其嚴密此則君王所者孰非端人正士哉

呂東萊曰古者執戟以宿衛王宮皆士大夫之選無事而奉燕私則從容養德有警澤之潤有事而司禦侮則明守義無勝心之虞下至素漢臨折執戟尚餘一然此制既廢人主接士大夫者僅有視朝數刻而周廬陛楯或環以椎埋蟲悍之徒有志於復古者當深繹也拘之為宿衛也宮正宮伯則統於太宰馬黃太僕則統於司馬司隸則統於司寇而師氏又為司徒之屬何哉蓋宮衛不可以不相聯兵權不可以不相制官皆王官兵皆王兵先王固無相疑之意而我戒不虞備有無事先王亦不能不先事而為防嘗觀成王之季太保乃命仲桓南

宮也。仲夏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夫虎賁非太宰之屬而太倖得祭之則太宰蕪揔兵衛亦明矣。然呂伋雖掌五非有宰臣之命則不得以擅發召公雖制命非有二卿將命以往則亦不得以專行兵權散主周人制兵之奇深矣。

丙宰望書訓文則文版數宮中百圖之書宮殿內外之所寺法以治王內之政令均其稍食分其人民以居之。

以陰禮教六宮以陰禮教九嬪九以婦職之法教九御使各有屬以作二事是也正其服乃使其非禁其奇衰禁止其衰展其功緒按其功大祭祀祭服而後祭服探獻則祭服贊贊亦如之王既醜尸后更獻之其爵則以正后之服而後其禮樂之儀既謂祭服位謂房中戶內及凡建國佐后立市設其處所置其叙叙司師所置正其肆百貨所藏陳其貨賄出

其度量厚制薄賦制謂大尺大量謂斗斛詳謂量祭之以陰禮

仲春詔后帥內外命婦始春于北郊以爲祭服歲終則會內人之稍食稽其功事佐后而受獻功者比其小大與其饒良而饋謂之

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種種之種而于王先種後熟為種太宰佐王統百官者也而其分職率屬不惟統玉朝而王宮之政得也爲不惟統王宮而王之政亦父焉不惟及王而王后之政亦父焉此見中府中合爲一體而大臣無外不統也蓋天下之治自闔閭而席而達之於朝廷表著之位自朝廷表著而達之於鄉國井牧之間未有不齊而國自治者其可不於內政致謹乎今以內宰之理后官者考之守衛嚴矣會計密矣祭祀之事周矣賓客之事治矣勸耕之禮行矣親蠶之禮畢矣六宮九嬪無不由禮九御無不共職成周齊家之道

且親蚕耕者非一男也將以為家威有不足者乎而后且佐王之耕以祀先舅先姑收不用力焉不可以為婦道也后之尊而親蚕天下之女
子有不遵微行求柔桑者乎后之尊而佐耕天下之女子有不蠶南畝
喜田畯者乎王后之尊而為婦道天下之女子有不承先祖以供祭粢
者乎明王以孝治天下此其一助也

世婦黨祀賓客喪紀之事師女宮而濯概為齊威福滿也及祭之日池

成周一代后妃多賢是豈獨師傳保姆之助哉蓋以九嬪世婦女視女史亦皆幻寃之淑女掌其教替其禮詔其蠹匡其過相與輔導儆戒以成其德子孫世有哲王不亦宜乎漢唐以來或以倖囚之女充後宮或以優娼之賤儻妃嬪上不知教下不知學令德無聞有由然矣若唐山夫人房中之歌才人徐惠妃直諫之疏寧平姜后之風其庶幾成周之家法乎

內臣掌王后之命。正其服位。后出入則前驅。以爲臣士上必有人有也。信之心無險。彼之行故伊之食上士之。祿而用之。掌后命正服位爲前驅也。若有祭祀賓客喪紀則擯詔后之。卿事相九嬪之禮事。正內人之禮事。徹后之俎。后有好事于四方。則使進。好令于卿大夫。則亦如之。掌王之陰事陰令。陰事。后妃御見之事。陰令。上所使爲於此宮者。

之。敬矣。寺人掌內宮女之戒令。相道其出入而糾之。則宮庭之糾察密矣。王者有大祝后。亦有文祝王。有大史后。亦有女史。王有司服后。亦有內服王。有弁師后。亦有追師。其外以士人爲之。內以奄奚爲之。以內外之不相混。宮庭之不可雜處也。大抵王后之分。一体相承。王聽男教后。聽婦順王。理陽道后。理陰德。王立朝于前。以先乎義。后立市於后。以后乎利。王之於后。如日之於月。陽之於陰。相須而後成者也。成周理內之職。與治外同。是以內和家理。而天下風化之原。已端於宮壺之中矣。周衰。王政不行。朝市異路。王后不同心。椒房之重。反挾蠱媚之道。門庭閨闈之內。尚不暇於整飭。而況市井之細。諸侯卿大夫之事乎。妃嬪

勝端列屋而望華負寵而爭御宮掖有醜惡之聲妃妾起巫詛之風宮寺擅出納之權宦官妄相與亂其內而公卿大臣踈隔於外莫有詘何之者矣究厥所自則皆始於太宰之權去而內宰以下十九官之職不領於大臣也嗚呼大臣之權去內外之禍蓋有不可勝言者

闢人掌守王宮中門之禁王宮中門即雉門非臣民可得妄入故闢人掌之禁路中門即雉門非臣民可得妄入故闢人掌之凡內人公器賓客無帥無帥帥者則幾其出入以時啓閉凡外內命夫命婦出入則為之闢掌掃門庭

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相導其出入之事而糾之

周人治內之政詳凡設官分職皆以士大夫為之必不得已而列在力
供給內事者如用奄人奄者犯官刑然則周人果於近刑人乎曰非
也成周之刑奄人非酒盞之微則春醴之賤非方庭之隅則桃廟之幽

耳雖曰別人何嘗一日得在君側而天子與之相近耶又况守桃則宗伯統之春人等則司徒統之酒人等則太宰統之其職卑其數寡而又臨之以公卿大臣豈容有不正者得廁迹於其間哉周衰入于春秋勃召立公子無虧則奄人預廢立矣繆賢薦令入蘭相知則奄人預薦舉矣恃勢佐寵弄權柄至漢唐為甚以恭石顯久典樞機而張璠蕭望之不得用王莽曹節推弄國柄而陳蕃竇武不得行則政柄歸奄人矣魚朝恩管神策兵吐突承璀為招討使韓全義討淮西賈良國監其軍高崇文討劉元亮監其軍則兵權歸奄人矣古人以豐臺待奄人則刑人之用為無傷後世以樞密付奄人則刑人之用為有害士大夫彌縫主闕且抑姦謀必曰天子不近刑人如曰奄人非刑人則天子得以親信之矣漢人所謂手握王爵口含天憲唐人所謂西頭執事南衙樞機權重官相尚何足怪也哉

機權重官相尚何足怪也哉
宮正官伯內宰內小臣閹人寺人內監九嬪九御女使皆掌宮庭內事固非執政大臣所宜預而屬之天官何耶自古國家危亡之患多生於房閭否則生於奄寺夏商之亡漢唐之衰皆以此也夫婦寺之敗壞人國者亦以無所制而得以逞其奸也今隸之於家宰有所制而不敢為有所忌而不敢肆誠可謂消患於未萌矣

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
王日一舉凡十有二物皆有俎年九牛也羊也豕也魚也腊也陽胃也膳也膳也以樂餽食膳夫授祭品管食王乃食卒食以樂徹于造受謂作也膳羞言之則膳夫掌其多數庖人令其禽獸內膳羞內外膳掌外事人掌給水火凡所以均平其氣味而護衛其生理者總之於膳人不

主燕飲酒則為獻主掌后及世子之膳羞凡肉脩之頒賜皆掌之凡祭祀之致福亦安而膳之以贊見者亦如之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世子之膳羞凡九川飭飲春行羔豚膳羔香春而膳牛脂曰羔香夏行膳鴈膳鴈膳秋行膳鹿膳鹿膳鹿膳鹿膳冬行膳麋膳麋膳麋膳麋膳內膳掌主及后世子膳羞之割烹煎和之事辨休名膳之屬肉物辨百品實之物

外祭祀謂天地四望山之割烹其膳修刑膳陳其出俎實之牲則掌其割烹之事饗士庶子亦如此

或問膳夫而下主飲臣膳羞之味庖師而下主禽獸膳羞之飲酒正而下主酒漿醢醢之物宮人而下主宮舍幕帷供帳之儀每一官而數人

分焉一人而數事奉焉太宰總之又皆一切不會矣豈使之屬民以自養耶何其厚口休之奉而侈飲食服御之供也曰存職則養生可厚身安則國家可保人主之於天下總萬變財萬物而養萬民知慮以治之非受天下之脩物則不足以養其知仁厚以安之非享天下之脩味則不足以養其仁德晉以化之非燕天下之脩庭則不足以養其德使其氣體衰而不充精神耗而不行則四肢不享於外而耳目不足於聰明是以太宰之佐王將與之講論治道而經理邦國則內必有以養其心外必有以養其身以一人而治四海則必以一四海而奉一人若夫奉養有節而交於萬物有道則自有九式存焉若多非所慮也故自飲食膳羞言之則膳夫掌其多數庖人令其禽獸內膳羞內外膳掌外事人掌給水火凡所以均平其氣味而護衛其生理者總之於膳人不

也自酒漿醴醢言之醢人供醢醢人供醢醢人供王之六飲酒人供王之三酒凡所以祀鬼神而通賓客之饗饗而供燕飲者終之於酒正不敢會也自宮舍供帳言之六寢以致其安掃除以致其潔執燭以致其明燭炭以致其溫帳幕帷幄以致其貴飾九嫔之居會同之舍所以壯威儀而肅供御者總之於官人不敢不盡其務也蓋宮舍幕帷帳御所以養正之外而酒漿醴醢所以養正之內誠以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有養舜禹湯文武之身而後有堯舜禹湯文武之功業也及覆膳夫一官其所以奉至尊而助氣體之養者一何其至也必品嘗食乃食所以謹其節必備徹以樂所以導其和必奉膳而禁其所以起其敬必受祭僕司士之福與摯所以養其德惟其然也是以居移其氣養移其體君父尊安心廣體胖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疾疢不作而民命國祚不失其所恃此太宰保諸養成之本非深於性命之理而明於安危理亂之原者不能自慮及此也

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籍以時入之以共粢盛祭祀共蕭茅蕭茅者甸師以共蕭茅共野果蔬之薦事代王受菁我王之同姓有異則死刑焉師其徒以新蒸役外內饗之事亦以共大日新小日養之用也先王以事人之禮而事鬼以事存之禮而事土一食而且祭其先一物而不忘其本而况粢盛之奉詎可忘其自來耶以甸師而列於食官以見先王二飲食而不忘孝也記曰天子親迎於南郊以供粢盛謂藉田千畝也天子三推三公五推諸侯九推庶人終千畝此耕藉以教諸侯之孝今周官但言甸師屬耕耨王籍以時入之豈特付之有司耶成王之於農畝無不躬親其事詩人歌之一則曰曾孫末止二則曰曾孫

才止成王之於民田猶躬末止况籍田乎甸師特言其職云爾夫以天子自躬耕之禮則天下孰不勤於耕以耕藉而共粢盛則天下孰不勤於耨其田千畝或有耨田使之供蕭茅果蔬之荐而又足以示天下之無曠土其德三百人自耕籍之暇則使之以藉蒸役外內饗之事而又足以示天下之無游民故曰耕籍者天下之大教也然籍田之制后世猶未盡廢而先王教孝之念已不復存彼為周子孫且不籍千畝他可知已漢自文帝開籍田率耕以供粢盛猶有古意他如耕于鉅室耕于上林耕于鈞盾弄田皆非耕籍之禮彼日享王食之奉忽然而不念粢盛之所從出是誠何心哉

周人以睦族為重建國之初以懿親裂土者五十國非特崇屏衛也蓋枝葉之庇本根所繫支休之愛脉絡相通堯之親族禹之叙族非惟私公族以恩而實教天下以睦也人同此心同此理篤親則民興仁睦族則民歸厚其所以淑人心而開天理者其功不既多乎是故宗伯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賑膳之禮親兄弟之國小宗伯以三族之別辨親疎中車則掌金輅而隆同姓之封司士則正朝儀而嚴王族之位司儀則別王儀而重同姓之揖凡所以隆親族之恩而篤友恭之誼者無所不用其極而王族者蓋知所以自愛矣不幸而麗干法則司寇又有議親之辟以有之若有罪而不可免者在小司寇不敢以即于市在宗伯不敢因循適市則奉而適甸師氏故甸師曰王之同姓有罪則死刑焉夫周人之於王族可謂仁之至而義之盡王族有罪則自取之也明於刑書而與衆知之可也必以刑于甸師者蓋甸師掌共粢盛為王子孫者蓋亦思粢盛之奉而不忘祖宗可也今也有罪而不可免則

三日賜天下大酺示恩意也至武帝初權酒酺禁其飲於下而私其利於上禁日益嚴而民之犯法日益衆昭帝雖罷酺而又不令民以律自禁亦未竟規酒利也其後宣帝詔勿禁民飲酒之會則視之以為非常之意豈知周人之禁民飲者以正民德厚民生而已豈設官以誅民利哉周人之教民飲者以暢民心洽民體而已豈市恩以縱民飲哉故曰以禮導民而為禁則周之鄉飲人不以為私其禁酒也人不以為怨以利罔民而為禁則漢之權酤人不以為法其賜酺也人不以為恩淩人掌水正歲十有一月令斬水三其淩其淩者三月水堅可斬而取之三春始治鑑凡內外寒膳羞饌焉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經如鑑大以今以酒漿羞膳始治之祭祀共水鑑賓客共水大喪供寒熱水喪之也夏頒水掌水掌水者水多少秋利利者利水也水之為用大矣在陽風則詠鑒水在春秋則書無冰在月令則記開水在左傳則述藏冰蓋水之有無有以驗天令之德謂水之出入有以開民生之安否此周人所以有淩火之職也今以其職攷之外襲之膳羞必以鑑酒人漿人之酒醴必以鑑是飲食不可無水也祭祀共鑑賓客共水大喪共寒熱水是賓客喪祭不可無水也淩人以大寒方盛之時令斬水則冬月治水政矣以二月將獻烹開水而始治鑑則春月治水政矣夏暑方盛而頒水則夏月治水政矣秋病不用水而利水室則秋月亦治水政矣水之可用可重也如此蓋藏水將以備暑而亦所以達陽出冰雖以禦暑而亦所以取陰陰陽二氣流行於天地之間一氣未至則閉塞而為一氣或過則乖戾而為疾蓋防患者或養其弱而抗其強故方陰之盛而陽微也則鑿泉以達陽而備暑或損其有餘以補

其不足故方陽之隆而陰之消也則出水以助陰而禦暑是以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暘風秋無苦雨疾癘不作民不夭札淩人之水政實有功焉
人掌鹽之政令以共百事之鹽祭祀共其苦鹽則於地而得散鹽散其苦鹽實客共其形鹽鹽其形以虎散鹽王之膳羞共飴鹽飴其水而或及世子亦如之凡齊事鹽以待戒令戒治者齊則化之以水鍊之以昔禹任土作貢而令青州貢鹽蓋貢其所有特以供玉用耳周官鹽人一職以百事之不可無鹽故亦以鹽之用而供和財也鹽有數品祭祀則共散鹽而加以苦鹽取其自然而成不忘本也賓客則共散鹽而加以形鹽取其如虎之形象其威也王后世子膳羞則共飴鹽取其味之甘而可嘗食也當是時上之人特資鹽以共祭祀賓客膳羞之用而不規其利之可以富國下之人亦惟資鹽以供飲食之用而不牟其利之可以富家自后世以鹽致富強而權禁之利始興儒儒乃謂先王山澤亦必有厲禁以遏民趨利之原不思虞衡等官同設厲禁以為之守初未嘗私其利於公上而亦何嘗有一語及鹽乎故嘗謂壞天下之風俗者管仲也管仲公問仲何同仲曰以鹽故公上之權禁者荷墳也荷人附與王者何意人主之心術者鄭常時也鄭常時漢武帝之狀用事周以鹽用供和事自賓祭膳羞之外則未嘗以一毫取之民漢以鹽利供和財自公上權禁之外未嘗以一孔遺之民世儒不排其非反取成周山澤之禁以佐其說豈不惑哉
古人所以交於神明者初非繁文縟儀而已銅鑒之共而木之設散

塩之此而苦塩之尚盡布之幕而疏布之用無非貴本反始也

醫之政令聚毒藥以共醫爭藥皆以共醫用也九邦之有疾病者死傷之數最十全為一失一次之

食醫掌和王之六食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六食以下膳夫所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以滑井調以濟以利教也

四時之食或主於相生或主於相濟所以順五行之理調陰陽之和不使偏勝不惟以養其休而且以養其德矣故曰先王於食有醫所

以治未病也至於病而後用醫則未矣

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病疾

癘醫掌癘瘍瘡瘍金瘍折瘍之祝藥劑殺之齊

養筋以鹹養脉以苦養氣以甘養肉以滑養筋凡有瘍者受其藥焉

觀民之疾病有醫則知先王仁民之心觀歎之疾病有醫則知先王愛物之心然而民物安矣而王后世子之尊公卿大夫之貴友不及焉何也曰萬民之疾治其疾於已然自王而下則去其疾於未然子獨不於食醫而講求之乎凡人之疾未有生於飲食之不謹今也飲食膳羞珍醬之齊既以時而低之鹹酸甘苦辛之助又以時而和之牛羊犬畜魚鴈之宜又以其物而會之凡所以調和王之飲食而助養王之血氣未嘗不及於愜適疾病何自而生乎是故治之於未疾之前也不特食醫為然醫師而下酒醫有官醢臨有官凌人共冰造人共造鹽人共鹽可以佐膳羞而成五味之旨調飲食而治四時之和者無所不致其

列醫於其中而前後皆飲食之義又况官人令入掌次之職在

之則不惟致謹於飲食之間又且致謹於起居之際尚何疾之可治乎

財賂足以使醫則亦不待於該官以掌之惟夫編戶齊民不幸有風雨霜露之感力既不足以致醫而官又不使人治之則又將誰治之耶然

周之醫官必統於太宰者蓋太宰與王論道經邦而察理陰陽者也其所以養之於無事而畜之於未然者功多焉吾於是而知周公防微杜漸之深意后之人有尊君休而重民者蓋亦相與講求周官之意云

天府掌宗廟之牢藏與其禁令凡國之王鎮夏后氏之璽大寶器

王所雖以開石和鈎之微皆以為子孫之遺太康不能保其所有則為

負禹所傳矣至如寶王之重禁不能有三陽得之湯於是放桀而伐

三陽俘厥寶王而使誼伯仲伯作典寶先王之視寶王不亦重乎是故

國之寶龜玉器此成王周公之所以兢奉持而罔敢失墜者故有天

府之職藏焉命府曰天則尊其所藏若天物然其尊相敬宗之心可知

矣又况上春則舉寶鎮室器將以祓除其不祥季冬則陳王禮神將必

貞來歲之徵思則是室鎮室器又與國事相為吉凶矣然而國之所重

終訟治中于天府。此治中之藏于天府也。又如卿大夫之職所司賢能之書。各于天府者何也。蓋賢能之實與他日詔王以祭吏則其天位食天祿治天職亮天工者皆若而人也。此誠州縣治中之尤者。執謂天府而獨此耶。又如大司寇之職。凡邦之大盟約。溢其書而登之天府者。何也。蓋古者盟之時。必重之以神明。堅之以信誓。重之以載書。天地鬼神實臨之也。此亦官府治中之大者。執謂天府而乃畧此耶。以此見成周藏時之重。王為寶而以人民為室。以民食為室。以政事為室。矣。時為人君者。知寶物之為天物。則當思無負於祖宗之寄。知民教之為天物。則當思無愧於生靈之寄。知治中之為天物。則當思無愧於官。府州縣印郵之寄。如此則都天王之顯號。獲天位之華貴。而享天物之珍奉。宜哉。

天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九之貳以受其貨。金賄師之入。頒其貨于受藏之府。內府曰。頒其賄于受用之府。外府曰。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焉。

九邦國之貢以待帛。用九萬民之貢以充府庫。九式貢之餘財以供玩好之用。九邦之賦用取具焉。歲終則以貨賄之入出會之。

先王用財皆量入以為出也。邦國之貢九貢之財也。函札之帛。於此取給焉。萬民之貢九職之財也。幣藏之儲。於此取充焉。玩好者非以供人君耳目之玩也。天府之守器諸侯之分益皆取于是。以其可玩也。至于歲終則計其出入之數。以攷其所修所用之多寡也。

周官掌財固非一職。而飲散出入之權。天府實主之。則利權不分。飲散得宜。而出入得以通知之矣。向使分掌於諸府。而不專掌於一司。則出

財者。惟以給辦為能用財者。惟以濟事為功。而後之計不恤也。財如何而不顧哉。天府而下之官。曰王。府掌王之內幣者也。曰內府。外府掌王之公幣者也。三府各所掌而統之以太府。則三府不得以行其私。太府雖總其財而制之以太宰。則太府亦不得以行其私。是成周掌財之官然也。

至府掌王之金王玩好兵器。九良貨賄之藏。共王之服。王佩玉珠玉。王用玉。器。佩玉。王之所帶。如環瑱珩璜。王齊則供食。王之助。清明之祭。若合諸侯。則共珠盤王敦。以或血。用以明教也。

九王之獻金王。獻金王。諸侯所獻者。兵。器。文。織。皮。織。文。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九王。好賜其貨賄。

內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之貨賄。即大府。良兵良器。所藏者。以待邦邦之大用。凡四方之幣。諸侯之獻。諸侯之金。玉。齒。董。兵。器。九良貨賄入焉。凡適四方。使者共其所受之物。而奉之。九王及冢宰之好賜予。則共之。

外府掌布之入出。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凡有法者。布泉也。古者室。見者。惟目而已。至太公立九府圖法。始用錢。以代目。此布所以準於外府。泉取其有源。布取其散也。供王及后世子之衣服之用。凡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共其財用之幣。齋。賜。予。之。財。用。有幣之幣。美。送。之。幣。費。也。內府所共者。貨賄之。九邦之小用。皆受焉。歲終則會。惟及后之服。不會。

或問五峯先生。嘗言四方職貢各有定制。無非王者之財。不可有公私之異。今太府乃以式貢之余財。以共玩好之用。不幾有唐德宗。受賜。還齡之欺。開元。至府。乃有王之金。王玩好兵器。不幾有如漢。帝之私私

庫平乃有四方金王齒章良賄之獻而共王之好賜予不絕有
知者度之秋美余乎曰此周公之所以為功近人情而經人可行
也王嘗有四海貴為天子若一切限制之錙銖之用必計其出納
與之款不得以自逞使常得如文武之君而處之固可以恭儉而無
安於奢而無所慕乎外也不幸繼之以庸闇之君不堪其檢制而奢
僣之不能自止於胸中積其欲而遂其威虐一日
而發之則人勢流將有不可得而還抑凡夫玩好之私亦人情之
所不能免也以郊之聖而猶有泰器之造而通道九夷八蠻之後西旅
之獻雖武王猶不免焉後世如漢文之恭儉能惜露臺百金費而不
能無當賜累鉅萬之私是以周公之深見遠識雖不敢道人主以奢
而亦不敢強人主以所不堪自今觀之王府一職始終皆稱王雖燕
妻妾第席狀亦無不盡其精既以其金玉寶貝之器物又
以其精美珍異之玩好周公非不知玩人則愛德玩物則喪志也然至
於非喪志之物非喪德之人主苟有所好而無損於君之大德則安
得而盡絕之况夫太府所謂式貢之余財必待九式所用之余然後共
之王府所謂金玉玩好之獻必辨其所產之地而收其入內府所謂金
王齒章良貨賄之獻而共王之好賜予即四方諸侯朝覲聘問之時獻
國珍異之物而引領之於內府者及其有省問之費則各以其四方之
所無者交錯而分進之王亦但所其物矣夫此三者既無損於人君
之大德亦非所以滋人主之侈心脫使侈心由此而動焉則家宰又時
以道而養正之以其非而易其慮彼將動順九式之成法而一毫不
敢有所過差也又何至於有漢唐末流之弊乎自此論不明而強其

以不損德使之飯土榴噉土銅以萬乘之尊而下為監門遊族無
經不立而子孫無所持循縱欲之心未有不勃然而生者予於是而
後知周禮之書不可廢也王玩法
司會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一貳以達邦國受而都鄙官府之治以九
司之法致邦國之財用以九賦之法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之法令民職
之財用以九式之法均即邦之財用
掌國之官府以官制也野縣都之百物財用九在書契版圖
者之貳以達群吏之治而聽其會司會掌其制也
以泰五者自成以月要政月成以歲會政歲成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
及冢宰之政以九法以月要政月成以歲會政歲成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
目相攷是謂五經日而月又以月要政月成以歲會政歲成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
司書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九職九正一貳以達邦國受而都鄙官府之治以九
地之圖以周知出入百物以叙其財受其幣使入于職幣
職內掌邦之賦入辨其財用之物而執其總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入之數
以達邦國之賦入職內掌其物而執其總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入之數
職藏掌邦之賦出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出之數以待會計而攷之九官
府都鄙群吏之出財用受式法于職藏財或出以給用或用以賜予皆書
其政以
凡上之賜予以叙與職幣受之及會以式法達會比與盛內者同
幣幣掌式法以敘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振祭也掌事者之餘財
皆辨其物而真其錄以書揭之以詔王之小用賜予歲終則會其出入
之會事以式法達之者之餘也

以放縱生事唐明皇見六監庫於常賜無極成周職幣之官所以寬
察余財辨其物莫其錄以書揭之歲終則會玉恐人主以餘財安邦也
以司會而下五官言之財之出入莫先會計司會為計官之長掌邦之
六典八法入財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則分治不至于瞞官掌
百物財用在書契版圖者貳以逆群吏之治而聽會計則用財不至
於踰法以泰互攷日成則日考之也以月要攷月成則月考之也以歲
會考歲成則歲考之也既逆其治而聽其會又考其會而知其法考之
名亦詳乎按宰夫之職有能及用長財善物與凡失財用物辭名者宰
夫得以乘其出入詔冢宰而誅實之公司會則以詔王及冢宰而廢置
之宰夫既有以詔其誅實之小者司會又有以詔其廢置之大者則其
欽謹於財可知也司書為司會之貳掌其版圖而周知百物之出入財
幣之餘則使入于職幣上用之數則必考于司會三載則大計群吏而
民財器械之數田野之畜夫家之數山林數澤之數無不知焉司書會
計之書可謂詳且密矣職內則掌收入之數以逆賦用及會則以逆賦
歲之出職歲則掌歲出之數以待會計及會則以贊司會之逆是以出
入相攷也職幣一官乃掌幣餘之賦者也歲終則會其出入凡邦之會事
以式法審之是雖式貢余財既會之而有餘復會之而不妄費也此則
成周會計之官然也三代而下如漢之計相唐之度支宋之磨勘其各
非不美也然皆未有能會成周之意以重其權專其任者甚至為重
相而不知一歲錢穀之出入謂之責治乘卿史為唐宰相而曰陳
食非宰相事謂唐支領有司是意知周官司會兼屬太宰之意乎

周禮者知太府之可以統諸府知司會之可以臨太府又知太宰之可
以糾司會則理財之法度可得而論者
掌建邦之六典以逆功過之所在也邦國之治掌法以逆官府之
治掌則以逆都鄙之治九辨法者攷馬不信者刑之凡邦國都鄙及萬民
之什約盟約者有藏焉以貳六官之所登若約刺亂則辟正法不信者刑
之則太史司所藏之貳而察其有不合者亦以刑也
掌邦國之志令之六卿以辨昭穆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與其本
祭之禮禮法以戒史書叙昭穆之祖簠太史司禮書少史司禮法昭穆
內少掌王之八柄之法以詔王治一曰爵二曰祿三曰廢四曰置五曰殺
六曰生七曰予八曰奪重故其書與冢宰同也司會
八柄掌於太宰而內史又掌之何也太宰之職重所執者其權贊王以
行之也內史之職親所掌者其法考其當不得以將順匡救焉
執國法六典八柄及國令之貳以攷政事以逆會計掌敘事之法受納訪以
詔王聽治法所以便於民先王不臣已以為明察必納訪於民而後內史
施之於刑中其前之九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凡四方之事書內
史讀之
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古者諸侯無私史諸侯國史書國中事天
子又時與以察之故列國之史藏于周室
掌三皇五帝之書掌達書名于四方若以書使于四方則書其令九歲論
于四方謂奉王命以宣諭諸侯之國則書其詞公以授之也
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與官成也以贊冢宰凡治者受法令焉

九教從政者謂書而書之自公卿以下至庶人在官者皆從政也不可不知登下後集之計故有九有數御

今觀太史所掌大典之法即太宰之所掌者太宰以之待邦國官府都鄙之治太史以之逆邦國官府都鄙之治內史所掌八柄之法亦即太宰之所掌者太宰以之詔王取群臣內史以之詔王治是史官之權實與大臣相埒矣古者天子有史言則右史書之動則左史書之今太史內史等官曾無一語及天子言動之書何耶蓋記言動於既形不若謹善惡於未發垂得失於將來不若明是非於未萌今也一言必以詔王一動必以詔王一忌諱必以詔王一納訪必以詔王是皆隨事而謹微隨時而正始其於言動之間蓋已審之熟矣及其系祀讀祀則有書會朝協禮則有書昭穆之叙則有書四方之事則有書是以以書而正王事也豈徒載筆端而簡牘下聞王言動而特書之邪后世置史徒知有左右言動之記而已其地則有星臺有祿閣有諫垣有輪施之別職殊而意不相屬名別而事不相干成周史館之任恐不若是狹矣

地官司徒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卒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禮典謂地官司徒各領其常曰安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五典以佐王擾邦國馴萬民曰父子有親王曰君臣有義三曰夫婦有別四曰長幼有序五曰朋友有信於敷教而敷教之道莫大於明倫有十二教焉無五教是舍其本而事其末也

則民不怨謂民之怨也五曰以儀禮辨等則民不越謂民之越也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偷謂民之偷也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亂謂民之亂也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謂民之怠也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謂民之知足也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不怨謂民之怨也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不怨謂民之怨也

前乎周官齊命契為司徒則曰敬敷五教后乎周官穆王命召牙為司徒則曰弘敷五典故成王作周官亦曰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則司徒之教合五者之外無他物考之周禮司徒曰掌邦教典曰教典職曰教職象曰教象法曰教法官曰教官之屬意其為教不出此也今考其屬率皆卿遂疆場財賦之官而所謂教官者不過師氏保氏司牧司諫六人而已考其職大半皆土地封疆之政而所謂教者亦惟曰十有二教三物之教五禮六樂之教云爾豈司徒所掌之教僅止於此耶蓋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先王不先制民之產以淑民之心而欲以言語文字誦說傳授者為教徒善宣足以為政哉故嘗謂司徒教民必先有以得地利而後可以淑人心既有以淑人心而後可以全天理以五會辨五地之物生順民物也以土宜辨十有二土宅民居也以土宜辨十有二壤教稼穡也以土均辨五物九等均地征也以土圭測日景求地中定民極也外而制邦國之封疆正畿封也內而造都鄙之地域建田疇也如是則地利可得矣地利既得則安土厚仁者故

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曰散
故者多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幾七曰背禮九事省八曰殺哀解家
聖人曰十有二九曰蕃崇言不用十曰多昏所以育民人也十一有一曰索鬼神神麻也十有二曰除盜賊

之關於民命者至急也。古者三年耕必餘一年之食。九年耕必餘三年之食。預為先脩以為散利之地。故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民無菜色者脩先具也。是以周人有倉人掌粟入之藏。有司則藏之。待凶而頒之。旅師則聚野粟。平頒其興。積施其惠。遺人掌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皆先為之脩也。后世如梁之移民河東。漢人之就食蜀漢。亦得周人移民就穀之意。發倉廩以賑貧民。遣使以賑貸無種食者。亦得周人賑民施惠之善。樂皆可暫而不可常也。獨一常平義倉之法。有倉人藏粟。旅師聚粟。遺人委積之政。誠可為荒政散利之助。而後人不能遵守其法。而推廣其意。常平義倉之名存。而實廢。卒有水旱之變。國胡以相恤哉。上無以散其利。民無以聚其財。則有去而為盜賊者矣。盜賊方興。乃相與講求其弭盜之策。其者必重法立威以求勝之。不思杜義生於富。足盜賊起於貧窮。周人荒政以除盜賊。居其末。蓋亦甚不得已也。然則欲除盜賊。當自散利。

經 151—278

于末則民樂於為之也。而後觀之百端皆興。則民樂於
作室之役矣。二之曰。其同戰武功。是不以田保為勞也。事多難不
我獨南行。則其役固於力。小東大東。杆軸其空。則其役固於財。大夫不
均我從事。獨賢此役之不均也。至事靡遺。不使併父。此役之不時也。以
至終縣之老。亦與城杞。雖老都不舍也。丞相之子。亦令成。雖責者不
舍也。後之役民如是。抑何怪斯民之不求規避哉。後之法。田役兵役
既不及民。府吏胥徒。則今之額役也。比閭族黨。則今之產法也。額役既
出。稅以額之。差役則不見出力。以任之。夫有產則有役。皆職分之所當
為也。今皆規避以求免。何耶。且周之役繁。而民樂於為役。今之役簡。
民苦於為役。是必有故矣。實之以所不能供之財。迫之以所不能任之
力。民亦何樂而為此哉。

三本則大比。放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
養。以禮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群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
之。登于天府。內史貳之。
樂氏曰。周之興賢能。後世科舉之法所由始。然士之所謂德行。非安行
徐言之可見也。所謂道藝。非誇多闢靡之所為也。後世設科。雖本末兼
取。而主司之意。多尚辭華。故雖有德行素諳治道。而辭華不足。則無由
獲薦。正選士之法。惟試以經義策。以時務。而不尚辭華。其庶幾乎
此。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
論成周選舉之法。孰不知鄉舉里選之為公。論三年大比之法。則孰不
知德行道藝之為重。然亦思周之選舉。不屬之他官。而屬之教官。都夫

豈無意哉。蓋必有以教之於平時。斯可以興之於異日。既有以書之於
每歲。斯可以考之於三年。且以鄉大夫。賓興之制觀之。三年大比。則合
六鄉之民。而考其德行道藝。有德行者為賢。則與其賢有道藝者為能。
則與其能。既有賢能之可興。則鄉老以三公之尊。鄉大夫以六卿之貴。
與夫六卿之吏。以卿飲酒之禮。而賓之。夫以六卿之民。得與士大夫
相酬酢。是以賢能之可尊。而尊其人也。賓之。明日。公卿群吏。乃以其書
而獻之於王。王乃拜而受之。登于天府。內史掌詔王治。乃書其貳。特以
詔王用之。夫以六卿之尊。而可以受天子之拜。可以繼祖朝之藏。是又
以賢能之可敬。而敬其書也。六卿之民。米何修而臻此。蓋此鄉大夫。以
正月頒法教民之始。由其考察者。一德行道藝也。實正以正感勵民。進
法之時。而所書者。亦德行道藝也。故所書。雖曰孝友睦端。有學問者。

所書。雖曰敬敏任恤。無非德行道藝。中物平日之所教者。以此。則今日
之所興者。亦以此。平日之書者。以此。則今日之考者。亦以此。教之之初。
已為賓興之地。興之之日。尚何負於賓禮之隆哉。故又曰。此謂使人興
賢。是民自知其賢而興之矣。出而使為之長。則民豈有不服者哉。使民
興能。是民自知其能而興之矣。入而使治其事。則事豈有不理者哉。賢
能之興。皆出於民。此鄉舉里選之法。所以為公也。後世選舉之法。壞人
自科目始。吁。科目豈能壞人。亦教之者有以壞人也。鄭司農謂興賢。若
漢舉孝廉。興能若漢舉茂。不知漢之平時。所教者果孝廉茂才否。夫
教之以利祿之舉。則所舉者皆利祿教之以詞章之學。則所舉者皆詞
章。所教在此。所學在此。則所舉在此。科目未足壞人材。而教化。人心
術矣。后世言者。非不知鄉舉里選之為可復。然平時無德行。

之教而一旦欲行德行道義多艱豈不迂哉此總論
 則令六卿之吏皆會政致事主歲令群吏考法于司徒以退各黨之
 於其所治之國下合贊小司成大詢於衆庶則各帥其鄉之衆寡而致於
 朝國有大故災變霜或之事則令民各守其間以待政令以旌節傳令則達之
 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法即三物入正月之吉各屬其屬之民而
 讀法以攷其德行道藝而勅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若以歲時禮記祭祀
 州七令祭社以祈穀社稷祭土以報功則屬民而讀法亦如之春秋以覆會屋而射于州
 序射也蓋射以序序建且以到其賢也
 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收治及四時之孟月寅申巳吉日則屬民而讀邦
 憲以糾戒之春秋祭樂音律水旱之亦如之
 國家大端之政也思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族以正齒位
 而飲於室序加以沐一命受職下苗于鄉至再命受服中苗于父族三
 勞農申之孝弟之義苗士也苗于鄉至再命受服中苗于父族三
 命而不齒與同姓之謂以長少為序再命苗于父族三
 所以長故立為別稱之禮位於墓
 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
 而尚齒年之貴乎天下又矢古之教者習鄉尚齒故黨正厲五家之民
 因十二月之蜡以鄉飲酒之礼而行於黨序之學教之以尊長敬老而
 孝弟之道行焉命有九等此謂三命者在北閭族黨者言之也一命
 齒于鄉里則在鄉里者不以爵先齒矣再命齒于父族則在宗族者不
 以爵先齒矣三命不齒則爵自爵齒自齒而不相踰矣若夫族有七十
 者其年為尊雖有三命者亦不敢先之則依然貴親尚齒矣以此見周
 人親上貴己尚爵尚齒蓋並行而不相悖也然周人必以是禮

食于市者若不可禁則得而致之則人皆安矣
九國事之財用取具焉歲終則會其出入而納其餘
餘大賦是也

先王授民以井田足食也制商以市廛通貨也太宰掌財之職而通
穀並任司徒通財之事而與稼穡同頒誠以食足貨通而後教化可成
也是以匠人營國則前朝而後市內宰建國則佐后而立市市者所以
通商賈而阜財也然而王后陰陽之別朝市有義利之分古人先義
而後利則市之治教刑政盡余余之設豈無以權衡利害於其間耶
司市為市官之長故其政令為詳凡人則掌質利即司市之結信也
人則掌欽布即司市之行市也胥師則掌量利即司市之禁偽也
師則掌均市價即司市之成賈也司市則掌擇其亂市者即司市之禁
也至於泉府一官乃欽幣貨以利商又察祭以利民即司市之同
欽餘也其餘司門司關掌節等官皆司商賈之往來察貨賄之出入與
夫征禁符節之事亦即司市之通貨賄以至於出入者也然若其治市
之政大要有三一曰均通利二曰禁爭利三曰抑趨利何嘗於商賈之
常物既征之於市廛復征之於門關乎後世不明此意徒見周人有市
廛門關之征遂以西都合駁而並行之商賈亦重困矣厥後劉歆輔王
莽開五均設六鈐長安府宣列肆里區謂舍皆有征其下雖然受其弊
矣至金陵被周權而為新法市易置執措克民財乃出內帑錢數百萬
遣人於廣南諸處市貨以壓商賈之利此與漢人置均輸唐人勸民足
同意耳是為司市之法哉

人也物揭而盡其價以待不時而買者所以利居民也恐其不時而買
者有豪民乘急而牟利則必從其抵而後予之又恐其賒而貸者有
民不慈而妄用則必與其有司辨而後授之所以防姦民也若夫賒而
買者有期而取償則民不至於泛賒或有稱貸而至又者而以國服為
之息則民不至於妄貸又所以謹民財也蓋泉府所聚之財民賒也以
其財而濟民急宜也此又與旅師之聚野粟乃以質利致民頗與積平
其助施其惠散其財春頒而秋欽之者同蓋旅師所聚之粟民粟也
以其粟而拯民艱亦宜也頒之以春則民有以濟其乏而穀不至於騰
踊欽之以秋當粒米狼戾之時而不至於太賤傷農頒言平者欲其惠
利之均也然旅師不取其息而泉府則收其息以貨與粟不同也鄭康
成何據而謂旅師以國服為息豈有以粟貸民而可取息乎王金之乃
藉國服之說而立其由之貸不問其款否而驟予之謂為旅師之平
不計其遠近而強責之謂為泉府之賒貸假惠厚之法以行優渥之私
竊謂恤之名以濟割剝之害哀哉泉府
司門掌授管鍵以啓閉國門幾出入不物者正其貨賄凡財物犯禁者
舉之入官也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
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廛凡貨
不出於關者必其偽舉其存罰其入凡所建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
掌節掌守和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守邦國者用王節守都鄙者用角節
王節在中而輔建於外諸侯之象用則九邦國之使節皆有期以交
致力於內而辨建於外諸侯之象用則九邦國之使節皆有期以交
為期其事九通達于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無節者有幾則不達
其其事與節相係而行則日難節所以輔王命傳
節即節無節則門關道必閉禁以防姦也

司徒言井邑遂人言溝洫非鄉遂異制也蓋井邑定田畝之多寡以出稅故以四井四邑言溝洫定水道之大小以興利故以千夫百夫言鄉言井邑則遂之田賦亦如之遂言溝洫則鄉之水利亦如之大率十遂而通一溝十溝而通一洫十洫而通一澮十澮而通大川周田百畝之間水溢則可以洩害旱乾則可以儲利無溝洫其何以為井田乎旣為遂溝洫澮川以備灌既又為徑畛涂道路以通徒來謂之以達于畿則通鄉遂皆然也然遂人特言溝洫之制云爾而稻人一官又教人以作

心於賞之也惡謂陷於鄉八刑者因民之所惡而去之非有心於說之也其終至於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遠罪而不知為之孰謂逐官果專於耕而非教耶

宰掌比其邑之衆寡與其六畜兵器治其政令以歲時合耦于鋤以治大司農穡成時比即鄉室以合耦耕者趣其耕耨行其秩叙康綏之常叙者迂進之次

太宰九職之任一曰三農司徒十二職之頒二曰稼穡其重農之意可知矣小司徒之并牧立田制也遂人之溝洫興小利也草人辨其地之

則謂之墾闢者也。人掌其水之畜止均焉。防旱潦也。一稼穡之司。徒既教之。遂人又教之。耕耨之趣。節與既極之里。幸又趣之一種。種舍人既縣之。司稼之辭。一微惡之地。旅師既耕之。土均又均之。用力不過三日。恐其奪民時也。起役無過一人。慮其妨農業也。田不耕者。出屋粟。俱其游惰而不勤也。民無職者。出夫布。要其舍本而趨末也。甸師何與於農而帥屬以耕。王籍所以勸天下之力。田內宰何關於農而帥官以獻王種。所以示天下之重穀。嘗之日。預卜來歲之變。而為田業荒蕪之慮。社之日。預卜來歲之稼。而為旱乾水溢之備。其始也。祭田祖。而祈年以祈農事。其終也。享百神。而祭蜡以報農功。凡有可以佐百姓力農者。無不設官而教導之。蓋以農者天下之本。食者民之天。農不耕則失業。失業不給則傷生。既思所以厚其生。又思所以利其用。既思所以興其利。又思所以除其害。先王奉之重農之意如此。百姓豈有不從事耒耜而服勤田畝哉。是故周詩有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在民則有先公後私之意。駿發爾私。終三十里。在君則有先私後公之心。君民上下皆相勉以農力。不啻如父兄子弟。則其農蓋有不待勸矣。雖然。周人雖曰重農。而實以士待農。不以農待農也。六卿六遂之民。皆授田之農也。卿大夫三年大比之賓興。遂大夫三歲大比之興。皆於鄉遂求得之。耕則為井。邑之農學。則游州黨之序。居則聯夫家之數。出則預閭族之書。故教之以稼穡者。所以勸農也。教之以游藝者。所以教士也。向也民數穀數之登。必拜而受之。藏于天府。所以重農也。今也賢書能書之登。亦拜而受之。藏于天府。所以重士也。豈非主藏於農。則其待農亦待士乎。詩云。十月穫稻。為此春酒。日殺羔羊。辟彼公堂。又曰。或耘或耔。

黍稷彙。彼介攸止。黍稷彙。王公堂之。既即前日。獲稻之夫。亦不。亦即平日。耘耔之子。以此見井田之行。不惟兵農不分。而士農亦不分也。此其所以為良法與。此德。周師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以待其政令。以時徵其賦。九任氏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飭材事貢器。任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衛以山。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太宰言任民則任之以其賦。九無職者。則出天布。孤如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九賓客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九國野之道十里。有廩。上有飲食。三十里有宿。上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有候館。候館有積。九委積之事。巡而比之。以時頒之。近有廩。遠有宿。有市。自國野達于天下。從王事。說巡而比之。則所積皆有常物。以時頒之。則所施皆有實惠。旅師掌聚野之餼粟。合而而不至。屋粟有田不耕。閭粟民無職事。而用之以資利。致民平。頒其與積。則按民數而致其粟。我所欲之粟。以平。施其惠。散其利。而均其政令。凡用粟。春頒而秋歛之。以新吐之。轉徙不一。予而歛。散九新吐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以地之微惡為之。等者也。其種食也。穀上地。惡下地。厚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賜賜稍食。以待歲之上下。數即用以知。凡否以詔穀用。以治年之凶。置。數。計。此年。不。後。於。有。余。什。

春官宗伯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春官宗伯使率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

邦禮國家之典禮也以和邦國者禮之用和為貴也禮達而分定礼行而修齊九族以之而惇叙萬邦以之而協和皆本於禮也司馬溫公曰礼之為用大矣用之於身則動靜有法而百行脩焉用之於家則尊卑有別而九族睦焉用之於鄉則長幼有倫而俗化美焉用之於國則君臣有叙而政治成焉用之於天下則諸侯賓服而紀綱正焉且特凡庶之上戶庶之間得之而不亂哉

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以吉
 義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禋禋以尊也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
 禋柴實牲於
 聚而禋之也以擗也燎祀司中司命司中司命文昌星以連其誠也
 兩師兩師畢也
 以血祭祭饗五祀五穀也
 門門戶第五
 帝東公南
 帝西岸北恒中帝北中
 以醴醴祭山林川澤川澤之牲沉之以醴奉祭四
 方百物披牲炳中司福福曰醴此皆祭也令聚百物而宗享之
 裸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宗廟之祭始則裸衣以求神祇裸則獻醴以
 以祠春享先王春物初生未有
 以醴夏享先王夏物成可用
 以嘗秋享
 先王秋物漸成以烝冬享先王終物畢成可進者烝故曰烝兩師以上
 以凶祀哀邦國之憂以喪祀哀死士以荒祀哀凶荒
 以吊祀哀禍戾

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朝朝朝朝也夏見曰宗宗尊也秋見曰覲覲覲覲覲也冬見曰遇遇遇遇遇也時見曰會會會會會也聘聘聘聘聘也問問問問問也殷殷殷殷殷也覲覲覲覲覲也曰親親親親親也有事諸侯

大宗伯曰以賓客親邦國廣行人曰掌賓客之禮以親諸侯蓋禮之以賓則燦然有文以相接待之以親則惓然有恩以相愛易曰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正謂是也考其礼春秋而圖天下之事秋覲而比邦國之功其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不知周人胡為如是分列也王春者物之始天下政事從此始矣朝有始初之義故於朝而圖要者物之享天下謨議從此通矣宗有加會之義故於宗而陳謨秋者物之遂邦國功勛至此成矣覲有服勤之義故於覲而比功冬春物之藏諸侯思慮至是定矣遇有聚會之義故於遇而協慮至於時見曰會則諸侯有事而會非常朝也殷見曰同則諸侯以王不巡守之歲而盡來朝亦非常朝也要之亦言其未槩耳書言巢伯來朝是南方來朝也豈必東方春朝而言南乎詩稱歸侯入覲是北方入覲也豈必西方秋覲而言比功乎雖然諸侯見王固有六礼而王之所以待諸侯者則有時聘殷覲之礼焉有問問歸報賀慶之礼焉諸侯之邦交也則有歲相問殷相聘世相朝之礼焉有相為賓相為國客之礼焉是王之所以撫諸侯者尤詳於諸侯之所以朝王而諸侯之於邦交豈非講信修睦考礼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子也自親邦國之礼廢而等王之意不存自撫邦國之礼廢而親諸侯之意浸失自侯邦相交之礼廢而比國之

樂之職是為大宗伯之屬禮樂之相為用不密以隔廢也蓋教人以礼

樂而必之樂可與蓋先王之敦固所以和人之心於下列歌詠

之引所以習人心於各分等級之內自成章而有此舞自入季而知有此舞以至師而舞祭禮賓客之時又知有此舞則詎敢千名而化分也哉自樂舞之教不明而後周之君子且不知有禮樂況野人乎以魯侯之廟而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以仲子之宮而得獻六羽以季氏之室而得舞八佾周公樂舞之意安在哉漢興古樂既衰惟恐廢樂之末稍故有文始五行之舞有武德昭德盛德之舞然不知其樂果皆舜周之制否乎唐太宗有破陣樂名曰七德舞有慶善樂名曰九功舞則善矣而當時且有發揚蹈厲不如之客之憾則其為舞可知矣夫祇樂舞之教也士君子不講久矣千簞羽毛之事親之若將況焉哉古人供執筆者皆碩人陽執筆者皆君子曹謂士大夫而不屑為此乎然則欲用崇廟朝廷之樂制當自士大夫之知樂始歌士大夫之知樂當自樂師教舞始也

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九舞有敎全有羽舞有皇舞皇五為國有舞舞持旌牛之尾以有千舞有人舞也

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蘋車亦如之必首趨以采蘋則疾必擊

諸侯以狸首為前舞首為不朝之威大夫以采蘋為前舞士以采芣為前

晉掌學士之版以待政諸子父兄有爵於國皆曰國春入學舍采合舞

先春水即樂類也蓋春之屬也秋頒學舍聲春而入季則總舍於

諸侯等其曲折使應節也一以六樂之會正舞位以序出入舞者此舉

樂器九祭祀之用樂者以鼓徵學士序言中之事之節而李

小舞之徵令而此之應其不若矣舞列而捷其怠慢希前此正樂

時縣而辨其聲九懸鍾磬半為堵全為肆

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

聲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

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也

世儒嘗恨六經無樂書愚謂樂不可以書傳也何則樂有詩而無書詩

存則樂與之俱存詩亡則樂與之俱亡樂其可以書傳乎書曰詩言志

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此樂之本乎詩也樂南詩

作故因詩可以觀樂詔至齊而猶聞必韶樂之詩尚存也護至魯而猶

見必護樂之詩未泯也詩苟不存武樂至周弘之時而失傳南樂至戰

公之時而已壞詩也者其作樂之本與今太師掌六律六同五聲八音

以為樂而必教以六詩大祭祀帥瞽而登歌此登歌之詩也鍾師則

鍾鼓奏九夏此鍾鼓之有詩也祭祀則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

牲出入奏昭夏是祭樂有詩也大射則王以騶虞為節諸侯狸首大夫

采蘋士采芣是射樂有詩也九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蘋車亦如之是

車行之有詩也學士歌徹則徹樂亦有詩軍獻奏凱則凱樂亦有詩古

人以詩為樂隨焉皆有詩詩存則古樂傳詩亡則古樂廢言季札詩也

周禮為之歌二南國風雅頌猶得以因詩而知樂使其詩不存則周樂

氏族志有爲繫世既不復明則其楊朱其序親疎失其和而奉支之所從出者已不可得而辨雖有氏族志天梁其所以生祀不

以星士辨九州之地。其土皆各有分星。蓋後先元氣奉星類交州也。

房心大火宋豫州也。是箕折木爲州。地宜折木。故吳越揚州女居之。

箕張者兖州也。室壁也。魯并州也。牛妻肩假妻營陵也。鼎畢也。牛居之。

真州也。紫奎昴流說北州也。牛里犢首秦無刑也。少甘有二儀之間。見天

聽能聽徹之如是則神降之果豈后世淫巫左道治符水厭勝之徒有哉而其所用大率則用之大裁則用之歲時禳除則用之又非后世淫詞誦祭無所不至者也巫史之說又何疑哉

大行人掌大賓群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春朝諸侯而

圖天下之事秋親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

應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類以

除邦國之患問問天子問歲以諭諸侯之志歸服天子祭祀以以交諸侯

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餼以補諸侯之戒皆先王條諸

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編存三歲編順五歲編省此皆

之禮折謂問問七歲屬象有諭言協辭命九等之詞命象有辭命此皆

九歲屬象有諭言協辭命九等之詞命象有辭命此皆

建瑞即同度量成年札同數恭脩法則度王律則有不者

大行人從而同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

九諸侯之王事辨其位正其等協其禮賓而見之若有大喪則詔相諸侯

之札若有四方之大事則受其幣聽其辭九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

聘也世相朝也為小國聘焉皆所以習札考義正刑一德以尊天子

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札藉諸侯名位尊卑以待四方之使者令諸侯春

入貢秋獻功王親受之各以其國之藉札之九諸侯入王則逆勞于歲及

交勞抵館將幣為承而擯諸侯來朝其未至則有迎勞郊勞之使其既至

而小行人但為承而小行人但為承而小行人但為承

九四方之使者大客則擯見之王使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幣入以

告王所為使適四方天子遣使協九儀賓客之札朝覲宗遇會同若之札

也存順省聘問臣之禮也達天下之六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

用龍節皆以金為之道路用旌節門闕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為之

成六瑞王用鎮圭公用桓圭侯用信圭伯用躬圭子用綬圭男用蒲圭

爵合六幣圭以馬圭以馬圭以馬圭以馬圭以馬圭以馬

之皮以合之圭以馬圭以馬圭以馬圭以馬圭以馬

以圭以馬圭以馬圭以馬圭以馬圭以馬圭以馬

以圭以馬圭以馬圭以馬圭以馬圭以馬圭以馬

以圭以馬圭以馬圭以馬圭以馬圭以馬圭以馬

以圭以馬圭以馬圭以馬圭以馬圭以馬圭以馬

以圭以馬圭以馬圭以馬圭以馬圭以馬圭以馬

以圭以馬圭以馬圭以馬圭以馬圭以馬圭以馬

以圭以馬圭以馬圭以馬圭以馬圭以馬圭以馬

以圭以馬圭以馬圭以馬圭以馬圭以馬圭以馬

以圭以馬圭以馬圭以馬圭以馬圭以馬圭以馬

以圭以馬圭以馬圭以馬圭以馬圭以馬圭以馬

以圭以馬圭以馬圭以馬圭以馬圭以馬圭以馬

以圭以馬圭以馬圭以馬圭以馬圭以馬圭以馬

以圭以馬圭以馬圭以馬圭以馬圭以馬圭以馬

以圭以馬圭以馬圭以馬圭以馬圭以馬圭以馬

以圭以馬圭以馬圭以馬圭以馬圭以馬圭以馬

者蓋以為民遣使非徒為禮樂光華而為美觀也生靈之休戚國家之利病風俗之美惡皆使所當究心者焉馳驅之勞咨詢之憚苟有功於其民而見知於其君則人君必因使者之表而知究心於民事矣今觀周禮於遣使一事尤致其詳典瑞則有珍圭牙璋穀圭琬圭之瑞掌節則有虎節人節龍節象節之節此使臣之持以為信者也若以書使于四方書其令則外史掌之九國之使者其其駟馬則校人掌之此使臣之所將以為命者也至於小行人一官固待四方之使者而有事適四方則小行人實行焉夫行人之適四方也豈徒達六節而齊以為式耶豈徒成六瑞而執以為信耶之豈徒合六幣而和以為好耶曰札喪則解捕之凶荒則明委之師役則臨會之福事則慶賀之禍裁則哀吊之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則小行人奉命以往者無非究心於邦國之民事也及其萬民之利害為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為一書悖逆暴亂作惡猶犯令為一書札喪凶荒會厄為一書康樂和親安平為一書凡此五物者每國辨其之以及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則小行人及命以告者亦無非究心於邦國之民事者也觀小行人奉命以往之日與天及命以告之時奉之以民事為重則其周爰咨諏周爰咨詢者亦可謂詳微矣豈若后世之朝辭禁門情態即異兼州將威福便行者可同日語哉故曰觀周人行人之職則知周之遣使者為盡心於民觀周雅望華之詩則知周之奉使者為有功於民

夏官司馬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一統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三平邦國

司馬為國典兵者也官以馬名者兵之所資莫急於馬也國之大計莫非政而獨戎政謂之政者用兵征伐以正彼之不至王政之大者也兵之為用尚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兵不可賣則有不敗自焚之禍兵不可廢則有內讞外侮之憂先王寓兵於農因井田之法以制兵因田獵之制以誨武此所以能禁暴而靖亂保大而定功也

九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七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為師七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七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七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七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七皆有長

成周之制兵籍具於司徒行征則屬之司馬故五人為伍即五家之比五伍為兩即五比之間四兩為卒即四閭之族五卒為旅即五族之黨

五族為師即五黨之州五師為軍即五州之鄉居則為比閭族黨州縣出則為伍兩卒旅師軍九環甲而即戎者皆前日之農也重廩而取衆者皆前日之卿大夫也兵無坐食之費將無握兵之權此先王之兵制所以為善也李氏曰先王足兵而未嘗有兵後世有兵而未嘗足兵主不待逸皆吾民也將不政置即吾吏也有事則賦之於行禮事已則歸之于田里無招收之煩而數不缺無廩給之費而食自飽故曰先王足兵而未嘗有兵也重廩以聚之倉粟以生之群胥類坐而不使補死填土之不暇故曰後世有兵而未嘗足兵也

大司馬之職掌建邦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國制畿制九服封國之國以正邦國設儀服之儀辨位貴以等邦國進賢興功以作邦國建九州立監立以維邦國制軍詰禁以糾邦國施貢分職以其所能以

往邦國簡稽其民以用邦國均守平則均其地之也以安邦國
此小事大以和邦國
以九伐之法正邦國馮弱犯寡則誅之賊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誅之
出君置之野荒民散則削之地也負而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
之其罪也放弑其君則殘之也犯令陵政則杜之也外內亂鳥獸行之
則殺之聚斂則滅之
司馬一職首以建邦九法以佐王平邦國平之所以使正也正以畿國
使固封域等以儀位使安分守作以功賢使勉事功牧監以使之相繼
軍禁以使之相糾任之以職責則無曠土用之以簡稽則無遊民均守
平則使尊卑不得以相踰比大事小使小大不得以相陵如是則天下
無有不正者矣下斯時也諸侯猶有違命者不得已隨其罪之小大輕
重而以九伐之法正之伐而言正豈非以上伐下而有征之義耶現
此則司馬雖曰掌兵而未嘗明民以用武也又况軍藏於六卿而弗謂
軍將藏於六卿而弗謂將以蒐苗徠待而隱其振旅菱舍治兵大閱之
名以比閭族黨州縣而易其伍兩卒旅師軍之名以井邑丘甸縣鄙而
晦其軍馬甲士步卒軍賦之名以軍伍而會於教官之司徒以軍禮而
掌於礼官之大宗伯以大法禁而徇於刑官之士師司馬雖有統兵之
職奉之於政象之垂及於政職之施而於兵大事不敢專焉以至軍
司馬雖曰掌兵而有其名而無其職則先王不樂用兵之意槩可
知矣夫先王以天下之不可去兵於是乎有治兵之法以武事之不
可明民於是乎有蒐之意四時有田則教兵不為不先六卿皆將則
將將不為不豫尚何則則畫兵而明示之以毒天下之具哉

大司馬制六軍則兵屬大司馬矣至於軍旅大事則五官預有軍馬掌
宰掌政典是政與司馬通也宗伯掌軍禮是禮與司馬通也司寇掌軍
刑是刑與司馬通也司徒一職乃統六卿六卿之民六軍之所自出也
故大軍旅大田役司徒以旗致之則民又與司馬之軍通矣其政軍政
所係之重也然古人命卿為將此有事之時也無事而統兵亦不專屬
之司馬不歆其權之專屬于一人也嘗考之書大保命仲桓南宮毛倕
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齊侯司馬掌兵也非有宰臣
之命則不敢以擅發召公家宰制命也非有二卿將命以往則不得以
專行此則守衛之兵權不專屬于一人也又觀之詩王命卿士整我六
師王謂尹氏戒我師旅程伯司馬出征者也非有尹氏之命則不得以
戒旅尹氏世大夫也非有卿士王命則不得以整師此則征伐
之兵權不專屬于一人也古者兵無專將上無專權觀此亦可見矣是
故周人制兵之法國子宿衛之士則屬之冢宰虎賁宿衛之兵則屬之
司馬師保四翟之隸既屬之地官又屬之秋官至如國有大事國子游
倅雖屬於冢宰之諸子而弗弗征於司馬其衛兵之權散出可知也知
遂之民皆軍也則屬之司徒四時之用皆兵也則屬之司馬閭師地官
之屬軍旅之戒則受法于司馬至如鄉師師民徒而致政令受役要可
也而必以政辭于冢宰其兵之權散出又可知也蓋古者寓兵於農本
無兵之可分寓將於卿本無將之可名又况兵權散出不專屬之一人
有事調兵則天子遣使一牙璋發之其權又屬之天子是以五霸于外
居然若無道及數世司馬世官爰以命比聯至諸侯更伯列國專征世
卿率師大夫戴甲孔子春秋九事司帥師議諸臣也聚民而為兵則

失得而不情聚兵而專將則將安往而不勝此其為患也久矣唐人有
兵號為得井田之志然井田寓兵於農農於兵兵於農之意已見而此
兵有定額將安有變更再世安能無將驕平情之患府兵且爾而况
不為府兵者乎此論

正月之吉始和布政于邦國鄙郊乃縣政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政象
挾日而飲之政謂九族

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旌致民植旗而期平列陳之辨鼓鐸鈞鈦之用
辨三教以始而王執路設諸侯執旂最軍將執晉鼓師執提曲木可提
而旅帥執整卒長執鈞鈦司馬執鐸公師馬伍長執鈞鈦以教坐作進退
振旅之節遂以竟田春為農時故取之中寓兵於農之意已見而此
旅帥之節遂以竟田春為農時故取之中寓兵於農之意已見而此

丘氏曰按兵者守國之備苟非素教之一旦驅之以臨敵是棄之而已
然兵凶戰危以殺為事不可以人試於是因寬待而習之因祭以行
獵用獸以試術使其目熟於旌旗耳熟於號令或坐以待或作以起進
而之前退而之後而趨而徐而緩行分疏而散開急數而屢進皆於
是時聞鼓而興聽令而止一旦用其所以田獵者而施之行陣用其所
以殺獸者而施之斷人不至倉皇失措紛亂無統也

中要教養合如振旅之陳陳即陳師也陳師更陳軍徒讀書契以簿書校
別也帥之帥以門公縣通其門所屬者也各以其名官各以家以號名
家卿大夫之家以門公縣通其門所屬者也各以其名官各以家以號名
以家卿大夫之家以門公縣通其門所屬者也各以其名官各以家以號名

春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陣此曰治兵辨旌旗物之用王載太常為諸侯載
旌載將軍載旗載旛而載龍旗此曰治兵辨旌旗物之用王載太常為諸侯載
旌載將軍載旗載旛而載龍旗此曰治兵辨旌旗物之用王載太常為諸侯載

法羅也謂止幣致禽以祀此曰治兵辨旌旗物之用王載太常為諸侯載
旌載將軍載旗載旛而載龍旗此曰治兵辨旌旗物之用王載太常為諸侯載
旌載將軍載旗載旛而載龍旗此曰治兵辨旌旗物之用王載太常為諸侯載

中久教大閱前期群吏戒衆庶修戰法虞人萊所田之野此曰治兵辨旌旗物之用王載太常為諸侯載
旌載將軍載旗載旛而載龍旗此曰治兵辨旌旗物之用王載太常為諸侯載
旌載將軍載旗載旛而載龍旗此曰治兵辨旌旗物之用王載太常為諸侯載

命者斬之而違令者可斬中軍以整令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群吏皆
振軍徒皆作鼓行鳴鈞鈦車徒皆行及表乃止此曰治兵辨旌旗物之用王載太常為諸侯載
旌載將軍載旗載旛而載龍旗此曰治兵辨旌旗物之用王載太常為諸侯載
旌載將軍載旗載旛而載龍旗此曰治兵辨旌旗物之用王載太常為諸侯載

及表乃止此曰治兵辨旌旗物之用王載太常為諸侯載
旌載將軍載旗載旛而載龍旗此曰治兵辨旌旗物之用王載太常為諸侯載
旌載將軍載旗載旛而載龍旗此曰治兵辨旌旗物之用王載太常為諸侯載

之小禽私之獲者取左耳及所擊鼓皆歸軍使皆讓敵小之義使乃歸
致禽歸獸于郊入獻禽以奉蒸以祭四方之神
王制曰天子無事則三田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若然則田
獵特為三事講也今視大司馬四時之田皆因田而講武豈徒為賓客
庖豆之奉而已哉蓋王制特為賓客設也非為講武言也周礼非區區
於獲禽實獲於講武也然知古人因田而講武則不知古人因武
事而寓田講武非古人之得已而殺獸亦豈古人之本心哉是以因振
旅養合治兵大閱之教而寓蒐苗狝狩之儀因蒐苗狝狩之田而為社
杓枹黍之祭則講武為有名而殺獸為有札也然成周田政必分掌於
六官之屬以其皆預田也而四時教法則大司馬實總之是以仲春而
教振旅遂以蒐田以制社仲夏而教麥合遂以苗田以事杓仲秋而教
治兵遂以狝田以祀方仲冬而教大閱遂以狩田以事蒸此則大司馬
因講武以寓田因致禽以修祀其紀然也然亦視先王教兵致禽之意
可乎凡師出曰治兵入曰振旅草止曰麥舍簡兵曰大閱今以中春而
教振旅則是教民之始已為不兵之期以此見先王之不樂用兵也特
以戰不可以雖安而忘民不可不教而戰由是乎有四時之教然麥
舍則曰如振旅治兵則曰如振旅雖曰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皆如
振旅之陣而不用兵之意已然寓於其中矣凡田搜擇取獸曰蒐為苗
除害曰苗獸多可殺曰狝國守不擇曰狩今以仲春而行蒐田則是致
苗之始已有愛物之心以此見先王之不忍殺獸也特以兵不可以無
名而習田不可以無事而講武定乎有四時之田然夏苗則曰如蒐秋
狝則曰如蒐雖曰有司表貉是豈遂國禁皆如蒐田之法而不殺獸之

心哉
行已效行於其間矣現此則講武豈先王之得已而殺獸豈先王之
小司馬大司馬之職掌凡小祭祀會同饗射師田農紀掌其事如大司馬
之法
都司馬掌都之馬士子及其乘版也之卒車馬兵甲之戒令都之職以
國法掌其政學政學諸職以聽國司馬
立氏曰古者國之子弟無時不知教無處不有孝悌在學校受教於司
祭進在王廟受教於師保氏入而宿衛有官相授其在役者而教之出
而守禦有都司馬掌其政學以教之出入進退教未嘗不行其間非若
後世之教止於庠序而已
諸子掌國子之倅辨其職令與其教治辨其等正其位
國有人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天子惟所用之若有兵甲之事則授之車甲
以備合其年伍也倅置其有司統帥以軍法治之司馬辨正其官屬於太
征其九國正弗及也倅置其有司統帥以軍法治之司馬辨正其官屬於太
舞位六人倅授舞器左大舞正舞子之服位會同賓客作辭子從
九國之政事國子存倅倅使修德修德修德修德修德修德修德修德
諸學春秋合諸射以攻其藝而進退之
王昭禹曰先王之時貴而國子賤而萬民其教之也文德武事無所不
備况公卿大夫壯職於外者其子弟宿衛於王官壯職於內者其子弟
守固於邊鄙則諸子掌其教治不亦宜乎
季氏曰大哉王者之師其為失乎非特與於閭里而又取諸世旅彼以
父祖富貴宜有報上之心况幸習武藝不知忠孝之美任之以金華

之賜九守者各致其守不可以有移也。雖謂兵甲有備不足用力。俗有言不先供財用。有將不足給。則發其所有。食盡其所有。不足。非此三者。則不獨五也。

若造都邑。則治其固。與其守法。九國都邑。竟有溝樹之固。却亦如之。民皆

有職焉。若有山川。則因之。凡造都邑。則修城郭溝池。以為固。若有山川。則因之。險則因之。而不必溝樹。以勝民也。

司險。在野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川林澤之阻。而達其道路之開塞。川

所以通其道路。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為阻

國皆有守禁。而達其道路。國有故。謂兵則藩塞阻路而止行者。以其屬守

之。惟。有節者達之。

易曰。尺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

大矣哉。聖人守國。豈不知國。國不以山谿之險。賴為設險之說。以達後

世。是豈恃險以為固哉。蓋險者。天地之所設。聖人固不恃險以立國。亦

未嘗不因險以守國。而之所以用險之道。則大矣。是故。守國一職。修城

郭。溝池。以為衛。此。掌王畿之固也。司險一職。視山林川澤。以為阻。此。司

天下之險也。二官。舊之司馬者。蓋將謹固封守。而預為備也。其亦如蓋

之除戎器。以戒不虞。豫之重門擊柝。以待暴客。義與今以掌固者之

城郭溝池。樹渠之固。必倖也。此守之必得地利也。士庶爭無虞。守必

頌也。此守之必得人和也。備器之設材器之用。是城守之具。必倖也。材

用之分。積食之均。是兵食之財。必足也。復財必移。守政必通。又恐其

之有不足。則人得以乘其饑也。至於司險一官。無事則通達其道路。所

以紀侯國。負固之。有故則蔽塞其阻路。所以杜姦寇。入侵之道。願人

之於守備。必為是。悉委曲者。豈非以形勢為不可專恃。而守備亦不

可專恃耶。若夫周之所以守國者。則又不專在是。六也。背守國之法。六

淵魯人。公駟牧之盛。何以歸之。曰。思無刑。
 討人等國之三公。駟大夫之位。并射始入三公比面。公東面。即大夫步。

已哉中庸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一射之不中而反

射燕射之三禮至於教人之禮則有鄉射存焉鄉射五物之札而射行焉鄉大夫保氏六藝之教而射寓焉州長州序之會民必會于射諸子國子之政藝必合諸射其教人也以射其取士也以射其時得與於登得為諸侯皆由此其選也后世小卒之制不存而五射之教無有鄉飲之札不講而五物之儀不閑冠帶縉紳之流類以張弓拔矢為甲冑之事雖曰上庠有黌之名黌庭有澤官之制亦徒具虛文而已吾何以現德哉

司士版者掌群臣之版以治其政令版謂群臣之名書于版籍歲登下其損光受數辨其年歲與其貴賤任之其年則知其齒之壯老辨其齒則知其國之命者王制曰司馬辨論大夫士庶子之數以詔王治者庶子謂卿大夫之庶子也命者王制曰司馬辨論大夫士庶子之數以詔王治者庶子謂卿大夫之庶子也

司士掌群臣之版歲登下其損益之數以詔王治而屬於司馬何也按王制曰司馬辨論官材論選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今司士曰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進食即司馬論定之意也然司士之定稍食必以久何也蓋古人爵人以德不觀其常祿久以功不觀其驟而觀其素任事以能不換其始而換其終議論要諸父而後定功効要諸父而後成此先王所以久於任人而不驟遷也遷故唐虞用人之法必三載而後考績必三考而後黜陟明皆久任也今司士以久莫食又因死邦國三歲則稽士任而進退其爵祿以三年為任官之定制非降陞之法乃視此而為進退與昔年產從政一年與人訪而歌殺之進陞

年與人誦而思嗣之方其誘而未誦也若驟去之雖子產亦無所施其德矣孔子曰如有用我三年有成子路曰比及三年可使知方要皆以三年而觀政也故小司徒使以三年而大比鄉老以三年而賓興州長以三年而養賢興豈非以三年為中制而可以為賢能舉官吏遷轉之紀乎是故周公為太師召公為太保是則內而公卿蓋終其身而任也康叔之治殷民君陳之正東郊是則外而侯伯蓋終其國而任也若後世之任於內者錄功勞以計進仕於外者計歲月以希遷而已故漢有一歲超遷至中大夫者有旬月取宰相封侯者皆官隆秩可以驟致何其速也又有十年不得調者有三世不遷官者低察下吏無以旌擢何其淹也故不待三年而驟遷者必有以起士大夫奔競之風有踰三年而不遷者必有以召士大夫淹滯之嘆此論

凡邦國三歲則稽士任而進退其爵祿

司馬掌六卿賞地也賞田之法以等其功王功曰勳如周公輔國功曰功如召公輔國功曰庸如后稷法事功曰勞如大禹勳治功曰功如皋陶戰功曰多如韓信多善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為朝祭於太廟日祭司勳詔之大功司勳藏其勳此則藏其功也天掌賞地之政令凡賞無輕重祿功凡頒賞地參之一食一分計稅王食其二惟加田無國征田又加賜之則免

春官內宰稽功會食則制祿食必視功夏官司士以功詔祿則頒祿秩必視功而況司勳六卿賞地之法如載師所謂賞田者賞之以土地司不貳其功以為輕重乎蓋以德詔爵則爵有常品以功詔祿則祿有常限以能詔事則事有常職以久莫食則食有常限雖賞賜出於人君其

具書而質乎公以兩利聽之而無所偏信則不直者自反而民欲自
禁矣入束矢然後聽之矢以自明其直而矢之為利其行者也入鈞金
然後聽之金以自明其不可變而金之為物則堅攻而不變者也既于
三十斤之金又延三日之久取其甚愛使民因惜物以致思不即听
而待三日使民因遲滯而自省昔先王不輕受民之訟致民於刑也
非特以取民之生亦以厚民之俗歟
以嘉石平罷民嘉石文石也平脫也欲使罷
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刑在手曰桎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
以肺石達窮民肺石者赤石也使窮民無告
上而其長弗達者立於肺石三日去聽其辭以告于上而罪其長
不達者告于上而長吏不以上聞則使立於肺石之上至於三日之
後後其辭以告于上而罪其長吏使諸門者不有肺石之責
丘氏曰先儒謂肺者氣之府而外達乎皮毛燦燦老幼夫民之窮無告
者其微弱也猶國之皮毛焉心之氣靡不通之也不通則疾病生焉故
周之達窮民其有取於是乎先王之特民之困窮無告者皆得達於上
故長不欺過左右不能蔽盡天下之燦燦老幼無一人不得自言其情
又豈有無罪而罹於深文密網者哉
正月之吉始和布刑於邦國都鄙乃縣刑象之法于象魏門兩旁也
以秋官刑法書之為象而縣於象
古昔先王原情以定罪因事以制刑既有定制而又於正月之吉調和
而布行之於邦國都鄙焉蓋因歲月之更新起民心之觀視以儆省之
也於是乎縣象於兩觀之間以徇萬民之視蓋先王之法若江河然

乎易避而難犯苟罹其制雖其言愚民不知而隨入焉又從而刑之則
是國民也象法示民所以警其心志疎其親視使知刑之慘毒法之謹
嚴有所避而不至於誤入有所懲而不至於故犯
九卿之大盟約結信而書于簡策為約位其盟書而登之于天府太史
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內史掌邦之典法則之憲以待聽者也
六卿之長皆受盟誓之書以重其事故
九卿之大夫與實能之書民數之數同也
九諸侯之獄訟以邦典定之九卿大夫之獄訟以邦法斷之九庶民之獄
訟以邦成弊之
小司寇之職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詢咨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
軍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國無事則詢其位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
北而群臣西而群吏東面小司寇執事以敘進而問焉以衆輔志
而弊謀之王志為王而輔之以衆以衆而弊之
以五刑大辟聽萬民之獄訟附于刑用情訊之至于旬乃弊之讀書
則用法知其罪可附於其刑備必用情訊之至于旬乃斷之不敢輕也
丘氏曰此聖人斷獄欽恤之意即大易所謂緩獄康誥所謂服念也既
得其罪附于刑矣恐其非心服也又從而用情以訊之又恐急迫而不
盡其明也必至旬時之久乃敢斷之既斷之矣又以重其罪之刑書
之於囚審之而不變乃用法焉其謹之又謹如此先王之世天下
以無冤民也
九命大命婦不躬坐獄訟九王之同族有罪不即市一以親
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十曰辭聽三曰色聽四曰耳聽五曰目

仁氏曰撥王之親故不可與衆人同例有罪議之所以教天下之人愛
 其親族厚其故舊國之賢能不可與不賢能同科有罪議之所以教天
 下之人尚乎德行崇乎道藝有功者不可以折過失有罪議之則天下
 知上之厚於報功而皆知所勉有位者不可以輕挫辱有罪議之則天
 下知上之重於責罰而皆知所敬有勤勞者不可以沮抑有罪則議之
 使天下知上之人有敬客之禮先儒謂人者天下之大教非天子私親
 故而掩其法也人倫之義莫斯爲大

以三刺反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群臣大士二曰訊群吏有徒三曰訊萬民聽民之所刺有以施上服下服之刑於群臣斷不取自決而訊吏更民者此必受極罪大或輕或重關於風教上服下服係於人心強則已麗於刑以待三訊而後斷也人皆曰可殺則服刑之上省无可殺也人皆曰可宥則服刑之輕者非全然宥之也

何氏曰以五聲察其情以八辟求其生以三訊審於衆然後用刑焉聖人好生之德何其至哉后世雖有八議之律亦文具耳霍光擁昭立宣其功大矣子有反謀而家無顯類霍光運籌決策其能著矣一舛已遠而遷亦其族况光受先之顧命浩亦祖父之舊臣也八議不聞三訊不舉而更臧之漢魏刑殺之辜吁可異哉

及大北登民數三年則總計生民之數書之千版而上于天府也自生齒以上登于天府肉史司會冢宰貳之以制國用

葵麥祀司民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以孟國用而進惠之
司民星名新紀
角宿大民也
 民之星司寇主其祀故孟冬之其日獻民數于王王拜受之
 以孟國用則以民之盛耗知穀之豐匱由是而損益之也

歲終令群士計欲言其弊論斷其訟
使刑家吏群士計欲言其弊論斷其訟
以水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
乃命其屬入會乃致事入會則計其別之

上曰曰摺周官大司寇格正月饗罪人注於象魏小司寇於正歲復典命以木鐸布之象魏使有目者所共睹歆其接於目而謹於身令之木鐸使有耳者所共聞欲其入於耳而警於心然象魏之布繼以使民現刑象則事以示民也木鐸之繼以宣布于四方黨則禁及於其馬人會

乃致事則又以盛美典刑者而使之用法也。不用法則有常刑焉。蓋布於正月者則挾日而飲之。所以示太京歲之人。於正歲者則宣布于四

方所以通於天下之義則是先王之制刑定罪惟恐愚民不知而誤入之而為之宣布者如此后世律令藏於官及民有犯者然後檢之以定其罪而民罹於刑辟不知其所以致罪之由者多矣此古之刑所以雖犯而后世之刑所以易犯也與

王師之職掌國之五禁之法以左右刑罰一曰宮禁二曰官禁三曰

五戒先後開請毋使罪戾于民禁則故其望防而如避一曰誓用之
族以戒戒則故其望防而如避二曰訪用之于會同禁則故其望防而如避三曰禁用諸田役禁其暴四曰糾用諸

卿倉州黨族問北之照其入其之什任什之相安相愛上其上其不冬不冬

不於下下不平於上豈適治之道耶故王者不親親疎不異貴賤
致於法其所以不四諸市朝而適甸師氏者為其人恥無使人見之也
按刑人必于市惟同族親者也有爵貴者也親親而貴貴故有犯者乃
國家德化之不孚禮教之不行不幸犯者出於親貴中其人雖可惡
而其惡則不可揚故統隱廢以施刑焉聖人處刑其仁義兼盡如此夫
司獄掌五獄之法辨其物類而掌其政令帥其民而博盜
賊盜賊之未服者役國中辱事則而役之為百官積任器用之
亦其民凡囚執人之事邦國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復其煩辱之事
帥四翟之隸使之皆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守王宮與野舍之屬禁
則便之守王宮在外則使守野舍之屬禁也
野禁掌徒官府與凡有守者掌使之小事則罪禁之役
考之周禮官正官伯所掌皆即衛也太僕虎賁司隸所掌皆兵衛也蓋
天子之衛有二而其別有勛者則有衛禁之徒役公卿大夫之士庶子
以為環列腹心之衛若官正官伯等則有虎士八百人掌
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規朝則在路門之右若虎賁氏之所掌是也泰興
馬督虎從視朝則在路門之左則有太僕以掌之所謂侍衛僕從罔非
正人是也執其兵器服以衛王之門外朝在野外則守內列則有司隸
以掌之所謂使其屬帥四夷之隸是也是故百官府之衛衛必有供給
徒役之人苟不以時而紓勸之二有不正之人混乎其中必能為德行
道藝之害此官正所以奉王於此也至於士庶子之在版者有保氏以
教之有司樂以合之又有諸子以考之故官伯惟均其秩而領其家
均其叙而領其誅實如此則在八次八舍之列若孰非端人正士哉

夫虎賁之士臣隸之僕夷隸之兵雖不言其政教禁令然虎賁以下太
夫掌之太僕以下大夫統之師氏以中大夫帥之又虎賁氏所掌
百人不言徒而言虎士則皆士人之有勇力者雖名為兵而不聞一武
夫悍卒放慢諂諂之人得廁迹於其間平時夾階祀而立堂番執劉鉞
而止戈及者率皆昇弁之士是以雖有即衛兵衛之別而何嘗有文事
武事之判耶然均之為宿衛也官正官伯則統於太僕虎賁太僕則統
於司馬司隸則統於司冠而師氏又為司從之屬何哉蓋官衛不可以
不相聯而兵權不可以不相制官皆王官兵皆王兵先王固無相變之
意而戎戒不虞備存無患先王亦不能不先事而為防嘗觀成王之季
呂伋掌虎賁之士非有幸臣之命則呂伋不敢擅發召公雖得以制
命非有一諸侯將命以往則召公亦不得以專行兵權散出不在一人
而後知周公制兵之意深矣
野廬氏掌達國道路至于四畿謂循行於禁使不隔此國却及野之道路
宿息井極可以比校也自國初以野皆有宿息井極則可以宿息若有宿
息則令守地之人聚糧之於地以備民之有相親者誅之則
同飲為九道路之車擊互者叙而行之而不行也指車於陸行無除
則阻臨之地偶相值而有數互之阻
丘氏曰按周禮遺人凡國野之道十里一廬丘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已
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候館候館有積所以待賓客師役使命之
往來既已掌於地官矣而秋官之野廬氏又職往來按比而肅其守衛
焉由是觀之可見古昔盛時所以防盜者無所不至非但以安行旅之
往來實所以示國威之嚴肅也蓋堂々乎天朝威名遠播於萬里之

辨其山林川澤丘陵衍原隰之名物土高曰丘大阜曰陵水涯曰坻而下平曰衍高平曰原下濕曰隰而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之

八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
 生焉。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
 生焉。乃建主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之。約為王畿千里不惟封之上
 以為表且罔之木以為固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和畿千里。民所止蓋王畿天下之本所以

然而為利矣自帝殷周其計惟益鐵之是資國命惟益鐵之是議
周人山澤之賦果有折謂益鐵者乎

小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為之厲禁以守之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而
獲之巡其禁令之所在者人視之必有所禁以守之若王朝故取之
所向也既設禁令又從而巡之防人之竊取也

南人掌以時徵商角凡骨物於山澤之濃以當邦賦之政令以量度受之
以共邦用象之齒犀兕之角龜馬齒之骨皆可以計

羽人掌以時徵羽翮之政于山澤之農以掌邦賦之政令

圉人掌園游之獸禁牧百獸祭祀裘紀賓客其生獸死獸之物園游
也獸禁取用有節畜息有時長畜有別也百獸謂諸

苑園遊觀之戒古人常禁於此游樂遊舞無禁也而戒形焉外作

禽苑焉無是也而訓作焉恒下遊獵焉是也而禁以是相禁焉

遊畋文王無是也而每以是訓防焉現古人以遊田畋獵為戒則必不
為苑田之美游觀之麗苑常讀詩至雲雲則文王之有明矣文王

畋獵于遊田畋獵為而有靈園之作蓋遊田不可盤而苑園亦不可無也

周人風人官掌國遊以牧百獸夫周公作無遠以戒成王以曰其
無遠于遊于遊于田畋苑園以為宴樂之玩應能禁成王之遊也

哉蓋以一人而尊居萬乘富有四海安能盡其遊之樂使之坐受
東顧若中馬然則用國有節不能盡其玩好膳羞固亦常不能盡

其珍異服容固亦不能盡其富室固亦度而亦不能盡
塞其園遊如必使之耳則有所不得乎足有所不得也心意有所不

得過夫古人不能以自克而亦何樂為君也且人情有所不能

天理有所不能制溪壑一開堤防一決則奔突橫流而不歸於海
盤遊無度而為有洛之岐流連無厭而為理臺之觀豈特園遊而已哉

然周公之設園遊也惟以則者守之則天子不追刑人而則者亦不能
從王而為馳驅之事矣園人以中士下士為之賓客喪祭則共其獸物

而已雖名園遊而無一語及宴遊之私宴官小臣至燕出入則前驅是
成王未嘗不為遊觀也而小臣以太僕之屬為之前驅又豈有馳逐禽

獸之事哉鄭氏以園比漢苑以遊比漢官以獸比漢獸則周之制果有
如漢之麗者乎然周人固之苑即未必無增而先有擊兔伐狐之習馳

驅未必能罷而已有射熊布騎之微矣現周公之作周禮其言園遊也
止於收獸正所以存人君天理之樂而示之以制度之儉也鄭氏之注

周禮其言園遊也此之離宮適所以開人君人獸之縱而導之以制

之者

獸人掌呂田獸辨其名物辨其名物則取所當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
物從陽物性溫時田則守呂及弊田令禽注于屋中

秋獻獐冬獻獬則田止失置虞施于田易之
中而今案獬所獲也注如冰之注于下也九祭祀廟客喪紀共其死獸

生獸九獸入于腊人皮毛筋骨入于王府凡田獸有掌其政令國人權之

將用獸人取諸國以供之其死而未供則入于
腊人將以供諸國也入于王府將以制器用也

司裘掌為大裘裘以共五祀天之服中秋獻良裘裘之美者即王
行羽物羽物以共五祀天之服李秋獻功裘功裘以共五祀天之服

王大夫射則其虎侯能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能侯豹侯卿大夫則共
鵠侯皆設其鵠

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辨其名物則取所當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
物從陽物性溫時田則守呂及弊田令禽注于屋中

莫天上帝則服太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大裘元章元冠元履祀享先王則衣見衣五章裳而下享先公享射則鷩鷩三章裳而下大祀四望山川則鷩鷩者見見三章裳而下祭社稷五祀則絺繻見見一章裳而下祭群小祀則玄冕見見一章裳而下祭九章事常弁服以熱改爲弁服但無旒耳
祭服則皮弁服用白鹿皮爲弁其九旬冠弁服四隅之服則冠弁服
凶事服弁服弁服亦以白鹿皮爲弁其九旬冠弁服四隅之服則冠弁服
立氏曰或問周見之不爲侈何也曰加之首則體嚴而用約詳其制則崇辨而分明此周見所以維久而不爲過也后世君薨明之珊瑚大朝之用翡翠宋人六纁龍錦也星紫雲白鶴是又非禮之極也非禮之礼且不可以見師况用以祀天地祖宗哉
巾車掌公車官車之政令辨其用以祀以與其旗物以下而等敘之
王之五路一曰王路錫樊綬下有再就建太常十有二旌以祀王路以五
二曰金路鈎樊綬九就建太常以賓同姓以封金路以金爲飾
三曰象路朱樊綬七就建太常以朝異姓以封以象
四曰革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太
五曰木路以木爲飾
六曰土路以土爲飾
七曰水路以水爲飾
八曰火路以火爲飾
九曰風路以風爲飾
十曰日路以日爲飾
十一曰月路以月爲飾
十二曰星路以星爲飾
三就建太常
同常掌九旗之名物各有屬以待國事日月爲常取天道交龍爲旂取司通氣爲旌旌爲物能虎爲旗旗取其爲牛爲旗旗取其爲龍爲旌旌取其爲

全羽爲旌旌之義旌羽爲旌旌之義
司弓矢掌六弓王弓弧弓夾弓庾弓弩
辨其名物而掌其萃藏與其出入字則有人藏則有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士合三而成規句者謂之弩
成規士合三而成規句者謂之弩合多而成規者其弓則少而成規
天子不當勢也故令九弓而成一規其體強諸侯不得不在故其體大
夫與士其勢轉平則陪屈而似宜也句曲也勢屈也句者勢屈也
九祭祀共射牲之弓矢澤其射張林及值質之弓矢士之射也
射牲共其弓矢如數并來并來矢澤所以
人掌受財于職金以齊其工財泉布也受財于職金之官
等四物亦如之矢八物皆三等箭矢亦如之不同必分爲三等
入功于司弓矢及繕人
丘氏曰按秋官職金入其金錫于爲兵器之府可見周之弓弩矢皆造於官其費用之工本皆受于職金不取于民也及其獻成則其工拙等第爲酒食以勞之不徒勞之而又試之試之良則止其祿甚則賞之不良則下其祿甚則誅之既考其功乃入之于司弓矢以待頒賜入之于繕人以供王用也
家人掌公墓之地地之屬辨其兆域有常制也
而王之差居中以昭穆爲左右昭穆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各以
其夫掌九邦之圖國之圖
也而掌其禁令今其禁令

劉執中曰聖人父母斯民生則當其天食而教以仁義死則為之地域而守其五樹則子孫者其有不忠於君而不服其教者乎

梁氏曰周官設冢人墓大夫之職天子既以其昭穆而附葬矣而諸侯群臣亦各以其屬附葬焉至于萬民之衆亦令族葬而治以王官蓋其生也為君臣為親屬而卒也葬以類從有以見昭穆之序焉有以嚴尊卑之分焉有以聚宗其功德焉有以不廢其拜掃焉其親疎如戚戚焉如近孝敬以存人心以率由是也自秦漢以來天子之室既各異處而山陽營治侵費不貲至王公以下多忌陰陽拘忌中可乙否此是彼非庶民之家尤紛紛然倉皇於富貴或久而不葬或葬之遠方或發掘頻數或爭訟不已思所以杜僭踰崇孝敬厚風俗息爭訟為人上者安可縱其自為而不嚴其禁令哉

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之屬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教要周知其利害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而掌之按其地而掌之也數謂別而計之也而計之也利如金石粟帛之類等如錫鐵長地之屬同貫利者謂天下人民美惡之不同物產有無之不一貫而通之謂之同貫其利也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一面而數之其方各五百里日其兩面而數之也凡邦國大小相維王設其牧制其職各以其所能治其不能治其各以其所有責其所無王將巡守則戒于四方曰各修乃守考乃職事勿墮其所有責其所無王將巡守則戒于四方曰各修乃守考乃職事勿墮

不飲成國有大刑及王之所行先直其屬而巡戒令王設國亦如之也守則先戒令之使各修其職王出守則在前導之而察其戒令之也司馬言九畿其外曰蠻夷藩鎮是六封疆極四夷也職方言九服其外亦及蠻夷藩鎮是四夷皆服事天子也今考職方九州地圖荊州曰衡山并州曰恒山是畫東南西北之方矣而行人謂蕃國在九州之外者以其在六服外而非九州內地耳夫既在九州之外則其朝貢不當宜其不及夫中國之政也然周人所以待夷狄者豈以不在內地而盡置之度外乎懷方氏掌來四方之民致方貢遠物而送迎之則是待夷狄之民猶吾民也豈齊寧寧夷關路戎狄之國使謂來朝傳王言而論說之以和親之則是待夷狄之使猶中國使也不特此也旌人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祭祀燕享則飲而歌之是以夷狄之樂舞與中國之樂舞並陳於祭祀燕享之時矣司馬師四方之隸使服其服執其兵以爲于王官是以夷狄之兵衛與王宮之兵衛並列於朝廷宮廷之內矣夫夷民之來固宜有送迎之官遠使之至固宜有傳諭之官若夫歌舞燕享於燕享豈能無耳目之眩眩服淫處於宿衛豈能無肘掖之虞漢安帝作西南夷樂而陳搏爭之唐玄宗作燕樂胡戲而張說爭之誠以夷樂之不可亂華也當帝金城之盛隆而殘荒猶爲惠光武王閣之謝實而侍子必遣還誠以非類必有異心也而周人不慮及此何哉蓋王者治四海以爲和作夷樂以燕享所以說遠人天子合四夷以爲守帥夷兵而守衛所以柔遠人古人雖曰內華而外夷貴中國而賤夷狄而其所以待之心未嘗不厚也此夷狄所以懷德慕義而莫敢不來王也雖然先王亦未嘗汲汲於夷狄之來王也懷方氏之來遠人其貢物則

嘗謂周公立土爲寰世屬而孔子作春秋亦所以救周禮之壞而拯世道之窮也田制壞而春秋以稅畝田役書軍賦壞而春秋以兵甲三軍書三日之役不均而春秋以城築書九伐之法不正而春秋以侵伐書講武之田不時而春秋以太蒐大閱書救荒之政不修而春秋以大飢請糴書宗伯之賓禮廢而春秋有來朝來聘之書司徒之封疆廢而春秋有歸田易田之書大史之告朔不頒而春秋書不視朔司烜之火禁不修而春秋書宣榘火保章失其官而春秋書日食書星孛職方失其官而春秋書彭成書虎牛貢丘之祀不典而春秋以卜郊書以猶三望書廟祧之序不明而春秋以立宮音以隳祀書婚媾之禮失而春秋書曰夫人孫齊李姬歸魯貢獻之禮亡而春秋書曰家父來車毛伯來金鼎命之職不修而春秋書曰太王使來錫命天府之藏不謹而春秋書

六經無全書固可以為秦人之罪而周禮一經不得其全不可徇於秦人也蓋自王道既衰伯圖迭起入春秋以來周公之禮遂不盡用而猶可盡傳周禮之經雖不盡行而猶可盡見戰國暴君污吏更其害已而去其籍故井田之間爵祿之間孟子已不得其詳是戰國諸侯之弊蓋已先秦次矣漢室龍興山巖屋壁之間稍繼出周礼六官缺一而五存天之才衰斯文亦幸矣河間獻王得之不啻如獲至寶然全書竟不

可致缺。佚之乃求考工記以足其意。謂可以脩周官之缺。不知以今
工記而補周禮。何異捨賤醫之方以補虛扁之書。庸人按之。過是爲病。
五官尚存。武帝止以爲末世。清亂不經之書。則武帝之忽畧經。未必
不自考工記一篇廢之也。嗟夫。書亡而張伯儔書作。詩亡而東晉補詩。
作。曹謂考工記而可補經。經乎且百工細事。固非周官所可無。而於周
官設官之意。尙補。又况春官有典。瑞王人不必補可也。夏官有鼈人。匠
人不必補可也。大官有采人。鍾氏。慌氏。雖缺何害乎。也官有鼓人。匏人。
鼈人。雖亡何損乎。雖無車氏而中車之職尚存。雖無弓人而司弓矢之
職猶在。匠人。溝洫之制已見於逐人。梓人。射侯之制已見於射人。有如
工皮之工五。旣補以三。而又闕其二。不知韋氏。裴氏。豈非天官司裘司
皮之職乎。大抵歟王之補亡。漢儒之習未脫也。周礼無待於考工記。歟

王以此補之亦西矣。樂記一篇以俗樂書之缺考工記一篇以補禮書之亡。獻王見云爾。然而周禮發興有不係是者。仲孫來省魯難退而曰魯秉周禮不可動也。且魯當春秋之時。能盡秉周禮者也。然於周禮雖未能盡。則苟未至於盡亡而亦可以為國。周禮之遺雖缺其一不猶愈於盡亡乎。後世誠能因五官之存而詳求周禮之遺典而施行焉。則西周之美可尋矣。太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小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以生百物。則事之意在周禮可攷也。少司馬司國之六卿士居四民時地利則司空之意在周官可攷也。現此則司空一職雖亡而未嘗亡者。亡記不必補也。愚既以考工記為不必補則區々百工之事亦不必論也。

昔萬曆庚寅仲春月
率慶堂余泗泉梓行

六經三注粹抄

無卷數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許順義撰順義字如齋晉江人是書前後無序跋不知何時所作驗其版式蓋萬曆以後之坊本其書以易詩書春秋禮記周禮為六經於經文多所刪節其註亦割裂餽飭所謂三注者亦不知三家為誰殆書賈射利所刊也

五經讀五卷

〔明〕陳際泰撰

湖北省圖書館藏明崇禎六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五經讀五

卷》提要

五經讀序

五經之言皆聖人之作也本於盡性至命之學引而被之於物不爲空言故伏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皆見諸行事之實初未嘗自以爲經也經之名亡而經之實存經且無有况於解經者乎使列代之事列代之言成之爲經則自尼父昉也尼父以至聖之資不獲自詡於是以前聖所爲引而被之於物者

復引而著之於言蓋繫易刪詩書
正禮樂則所爲理性治物之方已
畧具矣以爲身不得試其方旣罷
民與有理已與有功焉耳旣而又
作春秋以見其行事之實則所爲
序
引而被物者將不止於空言由是
言之經之所由作與經之所由全
固不得志於時者之所爲也蓋窮
而著書時旣暇矣而聰明思有以
自洩氣義思有以自見故其有以

然也自有六藝以來明經者無如
漢儒然以簡帙重大理義弘深各
攻一經各守一師未有合舉其事
而獨出其義者非志之不賒性小
故也吾友陳子大士氏綜博羣書
序
其于五經尤臻深妙旣得同體之
善又兼異量之美自葩經而外兼
理諸經自正解而外兼獲奇解理
不必天地有議不必前人出奧衍
精微超特孤異蓋先正分理之而

猶億然終身者此獨合觀之而能
羸山爲道有是哉體性寄感之分
一至此乎其著五經讀也讀之者
皆在耳目之外皆在心理之內使
人愕然而駭又使人爽然而解又
序
使人帖焉而服此真不可測其源
矣昔扁鵲之工于醫也隨其地之
所重而治之或爲小兒醫或爲老
人醫或爲帶下醫何者其材具多
誠有與舉異也今讀大士之書其

于書讀語卽類伏生其于詩讀語
卽類毛公其于禮讀語卽類小戴
其于易讀語卽類京管其于春秋
讀語卽類公羊何胡其文上者可
錯諸經次亦不失爲翼是不獨以
序
義學取優也此又所謂兼有異美
者也吾妄希古學亦既有年于此
道攻之久矣乘精神之勝度可有
進于此而又連不得志于時氣力
甚暇目力甚餘顧盡其所向未能

前規散嚙旁攻或隨處睥而見之
而實無所得乃欲更果前志豈有
幸乎然于太士之書每一披對氣
義之際生其精神遂歡然泚筆序
而行之吾以太士爲有功聖人矣

崇禎癸酉夏五臨川同學羅萬藻

文止父題

五經讀 易經

讀諸圖

臨川

易之生也其本於太極乎夫太極不分而
爲陰陽陰陽不得不分而爲老少老少不得不
分而爲乾兌離震巽坎艮坤乾兌離震巽坎艮
坤不得不分而爲六十四卦夫陰陽者造化之
有迹者也萬事萬化俱由於此而易處一焉天
下莫尊於太極太極不可見而見尊其用之可
見者而天下遂莫尊於陰陽陽麗於左陰麗於
右而對待生陽數於前陰數於後而流行亦生
故太陽極左太陰極右而二少居中明對待也
太陽之方盛也而少陰已伏其中少陽之方微
也而大陰遂承其後而歲利終矣明流行也且
又以明陽中有陰陰中有陽也夫陰陽天地之
所不能无也天地之權且資之爲用而不能去
陰况聖人乎然太陽之時僅稱陰耳即陽之稱
者猶能先太陰而奪其所居則陰之所處亦無

幾矣又以見扶陽抑陰之意焉夫有太陽少陰
不得不分爲乾兌離震也有乾兌離震又細分
之而左方三十二卦立焉有少陽太陰不得不
分而爲巽坎艮坤也有巽坎艮坤又細分之而
右方三十二卦立焉夫陽陰消息之端未有尊
于下畫者也尊內也聖人內中國天子內朝廷
猶是也乾之後而一陰生於上進焉而一陰生
於中更進焉而一陰當生於下矣夫一陰生於
下聖人不忍其遽也則不如益一陰焉而爲二
五經讀 易經 二

乾而未成者也然一陰生於上夫即六書之兌
矣浸淫而至於復陽之始又安知非陽之終乎
右方之爲陰也亦猶是也易之生卦不以震
始之震離乾兌巽坎艮坤使陽生於子中之復
而極於午中陰生於午中之姤而極於子中若
圓圖之爲之也者不更順乎曰太極生陰陽並
峙東西焉勢不得爾也故不以震離兌乾巽坎
艮坤爲次而必以乾兌離震巽坎艮坤爲次既
以明並峙之道又先數乾先數乾尊乾也不獨
五經讀 易經 三

此也以震離兌乾巽坎艮坤爲次則陰陽分以
乾兌離震巽坎艮坤爲次則陰陽合分則陽微
於復而投老於乾陰微於姤而投老於坤陰陽
自生陰陽自死何所統焉則不如合陰於陽使
若陽生陽死也乾兌離震巽坎艮坤而陰陽合
則陽極盛於乾少於震巽之交而老於艮死於
坤雖不廢陰乎猶一統于陽已焉且坤之爲盛
陰也吾生之者耳未有子可以抗母者也斯不
亦失抑之微權哉故以乾兌離震巽坎艮坤

爲次不得不以乾兌離震巽坎艮坤爲次也至
六十四卦圖始用周流之義陽自震歷離
兌以至於乾而始於復陰自巽歷坎歷艮以
於坤而始於姤乾盡午中坤盡子中離盡卯中
坎盡酉中陽生於子中極於午中陰生於午中
極於子中而一歲於是乎成明微顯之序非生
卦之本也其外圓也規而成之者也其中方也
疊而成之者也圓外而方內圓動而方靜以應
天地之義已焉易之生也生於太極固也不謂

五經讀

易經

四

生於河圖何也非生於河圖也河圖之數也入
生之河圖之數之爲易數也入爲之夫乾南坤
北離東坎西兌居東南艮居西北巽居西南震
居東北此因周流圖圖之位彼河圖者一六居
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一
六何自爲坤二七何自爲乾三八何自爲離四
九何自爲坎五十既无所居而震巽兌艮又無
所分於是強五十以爲太挫折乾坤離坎一二
三四之虞用補震巽兌艮之闕而後八卦成

不亦穿鑿之甚也乎哉且天下之理未有不
於一者也既分配而成八卦則不宜復以一二
三四爲四象之位六七八九爲四象之數而五
十卒无所屬又復強之而爲衍母衍子也將以
河圖爲卦之體乎抑爲卦之用乎未知其所處
耳故曰卦非生於河圖曰卦不生於河圖河圖
豈无所係焉而容呈其數也哉曰有之五行者
八卦之所生也而河圖亦生之西北之艮水已
胎焉至正北之坤而水始成東北之震木已胎

五經讀

易經

五

焉至正東之離而木始成東南之兌火已胎焉
至正南之乾而火始成西南之巽金已胎焉至
正西之坎而金始成土何以無生成土之氣實
旺於四時也而河圖之一六實生成水二七實
生成火三八實生成木四九實生成金五十實生
成土一與六合二與七合三與八合四與九合
五與十合既應生成之數而水實居北火實居
南木實居東金實居西土實居中又應其方焉
斯爲天地自然之用耳八卦生成五行河圖亦

生成五行可以八卦河圖之故而明五行不可以河圖生成五行之故而併配八卦也必欲配之不得不分六之一爲艮八之三爲震七之二爲兌九之四爲巽而紛紛起矣由此觀之河圖者五行之所生而非八卦之所生也然艮一震三兌二巽四夫豈無說以處于此艮一陽在上兌二陰在上氣祥也故以一二配之震一陽居下巽一陰居下氣壯也故以三四配之一二之陰陽弱乃不如三四之陰陽旺也雖然河圖之

五經讀

易經

未

不足以配八卦固也乃其所妙合者又不徒當于五行而已太陽居一而連九少陰居二而連八少陽居三而連七太陰居四而連六其相連也奇與奇偶與偶一也而靡不巧奏以成十數二也其一二三四爲四象之位六七八九爲四象之數非天所命孰能得之是故欲以河圖生易乎獨此易之用爲有當焉耳夫有太陽少陰少陽太陰而後附之河圖之一二三四也雖經人爲猶因天巧至六七八九爲四象之數何止

六七八九无所置之而分爲四象之數因陰爲陰因陽爲陽猶未甚穿鑿也乃九爲老陽七爲少陽固然其無足怪而十者陰之所不能進者也則陰之老更無有逾于八焉者矣乃以八爲少而以六爲老何也三奇爲陽之老三偶爲陰之老奇圓圖三偶方圍四三用其全四用其半故耳七者兩偶一奇者也八者兩奇一偶者也故不得不用六爲老陰也且非獨此也太陽居一太陰居四而二少居中則九爲老陽自當六

五經讀

易經

七

爲老陰何者二老東西對峙以包乎二少已矣况老陽以進爲老老陰以退爲老又以見扶陽抑陰之意焉文王八卦次序自然焉爾也文王八卦方位非自然焉爾也乾一索二索三索而得震坎艮也坤一索二索三索而得巽離兌也此亦易中之一義也乃若震巽離坤兌乾坎艮分屬四時四方四氣何居震之爲春也東也木也離之爲夏也南也火也坎之爲冬也北也水也此可推之兌之爲秋爲西爲金已不可知

矣坤之爲土也在離兌之交土以火爲母以金爲子此可推者也艮之居北雖強焉猶曰視震之一陽在下者而一陽在上也爲繼之者也與之居東南雖強焉猶曰視震之一陽在下者而二陽在上也爲繼之者也至於西北之乾何居或謂乾之氣燥乾之德義乾之力健非此莫與戰乎然其意亦少鑿矣或曰兌之爲秋也萬物在澤中相悅也金氣伏藏而氣上騰陽實陰虛虛者華之外露且此時物於性命各正矣外雕

五經讀

易經

九

內貞濟液不行一陰在外索然二陽在內充然也

上經

讀乾坤

乾坤之有文言也尊乾坤也

乾之元也萬物之氣備焉四時之氣備焉流形渾此而已各正正此而已保合保此而已是以聖人象之天以元爲元聖人以明爲元元大而四時之氣備明大而六位之時燭先定其規模

而後事事先事其規模而後遂无事

乾之初於卦爲復雷在地中復復潛也雷之能飛而致雲而龍之能飛而致雲而一也

三尊人臣之極其不稱龍疑也四儼然改物矣上疑於君而不知退亢矣四三之不敢居上三之不屑居也故去龍以避嫌也初與二何以龍無嫌焉爾

君子自然能體仁體仁自然能長人君子自然能嘉會嘉會自然能合禮君子自然能利物利

五經讀

易經

九

物自然能和義君子自然能貞固貞固自然能幹事君子非倚四德而行之也有君子自然能行此四德而已進德修業故居上位而不驕居上位而不驕則雖在一人之下乎而不憂矣

乾元者始者始此亨者亨此利貞而爲性情亦性此情此萬物之氣備四時之氣亦備物被其利而於穆之朕索之杳然所謂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者也彼乾之所以稱大者惟其含剛健中正純粹精之體而用自待焉耳萬

物發揮四時發揮六爻發揮聖人乘六龍之發揮其理皆已具矣

西南得朋東北喪朋文王主後天之說也坤爲火之子爲金之母而水惡其勝木爲之仇故也君子以已事君以人事君其分雖在資生其道則在順承而已地道猶是也其所以稱德合元者正惟其順承焉時未至則舍之且无所不舍而有所不敢先時已至則光之且无所不光而有所不敢後品物咸亨而益以見坤之承順

五經讀

十

君子法之以攸行一行已一與人皆是物也地之順而可以應天之无疆君子之順而不可以應地之无疆乎

六二直方大象只曰直方而不言大何也六二之動直以方也動而直則習非直者矣又以見无所不直也大也動而方則方非習者矣又以見无所不方也大也

乾六言分四德可也坤文言分四德不可也元亨利貞未有倒解之者夫臣道所爲元亨者在

利貞耳文言中義四節皆言利貞於元亨利貞相關也至柔而動剛至靜而德方大要至後得主利而有常故當天時之未至以其柔且靜者爲物之含當天時之已至以其剛且方者爲化之光總之順承天以時行而已矣是所以貞也臣道若此固不元亨也哉

讀屯

乾坤之後而有屯所謂資始資生之時已焉天地初闢而受之震剛柔始交而受之坎此非絕

五經讀

十

世之才不能濟也然卽有絕世之才未易濟也故必立君而分之以殺天下之勢卽不然亦立君而輔之以一天下之權

初九盤桓鑒六三之入林中也

匪寇婚媾不敢以盜賊目初九嘉初九也其嘉初九也政所以難六二之節也

讀蒙

屯之二陽有力蒙之二陽無力也何也二畫之陽不如三初畫也一畫之陽不如其中畫也而

蒙勝於屯何居震之初畫一動焉進而居居侵
侵乎凌三四之陰矣五中所陷之陽拔而出焉
以居乎上則陽進居之功也夫

古者之求學也如求仕古者之事師也如事君
初筮真有筮之事也

程格以正法夏楚以收威撻以記之學宮之川
也

子克家克勝也度其力之可勝而後包之而後
納之所謂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者也

五經讀 易經

主

無其體而效其用不可格于後

讀需

需之爲卦雲上于天也其字亦復雲上于天求
雲也而天也而何以天古篆字體也雲上于天
无復有爲第有須之而已人知在後之險不知
在前之險亂離之險也需之即不能出在前之
險激變之險也需之即不復入中也剛也體屯
內有能需之心正也健也用也外有能需之事
君子以飲食宴樂養道也自養所以養天下之

和平也急則敗矣

需飲食之道也非需正解也物釋不可不養而
養之以需適有飲食燕樂之事遂從而附之耳

讀訟

飲食天下之大利飲食必有訟訟之爲義公言
之已焉乾坤之三而爲需天之一而生水其于
太古之世猶且暮矣訟遽起焉其于世變爲已
亟也

訟繼需者也有需而衆甘之食甘必爭爭則必

五經讀 易經

主

訟然訟反需者也有需而衆須之一須必平平
則不訟故需不進也訟不親也既不進矣尚有
不親者哉

孚而窒窒而訟訟而惕惕而中中而止君子之
于訟如是而已然作事謀始固拔本塞源之道
也

九二不克訟者勢不勝也九四不克訟者理不
勝也

曰或錫鞶可期也曰終朝不待久也曰三禱

何樂也人心之直道無時而息終朝業已遲矣
人心之直道隨時而具三禩猶見少矣

讀師

三政而兵道不廢五材而金川不廢師之繼手
訟也兵者大刑也小獄陳于犴狴大獄陳于原
野至陳于原野而有血戰身觀之慘故先王務
已焉非巨藩肆虐小之毒弗動非逆鎮萌非命
之謀弗動非宗室爲神器之睥睨赤子爲黃池
之嘯聚弗動非暴主播殘賊之炎威強夷啟內
五經讀 陽經 高

讀大象

平時無事而使民占籍以爲兵則民不問兵之
弱兵不問民之貧弱與貧不相恤兩敵之道也
一時有急而始僉募民以爲兵則上倉卒以召

之下虛文以應之召與應不相中抗敵之術也
孰若容民蓄衆之爲愈乎民自推其丁壯以從
戎則老弱縮朒之弊可免其利一民先結其比
間以偕作則同袍敵愾之誼彌堅其利二伍兩
卒徒之長卽比閭族黨之師則上下相馴無逆
師譁伍之釁其利三國家得有兵之實無養兵
之費則芻粟自給無士馬供億之耗其利四此
容民蓄衆先王之兵制良精哉

五經讀

陽經

五

夫左規右矩之儒不足任馳驅於是取諸長材
負俗之士而小人用真才全德之美不數以充
任使於是取諸一偏一曲之人而小人亦用乃
平日第資其才力至治平始程其人品無尺寸
以相資也亦何以服其心故開國承家以酬其
功第弗任以事權而已其亦無能爲國患矣

讀比

比之爲義七與七相爲比助者也七者貫特實
而來之益一七焉而重實舉矣天子之器大器
也天子之寶厚寶也舉之爲難故貴于比焉比

上有水其麗質于地也密矣天又于民何寥廓也而建萬國以親諸侯親諸侯以親民庶幾哉其比我乎

師之容民蓄衆非田法也此之建國親侯封建法也

新進之士常以闇而此顯心膂之臣常以顯而此顯內者闇之說也外者顯之說也大臣膺位望之隆義不得內顧大臣受腹心之托情又不忍內匿然外比于賢非獨以其賢也夫子于此五經讀易經 夫有深慮焉故不曰從賢而曰從上明乎相臣外此亦公孤之分宜然初非因顯比之君而有加者而維臣極之思亦至矣

讀小畜

風有氣而無質其欲畜物也併其氣而歛之而使密雲之上浮夫不雨者乾陽盛與陰薄也陰起于巽壯于坎盛于艮而極于坤巽釋陰又當中西之交西方也然自我西郊自者未始有已之辭也無君子制之使之稍移而比爲坎爲艮

爲坤而畜力堅矣其賴有健而異之君子乎不健卽無力也不內藏其健而外示其與卽無力也小人方意我之與爲才之弱也謂此輩卽其黨厚集亦易與耳故二與五交懼而不忌小人又意我之與爲志之馴也謂此輩卽其勢密邇不吾叛耳故二與五居中而不疑卒之我志行而尚往彼之施竟未得行也非君子倒操其畜之之權也哉

夫妻反目識其尊尚之太過也婦貞厲戒當豫五經讀易經 其夫耳

大畜畜極而亨聖人有慶幸之辭焉小畜畜極而和聖人有傷切之意焉

讀履

虎戾蟲也其兵在牙爪其威在尾夫虎之不爲羊也明矣羊之爲物縱之使前而隨其後則無不行虐亦可以此衛欺之也哉而卒不啞人何也以柔而履剛是以說而應乾也若此者忠臣所以事君仁主所以事天也蓋虎與人異類而

釋卷已者順也不敢以全物予之爲其決之之怒也不敢以生物予之爲其殺之之怒也夫人臣之於君亦若是焉而已矣非以爲前也事君之道是不一端夫固各有當也

天與地可以定上下矣然澤視地有進焉爾也何者爲益下也天與水可以定上下矣然澤視水有進焉爾也何者爲不進行也且天巍然獨尊澤頽然獨卑守其卑而萬物說以爲得所處焉禮達而分定又非強世也亦若是焉則已矣

五經讀
湯經
讀泰

太

有古今之泰有一歲之泰而皆成于三天開于子地闢于丑人生于寅人生而禮樂興矣唐虞所以泰也一歲之中黃鐘之氣鍾于黃泉而子滋萌焉丑紐也寅引也引達于寅萬物隨帝以出而爲震焉震者陰陽之交是即泰之所爲交也哉泰下乾上坤乾坤各三畫而大小分焉小居于上大居于下然後二氣交然天地之分終不可易也故微示其義于泰泰之爲字三大爲

泰居上三小爲水居下明扶抑之義已焉士有茅象何也茅草野而捐潔其爲物也薄而其爲用也重好以其族行義也

讀否

十月三陰金氣本盛物既老而悲傷律中無射無射言陰陽之氣不相射也夫天地之氣有所射而後有所泄七月天地之功用畢矣蓋始之候已矣秋之爲言愁也夏大也天地不能常大故受之以愁其日庚申人有當戒其容止者

五經讀
湯經
讀泰

九

矣亦儉德避難之一端也泰拔茅茹以其彙特予之以吉而否獨益之以亨歆之也志在外散辭也小人而有英雄之才獨無天下之志也乎哉易在外而爲在君在君則其途一矣聖人善于立言也夫天下之爲君子害者不在純乎小人在爲小人而未純者也小人而未純者必能包承乎君子君子始有以其親已而安之矣而暱之矣而染之矣究也卒爲其所毒可懼哉

讀同人

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猶疑柔媚之私
不足合于同人于野之道以收利涉大川之應
繼之曰乾行也則非柔媚矣而又恐其乾健非
所以乾健也故又繼之曰文明以健夫文明以
健猶虞所應之不中乎而詭于君子之貞乎
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此物此志而已矣是
又文明以健之為同人之善物也

五經讀

易經

手

著為同人之象焉水火正仇也故天與水相遠
而為訟天與火相合而為同納提苗于郊弗克
納以義自制也乘其墉弗克攻亦以義自制也
讀大有

人有者同人之續也與人同者物必歸焉同人
柔得位而已尚未得尊位也柔得中而已尚未
得大中也應乎乾而已尚未得上下之應也大
有所以能者不徒文明也剛健而文明也此以
能應天而時行也火在天上無所不照豈遠是

以致大有也與

讀謙

地澤胡以言臨而不言謙也地水胡以言師而
不言謙也澤下于地分相應爾山之高也而屈
于地之下然後可以名謙
山太高也謙焉而後可以與地平君子哀多益
寡稱物平施得其平而已

五經讀

易經

圭

與人主富于玉帛富于民庶富于才智富于靈
爽富于功業種種無非富者去一富已自不必
別議謙矣以其鄰可也用侵伐可也無所弗利
已焉使有臣鄰而不敢以也有叛逆而不敢征
也豈人主之謙也哉

讀豫

國有五難無民居一焉故豫利建侯也武有七
德和衆居一焉故豫利行師也

先王之制禮也取諸履先王之作樂也取諸豫
禮兩出于履上天下澤禮之象也履虎尾而音

敬謹之心禮之原也樂兩出于豫雷山地奮樂之聲也人心和悅而醲於變之風樂之原也石最無情者也故能超于物染石最無情者也故能觸乎事機

肝有恃焉者也所以有悔也肝有畏焉者也所以能悔也

請隨

夫人主以剛而下柔也則動而為天下悅矣此可以大亨矣未可以大亨也若欲大亨也其貞

五經讀

易經

幸

乎而後無咎乎蓋至此天下且隨之而喜可知矣均隨也或以窒或以亨或以大或以小則隨之時義豈易言哉

雷造化用以驚蟄者也有時與蟄俱藏焉蓋天道下濟造化之謙也雷藏澤中造化之寐也澤者造化之所說也雷藏焉與萬物混處而不爭不徒善藏其身併且善藏其用

請蠱

先甲三日為辛辛新起也後甲三日為丁丁寧

也新起則前事不至大壞丁寧則後事不至連

壞然嘗試坐論乎昔日之所以致亂者何人而

追歎乎先王之所以消敗者何事大抵剛上而

柔下為之蓋人主自恃之餘且摧剛為柔無復

長駕遠馭之志人臣相承之甚且緘默守位無

初嫌慨任事之心下卑與上苟止蠱所從來矣

咨嗟往事蓋今人有不敢歸咎于天運之自至

者焉圖維往事又令人有不敢委責于天運之

自回者焉則欲天下治固不免有事即有事以

五經讀

易經

幸

應天行之數先甲後甲之說可以已乎哉

蠱蠱疾也其法不欲相補而用相尅蓋其初剛

上柔下下卑與上苟止以有此疾今日復用調

和其病益深蠱由于止止由于與艮土也尅上

以木與木也尅木以金辛金也尅金以火而丁

者火也不用庚與丙者惡其太燥故也不尅不

可以幹父蠱尅之太燥不可以幹母蠱

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意

承考即此以為孝矣何必煦煦之跡乎意承

政所謂承以德者也

讀臨

臨蒞也從上而下有建旄之勢焉臨過也從遠而近有及膚之勢焉其當浸而長也可恃也其恃浸而長也可虞也然其說而順不恃氣以輕擲其剛中而應不恃才以孤進大亨而復得正若此誰爲之天爲之天之意以爲時者難得而易失者也奈何不保護之使以萬全之道自處也哉

五經讀

易經

重

讀觀

聖人之設教也不可不與民相示以明明則不惑而教行不可不與民相示以幽幽則不測而教尊是故先王制爲祀典樂以迎來哀以送往百物昭明于上如或見之陟降庭止陟降厥家資我思成綏我思成使人慢然慨然肅然以爲神君至也夫未有見其饗之者也然古今遂行之未之有改此非聖人神道設教者乎省方觀民設教亦就民之性而順宥之楚俗之良見也

卽以鬼神熟之者也

利用賓于王帝師臣王賓臣也

觀我生生者爲也子孫我生者也法度猷爲我生者也我生性無所滅也我生性無所襲也

讀噬嗑

其大刑也師兵噬嗑詳刑

剛柔分則不過剛動而明雷電合而章則不妄動又曰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藹然王者不忍用刑之心焉

五經讀

易經

重

獄之小者納矢大者納金九四有司也兼理大小故納黃矢九五入君也罔攸兼于庶獄治其大而巳故納黃金

讀賁

噬嗑武治也賁文治也噬之而合則車書一統矣故受之以賁賁有文運焉有人事焉乘乎不已之機雖聖人不能違天定以必止之分雖天不能違聖人故觀乎天文而時變亦其矣追觀聖人的人文而後喜可知也其以裁成大運以

化成天下也哉

內三爻皆貴飭外三爻皆非貴飭也何居內離文明外艮篤實也

五色中白處一焉五色中白處先焉

始于貴而終于白所謂文明以止者也

讀剝

夫物發貴則盡矣故受之以剝繁華之後物方不支而宇宙銷耗困窮之後盜賊滋有而人民流離厚下安宅此救剝第一策也

五經讀

易經

圭

君子藉以自安也惟正黨而已矣君子藉以自立也亦惟正黨而已矣故鼎有趾牀有足奈何剝而去之夫爲小人之所剝者必其品上者也然爲小人以其易與而先剝之者必其位下者也下誰之下而何爲滅之夏陽法不當書滅而書滅剝足法亦不當書滅而書滅夏陽破而書不守足去而身不守雖謂今日已滅可也

讀復

復三十二陽卦之祖也亦六十四陰卦陽卦之

祖也其氣萌于子見于丑寅之交壯于卯旺于辰巳之交而極于午始衰于未再衰于酉中老

病于戌亥之交而盡于子復即震也臨言八月

有凶爲君子防也復言七月來復爲君子慶也

八與月皆陰七與日皆陽

一歲之中陰陽會者二焉一歲之中陰陽爭者

二焉揜身以待其定候其勝也安靜以養其微

助其勝也

與衆俱行而獨復其善天地之心也所謂出入

五經讀

易經

圭

無疾也與衆俱行而獨復其黨聖人之徒也所謂朋來无咎也

讀无妄

不曰一而曰不二不曰誠而曰无妄聖人不欲立名目立方所也故其語固而其致神也

剛自外來而爲主于內即所謂復也有主即動

而健矣有主則剛中而應矣

妄之往其無所之易知也无妄之往其无所之

難知也

復者體而已无妄而用始見故雷于復而藏于地中于无妄而行于天下安靜以養其微迺能震動發生也

讀大畜

小畜以與畜乾者也大畜以艮畜乾者也陽之氣發于震而極于乾過午中漸向衰矣歷歷坎歷艮至坤而後盡與之力薄又當陽氣寢壯之時橫而止之必怒決而潰其勢益經坎險之後循循焉而至于艮艮氣大盛而陽十不能爲

五經讀

易經

未

陰一矣於是始伸其畜之之權聖人於二卦取別義者不欲使陽之至此極也爲世道慮也

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此禪宗也繼之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此宋理學宗也合之而理學始備小畜與說輒夫妻友目大畜止言與說輒不敢以說道加君子也

良馬以比君子尊上爻也曰牛曰豕其賤甚矣鄙下爻也

讀頤

養畜而後可養故受之以頤此言未易解也噬嗑即頤也何也食道存焉爾然噬嗑即畜也何也合道存焉爾噬嗑有間頤無間也自有大畜焉而止其健健者止則間者合矣二陽居于上下而四陰蕩蕩焉何天之衢也哉此時與天下休息愛養養之以飲食而生齒繁養之以學校而入倫美天地有太和之風而養萬物聖人有休嘉之政而養賢以及萬民蓋成康之際已焉非眇小而已

五經讀

易經

无

頤有龜象外剛也甲也頤有虎象外剛也爪也

讀大過

有大過之事必有大過之才既棟橈矣而利享何也彼任大過之事非弱者所能勝也將轉而求諸剛乎剛又虛其激夫太弱與大剛俱非堅忍之力則俱非過人之才故必剛過而中而後能沉潛而和說大過之事可勝耳吁大過爲非常之時豈靡靡者悻悻者能辨乎

本末爲義二木字也本者一陽藏于木之下其

氣煖而根固故爲本末者一陽發于木之上其氣散而枝榮故爲末與下陰而根虛矣兌上陰而枝稿矣

九三棟撓九四棟隆何也棟撓者弱也而不知剛亦撓焉弱不可剛不可則惟九四以陽居陰者乎

陰過而不能生物者十日之寒是也陽過而不能生物者五爻之陽是也

讀坎

五經讀

易經

圭

巽猶二陽也至坎僅一陽而已陷陰中矣坎之爲比也先天後天不異焉其盛德在水天一生物而居北方之西何也道出于太虛其子爲光其孫爲水水者氣之最微者也又氣之最尊者也然聖人右陽而左陰尚德而不尚刑故退焉北方氣嚴而象幽又有宮焉爾也水與火爲仇仇未有不相對也不對不成也仇未有不相遠者也不遠即仇無已也然獨西北戕東南未有一東南戕西北其氣肅力勁而性慘天之所驕乎

水歸東而在北何也北者其本氣也西爲母東爲子歸東從子也母好陷物而子獨生之見天地之仁未嘗一日亡也

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故人恃之以無恐焉使橫放而不可以爲憑則毒之所至曷有既哉

讀離

離爲火火無所不麗而獨不能麗水體陰言無體也火之用陽至陽而後火之用始見至陰而

五經讀

易經

圭

後火之體始見凡物有體者乃有用內外不異焉獨火用陽而已索其體而無其質索其質而不符其光水生火而水尅之何也水者火之太母也五行之氣隔一焉而至于三無有不尅之者親盡矣其亦以消息之理也夫

牝牛土畜火所生也

事君之道未進不可爲富貴所驕既進不可以道德自驕

下經

讀咸

上經首乾坤終坎離下經首咸恒終既濟未濟
乾坤陰陽之分咸恒陰陽之合坎離水火之分
既濟未濟水火之合尊上經也且不獨此也自
河圖而言之上經乾坤離坎皆居天地之正氣
下經震兌巽艮皆居天地之間氣正氣者折其
合間氣者補其尊上經也

咸少男感少女也夫婦合者也從其少焉而
標梅不傾僅矣女未有不說男者吾發乎情止

五經讀

易經

卷

乎禮義刑其家而已兌說而艮止也有以哉
男迎女授受明也男先女名分定也

讀恒

恒者吾心如一日也

易之生卦震與相交震一陽生至乾而止巽一
陰生至坤而止一何久也乾天坤地恒久而不
已以是而已夫上經乾坤下經咸恒乾坤正夫
婦之辨咸恒通夫婦之情咸少男少女故也夫
婦之造不可以長久遂足以盡恒乎哉震為長

男與為長女獨非正而時乎先後見剛柔之義
上下亦安在不可見剛柔之義也然吾尤以咸
者人道之交恒者造化之交乾坤並峙東西而
震巽實接焉且陰陽莫少于二卦即又鳥見其
非男女之少也哉

恒其德以任大臣人君盛德獨不宜于六五耳
六五昏柔昏則任非其人柔又恐任者竊之也
周公曰婦人吉夫子凶吾則曰夫子吉婦人凶
合之而義始備

五經讀

易經

卷

讀遯

乾坤之後而有屯屯可為也咸恒之後而有遯
遯不可為也

遯在否之前否而小人承君子也遯而小人應
君子也承之時不可自亂應之時不可自係
係遯不如好遯也好遯不如嘉遯也嘉遯不如
肥遯也好遯善決嘉遯善藏嘉遯則邦不居肥
遯危邦不入

畜臣妾吉者畜臣妾凶也其始畜臣妾者其終

見畜于臣妾也

讀大壯

大壯者遯之後也何以倏壯如此四陽遯而四陽復故也然又在泰之後矣向憂翩翩不富之小人今幸勿恤其孚于食有福已易為貞吉之君子而居其位所虞者未恃壯而疎與恃壯而激故不徒大而已而戒之以正大夫履而泰然後安非禮弗履真善勝小以保壯者哉

壯六爻無一善用壯者也故聖人于六爻無深

五經讀

易經

書

美之辭

大壯獨以羊言者兌象也大輒非兌而象之何也兌一陰見乎二陽之上大壯二陰見乎四陽之上猶之乎六畫之兌也角嶽然上列而修羊壯之象已焉

讀晉

文王係晉時未有唐叔虞也然其繇曰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厥後文王擇王于艱難形弓百應弓矢千馬四匹策命為伯至僖公二

十八年晉文公朝王王賜之車韓弓矢命之曰敬服王命以綏四國受策而出山三觀于是姬姓獨晉伯者數世周室賴之所謂康侯者哉一時之言遂為後世之識無一不合豈有冥識也與

讀明夷

夷何以云傷也夷治之也夷狄之也乾八卦而遇坤泰也履八卦而遇坤臨也同八卦而遇坤遂為明夷夫泰三陽臨二陽明夷亦二陽不如

五經讀

易經

書

臨之二陽進而有力也又八卦遇坤而為復復一陽又當別例矣故乾方四遇坤未有否于明夷已焉賁與无妄之間有剝有復乃此獨有明夷而已則明夷者剝之變抑又甚焉爾矣晉而後二文卒為康侯也明夷而後箕子卒為朝鮮也其然乎其不然乎

文王之囚而演八卦箕子之囚而衍九疇

讀家人

文王之係家人也文王之治家也即文王之

國也夫周之興世有女德焉太姜太任以至太
姬太姒人知其和不知其嚴情欲之感無介于
儀容宴安之私不形乎動靜故能自家而國自
國而天下二南斷斷如此故詩一則曰宜其家
人再則曰宜其家人而一桃夭之女子遂足以
視家亦遂足以視國則女貞之道顧可忽乎哉
遂者專事之辭言無忌也亦繼事之辭言無已
也女德無極必欲遂其願即竭天下之物盡入
官之能有不足奉其遂者矣婦怨無終必欲遂
其惡必沼乎人之官屋乎人之社有不足究其
遂者矣

讀睽

睽之爲義也自睽始也不然有睽焉尙也睽從
目從癸目離象癸兌象不言壬澤陰水兌又少
女癸視壬陰而釋已焉火水不睽火澤睽睽何
也火水相遇火澤不相用也斯時也淺者睽以
深者睽以心何道以調于此其臣無抗而
明其若無睽而應臣之剛乎然虞其

五經讀

易經

妻

用而卒睽也夫善用睽者過其善用和彼天地
男女萬物所以致和者亦若是而已故夫睽之
時用未易一二爲俗人言也

同人六二稱九五爲宗睽六五稱九二爲宗陰
宗陽也而獨于同與睽見之何也同與人同睽
亦欲與人同而獨于離見之何也萬物之善離
者也小畜遇雨而疑起睽遇雨而疑亡一小人
也一君子也

讀蹇

五經讀

易經

妻

蹇蹇頭足脚坎爲水蹇莫甚焉艮二陰下垂止
而不進則似乎其蹇促也夫見險而能止非終
止也誠待乎可以宅中圖治者耳而狐狸荆棘
之地非所以利戰爭也誠待乎可以輔翼建功
者耳而求山問舍之人非所以寄廟筭也誠待
乎可以綏定四國者耳而宴安寇竊之行非所
以宏遠略也嗟蹇蹇之時何如豈區區之形勢
區區之人物區區之謀略所能濟哉是以智
必止而有待

讀解

解與蹇之後必有解也田與未濟之後亦必有解也雖然動乎險所以治屯險而止所以治蹇而險以動所以治解固也乃當解之先不得不動至解之後而動不已不幾雷而日轟轟然連甲者折者之勢衰減而覆斃乎故曰解之時大言不可以一端盡也

人臣百方以去小人而一君能留君者權之所不能抗也人君即詭百方以去小人而一心能

主經讀

易經

美

留心者說之所不能規也小人不信乎大君之迹而能窺乎大君之心故有解之小人日益不去者所托深也人臣不能窺乎大君之心而能驗乎大君之迹故必去之乃始信其能解者其術要也故周公曰君子惟有解吉有孚于小人而孔子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則人主亦安所藉口哉

讀損

損者泰之變也損下卦上畫之陽益上卦上畫

之陰僅損其一而世道已非泰矣民本瘠君本肥而損以益之是何異損兌澤之添益艮山之高哉雖然未可一律論也朝廷有不得已之事大君有不得已之心此不得已之心見信於民則有愛惜乎君之意即重斂之後而若見為少取焉此不得已之心自信于已則有愛惜乎民之意即重困之後而若不忍為多取焉然內有不得已之心必外形為不得已之事然後民信之而不以為欺是故祭祀所損幾何乃心藉以

主經讀

易經

美

讀益

自焉夫祭祀且損而他可知也顧忿不懲則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矣忿不窒則取盡錫鉢用若泥沙矣懲忿窒慾尤所以清損之源也哉

自上下下其道大光謂之曰上下下則非移開闢之粟而適為騰湧者矣則非付銅墨之手而恣其侵漁者矣

利有攸往此人所自慶也然惟有中正之德與期當厄故耳夫與期當厄而後知天下事不足

國已涉川且可况彼往之利而已乎至此而水道乃行乃者避之之辭人主俾有濟險之才然非得人心能自振哉

几益之道與時偕行中正之說也國貧而益民富而益是間益之道而誤焉者爾

莫益之偏辭也使全言之則有不止是者矣莫益之偏辭也使他人言之則有不止是者矣

讀夫

夫大也非小也去其丁而大全矣夫夫也去其

五經讀

易經

卑

丁而夫全矣不曰決而曰夫者惡之之類偶者居其旁也又取快之義已焉壯之後即宜受之以火而迂回數卦乃及者壯非所以決小人也故曰健而悅決而和

壯與夫爻皆稱壯稱羊稱趾夫即五畫之壯也九二兩濡九五莫陸夫三月之卦兩濡既降莫陸以生故象焉然二爻亦感于陰氣矣但稱夫夫替其決也

讀姤

夫與姤僅隔一乾耳故夫之後受之以姤焉姤生午中萬物相見乎離而蕃衍乎大夏故曰品物咸章天時同何惡焉且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人事又復如此矣然不能禁一陰之不生微乎微乎危乎危乎

姤過也不曰過者不專在過而已夫女至于為后極矣始遇之初已具此爾姤八月異方也其道能人人第知柔抑知其壯也哉

風者遇物者也小人在內為主君子在外為客

五經讀

易經

卑

故曰賓先小而後大者爪是也無所制之則俄為避俄為否至于剥至于坤而後已

讀萃

用二益而亦可以享君子是之然益時與損時異也見大人而欲速其功君子非之然平世與亂世異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信也夫萃時之所尚者文事然文事必有武備萃時之所幸者外寧然外寧必有內憂是故萃固足以

天下之豫乃擊柝之政不可弛也羣或至伏
天下之睽則弧矢之威不可已也戎器可以
不除與

讀升

晉明已由地上者也升木方生于地中者也晉
上為離二陽已進升下為巽二陽方登

離盡卯中巽觸于午坤極于子子午卯酉拱
之位異之至于離也徑乾兌其途通且又遺坤
也徑坎艮其途順而又道出于坤挾坤行于震

五經讀

易經

聖

復之墟是謂南征巽木不宜向南而南征何也
南吾子也于坤為母利莫大焉

寒暑之變至于流金礪石而人不以為病者其
變者微也使二者之變相等而抑至則人之死
久矣木之生于地中也其高至于凌雲于霄然
人未有見其梢之倪者斯其所為順與順者微
之說也不然其不為桑穀而人爭怪之哉

讀困

升之後為困言不常升也升者木升也上

水木將安托焉木之為君子也仁也木之濟川
也才也今也水下漏則本枯水下泛則本腐而
木氣盡矣故困之為義也木見囚也

兌正秋坎正冬困在西北之交金氣剋木而冬
益嚴焉故木不得氣而衰君子不得氣而困上
六猶有葛藟秋初也六三木之花葉盡落存者
物之刺焉已爾秋深也初六其木童矣疾用無
枝則大冬也時事若此君子尚可以有為也哉
即君子尚可以有言也哉

五經讀

易經

聖

讀井

巽何以兩已在上已火陽也二已二陽也下共
井也一陰巽乎二陽之下天下之陰更無有陰
于井者矣巽何以象木木者少陽之象二陽在
上為木之幹其根入水而液之蓋木生于水已
焉上坎何也坎者土之欠者也實其上而為丘
欠其下而為坎

改邑不改井何也曰序曰校曰庠教人之政異
而畫一之養不異焉曰貢曰助曰藉養人之政

其而什一之意不異焉

讀革

已目乃乎言革道之難也誠元亨誠利貞而不信之悔乃亡蓋卦內有文明之德而不妄革外有和悅之氣而不驟革則有所革皆大通而得其正豈猶有不信者哉而悔不亡乎悔不信之悔也朱子已如此解迺復曰一有不正則所革不信不通而反有悔矣可謂盡蛇添足者也
睽離上兌下水火猶有序也中上少下二女猶有序也至革而水上火下矣少上中下矣此其所為氣相息情不相得視睽抑有甚焉者歟

讀鼎

胡雙湖曰易六十四卦取象凡三願井鼎是也願則象在卦先井鼎則象在卦後卦伏羲所作凡天下之器寧有先于卦者乎鼎以形言則足腹耳鉉已具以質言則乾兌皆金巽亦兌金反體又有巽木離火兌水以致烹飪之用而巽雞乾馬坎豕坤牛兌羊離雉龜鼃之屬皆足充當

之實而成致養之功其言其精而無以難也然亦未核焉乾兌之金安在乎兌水安在乎乾馬坎豕坤牛兌羊安在乎

讀震

金鉉者五也玉鉉者上也金可以尅木宜居巽體夫玉火三日夜而色不變精之至矣非若金之畏火者也故宜居離體也

震長子也乾之子未有長子震者契主祭而記以守宗廟社稷非恐懼之心必不能以致寧靜

五經讀
易經
聖
鳥能勝任愉快乎

讀艮

震東方也故從辰震乘雲者也故從兩
艮止也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則似乎淫于老氏之虛無矣頑空矣繼之曰時止而止時行而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然後知其所止者未始不應也其所應者未始相與也能如是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明乎不如是即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

見其人又豈能免于咎哉

不失其時而已外未嘗廢應也不出其位而已

曰未嘗廢思也此聖學之宗旨也

六四艮其身象曰止諸躬一字不別解蓋周公

之言孔子深服之也一艮身而心意知總是矣

一艮身而家國天下總是矣故艮其身之外別

無工夫艮其身之外別無解索

讀漸

漸水也詩曰漸車維裳水盈科而後行故取義

五經讀 易經

焉鴻水鳥與漸政協

艮山也于也磐也陸也猶卑也與風也乘風而

飛則已在水矣則已在陵矣則已在遠矣

婦孕不育已交也婦三歲不孕未交也未交可

言也已交不可言也

讀歸妹

帝乙歸妹矣而且可以致有祉之元吉者何也

德盛故也故有女壯而不可取者始之遇也有

女德之壯而不可以不取者月之望也然則文

王之係歸妹貞凶无攸利者非係之真不可歸

也夫使妹之必不可歸也將大員上亢大方下

孤而所合之道廢生化之途窒女無所終人無

所始抑何以妙天地之大義而成人道之大倫

乎而不然也則聖人政不嫌于妹之歸也然征

凶无咎之戒何居辟者曰亢之少女從震之長

男此爲非宜室嗟大過之咸不曰老夫得其女

妻乎而猶能成生育之功乎且非止而悅即咸

之少女少男亦何吉亨之與有故知歸妹之所

五經讀 易經

以爲歸妹者端由悅以動耳辟可包麗可吠桑

間可則複關可望始以欲而忘禮終以變而成

悍始至柔乘剛而後知弊之一至于此抑知君

子固已發見而爲是征凶无攸利之戒乎哉

讀豐

六二疾在皮膚者劑以苦口之藥立有起色矣

乃有非鬼非疾惑以喪志其症爲疑其疾在腠

理膏肓之間藥石之所不能達砭灸之所不能

入將奈何曰此其藏錮甚矣不利補其袞闕而

利發其中藏此其通達難矣不利發以形色而利發以精意蓋若治病狂者然露之而使求衣饑之而使求食變其念慮正其心志庶幾哉其有瘳乎

九三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吾悲明夷之世夷左股入左腹謂君臣之義無當然猶寬其為明夷之世也不虞當豐之時抑又甚焉右肱一折致大臣以不川終此必有任其咎者矣

五經讀本

易經

讀旅

旅之為義固為山止于下火炎于上為去其所止而不處然不盡此也艮上一陽本宜歸乾而僑居于坤離中一陰本宜歸坤而僑居于乾斯其所為旅乎山火貴何以不言旅旅先艮尊陽也離陽艮陰先艮以為尊陽何也旅取孤焉離孤陰艮孤陽義各有當焉艮兌一陰坎一陽各僑居異位而不放以言旅何也兌一陰見乎外不勝喜悅焉旅無是也坎一陽陷于中不勝田

楚焉旅無是也旅人剛則止于外者也艮似之旅人柔則依于人者也離似之是故旅之為義精矣

讀巽

巽才弱者也與心虛者也其得小亨利有攸往者利見大人之故乎夫大人所出剛與乎中正而志行者也吾誠才弱也則不敢與者半不與者半也夫其小亨利有攸往者獨恃此耳

九五繇辭略與蠱同何也巽體也巽而未止故

五經讀本

易經

不必辛但丁癸之而已庚之義何居變其順習之意也乎

均一巽在牀下耳可于九二不可于上九者何居創則聖襲則凡合則謀離則媚故斷之不可以已也自斷而已不必隨人自斷而已不必過

讀兌

感去心為成說去言為兌兌上為八兌下為九陰一而已少也陽二又有

下焉老也建侯行師之事非豫不能順天應人
之事非說不能革何以亦稱之革命之舉在革
之四五上也夫獨非兌也乎

朋友切切惻惻兌何以利于講習也哉剛中而
柔外非友誼與且兌二陽一陰也故夫子曰朋
友切切惻惻兄弟怡怡吾易之曰朋友切切惻
惻怡怡如也以應二陽一陰之義

讀渙

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亨帝立廟此合散第一義

五經讀

易經

五

也夫園丘方澤之儀榱桷几筵之設不干他人
而獨于人主何也匹夫無迎接兩間之氣脉亦
無承藉百世之流光然不干他日而獨于渙時
何也亂世久缺乎升中告成之偉觀亦久虛乎
清廟駿奔之曠典夫風行水上亦天下之至文
也兩者一舉豈不煥乎其有文章也哉

讀節

節物之瘠也瘠土之民莫不向義物感瘠之氣
而生其力自勁非獨以勞之故而已

澤上有水其容有限故爲節非也澤雖隘而猶
愈于山乎澤與水皆水也其勢易溢而踰于則
故以節戒之

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未盡也始合天下
之渙物力不可以不約士風不可以不培也

讀中孚

節義信義無以擇矣且衣食足而禮義興又古
人制爲符節以通信已焉至以爲節而孚尹勿
達信也故節之後又受之以中孚

五經讀

易經

五

不曰信而曰中孚者何也中實中虛皆有中義
焉

乾天也通中外皆實至信矣而兌與二卦夾之
應天也夫

讀小過

小人之才雖大宜謹也小人之才雖小宜謹也
柔得中剛失位而不中柔儒居中英才補外合
之而見可小事不可大事宜下不宜上
審雲不雨自我西郊小畜辭也以小過之

尊位其于畜天下亦若是而已

上經大過而受之坎離中經小過而受之既未濟非大過之才不足平坎即小過之才可以處既濟

讀既濟

度其輪濡其尾未濟分言之既濟合言之既濟固不謹源干未濟也乎

高宗伐鬼方既濟未濟俱有之何也既濟重富強之餘也未濟憤陵夷之積也故一憂其備一

五經讀易經

卷二

慶其賞

讀未濟

離已有所麗矣未濟有待焉爾也此上下經之別也然人情有所麗則安無所麗則天下之人振發激厲以馳騁其未盡之才而不自衰止其來也不及乎離吾不知爾也為勝乎離吾亦不知爾也

讀繫辭上

易之生也其起于太極乎數以此推象于

象者自尊卑以降男女成行布滿天地凡有形

而無氣有氣而無知有知而無情有情而無覺

皆受男女之名皆取天地之氣而易具焉天地

生男女者也男女生易者也天地大男女者也

蠟飛蠕動小男女者也大男女生小男女小男

女之中人處一焉而小之中此大最靈夫天地

生衆男女而其理不易不簡則物之生者亦太

稷矣物之生者無幾則易理不備物之生者大

援則易理不待天地生物之氣無難與煩也

五經讀易經

卷二

天地生物之理又無難與煩也故物得之而為

物人得之而為人物物具天地人人具天地天

者人之心也地者人之身也天易而地簡心易

而身簡所謂極數知來之謂占變通之謂事其

義亦若斯已焉賢人之德明乎非異端之德也

異端之德不可久者也賢人之業明乎非異端

之業也異端之業不可大者也蠟飛蠕動俱受

天地之氣之理而不足與天地參明乎其易

理為已瑣矣夫易辭者又大人之所其

作之也因象而係之象之變化于六虛也行乎自然迫乎不得不然有至數焉有至理焉而因以設辭也為不虛矣雖君子居而安者即為易之序樂而玩者即為爻之辭然猶必觀象不已而繼之玩辭觀變不已而繼之玩占然後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況其每下者乎則聖辭者也故易者聖人務重已焉重辭之謂也夫辭文王有焉周公有所焉因乎先天之所有而佐乎先天之所不及先天之變位也列貴賤者存乎此爾先

五經讀

易經

書

天之象卦也齊大小者存乎此爾其他非所及也至于辨吉凶則存乎得失之辭憂悔吝則存乎辨別之辭震无咎則存乎悔悟之辭卦有小大其故也合辭有險易其故也彰辭也各指其所之已焉其因之也其佐之也而已矣宇宙有三大理性命也宇宙又有三大天地易也用地者用易也用易者用我也窮理盡性至命如是而已一陰一陽分之也一陰一陽運之也為繼為成爲仁爲智爲用爲業爲德爲乾爲坤爲

占為事其兩在而不測也顧非道也歟哉河圖之數聖人取之以象易非一定不可更易者也一二三四為四象之位六七八九為四象之數位自然也數亦自然矣三偶三奇兩偶一奇兩奇一偶為四象固然然三用全四用半不借扶抑之義以附合六七八九也哉中五為衍母次十為衍子抑又甚焉顧神理忌洩河何以圖也伏羲畫易其氣餘有以取之是不偶焉耳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總

五經讀

易經

書

而究之猶然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而已一變生水六化成之二化生火七變成之三變生水八化成之四化生金九變成之五變生土十化成之天地至尊之氣始于微小之生者生爾土之成者成爾其餘生之者成之者也成之者生之者也水者大生火者大成有微顯二機無彼此二體蓋物從微而至著得煖氣而後質成物從成而至堅得乾氣而後肉附其成變化其行是神也夫尚

象尚變尚占以其至精也至變也何以至精至變以其至神也自然而然而之理故至精而極深以通天下之志自然而然而之數故至變而研幾以成天下之務自然而然而之理數故至精至變不疾不行安坐而遂知天下之物遂成天地之文遂定天下之象易有聖人之道四焉非四也二而已矣至精與至變也一而已矣至神也聖人不得已而設著也民愚焉爾也故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三物俱

五經讀

易經

彖

亟著抑甚焉夫使天下之人盡如聖人洗心退藏神以知來智以藏往聰明睿知神武不殺即辭無所川之況著也域而不然也明于天之道既知神物之必典察士民之故又知神物之當興於是聖人齋戒神明其德即天地闔闢間所生凡象形器之物制爲之法令民用焉而不自知不然太極即生兩儀兩儀即生四象四象即生八卦八卦即定吉凶吉凶即生大業其何以令人探賈索隱鈎深致遠以定吉凶以成事

也哉是故著龜獨得並大于天地之間而以神物稱蓋易之四象所以示也繫辭所以告也吉凶所以斷也是故著蓋若斯之重矣神明之人非有所倚者也作易與學易俱準焉先天聖人立象而天下之事生人之故畢矣彼非有所斷知其爲已繫之者也彼非有所斷知其爲有闕之者也故一象之立也深言之其形而上者謂之道乃自其粗而觀第一形下之器而已然所謂化而裁之之變推而行之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之事業舉積此矣雖未之爲顧已縑而包焉夫下愚之人觀象不足繼之觀爻觀爻不足繼之通變聖人不得已而徇之至神明之人與作易之聖心一而已矣即盡意之象且贊焉抑焉事乎紛紛也

繫辭下

聖人生天下之情則見乎辭矣然辭非已造之者也八卦成列而象在中因而重之而爻在中剛柔相推而變在中然後其辭繫焉而因以命

人夫吉凶悔吝生乎動迺辭固已備之已焉夫剛柔立本而變通趨時非凶即吉非吉即凶貞勝而未有以已也蓋天下之動貞乎一而已矣持易簡之理以擬爻象持至一之理以準不齊因其趨時得失之故而繫以吉凶之辭令卜筮者見之而神趨避嗟聖人生天下之情不于此可見也哉學之爲言效也古之聖人無學效之而已後世之效效人也古聖人之效效天效地也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萬世文字之祖立焉可效也鮮食粒食懋遷有無化居而日中爲市也事之可效也然世積而天道出其中矣人事亦出其中矣區區焉見以爲文于前世而後乃更以爲質也于是聖人有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衣裳之主立而萬國通也木在水上效之而舟楫通下動上說效之而險遠通效其豫而人無暴客之害效其下止上動而人有精食之利衛

五經讀

易經

天

而效朕也藏身而效壯也送死而效大過也治祭而效夫也聖人效易後人效聖人相效未有以已也夫古之聖人效天地以作易而生人之用備焉立象盡意豈獨一爻辭變通已哉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也爻未有已也十一爻繼之十一爻未已也九卦繼之然不能盡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夫均一人也未學易之先一人焉既學易之後一人焉知有懼之者矣重易之謂也均一易也有當其見易而若存焉有當其去易而若亡焉知必有自懼者矣重人之謂也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然學易有要焉本之象之原始要終以求其質廣之六爻之時物以大其規昉之始焉以審其端循之末焉以要其止參之中四爻焉以盡其變由斯術也不出戶而知天道地道人道矣夫道之生也受人情之所必趨而不能自己夫人心有靈世故有積故不能即于而安于故其變動而相交也勢也交然後有等級而父子君臣之

五經讀

易經

天

名起焉其彬彬相雜抑何文也哉夫無文物而天下之故多矣然有文物而天下之故亦多矣相保相愛亦復相戕相賊者始慨天下之生之已久而禮爲忠信之薄也是道之所爲始終也而易實準之道有變動而生爻爻有等而生生物和雜而生文文不當而生吉凶聖人於其中多危辭誠觀于世道之變已焉由斯以譚易所具之世道爲已劇矣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

五經讀

易經

李

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一切俱生自非知險知阻之聖人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知系知剛知微知彰未有不困于世道之險阻者矣是故聖人作易而先天微其事後天闢其辭于以推本人情之變追原喪亡之由然後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已焉故聖人之作易也依世道之變而慮之者也

讀說卦傳

著者幽贊神明者也聖人還以幽贊神明生之

參天兩地之數而倚數非天之參數地之兩數皆倚此著而起著不能起數數起于河圖耳河圖攷之體著數之用然則何居乎參天兩地而倚攷蓋天數本三地數本兩有著卽知其參與兩若參天兩地然倚數者麗乎數也言不自爲數也

易逆數也以橫圖而衡圓圖也天下之數未有不逆者也不逆則不能生

萬物皆相見何也因紫齊也不齊有不能相見

五經讀

易經

李

者矣

致役乎坤臣道也萬物皆致養焉母道也

乾居西北何嫌陽微也龍戰于野其血玄黃此

言戰不言血何也乾之戰未劬也

勞者不勞也勞息之義若勞矣惡乎萬物之所

歸也

神於穆之宰攝萬物之命而無其迹故曰妙萬

物而爲言去乾坤不言乾坤司神者也夫乾坤

司神豈有爲哉賴六子焉爾六子之材天下之

練材也動有雷撓有風燥有火乾坤不自始有
爲始之者矣說有澤潤有水終始有艮乾坤不
自終有爲終之者矣水與火雷與風山與澤分
職以襄造化之功爲相建爲不悖爲通氣同寅
以調玄工之治其曰然後能變化既或萬物言
神非六子不辨也

五經讀書記

臨川陳際泰大士父著

總論

書古史也所以紀言而錯以事與春秋備史二
體焉春秋擬綱而書擬目春秋一代一國事耳
二百四十年法極簡嚴然文成數萬書自唐曆
周且二千年稱目而詳而文歷歷也且周書爲
多而四代不半何居古史質矣摺歷世綿遠多
耗缺歟又或簡其閑道格言而有之而刪繁蕪
五經讀書記
也斷自唐虞何也歐文忠公以爲孔子所受書
斷自唐虞欲益焉而無由益也近代鄧潛谷氏
以爲前代荒忽不可放而原則又以爲斷自唐
虞者成於尼父之意然歟否歟夫孟子謂堯以
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已憂獨舉
皋陶爲已憂獨舉皋陶與舜禹並似一時不及
於簡之辭然舜之欲禪禹禹獨舉皋陶自代則
當時朝臣之所推者可知已序禹謨者代也序
稷契謨商周所從始也序皋陶謨所以明虞

自禹而外其賢莫皋若也其粵若稽古之文與
三帝大禹不殊甚矣皋之賢史之贊皋之烈也
禹之功大於治水因書疆定賦焉是禹之聖與
神與禹之所以王也故虞世之事而附爲夏書
以禹之明德鉅功肉未及寒而有危叛君子以
人心爲已感矣有危之殺非誓之辭斷斷如君
子以世變爲已感矣再一傳而賊羿射天遂太
康而立仲康此與莽操之世何異其行義和

五經讀

書經總論

二

子載一揆易在其不然也國統中絕少康嗣興
而書無聞焉豈遂奄奄不振乎桀不登大亂之
數觀民心之不病與湯心之自慙則桀惡未
所至可知也故他時武數紂曰惟受罪浮於桀
意桀於紂不浮則伐之者於武浮矣湯不邇聲
色不殖貨利兼弱攻昧取亂侮匹此其人豈以
人臣自終者哉苗莠孽根之勢必不兩存湯不
伐桀則桀殺湯湯割正桀雖爲百姓請命亦以
自救也數桀之辭究不得不爾天下之人未可

以虛融誦也雖然天不生伊尹夏不亡矣天不
生伊尹商不世矣嗣子之顛覆仲虺不能制而
尹制之非尹之忠獨盛尹之威德爲甲之所畏
與朝野之所服也久矣矧於不順幸未久耳久
則尹之身且不保而能及商之存亡哉尹告老
而歸尹之心猶震悸而不寧臣罔以寵利居戍
功於平居序事論理之中默露退休之意以明
志而安王尹之心苦尹之心亦懼矣然所爲誨
誠者許許焉去而不忘老而不棄此所謂威有

五經讀

書經總論

三

一德與盤庚遷都而爲大家所格以險膚之言
惑其衆使不適有居罪大矣然既遷而委曲回
護曰各非敢違卜用弘茲責噫此商道所爲忠
厚而商祚所爲久長歟朕及篤敬所謂腹心之
臣預幾密者也既事而後稱之所以防失臣之
懼已焉高宗有隱德焉居喪不言其言氣甚深
具行徑甚推三年中默求良弼而假諸天帝之
夢以神之不謀父兄一旦爰立而位於肯綮
臣之上伐鬼方而商道中興有特廟焉前代

有稱高稱宗者其有廟號自高宗昉也然彤口
豐昵獨祖已訓諫豈是時傳說已不在與商有
世臣伊尹之後有伊陟焉祖已之後有祖伊焉
二祖皆能以格言翹君紂不能容比干而能容
祖伊昏暴之性無常適遭其難而已矣夫三臣
仁則仁矣然其酬答雖哀惻而非有異人大度
之舉夫宗臣國重君輕能以義正焉以義正焉
其可也微子未必無微意以探二師之旨而顧
以尋常酬之智不逮權不足矣我不顧行遁似

五經讀

書經總論

甲

以死自分而受封朝鮮遁莫甚焉夷齊外遜膠
鬲私交而三仁復爾商安得而不淪喪也哉武
王紂紂之辭一耳牧誓之辭猶然太誓之辭也
但前者既詳而後不得不略體固然耳安見此
獨嚴肅而溫厚為真聖人之言乎八百國不期
而會非盡從武也一代興亡之際鹿失在野羣
雄並爭而先登者得之則為王安知諸侯非盜
賊之靡並覬商鼎者哉若八國者真武王挾之
以為戰鋒者耳近于羗而用羗近于蜀而用蜀

後世有行之者矣武成知周弱矣一戰力未深
也而遂勝商既戰時未久也而遂歸獸於始事
乎見之矣箕子於道極與矣武王得天下於商
併其道統而得之封王海外示不敢臣抑用以
防變也旅葵見夷夏之防焉金縢見天人之感
焉讀大誥而知周之大臣之不足倚也微周公
而武庚諸人豈復有所憚哉康誥哀痛惻怛委
曲周至洛誥梓材繼之以孟侯填紂之故都而
告語懇懇如此蓋思變遺風防反側矣祿父之

五經讀

書經總論

五

不得終逞微獨周公之用斧亦康叔有以擬其
後與營洛周有二京雖留周公填之而車鄰鐵
駟之地漸以其險予泰非居重馭輕之道也多
士殷之遺臣思商也多方殷之遺民思商也自
文武以來周之業於成王三世矣磐石之宗亦
既固矣然猶數撫馭寬人心之可畏周如此哉
人主所不知者壽耳而所樂者逸豫之事以正
言禁之不如以人主最難得者歆之所謂奪其
逸死而予之以勞生也此無逸之所以作也讀

蔡仲之命而知大臣之治罪淺矣立政而所論
者官也周官而所論者政也人與法相駁而行
也君陳以孝行受職蓋欲以柔道治之夫承大
聖之後豈易爲力而卒以克和桀也此君陳所
爲行也畢公元臣何不見命而顧以君陳先之
東職雖重而論道輔微之地畢公宜不得離君
陳武遊始念保釐重地強公一行耳顧命可謂
能終矣康王之誥可謂能始矣一穆王也書九
三見君牙醇乎先王之誥矣則命憂思深長預
五經讀 書經總論 本
爲之戒而車轍馬跡不免焉卒之海內虛耗作
刑以誥四方夫文武之明德顯功周公以元聖
佐之去成康之世幾何昭王遂南征之不復而
穆王見於書者如此文侯之命駸駸矣甚矣周
衰之遽也文侯之命王事之終伯事之始也又
王書之終伯書之始也次此而列國矣費誓秦
誓何居乎而附之周同姓之國晉爲親不兢
而秦與秦與而周代矣故書始自堯舜之二典
而終于秦誓公風作將泚六合豈聖人罔已知

也夫

虞書

讀堯典

天時至而人事起聖人所以先人時之授天道
遠而人道邇聖人所以絕天地之通

三代以下無民爲而唐虞獨立之故二典有敬
授之文三代以下無天爲而唐虞獨敬之故四
官謹欽若之命

折因夷嶼酌民事之宜華章琬龍順時物之變

五經讀 書經

七

聖父難爲子而况啓明之子聖君難爲臣而况
庸違之臣

棄頑子以授舜之賢飭愛女以稽舜之實

夫人有亂天下之才不若其愚夫人有公天下
之心不必其子

朱之才不後于堯而卒不能享其父之神器鯀
之才不下于禹而卒不能望其子之後塵

知鯀之兇族而猶徇門胥之請聖人所以重棄
才知舜之蒸又而猶有二女之試聖人所以重

天下

先之以五典次之以百揆終之以四門雖以聖明之世猶存兢進之防五典以試其從百揆以試其敘四門以試其和雖以觀刑之餘猶存稽實之意

讀舜典

舜本備人倫之變故試五典以觀其能舜本起歷山之耕故納大麓以觀其氣

天之試舜不後于堯故風雷之變猶然觀刑之五經讀

書經

八

心舜之事天不后于親故弗迷之神猶然蒸乂之考

文章已闢于二典而一詢一考唐虞特重言行之科征伐不始于三代而嬪之君之唐虞特開授禪之事

受終之後而先七政之齊似有易朔之事肆類之後而先四書之觀似有更易之錄

古者之天子不如後世之尊故五歲巡守焉而已不以爲勞古者之省方不如後世之費故五

歲巡守焉而民不以爲病

聖人以巡守禮諸侯故職分勤而情義篤聖人以巡守習天下故耳目遍而精神通

讀大禹謨

封禪者聖人用之於疆理而後世七十二君之說且藉口于封禪罰贖者聖人用之于學官而後世三千條屬之煩且濫觴于宮暴

司徒秩宗之官後世合而爲一而唐虞分之見古人重教之意司寇司馬之官後世分而爲二

五經讀

書經

九

而唐虞合之見古人輕刑之心

小獄陳于狴犴治姦軌大獄陳于原野治蠻夷

聖人之治及於其細故山林藪澤與教養之政並行聖人之官因於其能故朱虎熊羆與鳥獸

之司相令

天地人者帝王之祀故分不始於虞人寅且清者曾孫之虔乃責併通之臣下

樂之道不能行於家而封豕先違胄子之教樂之道不能行於國而月朱政犯倣虐之科

讀皋陶

舜之羣下自禹而外無踰於皋陶而卒不王者
歷於文命之賢舜之五臣相遜而王獨至於皋
陶而卒不王者壞於明刑之報

禹疇未衍而元龜已用於虞朝夏建未開而月
正已書於舜典

招受之際一言而三卦具焉伯益已深於易干
羽之舞七旬而三苗格焉伯益又深於兵

讀益稷

五經讀

敦典庸禮而木之天天子無權焉聰明明威而
木之民仰天亦無權焉

南日相承而物麗焉于是乎有網罟之利願中
有物而市令焉于是乎有交易之利

康衢之謠堯時之國風也而關雎以下無及焉
首起之歌虞時之雅詩也而鹿鳴以下無及焉

夏書

禹貢

禹貢紀山川而不紀風俗風俗歸乎上之

禹貢紀物產而不紀人才人才出乎下之化也
冀州一而臨虜所以制夷且可資其士馬之雄
冀州三面距河所以扼險且可因其轉輸之利
先敘冀州尊帝京不言疆域大一統
九州之水充青為甚故先及之九州之水梁雍
為緩故後及之

古之帝王崛起朔代為多故西北已盡於沙黑
而東南不極於荆楊古之帝王疆理西北為密
故青充並處乎一方而荆楊獨哀乎萬里

五經讀

書經

土

夷狄之水入而為患中國者黃河也中國之水
出而叛為夷狄者黑水也

西北無水泉故黃河萬里而小東南無禹跡故
敷淺諸地而差

羽毛齒革僅為荆楚之材包匭菁茅不入天王
之貢

橘柚待錫而貢者聖王不欲極口腹之奇大龜
待錫而貢者天地不數生神明之物

金者五材之用而荆與楊俱有之吳楚所以獨

勁于天下者一箭之任而荆與梁俱有之
慎何爲獨貢于春秋

萬物隨乎帝故冀州生齒獨繁而賦居上萬物
榮於黃故雍州土壤極宜而田居上

徐州東矣而土之五色似制天地之總雍州西
矣而土之色黃似得天地之中

九州之水河爲長其既道得九焉西北之老數
也九州之水江爲大其既道得九焉東南之老
數也

五經讀

書經

揚州之田最下而後世仰其財賦揚州之地無
桑而後世藉其衣被

黑水者數之可推也弱水者數之不可推也

中國無久合之端長江已以分南北天地無百
全之利弱水不以限華夷

苗民之種三危是遷聖人黜其頑棄其族于羌
夷夷種之間苗民之性萬世不變天地濟其好

昌其種于虞夏商周之上

河怒而不敗者岍岐諸山制之也河悍而不決

者單懷乎地驕之也

中原有弱水之經華夏且阻聲教焉河水無積
石之險夷狄且乘舟楫焉

狐狸織皮雖聖人而不嫌胡服之事易鼠同穴
雖聖經而若同誌惟之書

河分而爲九聖人不與河爭權河分而爲九聖
人不與河爭地

河水之性決水之最勢猛者也洸水之性下水
之最巧黠者也

五經讀

書經

古之天子臣僚省而營衛少故無千里之轉輸
古之役民近者數而遠者勞故有居中之服作
古之大夫內承天子而外事諸侯古之諸侯內
衛王都而外控夷狄

聖人不專天下之利故五百里而外盡捐以予
諸侯聖人不盡天下之利故一千五百里而外
半棄而爲夷狄

聖人文教介於五服之中聖人聲教暨於四海
之內

中國而以夷狄待之不足病聖人之既漸被所施已解夷蠻之讎而冠裳之罪人而以夷狄棄之不足病聖人之殘辟教所訖已肉流放之骨而收復之

洛者天地之中故神龜出焉九者陽數之極故大龜出焉

龍馬獻圖而九州不聞貢著之文神龜獻書而九江廻剝納錫之例

讀井誓

五經讀

書經

自唐堯以來一百五十餘年無叛逆之諸侯有之自有扈始自唐堯以來一百五十餘年無接戰之諸侯有之亦自有扈始

授禪之後一變而傳子世讓之後一變而爭兵夏啓復舞兩階之于有扈已移九州之鼎兵制備於夏車戰徵於啓

有苗之罪止于弗率其禍小故禹誓師之辭舒

有扈之舉志在革命其禍大故啓誓師之辭厲禹以神起而有武功故其後屢顯而後歷歷

兵王而修文德故其後再傳而遂弱

啓於天下爲世及焉有扈不達權變之理而稱兵啓於東宮有潛德焉有扈蔑爲中庸之資而

舉事

啓習爲兵者也故承國大喪之後而應之甚驗啓精于兵者也故變父寬和之制而勒之甚嚴

讀五子之歌

五子之歌無一語及君者見深厚之意五子之歌無一語及罪者畏強暴之威

五經讀

書經

奸雄舉事必有所伺而動焉其廢太康者所以曰天下之心奸雄移鼎必有先所立而輔之共策少康者所以收天下之望

御母者五子之奇計以母后之命廢之所以成朝廷之尊而後邪謀奪命歌者亦五子之奇計以哀痛之辭傳之卽以當罪已之詔而後衆怨銷

有五子留後羿之辭必不敢發可謂失之東隅有五子罪已昇之辭所以不成可謂收之桑榆

起窮之間叛者九起二康之際亂者數世

昇於始事之時乘數而動小人而有英雄之才
昇於集事之後肆志而姑小人而無英雄之度

讀亂征

桓公使蔡所以孤楚之籛離亂侯伐義和所以
剪昇之羽翼

桓公不敢正言楚之罪者畏楚之強亂侯不敢
正言義和之罪者畏昇之強

季秋者剝卦之交陽最微而食焉羣主不振之

五經讀

書經

卷

象房宿者大火之火陽最盛而食焉強臣不戢
之象

警奏鼓所以責羣陰明陰不可以戰陽警奏鼓
所以責上公明臣不可以抗主

玩日食月朔之意亂侯之託語甚微玩渠魁脇
從之詞義和之造謀已著

義和知天象者也或逆探分閭之事而用自結
於昇義和不知天象者也既明知反正之舉而

爲自絕於夏

商書

讀湯誓

湯之辭簡武之辭繁湯之數桀其辭溫潤而不
傷武之數紂其辭刻厲而不蓄湯不稱先德其
辭敏武稱先德其辭誇湯不斥言桀之名其辭
恭武斥紂之名其辭倨湯不諱我後不恤之事
其辭明白而坦易武直書百姓有過之語其辭
文致而鋪張

桀之惡不必如紂故其身不登大亂之數湯之
事更自於武故其後因無多方之擾

五經讀

書經

卷

讀仲虺之誥

放伐之事至湯而慙至武而光思舊之民於周
爲頑於商爲義

湯不得不伐桀不伐不能以自全武可以不伐
殷不伐不失作西伯

以一童子何葛以一葛激天下合之而見聖人
之仁毫以伐怨四方又以不伐怨合之而見聖

人之二

湯之不邇不殖其賢適所以見忌文之爲臺爲
沼其修乃所以自玷

夏之亡無一義士焉殷之興無一頑民焉

讀湯誥

舜曰中湯曰秉世代傳聖賢之學湯曰秉尹曰
一君臣間性命之微

仲虺已足相湯而更求伊尹伊尹必非安坐者
也周公已足相周而更求太公太公必非安坐
者也

五經讀

書經

太

降衷之吉上接乎虞廷降衷之學下傳于箕子
伯虺可爲相而不可爲將太公可爲將而不可
爲相

伊尹周公俱有元聖之實而尹獨受其名伊尹
周公俱有任天下之事而尹獨專其號

曰帝曰惟曰猷中庸之宗旨已發而子思似接
其傳曰虎曰水曰淵戰兢之韻致宛然而詩人
特襲其語

讀伊訓

神武者不殺者也禹之舞絳以之聖武者殺以
止殺者也湯之布昭有之

明明我祖僅寄五子之哀響而無救太康之亡
洋洋聖謨徒煩師保之忠言而莫拯太甲之覆
湯之任勝于武亦勝于尹先以臣而放桀而尹
之任亞于湯勝于周公復以臣而放甲

讀太甲

太甲之才在成王之上而其質絕肖丹朱伊尹
之權在周公之上而其成以無管霍

五經讀

書經

尤

丕顯有二人焉湯與文也故道統邇自堯而下
而兩人預之待旦有二人焉湯與周公也故道
統斷自禹而下而兩人預之

讀伊訓

伊訓太甲之言諄切似父子平易如叔季太誓
入誥之言其數君父幾於罵其告臣民幾於誅
伊尹防寵利之居召公亦虞天休之至得損之
義焉而欲以家食當二簋伊尹萌告歸之志周
公亦獲明農之心得遜之義焉而欲以管蔡當

二陰

伊尹告歸明知非其時所以安太甲之心其謝弗狎之迹乎周公明農明知非其事所以安成王之心其釋不利之疑乎

時乃日新盤銘之語也任官惟賢材無方之事也

罔使罔事等語儼然出於尹口是尹平日所自樂者匹夫匹婦等語慨然責之君身是尹平日所自任者

五經讀

書經

圭

讀盤庚

大家爲上所愚小民爲大家所愚大家始伏小人之箴大家併侮老成之箴

大家不遷水將攻之大家不遷小民將攻之

微禹而天下魚微盤庚而一國魚

大家以收民遷徙之勞爲積德盤庚以致民安

早之實爲積德

微康險膚所以破其隱祖父鬼神所以動其心

大家爲方燎之示不撲滅之所以念神后之勞

王室爲將顛之末卒由葉之所以復高祖之德

時以正爲善勝國之曆可用焉不必三正地以

利爲善勝國之都可居焉不必五遷

殷之遷商婉轉譬解而後大家安周之遷洛婉

轉譬解而後多士安

讀說命

天子非工繪事之奇而說之體貌必預傳於傳嚴立譚豈可拜相之時而說之賢能必素訪於河洛

五經讀

書經

圭

其盤必爲亮陰之冢宰而遽奪其權非夢無以神其事其盤已爲舊邸之師臣而遽易之新非帝無以折其心

英雄用人常有恩威顛倒之權而不沿其跡故

其盤可舊而傳說亦可新英雄用意或好甲兵

神仙之事而不軌于正故鬼方可伐而祭祀亦

可寶

說之相業僅在其盤之下說之受知則在阿衡

之上

生伊尹於桑得伊尹於烹生傳說於版得傳說於夢

讀高宗彤日

雉雖生物也有屯膏不施之象而非也雉宜充鼎實而雉焉以非其時其應蓋在彤也萬耳雉近人也其主人將去之象而非也雉宜入鼎腹而非耳焉以非其地其應蓋在昵也君之命在民而壽夭不與焉君之詞又在民而祈請不與焉

五經讀

讀西伯勘黎

伐葛十一征之漸所以逼夏勘黎五十國之漸所以逼殷

伐黎者舉西伯之職故紂不得以爲罪勘黎者握用兵之權故紂不得制其命

紂所以亡者失在邊授西伯之兵文王悔不能終事殷者失在遽授專征之命

祖伊不言西伯者知無相逼之心祖伊不得不恐西伯者知有相及之勢

三仁無濟亂之才故坐視西伯之成而不能止紂有益於天下之氣故蔑視勘黎之事而不之作

紂之暴而能容諫紂之愚而能諫天

讀微子

讀勘黎而後知周德之盛讀微子而後知殷亂之深

武之數紂以殷敗于女微子之痛紂以殷敗于酒

五經讀

葛伯食祭祀之牛羊而夏亡殷民食祭祀之犧

牲而殷亡

鬼者民之所甚畏也而于之鬼者殷之所甚畏也而犯之

效毫之遜者存祀而不效毫之遜者剖心

比干不愛七竅之剖尚爲商室之魂箕子雖有一目之生已作夷地之鬼

紂不忘箕子勸進之事以其屬尊箕子獨委罪于存殷之臣以其偏近

顛隲之語其情悲自靖之語其識大

伐君之事湯開之後世加于孱弱而無復弔伐之遺嘶壁之受武始之後世肆爲屠滅而無復保全之厚

周書

讀秦誓

紂不殺諫臣商亡未移也紂不殺諫臣周師不起也

紂能容祖伊而不能容比干日甚之惡也紂不

五經讀

書經

書

能容比干而併不能容其妻與孕慮患之心也

紂之罪浮于桀武之功光于湯

比干剖心猶無憾也而封墓則已戚矣箕子在

商猶爲囚也而在周則爲夷矣

武之誓師三而不移其辭武之數紂三而不殺

其語

自古數惡未有如武之繁者可以觀世變矣自

古誓師未有如武之複者可以觀世變矣

讀牧誓

自鉅京至孟津數百里而遙凡遲遲進者所以何諸侯之心自孟津至牧野數百里而遙凡六日遂至者所以擊商卒之惰

湯用玄牡見湯無急於得天下之心武乘白旆見武無急於得天下之心

用少擊衆自武王始用夷攻率自武王始

藉八百之君而舉事故周世有封建之禍資義舉之力而成功故周世有夷狄之禍

紂疎忠賢而任勇力之士紂疎骨肉而親比命

五經讀

書經

書

之人

微盧彭濮之用聖人之權變也不可繼于後四

五六七之法聖人之經武也不可格于後

讀武成

湯聿求元聖武既獲仁人

武王疾速進師城下出其不意所以勝紂王余

卒由戰城下衆而不整所以敗

紂不守河而縱之得涉蔑其寡也且欲致之戰

逸待之也兵法也紂不使飛廉惡來先而

人豈之前列愛所親也且驅市人以戰豈之死地而後生也其法也

夷齊叩馬之諫不能以身抗周者權不足也且亦自度其才非在濟亂之列夷齊叩馬之言不及說武立股者智不逮也且亦設身于武討其後而無可居之功

武成一篇未嘗有退讓不敢遽當於天下之旁武成一篇未嘗有哀矜自歉求助於諸侯之辭

讀洪範

五經讀

書經

美

天之顯道厥類惟彰天之陰陽厥居惟協

天不愛其道不得以其父之故而不授禹箕子不愛其道不得以其君之故而不授武

文王之學周之得天猶未全也嚳來而天已無長物矣土宇之歸周之得殷猶未全也嚳來而殷已無長物矣

中國之天官而夷學之郊子也中區之天書而夷存之箕子也

氣與氣相守故五行消而嚳應天與人相中故

九疇錫而倫敘

九疇之始天開之而人效之九疇之終人作之而天應之

大衍之數中爲母洪範之數中爲君

凡物從微而著得暖氣而後質成焉此水火木之序也凡物從成而堅得骨氣而後肉生焉此木金土之序也

凡味皆可造惟其不可造凡味不可造惟其無不可造

五經讀

書經

美

曲直之中官乎酸而兼乎五行之味焉獨鹹絕而不預從革之中官乎辛而合乎西方之干焉獨味卑而不能

哲主涉與木之散日之視者同機謀主受與金之收耳之入者同機

其子爲光其孫爲水故水最繼成而爲延散而爲土故土最迎

三政之去而兵居先八政之修而師居後

惟是建極而天下之樞深微而不測惟民保極

而天下之勢重固而不搖

歛天下之福易歛一身之福難

皇極之敷言於述則爲歌咏於治則爲神明皇極之辨訓於朝廷則爲意旨於閭閻則爲風俗洪範一書宏深與衍五十八篇不能及也敷言一章雅典抑揚三百篇不能及也

著短而龜長象藏而數洩

天地休咎之氣各以其志取之而無不動善氣相迎應之以吉逆氣相迎應之以凶天地休咎五經讀書經 夫

之候各以其量承之而無不彰其德隆者其應自博其施隘者其徵自狹

牛井之從異而冬夏分箕畢之從異而風雨隨

體生於地精成於天而民莫藏五星之氣在野

象物在人象事而星或昭百姓之文

箕爲歛揚之器故主風畢爲捕魚之物故主雨

箕木宿而剋中央之土風土氣實爲木之妻夫

從妻之所好故多風畢金宿而剋東方之木雨

本氣實爲金之妻夫從妻之所好故多雨

五福者修五事之愷六極者悖五事之罰帝者之世有勸無威王道之成有福無極

讀旅獒

獻葵者自雉自狼之漸受葵者車轍馬跡之微服食器用示四夷以心之無所貪服食器用示諸侯以職之無所惰

人君不事外夷而中國安人君不事異物而外夷安

務實之君不示四夷以欲恐邊釁亦由此而開五經讀書經 夫

開創之君不示後世以侈恐子孫且踵此而甚垂暮之歲豈其功成而生侮玩之心神明之主豈其自矜而爲盛德之累

讀金縢

武王撫周六年而後天下安誰爲之周公爲之也成王留公七年而後天下安誰爲之周公爲之也

三王不從周公之請而武王殛則成王愈勿武庚祿父之變必不待於數年三王卽從周公之

而周公殛則成王益孤武庚祿父之強必不
疲於二載

周公穆卜之請可拒而拒之懼搖人心也固見
忠臣之思周公身代之書不必藏也而藏之先
爲已地也似涉智士之謫

三叔之心忠而愚然爲其不成也成焉則忠矣
武庚之心孝而闇然亦爲其不成也成焉則孝
矣

周公不避而武庚之計成何者成王之疑不解
五經讀書經 幸

也周公避而不得其所以避而武庚之計亦成
何者成王之勢已孤也

周公居東明託者在破斧之事而實所以剪羽
翼於淮夷周公居東人知者爲孫膚之情而實
所以察其變於東夏

武庚不舉事者以事在周公之身公一去而失
其所挾武庚不即舉事者亦以兵在周公之手
公雖去而擅其所資

武庚其先桃蟲也武庚其後鴈也

未敢信公常情也未敢謂公非常情也人知其
未敢謂者禮親賢之事已篤人不知其未敢謂
者懷疑畏之念彌深

公之始即二公不敢信公不然者從中調護其
信噫當不待百執之言公之始即皇天不敢信
公不然者登時發明其風雷當不待二年之後
二公早言焉而成王必有朋姦之疑矣百執事
早言焉而成王必有死黨之疑矣

雷電以風者風狂之微也不宜雷而雷君之威
五經讀書經 幸

襲矣天之意若曰周之罰爲已甚也其應在周
公也大木斯拔者大木國之鎮也不宜拔而拔
君之本搖矣天之意若曰周之基爲幾危也其
應亦在周公也

讀大誥

武庚祿父事起舊人已有限格之言武庚祿父
事成舊人必上勸進之牒

周之舊人經戰之餘也不謂異事而始則弱
見矣周之舊人委裘之狂也不謂受命而棄

處分凶矣

從前而言武庚獨忌周公無周公遂無以勤王
從後而言武庚獨惡周公無周公遂無以討賊
勝則爲周公敗則爲堯錯

民獻十夫不必求諸舊或新以得乎居東之人
民獻十夫不必有其人或借以作乎舊臣之氣
王宮邦君室之語周公顯指者在管蔡而實陰
明乎天下議已之非考豈不可征之語周公顯
指者在邦君而實陰譏乎二公不說之隱

五經讀

書經

三

既取我子伐厥子之說也無毀我室伐厥室之
說也

讀微子之命

崇德象賢蕃王弘祖有祭與焉有喪拜焉

宋之後而有襄公王者之後降爲伯而不成爲
伯其道降宋之後而有孔子神明之後還爲聖
而有加乎聖其道非

微子不置監信其賢微子不置監懲其弊

讀康誥

有庸祇畏顯之意文王之天命所以誕受有愆
和棄咎之効康叔之殷民所以世享

明慎文王之所以爲文敬忌康叔之所以法文
衛亂國也宜重典康叔小子也宜輕刑

治商之故地而卽用商者則人服其不私罰殷
之有罪而卽用殷弊則人安其不刻

讀酒誥

酒者先王用之引氣而達神後世乃移而適口
酒者先王用之輔疾而養老而後世乃移而令

五經讀

書經

三

歡合歡不足而爲沉湎沉湎不足而爲湑醕

聖人以志持氣故酒之嘉而令儀衆人以欲敗
度故酒之流而生禍

王者愛用物則國自富小民愛土物則俗自厚
善事天者不以腥聞而以馨聞善觀古者不以
水監而以人監

武作抑戒誥之遺也衛以色以酒之變也

讀梓材

敬忌可以用刑敬勞可以寬刑

小民小臣無君父之通而下之鬱多矣殺入屋
人無寬宥之條而下之冤多矣
衛事多詰語者爲朝歌之故也衛語多寬縱者
亦爲朝歌之故也朝歌之俗地浮而氣靡朝歌
之人染紂深而思商亦深

讀召誥

關中之地得形勢之固洛陽之地得天地之中
引羌蜀則宜都周控中原則宜都洛

關中有險可乘洛陽有水可漕

五經讀

書經

書

管洛而朝貢得中故成康之間受其利營洛而
子孫思東故平厲之間受其弊

三苗不敘而虞治爲大同庶殷不作而周治爲
大同

多哲王在天不能救子孫之敗一婦子顓天遂
足累君父之休

順天永命之事在誠民順天永命之端在初服

讀洛誥

秩無文所以仁鬼神記功宗所以勸忠義

周國承家爲師之終悼宗將禮爲洛之始

周公特受成王二卣而天下不以爲侈周公專
制中土七年而天下不以爲疑

二卣之錫所以重周公之權也惟告周公其後
亦所以重周公之權也天下疑周公被謗之事
而成王故重之以釋其惑天下畏周公威名之
素而成王故重之以降其勢

讀多士

遷頑民朝歌宜無富庶之閭閻遷頑民洛陽宜

五經讀

書經

書

多暴棄之子弟

武庚之叛者痛宗國之遂亡多士之擾者憤殷
氏之失職

頑民宜投遠裔而遷之中土周之仁也亦恐其
與淮夷合也頑民宜遷而錮之而乃欲馴而用
之周之厚也亦恐其借寇淮名也

讀無逸

子齒去角子翼兩足天之道也無逸則造天下
之福惜一身之福所以能永年流祚不腐尸

不蠹物之理也無逸則精氣勞而不滯筋骨運而日堅所以能永年

周世以農起故后稷之後而為文王之康周周世以農訓故豳風之後而為無逸之稼穡農則其國富其俗厚故岐周用以取天下農則其理極其道文故周八用以頒后稷

讀君奭

偶我在立言猶在耳奭去而王孤矣豈同被遺命之意襄我二人言亦猶在耳奭去而公單矣

五經讀書經

卷

豈其矢忠貞之心

禮秩配天則家居非可受功宗之典天壽平格則靜攝未必養性命之原

召公親經破斧缺斨之變則心震悸而不寧召公身填親賢師保之尊則履盈滿而思懼

大臣與國為體不得避滋至之休大臣以人事君自可伏難勦之福

讀蔡仲之命

罪人之子一或行刑引而視之見公藹然于前

子之愛罪人之子一克蓋即言而見公威然于三叔之刑

讀多方

奄三年而始誅五十國之最勁者也奄數年而復起八百年之首謀者也

奄未誅而淮夷結奄以叛奄既誅而淮夷結奄以叛

奄首謀淮夷附從

奄幸臣其叛者思紂也而非思商淮夷夷狄其

五經讀書經

卷

叛者天性也而併非思紂

奄逆于周不可謂其不忠于紂奄忠于紂不可謂其不得罪于商

殷士漸次而為胥伯視其可用即以官爵啗之也不得已也殷士又漸次而服大僚視其可誰

即以高位隆之也不得已也

讀立政

立政而擇其長者耳目所寄得勞逸之宜而政而擇其近者氣體所寄得勞逸之美

嚴惟者未進而極其慎不武者既進而極其隆
三事不精其選獎在百僚綴衣虎賁不精其選
獎在君德

三俊儲才已有公輔之望三宅任才不愛腹心
之寄

凡史藝之屬見于書者皆所以示教之所存凡
危險之地不以封者皆所以示防之所謹

記歲秒之數而副上之史之權與宰相並佐賞
罰之不及而褒貶之史之權與人主並

五經讀

書經

素

灼知灼見者取人不敢謀面罔兼罔知者用人
不敢掣肘

準人本以執法而獄廼分屬之牧夫不如此則
威不尊獄慎盡以委臣而兵廼獨操之天子不
如此則權不一

讀周官

古之官已百唐虞特從而稽之不紀于遠而紀
于近猶有希黃之遺堯舜之官已百夏商特從
而倍之不惟其官而惟其人不失唐虞之治

公調而燮之孤寅而亮之公微言而篤行之孤
審象而弼承之

六卿既老筋力不足任事而格知乃足達天則
使之釋政而任道公孤之尊專思以通天人之
與而守氣以神感格之事則使之論道而不及
政

宰相至尊而班于六卿之列度支至重而缺于
六卿之中

讀君陳

五經讀

書經

素

選用賢良撫寧方夏故不取擊斷之夫亟進孝
友之士載以清靜氏以寧一故能遵周公之政
即可慰東人之心

方域既分難遙度其利害故必有入告于后者
而後可以知民之疾苦成王蓋欲得天下之事
也專制既久不復知有朝廷故必有順之于外
者而後可以宜上之德意成王蓋欲收天下之
權也

讀顧命

於悲王凡之言見明王慎終之學於逆子釗之事見大臣存變之心

成王發經遠保世之言幾在武王之上召公存樞機周密之意幾在周公之上

讀康王之誥

麻冕蟻裳禮之失也自陳寶始也布乘黃朱禮之失也自蟻裳始也

逆子釗於南門之外與天下共之王義嗣德答拜與天下受之

五經讀

書經

卑

讀畢命

三紀之深仁餘風猶未盡殄四朝之遺老保釐猶堪一行

先遣君陳以孝友之勤無赫赫名者也後遣畢公以小物之謹無赫赫名者也

商俗未殄一變而為邺邴之風商俗未殄再變而終春秋之世

朝歌紂之所化其靡靡君上之政教為之朝歌門之所洩其靡靡宇宙之精氣為之

讀君牙

誥命之文不必由稟自君牙始也誥命之文不必有終自伯冏始也

君陳以孝友出居東夏君牙以公族出為司徒

讀冏命

穆王始政猶謹伯冏之官穆王季年遂濫造父之駕

穆王席廣大之氣有長駕遠馭之心而耗之于遊幸穆王稟殊異之姿慕神僊長生之道而餉

五經讀

書經

聖

之以遐年

讀呂刑

穆王之季海內怨叛不得已而嚴刑穆王之季海內衰耗不得已而贖刑

有贖刑而天下必開告訐有告訐而天下必多亡命

穆王周之最傑者也故以帝王不足而慕神僊穆王周之最黠者也故以贖刑不足而託聖賢

齊襄公復九世之仇而穆王之八駿不以駕於

而以巡遊漢武帝發輪臺之詔而穆王之百年無復悔心而復剝取

讀文侯之命

讀文侯之命而知平王之不復能東征也旋旋焉如平康之世讀文侯之命而知文侯之不復能合諸侯也泄泄焉縱犬戎之逆

平王四十九年接乎隱公周遂爲春秋文侯成師之蒙延于桓叔晉遂爲曲沃

讀費誓

五經讀

聖

淮夷周初之扈也伯禽周公之啓也

淮夷再滅而猶復起將欲以魯爲周初之邢衛

伯禽初駕而遂獨克將使其身陋後日之桓文

伯禽視其立國如周公伯禽視其治師如太公

讀秦誓

詩終幽風聖人之聖殷書終秦誓聖人之意微

秦誓之時王氣之盡也秦誓之言王氣之近也

秦華矣而春秋秋之詩殆駸駸焉而弗之御也

秦大矣而春秋微之書殆駸駸焉而弗之御也

錄文侯之命于秦誓之前見周盡指岐周之地以予秦而資之以霸也錄費誓于秦誓之前見魯不能復伯禽之武以實秦而縱之使霸也錄魯頌費誓見思周公之意誠商頌秦誓陰存四繼之理

五經讀

聖

臨川陳際泰大士父著

國風總論

詩之爲風也有二義焉有風教有風氣風教者人君之精神爲之風氣者天地之精神爲之二者相爲低昂視其所勝各爲所奪人主之權勝則因其所疾反爲所美而人主自弛則有不可言者因於其故而日甚焉以趣於亡故均一岐周也文王用之而爲周南秦川之而爲秦風均五經讀詩經總論

一變風也魏唐變而猶儉鄭衛變而遂蕩故曰國風國言不一地也而係之於國國又有大權焉天下皆國明其機總於上其風裁風聲見於總行政事之間可以化下於以救乎宇宙精氣之偏用佐乎天地之權之所不及此風化之名所由起也下被其化而俗成故曰風俗貞淫奢儉於是乎分或詠其樂或言其傷而所分之俗各爲之質故有風人之詩上之人欲知氣澤之所存以審源流之所異於是擇男女無歸者

不食之使之民間求詩當省方之時命太史采而獻焉人主因以驗其俗而施其教於其驗俗也有風動於上之義於其施教也有風動於下之義此風之本末亦詩之所以爲教也且風者被物而動詩者觸境而動被於物而有聲觸於境而有言亦風之義歸焉爾風多悲傷之語何也物激於不平而後鳴故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儂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各言其傷先王於民欲其惟樂不欲其愁嘆至其觀民則又意在愁嘆不在惟樂勤民之道也夫從其小而觀之陶二南之不得列於風也尊周而貴始也從其大而觀之凡雅頌皆風也猶之乎六經皆史也然吾謂國有風而天下無風風者立於外而觀之因以名之者也有謂晉之俗儉吳之俗桃楚之俗慄者矣未聞有曰天下之俗或儉或桃或慄者天下未嘗外此而合而歸之則其途誰既不可專指以爲名且皆立於天下之中又誰從其外而觀之而因以名也哉故欲名天下

之風者必其與我異又立於其外者也故殷立於夏之外則曰夏尚忠周立于殷之外則曰商尚質後世立于周之外則曰周尚文而中國立于夷狄之外則曰夷狄之俗貴壯而賤老何者以專指之以外名之勢固然也故諸侯之詩名之爲風而天子之詩名之爲雅爲頌然而周頌鬱而與卽周之政事好尚見焉魯頌從而肆卽魯之政事好尚見焉商頌簡而明卽商之政事好尚見焉獨非風歟曰此所謂以專指之以外

五經讀本詩經總論

三

名之者也雅之正變可以觀世焉山頌之義教與氣參之山雅之義其以係之政教斷斷如也然不列于風者各有統焉爾周南有風至其後無風蒙大小雅之文而登爲雅迨岐周之地拍以子泰則斷自何草不黃召旻以後已爲秦風之車鄰矣雅與風其爲世孰先爾先二南先其諸諸侯之詩乎正大小雅則天子之樂章多周公所定變大小雅與耶邠以下之時參雅斷自幽平之世邠國風則有已入春秋者矣風者自

於雅之前後者也風闕魯何也非直闕魯也微論一千八百國卽春秋所見之國不旣多乎哉其於風無聞焉然得以小解矣魯望國而闕爾也尊魯也孔子尊諸孔子焉得而尊諸周天子以周公親賢有大功于是乎廣魯于天下不欲夷于諸侯魯之有頌也卽其不陳詩之義也詩斷自周風斷自文王何也尊周而親文王也且夏商之前無傳人焉夏商之間無傳政焉周以前文王以前有詩乎吾不得而知也無詩乎吾

五經讀本詩經總論

四

不得而知也詩必有所始始孰尊於周親於文王曰此其始乎風始於二南終於邠何居先儒誌之矣夷王以下變風不復正矣夫子蓋傷之也故終以邠風言變之可正也惟周公能之故係之以正變而克正危而克扶始終不失其本其惟周公乎係之邠遠矣哉夫有曹風而後有邠風變不甚不必正也思不切不能正也故儉之匪風顧瞻周道好音西歸已見其端至下泉而極矣其受之以邠不得正受之以邠也秦繼

周又繼聲也其不以秦終之何孔子之所不忍言也且孔子作春秋於隱桓之世則彰於定哀之際則微居然以秦居變風之末乎非諱尊以明恩避禍以容身之理曷敢焉抑又何以明循環之數以立教也哉故書之終秦可託也詩之終秦不可託也其語則王事之近也而又續于弗誓之後維錄列國之嘉言其於諱爲至深矣若車鄰駟驥之會又烏所託焉周天下之總稱也乃夷于召何居夫周而曰南則非係之天下五經讀詩經總論 五

高耳非召公之化之過于周公也因其主諸侯之故其取也多而其類也近其不得擬周也政其所以純乎召也而皆推本文王何也尊文王也且非獨尊文王也尊得以及乎卑卑不得以及乎尊關雎葛覃之德豈周召所能上擬哉二公輔文王之德二公之所化其爲文王之所化而已矣夫周南爲周公卽不然亦侯服也其夷於召與其夷於十五國無以擇也而又何嫌焉召可合之周而弗之合也邶鄘可氓其名而弗五經讀詩經 木

之氓也夫邶鄘其封其滅皆不見於經邶鄘之爲邶鄘歟矣有詩猶將氓焉而况盡衛詩也此事之不可解也

周南

讀關雎

關雎三百篇之所始又八百年之所始也其於內助也文德基之矣王業亦基之矣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物之原可不重與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信夫

讀葛覃卷耳樛木螽斯

刈獲念女紅之勤非自爲之也卷耳詩人之體
亦非真爲之也陟高岡豈婦人事哉蓋夫人憶
文王行道之難欲其飲酒自遣又慮其困於馬
僕之間耳至樛木而後知螽斯之應不虐矣

讀桃夭兔置

桃夭化及女子也兔置化及野人也桃夭之女
子待而後行兔置之野人漸而可託

讀采芣漢廣汝墳

五經讀人詩經

七

采芣淺事也而見風俗漢廣流行也而見人心
汝墳虐政也而見主德

讀麟之趾

麟之趾風之韻也鳳之鳴見天人之應麟之趾
見上下之應

君南

讀鵲巢

於鵲巢見純一之德焉見專靜之福焉見操守
之重焉見禮際之隆焉蓋有此而後可共交於

神明以備內外之官夫采芣之夫人威儀辛度
也故祭則受福

讀采蘋

簋豆之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褻味而貴多品
是以蘋藻見貴於鬼神其崇召伯分陝以主東
諸侯其棠之下非所以布政愍舍而已於其需
草蟲卷耳之應也行露標有梅野有死麕漢廣
之應也小星江有汜樛木之應也何彼穠矣桃
天之應也應乎上者德所炙應乎下者風所流

五經讀人詩經

八

讀騶虞

騶虞正心誠意之效也得其餘焉猶可致三千
斯戒之應故終之以騶虞而王道竭矣或曰騶
虞官虞山澤之官吁嗟之蓋歸功于二官也

野風

讀柏舟綠衣燕燕日月終風

讀柏舟綠衣而知嗣子之不終也莊姜賢不見
答呼日月呼父母其情戚矣而莊公之惑日甚
夫晉惡視相繼駢首禍胎于卿逆而機萌于某

姜之不允于魯悲夫悲夫古今安在不一揆也

讀擊鼓

擊鼓民怨不用命也四國連兵伐鄭欲定州吁之位春秋再敘四國書之重辭之複其中必有大惡存焉伐鄭書又責辭也至民怨不用命乃知人心尚存矣

讀式微旌丘

戎伐九伯于楚丘以歸責衛不救王臣也式微旌丘之葛責衛不救寄公也衛爲狄所滅而遷

五經讀

詩經

九

于帝丘嗟嗟帝丘也旌丘哉楚丘哉

讀簡兮

簡兮之賢者有輕世肆志之心焉遠慕西方之美人俯仰感慨其中固有以過人者衛抑何多君子也

讀泉水

泉水風之禎也是故於谷風泉水見女貞焉

讀北門北風

北山勞臣困于事也北門忠臣困于事也

得困之二焉而無其酒食北風得遇之初焉而無其係戀

讀新臺二子乘舟

新臺禽行也而有二子乘舟益信天理之未嘗亡然衛宜卒殺其子幾至亡國亂者數世可鑒也夫

鄘風

讀柏舟牆有茨君子偕老桑中鴉奔定之

方中于旄載馳

五經讀

詩經

十

讀柏舟而知女之貞也天植之也不然者則牆有茨君子偕老之所爲者匪人也乎哉上有好者下甚焉桑間之民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鴉奔載在定之方中之前所以見衛爲狄所滅之由而不知實胎於莊姜之不答彼莊嗣子而定卽衛人何以立晉而有新臺之事乎于旄三篇文公衛令主也其尊禮名賢走迎國士真有古豪傑之風夫衛新遭創殘卽首及此宜其勃然興與也歟至載馳夫人其發乎情止乎禮義與

河廣如一轍焉文公與二女皆姜產也而皆能以禮自克何也

衛風

讀淇澳

天地精英之氣廣於其所及而及之則其及必薄專於所及而及之則其及必厚衛濱河地氣易泄不能多有所及其氣蘊釀焉或鍾于物或鍾于人水土之際竹箭之材之不能獨當也故復發而爲人文武公之爲睿聖豈偶然也哉

五經讀

讀考槃

考槃賢隱也在淵在阿在陸恐人廉其跡而去之然而自誓苦矣

讀碩人

夫有甚美者必有甚惡宣姜之爲宜也莊姜之爲莊也一爲德一爲過總之惡焉而已矣

讀竹竿

泉水竹竿見生物之心焉而理未嘗滅也是志焉而俗未嘗滯也

讀木瓜

報者天下之大利也傳以爲美齊桓夫伯者之事方功而人已數王者之道奕世而人猶思不謂木瓜之深長也于以見桓公之功之深于以見衛人之情之厚

王風

讀黍離

王風不純王城之詩平王遷焉而詩亦附之特非黍離之後降爲國風也或曰凡天子之詩均

五經讀

主

謂之雅諸侯之詩均謂之風雅屬天子即畿內臣民之詩皆雅也無論正變也風屬諸侯即二南國本之詩皆風也亦無論大小也然則黍離之降卽音響節奏不同當附何草不黃諸篇之例而柰何風之則周微自夷于風而姑安之耳

讀揚之水

讀揚之水而知平王之不能復東征也文侯之命施施焉如平康之世然不若揚之水忘親保仇爲已甚矣春秋之義賊不計不葬枕塊寢苦

無時而釋事而後討賊之義嚴夫戎猶可耳春
秋不責踰國而討賊君子辭也申侯實弑幽王
而置之而又親之而可乎且幽王之禍也賊出
世子申以不忍所出之故而動於惡爲平王者
夷申侯之族赭申侯之宮然後懷憤自傷扼吭
而死請于先王而謝其心之不得以自已而乃
汲汲功申侯而置之而親之則幽王之死也平
實弑之

鄭風

五經讀

圭

讀緇衣

鄭世爲周卿士親也桓公死難之節武公定策
之功緇衣之詠周人愛之無已再傳而爲莊公
遂以其狡黠之材與周交惡中君之役春秋深
沒之以統其名而莊之罪于是乎不可追武謂
有子也哉

讀叔于田大叔于田

奸臣欲動于惡必先收其衆而後可以惟其所
欲爲叔段不義與無賴之民相與飲博騎驎于

猥隘之中而不自異夫虎恃其勇人取之人恃
其勇虎取之暴虎而爲虎所搏傷易知也獻虎
而爲公所忌傷難知也夫以叔之材得莊公之
黜駕而用之豈止與齊倍稱小伯已哉而卒自
相屠天也

讀清人

文公不勝其臣而委之師因其散以爲罪春秋
之法師與大夫敵蓋其重也而棄之可乎齊人
殲于遂自殲也鄭師潰于河上自棄也

五經讀

南

齊風

讀鷄鳴

庭燎王之勤也鷄鳴諸侯之勤也而夫人實爲
之故風人著其美焉

讀南山敝笱載驅荷嗟四篇

齊棄之死于弑也宜哉身爲禽之行國人至綏
綏陋之無知之忍天假手以報拉脇之仇耳人
生有欲而不制以禮焉者人道何以存焉夫車
甲之變夫人與聞乎故家無二斬國無二尊則

文姜其仇焉爾則奈何其不制而使鄆邾自得
也不幾虐負其材美也哉說者謂當哀痛以思
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馭下車馬僕從莫不俟
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公哀敬之不至
威令之不行耳然此固不足以制文姜也成其
爲母而後制之則不知其罪之所蔽既得以行
其母之權而益之以悍悍之性挾齊以正其名
卽莊公不內紉乎吾惟斷之以義而裁其恩吾
以爲母也者彼得而母之吾不以爲母也者彼

五經讀

詩經

主

不得而母之也名正而後姜與齊俱自內慙而
不敢挾其名以責實此亦制之之大權也然母
子至恩莊公忍諸焉得而忍諸夫莊公非自制
之也示其意于大臣以聽其公論之所裁而已
不與焉卽朝夕烏烏之情惟其所自盡大臣弗
禁也則向所稱哀敬威令之說庶幾其可行哉
魏風

讀焉履汾郊園有桃

余之興也以力晉之興也以膏讀車鄰賦則小

我無衣諸篇其氣壯勇方之意而穀果敢之資
勃勃焉而魏唐之風抑何衰也然惟齊故力
本而財有餘亦惟齊故敦樸而氣有餘故自古
爭天下者先得河東之地則勝之帝得之則常
王得之則王伯得之則伯奸雄得之亦足以資
爲亂而不能有所定故觀唐魏知晉之伯也而
秦風雄遠矣

讀蟋蟀山有樞

蟋蟀山有樞猶然葛屨三詩之志也君殺然也

五經讀

詩經

主

又地氣然也地瘠則其氣不生故民得于物產
之薄而嗇地堅則其氣不泄故民得于天性之
厚而嗇然視秦有悲傷慘寂之意焉故敦以聖
賢之教而有餘乘以英雄之資而不足

讀揚之水

叔于田叔段可以逞矣而弗逞也莊公強也揚
之水桓叔可以逞矣而竟逞也哀侯弱也文侯
之勳不祀勿謂而武獻驟強矣

讀無衣

學之奪正而竟篡其國也自曲沃始也天子沒于利不能致討而受其僭侮之辭其後三家分晉而復尋無衣之故態乃識者已先知之矣

秦風

讀車鄰駟騶小戎

甚矣秦風之兢也其人有氣夾質而不浮與之語聲律帖卑之學講俯仰揖讓之節彼誠有所不能而切直無文無君臣之禮無忌諱之辭然宕佚質實足以成事讀車鄰而知秦之興也騶

五經讀

詩經

老

駟從禽也亦習武也夫戎不世之仇而平王用秦以予之使襄公自用其人自戰其地凡車而五檠梁輅也騎而駟駟騶也器而夾矛鏐鏐也皆取之秦而中國不與焉其人勇于爭鬪至婦人女子猶不忌敵愾之意蓋今觀于豳曰采芣之詩而秦之風亦可概矣

讀秦風

兼葭水賢也其境使人悠然可思曠

秦

讀權輿

秦風十篇惟權輿最賢不終也魏二篇詩國篇皆衰亂之風焉而秦駉駉乎向壯未有開之者也天意哉天意哉

陳風

讀宛在

鄭俗之濫水土之氣之爲之也陳非水上氣之爲之也陳在豫州之東西望外方東不及諸無名山大川非有河流所泄而獨以其得感大

五經讀

詩經

末

姬之化婦人尊貴好樂巫覡歌舞之事卒之定丘東門之粉應之其風自衡門而外若東門之池東門之楊墓門鵲巢乃出無非是者至株林而極矣繫聞于似女而禍生于馬旆楚師既入離稷爲墟述其所自祖宗之示其子孫固不易哉

檜風

讀素冠

上古質朴心喪父母有終身之哀痛焉中世

清心不可滿也于是制爲喪服緣情以爲之節
文非止于三年然而達之則是無已也至春秋
而廢久矣悲夫

讀匪風

匪風下泉之漸也吾于此益以知世道之入人
深也是故伯者之事方功而人已數王者之事
易世而人猶思

曹風

讀鴉鵂

五經讀

詩經

尤

夫人心之貴一也萬以歸一而道不狃一以御
萬而道不窮虞廷之一亦若是而已心結于一
而儀託之以外流故善觀君子者叩人于威儀
之間以識學之所至而窺其得道淺深之候叩
思君子者亦或結其生平一容一貌一冠一帶
用志其所好以想見其人此鴉鵂所爲善吟也

讀下泉

政之虐也神明如君子以漸及焉穰而肅
著理有固然無足恠者曹爲細已其

下泉又思治也是以變風終于此而受之以幽
陶風

讀七月

仰觀星日霜露之變俯察昆蟲草木之化以知
天時以授民事女服事乎內男服事乎外上以
誠愛下下以忠利上父父子子夫夫婦婦養老
而慈幼食力而助弱其祭祀也時其燕饗也節
此七月之義也王氏之說可謂深得詩人之旨
夫幽王業之所基也幽之稼穡王業之基也萬
物榮于黃而幽之士因之故地利耕稼其俗朴
茂少文而又得君上風之故其人樂耕稼六耕
稼則國富且又淳也然必知農家之作苦祖宗
之勤勞而自逸亦少衰矣故周公作七月與無
逸相表裏焉

讀鴉鵂東山破斧伐柯九戩狼跋

于鴉鵂知成王周公君臣之際其變爲已甚矣
微周公之忠聖其孰克正之美哉公且之爲周
也外不肖天下之謗而私其迹必使我子孫

承而宗祀不絕也內實達天下之道而公其心
曰必使我君臣相安而禍亂不作深乎深乎安
家者所以安天下也存我者所以厚蒼生也斯
其所以爲聖而鳴鵠之變戡矣東征之役破斧
缺斨然非征武庚武庚之征當在二年之後耳
夫武庚流言其勢不得不避避而有二公居中
天下亦必不搖夫周公固武庚挾以爲質者也
避而武庚之謀細矣公之避也內以遠嫌而外
必假之事以自託然後君臣之間安而又不貽

五經讀

詩經

圭

國家以疑大臣之名陰壓奸臣之氣而陽尊朝
廷之體蓋周公之避又武庚快以爲計者也假
事以自託而武庚之謀又細矣故東征者周公
所爲避亦周公所爲假也東征其擁兵自衛乎
而又非也此又公微權之所寄也內實以鐘鼓
之靈自張陰察乎奸邪之變而外假之東征之
事以自託然後其體尊而奸不疑夫至二年乃
知流言之主名則祿父之爲計誠深要亦去其
所挾之質而又外攝于久駐之兵威故遲遲而

踪跡始露耳不然者旬日之間不已顯然有所
出事也哉鳴鵠征東一時庶知流言之主名而
貽之王引嫌不得顯言之防變又不得誦言之
也適有風雨之變趣召公而公歸始決策討之
耳其不移師擊之何也公之所不敢出也且師
老矣休息慰勞焉而後用之伐柯猥跋九戔三
詩東人愛公深矣而未知所以愛公也夫朝廷
方疑公未釋也卽公豈樂于得人心若此哉

小雅總論

五經讀

詩經

圭

小雅先大雅何也古之人主不如後世之自尊
先爲之燕享以接之又非以醉飽爲德而已爲
之詩歌歡欣和說以盡上下之情先小雅見慈
惠之盡焉見謙冲之心焉且夫物之情也先小
而後大風盡而小雅小雅盡而大雅大雅盡而
頌有漸焉爾矣此小雅之與正大雅也音節不
同猶天冠地履矣而不相及也至節南山以下
諸篇其感時思難憂譏畏譏如出一人抑何以
別大小也哉且小雅燕享之詩卽不謂其何

登歌也小雅七十四篇周公諸人所作之詩僅十六篇而已六月而下有變之端焉微宣王有志諸侯效官而天下變于是乎遽矣蓋魏六篇而汚水又作也然自汚水至我行其野民雖憂亂離困視節彼而後讀之尚無傷切之意焉且鶴鳴借他山以攻過自駒托空谷以留賢於十詩之中得二美焉噫嘻宣王中典之烈豈小補已乎斯于而宮室治也無羊而畜產饒也振綱典起不駸駸舊觀哉一傳而幽王繼之而節南山遂出矣正小雅十六篇變小雅無論其他卽自節南山以逮鼓鐘已十八篇一何多也其中有穫焉者孔子胡不刪諸則欲觀之者明幽王之禍烈也厲王之變亟矣豈無憂亂之詩而不槩見何也則孔子削之也美宣王也非純美宣王所以深刺平王也又以明作春秋之意頌亡而變雅變而亡天下之亂不極而雅不亡天下之亂不極而雅不亡春秋作焉則孔子強爲之以亂天下其於事爲太多矣楚茨信南山甫

田大田四詩或謂雅變之可正也其雅變之可正云何雅之更端也飲幽雅以息老物之德先王一日之澤深矣固也自是而瞻彼洛矣至示救得十篇焉惟青蠅惡讒其他諸詩抑何諄諄鹿鳴天保之選也非盛德之世無此氣象非聖賢之徒無此結撰其宣王燕飲之詩乎不於節南山之前而置諸此何也則聖人微意之所存也所以起問者見是非焉幽王之禍極而接乎平王以入春秋孔子蓋直斷之以爲雅之變止於鼓鐘而已矣雖然一治一亂生入之道變而不正是天下無邦也且又不欲明以春秋撥亂反正之權自予而迂其事以隱之也故繼之以楚茨明周天命之所以誕受服田美報而風俗淳人心厚瞻彼裳裳之治勃焉久之而後爲角弓以下十二篇而不純乎亂離之象則春秋之迹泯而循環之用彰矣然人不知瞻彼洛矣以下爲宣王之詩不幾使人謂平王實能此乎不耶孔子固已示其可知之微也何也節南山

五經讀

詩經

奎

後已明著褒姒之名其至鼓鐘爲幽王之世之詩夫人而能知也亦極亂耳幽王之不能爲禮洛也不待辯也未幾入平王之季而接乎春秋使乎王猶歌贈洛而來也卽又何必爲春秋之作也哉春秋之作而爲詩亡之故也則贈洛以下之爲宣王之詩又何惟焉或謂角弓十二篇類國風而列于雅何也雅天子燕享之詩也迨其變也而朝廷之上畿甸之間臣工士女雜附焉臣工之附也蒙天子也士女之附也蒙臣工也相沿失而不自知孔子刪之不能刪也又以爲借以觀世變而立教焉夫雅之降也一降而爲六月再降而爲河水三降而爲節南山雅降而後爲雅雅亡而亦復爲雅降與亡之極乃轉而爲春秋未始轉而爲王風夫黍離而下已降爲王風以爲未始爲王風何也此迂儒無識之談也王風指王城而言之耳王城自有風何與天子之雅也哉且降誰降之也時王降之手孔子刪詩至以其私意而貶天子其又何以訓且

五經讀

詩經

奎

雅變降而爲風則都人士諸篇音節俱肖風何不斷而畀之而待盡于何草不黃也故曰此迂儒無識之譚也周而獨非王畿甸之詩乎不遂入雅何也當周初盛時雅自雅而已天子有風焉卽甚禪然風也與王風竝焉也迨後而畿甸之詩始附于雅不然角弓諸詩其爲變風而已矣故世之衰也天下之風皆變而天子獨受其變雅之名由是觀之風之敝也升而爲二雅而雅之敝也不降而爲國風

讀鹿鳴

古之人君以賓禮待其臣而見於鹿鳴夫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然周行之示一言之而已周行之示一言之而已者不欲數數然傷其飲食之心也故其氣益溫其辭益緩而其情也益至

讀四牡

先日將父而後日將母者尊父也既日將母又日將母不親母也此孝子之志人情之常

讀皇皇者華

范氏曰臣欲助其君之德必求賢以自助非也此相臣之體而非使臣之事諷諫度詢有二義焉一日審其國之政典以酬應于其邦以納獻于天子一日察其民之疾苦以觀其形勢之所伏以誌其利害之所存如是焉而已

讀常棣

周道親親以相及也棠棣之作周公蓋感然于三叔之刑其志切其情哀其日喪亂既平既安

五經讀

詩經

卷

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此已中三叔之病矣承平之後嫌隙遂生勢位之疑事會之激武庚雖勝國之孽乎且引爲我友生愛我勝骨肉也

讀伐木

朋友之燕也當有爵本之恩焉僅飲食過從而已後世之敗德多矣

讀采芣

君五至而臣始一答焉不敢迭相倡和者無適也郊特牲而社稷大牢天子遠詩侯諸侯腊周

之義也此物此志而已矣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爲爾德其爲語也深其爲祝也善

讀采芣出車

何奴天之驕子自儼稅之世而已然矣與西戎相煽而起北大而西小伐西戎所以斷其右臂也

讀秋杜

車之堅者敝師老矣卒遇冠不可用也此所以

五經讀

詩經

卷

期逝不至而多爲恤也何者悲傷私情也至此多此憂焉其曲而中也夫

讀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

儀禮云歌魚麗笙山夷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山儀其分配之義何若我未之前聞也魚麗薦魚而日以燕也兩目相承而物麗焉禮之鱸魴魴魴鯉鯉不一而足也一發五矜一發五光如一焉德產之致也此雍產耳嘉魚則荊物矣文王化行江漢君子于是享其寶焉

魚麗騶虞之配也嘉魚鱗趾之配也從其類焉
爵也何也麟居身牛尾而馬蹄嘉魚鯉質而鱗
鱗肌麟得土氣性似父母水氣性似母蓋水為
土妃攝精而生之嘉魚水物水也鱗肌土也南
方火丙火又火也五行之用處其三焉南有嘉
魚之君子猶然公子公姓而已矣南山有臺諸
侯所以答魚麗樂章也萬壽無期萬壽無疆豈
臣子所可居之事哉

讀麥蕭湛露二篇

五經讀

无

二章俱以露言非直興也天子宴諸侯澤莫厚
焉而汙而瀼而泥而濃有加無已矣方夜而虞
陽暉其時抑何長也豐草質猶薄也棘有赤心
桐有清韻其被潤澤而大豐美也宜哉

讀彤弓菁莪

彤弓武治也菁莪文治也

讀六月

何奴狄高馬肥六月內侵非法也兵於夏為夜
而興師焉亦非法也然不得已而應之者也何

奴整居則聚集矣又法嚴矣至於涇陽而何應
之緩也至于太原而遂捨之近也不得已之心
也悅禮樂而可將中軍也敦孝友而可參軍事
也古人所重如此

讀采芑

王剪伐楚用六十萬方叔伐楚用三十萬古人
出師未有若斯之盛者元戎十乘可為軍鋒豈
蠻荆更勁于北狄乎大抵宣王之伐楚用聲以
聾之也三千之車與元老之方叔一而已矣

五經讀

平

讀車攻吉日

東萊呂氏之語而朱子采之曰車攻吉日所以
為復古者何也蓋蒐狩之禮可以見王賦之復
焉可以見軍容之盛焉可以見師律之嚴焉可
以見上下之情焉可以見綜理之周焉美哉言
也其觀古深矣然此亦宣王微權之所在也天
下新服不可不借蒐狩之禮略地而會諸侯以
振耀其甲兵是故天王狩于河陽因狩而行朝
禮文公之微權也車攻吉日狩于東都因狩而

行會禮宜王之微權也

讀鴻鴈

斯干真王居也鴻鴈與民居也先斯干何也宣王勤民也

讀庭燎

齊之興也戒親朝焉周之中興也戒親朝焉未盈而以爲盈未至而以爲至心境之自造也齊也后警之宣王自警之夫非自警之也姜后脫耳何居內助之功豈眇哉

五經讀

詩經

圭

讀河水鶴鳴

河水周始亂也有忠厚反已之意焉君子辭也鶴鳴各自爲意而不相屬其絕句之權與歟

讀祈父

國之大命寄于將天子必有所私之將將軍必有所私之士視其所異者而陰厚之我能與之死乃能與之俱生我能與之亡乃能與之俱存平日不恤其饑寒至今爪牙之士不得內傾立母而欲使之爭一旦之命難矣

讀自駒

自駒留賢也自朱色客宋號言授之繫以繫其馬頌之有客已言之矣其諸留微子與其子孫之詩與

讀黃鳥

異國之不見容猶可言也親戚之不見容不可言也宣王初年民周還定安集也未幾而黃鳥二篇作焉宣王之志荒矣

讀斯干無羊

五經讀

詩經

圭

卜夢之說惟人以其意言之未知其果安在也能罷虺蛇之夢非祥也妖也能罷不知何如若虺蛇其應蓋在褒姒也虺蛇之性何所不毒焉牧人之夢尤妖矣衆何以爲魚也民其魚乎旄何以爲麟也小其大乎不數十年諸侯分爭神州陸沉而徐吳楚越滌名上滄于天子昔時宮室之盛物產之饒一旦鞠爲茂草而滂爲烏有悲夫

讀節南山

節南山周升降之一大機也王任尹氏尹氏不自爲政復任嬖嬖之小人小人習亂喜怒不當此豈可以應仕哉然家父作詩自表其出于已以身當尹氏之怒而不辭而尹氏迄未聞有以罪之家父之貞與家父之族固自可知而尹氏亦或怒已而自反矣

讀正月

正月繁霜陰氣盛褻嫺之應民之訛言反復識者自痛島之止誰屋也夫人定勝天天定亦能

五經讀

詩經

韋

勝人然天意不可知乃人事則有大可恃者君臣自賢使方正之士局天而跡地身廢不用而赫赫宗周其不敗于一婦人之手者幾希至此始求助晚矣夫時事若此吾生不已憂矣乎彼擁親戚而樂富健亦安知卑獨之臣之憂及此讀十月之交

國家有失道之愆天乃先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惟異以警懼之而皇父不知自變方與其私屬羣小爲遷都之計賄賂公行名爵

自濫使君子畏威承命敢怒而不敢言至求自逸超然利害之外而不可得所爲如此卽何以謝天變乎

讀雨無正

昊天不弔使天變人離而王惡不悛此時正當畏慎持之傾泄泄爲乎卽正直難容名節難貶然君臣之義重矣詭辭去之豈相望者哉

讀小旻

甚矣人主之惑于謀也哉行道築舍之言紛紛

五經讀

詩經

韋

豈謂國無人而奈何以國嘗也彼小人之慮淺顧專與謀之禍之至也君子有凜凜懼其不免者矣

讀小宛

夫君子毋自試于亂當念其生之者也酒之流生禍豈日積月固然一成不可更乎交勉焉王喜陷人于刑不可不如溫人之所爲矣

讀小弁

小弁無罪見廢所圖在

人主之

之親也猶不能使之得所以爲心憂推其忍述其所由令人慨然大息於讒人之日夜窺伺太子之短而媒孽之意喜小弁幾不保其躬職此之故歟

讀巧言

大夫之傷于讒也天爲之非天爲之若爲之彼宜怒而不怒不宜信而信始以空善類而卒以空國此其事一恒人得而辯之而竟不悟何也然猶可幸者其讒人材薄黨衆也夫

五經讀

詩經

韋

讀何人斯巷伯二篇

何人斯之題讒也怨巷伯之題讒也刻巷伯之禍酷也簡兮巷伯俱以賢人困於卑辱悲夫

讀谷風

詩兩谷風其情苦而其辭悲

讀蓼莪

心之爲轉義之爲藹孝子之志於兩詩見之

讀大東

關東諸侯之不貢也於京車馬金貝東諸侯

於小東大東見周天子之罪

讀四月北山大車小明鼓鐘

天有四時而春盛德在木其政仁四月之詩獨缺焉詩人之微也日是征役紛紛北山以賢力獨勞大車以憂思自病小明以過期致怨而王方流連淮上不廢其琴瑟笙簧之娛故鼓鐘作焉而王氣盡矣物不可以終盡故受之楚茨繼焉

讀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

五經讀

詩經

韋

先王之道也重農而尊神以極其節所爲交神明逮羣下非盛德不臻焉獨言蒸嘗春夏二時關焉物未大出也祭祈博求之義也於彼乎於此乎凡祭之道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內外之官君婦莫莫神於是乎耆飲食矣尸起而燕私也天子之祭與天下樂之諸侯之祭與竟內樂之公卿之祭與諸父昆弟樂之信南山有瓜瓞也薦之也毛血告幽全之物也告幽全之物者貴純之道焉爾矣周人之祭鬱合醴臭使氣達于

淵泉川血替合之黍稷而實以蕭燔之使氣達於墻屋人死魂歸于天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無徇甫田維莠明明而公卿易之地廣而人工修也髦士出于農也可以觀古人重農之意焉可以觀古人取士之法焉工之修巧商之闢智而弗與也正心術之道也迎田祖蜡祭也伊耆氏誌之矣百日之蜡一日之澤一張一弛文武之道歸焉爾大田不盡利也大道之行也貨惡其棄于地穡稷遺秉伊寡婦取之豐

五經讀本

詩經

卷

年之應惠窮之心天物之重具見焉合四詩而知周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

讀瞻洛裳裳桑扈鴛鴦頌弁車牽青蠅初

筵魚藻采菽

瞻洛至車攻一時之詩也諸侯朝天子于狩所懾于六師之威已焉天子答見之裳裳而因以桑扈燕之未覲而心慙也既覲而心駕矣至飲燕之際於收歛敬慎諄諄如也而戒其傲意可知已天保爾其君也古人之質也且親親也鴛

鴛乃不敢爾其君也宣王之世諸侯引嫌焉鴛矣頌弁猶棠棣之志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好賢之至而車牽施之季女咸之感少女可以見天地之情車牽之思季女可以觀理義之正青蠅何居而問于諸詩之中也我未之前聞也或為其時事諷而戒諸則猶然盛世之音也若然則與賓之初筵同是物矣賓之初筵疑非武公之詩也天子飲燕設事以戒云爾武公卽啓聖

五經讀本

詩經

卷

在鎬者也裳裳瞻洛無錫予采菽荅魚藻有錫予洛儔焉耳諸侯之朝于鎬又加勸焉爾也

讀角弓苑柳都人士采芣黍苗隰桑白華

綿蠻瓠集漸漸之石荇之華何草不黃

角弓以下諸篇疑皆出宣之季卽白華為中后所為乎鳥從而據諸不然雜取宣王之差下者與幽王之差上者或平王初年之詩而混出之使後人不得尋其迹以示闢大謫隱諱與角弓白駒教孫之喻若指言之而事不可考宜

愛友母弟昨諸其而親之豈其有此或告誡之
語若康誥之書歟苑柳雖乎親之者也此殆幽
王之時也大戎之禍靖天下復見周官滅儀而
嘆息焉民未忘周也哉采綠厚室家也風也黍
苗周厚中無已也一申伯耳崧高爲大雅黍苗
爲小雅我未之前聞也隰桑亦風也與采綠無
以擇也緝蠻而下獨匏葉於燕享之義斯庶幾
之卽漸漸之石若之華何草不黃不居然變風
哉而升于雅夫風可升于雅卽雅已自以矣况

五經讀

詩經

堯

乎其升者又其變焉者也

大雅總論

正大雅自文王而下蓋十篇民勞旣甚而板蕩
始出也正大雅多周公及召公所爲之詩歌咏
文武之德上及于太王王季而達之公劉后稷
以戒成王明先世明德顯功且追言耕稼遷營
忠厚勤勞本其天命之所以誕受而王業所由
始蓋博宏大宏深稱性命之文焉成王受之身致
隆平太和蒸洽而鳳凰鳴焉協氣之應也治之

極也無乎不陂無往不復板蕩其周之始衰乎
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文王以敬德格天以薄
考作人抑之戒斯庶幾之持此道也可以定繫
宗之變而中興也愛民懼灾庸功親賢懷疾詩
武迹其所由蓋姜后脫珥之功爲多大美大姬
大姒之徽音允乎其嗣之也非然胡長古傾城
宜王之業一旦而成瞻卬也至召吳而大雅之
變極矣周東焉而春秋遂作故詩以表裏乎春
秋

五經讀

詩經

甲

大雅之中行葦旣醉易鸞假樂四詩于受釐陳
戒之義何居考其聲詩格韻與小雅何彬彬也
君燕其臣臣媚其君蓋居然燕享之詩矣前乎
此追本后稷也後乎此追本公劉也其文義不
屬也然則何說以處于此小雅燕臣者所以待
賓客朋友勞役使臣兄弟朝覲有功之詩卽燕
用焉猶是也未有及于祭祀者也大雅受釐則
戒頌肅燕毛其主祭祀也均焉爾蓋有大焉者
矣四詩何以知爲祭祀也其頌禱也夫

大雅也。大雅之爲燕毛也，是不能爲豳風七月小雅。天保解也。萬壽無疆，與壽考維祺，君子萬年之語，無以擇也。奚所據而大雅之而又以爲燕毛之詩也哉？行葦之燕者，未有據也。而天保則知之矣。假樂之各者，未有據也。而鳧鷖則知之矣。公尸嘉告，公尸來燕，非爲祭祀也。胡爲而尸之也？四詩雜于生民，爲公劉之間何也？先乎此，周公所爲也。後乎此，召公所爲也。召公雖咏公劉，然其意在戒成王以民事，蓋平居嘗陳之，非爲受釐後而歌之者。至周公所爲，則歌咏武王之德，以推太王而遠及后稷，及太姜太姬太姬，固祭祀後歌之，非祭祀後不以歌也。所謂受釐陳戒者也。夫自文王推之以至于后稷，而人道竭矣。則姑與燕飲，而柰之何？無詩以備其官也哉？四詩之作也，不得不作也。四詩作于生民之後，不得不後也。

篇公劉召公詩及之者有二義焉。近而文武王季太王遠而后稷，周公既言之，成王既知之，公

五經讀

詩經

聖

則未知乎公劉之勤勞光大也。且近而文武王季太王也，其及之親親也。遠而后稷，其及之始祖焉。義而率之，不可以已也。獨未有及乎公劉者，以其非親，又以其非始也。召公則曰：公劉之勤勞光大也。武王追述宗德，業已克篤言之，固不在大宗之列乎而遺之也。

大小雅載衛武公之詩二焉。奚以不錄于衛也？以爲偶忘之乎？武公衛之賢也，而其詩風之精也。葉竹已志之矣。則何居乎而錄于雅也？且不

五經讀

詩經

聖

併錄之分而配大小也。曰：此孔子錄秦誓意也。夫錄秦誓以爲王事之近，而伯之修也。且夫子見微焉，以爲秦且代周也。衛武而後日失其序，則柰何其以秦誓例之而非也。衛伯玉之賢焉，衛臣之所無也。衛武公之賢焉，衛君之所無也。且天下之諸侯莫有及者，即周文武而下成康方之，蔑矣。其人非復衛侯也，其言非復衛風也。詰誓之言，削秦誓也。將奚錄諸而抑戒亦猶是焉而已矣。其分大小雅也，實之初筵指一節也。

而抑戒則全體矣且賓之初筵似有爲乎宴享而爲之者抑戒之語和而莊則固便于獻納者哉

召康公作大雅者三而附在假樂之後則不敢敵公也周公之留洛也儼然天子也致和邕二出儼然神明也畢公君陳已退庭王城矣畢公與周公未以敵言之也召公與周公亦未以敵言之也斯大雅序之意也然宣王之興也有召虎之命矣幽王之亂也有召公之思矣與召伯五經讀詩經

五經讀

詩經

聖

勞之之語若出一揆何也召公之後世有庸于周而周公之後易世其衰矣一也召公居外以分陝其棠志之矣而周公居中以運其功在輔精微也未易見焉二也

文王靈臺凡八篇其先七篇皆歌咏文王之德

大明兼言武王而猶未始特稱之也蓋靈臺而

後始及武王至生民遂及后稷矣則文王之功

固多于武王也雖然其自八篇乃言靈臺何也

斯周公所以戒後世土木宮室之微權也代學

而克之天子毗重焉其猶然無以壯觀也則伯王之不尊亦豈所以尊朝廷哉而在伐崇之後美已見乎天下乃稍稍計及祿祥之察則子孫

胡可無戒也且先世陶穴而已宮室焉乎先人侈矣文王平服卬康功田功能惡衣服不能卑宮室乎其以靈臺爲也則又文王所以詭爲窮奢極欲以自玷之微權也湯之不免于桀也其以身爲美稗也至究其所以則仲應之言曰惟王不適聲色不殖貨利而後湯之賢邇以見忌

五經讀

詩經

聖

耳文王伐崇而取之紂之疑周必自此始矣爲室爲沼關中彈丸地已自安之豈有志天下哉或謂聖人當無此夫求美女而進之獻洛西之地而後始脫身虎口也則孰謂聖人之無機權也

板蕩桑柔瞻卬召旻五篇與小雅節南山以下

止月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小弁巧言諸

篇其憂讒畏譏憫時病作其時其事其辭格無

不肖者乃獨分爲小雅而僅以篇首之小別之

自別之義胡取也且又安能盡小之也夫正大
小雅鑿鑿然也變雅遂不可知而或者謂即用
舊也即用舊又焉取大乎剛而定之也抑戒予
已論矣然竊未安焉大小雅未有諸侯之詩實
其中也實之初筵抑戒胡以誌也曰賢也春秋
記事之書紀叔姬卒卒之公孫叔肝卒卒之賢
而得書因體也而詩非然也誌武于衛誌二詩
于淇澳固不足爲衛重而序聖章章賢哉寤于
雅而後一以爲刺屬王一以爲誌武公一詩而
五經讀

詩經

聖

包之言易足信諸夫懿戒或佚焉吾徵諸詩序
而已矣
讀文王
一士也周用以興殷用以廢得士者昌失士者
亡信夫是詩也周公所爲作也吐哺握髮固不
已家法而父哉詩之語未有精于文王之篇者
也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曰穆穆文王於緝熙
敬止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周公之作易也已
窮數矣周公之作禮也已窮政矣其作書也入
五經讀

詩經

聖

語何烺烺也其作曲與雅與頌也渾渾乎風
乎而語語精深蓋自虞廷十六字而外無間焉
其可謂窮天人之學也夫

讀大明

紂之亡以妲己也而文之興以太姬也太姬天
之妹其維行也天贊之也夫上帝臨女此已有
其端矣有文王不得不有太姬也周雖所以速
也有文王太姬不得不有武王也雖所以應
也有保右而後有臨女其得天者素有榮也

終有拜伐其弋殷者和一曰大商再曰大商大其伐也又見詩人忠厚之意焉非武成之志也

讀終

古公之起也以西戎夫東方物之始生西方物之成就故起于西翟漸而至于夏焉夫能夏則大矣爪陰物也在穴亦陰物也不遷于岐而即安于隘陘日與犬戎爲伍其何保大之有圖之有戎難也天贊之也公劉中秋太王又中秋也則不宿之窳于戎其勢固至乎此爾周衰者屢

五經讀

詩經

罪

矣而卒以興公劉有狄難而太王有狄難而太文王有狄難而大有狄而後其國益徙而南有狄而後其民益屬而奮後世有狄惴惴焉卒制以凶悲夫難與狄隣至春秋而猶狄秦也古公太王未必爵侯威于惠州其如後世酋長焉耳今觀其制立經營而規模固已宏遠矣

讀終

棧機岐產也涇水岐流也蓋皆即日境之所及而興之也三章曰倬彼雲漢爲章于天此

時事乎章文章五星聚而關洛典雲漢章而散出追琢其章者周王也然而天授非人力也

讀旱麓

旱麓咏文王之德而卒不言其體其爲言也更

讀思齊

王季無特咏也而凡于皇矣之篇太姜無特咏也而凡于思齊之篇其凡之也親親也而無特咏何也太姜之德降任姒也王季亦然其古人

五經讀

詩經

果

之不欺也夫

讀皇矣

舜禹以匹夫崛起而居天子之位若其固有誅其君側之舊臣竄且伐其君素所寃貸之頑民而不以爲遽也天下亦復安于爲固然而不之恠至武王周公始及及乎其不安且汲汲乎其自白也武成之作皇矣之作皆此志也歷數其先世之明德顯功以爲自祖父之時已宜有天下久矣然天下亦因以不靖入誥撫之而猶

惡其不勝曰天曰帝天也帝也矯誣者固不巳
藉口哉

讀下武

不言武王之德僅曰配命則已通諸天矣僅曰
繩祖則已合諸先矣不言者深言之也

讀文王有聲

伐崇文王講武也辟雍文王修文也文王有造
始之勞曰匪亟其欲以孝先也武王享續終之
安曰武王豈不仕以貽後也所謂能言豪傑意

五經讀

詩經

完

中事也

讀生民

板板除之義以禱于郊以板除不祥故用弓矢
後世射孤星卽其遺也先生如達達小羊也後
世謂胡人爲達子蓋本諸此夫后稷之生也數
見神靈發歆一也不斯副二也牛羊字茂林會
鳥翼翟三也麻麥美四也千萬世粒食所由滋
也八百年血食所由榮也非苟焉而已

讀篤公劉

太王之遷也以迫逐公劉之遷非以迫逐也擇
而取之也富庶之後而遷都故其後遂大西夷
留黃河之曲土地肥美宜稻蓋黃河在天下皆
害而在河西獨利積倉儲糧固然耳古者之建
國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甘審其土地
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製里制宅
夫定軍賦也取厲鍛也爲政有三取材有五誰
能去之公劉始遷之時卽治及此有備也夫

讀卷阿

五經讀

詩經

幸

召公思去而周公留之以爲鳴易之不聞也至
召公留而遊于卷阿乃自矢鳳凰之歌猗歟盛
矣身相四朝其造于周豈淺哉

讀民勞

讀民勞而知周之速敝也成王三世而問水濱
也四世而天下將有車轍馬跡焉七世爲汾矣
民勞矣詭隨作矣十世而爲東遷自四十九年
接乎隱公之元年而入春秋其王歸明也來聘
也錫命會葬也求金求車也其其主也其陪隸

也而已矣然則周之爲周其亡也最後而其弱也最先

讀板蕩

板刺厲王也其似刺同列託也惟民勞亦然至蕩而亂益深矣其每章以文王發端亦託也託同列指言時事也託文王乃不指言時事託同列可盡言也託文王尤可盡言也文王尊且所刺譏又在勝國夫在勝國于是益展其言故曰亂益深也

五經讀

詩經

卷

讀桑柔

古今之亂未有如周之亟者也數十傳積德而興七世而遂亂故以桑柔爲此諸侯蠶食之矣周之于物象瓜也桑也瓜其美而善潰桑盛而柔周以忠厚立國而尚文歸焉故牛祖宗貽謀卽能延其世也然遂數傳而不振吁柔之道固不利遠也哉

讀雲漢

雲漢憂旱也宣王于是爲知本矣是宜中興有

恤民之心後世之早也至欲焚巫尪夫實則不至而求諸愚婦人不亦末乎

讀崧高蒸民韓奕

崧高蒸民韓奕皆詩人作以送諸侯者也當宣王之興也諸侯效官焉然錫子亦甚矣且駸駸乎有外重內輕之勢三君之德豈誠足當詩人之稱而極口譽之也吉甫召伯厥父亦烏知乎其非與主也哉不再傳而申伯遂召大戎仲山甫在乎否乎乃不得班于劉卷王子虎矣韓奕

五經讀

詩經

卷

伯百夷而馬四匹盧弓矢千則胡以錫文侯也惟不能扞王于艱也故知三詩之所稱皆過也城謝城齊城韓皆天子命侯以監之宣王以前可知也無何而入春秋齊之伯也城邢城楚在城緣陵獨城邢爲美然皆專也晉之伯也城虎牢城杞城成周獨城周無議然其專者多矣世變之日甚而王室之弱爲已遠可慨哉

讀江漢常武瞻卬常旻

周之高宗周之宣王皆以兵起宣王北却猃狁

東征徐淮南征荆楚其征徐責其不來庭耳非
有洛名上淹之事淮當倣然楚之僭王也自熊
通始實當平王之三十年卽幽王之世無有也
其伐之猶伐徐淮而已矣然采芑入小雅而江
漢常武入大雅何也夫宣王命將出師王靈丕
振一傳而爲瞻卬召旻其于變爲已遽矣使宣
王之後第以中主繼之猶不失作元成也幽王
豈有冀焉瞻卬之言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而
召旻仍仍以思召公使召虎南仲程伯諸人而
五經讀詩經

章

三頌總論

詩有四風也小雅也大雅也三頌也頌于詩爲
最尊美盛德之形容告成功于神明事神之道
視燕享受釐陳戒有加焉其後之何也風而雅
雅而頌邇而尊之已焉且人事終而鬼事始微
風以德化感民庶雅之君臣以惠益下清道
德襄上志欲其祀夏配天收天下之豫以薦帝
享祖蔑由也頌之語視雅莊視風尤莊何也

神之道加肅焉爾也風一事也而疊言之卽雅
亦多有此風主詠嘆雅主歌詠而頌則無是也
事神之道加肅焉爾也周頌爲章者一魯商二
頌爲章者不一不一則亦有疊言者矣商頌小
球大球小共大共以外無有焉不如魯頌之疊
之也則魯不敢純擬周也文與時異且作者往
往不必皆聖賢之徒其脉浮而疎其語誇而肆
君子有微議已焉先文王何也周之王英文王
力也武王續終而已雅之先文王也頌之先文
王也一也王季周近親也雅別見于他篇而頌
則杳然矣闕也不然我未之前聞也武之頌閔
八篇而始及之十八篇而始專及之其或詮次
之無義乎不然我未之前聞也詩之爲詩也率
爲有韻之文至周頌不然載芟振古如茲以爲
不叶聲寧今韻則清廟句相德廟斯又何以說
焉後世之爲古樂府也未嘗無韻也而獨闕之
我未之前聞也周頌僅數語愈讀而愈見焉愈
讀而愈有焉所謂周公升歌清廟苟在廟中常

五經讀詩經

音

五經讀

詩經

卷

見文王者快然如復見文王焉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壹唱而三嘆有遺音者矣然非獨清廟也此以爲聖人之文本性情而出言也郊社之禮山川之祭莫有大焉者矣無詩焉我將非特舉也暗適亦非特舉也以爲尊而不敢以簡遠乎易曰雷出地奮先王以作樂殷薦上帝樂必有章章必有詩而烏乎默之且饗田薦饋靡所弗具而獨闕此也我未之前聞也古者新年于田祖則飲豳雅以樂田畯祭蜡則歌豳頌以息老物祈年始事祭蜡終事故分雅頌焉又樂田畯燕享之道息老物與成功協焉耳則莫如其篇章之所在也于是以小雅楚茨信南山大川篇疑于陶者附爲陶雅以周頌思文臣工噫噫豐年載芟良耜六篇疑于陶者附爲陶頌則莫有非之者也然思文以下五篇無疑焉而思文則否夫王季無頌君子升之畧后穆其始祖者哉因其頌思文之德偶肯于陶而遂移用之而祀后稷之道不尊矣弊獨有頌何也用天子

五經讀

詩經

卷

之禮樂焉欲已諸焉得而已諸且諸侯皆有祖也則皆有祭也祭焉未有暗而將事者豈其無樂豈其無詩而詩則未有不以頌名者也夫頌樂之章也是即樂也間有禁川天子之禮樂者矣未間有禁川禮樂者矣則頌無國無之而特不予其頌受命成功之事若周頌之爲之也者且列國之頌載之不勝載焉其闕之也夫嘗用天子之禮則不可知謂其用天子之樂果于何而據諸春秋考仲子之宮始書曰初獻六羽初者却辭胡氏以爲先用八也先用八豈謂伯禽之時而遂用之若樂之章則盡之乎魯頌矣祇見其不及焉未覩其僭之者也周公微論功勞夫非魯始祖乎頌斷自魯公而下而一言不及周公夫春秋立武宮立廟宮固過然何至其始祖併闕略如此此必先有焉而後遂述也孔子欲益之而不能益也若究其用天子之事則胡所指爲受命成功之語若三家之歌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者乎則其僭者乎頌無國無之而魯

獨載獨此可精以生贊議耳其或孔子私焉未
可知不然則孔子欲削之而不能削也錄商頌
何也宋先代之後法得用天子禮樂祀其先祖
其語皆天子之樂章也祀非天子之後乎陳非
天子之後乎川諸則皆得用也錄諸則皆得錄
也而二國闕焉或曰遠也祀不足徵孔子惜焉
春秋之中祀用夷禮以終其身兒能即川先代
之樂乎而又况陳遠者乎則吾未知其說之當
也吳與中國遠也吳子季世也則其使札來聘

五經讀

詩經

卷

得歷觀乎列國之樂而辨其政治之得失有見
舞大夏者矣有爲之歌詔者矣即孔子且于齊
聞之豈有泯焉然則胡然而闕之而獨載商頌
則孔子私之也孔子私之奈何孔子非魯之臣
子而商之苗裔乎哉且得商頌十二篇歸以祀
其先王者何氏之祖也蓋不勝欽然已焉故錄
之况吾又疑乎陳與祀之詩所存無幾而不成
錄魯頌錄于商頌之前何止書之費吾先之矣
商頌自比于秦晉若託于收錄幾編者然曰

姑以自諱乎蓋實子而文不予夫天下不以文
予夫子夫子以爲主人耳其讀而闕其傳則未
知已之有罪焉耳商頌時代居于周之前而語
明白易曉勝于周頌何也微獨詩也盤庚詰邪
古今稱之然讀之反若今人之語至八誥之文
若厥若蕤及撫事如予若亦厥君先敬勞若克
闕于乃邑謀介固不已八索九丘之言乎哉晉
承漢魏之後而其文乃多強造之語斯亦文與
時異焉即何論商周二頌也夫詩風有刪雅與

五經讀

詩經

卷

頌無刪而頌尤無刪其去十之九除周召二南
豳風一編宜皆在十二國矣今即存十之一亦
安見其不可復刪哉雅已廢向莊矣若頌固定
其祀何祖之詩其以意刪之孰從而刪之故先
儒于雅頌獨曰幾缺者補失次者序胡以不言
刪也惟不事刪也商之尚以自魯何居乎而自
壯也退與宋班焉不敢純擬周何謂周公嫌也
嫌嫌爲當王也其子孫川驛何無嫌無嫌何非
以王禮享矣夫周之封魯也周公拜乎前魯公

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故嘗祭
周公自杜魯公用駢剛羣公不毛有祿焉爾矣
其盛也周公盛魯公肅羣公崇猶是也頌中多
言僖公之事春秋十二公莫僖公賢焉春秋之
義有因褒以見貶者前乎僖爲代幾何也後乎
僖爲代幾何也獨舉僖公僖公賢也魯公乎人
之辭也商頌十二篇至刪詩之時而亡其七然
有天幸焉商不如魯之缺也始王者湯也中興
者武丁也那與列祖頌之矣殷武頌之矣商之
五經讀詩經
堯
中興有頌焉周之中興無頌焉宣王敦彼淮清
興高宗奮伐荆楚豈有異乎哉百世而後有繼
周者崇德象賢卽又何緣如周之存殷武也若
此者有司失其傳也夫雅有變頌無變也周之
不頌王季也宣王也魯之不頌周公也伯禽也
則似乎其變也故曰雅變而亡頌亡而變夫至
于有君不頌與夫無君可頌斯亦瞻卬召旻之
時已焉于是接乎春秋然詩亡而後春秋作春
秋作而後魯詩登于頌世變相尋之數可慨矣

夫

讀清廟

雍肅周之教也則文德基之矣大雅思齊之篇
稱文德雍雍在宮肅肅在廟而後成人有德小
子有造則駿奔于清廟者豈其不秉是焉有來
雍雍至止肅肅其猷也夫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蓋信乎其以寧也

讀維天之命

天以不已爲命人以不已爲德夫不已者學術
五經讀詩經
本
本體之統名也不已于異端不已于私欲則于
卦爲迷復爲冥豫其何德之有于是乎貴純純
者不雜其復小而辯物乎復之後而受之恒則
德一矣不已矣九卦皆反身修德以處變通之
事其當文王與紂之時耶

讀維清

緝熙文王之典當自緝熙文王之心始也有此
心祭之小始終以之矣無有踣蹙以臨者矣有
此心祭之大始終以之矣無有廢墮不修者矣

讀烈文

讀烈文而知周之君臣相愛無已也念其助祭之勞遂欲其世世子孫與周相始終而益昌大特戒其封靡若曰其自賈于罪戾其罪小其辜負上之恩私使上之人鬱其曲期之意其罪大蓋推心置腹之談有令人飲泣者矣然駕馭之權亦隱隱寓焉以爲苟有犯此者王法無私恩不爾貸也嗟嗟謂周獨忠厚歟哉

讀天作高山

五經讀

詩經

李

祖宗之建國也據形勢之便有天意焉有地利焉周太王于岐山用是道矣文王奄有天下三分之二幾于改物然先定根本而後能有所立以徐候乎天下之自集至于孫始用汧渭之地捐以予秦及詩有作而已知秦之候奄及終南駸駸乎吞八州而朝同列嗟嗟使子孫誠能保之卽何以有秦哉

讀吳天有成命

吳天有成命而知自虞廷十六字以來

如成王事心之精者也宏深靜密之中其光不滅命于此基世于此靖夫緝熙文王所以事心也成王有焉厥終堊絕之際不安于婦人女子之手發經遠保世之言其緝之微也夫

讀我將

郊焉以后稷配天也所以尊后稷也明堂焉以文王配帝也所以親文王也尊尊而親親周道備矣夫未祭也先盡其所爲法文者而又能致其來享之神已祭之尤盡其所爲畏天者而後無負其既右之意

五經讀

詩經

李

讀時邁

周當天命初受于唐虞夏商之統五帝迭生子孫更王天下其尊之也蓋以序焉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小其大球畏威懷德山川鬼神莫不宗事其時邁也所以昭明其受命更始之符以整齊侯度然自是四方知朝廷有威兵之意矣樂與賢才共守之噫周以忠厚立國卒以弱其居此矣夫

讀執競

無競維烈此詩人實辭亦詩人微辭也成康奄有四方至昭已有水濱之間矣奄有始創之辭亦強伯之辭成康守成且全盛也而曰奄有若張而大之然勉強索莫之意已在言外蓋追慕已焉則亦詩人之微焉耳

讀思文

曰文曰極曰常周人于后稷亦極尊事之矣周人于稼穡亦極尊崇之矣其德也溥而遠其脉也厚而長

讀臣工

讀臣工而知周之勤農也釐成受明君與天之命在焉蓋若斯之重矣新畬何也可以觀非田之所由制焉則初地曠民稀于時民勤于詘官勤于農而上之未闢草之未墾尚有待于新焉者矣後世其此寸尺之地相尋于上如魚鱗何能紛紛受井以滋爭擾哉

讀噫嘻

成王之世內無諸侯之類外無四夷之擾拱手受成率天下力三十里之間至萬人為朝民生不見兵革與其類熙熙田間禾麥被野此秦之所以富強也積之數世而穆王得展其廣大之氣將使天下皆有車轍馬跡而耗于遊幸也悲夫

讀振鷺

仍以國制而不改周以後無此也待以客禮而不臣周以後無此也微子之命猶有戒敷之詞

五經讀

詩經

李

至振鷺而益渾融矣無惡無數夙夜終譽之語抑何愛而婉也若恐傷其意者然噫嘻後世無望此矣當塗之待山陽典午之待歸命始終保全其去古猶近乃劉豫獨何心也哉

讀豐年

宣公大有年不識春秋與古者以為記瑞君子識之以為記異蓋太和在成康宇宙間故豐年慶豐年疊見于詩之所咏東門之逆魯宜預聞乎故其何明賜之有焉西戎之俗蕞栗于

年不敗然公劉有倉矣豐年有稌矣固已備其制也

讀有聲

合祭于祖而樂作焉薦之而已非達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尚聲周人尚臭聲者所為詔誥于天地之間臭者達于淵泉達于墻屋若曰于此乎于彼乎殷陽而周陰也殷姓從子周姓從姬義亦如是凡在廟中者羣臣列辟俱焉獨稱我客何也周于二王之後也凡有舉之莫有忘之者

五經讀

詩經

卷

讀潛

水澤腹堅始伐冰而幽有詩漁師始漁天子親往而潛有詩皆季冬事也然季冬命有司大雩旁磔出土牛以逆寒氣獨無詩紀其事何也母亦以其事近惟而其禮又近戲歟蓋十二月大雩也謂此月日經虛危司命二星在虛北司祿二星在司命北司中二星在司危北此四司者鬼官之長又墳四星在危東南墳墓四司之氣

能為厲鬼將來或為災厲故磔磔以攘除之其事之惟如此先王順俗置為官司官司之重其事亦所以職掌之使不亂也若形之詩歌則太重矣且事非有關於先祖之故為不頌

讀離

武成曰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夫紂不能安人皇天所為怒也而文王安之皇天所為燕也在平寧之世文德即能安人在亂離之世非文德而兼武德不能安人故曰文王一怒而

五經讀

詩經

卷

讀載見

載見辟王非諸侯助祭之詩乃新天子始謁武王之廟諸侯謁見以助祭焉新天子勞謝之辭載始也求厥章更始也龍旂以下天子車服也率見昭考新天子率之也辟公尊辭諸侯助祭

之詩固不得以此自備矣

讀有客

甚哉周人之愛微子猶東人之愛周公也微子之賢也觀其從考而知之矣然後世不免畏其畜養青材即不轉其愛而留之者爲忌而留之也哉微子其章文王之所以文王也而微子乃教琢其旅卒之淫威夷福以周相爲終始噫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讀武

五經讀

詩經

李

大武頌武王而言不過物烈而已嗣而已愛而已而原本于文王之開之也孝子不忍欺其親忠臣不忍欺其君

讀閔子訪落敬之小志

吾讀成王之詩深有意乎其人也而又思周公之教之深也抗世子法于伯禽于茲驗焉雖然此非成王之言也成王之爲世子也幼既免養猶之乎幼也且其人中材也當其顧命也憑王凡以見羣臣發經遠保世之言無惑焉已爾此

變未燥何爲者明辟尚未復子也而遽能爲性

命之語乎且訪落孰先周公不言及之即此

可以知其故矣小志或成王自爲之前三詩斷

非成王自爲之其非成王爲之孰爲之周公之

作諸語也皆手定之乃託於王則三詩獨與諸

雖然周公爲此何也則又其微權也託以誨焉

者也託于成王之自爲之以示羣臣之不可以

不訪而其所訪之語又陰爲之程使其日夜不

得不勉以令于其中蓋不覺其用意之所存而

五經讀

詩經

李

權隱矣一曰陟降于庭一曰陟降于家一曰陟

降于事非周公豈其能此故曰非成王自爲之

周公之爲之武庚間管蔡管蔡間王室人之無

良我以爲兄而任以東方之事而自贊也一桃

蠹也吾不知其爲鳥更不知其爲鳥而鳴梟也夫

物有大甘也必有大苦隨之成王之克成令主

也則集蓼之故也夫

讀載芣良非

農之爲事苦矣先王有道焉使之而忘其勞人

情莫不樂其羣主伯亞旅皆在焉均勞又聚語
也人情莫不樂所屬婦女自體氣體爲契又相
慰藉也人情莫不樂苗之秀與苗之實也驛驛
爾厭厭爾歸爾歸爾濟爾其無有已火之氣所
泄而雨水不時也其無有亥水之氣所淫而水
潦爲敗也其無有寅木之氣所損而五穀不實
也于時焉可自贖致用酒矣百日之蜡一日之
澤與主伯亞旅妻孥共之又非人情所樂乎而
必開之以祖妣之昇胡考之寧飲食之間有至
五經讀詩經
爲不獨以醉飽爲德而已所以示天下之孝
心王道也良耜猶是志也荼蓼朽而黍稷茂火
耕水耨古而有之然不及來牟何也一時敘事
不致詳也且月令孟春天子食麥麥以金王而
生火王而死又無與于耕于趾之時焉載芟無
稂壯而良耜有之非有隆殺互文焉爾也一則
曰古二則曰古以爲俗酒無傷也又教不忘所
自以崇原也王道也

黃錄示

請綏衣而緝審敬慎靖恭其見矣故祭則獲福
請酌桓齋

酌桓齋三篇抑何含蓄而不露也然其間亦隱
亦躍識者知其深焉遵養時晦或純臣也或奇
兵也未知其果安在也後世于師昧于遵養時
晦之義未達武心乃一切與天下相姑息不知
時一純熙是用大介蹻蹻乎若脫兔適不及距
矣實維爾公允師殆窺後世之弱勢弱政之事
已焉綏萬邦屢豐年固實事乎而難爲訓矣後
五經讀詩經
世烏乎不藉口也保右厥士于以四方其有大
風之思與當武王之時一戎衣而天下且大定
何有于家三叔之事亦惟在王宮邦君室則其
欲得士以安厥家也殆知有祿父之變也民獻
十夫以報功圖終又安知非武王陰養以助之
也乎文王既勤止其無受之又似數其祖父之
勤勞以告天下若曰我當受天命久矣天下之
人亦可以自靖而相安矣若禹以匹夫受唐虞
之天下嘿無一言若以爲固然而天下亦遂安

之至武周之際汲汲也世變也夫聖人因世變
不得已而為此聖人爲之風俗于是乎遂成後
世循焉而又爲其每下者噫嘻聖人之心成矣
數時繹思可繹而思者何物大封同姓大封異
姓神明之後或在祓畝夏商未有三恪之備也
至周亦求諸民間而祚之以土夫以文王之勤
而諸人人人得以自利欲入繹思之而不明告
其所以若曰我周無所私利如此是亦足以答
天下矣此正所爲慰安天下之人之心以求天
五經讀詩經

主

讀幾

般者盤也言盤樂也河非盡翁也由嶽夾之而
河身東由翁河則不由泛濫之河矣泛河者大
陸中河也或曰禹治河其利歷千百年至周

不怒

讀騶

夫爵祿不入其心牧羊而羊肥其于馬亦猶是
故心塞淵而騶斯衆思無邪而馬斯臧非有鬼
神理數然也夫信公有此馬僅一從桓公而老
死闢下悲夫

讀有騶

前之騶猶以車也今之騶乃僅以之給郵傳供
法駕而君臣相與酣飲鼓舞以爲樂魯之衰周

五經讀詩經

主

公已見其端矣

讀泮水

泮水興學也而顧其有武功蓋受成于學釋奠
于學文與武表裏焉古者有用之學不偏主如
此淮夷自會父以來與魯爲難幾與終始而入
春秋僅有盟戎追戎會戎之事初不聞淮夷何
也及其季也何踐引兵渡淮與中國會盟亦不
聞有淮夷何也魯初淮與徐並興蓋其後公
禘句王矣數百年間事多非舊淮夷戎

夫

讀闕宮

闕宮頌僖公也推本后稷太王文武周公魯公而後及莊公以逮僖公上原姜姬下及成風聲姜蓋依然大明之吉夫天子之尊諸侯不得以其屬而通之魯之祀也漸自周公以下以上之先王先公當推而遠之不敢擬于周也先王先公周有祀之者矣夫魯之祭周公亦異數焉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尊用黃目醴用玉琖

五經讀

詩經

卷三

大圭薦用玉雕纂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黿鼉升歌清廟冕而舞大武祔而舞大夏妹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狄之樂于太廟言廣魯于天下也彼誠有取焉爾僖公何居卽器數不過乎物而乃侈然遠及后稷太王武王也哉僖公中主成風嬖妾爾而儼然頌焉以乎人之辭也

商頌

讀那

商人尊鬼而尚聲聲者所以詔諸于天地之間聲召風風召氣氣召神然神懼其雜而集焉則有湯孫之思矣思者氣之精者也鬼神非其類也不至心有精氣而借聲以召之神無不格格者又烈祖已焉綴我思成位哉其綴也與

讀烈祖

思成語異而奇一曰綴我思成再曰賚我思成蓋一時之語嘗用之而周魯之頌不一見何也其出也後而刪也晚

五經讀

詩經

卷三

讀玄鳥

此祭武丁詩也商世以兵起武湯之後而有武丁光復舊物祀夏配天中興之運若自彼手創之矣故曰肇域彼四海雖然武丁所以能此者先據山河之險沃野千里握勢重以臨諸侯故中興之業爛焉豈苟而已哉

讀長發

商何以繼白招炬而用汙光紀王也玄鳥之子號爲玄王天意可知矣水德也而尚白何也白

者吾之母也周靈威仰固不東方乎而色尚赤
從其子而已且赤爲勝白故祭肺焉契爲司徒
而受大國小國至相土益大駿駸乎規模雄偉
矣湯應期而生當桀暴又當殷中衰也小球大
球小共大共豈伊異人非日躋莫冀已焉三孽
不數葛何也葛非桀黨而隨以兵何也肘腋之
禍不先翦之而虞後顧也章顧昆吾夏桀平敘
之而不殊何也不正其爲天子也不正其爲天
子而湯之師始不負于天下矣商中衰湯至降

五經讀

詩經

卷五

爲卿士非得阿衡左右之烏能愉快乎卿士非
謂伊尹也

讀殷武

荆楚叛服不常自殷世已然蓋三代用車且又
部西北一旦釋其長技而與荆楚爭舟楫之利
于數千里之外其勢不能無重發故桓公東馬
懸車而登卑耳懼山戎若拉朽然至總八國之
師僅得屈完一盟然亦殆矣高宗之治羌氏乃
不如治荆楚之勞也三年而後克之或遣將乎

抑自行也而留甘傳諸臣居守乎至其所以取
勝則又用奇兵也齊桓之服楚也先次于陘而
使楚人失其地利魏武之征馬超也日報超益
兵而操大喜蓋欲取羌隴之衆一鼓而平之高
宗蓋得此道而用之尤奇入其險阻政所以致
其兵衆也彼險阻已失師入腹中不悉衆出關
何爲迹高宗所爲其漢武之材也哉

五經讀

詩經

卷五

總論

禮自人道之多情也多情卽多費道多情卽多
叛道叛道而思以防之而不得不多予以所費
使人終日各隨其分以自贍足於情之中縱橫
充斥而卒軌於道以無所叛夫能使人縱橫充
斥而無所叛何物也則曰禮而已矣禮與樂相
爲昆季而究其實用之所存則禮爲亟夫禮者

五經讀禮記總論

十

飭也樂者飭之盡也禮事質而樂事文故禮之
分居先樂之分居後禮樂不可須斯去身究之
獨禮不可須斯去身耳夫禮事質固也要亦質
於樂焉爾實於人道爲至文人情安乎其所安
而不安乎其所不安禮者文也文之爲言猶曰
萬物得其理焉耳萬物得理而安得文而理禮
雖委曲煩重實緣情依性本於太乙般天降地
而生如是而理是之謂天理旣以養人之欲給
人之求使物遂其志願之所忻得而安而又委

曲繁重者比諸義而協隱諸心而是獲其於
欲後擅其公理而不曰聖人強我吁道至禮可
謂美矣故曰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夫
先正之言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於其
中矣此爲大之言非居實之言也夫物之爲理
同者相治異者相棄天高地下何預於禮而聖
人遂緣而制之聖人所緣而制禮者不在是也
聖人所緣而制禮者人情焉耳夫人情有所不
得已者聖人不禁彼其初若鳥獸然狉狉榛榛

五經讀禮記總論

十一

已耳人性最靈而效鳥獸之所爲將有不安於
心其事將不可久久於裸裎必有衣服之事焉
久於巢穴必有棟宇之事焉久於毛血必有烹
飪之事焉久於汗樽必有器皿之事焉久於無
父子無夫婦無君臣無朋友無兄弟必有備理
交際之事焉初以爲文於前世而後之人乃更
以爲質也以爲質而更文之益得乎萬物之欲
之所處而禮大備焉矣故禮者緣人情之所不
得已而生者也雖然不使人情自爲之而必符

制於聖人何也聖人者又靈于憑生者也人情
思養其欲給其求而以其意自爲之或之於俚
焉或之於濫焉本以供道之費或遂致道之叛
何者無所折衷焉耳聖人者萬物之所取衷也
且人人以其意自爲之其權散故聖人以權自
予而其道乃可行之萬世而無窮雖然禮以養
人之欲給人之求無禮焉既無以爲觀而安乎
人心之所不安然後世輒病禮之拘我何也此
殆有說焉當各察其情辭之所差未可以一端

五經讀

禮記總論

生

論也莊生之流情既放曠不樂簡束又欲原大
道於太初太素之先故曰禮者事之薄而僞之
首夫太初太素之道豈足以治既有之羣生哉
是放曠之情其訾禮爲一端也原於遠初不知
其不足以治中天與晚近其訾禮爲又一端也
此兩端者情辭各有其差之由也乃又有一端
入道趨文趨之不已遂至于窮而無所入其所
行之禮劫于世俗而強從之無以自返精神不
足以相配而物力不足以相文曰禮真病我聖

人真病我是養之不已而適以困欲給之不已
而適以困求此其訾禮固宜然豈禮之初意與
聖人之初制哉此又情辭所差之一焉矣察其
差而禮之爲禮可知也禮記一書說者以爲禮
之詮註固也然其高文典冊微辭與義往往聖
賢之徒有非漢儒之所能及故著之爲經而後
世唯唯然受而傳之不覺于頗爲論著表次其
本末於此道誠爲劍首之一快然安得所爲禮
之本者而窮之

五經讀

禮記總論

四

讀曲禮

禮之近人者非其至也於是有通天道者焉有
拂人情者焉原於本殺之與性命之際故聖人
作則必以天地爲本以陰陽爲端以四時爲柄
以日星爲紀月以爲量鬼神以爲徒五行以爲
質其究齊至德之光勳四氣之和郊焉而天神
格廟焉而人鬼饗幽深遠秘其道使人索之而
不知其故先王之神道設焉且先王之治天下
務以文章繁縟之禮柔服馴擾天下剛強之民

奉於尊尊而親親貴老而慈幼多其節文委曲而爲之表飾揅其難制之氣習爲迂闊之行蓋人心安佚則耳目手足不知所措放辟邪侈生而天下之亂起聖人逆知其勢之必至于此于是奪其安佚而予之勞苦難行之事以養人於無事之時久而安焉而不知聖人之意之存乎此也又以見先王之微權寄焉凡此罔禮之至也而近人之禮有大有小明於理之所可測而協于情之所自安其大者在於父子兄弟之際

五經讀

禮記

五

少則老將智而老不及之矣故先王制爲曲禮以教人慎于人道慎于微道慎于少道其曲折之極至負錫辟咎二屨闔戶箕袂跋屨則未割爪佛烏進戈效犬以及羹獻疏趾明視尹祭商祭脰祭清滌薺合薺其明粢嘉蔬豐本之名若提童子之耳而訓之復之其事至難尙高明之士時或厭焉先王以此治反人道之正從其少之時而豫禁以至微可忽之事然後循循焉行修言道以端至禮之質而後天道可幾也而後

五經讀

禮記

六

辱也若此類者進焉爾苟爲進焉爾記者未及
詮也抑或紆回以神之使人不得窮其迹闢大
以維之使人不得小其規若是則亦教之歸焉
而已矣

讀檀弓

冠昏喪祭生人之道四而喪祭處半焉祭以仁
鬼神喪以哀死以先王之所甚重也夫人生則
奉之沒則已焉以其無能也而倍之矣故先王
謹民之倍制爲喪既夕虞卒哭籩豆菹醢之禮

五經讀

禮記

七

樂以迎來哀以送往始死奠將行遣而行之既
喪而食之未有見其饗之者未有見其饗之者
而饗之自上世以來未之有舍也爲使人勿忘
也禮四十九篇抑何喪葬之諄諄也喪服小記
奔喪問喪三年問喪服四制喪大記六篇之中
臣其事宜然即諸篇不亦數數旁見也哉然六
篇之專記也與諸篇之旁記也猶明載其事已
焉以爲某當爲某池某當爲某池某當爲某靈
某當爲某要如是而已人讀之而知其訓喪也

非其篇而旁記焉人即善讀之而知其重喪也
此其道顯而人以有心逆之則不可以得其天
之自啓以神其教之所有于是聖人憂之而檀
弓記焉檀弓之日非如喪大小記六篇之有指
名也與雜記諸篇之名之未有以擇也乃其言
則視雜記諸篇之旁記喪事者純焉而吾以爲
雜記諸篇之於喪事即純記之以與喪大小記
齊量焉猶不若檀弓之記喪事之純之爲善也
喪大小記六篇弗逮也夫人於聖賢之教得其
五經讀禮記
意之所在而已與其明詔之不若陰詔之使其
天之自啓而後可以神吾教夫檀弓之爲書若
記典故者然其人名相錯也其時事相錯也其
文詞相錯也純記喪事而未明記喪事也令人
樂於從事而不煩于親反復焉以玩其辭之所
止與夫義之所有而後聖賢所以爲教之意見
矣然此猶淺也夫見聖賢爲教之意見之猶未
神也且可以待天下之賢人不可以繫天下之
才彼中才之士與夫等下之人慎終追遠之

意未生于中詔之不能相從而又無以自悟蓋
游焉息焉彼未明詔我當何如襲也又未明詔
我當何爲法當何爲戒也彼以純載之我以純
遊之彼以渾載之我以渾遊之若元氣之襲于
肢體而人不覺而聖賢始有以神其教于不窮
故讀全經而哀死亾之心已生矣讀檀弓而哀
死亾之心尤生矣亦聖人之教也

讀王制

封建者公天下之大端也古之天子不專天下

五經讀

禮記

九

之利故以四海之地與諸侯剖而食之示不以
天下自予也禹於天下之大也天子千里而居
中焉自子廉而握權重藏身固而控勢均至後
世不復循五服之制者何也世之降也有虞心
焉擇形勢之固周都關中巖然天險其俯東諸
侯若建瓴而下也卽又何以居中哉服于土中
而九隅移矣觀封建天地之開未久也周封建
不待不封建也則以後不封建不得而封建也
封建治而適以亂封建益而適以私非以中

王也其法不可格于後名山大澤不以頒不以
封存變之心衰世之意已焉天子設官而監之
與諸侯犬牙相入卽何變之敢圖然至春秋城
虎牢鄭且不能自有之而其策亦疎矣周制天
子縣內千里而大國九次國二十一小國六十
三相尋于上者如魚鱗則天子窺人子矣如之
何而信諸自屬而長自長而連自連而帥自帥
而率自率而伯而總其權于天子之老二人大
小相制內外相維樞機周密統體尊嚴此道也
五經讀 禮記 十

雖至今存可也流五服之極遠者也罪人猶吾
民卽奈何棄之夷狄乎有二義焉懲惡而極之
所以思過也實邊而填之所以制夷也凡官民
材必先論之固也然公侯伯子男以及卿大夫
卽已世其子孫而又何望焉古之君子不開其
取之端而天下之士安于爲固然而樂其官何
者知分之有所止也且春秋譏世卿又何用知
周初之不開天下以至夷之塗以今天下之其
趨也天子巡守何也有八義焉勸民也養神也

禮記
禮運
禮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子而祝發弓矢鉄鉞圭
璽小學大學無不領于天子凜凜焉天以屬長
連帥率伯以達二老而又益之天子之時巡禮
聲濯靈其何變之能生周之敝也則平自怠之
過也天子之征也受成于學見古人重學之意
焉見古學重實之意焉古之文未嘗不習武也
古之武未嘗不資文也邵克詩書張仲孝友益
五經讀
禮記
士
若斯之重矣用獵也佐天行以行殺氣用數軍
實用昭尊卑殺之中猶有禮焉而不濫于分也
殺之中猶有仁焉而不濫于禽也國無九年之
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
非其國也故冢宰之尊于此汲汲焉使不足不
至于暴有餘不至于浩誰爲之而天地災傷之
權始絀矣自天子以下其葬也有分焉爾也其
廟也有分焉爾也其祭也有分焉爾也天地山
川之祭也視其氣之大小而酌其位之崇卑位

有崇卑而氣應之氣有大小而祭應之非以昭
分必見之而後制之者矣司空兼制夷狄何也
史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焉得而施諸夫夷狄
不能純用中國之法而適以爲累然爲此固以
示無外之仁無類之教亦以微制夷狄使其折
而入于華已焉夫食節事時而教可舉也六禮
七教八政斷斷如也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紂
惡斷斷如也能此者待舉于上不能此者屏之
棘寄以不得等于民雖天子必有學也雖天子
五經讀
禮記
士
之子必有學也况其下乎官材之辨司馬主之
車甲之數司徒主之才通而無偏能權分而無
得擅古人材博慮周如此夫刑者型也型者成
也一成而不可變者也自非原父子之親立君
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
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蔑能勝于
事矣夫犯有小而不可不誅也事有小而不可
不禁也此先王所以操刑罰之中也百官以其
成質三官也三官以其成質司會也司會以其

成質冢宰也冢宰以其成質天子也自以其職
質又操其權以代人質也此道也雖至今存可
也太史實司歷代禮儀之籍其執簡記奉諱惡
何以居先尊禮樂也大宗伯何以不從受質之
例禮樂無所乎質又尊禮樂也大司寇何以班
於三官且居大樂正之下而不得夷于大司徒
大司馬大司空也司寇刑官先王之所不敢極
也大司徒大司馬大司寇農父宏父圻父三公
之官亞於冢宰而參於司會刑官焉得而匹諸

五經讀

禮記

主

其養老之政也三代以來未之有政也而必於
學何也天子固君我而猶敬老也使人著於孝
弟之義而達乎揖讓之節窮民必有處也從養
老推之朋友必有讓亦從養老而推之也秦以
上西北表而東南楚秦以下東南展而西北縮
此其故何居古之聖人未有不起於雍冀者也
惟不勤遠略故也夫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
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則幅員煥矣聖人不
私天下之利故子思之為盡推以予諸侯聖人

不盡天下之利故二十五里而外十葉而為
夷狄後世德不足而地務過之邊之所為日騷
歟名山大澤不以封隸于天子精在下而氣通
於天名山大澤為天地之房故先王慎之夫開
田多而後封建可行也開田多而後井田可行
也周之季也人口多焉忠日少焉其井田不得
不趨于廢也勢也周之衰也亦其勢之不得不
至于此也開田餘以待封者日入其賦其後乃
稍稍割以胙天下之有功而其力亦以薄矣即

五經讀

禮記

十

欲征東之諸侯固不大難矣哉

讀月令

月令之從夏正何也曰此所以為經也何也時
者天之所為也天統從其體也時者人之所需
也人統從其用也而地統無關焉從天統從子
而數之也順也無有氣遺于先者也從人統從
正而數之也順也無有月遺于先者也天統尊
始也人統尊壯也而地統又無關焉子與寅名
之不可轉移者也正與十一名之可轉移者也

以其可轉者而從其不可轉卽以十一月爲正月其誰曰不可夫爲會爲月爲時至寅皆爲人事之起易十一爲正不幾及此已乎然寅爲人事之起非以正爲人事之起也彼曰寅爲人事之起吾應之曰寅亦爲人事之起彼曰正月爲人事之起吾應之曰三月爲人事之起亦烏見乎不足以折天下之口而服其心而其勢遂至于以正與子爲配順焉而一無所遺以收乎明生歲成之利然此一恒人知之而聖人必以正月建寅者非其智之所不及與夫必欲易所勝之國以爲異於天下顧有精意寓焉建子吾從陽之始生而建之也易十一月爲正月吾亦從陽之始生而易之也一歲之中陽以此生亦以此死而坐觀乎陰之續其後以無以厚其所終聖人之心之所不快于此也吾以寅爲月正則其始也陽固當其極盛其終也陽亦當其方壯卽未幾而陰陽爭死生分要亦當人事未衰之候既有以振之而其後亦有所恃矣且陰陽者

聖人不欲太明令人測其分折之數故顛倒于其間而其教亦隨而尊由此觀之月令之從夏正其非爲經也宜其非爲經也凡驗星必於昏明何也昏之後明之前人有宴息者矣眺視之難也而又無準焉以決知其時之所定卽欲占候焉得而占候之昏中明中王之所設已焉而祀帝祀神何也非其帝能帝神能神也其人與其骨皆已朽矣聖神繼天立極能其五行之官先王使之必報之尤甚大焉者乎一蟲一音一律一數一味一嗅與夫物類之振動莫不備記而審察之先王之於天時事之至而治之精矣先王之於物類取之詳而格之遠矣天子一乘一駕一載一衣一服一食一器隨而更焉以與節相中何也天子於時無不畢肖自中心達于外體猶是也聖王事天之學也四時各有盛德而皆在孟何也孟稱焉仲盛焉季衰焉而乃在孟何也尊孟也且孟之氣又未有以已也凡孟月天子每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之雖天

子必有尊也郊天爲其近於父也迎日爲其近於兄也春夏秋冬無缺焉亦若斯而已孟仲季一失其令而三時各以其類乘之天氣所泄金氣所傷水氣所濡木氣所應何鑿鑿也將不信諸卽休咎時恒之說亦既演于箕時矣自古聖王之養天下未有不主于靜者也夫時令一奸卽有五行之沴則春夏固貴發舒而秋冬固貴嚴肅而後可然而孟春也毋變天之道毋絕地之理毋亂人之紀汲汲焉而安萌芽養幼少存

五經讀

禮記

卷

讀曾子問

君薨而世子生可以已矣而弗已也已葬而世子生可以已矣而弗已也非直以致孝也大故之際奸邪窺伺之萌也是以先王莫務重已焉世子無生而貴者必誓於天子然後爲世子然分固不已定哉春秋書子同生所以明與子之法記誌見世子于殯所以謹亂賊之源而聖人之爲慮遠矣夫行道之神至微矣委土爲山之形狀牲其上其事猥瑣而諸侯之出祭焉古人使之必報之固然然由此而推其清道而後行

五經讀

禮記

太

母之喪又何以謂不敢私服乎天下有三大君與親已焉而置君於親之上謂人君何賴於此哉顧父母之喪之將畢而適與君之喪偶則爲弗除也者其於禮中矣夫賤不誅貴劬不誅長貴孰有踰於天子而卒未嘗聞無有誅之者也天子尊天尤尊羣臣至於南郊稱天而誅其義爲最精而於分也不僭於道也不私天子無加而天能厭之天無言而羣臣能代之予以見君權之未可恃有能行於其上與行其後者焉

五經讀

禮記

卷

宗子之去國庶子亦既爲大夫矣而代之祭也猶然不厭不旅不綏不配何居尊宗子也此義行而匹后亂適之禍庶其免夫禮人臣有父母之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所以長人子之孝而無絕其不忍之事於金革之間人子不可自奪其喪卽人君抑豈可奪人子之喪哉

讀文王世子

讀世子而知周之典也世子之所闢非細也蚤教論德陶習其情性以使之恭謹溫文然後

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夫人孰有生而自成者文王之爲文王也固也自武王已不免率而行之況其次焉者乎是故周公抗世子法於伯禽以爲世子則無爲也不得不抗世道君臣之義長幼之節而衆亦共著之周公一教世子可以成君可以成子可以成民善教也夫春夏而學于戈秋冬而學羽籥古人之學不徒焉爾也以利其用以安其性雖世子必有學

五經讀

禮記

卷

也况其下乎是故天下之賢可取而材可斂也古者取才不一途而已而未嘗不致其辨始皆誓之使退而令謹習所能以待舉于後三得一焉而後予之以郊人之名使遠之於成均以取爵於上尊益離學以貢於天子歌鹿鳴而來也疏之所言非也公族無官刑也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其于親親不既篤也歟哉彼其與我守貴宮貴室也彼其與我守上宮下宮也吾之明聘會同倚之以無後患乎日賴之爲股

居而一等爲夷隸強本弱幹之道何居是故
先王厚其恩殺之之中猶有禮焉

讀禮運

讀禮運知帝王禮樂之因革陰陽造化之流通
而天道出其中矣人事亦出其中矣開闢久乎
吾不得而知也開闢未久乎吾不得而知也然
吾有所執以知之生人之初于于徐徐其不能
如草木食地德而飲天和也而飲食生于是于
飲食之生夫以接氣而已誰爲師之誰爲牖之
五經讀禮記

圭

而黃樛土鼓已見致敬鬼神之端夫人天望而
地藏體魄在下知氣在上此其事迂理秘學士
家難言之誰爲師之誰爲牖之而北首南向更
世易祀而莫之改也故知禮者人心不得自己
之大端也世自積也情自開也天下之變月趨
于文而不復仍其故要亦備其數之所必至以
歸其物之所自安爲之修火化之利范金合土
宮室作焉炮燔烹炙醴醑生焉治其絲麻以爲
布帛以養之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禮交作乎上

樂交動乎下洋洋乎禮之大成也哉夫禮始于
曉中乎彬彬終乎情文互勝及其敝也還歸太
乙矣夫幽國亂國偕君賜君文之敝則爲之非
文之過去其病文者以全文之名去其病文者
以著禮之美則禮之郁郁者何惡焉夫禮以別
嫌明微儆鬼神考制度別仁義治政安君皆以
此道山之則治不出則亂山之則安不出則危
此禮也降于祖廟之謂仁義降于山川之謂典
作降于五祀之謂制度聖人所爲藏身之固而
五經讀禮記

圭

尊且安禮達而分定故也夫人食味別聲被色
而生者也故人生有飲食男女之欲有死生貧
苦之惡由是情炎于中而不自禁或奢焉或僭
焉非失其數之所當受卽越而逐乎理之所不
得遂故敗禮者惟人然人者又天地之德陰陽
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性發焉而不得鬱
也性域焉而不得溢也聖人知其然故隨其時
之所至以窺其性之不能以自巳制爲五行四
時十二月五聲六律十二管五味六和十二食

五色六章十二衣本諸天地陰陽四時日星雜其物以供其用託于不測以神其尊而還相爲質還相爲宮還相爲本所以防其邪濫救其闕失然後以祭帝而祀社仁宗祖而饗鬼神是謂大順積而不苑深而通茂而有間其數至能役五氣之精享諸福之應其民懷于其情之已得束于其分之不易又茫茫不能究于其本之自生而王者中心無爲以守至正天下固已蟠結深厚而不易動搖斯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藏

五經讀

禮記

卷

于天地藏于民心之謂也

讀禮器

人無器無以學禮人無禮無以成器器有內外焉人之器與禮互成物之器又與禮需成器又有內外焉是故君子內以忠信爲質而外觀於天時有生地理有宜官有能物曲有利率之以制禮用以定名分正心術以候其德器之成是故義有外焉而君子弗支也物有麓焉而君子弗厭也夫禮之近于人情者非其至也

制禮也與人事相中以地之廣狹禮之厚薄與年之上下而要于節夫禮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時非通神明之德行變化之塗必至於次裂以遂其私而成其所必就何者其可循之器其勢之必至於此也故時者從心以制器順體宜稱執器以從道聖人非不戒於非禮之禮而其慮之也深其防之也遠于是本其神明之德忠信之質因天地山澤之材觀多少大小高下文質之數於最下之稱汲汲焉而

五經讀

禮記

卷

制之禮其節奏之間紆回迂闊之際使人難由而易守務合於規矩之內以返古初蓋先王之制禮也有本焉爾也因其財用而致其義故作大事必順於天時爲朝夕必放于日月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以升中于天因吉土以饗帝于廟其寃也鳳凰降龜龍格風雨寒暑時其效至于如此而其初不過循其體順宜稱者以無異于天下況其下焉者乎故禮反其所自生衆觀其所自成故犧尊鸞尊象尊彝尊鸞尊

庭詔室詔堂獻質獻文獻祭獻神內金加璧列
龜其數可陳其義難知固易視也乎哉而不之
循乎故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
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其矣不
足以饗帝毋輕議禮此物此志也此禮也非神
明之人不能制其器非肅敬強力之人不能盡
其器夫禮時爲大然聖人之所慎用也禮器乎
禮器乎豈其不足人之所乎

讀郊特牲

五經讀

禮記

圭

先王之制郊特牲也其尚誠而貴氣也固也然
此先王所以防澆漓杜僭亂之微權也夫天下
之亂也起于僭而胎于文之無所止文則無誠
實之心僭則無上下之分而踰于所不可犯於
是相貴以等相覲于貨相賂以財而天下之亂
起矣天可降焉則天子可祖天也諸侯可祖天
子也大夫可祖諸侯也先王知其然也於是享
帝貴誠用特而已享帝貴誠用特而已者所以
明章其分以爲天下之物莫可象而報焉以退

而求諸誠微此義也則與者不區區老婦之祭
與哉盛於盆尊於瓶而已而燔諸柴其僭豈一
特相懸之間也不徒以神僭也而遂以身僭諸
侯百庭燎大夫奏肆夏玉磬朱干錫冕旅樹反
玷黼黻丹朱中衣于于如也則烏觀所由敝者
乎享帝貴誠用特而已則又戒天下之侈以相
于淫而卒成其僭夫天也而儉天子之祀天也
而儉卽又烏論其每下者哉故先王之制郊特
牲也推而遠之聖人所以南面立而天下大治

五經讀

禮記

圭

古人之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是故
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而受北牖之氣以自
死夫國君惡可無戒也祭用甲非獨謂用日之
始甲與土不虞其所勝之氣以相尅乎哉土者
所以爰稼穡也惡其頑焉爾矣得木氣而其性
始疏也是王者中正之道而裁成之端也社之
祭遂焚而田何也兵陰道也殺陰氣也於社有
常焉爾王者父事天母事地兄事日父不敢遽
也退而託諸兄夫祭天而袞璫車旂龍章無一

不肖天下爲爾養之之歎哉於蜡祭見仁之至焉義之盡焉先王使之必報之至猶虎之迎養于井矣先王謂是有功也祀而報之所以作天下之氣而勸于勤百日之蜡一日之澤又烏知非迎而報之者乎物勞而老物老而終聖人以喪禮處之其於義爲已悉矣生有養而卒有服至以天子汲汲焉王者所爲假其事以鼓舞天下以齊其用於無窮也臘者獵也月獵明冬月獵以祭之者也臘萬物畢入宜地而已車馳卒五經讀禮記
末

息而夫也水土之品與山中之麋鹿其可盡乎吾取以祭焉從其質也古之人之右武也其於文蓋寬身之仁而存變之心學之設也以序飲之節也以壺臘之祭也以田人知射不主皮擧武士而學之爲古人之尚武也哉陽誘之以觀文士而習之爲古人之尚武也哉陽誘之以觀德而陰徂之以習勞其於獵以祭也亦若是焉而已矣方獵而大羅氏奏鹿與女也爲好鹿與女蔑不亡其國也夫淫于獸與淫于女均焉因五經讀禮記
末

禮矣曲禮人已薄焉需也內則人尤薄焉爾也然內則也可以益人而外則人無所恃以爲人之父無所恃以爲人之兄徒爲人之父與兄而不得其分毫之報以自利於心必不能安而吾惟是繩之以晨省勞可知已且學士家動厭此以爲無當于性命之學然吾以爲執此以律天下大賢人君子必不能以長爲其事與家人以其爲其事則鷄初鳴一端自盥漱爲難也矧婦女無違夫子彬彬若此歟哉此非獨其

五經讀禮記
孝

夫賢乃其婦亦賢女也夫人有此真誠益之強力而不倦故以戰則克以祭則受福夫家道貴和也卽和又安能去禮也禮也者嚴人者也嚴也者和人者也繩尺以養血脉之安而一身和矣闕絕以杜猜嫌之隙而一家和矣是故男女之際聖賢之學問存焉其於授器漏浴乞假衣衾斷斷如也然後可以治反人道之正以無卽於淫推此道也禮達而分定而天下可平也家人有飲食焉取法于需需者飲食之道也見之

食不異於人可無祭乎先養神而後自養子之志入情之實也夫飲食以行氣而輔志是故君子慎之春多酸以應木氣夏多苦以應火氣秋多辛以應金氣冬多醢以應水氣調以甘滑以應腎旺之土氣君子一飲食取天地之液而順天地之和非惟順之而且調之春夏秋冬之各有宜也以五行衰旺相參而泄其勝推此道也致中和而神輔相亦若是而已物釋不可不養也物老而衰益可知已有虛養國老於上

五經讀禮記
孝

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輓近變古蓋矣而獨養老汲汲焉亦猶行古之道也養老之政其於內則何居天子養老則天下之人相率而語曰老之不可不養也如是夫國君我而與我相揖讓也祝嘏在前祝饌在後何殷殷也夫然後累著于孝弟之道矣天子之養附之何也天子獨無家也乎哉安其家所以厚天下也

存其所以厚養生也有天下之大養然後可以行天下之大氣有天下之大氣然後可以施天下之大德是故王於飲食尤慎焉八珍珍食也蓋珍其身焉爾矣王無以賢爲也腆其飲食而慎持之而天和可致也夫禮始諸飲食又始諸夫婦也微論諸姑伯姊也夫婦不至牝牡牝柳篋筍必有分焉况其大焉者乎夫婦必有分也况其甚焉者乎慎斯道故邪僻可遠也先王之世人皆知乎學問而心各返於性情無位

北經讀

禮記

卷十

道焉自閭閻之賤而教固已篤矣自乳哺之時而教固已端矣一子師也非寬裕慈惠溫柔恭敬慎而寡言者不在茲選也弱則其氣易襲則其事不勞即不成諸焉得而不成諸十年而始學書計也十三年而始學樂誦詩舞勺也十五年而始學射御也於此見古人之漸進焉於此見古人之實學焉古人道成而上藐成而下引從天降也非由地出也自童子誌之矣至四始仕何名義深而禮也古人之仕非苟而

已彼既有得于中見足以知之氣足以持之然後出以應良天子之求而發其中之誠然者隨其才位大小之所至各有以自立而不相負則學之道歸焉耳天子之川元老也筋力不尾任事而格知乃足達天則使之釋政而論道然不可一槩齊之歟夫日之至虞淵也爰止其女爰息其馬若與天下之物其向晦入宴息而已矣物不可以終進止之故受之以懸車終焉

讀玉藻

五經讀

禮記

卷十

聽朔天下之大政也三代以下無天焉三代以下無民焉敬而授之非賢君莫與幾矣天子聽朔於南門示受之於天諸侯聽朔於太廟示受之於祖夫人君有所制然後不敢晏然以肆虐于民上以天子之尊而父事天兄事日稟稟受命也斯庶幾免哉玄端謂玄冕非也玄端服之賤者而天子朝日服之何用知非玄冕乎朝皮弁尊視朔玄端卑尊者用以臨卑卑者用以承尊言不敢盡飾也是郊用特牲之義也君之沐

也工升歌何也非為沐升歌也升歌非為沐
升歌何也君沐未嘗無羞也君羞未嘗無樂也
羞進而樂作謂氣虛而致其養豈理也哉古
之大夫其事君至謹潔也齊戒為沐浴為揖私
朝燁如也登車則有光矣其所御之笏前誦後
誦視諸侯祭前後何如哉一制器尚象于以
見大夫之德已焉其受君之賜爵也受一爵而
色灑然也二爵而闇闇斯禮也三爵而油油以
退甚矣乎古之大夫之威儀孔嘉也古人君之

禮記

韋

於敵民也以喪亾之禮處之矣夫以禮義詔之
則不悟以刑罰督之則易忘于是制為之服以
示其耻夫垂纓五寸惰游之士也玄冠縞武王
齒之服也疑于子姓之冠既祥之冠而又不純
用焉人仰甚愚未嘗不思喪服之凶已而又時
與已偕也欲詭于喪者仰以不純用自縉而王
日羣居所與為純之人一見而其損之其賢於
刑罰不既多乎古者有獻于君大夫士亦可謂
謹之至矣君有桃茢蒯大夫去蒯士去茢

以其性雖以其氣菊以其形形不如氣氣不
如性故貴賤準之夫非真有不祥之物好於其
中於是見古人象物之義焉於是見古人敬將
之心焉

讀明堂位

甚矣明堂位之誣也其禘周公也說者謂古之
君臣與聖賢之君臣有非後世所得齊量焉彼
其有至體足以自恃而不得以區區尋常之理
拘之不復辟則王復辟則王禮寧豈復問哉故
五經讀本禮記

韋

夫山節藻梲也後廟重檐也剝棤達鄉也反玷
出尊也崇培康圭也夫既予之以天子之祭而
又何爭焉此猶不足深論顧其中有絕可疑者
矣夫成王謂周公有大勲勞而賜之禘即有其
事其意止欲周公得班于周而不夷於諸侯夫
周公得班于周而不夷於諸侯此豈人臣所可
居之事哉而猶不已焉賜之以四代之禮樂以
為過乎周而後為快夫班于周為王過乎周則
事不盡於為王不幾帝之皇之手車之為駕車

執車大路周路旗之爲旂綬太皞大赤馬之爲
黑鬣黑首蒼鬣尊之爲泰山墨者固謂之爲
殘犖尊之爲鷄夷犖黃日勺之爲龍勺疏
勺蒲勺夏后氏之足鼓股之楹鼓周之懸鼓重
之和鍾叔之離磬女媧之笙簧簫並用之一切
悠謬之談姑無深論至謂有虞氏官五十夏后
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魯兼用之抑何誣至此
大廣魯於天下猶可言也廣魯於四代不可言
也且成王未嘗賜伯禽未嘗受也魯之子孫皆
主終讀 禮記 卷之五

讀喪服小記

子以父爲天婦以夫爲天故聖人準諸天以制
禮斬與衰之分也免與室之分也苴與削之分
也男子不敢混施于父母者尊其天也女子不
敢稽顙于父母者移其天也親親以三爲五以
五爲九推而遠之之義也自高曾二祖而一

執之是遺所不知何人也曰玄曾二孫而下而
親之是亦遺所不知何人也殷以前六世之外
不相與爲昏斯何異夷狄之俗惡其種姓之失
哉然亦足以觀親之盡矣夫親盡而遂之則是
無窮已也故制爲禮而斷之九世已焉

讀大傳

禘之爲義有二焉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諸
侯之爲諸侯也其流可知也始祖不得不祭也
親也功也人必有祖祖必有始過此以往吾無

主終讀 禮記 卷之五

主

親焉爾矣吾無功焉爾矣天子以其流之光而
念其德之厚以爲非始祖以來數世之積也故
美報焉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
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禘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
祖矣諸侯則及其太祖矣天子則及其祖之所
自出矣其位彌高其識彌上非天子其孰能爲
禘而愉快乎夫禮至周始大備其日趨于文也
倫致其飾物得其理蓋殷之世六世而婚姻通
焉卽釐降二女不居然舜祖姑乎迄武王克殷

制爲脩禮上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
旁治昆弟序以昭穆別之以禮義而人道竭矣
斯時也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卽
百世通昏姻哉是故周之文也不得不文也天
之所爲也周之爲文也不得不爲文也聖之所
爲也

讀少儀

少儀朱子謂其小學之支流餘裔信然然猶有
說焉夫少儀也儀於少而已矣則夫視笄澤劔

五經讀禮記

卷

之節知麇爲辟鷄兔爲宛脾之數盡若此類不
已章章善少哉而奈何其侈之也量而後入不
入而後量息則張而相之廢則埽而更之謂之
社稷之役此語豈儀于少者而旁據焉使觀之
者莫覩所由纂述者之不工于詮次若此類又
豈少乎哉

讀學記

大學言體也學記言用也聖賢之學有漸焉
大始教祭菜師肄宵雅之三以官其始而

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若暇子之時術也自一
年離經辨志以至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入
而後學至君求鹿鳴四牡皇華之事奏矣古人
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齊此亦
豈旦夕間所能致者哉

讀樂記

易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股肱之上
帝以配祖考美盛德之形容則神之德以崇遊
神明之邪穢則已之德以崇蓋先王作易以神

五經讀禮記

卷

於幽使人不測而教導作禮以行于明使人不
敢犯而信其道以無及於亂又恐民之心強而
不安久而倦而隨以廢也故於天地間竊雷至
神之機因其聲以作樂則雷者天之樂語也雷
之奮天之樂舞也天地間無物而不能鳴而人
之聲最精其鳴也有感焉爾矣其感而鳴也有
節焉爾矣上古靡得而記也康衢之謠喜起之
廣此堯時之風舜時之雅也關雎鹿鳴以下無
有及焉者也嗣而爲五子之歌嗣而爲九疇之

協抑何其音節克諧也哉詩之道莫得其所以始也樂之道莫得其所以始也曰此其始乎雷有聲而物有鳴也物有鳴而人有言也人有言而又有節先王以爲樂已見端故取之以立教謂人心之動物使之然感于物而形聲應于聲而生變然不彼之管絃時而聽之與主德無與也又無所爲風于天下以施其政教故協比聲律著之磬管匏絃其大者作之往往聖賢之徒以篤上下以示慈惠以襄道德以事天神以嘉五經讀禮記

元

哉樂與政通也顧可不慎其所以感之者與故端其感而民之心應端其樂而天地之心俱應以至和之主存至和之德以至和之德行至和之政以至和之政召至和之氣以至和之氣爲至和之詩以至和之詩作至和之樂則清廟明堂之奏與閭閻婦女之詠皆是動盪天地鼓吹休明其聲足樂而不流其文足論而不息是故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黨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閭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其究也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天地相合陰陽相得草木羽翼角觫之屬無不各正其性命以保合其太和豈有氣盛而萬物不遂者哉故樂者古先聖人所以接三才之與也是以先王務端其所感已焉夫樂不必皆和爲之也又不必皆聖人爲之也然必五行不相沴則王者可以制禮四靈以爲畜則王者可以作樂者何居自其至言之也樂之道歸焉爾聖人之樂之道歸焉爾

禮記

聖

自變風興雅作而三器變矣變化變政作而帝制衰矣欲作樂諸焉得而作諸彼鄭衛之音桑間濮上之音非與即何以稱樂哉是故先王之作樂也德爲之始而禮繼之然後樂可作也樂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土近于仁禮近于義樂近于孝禮近于弟故樂者太始禮居成物從天地之說則樂先焉從仁義之說乎抑平焉爾也而以爲有禮焉樂乃可作者何居蓋先王本之性情稽之度數使倫理之五經讀禮記卑

恐民之膠固也而渣滓留焉又恐民之傷怨也而鬱積無以自遣也民之懼斂焉而踴躍無以自適不寧是而已物之兵在身人之兵在技而有不習之人操不習之器其何以衛人物之害以全其生于是制爲羽旄干戚以舞之順人之性情而利其用嗟嗟聖人作樂之意豈一端已哉

讀雜記

甚矣習禮之家記繁而志寡也一喪禮耳六篇五經讀禮記卑

之中已備言之矣諸篇雜見又錯言之矣檀弓又引言之矣是不可以已乎夫禮莫殤輕焉而亦諄諄也陽厭陰厭之祀也陽童陰童之稱也其目惟其詞復且也多言豈不或信多言又不能無生得失其中也以多而其誤也亦以多也一經之中石梁王氏數數致駁謂夫使考古之士緣隙奮筆豈非多言數窮敗績失德之咎哉夫雜記政不必復記喪也拾其嘉言善行及裨官小說之有益於倫物習于見聞者而類焉焉

卽何以諄諄死仁間乎至於引大雅既濟以下
乃庶幾矣一曰輕絕貧賤而重富貴則好賢不
堅而惡惡不著也一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
留焉一曰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敝
苟或言之必聞其聲苟或行之必見其成此三
語真聖人之言而雜記之體也乃若記管仲之
難爲上晏子之難爲下子貢之觀錯仲父之取
盜其語類檀弓斯不亦彬彬嘉言小說之流裔
哉

五經讀本 禮記

聖

讀喪大記

君子大居正死生之際學問存焉聖人之所甚
重也春秋內君薨不地弑也地焉不以正寢譏
何譏爾成王臨終潯水憑几以兄羣臣發經遠
俾世之言而稱令主焉不於正寢其爲不死於
婦人之手也者幾希大位奸之窺也疾病邪之
伺也且無論葬也獨不虞宮嬪小人相緣爲奸
也哉記者曰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
於男子之手大居正而已哉

復近于戲焉而先王行之何也一號於上奠魂
自天而來一號於下奠魂自地而來一號於中
奠魂自天地四方而來未有見其復之者也然
三代之未之有改也臣子之心苟可以致焉
而致之苟可以致焉而致之卽不可致焉而亦
致之矣

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冰所以
寒尸也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速朽焉則非所及
矣而尸尚未斂也腐諸不忍其遽也且死者人
之所難言也而益之以不可近人不彌穢虐吾

五經讀本 禮記

聖

親與哉

喪用巫以人死而無能也懼物或干之而假巫
以自衛其禮吾不觀其所由始也其當商之世
與商俗尊鬼而遠人盤庚之遷高宗之昵於鬼
神數數焉古者以所能名官朱虎熊羆之薦爲
虞也意可推已殷之賢臣巫咸其起于巫乎抑
職官也列子有季咸者善巫咸胡以季也胡有
遠宗巫咸以長伯尊之而以季自任哉

古人之於喪至矣小歛君錦衾大夫緇衾士緇
衾大歛君陳衣百稱大夫陳衣五十稱士陳衣
二十稱及其葬也君龍帷振容黼荒魚躍拂池
之類不可勝紀大夫士有差焉豈不用生者之
器乎哉然附棺附身勿之有悔焉爾矣

讀祭法

先王之祭法也仁之至義之盡也遠而及於郊
禘大面及於燔瘞未已也泰昭祭時坎壇祭寒
暑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宗祭星四坎壇祭四

五經讀

禮記

聖

方凡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惟物莫
不宗事而未已也從郊禘推之而七廟五廟三
廟二廟一廟秩如也從燔瘞推之而大社王社
國社侯社置社秩如也從泰昭之類推之而天
子之九祀則祀諸侯之七祀則祀大夫之三祀
則祀士之二祀則祀法施于民則祀以死勤事
則祀以勞定國則祀能禦大災則祀能捍大患
則祀又秩如也其報之也仁也其分之也義也
故觀祭法知死生之於死而王矣盡矣無矣

矣

讀祭義

夫人之祭也祭吾心而已矣其樂以迎來也胡
然而樂也其哀以送往也胡然而哀也其居處
笑語志意樂與嗜之必思也胡然而思之也其
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胡然而見也祭之日
入至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
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慨然有聞乎其嘆息之
聲胡然而見且聞也其致敬則存致愆則著也

五經讀

禮記

聖

平以詩曰緱我思成養我思成非思成爲思誠
也當聖人爲能饗帝惟孝子爲能饗親此物此
志而已矣是故仁人之事帝也如事親事死親
也如事生推廣事親之意而後親可事也推廣
事親之意而後天可事也至孝近乎王至弟近
乎霸至孝近乎王雖天子必有父至弟近乎霸
雖諸侯必有兄人君父天而兄日其大報天而
主日也孝子之志弟弟之情見矣衆生必有死
道之至要物之大歸骨肉斃于下其氣發揚于

上爲昭明慈高懷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而祭之而祀天子而兄日百物之精索而祭之此皆廣事親之意也爲其近于親也爲其近于兄也爲其近于幼也故善于事親然後可以祭就善于祭親然後可以祭天使非有孝子之實則已之心已不能祭矣而庸有異乎故衆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教者孝而有文者也其本立謂孝而已矣其孝之至也至不敢祀以不仁之粟至不敢以其身行殆推孝而達乎弟推弟而

五經讀禮記

畢

達乎朝廷達乎道路達乎州巷達乎蒐狩達乎軍旅是能自祭其心者也有此心也然後可以慮事可以具服物可以修宮室耳目不違心思慮不違親是故以祭則受福是祭之義也

讀祭統

甚矣記禮者之達于祭者之心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是故賢者之祭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禋之而已矣不亦其爲以爲孝

子之實甚矣記禮者之達于祭者之心也昏禮與祭禮通焉者也大明生東月生于西是故必夫婦親之以備內外之官夫有夫婦則陰陽之義備矣有夫婦而有昆弟之異草木之實則陰陽之物備矣其合漠致福也實備官爲之故曰此求助之本也

五經讀禮記
其餘頒之下夫餘何大爾食人之餘以爲辱食神之餘以爲禁餘無幾而大何也惠以神重非

畢

其多之謂也且又以卜其大澤之將至也何以卜其大澤之將至也廟中者竟內之象也

禘有樂而嘗無樂嘗有思禘無思也君迎牲而不迎尸牲無嫌尸有嫌也何嫌爾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中則全於君君在廟門外則疑于君入廟門則全於臣全於子君有不得伸其南面之尊者二師則弗之臣焉爾矣尸則弗之臣焉爾矣

夫三有旅酬遠賤者也夫祭有燁胞程閑者遠

賤也賤者建則廟中無弗逮矣賤者建則竟內無弗逮矣王者施惠有微權焉未能即及乎天下而能有以慰服天下之人之心彼見吾之端也以爲徐相及也彼見吾之甚也以爲亟爲及也彼見吾之心也以爲不必及也

讀經解

經解不如其已有疵言焉無要言焉古之教者三年而通一經視人之性情使麗之麗之者使身比于此以成德而達材固也然學也者將得

五經讀

禮記

兗

其性之所近乎抑矯其性之所偏乎卽以春秋論夫人君誠能操三無私以臨天下一賞一罰不失曲直之繩畢輕重之權衡其不學春秋也與學春秋也奚以異夫惟無當于此然後學春以治其性而友之正而又口實之不相中也使之麗于他經則其先必至前有譏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不知其爲惡而爲之予之以大過受之而不敢辭蓋其弊溺至乎此也且易辭比事僅章句之學可以爲深於春秋固不淺視春

秋也哉至其他淺陋失次姑無論焉

讀哀公問

先王尊禮非直尊禮也抑自尊焉有禮則治無禮則亂有禮則安無禮則危君臣上下長幼之位男女父子之親婚姻疏數之交一本之禮然後禮達而分定天下之人士安爲士不爭鶩爲大夫大夫安爲大夫不爭鶩爲諸侯諸侯安爲諸侯不爭鶩爲天子且禮者習爲恭敬之節迂闊之數制其剛強之氣而靡其豪俠之骨其勢

五經讀

禮記

手

可爲良民不可爲奸民然後人君得以其身托之乎巍巍之上運之乎茫茫之中而天下嚮結柔馴不易動搖由是觀之禮者要亦專于自爲而已故禮者人治之大者也夫所以治禮敬爲大敬之至矣大昏爲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是而親迎親之也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行三物而愾乎天下者此而已矣故妻者以奉宗廟則求助之本也以理國家則求治之本也以盡節文則求禮

之本也魯之敵也其諸姜乎文姜哀姜上殺其夫下殺其子而出姜下不能保其子中不能保其身文姜固不以禮制者也哀姜不與俱入未至而如在國中抗也出姜卿逆慢也哀公其所問之世矣何可無戒焉夫哀公不強于政治走越以卒日月之喻其以行健勉之也夫

讀仲尼燕居

禮者自尊者也有禮焉則獻畝之子或在社稷有禮焉則獻畝之中事如聖人此其事固然然

五經讀

禮記

卷

古者不過以禮樂相示代言而已非禮之至非禮之至而孔子極推之何也則疑乎非孔子之言也

藝達于樂而不達于禮于此見偏材焉于此見練材焉物之練者必其專焉者也古之用人無不卽其材而用之義和之天象稷之農益之虞伯益之禮后夔之樂莫不咸精其能後世莫及其所造者後世宗之以爲神明之器而獨禹材焉夫諸人卽不通材固貶其爲古之人

讀孔子問居

天下誠而已矣丈人之承嗣誠于嗣也紀昌之視虱誠于虱也伯樂之相馬誠于馬也李廣之射虎誠于虎也夫達于禮樂之原而致五至三無之總致者專之之謂也專者誠之之謂也專于伎伎疑于道專于道道疑于神四方有敗必先知之非有餘術誠于一而已一以貫五一以函三一無所弗至而實無迹可尋哀樂相生之朕神以流化故以演新非有器以憑之也積誠

五經讀

禮記

卷

以積道積道以積知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蓋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者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而四方善敗必先知之則誠于道者之所致已焉至此而全經禮樂之原觀矣

讀防記

禮者防民者也記之全經皆防之矣卽五經皆防之矣不必別爲防之目也何者防之之數善筭者不盡也樂言防渾言防其防也益廣且其

防也又益深言之則有不及防之則有不及防者矣且其言所爲防吾以爲直決之非防之而故決之也其語蓋不圓矣其論讓也第其言不可不讓而已乃其言似以讓爲空虛無用之物而無救于敵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衽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則其讓也固便于讓者之口實也當其時民未知父之可自戕也民未知身之可自獻也卽知之猶以爲天下之爲此者

古經讀

禮記

卷

如此其少我不宜獨受其名也卽知其人之多也以爲無防以至於此則猶心知其非而內慙焉不敢公然出之今乃歷數而告之曰某戒弑父某竟弑父也某戒獻身某竟獻身也則人心又將安所底止哉彼其意非有惡也其言乃不免敵于天下豈聖人之言哉

讀表記

表記之言君子辭也其後推之乎爲忠恕之道已焉夫報者天下之利也我報人人報我無所

不利天下並報之並利之而天地亦無憾矣而聖賢亦無事矣故曰以德報怨當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形戮之民也此夫子之言以爲非夫子之言何也言豈一端而已夫固各有當也卽仁之取數多而不汲汲于繩人也疑于薄待天下而非也君子以義度人則難爲人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矣藹然聖人之言矣哉至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故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于己其意一而已至恭儉以求役

五經讀

禮記

卷

仁信讓以求復禮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其意亦一而已唯然故其待死民也不刻矣諡以尊名節以一惠猶然寬身之意也唯然故其待生民也不刻矣愷以強教之弟以說安之亦猶然寬身之意也蓋父母之分水火之判而天下之情勢生矣三代環而救之而民卒歸仁厚之化也故曰虞夏之道寡怨于民商周之道不勝其敵夫虞之道君天下生無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慘怛之愛有忠利之教其意蓋傷

當時慨然有慕古之思焉夫無欲而好仁無畏
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蓋若斯之難也
百何可刻求也是故君子議道自己而置法於
民故繼之曰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
過然後其仁可知也其意直欲無刻求焉耳又
繼之曰仁有數義有長短詒厥孫謀以燕翼子
數世之仁也我躬不問遑恤我後終身之仁也
則其語員矣諸篇不必一一牽合乃其大旨皆
有使側恕物之深情記者類附之豈爲過已哉

五經讀本

卷

讀緇衣

防記表記緇衣三篇皆援引詩書其格若出一
手者何也此詩外傳之權輿也

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敝所以爲教也爲
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所以爲治也
多聞質而守之精知略而行之所以爲學也師
道也君道也弟子之道也

爲其近君爲其近親有此意而後可以行五至
之道見似目瞿聞名心懼有此意而後可以服

三年之喪

讀奔喪

居喪而至滅性君子比之不慈不孝故不食止
于三日奔喪而至日聞君子比之不慈不孝故
行止於百里念其生之者也孝子不敢以其親
嘗巧不敢以父母之身行殆

讀問喪

問喪一篇悲哀宛轉讀之使人若與之殷殷然
田田然而不能自己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

五經讀本

禮記

卷

夫人之父母一而已矣其死也神理在陰不得
留也其葬也返真冥冥不得返也哀哉氣不上
塞乎氣火也火以水爲妃離而上焉順行則爲
鬼矣氣激而火生氣鬱而火伏水炎上而又不
得泄其勝也其有疾焉必也殞身滅性君子謂
之無後故聖人制爲哭踊之禮歌必舞哭必踊
人性之常則踊以下氣又以成悲已焉夫送形
而往迎精而友形者實而精乃不可知矣即可
知顧備而逆消而返也哉悲可知也親無時不

在內也疾焉猶在內也殯焉猶在內也而今乃
那在內也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
又弗見也凶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始親凶吾
不忍決其爲真凶也今親凶吾廼始決其爲真
凶也痛親之情無時不亟乃屬纊與反哭之際
抑甚焉親何如愛我者而今乃在外在土也親
我何如愛者而今乃在外在土也枕塊哀親在
土寢苦哀親在草苦塊誠非人所居顧視親不
既侈乎

五經讀禮記

卷

讀服問

辜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五爲天地之中數故
天地間之五末有不精者也喪者天地之大刑
也又天下之總刑也父母之喪其罪至重故服
準之重刑人死矣重喪人亦幾於死矣故其言
曰天降大罰累及天親三年之喪非惟盡其不
忘之意亦所以罪之耳親之凶罪累上也孝子
之喪罪累下也故游惰之士不齒之民俱以輕
喪之禮處之然後知刑喪之合一已焉人刑犯

者寥寥也天刑人無得免者悲夫

讀服問

孝子之戚無所不在有哀之發于容體者有哀
之發于聲音者有哀之發于言語者有哀之發
于飲食者有哀之發于居處者有哀之發于衣
服者夫惟孝子之戚無所不在而人道始立

讀三年問

古之居喪者未有服制也以心喪焉終身而已
矣終身之喪非忘日之謂也創鉅痛深無時而

五經讀禮記

卷

釋事也

雖不免杖其爲免杖也大矣中世而人
心稍僞以爲心則弗可知也弗可知則詭焉以
自託者有之於是聖人定爲服制緣其情以著
其飾而一斷之以三年夫三年之喪非從天降
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夫非取法于聖賢
罔其取法于鳥獸也凡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
之屬則有知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今使鳥
獸失喪其羣匹越日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
鄉翔回焉鳴號焉躑躅焉踟躕焉然後乃能去

之況人乎然三年之外而遂其無已之思則其無窮也故先王爲之立制中節壹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由此觀之三年之喪人道之至質者也何也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爲爾也然三年之喪又爲人道之至文者也何也上古心喪莫有章於此焉者矣大功而下莫有飾于此焉者矣

讀深衣

深衣者其制深其義又深也短無見膚長無被

五經讀禮記

卷九

士者制深也仰觀于天俯察于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者義深也深衣者公與私上與下文與武其制也無所不通也故古今用之然而世趨簡便矣

讀投壺

古之人無弗射者也蓋武之用可以格陽獸而備盜賊故聖人設微權以陰風之其禮射也萃文士而學之而愚之以觀德其投壺也萃嘉賓而學之而美之以敬養不知者得以習其技知

之者遂以承其意至於承其意則其事更甚于明教以決拾之務者矣或謂古人之意不出此臆說非也夫古人之意不出此則胡然而舞者以于胡然而舞者以馬于也馬也豈苟焉以命名者哉

讀儒行

儒行其語複其辭誇質諸聖人之言弗肖也質諸聖人之心而又弗肖也何者夫記禮者託于聖人之言往往而是矣則胡以獨衷儒行也

五經讀禮記

卷九

讀冠義

先王之重冠也有二義焉元首之尊也成人之禮也三加何也丁寧焉爾也於客位尊也父黨之尊也母拜之兄弟拜之尊也至此始以成人之禮接之則其責有重焉爾矣將責以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禮夫責以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禮盡諸則吾未記所由盡也一冠焉且駸駸向壯矣爲人父爲人兄爲人長顧不已亟尾之哉

讀昏義

昏之義何若詩誌之矣綱繆束楚三星在戶女
陽物而晦時故昏者昏也夫婦胖合者也胖判
也二姓判而合也又若室之事雖故受之以有
別而後夫婦久而不散蓋判之而後以合已焉
易大繫一與二三與四五與六七與八九與十
奇偶之分抑何斷斷也然後一與六偶二與七
耦三與八耦四與九耦五與十耦而夫婦之合
始成禮義之錯由夫婦昉也可不愼與婦見舅
主經讀禮記

李

姑以特豚饋私之也子不私其父非子也婦不
私其姑非婦也故私之爲通恩

讀鄉飲酒義鄉飲酒之禮

鄉飲酒所以洽鄰美也制爲鄉飲酒之禮所以
受上恩也有四焉天子賓天下之賢卿大夫禮
國中之賢習射而飲也蜡祭而飲也其爲澤也
厚而深其取義也精而博

讀射義

射武事也而飾之以文是陰鼓天下重文之鈞

也禮文事也而著之於射是陰鼓天下重武
之微權也惟夫健卒使之習于繁文以柔其剛
強難馭之資故其心有理義之守而不至于亂
學士大夫使之習于決拾以作其靡惰畏事之
氣故其人無厭薄之心而有以應乎變

讀燕義

於燕義見慈惠之盡焉見名分之嚴焉不以公
卿爲賓而以大夫爲賓何也明上之不微假于
下也一拜而已而君且酬之况有功于國乎故
君之答拜明上之不虛取于下也

主經讀禮記

李

讀聘義

聘審上下之交也天地不交而品物不生君臣
不交而情義不篤且又以之爲鄰交夫隣國不
交而後天下之故多矣故先王制聘禮焉齊明
而始行事曰後中而後禮成非強有力者弗能
行也此非習爲迂闊之行以靡天下之人也聘
也者一以聯天下之心一以堅天下之氣夫勇
取有力也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理義天下有事

則川之以戰勝川之於戰勝則無敵川之於禮義則順治是故天下莫貴乎禮於聘義見之矣

讀喪服四制

聖人之制喪服也非聖人之能制喪服也聖人亦有所制何制爾制於仁義禮智已焉夫禮吉凶異道不得相干取之陰陽固也然而其爲喪服也有恩有理有節有權而要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故有制於恩以見仁制於理以見義制於節以見禮制於權以見智其

五經讀

禮記

卷五

五經讀 春秋

臨川陳際泰大士父著

長總論

春秋何爲繼詩存王而作也非繼詩而作也以爲文焉已耳詩與政事相隱見焉其說有三一者王巡狩而有詩王不巡狩失時政之大者後世無由知其不巡狩以無詩故知之此其一也其一王者不能因時立政因俗設教故天下多失所之民亦多失義之民而哀痛滿苟之辭興五經讀 春秋總論 一此其一也其一先王所行之政形見於詩如出師命將勞使臣之類不能一一放而行之則當時之政可知故曰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夫詩豈真可以退虜也哉中國無政致然耳此又其一也由斯以譚春秋繼無政而作非繼無詩而作晰矣故以爲繼詩而作爲文焉耳王者之迹熄而政亡然後春秋作政與春秋事之太類文之不類也則不如更之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之更隱而類也且叩諸實

而亦有之故後之君子弘而通之也所謂存王而作卽所謂存政而作者乎古之王者設之史所行之政書之天下之事亦書之衰世而廢矣卽有所書皆以其意自爲而無復書同文之義夫子考諸遺典仰墨被則一循其舊而復之所書之事平亂不同而事不廢書書不廢法則依然紀言紀事之故而已矣故曰上以遵周公之制也此則春秋存王迹之一也乃其大者王者之政以賞罰齊一天下爲大端不能必天下之

五經讀

春秋總論

二

皆奉吾法吾有吾賞焉耳不能必天下之不好吾章吾有吾罰焉爾賞罰治而天下之不治不足以及損其實而傷其名雖文武之世亦如是而已矣春秋之世下之諸侯大夫之僭越吾不能禁也上之天王之凌替無以行其權于天下吾不能止也此亦極亂耳然天下之亂吾聽之吾苟能治之則雖極亂之天下吾猶視爲文武治之天下何者文武之世未嘗無亂恃吾有以治之因目爲治世而已矣今也天子不能治而

吾託諸史官之書以爲治某日有善諸侯有善大夫吾微辭以志褒其日有逆諸侯有逆大夫吾微辭以示貶其意非託史官爲治也儼然聖天子權天子在上而明於賞罰敢于賞罰吾恃奉簡記替筆左右效其實而已矣因世之亂愈以著天子之能治如是而文武之俗已失文武之政不依然赫赫於宇宙之間乎此又春秋存王迹之一也又其甚者存王之迹併周以前二王而存之併周以前二王以前若唐虞之世王

五經讀

春秋總論

三

迹所自始者而存之春秋之法制有不盡周者矣如周不諱盟會而春秋譏之周不廢世官而春秋亦譏之善胥命美蕭魚蓋有志于大道爲公之世矣諸如此類不可殫舉卽其所惡知其所嘉卽其所獎知其所樂先儒之言所謂行夏之時乘殷之轡服周之冕樂則韶舞者也禮樂刑政之用損益以見其全則固深於存者矣此又春秋存王迹之一也春秋之存王迹者三卽無詩固不已唐虞三代之際乎雖然孔子修春

秘亦非如後人之說字字有意義也春秋之書其不成章者多矣孔子修之視前有加焉耳凡事之後起者常審而先立者常疎蘇氏所謂自以爲文于前世而後之人乃更以爲質也春秋之作亦若是焉則已矣且春秋之義有故書者有例書者有平敘書之而義自見者夫故書而義見乎敘書之而義自見雖用意有刻緩淺深之分而皆其精神之所注乃例有不得不書而孔子書之此亦可謂有深者乎抑春秋爲懼亂臣賊子而作也乃故爲深長之意義以難之聚天下後世明智奇博之士專經而攻之章而習之白首而茫如此一是非彼一是非而卒不知其勝負之所在又况其淺淺者乎以專門之儒而不解以亂賊而解之此亦說之不通者矣故如諸儒之說以懼諸儒可也以懼亂賊則亦未見其可也一春王正月聚訟者嘖嘖爭鳴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夏時冠周月此政如子莫之執中彼此互據而皆敗也何也正月固與春配

非可與他時配也正月爲春之始四月爲夏之始七月爲秋之始十月爲冬之始在四時則春夏秋冬相循而往而爲首尾在十二月則正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相循而往而爲首尾此道之自然雖有神聖能變其更始之符而卒不能變道所自然之符故殷建丑矣地統可託也然大事用之必曰冬十有二月不曰冬正月亦必不曰春王正月與春王十二月也周建子矣天統可託也然大事用之必曰冬十有一月不曰冬正月亦必不曰春王正月與春王十一月也何也其自然之攸不可以私意更也然則用夏時冠周月之說何居乎夏時冠周月將以正月爲夏之正月乎抑以正月爲周之正月乎周之正月固卽夏之正月也如必以周別有所爲正月而移十一月以當之此殆不然夫傳引商書惟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鬯歸于亳商建丑未嘗移月則周建子亦未嘗移月也十一月之不可爲正月固已晰矣若未嘗

移月何所見而謂夏時冠周月乎以夏時冠周月是以春時冠冬月不通之甚也移一月以夏時冠之則一年之移者不勝勞二百四十二年之移者愈不勝勞嗚呼利不百者不變俗聖人當不好勞如是耳然則春王正月固實已春王正月也冬王十有一月不知行之幾時而遂變而從之夏政以行夏之時千古固有不可易焉者也孔子作春秋將以誅亂賊而已則奸之其何以服天下奸王章無大於不奉正朔更之而五經讀 春秋總論

六

隱公

讀隱公

平王四十九年當隱公元年而春秋託始焉前此不作乎有待焉爾也曷言乎有待焉爾也前此猶可言矣後此不可言矣桓王方在 宣王 有見焉則曷爲不待之也平王猶有王 宣王

有不書王者矣乎王猶有天也桓王有不書天者矣且平王卽未四十九年而隱公立焉猶之乎始隱公也何也春秋必有始也魯十二公傳而外莫隱若焉始隱公隱公又賢君也

讀元年

元年以爲春秋深明其用當自貴者始責人君以體元非也春秋紀事必以年年必有始元始也不書一年書元年取雅焉且有所因也體元調元之說起於易之文言夫乾元亨利貞文言五經讀 春秋

七

讀歸則

桓公弑君未嘗弑君也隱未成乎爲君也且桓之弑械平王與惠公實成之以妾爲夫人而不虞卑其身以宰下則乎諸侯之妾而不虐亂乎紀則桓之爲桓也正其爲適也夫事必有其本而後能責其末桓殺其據位者而未嘗弑君也

桓王卽欲舉天王之斧得乎

讀于宿

有特盟而後有參盟有參盟而後有伯主之主盟于蔑特也于宿幾參之矣瓦屋而後參盟之勢成駸駸乎不五伯不止也春秋惡盟非也五伯受盟之委而加甚焉五伯者春秋之所甚重也無五伯是無春秋也戰國已在前而周久不祀矣惡盟將惡五伯乎然則何說以處於此直書特盟參盟主盟而日甚之則世變之如江河

五經讀

春秋

八

已可知矣已書特盟參盟主盟而尋寒之則人心之如鬼魅又可知矣凡有譏者必有其迹者也如曰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內不得不書及微者不得不書人于宿不得不書宿有宿國之君在焉不得不志欲誣其譏之之迹而安可得焉

讀石門

書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于鹹以志諸侯之散見春秋之終始齊鄭爲之也齊僖鄭莊號稱小伯書石門而齊桓之伯也有端桓一伯而衰而

晉遂以數世至晉定而齊景始有與晉代興之語蓋有志乎復伯也有桓公而一匡之烈將復見於天下然景非僖匹也而陽生又非小白匹也蓋自是春秋終而戰國始矣

讀伐鄭

東諸侯分黨鄭之禍自此始鄭者走集之國而天下之所必爭也魯東諸侯也晉北諸侯也秦西諸侯也楚南諸侯也入春秋以來四方無有不伐鄭者矣齊桓晉文秦穆楚莊自主盟以來

五經讀

春秋

九

五伯無有不爭鄭者矣

讀鞏帥師

人臣將動於惡必收大衆於耳目之間而狙人心於悖逆之事然後權有所必歸而相與爲臣子所不敢爲人將安爲固然而不之惟鞏帥師主兵猶可言也彼所會者誰氏之子乎且無論國人狙也卽鞏又奈何使之狙也魯惟狙焉而鍾巫党氏武闢之禍相尋無已時矣

讀四國

四國異術而卒不自免宋主兵而身先弑陳序
宋下身即免焉而子亦弑秦最後獨能以首領
沒耳適然亦固然也術之亂者數世蓋至文公
而後定使衛人之禍放乎夷滅者誰爲之狄爲
之非狄爲之則四國爲之哉

讀代宋

韋師師何以知其先期不氏也前此氏乎則會
四國未有矣曰先不氏固請而行也後不氏先
期而往也然則入極之師無駭何以不氏無駭

五經讀

春秋

十

未賜族安知韋非未賜族乎至逆女始稱公子
安知非桓德而賜之乎去氏者謂不宜以貴戚
主兵耳然異姓主兵亦烏見其可也兵者威其
也虎之兵在身人之兵在衆而皆足以自利是
故有兵而貴戚異姓始皆有利人主始皆不利
矣

讀入鄭

鄭方爲二國所入計莊公非盧于野靜保于旁
邑耳何能卽時乘四國之闕拊而取之此古

精于兵者所必無之術也春秋之事不可考若
此類固已多矣

讀入許

受人之朝入人之國固以見隱公之志荒然猶
不若鄭伯之侈也克叔段敗王師困州吁取四
國而猶然得保首領夫成敗不足以論人也齊
信之待弟年至探其子孫之世而加諸始事親
愛之人則誰敢愛其弟者然此猶可苛例以舜
待象之事也若受朝入許春秋之世習以爲常

五經讀

春秋

十

止當以理責之而旨自合矣

讀宋公和卒

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魯周制也春秋
凡外諸侯皆書曰卒胡氏以爲貶諸侯非也春
秋諸侯豈無彼善於此者乎齊桓晉文春秋大
其功使無二伯卽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微
獨二伯凡諸侯春秋之所甚重也有罪則卽其
事而貶之貶之亦僅直書其事令後世自以其
心齊量之耳未聞畜其怒以至垂沒而又不問

其輕重比而大夫之夫名有所定則不可復變而詰其實之所止齊桓而大夫晉文而大夫降而弑君得國者亦大夫即不幸進而大無道於天子者亦大夫乎既舉而定之名樊固至于此也夫以諸侯待我則以諸侯自爲也以大夫待我則以大夫自爲也則不若正其爲諸侯而因責以諸侯之實不能者因事而直書以誅之且未聞大夫而可放恣而可不請命也大夫可放恣而可不請命是大夫之權固勝乎諸侯也然

五經讀

春秋

主

則烏乎卒之我未之前聞也

讀叔姬歸于紀

叔姬歸于紀聖人特錄之也何特爾賢也其賢奈何紀侯大去其國叔姬不歸宗國而歸于紀以奉祭祀其志可哀其賢亦可風矣將有其末不得不錄其本

讀浮來

參盟自瓦屋始君與大夫盟自浮來始春秋未有盟者自魯隱昉也春秋未有先與小國

大夫盟者亦自魯隱昉也黃池已極天下之狄禍而于唐已見其端漢梁遍刺天下之大夫而浮來已見其端

桓公

讀公即位

桓公書即位胡文定以爲著其弑立之罪深絕之也予以爲不然美惡不嫌同辭固然然上明書桓公弑君而下書即位則將激乎天下後世之人心而使之憤今即不沒地以存見弑之實

五經讀

春秋

主

然以自薨爲文使無傳將安知爲弑乎即弑亦安知爲桓公之預聞故乎夫子于此削其即位明弑君之人不得有其位也亦既隱藏亦既明切矣胡爲而不削之使若無罪者然夫書即位必天王已錫命耳直書僭貶天王也豈曰無衣之詩曲沃滅晉天子且六之七之而又何靳於魯桓魯桓之罪輕于曲沃其錫命也固援歸則之意而順之也

讀滕子季朝

胡文定貶滕子之說雖秦法不若是刻也非徒刻也又復頗甚夫用刑之道恕與平而已滕侯不得已而朝也則與紀侯等也無罪焉爾已其爲桓而朝乎宜在穀鄧二侯之列貶名足矣柰何子之卽子之而柰何終其身且世世也滕侯國耳貶之若是卽前伐鄭四國與後平宋亂四國罪有大焉者矣而又何無此峻刑乎春秋之世非身爲弑君之賊則身爲弑君之黨而比而同之則一千八百國半子之矣卽桓之身與桓之子若孫其又何罪之從此又必窮之獄也且滕世惟無賢君也卽有之若孟氏所謂王者師也者而歷于遠祖一舉趾之謬竟坐前事失侯其然乎否耶深文之論小弱之凌春秋平恕之書必不爲此然則何以子之大滕裁長補短其地無幾而名爲侯服天子之方物伯主之庭實必有重焉者矣其諸自請而夷于子者歟

讀于唐至唐

戍之盟隱不致桓獨致何危之也何危爾隱會

之又盟之隱之於戎撫之可謂厚矣桓之盟之也臣子有危心焉及至而後喜可知也四國不至安之也盟戎獨至危之也美在夷狄則貶在中國

讀春正月

桓累上而貶王猶可言也王累上而貶天不可言也王不王有不稱王王不王有不稱天王者以天自處不宜以私而貫桓聖人以天自處不宜以私而貫王自主不稱天而聖人之天見矣

五經讀 春秋

圭

讀于蒲

于垂貶也書遇譏其簡禮也于蒲善也書胥命美其近正也

讀公子翬如齊逆女

公子翬不宜逆女也輕也然公子翬猶不宜逆女也賊也

讀宰渠

天王終以桓公爲適而可立故渠之聘也與則之歸同聖人終以桓公非適而不當立故渠之

名也與桓之斥同

讀伐鄭

諸侯於王疑也疑而書不可以爲訓故編年
敗沒之以統名戎於王斯下矣下而不書不可
以爲戒故茅戎之敗者之以誌儆

讀于同生

于同生何明與子之法也十二公何以不書未
有嫡子之先生者嫡子之先生則文姜獨也傳
非天下之正法萬世獨寔舜而已故傳子以

五經讀春秋

未

絕天下之達禮聖人務重也焉天下無生而貴
者誓於天子然後爲世子書曰子明有王也丁
那詳之也詳之奈何詩曰展我甥兮詳之亦猶
詩人微意而已矣

讀穀鄧二侯來朝

四年七 去秋冬二時而巧合乎宰渠之來聘
穀鄧之來朝也以予計之此似有所闕而不宜
附會之也夫春秋如桓公者非一人矣鄰國之
與與天王之聘亦非一人矣盡去諸則時不勝

闕也使從重弑君之罪均焉爾從同同則當於

其始事者例之四國宜先闕二時矣是不可解

者一也宰渠之聘也以夏穀鄧之朝亦夏也夫

故得闕二時也使聘與朝或在秋冬之間將不

闕乎無以立教其闕之也則併致闕之故而去

之後之人又何緣知其爲立教焉是不可解者

二也且二年秋冬幸無事即有事將遂闕不書

乎小事猶可設役有鍾巫及四國者亦將遂闕

不書乎書之無以立教不書而有漏于事且漏

五經讀春秋

七

大事也其無以立教有甚焉者矣書傳一經於
秦祖之灰燼再經於漢儒之附會未易事事迎
合也若名宰名二侯則真聖人意之所存耳

讀于櫟

夏陽法不宜書滅而曰滅于櫟法不宜書入而
曰入下陽滅而虞已無事矣于櫟入而鄭已無
事矣

讀蔡季

蔡季春秋賢公子也智足以與權而不亂力足

以辭國而不居遠而不携逝而不迫宜與季在
子臧叔盼爭烈矣然論者於蔡季則謂于是見
貴於春秋於叔盼則謂于是取貴乎春秋而獨
於札有遺議者何也得非其辭國生亂乎然爲
二人也易而爲札也難札不辭國而宿室之刃
先及札之胸僚光華豈一日忘王位者哉札欲
以禮息爭而不能以義討賊而不忍札蓋智以
自全春秋固無貴耳不然以札之博雅見微而
知清濁其賢寧在二人後也

五經讀

春秋

太

讀墓桓公

仇在外難乎其爲報矣墓桓公君子辭也以怨
待人之道也雖然薄乎云爾仇在外遂可以不
報乎則春秋又何望莊公之深也

莊公

讀孫于齊

夫人孫于齊胡文定以爲國論之難斷者也然
書夫人孫于齊聖人五字成文則固已斷之矣
夫母子私之爲通恩然文姜與聞乎故與手

同絕不爲親卽凡人耳遜齊也春秋奔之是王
法奔之也夫法之所施卽情之所當非法之外
更有所謂情者莊公而不忍諸拉脅之事行道
之人皆弗忍也

讀逆王姬

仇讐非所以接婚姻也棄麻非所以接弁冕也
是故有三年之喪者天子不呼其門所以教天
下之孝固如此莊公新有不共戴天之仇於齊
而天王使之主王姬之婚天王無責爾魯之受
之也必乎人之辭也有人焉如子產者周天子
焉得而強諸自是卒王姬矣不得不卒也卒王
姬而齊仇於是爲不可復

讀于禚

夫人不遜會于禚猶可言也夫人既孫會于禚
不可言也桓公車中之變也若得暴疾者然而
歸獄於彭生視之不謹也則猶可藉口於未知
齊之弑之也卽知齊之弑之也若托他故者然
則猶可藉口於未知文姜之私於齊而與聞

故也自孫齊而獄始不可解矣會于禚齊襄文
姜之惡比諸禽獸無責焉爾矣魯莊公乎心也
魯廷公乎人也是不可惜矣乎文定謂莊公哀
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督下車馬僕從
莫不候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公威令
之不行哀戚之不至爾然此不足以蔽文姜之
罪以服天下後世之心也且又不足以制文姜
正其爲母而不絕之母之所以欲往人子焉得
已焉若文姜者大臣聲其罪絕之于廟盟之一
主經讀 春秋 羊

城穎之地莊公適于義哀痛而從之庶乎其可
已也

讀餘五

下陽曰滅餘五曰伐此必關天下之大故者也
故以爲誌慶父之得兵權也胡氏謂春秋中魯
之見弑者三君其賊未有不得魯之兵權者古
今一揆何論春秋哉然兵權不屬於此卽屬於
彼貴戚不竊而外臣竊之外臣不竊而中官竊
之專其權而一無所操卽一無所竊則又易而

國因以不振分其權而無所專操卽無所專
則又散而事因以不理然與其竊也專也毋寧
分之要之將善將兵人主善將將則其善夫

讀歸人于齊

大夫不得用地公子不當去國盜地以下敵棄
君以避患非人臣也然紀季見貴於春秋其有
弗獲已矣夫其有所奉矣夫其有紀侯之命矣
夫紀季之去有紀侯之命焉可謂能行權視微
子之事爲有加也已然吾有感於叔姬紀季其

五經讀 春秋

羊

志可哀其事可悲而徐傷魯國之無人也魯能
聲鼓鍾之靈決策一戰則親仇可復而婚姻之
難亦復可解尚謂強弱不敵則向者四國之師
獨未始敗勦哉

讀狩于禚

春秋責莊公之忘齊也不一已焉然未有公之
親之也築王姬之館于外猶知外之也至公子
溺會師則漸親之矣至是而躬會獵焉于禚何
夫人與齊侯所會地也狩何一爲乾豆以上主

乎宗廟以爲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凡責人者從重莊公之罪未有重於此已焉伐衛圍邢若安以爲固然爾故傳者謂莊公於齊前此有事矣後此有事矣則曷爲獨於此焉譏於讎者將一譏而已故擇其重者而譏焉莫重乎其與讎待也於讎者則曷爲將壹譏而已讎者無時焉可與通通則爲大譏不可勝譏將壹譏而已其餘從同同此物此志故也

讀聖齊襄公

五經讀春秋

圭

卒王姬不得不卒也聖齊襄公不得不葬也

讀獻舞歸

春秋之法諸侯不生石失地則生而名之比于賤者夫獻舞之無志也固也然蔡季賢公子而泯泯焉未有間也何也控于大邦豈無因無極而卒已焉其才不足稱矣或謂季是時已亡則哀侯在楚蔡不敗立君而北杏之會猶得列於諸侯以尊伯主夫不改立君與諸論桓侯俱賢者之事度非季不能人之材有至有不至蔡季

之謂乎

讀滅譚滅遂

荆夷也然僅執獻舞耳齊桓儼然圖伯中國方修北杏之會而先滅譚繼滅遂何居春秋未有滅人國者滅國自齊桓始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桓能置問乎然其滅也有二曰尊諸侯曰倍兵力故有滅國之事齊桓之所以爲伯無余遠能邇之心也有滅國之事齊桓之所以能伯得遠攻近取之術也

五經讀春秋

圭

讀定伯之事于幽

桓蓋經替數十年遲遲而後取之北杏之後已伐宋矣已會鄆矣至伐邠而猶序宋下也迫同盟于幽而後八國諸侯始左提右挈推戴一人於節旄之下其時近古而其氣象幾於王者至文不然一戰而勝一勝而伯吁王風之降而爲伯桓伯之降而復爲文君子悲世變爲已亟矣

讀荆人來聘

幸之戰荆驟見于經而以州舉狄之也二十三

年來聘進而稱人嘉之也蒯禍先中於蔡蒯勝
先通于魯

讀姜氏入

入者逆辭也以宗廟爲弗受也仇人子弟使薦
令於前以爲不可見乎宗廟升桓刻桓以誇示
仇女莊公爲有人心乎以女妻而得老矣必相
以仇耦而當佳妃必怨嗣子之不終也夫固早
知此已

讀鼓用牲于社

左經讀春秋

肅

敕曰食者先以尊命責之後以臣子之禮接之
鼓者責之也牲者禮之也而責亦有二一曰責
羣陰一曰責上公責羣陰責其不職而食也責
上公責其不救而食也天子鼓用牲于社諸侯
鼓用牲於朝何也天子尊責神諸侯降于天子
自責而已鼓用牲于社非禮也

讀同盟于幽

桓八年同盟于幽於是而授之諸侯未安也桓
十九年同盟于幽於是而授之諸侯已安也

讀卒塋叔姬

叔姬天下之賢女也歸紀歸鄒必書其卒其塋
必書紀之國君夫去而已而賢者乃在叔紀之
夫人在殯而已而賢者乃在滕叔姬於節苦也
於歸妹女賢而配不良也

讀子般卒

卒子般春秋愈不足以傳信矣公薨不地以存
見弑之實是也卒子般何居其與卒公子牙也
又奚以異卒子牙不知其醜之也卒子般不知
其弑之也閔公不地已曰矣下書夫人遜慶父
奔又曰矣子般未始稱公也無以異也而下書
慶父如齊也無以異也使無傳後人亦安知子
般之弑與慶父之弑之乎

讀季子來歸

來歸喜辭來歸亦緩辭也

倍公

讀城邢

伐邢又伐衛而兩國幾亡春秋中國之狄耳非

如後世匈奴等也二國不支齊率諸國救之卒
回翔容與而不敢急擊此時事之不可知者或
謂劍不鉅者功不高然使狄人輕齊而狙焉亦
豈管仲所稱得志哉

讀薨夷

哀姜之罪降於文姜而哀姜不免焉桓何以獨
寬於前也曰方經營之初而沐之逮也然圖伯
固有急此者乎蓋一以護襄公之醜一以念莊
公之思一以忿于糾之保至哀姜而無是矣殺

五經讀

春秋

庚

哀姜不如其旌叔姬也有三國不如其封紀
季也

讀于質

遠結江黃江黃之爲計左矣齊桓之爲計左矣
江黃小國得其力不足以因楚失其力不足以
因齊祇取滅焉祇今人滅焉故曰計左也且遠
結二國奇兵也盟諸則誰不知之知之又誰不
備之而焉取奇也八國之師不得一矢相加遣
豈其藉二國折鈎之喙以益陽乎言諸侯皆在

則又矣也于所八國則八國也于質四國則四
國也何用知爲諸侯皆在也與其諱諸侯則不
如其諱江黃也

讀次陘

蔡潰而楚失其與矣陘次而楚失其險矣總八
國之師臨之豈虞不勝而卒以禮下之不敢擊
者何也齊師雖強桓公能以律用之而不暴楚
人已服桓公能以禮下之而不驕其庶幾爲王
者之事固也然亦有說焉次陘之師不如城濮

五經讀

春秋

壬

之戰有四一曰重兵深入懸棲爲客主可以逸
待之一也城濮無是也一曰八國并將事權不
一人多不能無生得失久而變生二也城濮無
是也一曰敵人乘險進不得戰退無以自處而
我師坐老三也城濮無是也一曰楚氣甚張全
師未鋤足以待敵非僅如二廣東宮之甲從之
者吾師有盡而敵無窮四也城濮無是也申侯
之誤師也師出東方循海而歸卒遇寇老不可
用去此其時無幾勢已如此使方城漢水誠爲

是固卽管仲善謀又何以克還無害哉故知齊之許盟所謂善勝者也夫既受盟楚之禍亦少紓矣

讀侵陳

伯者之事卽方功而人已教王者之澤歷百世而人猶思桓公欲徑陳陳不具納執轅濤塗其教矣夫大抵春秋之世凡三變桓公之身亦凡三變盟幽以前一桓公也次陞之時一桓公也召陵之後一桓公也其始念深禮謹其後震而

五經讀

春秋

卷一

讀首止 葵丘

桓之會有天子之事三洮也首止也葵丘也于洮王人微者而序其上葵丘周公冢宰而序其上至首止非徒序其上也且殊會之殊會世不以世子夷於諸侯不以世子夷於諸侯所以定世子也君子謂桓公于是爲知節矣桓有大功三而洮不與無召陵楚無周也無首止天子

無周也無葵丘中國諸侯無周也葵丘次之首止召陵莫能軒輊已焉春秋所以予桓也

讀詭諸卒

獻公得戾也迹其所爲大類漢武之爲人拓地開疆寵姬愛子靡所弗肖當其時齊桓方伯中國而褒如充耳曾不遣一介行李一何雄桀也至申生奚齊之際耄矣夫其爲子而弗子者莫能使人弗之子也非其子而子之者莫能使人

五經讀

春秋

卷一

之獻公殺之也卓子之殺亦獻公殺之也獻公殺三子里克弑三君申生非里克弑之而里克弑之何也里克之言曰與弑太子吾不爲通復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避其獄諸焉得而避諸夫里克不死于世子而死于亂賊其亦不知命已焉齊桓之禁曰毋易樹子毋以妾爲妻獻公實犯之亂者數世則獻公亦奈何不一及衣裳之會也

讀伐黃

天下有大機焉夷夏貞勝之際不可不務慎也
楚之亟病中國也自敗蔡始桓公未有與也猶
得以有說自後駸駸乎食上國矣召陵扼而盟
之而中國之勢張俄而問于晉之役遂公然伐
黃伐黃義不可不救卽勢又安得不救伐黃所
以明逼齊也齊師不出于是而遠及徐徐與齊
邇伐徐是從腋下取物也伐徐而齊救不力則
天下遍被災禍矣故敗蔡一大機也伐黃一大
機也惜乎桓德之衰之不逮此也

五經讀

春秋

三

讀于瓶

使陳人殺桓矣然亦陳之罪也伐齊人愈數桓
矣然亦宋之罪也狄與齊仇也而亟救之邪與
狄仇也而合救之救在夷狄則病在中國救在
仇讐則病在同盟

讀曹南

五伯莫微於宋襄五伯亦莫恭於宋襄宋伯而
伐齊喪圖伯而執滕君既伯而用鄫子伯諸盜
賊之人皆可司壇墼也伯諸華夏之人皆爲供

魚肉也

讀盟于齊

首伐伯主者宋也卽其圖伯者也首卽楚盟者
齊也卽其伐楚者也

讀鹿上

宋襄之氣最豪而意絕奢齊桓止欲合諸華宋
襄遂欲併南北自葵丘以宋子與盟亦既見齊
桓之事矣竭力擯之而伐黃伐徐卒不能救僅
一伐厲伐英氏以相報復宋襄何人顧侈然然

五經讀

春秋

三

使楚子旆焉受事節旄之下其亦大愚已焉孟
之執楚子直玩弄股掌之間爲戲具耳

讀于孟于薄

序宋公于諸侯之上而書執宋公若諸侯之執
之然不與夷狄執中國也其盟于薄也以公會
諸侯爲文而深沒楚子若諸侯之自釋然不與
夷狄釋中國也

讀獻捷

齊侯獻捷且書曰戎捷楚人獻宋捷止書曰捷

非獨以其脇脅爲之諱也中國執夷狄則張而大之夷狄執中國則沒而隱之中國能捷夷狄也夷狄無能捷中國也然則曷若弗書之弗書而此義隱矣

讀于泓

齊桓晉文未有獨與楚挑戰者次陘八國城濮亦四國也齊桓晉文未有無權術以與楚決鬪者次陘拒險城濮亦用奇也吳獨克吳強也晉以後亦多獨克晉甲兵日以加亦強也宋亡國

五經讀

春秋

重

之餘又見執之後也有一子魚而不能用獨圍而又不阻隘兵敗身傷固宜且夫宋襄之仁義謂其僞焉又未足以服其心也齊桓之伯也召陵之役可以勝矣而弗之勝也宋襄初狹其事而欲矯其所爲奴虜膝君犧牲節于齊君臣數十年經營而不足直欲旦夕圖之將拆服強悍之楚繫其頸而笞其背道身自見執而後知計之疎齊桓之未可非也然後始轉而效之慕焉而爲已甚意若宋襄者其亦愚人而已矣

讀杞子

杞伯也而曰子杜氏謂文公始行夷禮終其故仲尼於其卒以文貶之非也猶之乎廢子自降而已矣當時即夷者首蔡次鄭齊伯烈之餘而盟會禮義之國而乞師討天下半用夷者謂揖讓衣冠之未變乎則荆楚之文物豈有異焉而號舉州舉不一而足也一槩而繩之則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之刑也不一槩而繩之則竊鉤者誅竊國者戾之說也

五經讀

春秋

重

讀乞師

魯大國也僭賢侯也十年而如齊以行朝禮三十六年而如楚以乞濟師屈伏于鄰誰昉之倍公昉之也屈伏於夷誰昉之倍公昉之也

讀圍宋

宋襄未伯而予以伯傷中國之絕也楚成已伯至莊而後予以伯抑夷狄之強也

讀城濮

楚未有強于成者成之起也值中國之盛中國

三伯而三值焉召陵也孟也城濮也楚稱欽于
召陵之師而甚張於于孟之會非城濮挫之耕
霸問焉其何日之有夫孟無論已召陵惟不極
挫故楚大張而齊日以不兢城濮之勝晉始定
其伯世於天下於此見兵力之不可已焉宋之
圍也因襄也城濮之戰也亦因襄也襄之爲襄
也多矣乎其能知晉文也

讀衛侯出奔楚

衛之禍放乎即夷狄者誰爲之晉侯爲之也衛

五經讀春秋

盡

之禍放乎殺母弟者誰爲之晉侯爲之也夫心
不外者乃能統大衆智不鑿者乃能處大事晉
文伯夏舉動煩擾視桓庸有異乎文之材非桓
匹也其衰偃諸人又非仲匹也伯風於此降焉
悲夫

讀河陽

踐土削其下勞之事去其實以全名河陽以自
狩爲文正其名以統實蓋晉侯召君其可訓乎
若原其自嫌之心嘉其尊王之意則請王之狩

忠亦至焉齊桓會不邇三川晉文嫌朝王其伯
者之心正而無譎者矣

讀翟泉

桓公會不邇三川其知節矣夫文公則已盟翟
泉矣桓公不以大夫亢王人其知節矣夫文公
則已使大夫矣

文公

讀垂隴

翟泉以列國之大夫盟王臣大夫張也見諸侯

五經讀春秋

盡

之輕天子也垂隴以伯主之大夫盟諸侯大夫
張也見伯主之輕諸侯也

讀納幣

莊公不勝其母逾期納幣焉君子以其爲已緩
矣文公不喪其父不及期納幣焉君子以其爲
已亟矣夫志敬而節具與之知禮志和而音雅
與之知樂志哀而居約與之知喪文公之志已
在逆女之前故春秋之譏遂當納幣之日

讀逆婦姜于齊

文姜不與桓偕入抗也哀姜不可見乎宗廟也
也出姜若已成爲婦忌也女壯者或弑其夫或
弑其子女弱者至不保其子與不允其身

讀夫人風氏薨

妾母之稱夫人胡氏謂以妾媵爲夫人徒欲尊
寵其所愛而不虞卑其身以妾母爲夫人徒欲
崇貴其所生而不虞賤其父卑其身則失位賤
其父則無本然此固不可以責文公歸仲子之
明考仲子之宮已有夫人之實特未被以夫人
之名耳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劓踵事增
華變本加厲又何惟焉禮之失也自成風昉也
成風之爲夫人也自仲子昉也

讀舍則會葬

文武之教著於南雅莫急於君夫人夫成風之
爲成風也與天王之待成風也莫仲子甚焉仲
子將宰一貶而已仲子將宰一貶而已則成風
乎宜益進焉益進自不能舍乎天王也歸舍且
則會葬王不稱天也固應焉爾榮叔居然字之

無恙也召伯居然字之無恙也胡然也從重從
重天子重焉爾宰一貶而已天子一貶而已已
不敵王也再貶焉其於貶爲已重也

讀姜氏至自齊

莊姜之不答于衛州吁所以成其惡也出姜之
不允於魯襄仲所以肆其姦也

讀秦伐晉

春秋以常情待晉襄而以王事待秦穆待之也
愈厚則責之也愈詳人之斯責之狄之甚矣狄
之非狄之也責之重未有如狄之者也

讀厥貉

書次於厥貉以見楚伯之難非也楚成已伯矣
且次厥貉下未有所處卽次厥貉有妄動之意
焉又伯之累者也次厥貉包藏禍心以憑陵諸
夏亦非也楚自成王以來戰勝諸侯威動諸夏
滅黃滅江亦朝駕而夕至獨力而取之若承蜩
然糜之爲糜其居徒幾何顧必厚集其勢進審
其機而後發乎

讀于戰

長狄也獲之而腹臍之種遂亡計長狄必非若
甲氏留吁赤白嬰兒及莘洛之戎居於中國者
也又必非若後世大抵月支烏孫之種居於遠
裔者也防風氏既受約束奉琛球當在近塞若
孤竹單耳之間其來獨將也無一人得還者古
人公族大夫人人善戰固如此

讀術聘

楚之見也文也則敗蔡始也秦之見也穆也則

五經讀春秋

夫

戰韓始也皆驟見于經又驟強也然秦穆賢矣
無憑陵之事置晉摧荊風起于程駁駁乎夏聲
此之謂伯之修已焉故春秋於秦穆多恕辭其
來聘也楚一聘再聘君臣始並見秦則無俟乎
其再也此春秋輕重之權衡也

讀新城

厥貉之次中國委靡楚攫一廩不足支其禍而
盡其貪行將及諸國矣懼而同爲新城之盟同
外楚也雖然宋公陳侯鄭伯意不可誣焉使三

國者盡若蔡左提右挈而爲之先驅中夏不幾
繼漢陽諸姬而盡乎

讀于扈 伐宋

于扈而散言諸侯略者等于狄伐宋而並人大
夫賤者窮諸人人可也狄甚矣諸侯之貴加于
大夫而于扈之貶甚於伐宋何也其位也彌尊
則其責也彌重

讀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齊人殺其君

商人

五經讀春秋

夫

舍未踰年成其爲君者所以重商人之弑也商
人賊耳成其爲君者所以結齊人之罪也稱公
子罪止身也稱齊人罪累衆也是故稱公子非
有世族之譏稱齊人非關討賊之義

讀如齊 子卒 歸于齊

書二使如齊於前而子卒繼之書夫人歸齊于
後而子卒先之讀之見隱諱之情讀之亦有悲
切之意其善志也夫然夫子逆知有傳之者矣
非有傳之者亦未易以明也

宣公

讀宣公

子赤之弑出姜之歸讀之有悲切之意焉行道之人皆弗忍也矧伯餘乎矧齊出乎叔姬之誣舍之死而弗克問也嘗為齊弱久矣齊之為是也賂諸濟西之賂幾何為細女也出姜已在前矣夫以齊之強不先得其意未有敢動於惡者也仲遂得臣先如齊蓋計而殺之也不先得其意未有敢即于會者也季孫行父繼如齊蓋嘗而親之也書曰公會齊侯於平丘平其辭焉無汲汲之意斯其責齊至矣乎

讀莊林

師與大夫敵也大夫與諸侯非敵也師與大夫敵言會晉師則已明矣大夫與諸侯非敵言會趙盾則已元矣獨將救陳者急也令將伐鄭者緩也

讀四國侵鄭

一宋耳而夷夏之曲直勝負在焉宋棄圖伯而

楚成執於墳圻之上曲在楚矣故有城濮之戰以強力勝之而不可宋昭被弑而晉及諸侯昧乎鍾鼓之靈曲在晉矣故有伐鄭之陋以中國正之而不能

讀楚人侵鄭

四國侵鄭免鄭之責辭也而楚亦免矣楚人侵鄭免鄭之責辭也而晉亦免矣

讀黑壤

春秋榮義不榮勢黑壤之不與盟諱之也辱也五經讀春秋沙隨之不見公著之也榮也

讀辰陵 摺函

五伯之舉未有先及於弑君者也及之自楚莊始宋昭之亂也汲汲焉少西氏之亂也汲汲焉晉於宋亂猶可言也至陳亂而方申戎之好于摺函甚矣戮陳之賊復陳之祀齊桓之舉未有過矣或以夷而貶其伯噫夷乃不得為仁義哉

讀閭鄭

春秋於楚莊多刻辭非伐陳之後不以伯予之

春秋於楚莊多恕辭即陳鄭之事不以重之也一嚴滑夏之防一大討賊之義

讀清丘

楚莊初年晉方全盛同盟于新城中國懼也楚莊末年晉已敗郟同盟于清丘中國彌懼也傳謂譏失職非也要實鬼神脇心以擠楚獨非職乎

讀晉侯伐鄭楚子圍宋

伐宋甚也圍已甚也伐有名也圍無名也直書

五經讀

春秋

聖

其事而輕重自明必恕鄭而苛宋責晉而寬楚緇夏仲夷豈春秋之旨哉

讀于穀于宋

以列國之大夫亢而與國君會大夫張也中國于是無君矣以中國之大夫屈而與夷狄會諸夏陵也中國于是無華矣然有制焉一會齊侯會楚子其書法不異而亢屈已殊若曰公孫歸父不稱齊侯者也而以會楚子則屈吁聖人之微意或在斯乎

讀宋人及楚人平

以賂子嬰兒歸

宋及楚平天下將成南北之勢而晉意不在中國嬰兒留吁汲汲焉嬰兒書會免嬰兒之責辭也見滅者免則滅之者不免矣夫楚為辰陵之盟也而晉方為攢函之會以與狄媾楚為城下之盟也而晉方事鄆舒之蔡以與狄媾楚重得志而不兢直書其事以陋之

讀斷道

新城清丘之同盟不可已也斷道之同盟不如

五經讀

春秋

聖

其已也楚方張而伯主方返南轅之駕從事於狄楚方張而中國方修同仇之意釋憾於齊楚十舉而十當晉十舉而十不當同盟不外楚而甘心一笑之忿其為不知類也陋矣夫

讀楚子旅卒

卒楚子不葬楚子恐民之惑而避其號何也春秋之君其卒也侯侯也伯伯也子男子男也迨其葬則自蔡桓侯以外即滕杞貶稱子焉未有不公之矣葬楚子將葬楚子乎無是例也抑

楚莊王也是明予以收物而京師楚也雖然胡不併卒樂削之四夷雖大皆曰子夷之大無如楚楚之大無如莊於是因其卒而借以著教且楚日以強又目與中國爲事也椒聘矣君臣並見矣于宋薦賄矣欲不卒諸焉得而不卒諸

讀公孫歸父如晉

晉宣公刻意事齊高固止而請女其辱之也豈止一笑已也然怒其上卿而歸父遂如晉矣君乃不能如臣也至三家之怒難嬰抑甚焉請去

五經讀

春秋

蜀

三家而歸父遂奔齊矣君乃不能庇臣也甚矣春秋之世之臣也雖然齊頃怒晉魯上卿春秋沒而不書何也將有其末不得不錄其本然觀頃公八年之間元年公孫歸父會伐莒四年會齊侯於穀五年仲孫蔑會高固於無雙而已豈行父初聘而有帷婦人之事乎乃缺克獨不載何也沒而不書所以重鞍戰之罪齊若無因而受師者然

成公

讀赤棘

斷道盟而齊魯之交攜赤棘盟而齊魯之隙決然斷道之盟爲齊之怒季孫赤棘之盟爲齊之納歸父也季孫隙於齊去三家不於齊而於晉何也三家強齊力不辦也歸父新有好於晉三家逐而奔不於晉而於齊何也以季孫主於卻克齊又怒季孫也且歸父于齊數有所親也三家於宣勤矣宣欲去之何也或有所挾焉不忍其求也而倚歸父去之何也歸父賢也

五經讀

春秋

蜀

讀戰鞍

鞍之戰甚力移而駕楚城濮之勲豈伊異人然泌之戰先穀不用命舟中之指可掬也戰君之愾不如戰已之愾也可慨也夫

讀盟于蜀

辰陵之盟止陳鄭二國從之耳乃遠不如蜀蜀之盟十有二國而楚共已偃然執牛角於壇坫之上前乎成成未有是也前乎莊莊未有是也楚公子嬰齊驟見其氏于蜀君之主盟與中國

準匠之氏族與中國之大夫準此亦關天下之大故而將有混一之勢聖人於此有所弗獲已焉耳矣

讀鄭伐許

狄鄭也狄秦而後狄鄭然有狄晉者矣夫狄秦鄭可也而狄晉爲已甚也聖人於此蓋有弗獲已已焉

讀梁山崩

沙麓繫之乎晉非關乎天下者也梁山不繫之

五經讀春秋

梁

乎晉關乎天下者也沙麓小而梁山大

讀蟲牢

同盟于蟲牢鄭服也文定以爲惡其不奔天王之喪夫當時楚氛已甚天王且有改王改步之憂而鄭之爲鄭南向楚則楚重北向晉則晉重彼方悔禍之延引領北路中國諸侯奈何弁髦乘之九國之同盟也志同欲也人臣事君當權其大小而計其緩急蟲牢之役雖不外喪其爲亦也大矣

讀立武宮

喪事卽遠有進而無退宮廟卽遠有幾而無立故去祖爲壇去壇爲墠去墠爲鬼所以明卽遠有終之義立武宮不宜立也然祀飭宮其故可得聞也立武宮其故不可得聞也或非祖廟焉晉至此事變愈多有增兵講武之意作丘甲立武宮安知非一類事也乎

讀致女來媵

伯姬之賢也致女使卿特厚遣嫁之禮諸國乎

五經讀春秋

媵

廢信無妬忌之行及當譴諍出出之變則諸侯同會澶淵以謀之雖其事已過然亦足以見天理之在人心未嘗亡也

讀瑣澤

鄭自蟲牢以來馬陵有盟乎滿有盟未始心外晉也銅錐之執樂書六國之伐楚一救之而不能則晉強而楚少懦矣何事而與楚爲成於瑣澤乎說者謂晉士燮會楚公子許偃盟于宋西門之外不書在中國也夫聖人之存中國往往

而然然據當時之事勢以合于經然有此卽又奈何信傳也且地于宋宋與焉况乎許偃許偃又不必諱也而繁不書何也

讀如京師

天王狩于河陽不言召全乎名也諸侯伐秦如京師不言朝正其實也

讀鍾離

楚之爲中國患也非中國之爲之也吳之爲中國患也則中國之爲之也鍾離猶殊而會之

五經讀

春秋

果

池遂爭而長之夷狄不可使有親不可測其中夷狄不可使有功不可格于後

襄公

讀城虎牢

城虎牢所以扼楚亦所以制鄭未幾而爲鷄澤之盟蓋三駕而楚不爭鄭不叛非獨得善勝之道操至誠之心虎牢之城亦預有力也夫

讀鄭伯卒于鄭陳侯逃歸

不以夷狄之民加鄭伯故卒之不以匹夫之事

貫陳侯故逃之

讀邢丘

夷狄之張也有鍾離而後有邢丘大夫之張也有邢丘而後有渙梁

讀會吳于相

悼公三駕吳未始與焉然于鍾離于邢于相其中好不一而足也夫豈無所用也吾謂此卽齊桓遠結江黃之遺智也而吳竟未嘗亡一矢遺一鏃吾謂此卽江黃按兵不動遙相踞角之遺

五經讀

春秋

果

智也夫晉師三駕而後緹楚也吳長岸之役一舉而覆之吳于是始輕中國矣

讀蕭魚

悼公三駕五伯中之用兵未有善於此也桓總八國之師幾老而不可用其後始懲而爲將畢師少也文之勝幸焉爾則胡以及悼公悼公之罷楚也或謂其法久而覺覺而可迭爲僞以靈其來則胡伍員之再勝楚猶然藉其術哉雖然悼之爲此也而恃虎牢也楚長驅以入敵人之

境非有空城可以畜扉屨也。廷不得戕逞，而無以自處，則病矣。虎牢可扼楚，而還以自藩，居疾於虎牢乎？是得其勝形也。

讀侵齊至穀

春秋之大夫，猶有義舉焉。納捷菑于邾，而弗克納也。侵齊之役，士句聞喪，引還，恩動孝子之心，義服諸侯之君。此易及乎？則胡宋襄之伐齊，喪也。

讀商任沙隨

五經讀

春秋

五

春秋之法，有爲一人一事而書者，其書也以明。道有不爲一人一事而書者，其書也以紀世。至於據其傳，有其事而求諸經，無其迹者，不可得而解焉。會商任書，其會商任也。未嘗言其銅鑿氏也。會沙隨，書其會沙隨也。未嘗言其再銅鑿氏也。既不明言其事，又無褒貶其辭，其意何居？我未之前聞也。

讀次于雍榆

晉人者也。未有人伐者也。伐盟主自齊侯始。

晉救人也。未有人救者也。救盟主自雍榆始。自伐盟主天下之伐舉無足望者矣。自救盟主天下之救舉無足書者矣。齊先伐盟主，此所以爲功利之國也。魯先救盟主，此所以爲禮義之國也。

讀夷儀 重丘

夷儀受賂而還，天下知晉非徒義之不足以激也。抑且怨之不足以激也。于是重丘之諸侯畧而不序。夫重丘猶書同盟也。自是雖同盟有不足言者矣。

五經讀

春秋

五

讀于宋

中夏之衰，未有甚于宋之會者也。夷狄之盛，未有甚于宋之會者也。說者謂于溴梁而天下無君臣之分于宋，而天下無夷夏之辯。蓋蜀之盟，楚儼然伯矣。然天下之服不如晉之服之也。蜀之盟，晉猶離之。宋之會，晉遂合之。甚哉趙武之偷而詭言以自說也。宋之會猶不如申之會也。然而宋託始焉。是故視于會，宋說者知昭襄。

春秋將以終於吳越焉爾矣

讀公如楚

甚矣公之屑於楚也始焉椒聘我矣繼焉君臣
並見聘我矣權其意進之權其勢進之若有靳
惜者然不得已而身與大夫盟又不得已而大
夫與其君盟至蜀之會不得已而以身推之至
宋之會又不得已而以我之伯主推之然未有
身自旅見之也如楚焉京師楚也僖公伐楚者
也子孫至易而爲朝僖公朝齊者也子孫至易
五經讀 春秋 卷五

而之楚甚矣公之屑於楚也乎

讀公在楚

公在楚公在虢侯帝在房州同一書法也

讀閼弑吳子餘祭

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
吳子之近刑人所以近死也罔也然常考之李
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
迭爲君而致國乎季子故諸君輕死爲勇飲食
必祝則門巢之變未必由不飾城而請罪月中

之乃亦未必非以身適之也夫吳俗慄勇而輕
自古而然矣

讀杞子來盟

書曰子賤之也凡來盟皆大夫自親之故賤之
也夫春秋之盟也非我適彼則彼適我其來盟
豈獨一杞哉卽來盟蔽其罪之所在當不至夷
於賊與將於虜者夫胡氏之言微乎則杞來盟
固與朝桓用夷之罪均已焉春秋胡寬于強大
而介介乎滕杞也或謂先儒之言所宜信從則
五經讀 春秋 卷五

何杜不居然漢晉乎說春秋者謂褒貶君大夫

羣

莫備於隱桓莊之世蓋言一貶而已一貶而已
者從重又從同同乃何杜輒謂春秋文致太平
至定哀之間而純粹其意以爲無可貶矣則亦
將著蔡之而不敢置一喙哉

讀吳子使札來聘

吳子使札來聘先儒未有明之者也至王廷尉
之言而其論始定說者謂吳何以子札賢進之
也是臣爲能進君也札何以不稱字辭國生亂

固來聘貶焉則微論札非生亂卽生亂固不爲後事乎貶之是逆探其後目而成心以要之也此於人情何居仲尼不爲也然則何爲而予之又何爲而稱札而不書季以賢之也公察能歷聘上國矣於是乎子之而猶不欲純予之也故名其臣固待夷狄之體也於札無異也

昭公

讀楚子麇卒

邾敖之卒也固實弑之固乃自立而後遂大

五經讀

春秋

卷

會十二國諸侯于申其君用齊桓召陵之禮宋向戌鄭子產皆有獻焉聖人於此若革其僞而正其弑君將恐天下之人惑之謂弑君之賊可儼然司華歆也唯是憫之甚懼之甚沒邾敖之弑而從其赴以卒書此皆裁自聖心以達三事游夏不與焉其言甚辨而精無以難也然春秋伸道不伸邪榮義不榮勢弑君之賊儼然司華歆也益令人髮上指齒相摩而欲食其肉也何居乎其能惑人也哉且何不於其大會於申

而再貶之也北元魏之譏江南也江南自號中國一歲一君而北魏百年一君若沒邾敖之弑是故便于附之爭盟也中國益無君焉惡在其憫之甚懼之甚也然則其義何居楚遠也縊隱也而夷狄又略也以遠裔隱微之事而察察焉詳以諷之聖人以爲大罪不可輕殺之人且又不如聽之足以示略也略之其亦足以見懲矣

讀伐吳

說者謂通吳以困楚者晉謀之失也通越以困

五經讀

春秋

卷

吳者楚謀之失也蓋懲黃池之事與後世唐之突厥石晉之契丹宋之金元也然亦有不可樂言者吳與楚至門巢以來其黷深矣長岸之戰君妻其君夫人大夫妻其大夫夫人生者竄伏死者暴露使非越誅其子而縊其身其何報之有且越又何嘗患楚也黃池之事其得越力均也通越因吳楚謀非失也通吳失之然賴有楚矣雖然卽通吳未嘗失之教之乘車教之射御以夷俗而冒華教彼用其法而不能純則不如

斷髮文身與人無爭與已無患也故通吳吳用以強亦以弱且夷狄自相攻擊而中國始得息肩畜全力而制其後則通吳即可多營哉

讀蒐于紅

蒐紅謂凡亂臣之欲竊國命必先爲非禮以動民而後上及於君父文定之義誠精矣然春秋凡書晉卿會盟伐圍取滅其不自公室出已非一日卽輩帥師之時業有然者履霜之戒始於蒐紅責之不亦迂闊也乎

五經讀春秋

堯

讀陳災 公在乾侯 昭九年 昭三十

年

陳灾存陳也公在乾侯存昭公也一則斥夷狄之猾一則養臣子之心

讀伐莒

齊晉諸卿有公族者矣未有如魯三家之強者也晉弱國也獨不廢大夫之強然晉所以久存者亦藉焉而不及齊陳氏晉之三卿何也三家之強強于晉非強于天下也且物老而衰氣過

而復三家之強又強于先非強于後也當晉之盛而三家強當陳氏韓趙魏氏之強而齊晉弱盛則僅致其微弱則遂可代也其理其勢所固然也夫

讀晉伐鮮虞

說者謂始伐鮮虞狄晉也晉主中夏之盟春秋之狄秦以晉故也狄鄭亦以晉故也則其狄晉何晉之君臣無中國之志也于是楚方橫行中原而晉獨有事於狄於是狄晉其說固然然猶

五經讀春秋

堯

有疑焉春秋之例有不能盡書者則從同同從同同書其始之者也辰陵之盟晉方有事於櫟兩城下之盟晉方有事於潞氏楚莊之欲得志于中國也其於靈晉景之能得志于盟主也猶未如始之不振也而櫟兩之會醜于伐戍潞氏之滅基于伐圍從同當從始從重又似未有重於晉景之爲之也然一日晉侯再曰晉師未始狄之而獨狄鮮虞之伐何也此堯叟之註之所本及許也夫晉春秋之所甚重也然晉是無周

已焉久而不得已而後一狄之自此以後始從
同耳且厥愬之會請于楚而不得也救乎蔡
而不能也此晉景之所未有也况乎縣陳縣陳
又楚莊之所未有也即從重乎而能舍是乎至
謂吳入郢於越入吳而晉猶圍鮮虞也于是狄
晉此尤非確論矣入郢吳爲晉制楚也入吳越
爲晉制吳也此晉所以賀也且夷狄相攻又無
與中國也

讀平丘

五經讀

春秋

平丘之役非徒威諸侯其或有懲心於楚焉未
可知也甲車四千乘矣師武臣力既足以扼楚
且諸侯惕於強又服晉也同心協力又足以謀
楚楚新有蒙棄疾新得位聞之庶自怖乎隱太
子之子悍太子之子各復其國而封之棄疾固
僑前人之所爲歟自說於國然亦或憚借中國
以名而爲此乎

讀宋衛陳鄭災

襄昭之世宋衛陳鄭遍被楚禍矣此中原之氣

衰也故四國一日災焉天應之也當蒙古之勝
宋也屯錢墳而海潮不至駐崖山而颶風大作
此誰爲之而誰致之故曰禦戎無上策當以氣
數勝古今一揆是不可爲大息哉

讀吳敗六國

四國同日而災自有開闢以來未之或見也六
國同日而敗自入春秋以來未之或見也中原
之氣衰夷狄之氣盛也夫後世論形勢者必先
河東土悍氣決饒士馬故爭天下者視其先

五經讀

春秋

河東者則勝之伯得之則伯王得之則王奸雄
竊之亦足以配天下至吳楚自未有典者以其
弱也然春秋時則獨勁也何奴之強也以能
純用其法而不雜於華之爲吳楚之爲楚當
時未有其異於何奴斯所爲橫行無敵耳而不
意亦有天意焉四國之災六國之敗豈偶然而
已哉

讀入王室亂

介伐晉天下已無伯矣王室亂天下遂無王矣

王室之亂也始于分立而迄于佚職惜哉天下之無伯而因無王也有桓而王室不亂有文而王室亂可復定非獻子謀微會之策則天下曷澤而君者不皆出樊女下乎

讀齊侯唁公於野井

齊景公有志乎復伯也其端見於申傳而其實效於納燕伯于陽夫燕伯款之事無以異於昭公也昭公欲去季氏燕伯款亦欲去羣大夫使齊景公策再納昭公則伯事成矣乃唁公而不納公爲可惜也所以然者爲有欲於魯大利其小利其貽也而又有格于晉晉之臣且自格也以爲季孫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此燕伯所以反國昭公所以客死歟

讀鄆潰

鄆潰所以免季孫也而深罪昭公然亦安知非齊晉之謀哉高張荀躒之唁或以探公之情而坐錮之也

定公

讀元年春王

定公元年書春王而無正月此直闕文耳胡氏以爲書正月謹始也不書謂昭公不得正其終定公不得正其始聖人欲謹之而不可也故去正月所謂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已之有罪焉爾然爲此說者亦太鑿矣不稱天王猶可言也去秋冬二時已乖矣然猶可言也何者猶有其理也若去正月其於義何居魯無君顧無正月乎且正月幸無事卽有之將不書乎書之將不繫正月乎未知所自處也夫十二月公薨于乾侯至次年六月而昭公始喪至越六日而定公始卽位胡然而七月始以喪至也又胡然而六月始以卽位也則魯之爲魯已自可知而季氏之罪亦著矣奚以去正月爲也

讀十四國召陵侵楚

召陵齊桓所以盟屈完者也自僖公四年齊桓率八國之師一盟而後凡一百四十八年匹馬隻輪無有復至其地者而劉文公內定王室外

統諸侯與師以問納子敬之罪且發憤於蔡之以一裘一馬見拘也無何而劉子卒又無何而荀寅貨百年之大功敗於一旦而出於勾吳書十八國侵楚于前書戰柏舉入郢于後其陋之也夫其惜之也夫

讀於越入吳

於越入吳何以復從其伯號也狄之也微之也越未有聞也昭定之春秋吳楚爭而後越入中國晉楚之初春秋未以敵言之戰于郢也則楚

五經讀

春秋

奎

稱子矣吳楚之初春秋未以敵言之戰于柏舉也則吳稱子矣至於吳越終春秋未以敵言之也是故越入吳書吳入越不書此堯叟之說也辯之至也然堯叟之說往往有遺焉夫吳楚之見于經也必關中國而後書昭五年越人會伐吳也伐者吳率者楚而所與者則中國之君其人之之異於吳越此耳楚之敗卒也與者中國之蔡也吳之會鍾離也與者中國之晉也所以而未盡也楚與中國接也即凌中國也吳

與中國接也亦僅通中國也未有如越同病吳者也其取稱人號此已焉不獨驟強而已不然其能入吳也而弱焉其復舉舊號也然而猶未盡也夷狄之漸進也或嘉其中國而中國之不則勢有所不可已焉且問中國之罪與問問之輕重也欲不進諸焉得而不進諸進之非欲進之也蓋有弗得已焉矣楚之君子也與夫君臣並見也臣公子也其君卒之也吳猶是也其初不以敵言之其後卒以敵言之也雖此也越

五經讀

春秋

奎

入吳書吳入越不書何也越之所與者雖中國之君而率之者楚子也則其所親者亦楚子也倚机有書乎則赴告者倚机之史而已春秋胡誌也吳與中國從于簡書有奔告之義而無張侈之辭固情耳且越未竟其事而春秋終焉即越且隨滅也使遲之與夫愈張也安知不如吳楚也乎

讀從祀先公

立煬宮大天無諸侯也祀先公魯臣無大天

讀盜竊寶玉大弓

盜竊寶玉大弓春秋治陪臣也若註疏之說亦以爲文致太平矣

讀歸田

蕭魚序績可言也歸郕詭譎陰田不可言也仲尼以天自處人有善不蔽也仲尼既以天自處已有善無嫌也

讀墮郕墮費公圍郕

歸田仲尼序績也墮郕墮費圍郕仲尼解嘲也

五經讀

春秋

卷

其墮郕也書曰叔孫州仇率師墮郕其墮費也書曰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郕者孟孫之邑也叔孫之邑叔孫自墮之季孫之邑季孫自墮之而孟孫之邑孟孫竟未帥師也公圍郕而巳公圍郕而孟孫乃不墮郕也獄不已歸孟孫也哉

哀公

讀桓宮僭宮災

震夷伯之廟天應之也災桓僭之宮天應之也

四國同災者中原之氣盡也二宮同災者二公之親盡也

讀晉人執戊蠻子赤歸于楚

蜀之盟晉與楚諸侯而弗預也申之會晉盡于楚諸侯而弗爭也厥愬始請楚釋蔡而弗獲然未有自執而予之者自執而予之歷莫甚焉楚欲蠻子卽執蠻子楚欲晉衛將遂執晉衛乎進此焉晉衛再進其自執而爲卿壁之事而已矣

讀吳救陳

五經讀

春秋

卷

陽生沒不書弑不忍以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吳救陳削不書子不忍以夷狄之民救中國之君其義誠精而要非其至也陳上公之後而齊猶伯國之餘也吳肆其封豕長蛇逞志于齊而魯爲之導使其君不能保其首領其臣不能保其君父夫吳之惡甚于楚而齊之禍甚於陳其救陳也非其所能救也削不書子意在斯乎書吳救陳若曰卽向之患若齊者而救陳也其罪中國亦至矣季子或年長矣而猶能帥師救陳

亦沒之何也無能改于其君無能改于其君其沒不書也固宜救陳而書之則季子能得吳之權者也不禁君之暴而無救國之亡其爲累也大矣則不書季子者所以爲賢者諱而善全之也

讀西狩獲麟

西狩獲麟其論者非一家一日麟獲而孔子始作春秋獲麟之歲距孔子之卒爲時幾何而汲汲操筆乎且麟不獲孔子終不作春秋否也一

五經讀

春秋

案

曰文成而麟至以爲有見乎此者則曰文成而麟至無見乎此者以爲妖妄而近誣夫春秋之成未知其底極也續經而書孔子卒則獲麟之後尚有經焉耳况麟而獲也烏在其爲瑞而可以應文成也春秋以天道終又非也春秋以天道終是卽文成麟至之說而益張大之凡此皆尊聖人之過而不得其實計孔子之作春秋或在定公之末年或在哀公之初年與夫哀公十一年之前後俱未可知也但欲託始而不得其所

以始也隱公賢又當天下之大亂也曰其此始乎有其始者必有其卒畢書之則是無窮已也至獲麟而後善可知已春秋必有卒卒未有善於此者因絕筆焉其慶明王之典與悲吾道之窮固或有之若曰麟出而作書成而至當不其然至謂應劉氏之王以爲麟木氣之精也西金也獲傷象焉刀也吁讖緯穿鑿之說顧以誣聖經哉

五經讀

春秋

七

五經讀五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陳際泰撰際泰有易經說意已著錄其平生以
制藝傳經術非所專門故是編詮釋五經亦皆似
時文之語所謂習慣成自然也

五經翼二十卷(一)

〔清〕孫承澤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年刻本

五經翼序

聖人之經聖人之道存焉
爾聖人之道不明於天下
於是經自垂世人自說經
而終無以與於道豈聖人

序一

之道終不可以得明耶西
漢儒林傳書其人傳經次
第生何里族它所行事異
時官爵所至纖悉乎紀之
非以其人之一能不詭於

聖人之道爲出於辛苦懷抱之餘聖道之不絕者殆一綫至微而統承至鉅其事固不可得而略而或謂秦焚經而經存漢窮經而

卷三

經絕斯論之過激憂夫漫漶牽綴者之失所歸也人心媮習而安之豈誠秦焚爲有功於存聖人者耶斷不然矣孫北海先生一世

所仰止也稱儒宗其藏書甲天下余無似竊相與閔聖道之湮遠絕學久而昧所原不及今

文明大啟之會修葺而聯比

卷三

之王臧趙綰之屬彼何人哉顧弁鄙妮訾視蔭日爲也於是畢蒐前集中諸儒先所發明經趣者各以經相次得易四卷書二卷詩

四卷春秋六卷禮記二卷
并北海先生周禮舉要二
卷總爲二十卷名之曰五
經翼其間或鉤隱願或伸
類例或闢塗徑或刊落煩

麻序四

難氷解凍釋或攻罅抵巇
成偏銳之師指不期同義
量所得如入市然百物充
陳各私其欲厭心而反又
如登山者曰幽寒矣或亦

曰高大矣曰艸木如此其
羅生曰烟雲何自而興且
滅曰產物之盛如此乎資
世用所舉雖自一偏莫非
山也統而會之而山全是

鐵序五

矣是故有取乎經翼也王
元美言經至聖人而止矣
自孟子第爲翼經况其下
乎雖然必如孟子絕雲氣
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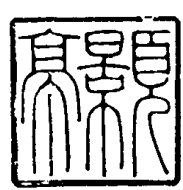
亦誠難之第專誠乎六藝
 之科屏黜奇衰扶微昌緒
 當亦聖人之徒之所許也
 不揣固陋而爲之序以俟
 來茲焉

序序

康熙二年歲次癸卯仲夏
 賜進士出身吏科都給事中

前翰林院庶吉士嚴沆

題



五經翼

北平孫承澤遜輯

同里王崇簡

訂正

禹航嚴沆

第一卷

易翼

易總論

王弼

周易正義序

孔穎達

五經翼

易 卷一 目次

論重卦

孔穎達

周易畧例序

邢璣

闕氏易傳序

趙蕤

焦氏易林序

王兪

周易集解序

李鼎祚

易序

程頤

易傳序

易說序

郭雍

易非止於卜筮說	歐陽脩
易論	蘇軾
孫莘老易傳序	游酢
周易觀餘序	鄭剞中
易小傳序	沈該
讀易筆記序	王炎
卦變說	
周易義海撮要序	李衡
五經集易 卷二目次	三
易數鉤隱圖序	劉牧
漢上易傳序	朱震
第二卷	
易翼	
易學啓蒙序	朱熹
書伊川先生易傳後	
論河圖洛書	
易象說	

元亨利貞說	
易五贊	
易學序	王湜
論程氏易傳	馬端臨
周易輯聞序	趙汝楨
易雅序	
易筮宗序	
論卦變	章俊卿
五經集易 卷二目次	三
周易折中序	朱采
易傳序	楊萬里
易傳序	楊簡
周易康成注序	王應麟
周易象義後序	丁易東
易通序	趙以夫
紫巖易傳序	張獻之
易啟蒙翼傳序	胡一桂

學易紀序	李簡
論先天後天之易	鄭樵
上下經辨	
易取變易	
西伯演易於美里	金履祥
第三卷	
易翼	
易纂言序	吳澄
易序錄	吳澄
河圖洛書說	
關子明易傳後序	吳萊
周易旁注序	李恕
周易衍義序	胡震
本易通釋序	胡文炳
先天後天圖論	熊朋來
易中兼有河圖洛書說	

易象圖說	黃鎮成
周易集說序	黃潛
明象	黃澤
周易骴辭序	虞集
周易參義序	梁寅
周易程朱說序	董楷
研幾圖序	王柏
周易集說序	俞琰
繫詞發揮序	何基
周易總義序	陳章
第四卷	
易翼	
古易堂記	吳源
周易旁注前圖序	朱升
洛書辨	王禕
題誠齋易傳	楊士奇

讀易軒記

薛瑄

易論

章懋

易說

羅欽順

先天後天表裏說

阮琳

啟蒙意見序

韓邦奇

周易贊義序

馬理

蔡虛齋太極圖解序

王慎中

書河圖洛書

唐順之

五經翼

易

卷四目次

大

圖書考

張治

周易象通序

李維楨

易圖論

歸有光

周易孔義序

高攀龍

古易題辭

錢一本

孔易序

胡世安

五經翼卷之一

北平孫氏家塾本

易翼

易總論

王弼

乾坤成列震巽始出坎離居中艮兌在末制用之名也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相逮寫載之形也形以寫載爲象名以觀象爲義故象者意之跡而名者象之爲也夫卦以應時

五經翼

易

卷之一

一

治亂時也爻以適時變通時也世有解蹇故功有利害時有濟否故業有變通是以大人君子虎豹其變而通之以盡利也靜則象潛龍以遁世動則宜在田以見德巨則彌綸天地之外細則曲成秋毫之內物無不麗乎理事無不由乎道道義之門於斯乎存故二五多功三四多凶違世惡變適時貴中大畜尚積明夷好昧豫損在進謙益在退爲之有才用之有時得失有地

進退有司不誣也夫動得所感雖獨不懼靜得
所恒雖雜不著故卦有幽明治亂之象也爻有
內外貴賤之象也位有剛柔靜躁之象也感不
以義雖邇而不可懷也應必以理雖遠而不可
棄也剛未必勝失所據也柔未必危得所御也
夫適時之變不在多筭合世之功不待博救統
之有宗理之有主善從事者司契而已故言易
知行易從也

軍經翼

易

卷之一

二

周易正義序

孔穎達

夫易者象也爻者效也聖人有以仰觀俯察象
天地而育羣品雲行雨施效四時以生萬物若
用之以順則兩儀序而百物和若行之以逆則
六位傾而五行亂故王者動必則天地之道不
使一物失其性行必協陰陽之宜不使一物受
其害故能彌綸宇宙酬酢神明宗社所以無窮
風聲所以不朽非夫道極玄妙孰能與於此乎

五經翼

易

卷之一

三

斯乃乾坤之大造生靈之所益也若夫龍出於
河則八卦宣其象麟傷於澤則十翼彰其用業
資四聖時歷三古及秦亡金鏡未墜斯文漢理
珠囊重興儒雅其傳易者西都則有丁孟京田
東都則有荀劉馬鄭大體更相祖述非有絕倫
唯魏世王輔嗣之注獨冠古今所以江左諸儒
並傳其學河北學者罕能及之其江南義疏十
有餘家皆辭尚虛玄義多浮誕原夫易理難窮

雖云玄之又玄至於垂範作則便是有而教有
若論在內在外之空虛能就所之說斯乃義涉
於釋氏非爲教於孔門也既背其本又違於注
至若復卦云七日來復金解云七日當爲七月
謂陽氣從五月建午而消至十一月建子始復
所歷七辰故云七月今案輔嗣注云陽氣始剝
盡至來復時凡七日則是陽氣剝盡之後凡經
七日始復但陽氣雖建午始消至建戌之月陽
氣猶在何得稱七月來復故鄭康成引易緯之
說建戌之月以陽氣既盡建亥之月純陰用事
至建子之月陽氣始生隔此純陰一卦卦主六
日七分舉其成數言之而云七日來復仲尼之
緯分明輔嗣之注若此康成之說遺踪可尋輔
嗣注之於前諸儒背之於後考其義理其可通
乎又蠱卦云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輔嗣注云甲
者創制之令又若漢世之時甲令乙令也輔嗣

蠱經翼

易

卷之一

四

又云令治乃誅故後之三日又巽卦云先庚三
日後庚三日輔嗣注云申命令謂之庚輔嗣又
云甲庚皆申命之謂也諸儒同於鄭氏之說以
爲甲者宜令之日先之三日而用辛也欲取改
新之義後之三日而用丁也取其丁寧之義王
氏注意本不如此而又不顧其注妄作異端今
既奉勅刪定考察其事必以仲尼爲宗義理可
怪先以輔嗣爲本去其華而取其實欲使信而
有徵其文簡其理約寡而制衆變而能通仍恐
鄙才短見意未周盡謹與朝散大夫行大學博
士臣馬嘉運守太學助教臣趙乾叶等對共參
議詳其可否至十六年又奉敕與前修疏人及
給事郎守四門博士上騎都尉臣蘇德融等對
敕使趙弘智覆更詳審爲之正義凡十有四卷
庶望上裨聖道下益將來故序其大略附之卷
首兩

蠱經翼

易

卷之一

五

論重卦始于伏羲

孔穎達

繫辭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又禮緯含文嘉曰伏羲德合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河圖洛書伏羲則而象之乃作八卦故孔安國馬融王肅姚信等並云伏羲得河圖而作易是則伏羲雖得河圖復須仰觀俯察以相參正然後畫卦伏羲初畫八卦萬物之象皆在其中故繫辭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是也雖有萬物

五經翼

易卷之一

本

之象其萬物變通之理猶自未備故因其八卦而更重之卦有六爻遂重爲六十四卦也繫辭曰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是也然重卦之人諸儒不同凡有四說王輔嗣等以爲伏羲重卦鄭玄之徒以爲神農重卦孫盛以爲夏禹重卦史遷等以爲文王重卦其言夏禹及文王重卦者案繫辭神農之時已有蓋取益與噬嗑以此論之不攻自破其言神農重卦亦未爲得今以諸

文驗之案說卦云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

神明而生蓍凡言作者創造之謂也神農以後便是述脩不可謂之作也則幽贊用蓍謂伏羲矣故乾鑿度云垂皇策者義上繫論用蓍云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既言聖人作易十八變成卦明用蓍在六爻之後非三畫之時伏羲用蓍卽伏羲已重卦矣說卦又云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

五經翼

易卷之一

七

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既言聖人作易兼三才而兩之又非神農始重卦矣又上繫云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尙其辭以動者尙其變以制器者尙其象以卜筮者尙其占此之四事皆在六爻之後何者三畫之時未有象辭不得有尙其辭因而重之始有變動三畫不動不得有尙其變揲著布爻方用之卜筮著

起六爻之後三畫不得有尚其占自然中間以制器者尚其象亦非三畫之時今伏羲結繩而爲網罟則是制器明伏羲已重卦矣又周禮小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明三皇已有書也下繫云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蓋取諸夬既象夬卦而造書契伏羲有書契則有夬卦矣故孔安國書序云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又曰伏羲神

五經翼

卷之一

八

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是也又八卦小成爻象未備重三成六能事畢矣若言重卦起自神農其爲功也豈比繫辭而已哉何因易緯等數所歷三聖但云伏羲文王孔子竟不及神農明神農但有益取諸益不重卦矣故今依王輔嗣以伏羲既畫八卦卽自重爲六十四卦爲得其實其重卦之意備在說卦此不具敘伏羲之時道尚質素畫卦重爻足以垂法後代澆訛德不如

古爻象不足以爲教故作繫辭以明之

五經翼

易

卷之一

九

周易略例序

邢璣

原夫兩儀未立神用藏於視聽一氣化矣至賾隱乎名言於是河龍負圖犧皇畫卦仰觀俯察遠物近身八象窮天地之情六位備剛柔之體言大道之妙有一陰一陽論聖人之範圍顯仁藏用實三元之胎祖鼓舞財成爲萬有之著龜知來藏往是以孔子三絕猶求樞與劉安九師尙述宗旨臣舞象之年鼓篋鱣序漁獵墳典偏

五經翼

易

卷之一

十

習周易研窮耽玩無舍寸陰是知卦之紀綱周文王之言略矣象之吉凶孔仲尼之論備矣至如王輔嗣略例大則總一部之指歸小則明六爻之得失承乘迎順之理應變情僞之端用有行藏辭有險易觀之者可以經緯天地探測鬼神匡濟邦家推辟咎悔雖人非上聖亦近代一賢臣謹依其文輒爲注解雖不足敷弘易道庶幾有裨於教義亦猶螢燐增輝於太陽涓流助

深於巨壑臣之志也敢不上聞

五經翼

易

卷之一

十一

關氏易傳序

趙 蕤

蕤非聖人五十安知天命然從事於易雖亂離中未嘗釋卷蓋天命深微莫研其極而子明之傳蕤粗通之然恨此書亡篇過半今所得者無能詮次但隨文義解註庶學者觸類而長當自知之爾

五經翼

易

卷之一

十一

焦氏易林序

王 俞

大凡變化象數莫逃乎易惟人之情偽最爲難知筮者尙占憂者與處其明且哲乃留其術俞巖耕東鄙自前因蒙客有枉駕蓬廬以焦辭數軸出示俞嘗讀班史列傳及歷代名臣譜系諸家解說之文盛稱自夫子授易於商瞿僅餘十董延壽經傳於孟喜固是同時當西漢元成之間陵夷厥政先生或出或處輒以易道上干梁王遂爲郡察舉詔補小黃令而邑中隱伏之事皆預知其情得以寵異蒙遷秩亦卒於官次所著大易通變其卦總四千九十六題事本彌綸同歸簡易辭假出於經史其意合於神明但齋滌精專舉無不中而言近意遠易識難詳不可瀆蒙以爲辭費後之好事如君行者則子雲之書爲不朽矣

五經翼

易

卷之一

十三

周易集解序

李鼎祚

敘曰元氣氤氲三才成象神功決洽八索成形在天則日月運行潤之以風雨在地則山澤通氣鼓之以雷霆至若近取諸身四支百體合其度遠取諸物森羅萬彙備其工陰陽不測之謂神一陰一陽之謂道範圍天地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仁者見之以爲仁智者見之以爲智百姓日用而不知君子之道鮮矣斯乃顯諸仁

五經翼

易卷之一

十四

而藏諸用神無方而易無體巍巍蕩蕩難可名焉逮乎天尊地卑君臣位列五運相繼父子道彰震巽索而男女分咸恒設而夫婦睦人倫之義旣闡家國之教鬱興故繫辭云古者庖犧氏王天下也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庖犧氏歿神農氏作斲木爲耜耨木爲耒耨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日中爲市致天下之人

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蓋取諸噬嗑神農氏歿

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人不倦神其化使人宜之剡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蓋取諸渙服牛乘馬引重致遠蓋取諸隨古者穴居而野處後代聖人易之以宮室蓋取諸大壯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上古結繩而治後代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故聖人見天下之賾

五經翼

易卷之一

十五

而擬諸形容象其物宜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觸類而長之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天下之能事畢矣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有師保如臨父母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者也至於損以遠害說以先民定其交而後求安其身而後動履和而至謙尊而光能說諸心能研諸慮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

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
方以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定天下之吉凶成
天下之亹亹莫善乎蓍龜神以知來智以藏往
將有爲也問之以言其受命也應之如響無有
遠邇幽深遂知來物故能窮理盡性利用安身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自然虛室生白吉祥
至止坐忘遺照精義入神口僻焉不能言心困
焉不能知微妙玄通深不可識易有聖人之道

五經翼

易
卷之一

七

四焉斯之謂矣原夫權輿三教鈴鍵九流實開
國承家修身之正術也自卜商入室親授微言
傳注百家綿歷千古雖競有穿鑿猶未測淵深
惟王鄭相沿頗行於代鄭則多參天象王則全
釋人事且易之爲道豈偏滯於天人者哉致使
後學之徒紛然淆亂各修局見莫辨源流天象
遠而難尋人事近而易習則折揚黃華嗑然而
笑方以類聚其在茲乎臣少慕玄風游心墳籍

歷觀炎漢迄今巨唐採羣賢之遺言議三聖之
幽蹟集虞翻荀爽三十餘家刊輔嗣之野文補
康成之逸象各列名義共弁玄宗先儒有所未
詳然後輒加添削每至章句僉例發揮俾童蒙
之流一覽而悟達觀之士得意忘言當仁既不
讓於師論道豈慙於前哲至如卦爻象象理涉
重玄經注文言書之不盡別撰索隱錯綜根萌
音義兩存詳之明矣其王氏略例得失相參采

五經翼

易
卷之一

七

對采非無以下體仍附經末式廣未聞凡成一
十卷以貽同好冀將來君子無所疑焉

易序

程頤

易之爲書卦爻象象之義備而天地萬物之情見聖人之憂天下來世其至矣先天天下而開其物後天下而成其務是故極其數以定天下之象著其象以定天下之吉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所以順性命之理盡變化之道也散之在理則有萬殊統之在道則無二致所以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者道也兩儀者陰陽也

五經翼

易

卷之一

太

陰陽一道也太極無極也萬物之生負陰而抱陽莫不有太極莫不有兩儀網緼交感變化不窮形一受其生神一發其智情僞出焉萬緒起焉易所以定吉凶而生大業故易者陰陽之道也卦者陰陽之物也爻者陰陽之動也卦雖不同所同者奇偶爻雖不同所同者九六是以六十四卦爲其體三百八十四爻互爲其用遠在六合之外近在一身之中暫於瞬息微於動靜

莫不有卦之象焉莫不有爻之義焉至哉易乎

其道至大而无不包其用至神而无不存時固未始有一而卦未始有定象事固未始有窮而爻亦未始有定位以一時而索卦則拘於无變非易也以一事而明爻則窒而不通非易也知所謂卦爻象象之義而不知有卦爻象象之用亦非易也故得之於精神之運心術之動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然後可以謂之知易也雖然易之有卦易之已形者也卦之有爻卦之已見者也已形已見者可以言知未形未見者不可以名求則所謂易者果何如哉此學者所當知也

五經翼

易

卷之一

十九

易傳序

程頤

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爲書也廣大
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
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
謂至矣去古雖遠遺經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
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蓋無傳矣予
生千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流而
求源此傳所以作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

五經翼

易

卷之一

二十

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
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
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
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
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
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
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
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

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其意則在乎
人焉

五經翼

易

卷之一

廿一

易說序

郭雍

易道冥昧於鴻荒之世庖犧氏始畫而明之歷數千年槩見於聖人行事而述作無聞焉文王重之然後煥然成章此文王之所以爲文也逮春秋時大道不行獨卜筮行於世孔子於是作傳大明其道然後天下復知文王之易爲大道之書故自開闢以來力舉斯道而明之者三聖人而止耳觀三聖人之爲心所以曉天下萬世者亦可謂至矣自孔子沒微言復絕至秦漢間斯道大否漢興諸儒僅能訓詁舉大義或復歸於陰陽家流大失聖人言易之旨正始中王輔嗣一切革去易以高尚之言然輔嗣祖述虛無其辭雖美而無用於天下國家於是易爲空言矣又非三聖人所謂易之道也虛無之學流弊至今卒無以正之茲大道所以不明歟大抵自漢以來學者以利祿爲心明經祇欲取青紫而

五經翼

易

卷之一

廿二

已責以聖人之道固不可得而聞也宋興百有

餘載有明道伊川二程先生橫渠張先生出焉監前世儒者之弊力除千餘載利祿之學直以聖人爲師斯道爲已任豈非古之所謂豪傑之士也哉其於孟氏之功聖智巧力之間而已先人受業伊川先生二十餘年雍始生之時橫渠明道久已謝世甫四歲而伊川歿獨聞先人言先生之道其所學所行所以教授多見於易與春秋中庸論語孟氏之書是以門人率於此盡心焉且自周公沒大道不行五百餘歲而得孔子孔子沒百有餘歲而得孟子去聖人世如此未遠而道之難明亦已甚矣况於孔子沒後千五百餘年而三先生欲力復聖人之道其難矣哉夫先知先覺之士曠世無有將使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豈三先生之力也歟雍不肖無聞甘與艸木同腐久矣重念先人之學殆將泯

五經翼

易

卷之一

廿三

絕先生之道亦因以息唯懼無以遺子孫於是
潛稽易象以述舊聞用傳於家使毋忘先人之
業道雖不足志則有矣孟子所謂膠膠然曰古
之人古之人者其庶幾歟

易非止於卜筮

歐陽脩

六爻之文占辭也大衍之數占法也皆古所用
也文王更其辭而不改其法故曰大衍非文王
之事所謂辭者奇偶之數陰陽變易交錯而成
文有君子小人進退動靜剛柔之象而治亂盛
衰得失吉凶之理具焉因假取以寓其言而名
之曰易至其後世用以占筮孔子出於周末懼
文王之志不見於後世而易專爲筮占用也乃
五經集
易
卷之一
廿五
作象象發明卦義必稱聖人君子王后以當其
事而常以四方萬國天地萬物之大爲言蓋明
非止於卜筮也所以推原本意而矯世失然後
文王之志大明而易始列於六經矣易之淪於
卜筮非止今世也微孔子則文王之志沒泯不
見矣

易論

蘇軾

易者卜筮之書也挾策布卦以分陰陽而明吉凶此日者之事而非聖人之道也聖人之道存乎其爻之辭而不在其數數非聖人之所盡心也然易始於八卦至於六十四此其爲書未離乎用數也而世之人皆恥其言易之數或者言而不得其要紛紜迂濶而不可解此高論之士所以不言歟夫易本於卜筮而聖人開言於其間以盡天下之人情使其爲數紛亂而不可考則聖人豈肯以其有用之言而託之無用之數哉今夫易之所謂九六者老陰老陽之數也九爲老陽而七爲少陽六爲老陰而八爲少陰此四數者天下莫知其所爲如此者也或者以爲陽之數極於九而其次極於七故七爲少而九爲老至於老陰苟以爲以極者而言也則老陰當十而少陰當八今少陰八而老陰反當其下

五經集

易

卷之一

廿六

之六則又爲之說曰陰不可以有加於陽故抑

而處之於下使陰果不可以有加於陽也而曷

不曰老陰八而少陰六且夫陰陽之數此天地

之所爲也而聖人豈得與於其間而制其子奪

哉此其尤不可者也夫陰陽之有老少此未嘗

見於他書也而見於易易之所以或爲老或爲

少者爲夫揲著之故也故夫說者宜於其揲著

焉而求之揲著之法曰掛一鱣奇三揲之餘而

五經集

易

卷之一

廿七

以四數之得九而以爲老陽得八而以爲少陰得七而以爲少陽得六而以爲老陰然而陰陽之所以爲老少者不在乎七八九六也七八九六徒以爲識焉耳老者陰陽之純也少者陰陽之雜而不純者也陽數皆奇而陰數皆偶故乾以一爲之爻而坤以二天下之物以少爲主故乾之子皆二陰而坤之女皆二陽老陽老陰者乾坤是也少陰少陽者乾坤之子是也揲著者

其一揲也少者五而多者九其二其三少者四而多者八多少者奇偶之象也一爻而三揲者譬如一卦而三爻也陰陽之老少於卦見之於爻而於爻見之於揲使其果有取於七八九六則夫此三揲者區區焉分其多少而各爲處果何以爲也今夫三揲而皆少此無以異於乾之三爻而皆奇也三揲而皆多此無以異於坤之三爻而皆偶也三揲而少者一此無以異於震坎艮之一奇而二偶也三揲而多者一此無以異於巽離兌之一偶而二奇也若夫七八九六此乃取以爲識而非其義之所在不可以彊爲之說也

五經異

易

卷之一

大

孫莘老易傳序

游 酢

易之爲書該括萬有而一言以蔽之則順性命之理而已陰陽之有消長剛柔之有進退仁義之有隆汙三極之道皆原於一而會於理其所遭者時也其所託者義也其所致者用也知斯三者而天下之理得矣斯理也仰則著於天文俯則形於地理中則隱於人心而民之迷日久不能以自得也冥行於利害之域而莫知所尚

五經異

易

卷之一

大

聖人有憂之此易之所爲作也伏犧象之而八卦成文王重之而六爻具周公繫之辭仲尼訓其義自伏犧至于仲尼則易之書不遺餘旨矣蓋將領天下於中正之塗而要於時措之宜也居則觀象而玩辭動則觀變而翫占以研心則慮精以應物則事舉天且助之人且與之而何凶咎之有故曰是興神物以前民用又曰因貳以濟民行此四君子之用心也孫公莘老少而

好易常以是行已亦以是立朝或進或退或語
或默或從或違皆占於易而後行也晚而成書
辭約而旨明義直而事核又將與學者共之蓋
亦先聖之所期豈徒爲章句以自名家而已此
先生傳易之意也學者宜以是觀之

五經翼

易
卷之一

三十

周易窺餘序

鄭剗中

窺餘窺竊易家餘意綴緝而成也老來心志凋
落健忘自覺所學漸次遺失恐它時兒童輩有
問淺就荒唐無以對故取平時所誦今昔易學
與意會者輒次第編錄時自省覽此窺餘之所
爲作所爲名序之所爲縷縷也伏犧氏畫八卦
古無異論至重卦則指名不一鄭康成革謂神
農孫盛謂大禹史遷楊雄謂文王攻爲神農之
說者曰耒耜之利日中之市固已取諸益取諸
噬嗑豈應後來方重卦神農之說破則盛以下
自當無語矣孔穎達王弼又謂伏羲氏始用著
十有八變而成卦觀變之數則用著猶在六爻
之後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治而書契之作取諸
夬重卦者非伏犧乎伏犧氏既畫卦又爲重卦
文王爲卦下之辭又分上下經孔子爲十翼周
公爲爻辭此易緯所謂三聖人而周公不與者

五經翼

易
卷之一

三十

周公本文考之志而爲之舉文王則知周公之聖也穎達既堅守弼論不移後之立異相可否者猶未是已要指擿相勝無明白證據當以王孔爲允復有疑者曰爻辭亦文王所作非周公也此蓋不考明夷爾文在羗里無自謂文王之理亦不得先謂箕子爲明夷韓宣子適魯見易象云吾乃知周公之德則公作爻辭何疑馬融陸續皆知此意也繫辭曰知者觀象辭則思過

五經

易

卷之一

三

半矣又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遂又疑夫子不應自贊如此象繫必文王所爲也曾不知卦下之辭乃文王所繫其所繫辭亦可謂之象夫子於上下繫特贊序之與夫子所謂象繫自不相礙范諤昌誤疑乾象與文言重複而謂文王爲象者亦此類也至於十翼之目亦復紛紛以象象繫辭三者各分上下而與文言序卦說卦雜卦四篇號爲十者穎達主之象也

大小象也上下繫辭也乾坤文言也而與序卦說卦雜卦三篇號爲十者胡旦主之以象分大小而不以象分上下且說爲勝以文王言分乾坤似未安去古遠矣學者要當以意所安者爲是故兩存之以俟來哲通乎此然後可以讀易或問曰子爲書始屯蒙何也曰子於乾坤不敢談也易者天地萬物之與乾坤則又易之與聖人妙易書之神而藏之乾坤其所示人者猶委

五經

易

卷之一

三

曲載之文言孰謂學者可以言定乎尊乾坤而不敢論自屯蒙而往以象求爻因爻識卦萬有一見其髣髴則隨子索母沿流尋源乾坤之微或可得而探也今固未敢妄有窺焉又問易自商瞿子木親受業夫子下抵漢魏專門名家者不勝計雖互有得失之論大槩不過象義二者就其意趣不合最甚者惟李鼎祚王弼其專用象變三十餘家而不及義者鼎祚也盡掃象變

不用古注而專以意訓者弼也子爲書爲象乎
爲義乎曰有象則有義以義訓者不可以遺象
也義不由象出是猶終日論影而不知形之所
在偏於一而廢其一學者所以難了窺餘所不
然也近世程頤正叔嘗爲易傳朱震子發又爲
集傳二書頗相彌縫於象義之間其於發古今
之與爲有功焉但易之道廣大變通諸家不能
以一辭盡有可窺之餘吾則兼而取之杜預春

五經翼

易

卷之一

三

秋經傳集解後序載晉太康元年汲縣發舊冢
大得古書皆科斗文字不可訓知獨周易及紀
年最爲分了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而無彖象
文言繫辭預疑于時仲尼造之於魯尚未播之
遠國而漢藝文志易經十二篇謂上下經及十
翼也以是考之漢之易已十二篇但經與十翼
自爲篇帙非若今易之各附卦爻先儒謂費直
專以彖象文言參解易爻謂王輔嗣象本釋經

欲相附近故辭與象各附於當爻要之取古本
輒相分合二子不容無過然於聖人之旨未大
悖也併見於序之末

五經翼

易

卷之一

三

易小傳序

沈該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四象者何也六七八九是也七爲少陽九爲老陽陽盈也八爲少陰六爲老陰陰盈也物極則盈盈極則變理之常也故七八者陰陽之靜也九六者陰陽之動也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唯動則有占不動則無兆故聖人作易筮者亦必以爻變定吉凶所謂動則觀其變以玩其占也

五經真

易

卷之一

三六

如陳厲公生敬仲筮之遇觀之否周史以謂風爲天於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利用賓于王秦伯將納王筮之遇大有之睽卜偃以謂天爲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戰克而王饗之吉孰甚焉如此之類左氏載之甚多皆用爻變以言吉凶嘗以經考之聖人設卦觀象列尊卑而辯貴賤所以明不可易之大法故有內外以明出處有承乘以辯逆

順有遠近以察安危有初上以列始終三材就

列六位時成此其大法也聖人因六爻之變繫辭焉以命之以辯吉凶所以通不可不易之至變故上下無常剛柔相易變動不居唯變所適其道屢遷不可爲典要爻也者言乎其變也此之謂也是故爻辭之所命雖不離乎大常而變卦之微寓焉自王輔嗣而下皆未嘗以變卦釋爻辭道其大常也若夫變動不居之妙則在學者精思默識而已輒以臆說妄窺淵奧旣以正體發明爻象之指又以變體擬議變動之意亦庶幾萬有一焉耳夫觀變翫占易道之小者也雖小道亦有可觀者焉名之曰易小傳以別於大傳云爾若夫一卦之內義有可明爻變之外言有未盡者每卦別爲論亦庶幾變而不失其正小而不遺其大者也

五經真

易

卷之一

三七

讀易筆記序

王 炎

未有書契之初義皇首畫八卦文字生焉則易之有書由有畫也畫以數起數之用於占者世雖未之能學至其本元河圖起於天一地二而變於九六七八天一之畫奇其數以太陽之九地二之畫耦其數以太陰之六著之用衍以少陽之七七卦之重定於少陰之八八此學易者所通知也由數起畫畫者象之所寓也象者理

五經集

易

卷之一

五

之所托也捨象則理不著矣捨畫則象不明矣故三畫爲八卦六畫爲六十四卦畫變則象異畫不變則象同象有體而理無迹也有體則顯無迹則隱本隱以之顯聖人立象之意也卽顯以索隱學者觀象之方也文王猶懼後人未能有見故發其凡于卦之彖周公又本文王之旨著其變于卦之爻爻象之詞具而於象與理可以見其端倪矣雖然聖人之經或言約而旨博

或語密而義深讀者未必遽了非文王周公故隱而不發也開其端於言之中而存其意於言之外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則象所蘊畜義味深長可厭而不可厭也尼父生知之聖也而讀易韋編三絕且曰假我數年則於易道彬彬矣十翼訓釋不憚辭費學者豈得易言之哉秦焚古文字易以卜筮之書幸存此天地鬼神之所護持以詒來世而自漢以來易道不明焦延壽

五經集

易

卷之一

五

魚而忘筌蹄所以在鬼得鬼而忘蹄言者象之筌也象者意之蹄也捨筌蹄無以得魚鬼則捨象求意窮亦知其不可而猥曰義苟在健何必乾始爲馬類苟在順何必坤始爲牛是未得魚鬼先棄筌蹄之說也或者知象不可去旣不能盡通又不肯闕所不知則爲之說曰易之有象猶書有譬諭詩有比興也象不可去亦不必泥得其意足矣此與窮說無異亦未爲確論也夫

五經

易

卷之一

聖

易三聖人所盡心也立義深於詩書而措辭嚴於春秋書之有譬詩之有比惟意所之初無定旨易象反是以奇偶之書摹寫天地萬物之形似而寄於六十四卦之中一卦六畫畫有此象聖人卽著之於辭畫無此象不汎然旁引曲取也豈得執詩書比論爲例哉前輩嘗有疑其不然者故於象數求之加詳然掇拾先儒舊說嚼糟粕之餘失甘香之味其所發明無幾耳炎讀

易三十年不得其門而入歲在辛亥始脫爲縣之厄明年歸自中都僑寓古艾杜門却掃尋繹舊學久之若有所悟譬猶往來熟習於山海之間雖未能手探其玉然寶氣所在或望而見之因釋然笑曰觀六畫之象而未合於爻象之辭是未得其象也況爻象之辭而未合於六畫之象是未得其辭也象與辭未能融會而曰得聖人之意其中否特未定也管蠡之見何足以窺

五經

易

卷之一

聖

測高深本之於畫驗之以辭對觀互攷二者如合符辨則筆記之其未達者闕焉以爲聖經不可易知固不可強通也而河南邵氏曰畫前有易刪後無詩不特以象爲可忘且併以畫爲可遺其說高矣易而可以無畫但不知三聖人盡心於此以垂世立教者其旨果安在也或曰然則易盡於畫乎曰易者變也其變始於乾坤天地闔闢一乾坤也吾身動靜亦一乾坤也而畫

能盡之乎自乾坤而上不可以象求以通變而不窮者命之曰道藏用而不測者命之曰神立獨而無對者命之曰太極而畫能示之乎雖然無畫而可以體易伏羲文王之事也有畫而後可以語易學者之事也不翫周公尼父之辭而曰吾求易於六爻之外此係風捕影之類而炎則不敢已矣將以此得罪於傳道之賢哲未可知也將以此見取於好古之君子亦未可知也

五經

易

卷之一

聖

卦變說

王炎

卦變之說謂乾坤爲父母而姤復爲小父母六畫成卦凡一陽五陰皆自復變一陰五陽皆自姤變二陽四陰皆自臨變二陰四陽皆自遯變三陽三陰皆自泰變三陰三陽皆自否變其說不聞於先儒而言於邵氏至漢上朱氏從之且乾坤爲父母其交則爲三男三女復卦上坤下震震乃乾一索而得男姤卦上乾下巽巽乃坤

五經

易

卷之一

聖

一索而得女若復姤爲小父母則姤有乾復有坤乾坤反係復姤所生而震巽二卦亦非出於乾坤不知從何而來且夫子彖易嘗言剛柔之變惟賁尤詳曰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諸家卽曰賁自泰來蓋祖邵氏說也然賁上艮下離坤體得乾一剛而成艮是謂分剛上而文柔乾體得坤一柔而成離是謂柔來而文剛剛柔相文出於乾坤之變夫子之言如此未聞其言

泰變爲貞也且雜卦首曰乾剛坤柔自乾坤生
六子則剛柔相雜故六十四卦其剛皆出於乾
其柔皆出於坤剛來下柔爲隨柔進上行爲晉
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爲渙皆剛柔
之變也且隨上兌而下震初上二爻不變則爲
乾坤變則坤之初居上而爲兌乾之上居初而
成震故曰剛來而下柔晉上離而下坤離卦在
上六五以柔而居君位故曰柔進而上行渙上
與而下坎坎得乾之一剛而爲中爻今居二而
得中是謂來而不窮與得坤之一柔而爲初爻
今居四而附五是謂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然則
凡卦二陰二陽變於臨遯三陰三陽變於泰否
夫子未嘗言是邵氏之徒言之諸家皆從其說
此吾所未曉也朱子發用卦變以解經至無妄
而力主其說且曰無妄上乾下震若震一爻其
剛自乾來則上卦未嘗損乾一剛是卦四剛二

易

卷之一

四

五經

卷之一

聖

柔自臨遯而變明矣然詳觀夫子之言於隨於
渙皆曰剛來則是上卦一剛來則爲初二兩爻
於無妄獨曰剛自外來加一外字則其初未嘗
損上卦之一剛也蓋大畜上艮下乾則一剛在
外反爲無妄則艮變爲震或謂大畜一剛在內
自外來者自大畜而來也序卦先無妄後大畜
謂大畜剛上自無妄而變可也謂無妄剛自外
來由大畜而變何不可之有其說亦未盡蓋無
妄儲貳之卦上乾爲父下震爲長子初有一剛
實自乾而得之故夫子加外字以別之也况反
對自與卦變不同子發以反對爲卦變則尤失
之蓋邵氏之學長于占筮文王之演易不專爲
占筮用也靜而正心誠意動而開物成務易皆
具焉惟以占筮論之則古人如管輅郭璞關朗
之徒足以盡易之道矣不特邵氏能之也讀易
者捨夫子所已言求夫子所未言恐非聖人意

也卦變之說存而勿論斯可矣

五經翼

易

卷之一

四六

周易義海撮要序

李衡

易義海熙寧間蜀人房審權所編房謂自漢至今專門學不啻千百家或泥陰陽或拘象數或推之於互體或失之於虛無今於千百家內斥去雜學異說摘取專明人事羽翼吾道者僅百家編爲一集仍以正義冠之端首釐爲百卷目之曰周易義海或諸家說有同異理相疑惑者復援父師之訓朋友之論輒加評議附之篇末

五經翼 易 卷之一 四七

衡得是書而讀之其間尚有意義重疊文辭冗瑣者載加刪削而益之以伊川東坡漢上之說庶學者便於觀覽云

易數鈞隱圖序

劉牧

夫易者陰陽氣交之謂也若夫陰陽未交則四象未立八卦未分則萬物安從而生哉是故兩儀變易而生四象四象變易而生八卦重卦六十四卦於是乎天下之能事畢矣夫卦者聖人設之觀於象也象者形上之應原其本則形由象生象由數設捨其數則無以見四象所由之宗矣是故仲尼之讚易也必舉天地之極數以

五經翼

易

卷之一

四

明成變化而行鬼神之道則知易之爲書必極數以知其本也詳夫注疏之家至於分經析義妙盡精研及乎解釋天地錯綜之數則語惟簡略與繫辭不偶所以學者難曉其義也今採撫天地奇耦之數自太極兩儀而下至于復卦凡五十五位點之成圖於逐圖下各釋其義庶臆之者易曉耳夫易道淵邈雖往哲難窺於至蹟牧也叢生祖述誠媿其狂簡然則象有定位變

有定數不能妄爲之穿鑿耳博雅君子試爲詳焉

五經翼

易

卷之一

四

漢上易傳序

朱震

聖人觀陰陽之變而立卦效天下之動而生爻變動之別其傳有五曰動爻曰卦變曰互體曰五行曰納甲而卦變之中又有變焉一三五陽也二四六陰也天地相函坎離相交謂之位七八者陰陽之稚六九者陰陽之究稚不變也究則變焉謂之策七八九六或得或失雜而成文謂之爻昔周人掌三易之灋一曰連山二曰歸

五經集

易

卷之一

序

藏三曰周易七八者連山歸藏也六九者周易也經實備之策三變而成爻爻六變而成位變者以不變爲體不變者以變者爲用四象並行八卦交錯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其在繫辭曰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又曰道有變動故曰爻此見於動爻者也乾生三男坤生三女乾交乎坤白姤至剝坤交乎乾自復至夬十有二卦謂之辟卦坎離震兌謂之四正四正之卦分

至四時十有二卦各主其月乾貞於子而左行

坤貞於未而右行左右交錯六十卦周天而復陰陽之升降四時之消息天地之盈虛萬物之盛衰咸繫焉其在易之復曰七日來復象曰至日在革曰先王以治曆明時在說卦曰震東方也巽東南也離南方之卦也兌正秋也乾西北之卦也坎正北方之卦也艮東北之卦也此見於卦變者也乾生者四卦坤生者四卦八卦變

五經集

易

卷之一

序

復生六十四坎離肖乾坤者也太過小過頤中孚肖坎離者也故乾坤不動而坎離四卦亦莫之動其畧陳於雜卦其詳具於六十四卦之彖所謂辯是與非者也此卦變之中又有變焉者也一卦含四卦四卦之中復有變動上下相揉百物成象其在易則離震合而有頤坤離具而生坎在繫辭則網罟取離耒耨取益爲市取噬嗑舟楫取渙服乘取隨門柝取豫杵臼取小過

張矢取睽棟宇取大壯棺槨取大過書契取夫
又曰八卦相盪又曰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又
曰雜物撰德此見於互體者也一生水而成六
二生火而成七三生木而成八四生金而成九
五生土而成十生於陽者成於陰三天兩地也
生於陰者成於陽兩地而三天也天以三兼二
地以二兼三伍位相得合而爲五十其在繫辭
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

五經真

易

卷之一

五

九地十在說卦曰巽爲木坎爲水離爲火此見
於五行者也乾納甲壬坤納乙癸震納庚巽納
辛坎納戊離納己艮納丙兌納丁庚戌丙三者
得於乾者也辛巳丁三者得於坤者也始於甲
乙終於壬癸而天地五十五數具焉其在易之
蠱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在巽曰先庚三日後
庚三日在離曰巳日乃孚在繫辭曰懸象著明
莫大於日月此見於納甲者也凡此五者之變

自一二三四言之謂之數自有形無形言之謂
之象自推考象數言之謂之占聖人無不該也
無不偏也隨其變而言之謂之辭辭也者所以
明道也故辭之所指變也象也數也占也無不
具焉是故可以動可以言可以制器可以卜筮
蓋不如是不足以明道之變動而盡夫時中也
故曰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夫易廣矣大
矣其遠不可禦矣然不越乎陰陽二端其究則
一而已矣一者天地之根本也萬物之權輿也
陰陽動靜之源也故謂之太極學至於此止矣
卦可遺也爻可忘也五者之變反於一也是故
聖人之辭因是而止矣

五經真

易

卷之一

五

五經翼卷之二

北平孫氏家塾本

易翼

易學啓蒙序

朱熹

聖人觀象以畫卦撰著以命爻使天下後世之人皆有以決嫌疑定猶豫而不迷於吉凶悔吝之塗其功可謂盛矣然其爲卦也自本而幹自幹而支其勢若有所迫而不能自己其爲著也

五經翼

易

卷之二

一

分合進退縱橫順逆亦無往而不相值焉是豈聖人心思智慮之所得爲也哉特氣數之自然形於滂象見於圖書者有以啓於其心而假手焉耳近世學者類喜談易而不察乎此其專於文義者既支離散漫而無所根著其涉於象數者又皆牽合傳會而或以爲出於聖人心思智慮之所爲也若是者予竊病焉因與同杰鳳輯舊聞爲書四篇以示初學使毋疑於其說云

書伊川先生易傳後

朱熹

易之爲書更歷三聖而制作不同若包羲氏之象文王之辭皆依卜筮以爲教而其法則異至於孔子之贊則又一以義理爲教而不專於卜筮也是豈其故相反哉俗之淳漓既異故其所以爲教爲法者不得不異而道則未嘗不同也然自秦漢以來考象辭者泥於術數而不得其弘通簡易之法談義理者淪於空寂而不適乎

五經翼

易

卷之二

二

仁義中正之歸求其因時立教以承三聖不同於法而同於道者則惟伊川先生程氏之書而已後之君子誠能日取其一卦若一爻者熟復而深翫之如已有疑將決於筮而得之者虛心端意推之於事而反之於身以求其所以處此之實則於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將無所求而不得適之事父遠之事君亦無處而不當矣華山皇甫斌嘗讀其書而深好之蓋嘗大

書深刻撫以予人惟恐傳者之不廣而讀者之不多也顧猶來請其所以讀之之說熹不得讓輒書此以遺之淳熙六年秋八月丙戌朔新安朱熹謹書

五經翼

易

卷之二

三

論河圖洛書

朱熹

天地之間一氣而已公而爲二則爲陰陽而五行造化萬物始終無不管於是焉故圖之位一與六共宗而居乎北二與七爲初而居乎南三與八同道而居乎東四與九爲友而居乎西五與十相守而居乎中蓋其所以爲數者不過一陽一陰一奇一偶以兩其五行而已所謂天者陽之輕清而位乎上者也所謂七者陰之重濁而位乎下者也陽數奇故一三五七九皆屬乎天所謂天數五也陰數偶故二四六八十皆屬乎地所謂地數五也天數地數合而相求所謂五位之相得者然也天以一生水而地以六成之地以二生火而天以七成之天以三生木而地以八成之地以四生金而天以九成之天以五主上而地以十成之此又其所謂各有合焉者也積五奇而爲二十五積五偶而爲三十合

五經翼

易

卷之二

四

是二者而爲五十有五此河圖之全數皆夫子之意而諸儒之說也至於洛書則雖夫子之所未言然其象其說已具於前有以通之則劉歆所謂經緯表裏者可見矣或曰河圖洛書之位與數其所以不同何也曰河圖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處其方蓋揭其全以示人而道其常數之體也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蓋主於陽以統陰而肇其變數之用也曰其

五經翼

易

卷之二

五

皆以五居中者何也曰凡數之始一陰一陽而已矣陽之象圓圓者徑一而圍三陰之象方方者徑一而圍四圍三者以一爲一故三其一陽而爲三圍四者以二爲一故兩其一陰而爲二是所謂參天兩地者也三二之合則爲五矣此河圖洛書之數所以皆以五爲中也然河圖以生數爲主故其中之所以爲五者亦具五生數之象焉其下一點天一之象也其上一點地二

之象也其左一點天三之象也其右一點地四之象也其中一點天五之象也洛書以奇數爲主故其中之所以爲五者亦具五奇數之象焉其下一點亦天一之象也其左一點亦天三之象也其中一點亦天五之象也其右一點則天七之象也其上一點則天九之象也其數與位皆三同而二異蓋陽不可易而陰可易成數雖陽固亦生之陰也曰中央之五旣爲五數之象

五經翼

易

卷之二

六

矣然則其爲數也奈何曰以數言之通乎一圖由內及外固各有積實可紀之數矣然河圖之一二三四各居其五象本方之外而六七八九十者又各因五而得數以附于其生數之外洛書之一三七九亦各居其五象本方之外而二四六八者又各因其類以附于奇數之側蓋中者爲主而外者爲客正者爲君而側者爲臣亦各有條而不紊也曰其多寡之不同何也曰河

圖主全故極於十而奇偶之位均論其積實然
後見其偶贏而奇乏也洛書王變故極於九而
其位與實皆奇贏而偶乏也必皆虛其中也然
後陰陽之數均於二十而無偏耳曰其序之不
同何也曰河圖以生出之次言之則始下次上
次左次右以復于中而又始于下也以運行之
次言之則始東次南次中次西次北左旋一周
而又始于東也其生數之在內者則陽居下左
五經翼 易 卷之二 七
而陰居上右也其成數之在外者則陰居下左
而陽居上右也洛書之次其陽數則首北次東
次中次西次南其陰數則首西南次東南次西
北次東北也合而言之則首北次西南次東次
東南次中次西北次西次東北而究于南也其
運行則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右旋一
周而土復克水也是亦各有說矣曰其七八九
六之數不同何也曰河圖六七八九既附于生

數之外矣此陰陽老少進退饒乏之正也其九
者生數一三五之積也故自北而東自東而西
以成於四之外其六者生數二四之積也故自
南而西自西而北以成於一之外七則九之自
西而南者也八則六之自北而東者也此又陰
陽老少互藏其宅之變也洛書之縱橫十五而
七八九六迭為消長虛五分十而一合九二合
八三合七四合六則參伍錯綜無適而不遇其
五經翼 易 卷之二 八
合焉此變化無窮之所以為妙也曰然則聖人
之則之也奈何曰則河圖者虛其中則洛書者
總其實也河圖之虛五與十者太極也奇數二
十偶數二十者兩儀也以一二三四為六七八
九者四象也析四方之合以為乾坤離坎補四
隅之空以為兌震巽艮者八卦也洛書之實其
一為五行其二為五事其三為八政其四為五
紀其五為皇極其六為三德其七為稽疑其八

爲庶徵其九爲福極其位與數尤曉然矣曰洛書而虛其中則亦太極也奇偶各居二十則亦兩儀也一二三四而合九八七六縱橫十五而互爲七八九六則亦四象也四方之正以爲乾坤離坎四隅之偏以爲兌震巽艮則亦八卦也河圖之一六爲水二七爲火三八爲木四九爲金五十爲土則固洪範之五行而五十有五者又九疇之子目也是則洛書固可以爲易而河

五經翼

易

卷之二

九

圖亦可以爲範矣且又安知圖之不爲書書之不爲圖也耶曰是其時雖有先後數雖有多寡然其爲理則一而已但易乃伏羲之所先得乎圖而初無所待於書範則大禹之所獨得乎書而未必追考於圖耳且以河圖而虛十則洛書四十有五之數也虛五則大衍五十之數也積五與十則洛書縱橫十五之數也以五乘十以十乘五則又皆大衍之數也洛書之五又自含

五則得十而通爲大衍之數矣積五與十則得十五而通爲河圖之數矣苟明乎此則橫斜曲直無所不通而河圖洛書又豈有先後彼此之間哉

五經翼

易

卷之二

十

易象說

朱熹

易之有象其取之有所從其推之有所用非苟爲寓言也然兩漢諸儒必欲究其所從則既滯泥而不通王弼以來直欲推其所用則又疎略而無據二者皆失之一偏而不能闕其所疑之過也且以一端論之乾之爲馬坤之爲牛說卦有明文矣馬之爲健牛之爲順在物有常理矣至於案文責卦若屯之有馬而無乾離之有牛

五經翼

易

卷之二

十一

而無坤乾之六龍則或疑於震坤之牝馬則當反爲乾是皆有不可曉者是以漢儒求之說卦而不得則遂相與創爲互體變卦五行納甲飛伏之法參互以求而幸其偶合其說雖詳然其不可通者終不可通其可通者又皆傳會穿鑿而非有自然之勢惟其一二之適然而無待於巧說者爲若可信然上無所關於義理之本原下無所資於人事之訓戒則又何必苦心極力

以求於此而欲必得之哉故王弼曰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爲馬爻苟合順何必坤乃爲牛而程子亦曰理無形也故假象以顯義此其所以破先儒膠固支離之失而開後學翫辭翫占之方則至矣然觀其意又似直以易之取象無復有所自來但如詩之比興孟子之譬喻而已如此則是說卦之作爲無所與於易而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者亦剩語矣故疑其說亦若有未盡者

五經翼

易

卷之二

十二

因竊論之以爲易之取象固必有所自來而其爲說必已具於太卜之官顧今不可復攷則姑闕之而直據辭中之象以求象中之意使足以爲訓戒而决吉凶如王氏程子與吾本義之云者其亦可矣固不必深求其象之所自來然亦不可直謂假設而遽欲忘之也

元亨利貞說

朱熹

元亨利貞性也生長收藏情也以元生以亨長以利收以貞藏者心也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以仁愛以義惡以禮讓以智知者心也性者心之理也情者心之用也心者性情之主也程子曰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正謂此也又曰言天之自然者謂之天道言天之付與萬物者謂之命天

五經翼

易

卷之二

圭

又曰天地以生物爲心亦謂此也

易五贊

朱熹

原象贊 太乙肇判陰降陽升陽一以施陰兩而承惟皇昊義仰觀俯察奇耦既陳兩儀斯設既幹乃支一各生兩陰陽交錯以立四象奇加以奇曰陽之陽奇而加耦陽陰以章耦而加奇陰內陽外耦復加耦陰與陰會兩一既分一復生兩三才在曰八卦指掌奇奇而奇初一曰乾奇奇而耦兌次二焉奇耦而奇次三曰離奇耦

五經翼

易

卷之二

古

而耦四震以隨耦奇而奇巽居次五耦奇而耦坎六斯睹耦耦而奇艮居次七耦耦而耦八坤以畢初畫爲儀中畫爲象上畫卦成人文斯明因而重之一貞八悔六十四卦由內達外交易爲體往此來彼變易爲用時靜而動降帝而王傳夏歷商有占無文民用弗彰文王繫彖周公繫爻視此八卦二純六交乃乾斯父乃坤斯母震坎艮男與離兌女離南坎北震東兌西乾坤

艮與位以四維建官立師命曰周易孔聖傳之
是爲十翼遭秦弗燼及宋而明邵傳義畫程演
周經象陳數列言盡理得彌億萬年永著常式
述旨贊 皆在上古世質民淳是非莫別利害
不分風氣既開乃生聖人聰明睿智出類超羣
仰觀俯察始畫奇耦教之卜筮以斷可否作爲
君師開鑿戶牖民用不迷以有常守降及中古
世變風移淳澆質喪民僞日滋穆穆文王身蒙
大難安土樂天惟世之患乃本卦義繫此彖辭
爰及周公六爻是資因事設教丁寧詳密必中
必正乃亨乃吉語子惟孝語臣則忠鉤深闡微
如日之中暨乎末流淫于術數僕句成敗黃裳
亦誤大哉孔子晚好是書韋編旣絕八索以祛
乃作彖象十翼之篇專用義理發揮經言居省
象辭動察變占存亡進退升降飛潛曰毫曰釐
匪差匪謬假我數年庶無大咎恭惟三古四聖

一心垂象炳明千載是臨惟是學者不本其初
文辭象數或肆或拘嗟予小子旣微且陋鑽仰
沒身奚測奚究匪警滋荒匪識滋漏維用存疑
敢曰垂後
明筮贊 倚數之元參天兩地衍而極之五十
乃備是曰大衍虛一無爲其爲用者四十九著
信手平分置右於几取右一著掛左小指乃以
右手揲左之策四四之餘歸之於扚初扚左手
無名指間右策左揲將指是安再扚之奇通掛
之算不五則九是謂一變置此掛扚再用存策
分掛揲歸復準前式三亦如之奇皆四八三變
旣備數斯可察數之可察其辨伊何四五爲少
八九爲多三少爲九是曰老陽三多爲六老陰
是當一少兩多少陽之七孰八少陰少兩多一
旣得初爻復合前著四十有九如前之爲三變
一爻通十八變六爻發揮卦體可見老極而變

少守其常六爻皆守象辭是當變視其爻兩兼
首尾變及三爻占兩卦體或四或五親被所存
四二五一二分一專皆變而他新成舊毀消息
盈虛捨此視彼乾占用九坤占用六泰愕匪人
姤喜來復

稽類贊 八卦之象說卦詳焉考之於經其用

弗專象以情言象以象告惟是之求斯得其要

乾健天行坤順地從震動為雷巽入木風坎險

五經翼易 卷之二

十

水泉亦雲亦雨離麗文明電日而火艮止為山

兌說為澤以是率之其要斯得凡卦六虛奇耦

殊位奇陽耦陰各以其類得位為正二五為中

二臣五君初始上終貞悔體分爻以位應陰陽

相求乃得其正凡陽斯淑君子居之凡陰斯慝

小人是為常可類求變非例測非常曷變謹此

為則

警學贊 讀易之法先正其心肅容端席有翼

其臨于卦于爻如筮斯得假彼象辭為我儀則

字從其訓句逆其情事因其理意適其平曰否

曰臧如目斯見曰止曰行如足斯踐毋寬以畧

毋密以窮毋固而可毋必而通平易從容自表

而裏及其貫之萬事一理理定既實事來尚虛

用應始有體該本無稽實待虛存體應用執古

御今由靜制動潔靜精微是之謂易體之在我

動有常吉在昔程氏繼周紹孔與旨宏綱星陳

五經翼易 卷之二

十

極拱惟斯未啟以俟後人小子狂簡敢述而申

之

易學序

王 湜

余平生喜易內求於己外求於人非一日矣晚
得邵康節易學喜不自禁晝夜覃思未嘗暫捨
方其有所得也或不寐達旦然聖人至理萬物
取之不竭而康節先生遺書或得於家之草藁
或得於外之傳聞草藁則必刪而未及傳聞則
訛謬而不實儻不能用心精擇則是非雜擾而
至理終不出矣於是平心如權衡無今古無物

五經翼

易

卷之二

九

我無知愚無彼此惟道是從而輕重之自希夷
先生陳公而下如穆伯長李挺之以至劉長民
鉤隱圖之類兼而思之罔或遺佚亦不敢以私
知去取但重別推行使明白易見或見不能窺
測藩籬而難盡者作闕疑說以示方來俟明哲
者之思索焉大抵道之不明其說有二愚不肖
者固不足以及此賢有智者反從而鑒之其於
聖人妙意豈不胥失乎哉凡諸好學君子當如

是求焉可也

五經翼

易

卷之二

十

論程氏易傳

馬端臨

按伊川之易精於義理而略於卜筮象數此固先儒之說然愚嘗以爲易之象數卜筮豈出於義理之外蓋有此理則有此象有此數而卜筮之說其所謂趨吉避凶惠迪從逆云者又未嘗不一出於義理平時本諸踐履則觀象翫辭此義理也一旦謀及卜筮則觀變翫占亦義理也初不必岐而二之然言出於聖賢之口則卑辭

五經

易

卷之二

廿一

片語皆有妙理假借旁通悉爲至教往往多借易以明理初不拘於說易也自夫子而然矣何也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爲乾九二而言也而乾之九二豈有學問寬仁之義乎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爲咸九四而言也而咸之九四豈有歲時代謝之義乎蓋其初因講易遂借易以言

理言理雖精而於易此卦此爻之旨則遠矣如程子因君子豹變而發爲自暴自棄之論因君子得輿而發爲匪風下泉之論亦是意也晦菴所謂不看本文自成一書者是已

五經

易

卷之二

廿二

周易輯聞序

趙汝楫

易道幽三極而神萬化易書立三極而萬化神
道主於有書主於用也體易君子處而用身出
而用世皆於此焉出以用爲動則靜者其體也
動之變無窮近而顯者百姓與能遠而微者賢
智未易知夫道妙於無形而著於有象確乎不
易而變動不居以虛而言則至於無畔以固而
言則或有所不通聖人於是立象倚數探賾索

五經翼

易

卷之二

廿

隱載之於書莫非日用常行之實使人因有象
而悟無形之妙卽變易以求不易之方翫而體
之服而行之言有據而動有則措諸事業自誠
意正心以至於齊家治國平天下隨用輒効此
體用兼該之學伏羲畫卦之旨文周憂世之情
夫子傳易之志也汝楫齒耄學荒何敢言易獨
念先君子自始至末於易凡六藁日進日益末
藁題曰補過汝楫得於口授者居多外除以來

踰二十載因輯所聞於篇庶不忘先君子之教
且以觀吾過云

五經翼

易

卷之二

廿四

易雅序

趙汝楳

兩雅訓詁之書也目張而彙聚讀之事義物理
秩然在前富哉書也經之翼乎厥後廣雅博雅
埤雅雖依倣爲書大槩於道無所益易雅之作
則異於是易變易也卦殊其義爻異其旨萬變
畢陳衆理叢載學者如乍入清廟目銜於尊彝
幣玉體煩於升降盥奠耳亂於鍾鼓磬簫凡禮
之文樂之節且不暇品名况能因之以知其實
乎又若泛滄海而罔識鄉往之方遊建章而不
知出入之會汝楳嘗病焉乃復熟晝辭而爲此
書庶幾緣是指入易之迷津求體易之實用或
曰子何沈錮辭晝不能融渾希微若是哉余曰
程子論爲學之害曰昔之害乘其迷暗今之害
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實則不足以開物
成務言爲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嗟夫淺深
非二本體用非二物精粗無二理也易之爲書

言近而指遠不知言何以知其指通乎近則遠
固在是儻慕遠而失諸近吾知兩失之而已爾
世或外辭晝以求易則此書爲贅否則不易吾
言矣程子之論真爲學之大閑歟

易筮宗序

趙汝樸

神哉著乎聖人所以決疑定志明吉凶以成大業斯興治輔化之務君子所當盡心非卜史事也聖人無惑衆人未能免惑聖人不欲已意解人之惑天生神物以前民用聖人託之難曰神道設教非無是理而矯誣斯世也太極既判氣化而凝寒暑之往來三光之運燭動者植者之榮瘁消長夫孰使然必有妙於其間者故禍福

五經集

易
卷之二

七

之至有開必先斯實然之理若而吉若而凶曷去曷就衆人惑焉聖人洞其幾而發其蘊而神著告焉是以事舉而民信業鉅而名巍若夫進德修業之君子趨吉避凶之衆人莫不以之嗟夫有著道道生於庖犧有著用用著於媯帝而詳於箕疇筮有職大宗伯率之樞有法大傳明之占有驗左氏傳國語可攷也孔聖歿銷歇至唐始有裔孫推明其法幸經程子朱子之正訂

後學得講求之汝樸承先君子訓且俾博攷先

傳粗得其說作筮宗宗聚也筮之學聚此編也神嘗謂太極未判則爲陰爲陽不可測判則陰陽者矣著未分則爲九六爲七八未可辨分則九六七八定矣人心未動則爲吉爲凶未可必動則吉凶斷矣方無思無爲寂然不動之時吾心猶太極也猶未判之著也一有感焉圖存而亡兆計安而危伏固不待馴舌之追措諸事業而吉凶禍福已對立於胸中是知吉凶界限判於心動之初君子必恐懼於不聞不睹而致謹於喜怒哀樂之未發使此心凝然湛焉胎乎潔如常若太極之未判著策之未分則天理全人欲盡念茲釋茲語默出處皆純乎道夫如是有不動動斯吉有不筮筮斯神此聖人心筮之妙是爲著筮之本

五經集

易
卷之二

廿

論卦變

章俊卿

始虞氏卦變乾坤生坎離乾息而生復臨泰大

壯夫坤消而生姤遯否觀剝白復來者一卦豫

自臨來者四卦明夷解自泰來者九卦蠱賁恒

妹豐節自大壯來者六卦需大畜大自夬來者

一卦同人自遯來者五卦訟无妄家自否來者八

卦隨噬嗑咸益自觀來者五卦晉蹇頤自剝來

者一卦謙而屯生於坎蒙生於艮比生於師頤

五經翼易卷之二 廿九

小過生於晉睽生於大壯或生於无妄旅生於

賁或生於噬嗑中孚生於訟小畜變需上復變

訟初姤無生卦師同人夫大有兌四卦闕李鼎

祚取蜀才盧氏之書補其三卦變而頤卦虞以

爲生於晉侯果以爲生於觀今以圖攷之其合

於圖者三十有六卦又時有所疑不合者二十

有八卦夫自下而上謂之升自上而下謂之降

升者生也息也降者消也陰生陽陽生陰陰復

生陽陽復生陰升降消息循環無窮然不離於

乾坤一生二二生三至於三極矣故凡卦五陰

一陽者皆自復來復一爻五變而成五卦同人

畜大凡卦四陰二陽者皆自臨來臨五復五變

而成十四卦明夷震屯頤升解坎凡卦四陽二

陰者皆自遯來遯五復五變而成十四卦訟損

過无妄家人離革中凡卦三陰三陽者皆自泰

來泰三變而成九卦歸妹節損豐既凡卦三陽

五經翼易卷之二 三十

三陰者皆自否來否三復三變而成九卦漸旅

未濟困益乾坤大父母也姤復小父母也坎離

得乾坤之用者也頤大過小過中孚或曰先儒

謂賁本泰卦豈乾坤重而爲泰又由泰而變乎

曰此論之卦也所謂之卦者皆變而之他卦周

易以變爲占一卦變而爲六十四卦六十四卦

變而爲四千九十六卦而卜筮者尚之也焦延

壽之易林所以興也聖人因其剝柔相變繫之

以辭焉以明往來屈伸利害吉凶之無常也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占與辭一也故乾坤重而為泰者八卦變而為六十四卦也由泰而為賁者一卦變而為六十四卦也

周易折中序

朱 采

易該象數理未作之前其體因象數而立既作之後其理因象數而顯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河圖洛書為天地自然之文象數之大原也二圖之象皆九位故伏羲則之畫為長短之九畫成乾坤二卦之小成由乾坤而八卦而六十四卦以左右交互而觀則兩卦得十八畫二九也是為先天圖邵子所謂交易之易也文王則之變伏羲之卦次分上下之二經上經卦三十下經三十四以一反一覆而觀除八正卦外五十六卦只成二十八卦上經得十八卦下經亦得十八卦二九也是為後天易程子所謂變易之易也或曰伏羲既因象推數而作先天交易之易矣文王又因象推數而作後天變易之易何哉大傳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夫子蓋謂文王當殷末

世憂患而興此易也。曷爲見其憂患？今觀後天反對卦如泰反爲否、剝反爲復、晉反爲明、夷反爲姤、既濟反爲未濟，舉一二以類推，則文王實憂慮天下，後世陰陽禍福之相爲倚仗治亂安危之相爲消長。君子小人之相爲進退，只在一反覆間，故示人以用九扶陽而抑陰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爲轉移造化之機。此上下經所以皆寓用九之意，豈出於聖人之智巧，皆倚天

五經翼

易
卷之二

三

理而作十翼也。嗚呼！易更三聖而象數義理始備。自夫子歿，千數百年論易者各據己見，泥象數者流於詭怪說義理者淪於空寂，而聖人憂患作易之旨昧矣。至宋有康節邵子推明義文之卦畫而象數之學者有伊川程子推衍夫子之意而卦畫之理明。洎武夷朱文公作本義，釐正上下經十翼而還其舊作，啟蒙本邵子而發先天雖本義專主卜筮，然於門人問答又以爲

五經翼

易
卷之二

三

用易人能用易是爲知易嗚呼韋編三絕企東
家之無過蠹簡百年慨西伯之有憂愚雖衰老
願就有道而正焉

五經真

易

卷之二

三

易傳序

楊萬里

易者何也易之爲言變也易者聖人通變之書
也何謂變蓋陰陽太極之變也五行陰陽之變
也人與萬物五行之變也萬事人與萬物之變
也古初以迄于今萬事之變未已也其作也一
得一失而其究也一治一亂聖人有憂焉於是
幽觀其通而逆繹其圖易之所以作也易之爲
言變也易者聖人通變之書也其窮理盡性其

五經真

易

卷之二

三

正心修身其齊家治國其處顯其僚窮其居常
其道變其參天地合鬼神萬事之變方來而變
通之道先立變在彼變在此得其道者蚩可哲
愚可淑青可福危可安亂可治致身聖賢而躋
世泰和猶反手也斯道何道也中正而已矣唯
中爲能中天下之不中唯正爲能正天下之不
正中正立而萬變通此二帝三王之聖治孔子
顏孟之聖學也後世或以事物之變爲不足以

櫻吾心舉而拍之於空虛者是亂天下者也不然以爲不足以遁吾術挈而持之以權譎者是愈亂天下者也然則學者將欲通變於何求通曰道於何求道曰中於何求中曰正於何求正曰易於何求易曰心愚老矣嘗試與二三子講之二三子以爲愚之言乎非也愚聞諸先儒先儒聞諸三聖三聖聞諸天

五經翼

易

卷之二

三

易解序

楊簡

夏后氏之易曰連山連山者以重艮爲首商人之易曰歸藏歸藏者以重坤爲首周人之易曰周易以重乾爲首周禮太卜之官曰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則卦之重也久矣先儒謂文王重之非也孔子之時歸藏之易猶存故曰之宋而得坤乾焉於戲至哉合三易而觀之而後八卦之妙大易之用混然一貫之道昭昭於天下矣而諸儒言易率以乾爲大坤次之震坎艮巽離兌又次之噫嘻末矣一者易之一也一者易之一也其純一者名之曰乾其純一者名之曰坤其一一雜者名之曰震坎艮巽離兌其實皆易之異名初無本末精粗大小之殊也故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子思亦曰天地之道其爲物不貳八卦者易道之變也而六十四卦者又變化中之變化也物有大小道無大小德有

五經翼

易

卷之二

三

優劣道無優劣其心通者洞見天地人物盡而
吾性量之中而天地人物之變化皆吾性之變
化尚何本末精粗大小之間雖說卦有父母六
子之稱其道未嘗不一大傳曰百姓日用而不
知君子小人之所日用者亦一也惟有知不知
之分

五經集

易

卷之二

五

輯周易鄭康成序

王應麟

鄭康成學費氏易爲注九卷多論互體以互體
求易左氏以來有之凡卦爻二至四三至五兩
體交互各成一卦是謂一卦合四卦繫辭謂之
中爻所謂八卦相盪六爻相雜唯其時物雜物
撰德是也唯乾坤無互體蓋純乎陽純乎陰也
餘六子之卦皆有互體坎之六畫其互體含艮
震而艮震之互體亦含坎離之六畫其互體含
兌巽而兌巽之互體亦含離三陽卦之體互自
相合三陰卦之體亦互自相合也王弼尚名理
議互體然注睽六二曰始雖受困終獲剋助睽
自初至五成困此用互體也彌注比六四之類
或用康成之說鍾會著論力排互體而荀顗難
之江左鄭學興王學並立荀崧謂康成書根源
顏延之爲祭酒黜鄭置王齊陸澄詒王儉書云
易自商瞿之後雖有異家之學同以象數爲宗

五經集

易

卷之二

五

數年後乃有王弼之說王濟云弼所誤者多何
必能頓廢先儒今若弘儒鄭注不可廢河北諸
儒專主鄭氏隋興學者慕弼之學遂為中原之
師此景迂見氏所慨歎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
理義之學以其辭耳變象占其可闕乎李鼎祚
云鄭多參天象王全釋人事易道豈偏滯於天
人哉今鄭注不傳其說間見於鼎祚集解及釋
文詩三禮春秋義疏後漢書文選注因綴而錄
五經翼 易 卷之二 聖

之先儒象數之學於此猶有攷云然康成箋詩
多改字注易亦然如包蒙為彪猶豕之牙為互
包荒讀為康錫馬蕃庶讀為蕃遮皆甲宅之皆
讀為解一握為笑之握讀為屋其說近乎鑿學
者盡謹擇焉厭常喜新其不為妄茲者幾希

周易象義後序

丁易京

易變易也六十四卦一乾之變也三百八十四
爻一初九之變也太極動而生陽乾之初九也
動極而靜乾之用九也靜而生陰坤之初六也
靜極復動坤之用六也分陰分陽迭用柔剛而
易之變不可勝窮矣太極之動乾而已矣動極
而靜乃有坤焉得乾之初九者復也變而為一
陽者六焉得乾之初九與九二者臨也變而為

五經翼 易 卷之二

聖

二陽者十有五焉得乾之初九以至九三者泰
也變而為三陽者二十焉得乾之初九以至九
四者大壯也變而為四陽者十有五焉得乾之
初九以至九五者夬也變而為五陽者六焉自
初九以至上九則乾之全體也變乾之初九則
為姤變乾之初九與九二則為遯變乾之初九
以至九三則為否變乾之初九以至九四則為
觀變乾之初九以至九五則為剝變乾之初九

以至九則爲坤而一陰者五陽之卦也二陰者四陽之卦也三陰者三陽之卦也四陰者二陽之卦也五陰者一陽之卦也六陽俱變則用九而爲坤六陰俱變則用六而復爲乾乾而坤坤而乾然則乾之一卦非六十四卦之所自來歟初九一爻非三百八十四爻之所自來歟有變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辭有辭而後有占不得於變勿求於象不得於象勿求於辭不得於

五經集

易

卷之二

聖

辭勿求於占卦之變如此則卦之象如此卦之象如此則卦之辭如此則卦之占如此也漢去古未遠諸儒嘗以象變言易矣言象變而遺理不可也王輔嗣一掃而去之以其遺理而去之可也併象變而去之則後之學者不知三聖命辭之本心矣嗟夫六十四卦皆乾一卦之變也三百八十四爻皆乾初九之變也故有變卦焉有卦變焉變卦也者六十四卦變

而四千九十六者是也卦變也者十二辟卦變而六十有四者是也由乾一畫而變焉爲十二由十二而變焉爲六十四由六十四而變焉爲四千九十六蓋變卦其流而卦變其源也變卦其文而卦變其本也有卦變而後而變卦故予之於易旣以變卦而論其爻必參卦變以原其畫夫然後聖人作易之旨無餘蘊矣雖然探賈於積年之久成書於期月之間若神明之有以

五經集

易

卷之二

聖

序
開其心者而猶懼夫失之易也是其是非其非蓋將有待於萬世之公論焉儻毋忝於鼻祖將軍之家學云昭陽協洽侯豫外武陵丁易東後

易通序

趙以夫

易變易也而有所謂不易者存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要不過乎動靜兩端而已一動一靜造化之所以周流而無窮也卦六十四文王彖之首以元亨利貞之文爻三百八十四周公繫之總以用九用六之說夫奇耦七八也交重九六也卦畫七八不易也爻書九六變易也卦雖不易而中有變易是之謂亨爻雖變易而中有不易

五經真

易

卷之二

聖

是之謂貞聖人作易所以盡天地萬物之理而示人以趨吉避凶之方孰有外於亨貞者乎洪範占用二貞悔貞卽靜也悔卽動也故靜吉而動凶則勿用動吉而靜凶則不處動靜皆吉則隨寓而皆可動靜皆凶則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此聖人所以樂天知命而不憂也臣幼學之年受易於師涉閱三紀猶憤如也辛丑居閒盡置傳註觀象既辟豁然悟曰吾夫子之心其文王

周公之心乎何所言無毫髮之殊也文王既沒

文不在茲乎其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夫子之歎蓋歎易也又曰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是當時羣弟子已未足以知聖人矣臣生後夫子千七百餘載豈敢自異於先儒以爲獨能探三聖人作易之微旨第以參稽卦爻往來俱通如是而亨貞如是而悔吝如是而吉凶无咎若象若數理無不合此臣所以自信其

五經真

易

卷之二

聖

愚也丙午之夏書成名之曰易通不敢自秘將以進于上庶幾仰裨聖學緝熙之萬一云

紫巖居士易傳序

張獻之

曾王父忠獻公潛心於易嘗爲之傳前後兩著
彙親題第二彙云此本改正處極多紹興戊寅
四月六日某書斯爲定本矣獻之頃嘗繕錄之
附以讀易禰說通爲十卷藏之於家忠獻嘗與
屏山劉公書云無他用心惟靜默體道卒究聖
人心法又答澹菴胡公書云杜門亦惟聖賢之
道是求夫求而得之者其在是矣惜其傳之未

五經翼

易

卷之二

聖

廣揚來春陵刻于郡齋與學者共之

易啓蒙翼傳序

胡一桂

朱子於易有本義有啓蒙其書則古經其訓解
則主卜筮所以發明四聖人作經之初旨至於
專論卦畫著策則本圖書以首之攷變占以終
之所以開啓蒙昧而爲讀本義之階梯大抵皆
易經之傳也先君子懼愚不敏旣爲啓蒙通釋
以誨之愚不量淺陋復爲本義附錄纂疏以承
先志今重加增纂之餘又成翼傳四篇者誠以

五經翼

易

卷之二

聖

去朱子纔百餘年而承學浸失其真如圖書已
擅正矣復仍劉牧之謬者有之本義已復古矣
復循王弼之亂者有之卜筮之教炳如丹矣復
祖尚玄旨者又有之若是者詎容於得已也哉
故日月圖書之象數明天地自然之易彰矣卦
爻十翼之經傳分義文周孔之易辯矣夏商周
之易雖殊而所主同於卜筮古易之變復雖艱
而今終不可逾於古傳授傳注雖紛紛不一而

專主理義易若卜筮上推理義之爲實夫然後
舉要以發其義而辭變象占尤所當講明筮以
稽其法而左傳諸書皆所當備辯疑以審其是
而河圖洛書常務爲急凡此者固將以羽翼朱
子之易由朱子之易以參透伏羲文周孔之易
也若夫易緯焦京玄虛以至經世皇極內篇等
作自邵子專用先天卦外餘皆易之支流餘裔
苟知其槩則其列諸外篇固宜而朱子之易卓

五經翼

易

卷之二

聖

然不可及者又可見矣抑又有說朱子嘗曰易
只是卜筮之書本非以設教然今凡讀一卦一
爻便如筮所得觀象玩辭觀變玩占而又求其
理之所以然者施之身心家國天下皆有所用
方爲善讀是故於乾坤當識君臣父母之分於
咸恒當識夫婦之別於震坎艮巽離兌當識長
幼之序於麗澤兌當識朋友之講習以至謹言
語節飲食當有得於頤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當

有得於損益不諂不瀆以謹上下之交安其身
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以爲全
身之道當有得於大傳卽此而推隨讀而受用
焉是則君平依孝依忠之微意也雖日端策而
筮其根底所在亦何以尚此請申之

五經翼

易

卷之二

聖

學易記序

李簡

伊川先生嘗云學易者當看王輔嗣胡翼之王介甫三家文字令通貫然後却有用心處時先生易傳未出也及溫陵曾獻之集大易粹言傳于世則學者知有所宗而三家之說不無去取也歲在壬寅春三月予自泰山之萊蕪挈家遷東平時張中庸劉佚菴二先生與王仲微輩方聚諸家易解而節取之一相見遂得廁于講席

五經集

易

卷之二

聖

異脫有所得隨卽書之以待他年讀之驗其學之進與否也此遷東平積謬說百餘段及得胡安定荆公南軒晦庵誠齋諸先生全書及楊彬夫所集五十家解單渢所集三十家解讀之謬說暗與前賢之說相合者十有二三私心始頗自信今卷中凡無名氏者以兼採諸人之意合而爲一說不能主名亦或有區區管見輒不自揆而廁于其間者其初心將便觀覽而傳于家

五經集

易

卷之二

聖

非敢有意傳諸人以取著述之名也親友之間有堅欲求觀而不能違者或復爲人錄去予甚患之已未歲承乏倅泰安山城事少遂取向之所集學易記觀之重加去取焉噫親友相知相愛由此書獲謗獲罪於朋儕亦由此書他日必

有能辯之者

論先天後天之易

鄭樵

先天始於復姤終於剝夬此伏羲之易也後天始於乾坤終於未濟此文王之易也先天之易取乾坤離坎居四正位者取其純乎乾純乎坤純乎中虛純乎中滿也反對純乎一卦也後天之易以坎離震兌居四正位者取其金木水火之正炁生民日用一之不可無也嘗謂先天者易之道後天者易之書繫辭首篇便說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至變化見矣此言先天自然之易

五經翼

易

卷之二

聖

次言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至劉宗義歷數千載更文王周公孔子不以語人而其圖獨傳於陳希夷先生何也蓋未有此易先有此象未有此數先有此理昔者伏羲之作易非示諸人蓋特以象云耳而理與數皆不傳焉非祕之也聖人以爲天地之數後世必有因象而

發明之者不可以一人之見遽盡其蘊也是以

文王作卦辭以明理周公孔子作彖象大傳之辭以明理而大衍五十之數參天兩地之數五行生成之數亦由是而間見也而理與數之學與自理數之學興而伏羲六十四卦見其畫未曉其象於是希夷陳先生始發之以示斯世其曰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只此十六字邵康節得之於希夷將啟手足之

五經翼

易

卷之二

聖

日又爲圖以示人參之繫辭所載則六十四卦伏羲之前已具矣此上繫必以先天之易爲之旨而下繫又序十三卦之制作於其後者此也後天文王之易必以離坎震兌居四正而處乾位於西北坤位於西南者何也曰以天地之象言之水火金木天地之正氣生民之日用不可無故以坎離震兌居四正位辰極居北而少西天神之所宅也崑崙居西而少南地祇之所舍

也故西北爲乾而西南爲坤也播蕩萬物莫如
風一氣自東而南故東南爲巽五嶽之尊莫如
泰嶽地形自北而東故東北爲艮此皆象之大
者若以理而論之乾居西北父道也父道尊嚴
嚴凝之氣盛於西北西北者萬物成就肅殺之
方也坤居西南母道也母道養育萬物萬物之
生盛於西南西南者萬物長養茂盛之方也坎
艮震方位次於乾者乾統三男而長男用事也

五經集

易
卷之二

五

與離兌方位夾乎坤者坤統三女而長女代母
也若以氣而論之西北盛陰用事而陰氣盛矣
非至健莫能與爭故陰陽相薄曰戰乎乾而乾
位焉戰勝則陽氣起故坎險以一陽犯衆陰而
位乎北萬物於此時方以用藏受納爲勞故曰
勞乎坎艮者止也東北之卦也物來地上將出
而止待春之謂也此萬物之所以成終成始故
曰成言乎艮物之始生動出乎震潔齊乎巽故

曰出乎震齊乎巽至南方得明而相見故曰相
見乎離坤者地也萬物致養乎地故曰致役乎
坤兌正秋也萬物以成就爲說故曰說言乎兌
此文王後天之易次序也夫易有體有用有常
有變此後天所以異於先天也

五經集

易
卷之二

五

上下經辨

鄭樵

孟喜易本分上下經是孟喜以前已題經字或謂文王易卦本分上下經前漢藝文志只曰作上下篇經字爲後人所加非因孟喜而然也上經首於乾坤蓋天道也父母之道也下經始於咸恒蓋人道也夫婦之義也天道莫大於日月故以坎離終焉人道莫貴於水火相濟而終以既濟未濟上經以乾坤坎離包始末下經以震

五經翼

易

卷之二

五

艮巽兌間於其中非他也所以受而推之也見於序卦上經三十而下經三十四者非他也以反對推之也上經三十卦之正者有六如乾三三如坤三三如大過三三如頤三三如坎三三如離三三皆一定而不易也卦之反者二十有四如屯反而蒙需反而訟實以十二卦反而爲二十有四也正者六反者十二共十八卦下經三十四卦之正者有二如中孚三三如小過三

三三卦皆一定不易卦之反者三十有二如咸反而恒遯反大壯實十六卦反而爲三十二卦也正者二而反者十六亦十八卦以十八卦之反正而論則上下經實無多少之別矣上下經各十八卦共三十六卦正合八卦之數也

五經翼

易

卷之二

五

易取變易

鄭 樸

易之爲道何道也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之大者莫如日月故聖人取日月二字而爲易而其義則取變易之易也孔穎達曰易一名而含三義易者變易也不易也簡易也孔取易緯之言以爲疏胡安定辯其非曰易者專變易之義蓋變易之道天人之理也程伊川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二公有取於變易之義吾夫子已於大傳而發明之矣既曰剝柔相推而生變化又曰一闔一闢謂之變又曰剝柔相推變在其中矣又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惟變是適易不可以形拘不可以迹求與陰陽相爲變化消息無有終窮故取日月之名變易之義謂之易

五經翼

易

卷之二

五九

西伯演易於美里

金履祥

履祥按伏羲之畫卦也蓋有圖而無書有占而無文也至文王而後有書有文爾大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又曰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此謂先天圖也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中斷橫圖左右回環是爲圓圖八疊橫圖是爲方圖法象自然之數人力不可加毫末於此矣其位乾南陽也坤北陰也離東大明生於東也坎西月生於西日入於西也震東北陰盛於北而一陽生也巽西南陽盛於南而一陰生也西北多山陵艮居之東南多川澤兌居之此地理自然之形也自震四一陽之復爲冬至歷離三兌二之交爲卯中則有一陽二陽三陽四陽五陽至六陽爲乾一之乾而姤生自巽五一陰之姤爲夏至歷坎六艮七之交爲酉

五經翼

易

卷之二

六

中則由一陰二陰三陰四陰五陰至六陰爲坤
八之坤而復生此天運循環之序也方圖乾始
於西北坤盡於東南自西北至東南乾一兌二
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皆生卦之交也
自西南至東北則否泰損咸恒益既濟未濟皆
三陽三陰之交也圓者象天大而天地古今元
會運世小而歲月日時皆不離乎是方者象地
而凡天地人鬼事物消長氣數推移皆不出乎

五經翼

易

卷之二

奎

是矣伏羲之時未有文字此六十四卦者卽六
十四大字也字書不過象形會意指事轉注而
六十四卦備之是六十四字者天地人事時義
物理之常變悉官乎是矣而又加縱橫差互對
待相爲意義邵子所謂圖雖無文吾終日言未
嘗離乎是蓋天地萬物之理盡在其中者是也
至其占辭傳夏歷商又有連山歸藏之屬而世
不傳學者多謂邵氏互體既濟卦諸圖卽連山

之遺法也後世納甲歸魂之法卽歸藏之遺法

也然其辭不復可攷或有吉凶而無敎戒與文

王蒙雜爻里樂天憂世以已及物慮夫後世無

以處於吉凶悔吝之塗也於是乎演而爲易其

演易也意若曰伏羲之圖蓋法象自然一定之

體而未盡著其用伏羲之卦雖加互成文自然

之旨而未之錯諸辭民用弗彰大道易隱於是

移先天之體爲後天入用之位翻六十四卦變

五經翼

易

卷之二

奎

易之象而繫吉凶利否之辭焉其位探河圖生
成之位爲後天入用之位以先天方圖乾居西
北西北亥位也室壁天門也亥者子之父子者
亥之子乾居父位動爲天一以生水則坎子居
北水生木則天三之震居東木生火則地二之
離居南火生土坤者土之體也則間火金之間
而居西南土生金則地四兌金居西至於金又
生水焉土本居中分王四方改河圖天五地十

居中而四隅空後天則太極虛中而四隅實蓋
土分王四方也土既分王則乾坤艮巽皆土位
也乾者土之牡爲父居西北坤者土之體也火
金本相克坤在其間則相生此坤之所以居西
南也艮山土之積與木土之官也故居二隅焉
水雖生木然木之生必合水土之氣故艮輔坎
水以生木艮者木之根也又其性止也止而後
能動說卦所謂終萬物始萬物也故艮居東北

五經集

易

卷之二

奎

震者木之生與者木之氣也木不能以自生火
必有所入而後木氣發而爲火焉故巽居東南
土地之造莫大於生成木生物之氣也金成物
之氣也震木也巽亦木也震居天三之木發生
萬物與木居東南以承之則生意益全而物生
皆齊矣兌金也乾亦金也兌居地四之金肅成
萬物乾居西北以收之則成物無遺而物成反
本矣此後天自然之用也天地運乎四時胎育

萬物之用盡在其中矣若夫乾坤父母居不用
之位而六子代用事則邵子固言之矣然乾坤
固天地也易於乾坤譬諸言仁有專言者焉有
偏言者焉專言乾坤則包六子而該六十四卦
偏言則八卦配八方而乾坤六子均爲入用之
位耳凡圖意所該有言蓋淺至於卦則兩兩翻
對以見對待消長上下升降之變其體則襍卦
言之而邵子三十六宮之名所從出也其序則

五經集

易

卷之二

李西

本主於襍對而序卦以次序言之雖非精義亦
其一意也而凡易圖加疊對並之義亦發例於
此矣其辭則或取之二體或取之二象或取之
二中或取之主爻或取之卦變或取之成卦之
義丁寧告戒以前民用聖人之憂患後世於是
爲至或曰卦體奇偶奇七而偶八象辭者卦體
七八之常也象辭者每爻九六之變也文王之
辭象而不象則是揲蓍求卦者將常得七八而

不過九六乎或遇九六而無其占則文王之爲
民立占者蓋未備也曰是誠未備也所以周公
繼之附以爻辭以盡九六之變而占辭始備爾
然方六十四卦始有彖辭筮者而遇九六則亦
兼占變卦之象而已且以一卦爲例言之乾之
初變則爲姤雖未有弗用之辭而姤之勿用可
占也乾之二變則爲同人雖無在田之象而同
人于野之意可知也乾之三變則爲履雖未有

五經集

易
卷之二

六五

乾乾惕厲之戒而履之履虎不噬可卜也至於
四變而小畜則不雨之辭不待躍淵而可喻五
變而大有則元亨之時不待飛龍而可想六變
而夬則物極當決又不待亢之爲言而可知矣
雖然終未盡乎事物之變也故周公因之遂著
九六之辭焉凡言九六者皆謂每爻之變也然
又安知文王之時不已有彖辭而周公特修補
之耶故河洛第九篇曰周文增通八八之節轉

序三百八十四爻而楊雄亦有文王附以六爻
之說衆同辨亦謂文王帝之宗結體演爻辭也
道之勝明蓋國世運伏羲先天自孔子說卦以
後儒者無傳焉而方外之士傳之如魏伯陽閔
子明可樂見矣至於文明之世則希夷先生陳
圖南始出以示人三傳而至邵子始大發明於
當世然易道至此亦大備矣邵子象數程子義
理朱子兼之而至筮占邵子觀象推數而知法

五經集

易
卷之二

六六

象自然之妙故曰畫前元有易程子既辭求意
以爲理無形也易假象以顯義爾故曰至微者
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原顯微無間朱子深
究二家之說上溯四聖之心謂易爲卜筮而作
卦本象數而畫理因卦爻而著故曰理定既實
事來尚虛用應始有體該本無嗚呼易道是謂
大備是以朱子贊之曰邵傳義畫程演周經象
陳數列言盡理得彌億萬年永著常式又曰惟

斯未啓以俟後人蓋語占也今撮其大要著於
篇以俟學者共攷焉

五經翼

易

卷之二

卒七

五經翼卷之三

北平孫氏家塾本

易翼

易纂言序

吳澄

右周易上下經二篇文王周公作彖象繫辭上
下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傳十篇夫子作泰焚書
周易以占筮獨存漢志易十二篇蓋經二傳十
也自魏晉諸儒分彖象文言入經而易非古註
五經翼 易 卷之三
疏傳誦者苟且仍循以逮于今宋東萊先生呂
氏始考之以復其舊而朱子因之第其文字闕
衍謬誤未悉正也故今重加修訂視舊本頗爲
精善雖於大義不能有所損益而於羽翼遺經
亦不爲無小補云

易序錄

吳澄

易伏羲之易昔在皇義始畫八卦因而重之爲六十四當是時易有圖而無書也後聖因之作連山作歸藏作周易雖一本諸伏羲之圖而其取用蓋各不同焉三易既亡其二而周易獨存世儒誦習知有周易而已伏羲之圖鮮或傳授而淪落于方伎家雖其說具見於夫子之繫辭說卦而讀者莫之察也至宋邵子始得而發揮五經翼易卷之三 一一

之於是人乃知有伏羲之易而學易者不斷自文王周公始也今於易之一經首揭此圖冠於經端以爲伏羲之易而後以三易繼之蓋欲使夫學者知易之本原不至尋泥逐末而昧其所自云爾

連山夏之易周禮太卜掌三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或曰神農作連山夏因之以其首艮故曰連山

今亡

歸藏商之易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說者以坤乾爲歸藏或曰黃帝作歸藏商因之以其首坤故曰歸藏今亡

五經翼

易

卷之三

三

河圖洛書說

吳澄

河圖者羲皇畫卦之前河有龍馬出而馬背之旋毛有此數也其數後一六前二七左三八右四九中五十五奇五偶相配羲皇平日觀於天地人物無非陽奇陰偶兩相對待見河圖之數而有桀焉於是作一奇畫以象陽作一偶畫以象陰加而倍之以成八卦又加而倍之以成六十四卦所謂伏羲因河圖而畫八卦者此也以

五經製

易

卷之三

四

背毛之旋文如圖星者之圓圈故名之曰圖易繫辭傳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夫子以河圖之數言也洛書者大禹治水之時洛有神龜出而龜甲之坼文有此數也其數後一前九左三右七右前二左前四右後六左後八中五四方四隅中央其位有九禹平日默計天道人事

五經製

易

卷之三

五

之大要其類有九見洛書之數而有桀焉於是天道人事分爲九類品其緩急先後之次以配龜甲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之文是爲洪範九疇所謂大禹因洛書而敘九疇者此也以背甲之坼文如書字者之橫畫故名之曰書周書洪範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初一次二次三次四次五次六次七次八次九次此箕子以洛書之數而言也大戴禮記明堂篇曰二九四七五三

劉雖不見圖書而謂伏羲則河圖畫八卦禹法洛書陳洪範則圖書自圖書卦範自卦範猶知其爲二而不誤認爲一也若魏晉諸儒則直謂周易八卦卽是河圖洪範九疇卽是洛書蓋以河出圖爲龍負一片之圖洛出書爲龜負一卷之書矣唐孔穎達易書禮記疏宋邢昺論語疏亦然且雜取僞書怪誕之說皆由不曾見圖書十數九數之象故也大抵周後漢初儒流專門

大本原雖秘此寶特小用之逮唐亡宋興之際異人挺生希夷先生陳搏圖南負豪傑之才兼孔老之學從方技家得此三寶當時有穆脩种放遊其門故穆得其古易种得其圖書穆傳李之才再傳而至邵雍种傳李溉許堅范諤昌四傳而至劉牧邵得圖書蓋亦穆所傳也其洞徹蘊與幾以加矣劉亦發揮圖書有易象鉤隱圖曰河圖數四十五陳四象而不言五行洛書數

五十五演五行而不述四象夫河圖洛書邵所傳原於穆劉所傳原於种皆得自希夷者也然邵以十爲河圖九爲洛書而劉則以九爲河圖十爲洛書劉之資識雖凡下而爲人亦質實非敢固易置圖書之名也蓋其初所傳但得二圖不曾分別何者爲圖爲書是致混淆而不免差互非劉之罪也當時有阮逸者作闕子明易曰河圖之文七前六後八左右洛書之文

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
後右阮與種穆同時人蓋因二家而得見圖書
之象故云然然歐陽脩亦與阮同時阮及見圖
書而歐陽未及見蓋當時所傳未廣也是以歐
陽與臨川王氏文人巨擘而皆不見圖書歐陽
直以八卦爲河圖不信有圖書并疑繫辭傳非
孔子所作王氏雖不以爲無而未嘗見其圖象
故其說圖書皆以意臆度懸空立言直至乾道
五經翼

易
卷之三

八

淳熙間朱子始推尊邵子之學然當時信從者
寡亦未盛行於世也又曰河圖之馬不異於凡
馬洛書之龜不異於凡龜初非怪事至今馬背
之毛之旋有如星點特其旋無此十數爾至今
龜背之甲其拆有如字畫特其拆無此九數爾
或曰馬毛之旋如星點之圓圈者曰圖龜甲之
拆如字畫之縱橫者曰書是矣然傳自希夷者
圖書皆作圓圈何也曰方伎家之取用不過以

其數之多寡而已故其傳寫之也通作圓圈取
其省易如後世以隸書代篆以擲錢代著之類
亦取其省易也但曰圖曰書立名既異二者自
應不同若洛書是圓圈則亦圖也何以謂之書
哉且龜甲之上豈應現出圓圈之形鄭樵漁仲
通志序曰河出圖有自然之象洛出書有自然
之理天地出此二物以示聖人使百代憲章必
本於此而不偏廢者也鄭氏雖非精於河圖洛
五經翼

易
卷之三

九

洛書之學然其所誤通志有六書略有圖譜畧
蓋謂河圖之如星點者爲諸圖形象之祖洛書
之如字畫者爲六書文字之宗故曰自然之象
自然之理象猶天象之象
日月星辰理猶地理之理
山川脈絡旁觀暗合有見於圖書二名之異故其
言亦精當使龜書如舊作字畫而不作圓圈則
圖自爲圖書自爲書無由紊亂矣

關子明易傳後序

吳萊

予始讀文中子中說頗載關子明事後得天
水趙楚所注關子易傳十有一篇大槩易上下
繫之義疏耳首述其出處本末次分卜百年數
別爲一篇似皆出之王氏或曰王氏中說本於
阮逸關氏易傳肇於戴師愈師愈江東老儒也
觀其傳說言消息盈虛爻象策數之類獨與張
舜相問答昇嘗薦之魏孝文而王氏之贊易世

五經翼

易
卷之三

十

傳關氏學也是又豈盡假託而後成書歟夫易
之道大矣世之言易者往往不求其道之一卒
使其學鑿焉而各不同是故談理致者多溺於
空虛守象數者或流於識緯此豈聖人之意哉
蓋天地之初未始有物也聖人特因其自然之
理故推而爲七八九六之數非苟畫焉將以著
其未畫之妙而已後之儒者苟造其理而過爲
其畫之求太玄準易者也洞極則又擬玄者也

玄之數起於三而洞極之數亦起於三生以配
天育以配地資以配人猶易所謂三極之道也
故凡三體九變三九二十有七始於萌而實訖
于幾正且通焉今其書世見之者亦少中說所
載殆未嘗及此然而王氏每尊其學之所自且
欲自當達者以爲聖人復出王道復行而洙泗
禮樂之教復明於斯世母乃徒託於此而侈言
之歟至於考之以典禮稽之以龜策卽人事以

五經翼

易
卷之三

十一

申天命懸曆數以示將來關氏之學蓋深於易
者也雖然昔者子張嘗欲知來聖人但言其既
往者以告之是故三代常因其禮之大體而或
損益其制非謂王者有是禮也必過其所卜之
數夏以金王得數之生商以水王周以木王得
數之成聖人不敢知也爲其說者尊周漢廢介
鄒且以明真主正統之所歸後世纖緯之流耳
楚靈欲併天下既不得卜則投龜而詬天孫皓

亦命尚廣卜焉且曰庚子之歲青蓋入洛彼二
君者曾不悟其已之不修而徒欲惟天之決也
故天命吉凶命歷年必以其類應亦可見其榮
耳元魏以下爭奪擾攘乃若灼然親睹其事無
有少差忒者張彝之殺亂端見矣曾不告之以
辟禍者何也其數也耶銓削選格排沮武人不
可謂之數也果其理有以召之故耶雖然法自
此立命由此出聖人人而合天者也闕氏每舉
五經翼

易
卷之三

十二

拳於天人相與之際今之言天者類曰是莫之
爲而爲者終至於廢人事而不之講嗚呼闕氏
之學殆孤矣吾故欲削其不合者而著其合者
且書此以質夫人焉

周易旁注序

李 恕

易說至程子題粹而明至朱子題曲而盡蓋惟
程子能真體四聖人之心惟朱子能反覆推明
以備程子之說若繫辭本義則又卓乎發千古
之昏朦而足以釋程傳之遺憾者也恕伏讀三
十年常疑學者謂程傳專主義理本義專主占
筮廼取二先生之書熟玩而參考之每程傳有
未安本義必推原經旨期於允當而後已至於

五經翼

易

卷之三

十三

程傳之巍然炳然者本義初未嘗別出新意乃
知本義所以補程傳之遺而於占筮猶拳拳者
亦因程傳所畧而著之而後聖人吉凶與民同
患之意始盡學者徒見其異不知合異乃所以
爲同也余不量淺陋輒合程朱二家之說及本
義附錄何氏發揮大易粹言南軒解義諸書節
而一之以爲旁訓通異同之說集一書之成非
敢有去取於其間約而歸之儻便初學云爾

周易衍義序

胡震

易大傳曰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又曰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如是則易之爲易聖人經世之書也亦聖人憂世之書也自其畫於伏羲辭於文王周公翼於孔子經四聖人手而易始備義文周公

五經翼

易

卷之三

十四

之易雖依乎象數而實根乎義理之正孔子之易雖明乎義理而象數之妙亦在其中矣昔吳之季札聘魯見易象而喜曰周禮盡在魯矣當是時豈易書唯魯有之歟抑諸國皆有而吳未有歟宜其見之而喜也自火于秦六經之書唯易以下筮存獨得爲全書天之未喪斯文也豈非所以揭萬古人心之日月而開萬古人心之言晦歟由漢以來以高遠探易者不察乎身心

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往往求易於天地造化之外以淺近探易者不明乎五行陰陽之道消息盈虛之理往往淪易於讖緯術數之學是皆未明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之妙道也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然易之一經實備乎六經之體存象辭則該乎詩之比賦正心術則貫乎書之精一防情僞則著乎禮樂之

五經翼

易

卷之三

十五

中和辨吉凶則著乎春秋之褒貶人君用之則君道盡人臣用之則臣道盡聖人用之則道教彰賢人用之則德業新庶人用之則悔尤亡象辭云乎哉文辭云乎哉雖然易者崇陽抑陰之書尊乾而卑坤尊君而卑臣尊父而卑子尊夫而卑婦尊中國而賤外夷尊君子而賤小人三百八十四爻之義無非所以存天理正人心扶綱常而垂教於萬世也是則作易者其有憂患

乎不然何以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愚生賦性愚魯識見庸陋少讀易於國正何先生子舉編修劉先生均堂長饒先生魯之門得於耳提面命之際悟於心領意會之表始知易之爲易大之爲天地幽之爲鬼神明之爲人物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修齊平治之本皆不外乎此易也謹以平日父師之訓筆而輯之爲成書附以程朱張楊先賢之確語有益於世教焉

五經翼

易

卷之三

十本

周易本義通釋序

胡炳文

宇宙間皆自然之易易皆自然之天天不能盡假伏羲以盡天不能言假文王周孔以言然則義文周孔之畫之言皆天也易言於象數而天者具焉易作於卜筮而天者寓焉善乎子朱子之言曰伏羲易自是伏羲易文王周公易自是文王周公易孔子易自是孔子易烏乎此其所以爲義文周孔之天也必欲比而同之非天也

五經翼

易

卷之三

十七

易解凡幾百家支離文義者無足道附會取象者尤失之蓋凡可見者皆謂之象其或巧或拙或密或疎皆天也易之取象壹是巧且密焉非天矣惟邵子於先天而明其畫程子於後天而演其辭朱子本義又合邵程而一之於是義文周孔之易會其天者也學必有統道必有傳邇其傳義文周孔之易非朱子不能明要其統凡

而家解易非本義不能一然其統其傳非人之

所能爲也亦天也予此書融諸家之格言釋本義之與旨後之學者或由是而有得於本義則亦將有得於義文周孔之天矣延祐丙辰春新安後學、胡炳文仲虎父序

五經翼

易

卷之三

十八

先天後天圖論

熊朋來

先天圖體也後天圖用也先天圖從也後天圖衡也是故有先天八卦之次序有後天八卦之次序有先天八卦之方位有後天八卦之方位自太極分陰陽陽之中有陰有陽所謂太陽少陰也陰之中有陰有陽所謂太陰少陽也太陽之中陽乾陰兌少陰之中陽離陰震少陽之中陽巽陰坎太陰之中陽艮陰坤自乾一至坤八

五經翼 易 卷之三 十九

此先天八卦之次序也乾父坤母震得乾初爻爲長男巽得坤初爻爲長女坎得乾中爻爲中男離得坤中爻爲中女艮得乾上爻爲少男兌得坤上爻爲少女此後天八卦之次序也乾上坤下象天地離東坎西象日月艮兌象山澤震巽象雷風自乾至震順布自巽至坤逆布此先天八卦之方位也震東離南兌西坎北巽東南乾西北坤西南艮東北乾坤退居六子用事此

後天八卦之方位也說卦傳所謂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言先天也所謂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言後天也先天四圖其來久矣世傳康節得於李挺之挺之得於穆伯長伯長得於陳希夷四圖之中其一爲八卦次序又其一爲六十四卦次序其一爲八卦方位又其一爲六十四卦方位自太極兩儀四

五經翼

易卷之三

二十

六子受生之次序其一爲八卦入用之方位朱子蓋以此配先天四圖爾先天所以立體而明法象自然之妙後天所以致用而著隨時變易之道大抵文王以前有占無文本非可以言語文字求之易之見於辭者自文王始易之有先天後天則自孔子於說卦發其機至康節四圖而大明先天之學心學也所謂畫前有易者也或謂太極圖與先天圖皆自希夷來其一自濂溪發之其一自康節發之或謂周邵所自得使圖出希夷亦安用諱故明道先生誌邵墓不隱其師但言其自得處非師傳所及真大賢之言也

五經翼

易卷之三

廿一

易中兼有河圖洛書

熊朋來

易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易中蓋兼取於圖書矣後儒直以易爲河圖範爲洛書遂使圖書體用二致至謂伏羲得其圖禹得其書至謂洪範中幾十字爲龜文固哉其言圖書也如大傳所謂參伍以變錯綜其數乃夫子發明洛書之數參者三而數之伍者五而數之錯者交而互之綜者總而拏之卽洛書之數而易用

五經翼

易

卷之三

世一

之以變易所以成天地之文定天下之象者也故聖人於易以圖書金言之

易象圖說序

黃鎮成

易之象與天地準故於天地之理無所不該是以陰陽錯綜奇耦離合無不有以相通焉周官三易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以八爲經以六十四爲緯畫卦之次序先天之圖位賸然矣則伏羲作易時已有其圖傳之三代故夫子極儀象卦因而重之之說與京君明魏伯陽納甲卦氣之法皆圓圖之序則先天圖其來已久特

五經翼

易

卷之三

廿三

後之說易者不復追究作易原本故其圖雖在而學者不傳至邵子而後得耳先儒謂邵子傳之李穆李穆傳自希夷意其必不妄也或又謂啟蒙先天圖出自蔡氏而朱子因之不知朱漢上已有此圖則其出於邵氏爲無疑雖聖人復起不易其言矣然易道廣大無窮學者能隨其所見亦皆有得惟其出於自然而無所穿鑿則雖古人之所未發亦足以成一家之言也清江

張君仲純資敏而學篤於諸經無不通而尤邃於易嘗以其翫索之力著爲易象圖說一編其極儀象卦圖以奇上偶下各生陰陽割柔內外交變而卦畫之原四時之義性命之說圖書之數著策變占靡不周備六十四卦圓圖以乾兌離震坤艮坎巽循環旋布而天地之動靜一歲周天之氣節一月太陰之行度皆可見方圖以乾兌離震巽坎艮坤縱自上而下橫自左而右

五經翼 易 卷之三 廿四

而參同契邵子太易吟十二月之卦氣二十八舍之象皆可推變通圖由乾坤反覆相推陽以次而左升陰以大而右降而六陰六陽羣卦之序粲然可考致用圖以後天八宮各變七卦而四正四隅反對之象秩然有紀皆巧妙整齊不煩智力無毫髮可以增損無纖隙有所疑議所謂出於自然而無所穿鑿者當續邵子朱子之圖而自爲一家亦可以見易象無所不通惟學

者能隨所見而實有得焉然後可以傳世而不惑也仲純學力高明與予知最久圖說既成首辱見示予特愛其象類渾成而條理精密故借書于首簡而歸之

五經翼

易

卷之三

廿五

周易集說序

黃潛

周易集說四十卷纂圖二卷古占法一卷林屋山人俞氏述其爲說大抵祖程邵而宗朱古今諸儒之言之善有所弗遺也而其已意亦以附見焉其是非取舍不合於聖人者寡矣蓋古者三易皆掌於大卜四學之教詩書禮樂而已孔子晚乃好易其與七十子之徒難疑答問固未有以易爲言者易在秦猶爲卜筮之書漢興言五經翼易卷之三 廿六

易自田何始何之傳爲施孟梁丘其別出爲焦贛爲費直贛專於陰陽占察之術而直惟以象象文言等十篇解上下經至唐貞觀中又斷然俾學者以王韓爲師費氏藉以僅存焦氏又廢矣談者率以爲理學近於費數學近於焦而不知河南兩先生之精詣獨得有非漢儒所及知者未可異同異於其間也考亭夫子合兩先生之學以爲書七十子之徒所未聞於孔子者三

尺之童咸得誦而稱之嗚呼盡之矣今傳其書僅百年述作之上不阿以爲同則矯以爲異其所望於來哲者果若是耶竊嘗聞之善立言者不必出於古不必不出於古也非有異焉則其書可無作也非有同焉則其書亦不能以獨傳也惟夫同不爲阿異不爲矯斯言之善者也俞氏其有焉是用爲之序以著其是非取舍之不謬於聖人者由其學之源委如此讀之者所宜知也

五經翼易卷之三

廿七

明象

黃澤

易以明象爲先因孔子之言上求文王周公之意爲至而其機括則盡在十翼作十翼舉要以爲易起於數因數設卦因卦立象因象起意因意生辭故孔子曰易者象也立象以盡意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聖人言易之爲教如此易不可廢象明矣由象學失傳漢儒區區掇拾凡陋不足以得聖人之意而王輔嗣忘象之說興至

五經翼

易

卷之三

廿八

邢和叔則遂欲忘卦棄畫雖以近代鉅儒繼作理學大明而莫能奪也作忘象辯有一卦之象有一爻之象或近取諸身或遠取諸物或以六爻推或陰陽消長而爲象者學者猶可求也然有象外之象則非思慮意識所能及矣而況於立例以求之乎李鼎祚綴輯於王氏棄擲之餘朱子發後出而加密丁易東繼之而愈詳聖人立象之妙終不可見作象畧象學既明則因

象以得意因意以得辭陰陽消長有一定之幾

上下貴賤有一定之分善惡吉凶有一定之則位之當者孔子無由獨言其非卦與爻之小者文王周公固不謂之大然後知三聖人之易一而已矣若舍象而求則人自爲易不期於異而自異作辯同論嘗曰易有八卦有六十四卦有三百八十四爻有大象有小象有大傳繫辭有說卦有序卦有雜卦有河圖洛書著策之數學者當隨處用工各詣其極至於一以貫之而後全易見矣

五經翼

易

卷之三

廿九

周易說辭序

虞集

周易說辭者江陵項公安世平甫之所著也其言以爲大傳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說其辭動則觀其變而說其占其道雖四而實則二變乃象之進退占乃辭之吉凶聖人因象以指辭後學因辭而測象是故學易者舍辭何以哉項公以其說於辭而得之者筆於書使後之學者因其言皆有以說於前聖之辭而得焉此項氏著

五經真

易

卷之三

三

書之意也嗟夫天不言生聖人而代之言故曰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聞然卦象未有語言自非明智何以知之中古聖人以其憂患之心因卦立言暢於周公究於孔子首尾具完皆所親定所謂精與蘊者後世因得以推見焉今夫生乎千載之下而仰觀於千載之上以凡人之資而欲窺見天與聖人之道苟得於聖人之一

言卽爲天之命已矣況乎三聖人之言廣大悉

備雖歷世久遠遭時喪亂亘千萬古而與所謂卦畫者畧不可有所磨滅豈非天乎後之立言豈有加於此者志於學者誠不可舍此而他求已愚是以深歎項公之爲知言漢晉以來治易之師其言猶有可見而於四聖人之意未知其何如也及乎邵子周子之生易道益中興焉邵子以先天心學者爲成書不必麗乎經傳而極

五經真

易

卷之三

三

天地之妙通萬物之情三聖人以降未之或先而學者鮮或知之周子之圖亦不必求同於易象而理則不二所謂通書者皆所以通乎易者也因卦以立辭者如乾損益家人睽復无妄蒙艮之說僅見如大畜等卦當時已不得聞獨賴河南程子親得其宗以其成德之能事附於三聖人之書而言之非直傳註而已也自其學而推之以極其至則天人之際豈有間哉蓋嘗聞

之能盡其性者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故曰知其性則知天矣苟知天矣則天地之故鬼神之事事物之雜豈待於考索推測而後通之故程子有言不盡意者誠有望於後世學者自有得於聖人也朱子發明象占本義多約程子之言而精之云爾故學易之士於是得其端緒而不差焉項公實與朱子同時當時則又有江西陸先生者各以其學爲教又

五經翼

易

卷之三

三

有聰明文學過人之士與於永嘉項公嘗從而問辨咨決焉其遺文猶有可徵者朱項往來之書至六七而不止其要旨直以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之說以告之於是項公之學上不過於高虛下不陷於功利而所趨所達端有定向然後研精覃思作爲此書外有以采擇諸家之博聞內有以及乎象數之通變奇而不鑿深而不迂詳而無餘約而無闕庶幾精微之

道焉其書既成而朱子歿矣自敘其學皆出於程子而其言則不必皆同也是可以見其講明之指歸矣近時學易君子多有取於其說豈徒然哉然而爲是學者自非深求於程朱之說而有所憤悱於缺塞則亦不足以知項氏之功也集之壯歲至好此書每取其說以與朋友講習今淮西廉訪僉事幹君克莊好古博雅學道愛人嘗以禮學貢於有司而不及奏有旨俾居成

五經翼

易

卷之三

三

均勤苦數載有人所不能堪者文宗皇帝臨御開延閣以待天下之士乃特召見得輿論思之次一時謂之得人持節淮濡至于江上取是書於篋俾齊安郡學刻而廣之蓋歎乎學者之不多見是書也不鄙謂集退老林下庶乎困學之不敢怠俾敘其說焉嗚呼內聖外王之學不明於後世而爲治者以其知力之所及而行之不無其效至若上下與天地同流者則何有哉昔

邵子有言曰學於里人而盡里人之情學於鄉人而盡鄉人之情學於國人而盡國人之情學於古人而盡古人之情學於天地而盡天地之情如此則可以翫辭觀象而得之世有斯人也哉

五經真

易

卷之三

序

周易參義序

梁寅

敘曰漢班固氏言六藝具五常之道而易爲之原夫義農以前詩書之文禮樂之具春秋之行事皆未著也而八卦之畫三才備焉六位之列人文彰焉天下之道盡於易矣文王之彖辭周公之六爻孔子之傳贊辭無不備而吉凶爲益明迨仲尼歿而商瞿以易相傳授漢興易以卜筮存而田何之學爲稱首爲之訓釋者蓋寔多

五經真

易

卷之三

序

焉然九師之說無聞百氏之言雜出其高也或淪於空虛其卑也或泥於象數而易之意隱矣程朱二夫子出而大明斯道於是闡其微窮其牘廓其拘啟其室象辭之義變占之法陰陽之妙人事之殊復燦然著矣夫聖人之書其所同者道也其不同者言也善學者各因其言以求其道則其要歸一而已觀於傳証者亦由是也怪于論天人以明易之理朱子推象占以究易

之用非故爲異也其詳略相因精粗相貫固待
乎學者之自得也寅讀書山中竊好是經懼於
荒怠而無以自勵乃參酌二家旁采諸說借附
已意別爲一書名曰參義俾觀之者由詳而造
約考異而知同則是書者亦程朱之義疏也今
天子卽位之九年爲至元六年歲名商橫執徐
月名畢聚始緒錄成編總十二卷將以行於四
方諏之君子以俟詳訂

五經異

易

卷之二

三

周易程朱說序

董楷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因河圖而畫卦命爻因卦
爻而取象繫辭更三聖人而卦爻象辭始備其
要皆依卜筮以爲教使天下後世之人得以決
嫌疑定猶豫不迷於吉凶悔吝之途而已至夫
子象傳與大小象之辭則推明其所以爲卦爻
象辭之理而大傳之書又自夫卦爻象辭以推
極乎陰陽變化性命道德之蘊與而河圖大衍

五經異

易

卷之三

三

之數太極兩儀四象八卦相生之序著策分揲
掛枋之法無不備具其所以承三聖開來學功
至大也及秦焚滅典籍此書以卜筮得不亡而
千餘年間諸儒無有能明其義者於是借異端
空妙之說而欲闡夫極深研幾之旨以術數拘
泥之學而欲究夫開物成務之方其去易也不
其遠而程子奮乎千載之下始以隨時變易從
道而發明陰陽變易之妙因象以明理由理以

貫乎該體用合顯微使夫學是書者立言制行處已治人守常應變莫不有度迨乎朱子本義辭益簡嚴深探古聖因卜筮教人之本意而不墮於諸儒術數之末流釋彖傳則第明其爲卦象卦變卦體卦德而不費於辭說釋大傳則又精密微妙明白簡易有先儒所未及者故楷竊嘗妄論以爲三聖人之易惟夫子能明之而夫子十翼之外其有功於易道者則惟程子朱子之書而已其他不失於支離破碎則失於誕謾怪僻皆非卓然有見於斯道者也抑楷嘗讀程子朱子文集語錄其間有成書所未備者輒隨所得附于各章之末歲月既久集錄益多因目曰周易程朱氏說以與同志共之極知難乎免於僭踰之罪然學者苟能因是書以求四聖之心則於學易未必無少補云

五經翼

易

卷之三

朱

研幾圖序

王栢

河圖出而人文開八卦畫而易道顯九疇錫而洪範著書固不先於圖也成王之傳位也河圖在東序大訓在西序參錯於天球弘璧之間聖王之所寶可知矣古人左圖右書未嘗偏廢後世書籍浸繁而圖學幾絕間有因翫好模寫景物以悅目而有關於理者固鮮圖學之中興非神聖不能作非明智不能傳洪範歷千有餘年非箕子孰能陳之先天圖埋沒者二千餘年至邵子而始出濂溪周子再開萬世道學之淵源者太極圖也而通書次之蓋有一圖之義極于萬言而不能盡者圖之妙實不在書之後也近世夾溪鄭公遂作圖譜略固不足以盡天下之圖而圖之名義亦可槩見其論縱橫開闢援引弘博既富矣哉而於理非其所尚此爲可恨焉耳予數白鹿澤歸溫習舊書有未解者因手畫

五經翼

易

卷之三

朱

成圖沉潛翫索萬里悠然而輻輳益知圖之爲可貴而靜中之有真樂也敘其所以貽之子姓非敢爲他人道吁邵子垂沒始以先天圖授之伯溫未嘗不哂其過計也先天圖卒大明於後世者豈伯溫所能與於斯乎烏在其爲能授也哉

五經翼

易

卷之三

四十

周易集說序

俞琰

周易集說者集諸說之善而爲之說也曷爲善能明三聖人之本旨則善也夫易始作於伏羲僅有六十四卦之畫而未有辭文王作上下經乃始有辭孔子作十翼其辭乃備當知辭本於象象本於畫有畫斯有象有象斯有辭易之理盡在於畫詎可捨六畫之象而專論辭之理哉捨畫而說辭捨象而窮理辭雖明理雖通非易也漢去古未遠諸儒訓解多論象數蓋亦有所本至魏王弼以老莊之虛無倡於前晉韓康伯又和於後聖人之本旨遂晦沿襲至于唐諸儒皆宗之太宗詔名儒定九經正義於易則取王傳而孔穎達輩以當時所尚故雖其說未盡善亦必爲之回護由是二三百年間皆以虛無爲高至宋濂洛諸公彬彬輩出一掃虛無之弊聖人之本旨始明奈何世之尚古而宗邵康節者

五經翼

易

卷之三

聖

則以義理爲虛文尚辭而宗程伊川者則以象數爲末技而邵程之學分爲兩家義書周經亦爲兩途遂使學者莫之適從逮夫紫陽朱子本義之作發邵程之未發辭必本於畫理不外於象聖人之本旨於是乎大明焉琰幼承父師面命首讀朱子本義次讀程傳長與朋友講明則又有程朱二公所未言者於心蓋不能無疑乃歷考諸家易說摭其英華萃爲一書名曰大易

五經集

易

卷之三

聖

會要凡一百三十卷不揣固陋遂自甲申集諸說之善而爲之說凡四十卷因名之曰周易集說云元貞丙申五月六日

繫詞發揮序

何基

圖書出而易之數顯卦爻畫而易之象明著策設而易之占立曰數曰象曰占是三者乃聖人作易之大用捨是則無以爲易一以貫之則畫前太極之妙又易通之根源也在昔伏羲氏繼天立極不過因造化自然之數推卦畫自然之象倣著策自然之變作爲卜筮以告夫後世使人得以決疑成務而不迷吉凶惟若指塗云爾

五經集

易

卷之三

聖

至文王之繫彖周公之繫爻雖曰因事設教丁寧詳密然又不過卽卦象之所值依卜筮以爲訓俾之觀變斷占避凶趨吉以爲處已應物之方而不失其是非之正而已觀其爲書廣大悉備冒天下之道變通不窮盡事物之理然其於易道之根源義理之精蘊未始數數言也迨夫世變日下易之爲用浸淫於術數故夫子十翼之作始一以義理言之而不專求之象數占筮

之聞是故因俗淳漓爲教不得不然也然聖人之書本末不遺而顯微無間極深研幾固以爲開物成務之方洗心藏密亦豈忘與民同患之志今觀大傳之篇高極於陰陽變化之理精究於性命道德之微雖其闕遠蘊與未易窺測然而細研之則亦莫非象數之深旨與夫占筮之妙用至所謂君子居則觀象玩辭者則又使人雖平居無事亦得以從容翫釋卽燕閒靜一之

五經翼

易

卷之三

四

中而自得夫齋戒神明之用推之日用云爲有不待列著求卦而占自顯者其視義文之易其爲教益備爲用益廣爲理益精耳紫陽子朱子自少翫易盡洗諸儒之曲說而獨得四聖之本心謂易本爲卜筮而作故觀爻象者要當深探占象之精意而不必強合以外來之義理至夫子大傳雖曰發天之蘊莫非極致然亦不過窮象數之本原括卦爻之凡例若其微辭與義則

又曲暢旁通因而及之故其言曰周子通書有云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以是觀之經文主於占象者畫卦以示之精也大傳詳於義理者因卦以發之蘊也其說的確簡明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始愚讀大傳說卦諸篇見其淵微浩博若無津涯而說者類皆汗漫不精渙散無統及得朱子本義之書沉潛反覆粲然有會於吾心洙泗微旨乃可得而尋繹然

五經翼

易

卷之三

五

其詞尚簡嚴未能盡達也因編閱文集語錄諸書凡講辯及此者隨章條附於本義之後首尾畢備毫析縷解疑義罔不氷釋標白朱子繫辭發揮因藏之笥積以備遺忘畏齋王君用功程傳項以精本刻梓肝江謂大傳未有善解見愚所編發揮愛之不釋已刊之家塾蓋將融會二先生之書以求經傳之深旨書成復俾基題識其首乃本朱子論易之意簡述梗槩與同志共

焉至若朱子指示所以讀繫傳之要旨已具見於綱領茲不贅敘亦在乎善讀之而已

五經翼

易

卷之三

聖

周易經義序

陳章

易以總義名者總卦爻之義而爲之說也昔者聖人作易得於仰觀頤察者八卦之畫而已後有聖人者作重之以及繫之以辭貫天理於人事之中而後知有顯必有微有體必有用惟能識義理之總會然後卦爻之指歸可得而明也山齋易公先生蚤歲讀易講明是理久矣嘗舉大綱以示學者曰大易者元氣之管轄也聖人五經翼 易 卷之三 聖

有大易之權衡也先生之學其梗槩見於乾坤蓋一陰一陽之謂道乾則自元而至於貞坤則自貞而反於元此天道所以流行而不息先生於二卦首發是理然則濂溪周子所謂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者先生固已默會之矣元亨利貞至理無妄五性於是乎始萬善於是乎出天下之事於是乎標準易之六十四卦皆是物也先生侍經筵日常以是經進講燕居之暇復

取足而研究之閱二十餘年優柔厭佚渙然水
釋於是略訓詁而明大義合諸家之異而歸之
於一每卦各列爻義總爲一說標於卦首欲其
倫類貫通而學者有所攷明焉既又爲舉隅四
卷哀象與數爲之圖說蓋與此書可以參攷云

五經集

易

卷之三

中

五經翼卷之四

北平孫氏家塾本

易翼

古易堂記

吳源

五經惟易最古易惟先天一圖最古自畫而辭
則畫古而辭今矣自經而傳則經古而傳今矣
以文王而視伏羲則伏羲之易爲古以周公而
視文王則文王之易又古以孔子而眎周公則
五經翼 易 卷之四 一
周公之易抑又古矣至費氏而古易遂變爲今
至鄭康成王弼而今易不可復古噫使天下後
世不知聖人作易繫易之蘊皆漢晉諸儒之過
也有伏羲之易有文王周公之易有孔子之易
伏羲之始畫卦卽字也六畫而成卦畫全而
卦已立初無待再書卦名而後顯文王總六畫
而繫之辭於其卦也而辭之又豈復書某象某
卦於卦辭之上周公分六畫而繫之辭於其爻

也而辭之又豈復書某爻某位於爻辭之上孔子特自爲傳非敢亂易之文則於彖傳大小象傳之上皆當有所表而今易皆闕何也自費氏

以前四聖之易各自爲卷簡不相連文不相襲

費氏而後畫辭雜見經傳錯出於是世無古易

矣孔子曰五十而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斯言先

儒嘗疑之予謂孔子之贊易雖在七十之年而

學易未必不在贊易之先

易

卷之四

二

言哉易不可不學而亦不可以易而學學易必先明乎易之所以作而後可以得易之理必先考求古易之文而後可以正今易之得失予嘗編定古易經二篇以復義文周公之舊傳十篇以復孔子之舊又將著之說以發明經傳之旨顧年近五十日坐斯堂研窮茲事必期於成編而後已恐其有所遺忘也是以見於名堂焉世變方來時事日非而予乃欲兀坐一室著人所

不好之書爲人所不好之事無乃大迂乎旣用名堂則又爲之記并志予迂癸卯白露前五日莆古易堂散人吳源自記

五經

易

卷之四

三

周易旁注前圖序

朱升

愚自中年以經書授徒教子每於本文之旁着字以明其意義其有不相連屬者則益之於兩字之間苟又有不明不盡者則又益之於本行之外學者讀本文而覽旁註不見其意義之不足也惟易旁註則有前圖者易之爲易其本也圖象而已文王周公孔子之書實爲圖象作注辟故明此經者不得不求其本也河出圖洛出

五經翼

易

卷之四

四

書天不愛道泄諸象數一可已二何居作河圖洛書合一圖第一聖人之則之也八卦成列而又因而重之其傳於今也各有橫圖圓圖而六十四卦圓圖中又有方圖則亦悉矣帝出乎震成乎艮其方位之象又何爲哉作先天後天合一圖第二先天後天其始其終既各有序矣連山歸藏首艮首坤今不能知而周易首乾坤終既未濟經分上下其間卦序乃復如彼作周易

卦序圖第三卦變也卦主也五體也卦數也卦

位也納甲也之六者時雖見於經傳必各著其全使人可通攷焉可也作六圖第四淳安夏氏有讀易十字樞愚平日竊窺於易得三大義二者經傳訓釋之機要也則以附六圖之後聖人處憂患之道自履至巽其傳古其指深卦之名義殆未足以盡之也作三陳九卦圖第五揲蓍以求卦因變而用爻比義從長宜勿拘一說作

五經翼

易

卷之四

五

著卦變占圖說第六夫子言著卦之德曰圓曰方固非直曰七奇八偶而已作著七卦八圖第七邵子天根月窟之吟非爲今易安注脚也豫章蕭氏周易卦序之學區別於三畫六畫之原而象意昭融翫味乎正變始終之故而教道明著前纂爲圖今錄其全文于後而係以邵子之詩履運處身同一揆也作三十六宮圖說第八八圖爲之前而後周易旁注可得而讀矣朱升序

洛書辨

王 禕

洛書非洪範也昔箕子之告武王曰我聞在昔
鯀陞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
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
範九疇彝倫攸敘初不言洪範爲洛書也孔子
之繫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未始以洛
書爲洪範也蓋分圖書爲易範而以洪範九疇
合洛書則自漢儒孔安國劉向歆諸儒始其說
五經異 易 卷之四 六

一至地十也洛書爲九者卽初一至次九也且
河圖之十不徒曰自一至十而已天一生水地
六成之水位在北故一與六皆居北以水生成
於其位也地二生火天七成之火位在南故二
與七皆居南以火生成於其位也東西中之爲
木金土無不皆然至論其數則一三五七九凡
二十五天數也皆白文而爲陽爲奇二四六八
十凡三十地數也皆黑文而爲陰爲偶此其陰
陽之理奇偶之數生成之位推而驗之於易無
不合者其謂之易宜也若洛書之爲洪範則於
義也何居不過以其數之九而已然一以白文
而在下者指爲五行則五行豈有陽與奇之義
乎二以黑文而在左肩者指爲五事則五事豈
有陰與偶之義乎八政皇極稽疑福極烏在其
爲陽與奇五紀三德庶徵烏在其爲陰與偶乎
又其爲陽與奇之數二十有五爲陰與偶之數

五經異

易

卷之四

七

二十通爲四十有五則其於九疇何取焉是故陰陽奇偶之數洪範無是也而徒指其名數之九以爲九疇則洛書之爲洛書直而列之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足矣奚必黑白而縱橫之積爲四十五而效河圖之爲乎此其不可信者一也且河圖洛書所列者數也洪範所陳者理也在天惟五行在人惟五事五事參五行天人之合也八政者人之所以因乎天也五紀者天

五經翼 易 卷之四 八

之所以示乎人也皇極者人君之所以建極也三德者治之所以應變也稽疑者以人而聽於天也庶徵者推天而徵之人也福極者人感而天應之也是則九疇之自一至九所陳者三才之至理而聖人所以參贊經綸極而至於天人證應禍福之際以爲治天下之法者也其義豈在數乎豈如易之所謂天一地十者中含義數必有圖而後明可以索之無窮推之不竭乎漢

儒徒見易繫以河圖與洛書並言而洛書之數九遂以爲九疇耳審如是則河圖之數十也伏羲畫卦何爲止於八乎此其不可信者二也先儒有言河圖之自一至十卽洪範之五行而河圖五十有五之數乃九疇之子目夫河圖固五行之數而五行特九疇之一耳信如斯則是復有八河圖而後九疇乃備也若九疇之子目雖合河圖五十有五之數而洛書之數乃止於四

五經翼 易 卷之四 九

十有五使以洛書爲九疇則其子目已缺其十矣本圖之數不能足而待他圖以足之則造化之示人者不亦既疎且遠乎而況九疇言理不言數故皇極之一不爲少庶徵之十不爲多三德之三不爲細福極之十一不爲鉅今乃類而數之而幸其偶合五十有五之數使皇極儕於庶徵之恒惕恒雨六極之憂貧惡弱而亦備一數之列不其不倫之甚乎且其數雖五十有五

而於陰陽奇偶方位將安取義乎此其不可信者三也班固五行志舉劉歆之說以初一日五行至威用六極六十五字爲洛書之本文以本文爲禹之所敘則可以爲龜之所負而列於背者則不可夫既有是六十五字則九疇之理與其次序亦已粲然明白矣豈復有白文二十五黑文二十而爲戴履左右肩足之形乎使既有是六十五字而又有是四十五數並列於龜背

五經翼

易

卷之四

十

則其爲贅疣不亦甚乎此其不可信者四也且箕子之陳九疇首以鯀墮洪水發之者誠以九疇首五行而五行首於水水未平則三才皆不得其寧此彝倫之所爲敘也水既治則天地由之而立生民由之而安政化由之而成而後九疇可得而施此彝倫所爲敘也彝倫之敘卽九疇之敘者也蓋洪範九疇原出於天鯀逆水性汨陳五行故帝震怒不以畀之禹順水性地平

天成故天以錫之耳先言帝不畀鯀而後言天錫禹則可見所謂畀所謂錫者卽九疇所陳三才之至理治天下之大法初非有物之可驗有迹之可求也豈曰平水之後天果錫禹神龜而負夫疇乎仲虺曰天乃錫王勇智魯頌曰天錫公純嘏言聖人之資質天下之上壽皆天所賦予豈必有是物而後可謂之錫乎使天果因禹功成錫之神龜以爲瑞如簫韶奏而鳳儀春秋

五經翼

易

卷之四

十一

作而麟至則箕子所敘直美禹功可矣奚必以鯀功之不成先之乎此其不可信者五也夫九疇之綱禹敘之猶義文之畫卦也而其目箕子陳之猶孔子作彖象之辭以明易也武王訪之猶訪太公而受丹書也天以是理錫之禹禹明其理而著之疇以垂示萬世爲不刊之經豈有詭異神奇之事乎鄭康成據春秋緯文有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又云河龍圖

發洛龜書感又云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夫聖人但言圖書出於河洛而已豈嘗言龜龍之事乎又烏有所謂九篇六篇者乎孔安國至謂天與禹神龜負文而出誠亦怪妄也已人神接對手筆粲然者冠謙之王欽若之天書也豈所以言聖經乎此其不可信者六也然則洛書果何爲者也曰河圖洛書皆天地自然之數而聖人取之以作易者也於洪範何與焉羣言淆亂

五經異

易

卷之四

十一

質諸聖而止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者非聖人之言歟吾以聖人之言而斷聖人之經其有弗信者歟劉牧氏嘗言河圖洛書同出於伏羲之世而河南程子亦謂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吾是以知孔安國劉向歆父子班固鄭康成之徒以爲河圖授羲洛書錫禹者皆非也或曰河圖之數卽所謂天一至地十者固也洛書之數其果何所徵乎曰洛書之數其亦不出於

是矣是故朱子於易學啟蒙蓋詳言之其言曰河圖以五生數合五成數而同處其方蓋揭其全以示人而道其常數之體也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蓋主於陽以純陰而肇其變數之用也中爲主而外爲客故河圖以生居中而成居外正爲君而側爲臣故洛書以奇居正而偶居側此朱子之說也而吾以謂洛書之奇偶相對卽河圖之數散而未合者也河圖

五經異

易

卷之四

十二

之生成相配卽洛書之數合而有屬者也二者蓋名異而實同也謂之實同者蓋皆本於天一至地十之數謂之名異者河圖之十洛書之九其指各有在也是故自一至五者五行也自六至九者四象也而四象卽水火金木也土爲分旺故不言老少而五之外無十此洛書之所以止於九也論其方位則一爲太陽之位九爲太陽之數故一與九對也二爲少陰之位八爲少

陰之數故二與八對也三爲少陽之位七爲少陽之數故三與七對也四爲太陰之位六爲太陰之數故四與六對也是則以洛書之數而論易其陰陽之理奇偶之數方位之所若合符節雖繁辭未嘗明言然卽是而推之如指諸掌矣朱子亦嘗言洛書者聖人所以作八卦而復曰九疇益出焉則猶不能不惑於漢儒經緯表裏之說故也嗚呼事有出於聖經明白可信而後

五經翼

易

卷之四

十四

世弗之信而顧信漢儒傳會之說其甚者蓋莫如以洛書爲洪範矣吾故曰洛書非洪範也河圖洛書皆天地自然之數而聖人取之以作易者也

題誠齋易傳

楊士奇

吾鄉楊文節公著易傳二十卷宋理宗嘗詔給札其家錄進宣付秘閣當時已板行而其藁前百餘年尚藏楊氏元季之亂所存無幾矣此小畜同人大有三卦公族孫黻所藏皆公手筆其中有一二處竄定而重錄者至今二百餘年楮墨如新誠可寶也公與晦庵先生交游有講論之益先生平居論人物於公極推重而未嘗及

五經翼

卷之四

十五

此書者蓋書成於先生既沒之後也此書本程子其於說理粹然而多引史傳爲證程子以易爲人事之書晦菴先生嘗論之矣而公自序此書惟中能中天下之不中惟正能正天下之不正中正立而萬變通至矣哉其不易之言也因敝出示此卷拜觀之餘謹志所聞於後

讀易軒記

薛瑄

四川榮縣龔生文淵嗜學好易因取朱子警學贊首讀易二字名其書室之軒求爲之記予惟讀易之法朱子之贊備矣尚奚待予言請姑述所聞爲文淵最夫畫前之易奇偶之未形者也伏羲之易奇偶之已形者今先天圖是也自圖隱於異學千百年世之讀易者但知自乾坤以下六十四卦文王之象周公之爻辭孔子之十

五經翼

易

卷之四

十六

深探畫前伏羲之易熟翫周孔之辭精究程朱氏之傳義又必以朱子之贊實體之於身心則於讀易之法彼此交盡庶乎有得矣文淵其勉之

五經翼

易

卷之四

十七

聖人作易蓋爲君子謀也而亦爲小人謀乎易之於小人也深惡而痛絕之不使得志焉視之蓋不啻禽獸夷狄其肯爲之謀哉况乎黃裳元吉南蒯終以取敗元亨利貞穆姜不得而用也易果不爲小人謀矣奚其謀曰此所謂不謀之謀蓋至理之權輿聖人之至教欲使天下後世之皆爲君子而不爲小人也譬若明師之於弟

五經翼

易 卷之四

太

子諄諄之誨固教也不屑之誨亦教也烏可謂諄諄者之爲教不屑者之非教乎易爲君子謀諄諄之教也其不爲小人謀不屑之教也噫吾於是有以見聖人憂世之心矣天下之不能有君子而無小人猶造化之不能有陽而無陰也故聖人作易於陽則引翼之扶持之惟恐其不盛於陰則排擠之抑遏之惟恐其或盛凡易之所謂吉所謂亨所謂利者必多陽也否則陰之

五經翼

易 卷之四

十九

此陽應陽從陽而得正者也其所謂凶所謂咎所謂咎者必多陰也否則陽之比陰從陰應陰而失正者也故曰聖人之情見乎辭聖人之情何情也扶陽抑陰之情也扶陽固爲君子謀而抑陰未必不爲小人謀也是故拔茅征吉戶庭無咎謀出處也揚于王庭括囊不害慎語默也乾而惕厲震而修省損而懲忿窒慾益而遷善改過謀所以脩身也臨而保民觀而設教與而申命行事噬嗑而明罰勅法謀所以治人也飲食於需宴息於隨避難於否致命於困反身脩德於蹇則於處常處變之事無一不爲之謀易之拳拳於君子者如此其於小人也則不然履霜則恐其堅娶女則憂其壯童牛是韜金柅是繫惡羸豕之躑躅戒剝床之滅貞誠不爲之謀矣然使小人知所悟必將曰覆餗而刑劓負乘而致寇易蓋戒我不可以覆餗而負乘也獲狐

於田射準於墉易又教我不可以爲狐而爲準也小人弗用小人弗克吾而不爲小人則用矣克矣能反乎此則易之一言一字皆小人之藥石不爲之謀者乃所以深爲之謀也又况剝之六五許其魚貫之利復之六四美其獨復之道而否六二有包承之心遂爲小人之吉所以開其遷善改過之門至矣爲小人謀孰有加於易哉由是觀之則易之不爲謀特不爲之謀爲小五經真易卷之四二十

五經真

易卷之四

二十

謀也

人之事爾小人而欲爲君子易固未始不爲之

易說

羅欽順

易之爲書有辭有變有象有占變與象皆出于自然其理卽所謂性命之理也聖人繫之辭也特因而順之而深致其意于吉凶悔吝之占凡以爲立人道計爾夫變之極其象斯定象既定而變復生二者相爲循環無有窮已文言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惟聖人乎夫消變于未形聖人之能事也自大賢以下必資于學繫五經真易卷之四廿一

五經真

易卷之四

廿一

辭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此學易之極功也占也者聖人于其變動之初逆推其理勢必至于此故明以爲教欲人豫知所謹以免乎悔吝吉凶若待其象之既成則無可免之理矣使誠有得于觀玩固能適裁制之宜其或于卜筮得之亦可以不迷乎趨避之路此人極之所以立也是則君子之翫占乃其日用功夫初

無待于卜筮若夫卜筮之所尚則君子亦未嘗
不與衆人同爾聖人作易之意或者其有在于
是乎

五經翼

易

卷之四

廿二

先天後天表裏說

阮琳

八卦之象兼取天地乾天也坤地也震陽爲雷
巽陰爲風天之氣也艮剛爲山兌柔爲澤地之
質也離坎氣行於天則爲日月雨暘質具於地
則爲水火明暗蓋兼天地二體類分以成八卦
先天別卦象之位以定天地之體後天合卦氣
之交以明天地之用蓋相爲表裏焉以先天言
之天地定位者乾上而坤下也山澤通氣者山
宜西北澤滙東南氣通而位不易也雷風相薄
者言二氣戰也蓋陽爲陰薄奮迅而出則爲雷
陰爲陽薄旋盪而激則爲風故雷嘗起於東北
春回之後風漸肅於西南秋入之時雷聲達則
風氣和風力勁則雷聲伏勝負屈信相薄之勢
然也水火不相射者火射於水則滅水射於火
則竭朔而日月合則日食望而日月對則月食
暘亢則雨焦而旱雨淫則暘奄而滂是故火居

五經翼

易

卷之四

廿三

東方而麗於木水居西方而涵於金日出於東
月生於西雨足於春陽燥於秋火盛於夏水盛
於冬遠則相須近則相害皆不相射之義也此
先天卦位所以爲明天地之體以後天言之邵
子曰乾生於子坤生於午然則離生於酉坎生
於卯可知矣又曰坎終於寅離終於申然則乾
終於亥坤終於巳可知矣由是推類盡餘則震
生於申終於未巽生於寅終於丑艮生於巳終
於辰兌生於亥終於戌其理宜無二矣然則後
天乾坤之交者坤反就生位而不能達地之窮
也乾進就終位而遂老焉天之寤也故皆不用
坎離之交者日自東升麗天而曾其炤水自西
下入土而動其膏燥潤相須雖不相射未始不
相逮也震自東北而進位乎東者雷始發聲於
仲春之候鼓萬物而得時也巽自西南而反居
東南者風本解阜於南薰之時利萬物而不撓

五經翼

易

卷之四

廿四

也動散相與雖相薄而不相悖是震巽之交也
艮自西北而進居東北者山氣下降而左通於
澤也兌自東南而進位乎西者澤氣上騰而右
通於山也山降而通澤者起於閉物之戌至開
物之寅則止而不復降是以山嘗潤而不枯澤
騰而通山者盛於春夏生長之際至秋成萬物
遂說則水泉潤而不復勝矣是以澤嘗盈而不
竭魚鱉肥於秋冬之後得山氣也艸木茂於春
夏之間得澤氣也蓋流峙殊勢而體實相涵升
降異時而機嘗相倚此艮兌之交也夫八卦有
嘗位而不可易六子有嘗用而不能兼此則物
也未足以言神也八卦相交六子並用遂能變
化以成萬物此則神也不離於物而亦不滯於
物妙萬物而不窮也此後天之易所以爲天地
之用也然則二易果有二乎哉

五經翼

易

卷之四

廿五

啟蒙意見序

韓邦奇

夫易理數辭象而已矣理者主乎此者也數者計乎此者也辭者述乎此者也象者狀乎此者也圖書者理之與也辭之方也數之備也象之顯也是故聖人觀象以畫卦因數以命文修辭以達義極深以窮理易以立焉自夫子稱相盪而先天之義微微之者後儒失之也夫相盪者自八而六十四者也先天者加一倍者也其本

五經翼

易

卷之四

廿六

同其末異其生異其成同而漢以下莫能一焉宋邵康節氏自八而十六自十六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六十四朱晦庵氏爲之本圖書爲之原卦畫爲之明著策爲之考占變於是乎易之先後始有其序而理數辭象之功懋矣奇也魯而善忘誦而習之有所得焉則識之於冊將以備溫故焉奇也愚而少達思而辨之有弗悟焉則自爲之說將以就有道焉是故爲之備其象

盡其數增釋其辭矣理則吾末如之何也

五經翼

五

卷之四

廿七

周易贊義序

馬理

夫太極而兩儀兩儀而四象四象而八卦八卦而六十四卦者此伏羲所畫之卦先天之易也乾坤設而易行乎其中至未濟而終焉者此文王所敘之卦及所繫之辭後天之易也周公又繫之爻辭遂成一代之書名曰周易者以別連山歸藏夏商之易也孔子贊易於周不於他者以是易變通無方而不離於正雖至凶之時之

五經翼

易

卷之四

其

位有吉道寓焉潔靜精微而不失之賊也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不窮以是道而行於上則垂裳而治堯舜之君也以是道而行於下則昭明協極堯舜之民也是故聖人明之則希乎天君子明之則齊乎聖小人明之則吉無不利而天祐之矣是故易之爲書有轉禍爲福之理有以人勝天之道非龜卜之書所可班也故孔子贊之自孔子贊易而龜卜書廢蓋卜之吉凶定於

天而易之吉凶係乎人夫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吉凶誠係乎人而弗定於天也是故孔子獨於周易贊之以示夫堯舜君民之治聖人君子之道吉凶消息之理在此而不在彼也於戲易誠萬世不刊之典也歟

五經翼

易

卷之四

其

蔡虛齋太極圖解序

王慎中

道之在於世也猶行地之水乎源出於一而其流必分至其流之委也必合而後有所止然則是水也雖其流之遠而不可量極其所謂源者固未嘗變也今學道者棄委不循而必源之得勢固無有以委之去源之遠也疑源之不在於是而以爲有二水焉亦不察之過也載道莫備於經易者五經之源也義文周孔之相承源所

五經真

易

卷之四

三十

易者何其衆也於朱子之學莫能專而精焉將何以論於畫卦生爻之初而明義文周孔之言哉肆我蔡虛齋先生天挺其資神授之識卓然有追前開後之志沉涵浸漬乎義理之中而分拆解剝乎文字之際寔其平生之力而無須臾之暇盡心於朱子之學者我朝一人而已蓋朱子之盡心於孔子無所不該而於易爲大故虛齋之盡心於朱子亦無所不究而於易爲深此

五經真

易

卷之四

三十

每一臨文展卷未嘗不媿悚隕越如不能生顧
今日就荒落恐終已矣惟先生之學著而爲書
者旣已家挾而人誦之此編乃其著述之大者
士或以無所資於時文莫肯盡心故時中刻而
傳之以與同志者共且僭述其槩以告之使知
斯道之委蓋在於此嗟乎學者果有志於義文
周孔之言以得其源者其無忽焉而不盡心哉
此文載遺叢集乃爲易時中代作

五經翼

易

卷之四

三

書河圖洛書

唐順之

卦未畫書莽未作而造物者已出此二圖示人
蓋天機之始洩而數之所由肇也元氣醞釀而
滋潤生焉其初一泡形也故一爲水滋潤者氣
必煖故二爲火氣煖者必鬯達故三爲木鬯達
者必堅凝故四爲金萬物始土終土者冲氣也
此五氣者一氣也非相待而生也故圖書皆以
五居中一冲氣也一得土而六成二得土而七

五經翼

易

卷之四

三

成三以八成而四以九成也亦然四氣一冲氣
也洛書縱橫皆十五一冲氣也河圖虛中五而
以十數均之四隅則西北二老爲朋得二十五
東南二少爲偶得二十五一冲氣也冲氣也者
所謂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者也聖人則之而畫
卦得中則多吉不中則多凶悔吝取乎此也河
圖圓而洛書方邵子曰圓者天也紀曆之數其
肇於此乎方者地也畫野分州之法其起於此

乎圓爲天而陽下陰上者在天則地道上行故陽不亢陰也方爲地而陰隅陽正者在地則不居成功故陰不疑陽也圓左旋而方右行天水違行之象也使皆左旋而皆右行也其不相遇久矣故曰易逆數也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同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在人則愆忿室欲與復其赤子之心皆逆之用也其用逆而其機則順也圖書皆以五居中而一居下者

五經真

易

卷之四

五

此尤造化之精意至於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大衍之數五十既虛其五其用四十有九又虛其一其五者中之五其一者下之一也此尤聖人代造化洩盡精意處也故曰其用四十有九則五與一皆勿用也一點在下者卽五中之一點也萬物發用在中而根莖在下以天地言則雷復地中以鍾律言則元聲潛萌於黃鍾之管在修養家則陽氣發於下元陰極在聖人之學

則洗心退藏於密是故聖人係乾以見天地之心乾者一數也而尤慎重於乾之初爻曰潛龍勿用而聖人又係之曰陽氣潛藏曰陽在下也其潛藏者非謂有時而在上也其上者不離乎下也乾卦所謂勿用之潛龍者大衍所謂勿用之一也四十有九之用至矣而未始離乎一也見躍飛亢六位成矣而未始離乎潛也勿用則神矣故六子有事而乾坤無爲也此圖書之所

五經真

易

卷之四

五

以一居乎下而數之所以始乎一也嗚呼非知德者就可與言勿用之妙哉

大哉象數之理乎理之所始象數之所起乎聖人者達於天地自然之理以觀象數之原故其始也非有所附麗以求信於天下而後世說家工於象數者率喜爲新奇牽合文致好自托以求附於聖人而本實益以晦矣今夫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者易大傳之言也然易言河出圖而不言圖之故言

五經集

易

卷之四

三

洛出書而不言書之故列言圖書而不言其象之奇偶數之多寡也曰聖人則之而不言其因圖以畫卦因書以立範也其分圖書爲易範而以洪範九疇屬洛書者則漢儒孔安國劉向父子始之至班固五行志復引欽向之說以爲伏羲則河圖以畫八卦大禹法洛書以開洪範自是而後諸家之言易範者必徵圖書而類以九疇配易八卦至宋儒蔡九峰氏乃衍九疇之數

作皇極內篇遂以九衍之而世儒復從諛之以

爲因占說教與易同歸得洪範不傳之秘愚則以爲圖書並出皆所以作易而大禹洪範非洛書也範之九疇所陳者理而蔡氏範數非九疇也試舉而論之圖之數一六居北以水位乎北也二七居前以火位乎南也三八爲木木以陽故居左四九爲金金以陰故居右五十爲土土爲中氣故居中陽之數奇奇至天故一三五七

五經集

易

卷之四

三

九屬之天畫之所爲白其文也陰之數偶偶至地故二四六八十屬之地圖之所爲黑其文也是其於陰陽之理奇偶之數生成之位準之於易無不合者以之爲易則然也乃若書之爲範則有可疑者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者洛書之文也而範之疇合焉語其數則同矣然九疇次序一曰五行何以居十二曰五事何以居前右三曰八政何以居左而五紀

之四何以居前左五爲皇極何以居中而三德之六何以居後右七曰稽疑何以居右而庶徵福極何八九而各專一位耶況書之數一三五七九者奇也奇者陽而五行八政皇極稽疑福極何以屬之陽與奇耶二四六八者偶也偶爲陰而五事五紀三德庶徵何以屬之陰與偶耶若舍陰陽奇偶而唯取其數之九則列數之不必前後左右之分又奚必縱橫其數黑白其文

五經翼

易卷之四

三

以待禹第而出之耶其爲牽合附會可知矣故愚以爲圖書皆可以作易而洪範非洛書也若蔡氏皇極內篇之作又多可論者蓋禹所敘箕子所陳三才之道聖人治天下之大法也非故縱橫其文錯綜其目必足其數以求合於洛龜所負之文也若蔡氏必信以爲疇之目合於書之九也範之疇猶夫易之卦也不知圖雖無文而象數之理已具則易在其中若蔡氏所行之

數期以明範也而自原以至終其橫數之八十一者果若易之有卦乎其於九疇所第自初一以至次九者果皆數之所能盡乎至八十一圖之縱數果若易之有爻六千五百六十一之數果若卦之有爻辭否乎其於九疇之目自五行金木水火土至於五福六極之理果皆無所滲漏而吉凶災祥休咎之占果足以盡疇乎其爲穿鑿強附可知故愚以爲範有九疇所陳者

五經翼

易卷之四

三

理而蔡氏範數非九疇也世徒見緯候之書詳聖人受河圖之始因是以信其必然而不知六經未作道未嘗不在也象數未盡理未嘗不明也學者誠達於象數之原以辨傳心之要則何有於諸說之紛紛哉

周易象通序

李維楨

昔者孔子晚而學易而爲之十翼其指曰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由周迄漢治易者率先明象追晉王弼尚名理而宋邢恕輩因之至欲棄卦畫不用程氏傳專言理義邵氏說盡去象數矣然而識者多有遺議李鼎祚謂鄭康成參天象王輔嗣釋人事馮當可謂王與人事疎程與天道遠天人寧可偏廢耶陳瑩中舉邵說似劉器

五經翼

易

卷之四

罕

之劉不其然朱子亦以必見意象方可說理而與劉君房勝珙言本義有模印之戒其定論如此人情畫狗馬難而鬼魅易是以爲象數之學者卒不勝而自舉子業出易象益置不講矣友人朱鬱傑氏讀易而嘆曰說易者莫如孔子孔子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此象之始也書契興而結繩遠後聖廣爲之象以開物象有數故曰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象有辭故曰象者言乎

其象聖人設卦觀象係辭焉吉凶者失得之

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剝柔者晝夜之象也易之爲書安往而非象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立象所以盡意象之不明意言何有卽漢以來諸儒各得其一察以自好所不具論而孔子之學固在也若之何忽之乃爲易象通八卷近取身遠取物揆人事以合天道無所附會穿鑿使夫讀者占者率然各當於心而

五經翼

易

卷之四

罕

始信夫聖人吉凶與民同患之理坦然明備彼訓詁支離與索之窈冥昏默者皆非孔子指也易無方而象有方象有定體而無定用陽一君而二民爲君子陰二君而一民爲小人三畫之象八卦小成之體也二與四三與五同功而異位重爻之象六位之體也因而重之不可勝象矣八卦之象旣已爲天地風雷山水火澤矣而說卦更廣之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形容象其物

宜因而廣之象不可勝用矣鬱儀之名象曰通
有以也見乃謂之象往來不窮之謂通化而裁
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變則通通則久要
之範圍於孔子孔子之指不明天下始遺象而
言易遺象而言易則徇象而言易者階之過也
有徇象而後有遺象不遺象而後象通興焉通
也者懲於徇與遺之弊者也不曰得心而忘象
乎惟通而後能得惟得而後能忘惟忘而通之
五經翼 易 卷之四 聖
能事畢矣亦孔子之指也

易圖論

歸有光

易圖非伏羲之書也此邵子之學也昔者庖羲
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
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
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蓋以八卦盡天地萬物
之理宇宙之間洪纖巨細往來升降生歿消息
之故悉著之於象矣後之人苟以一說求之無
所不通故雖陰陽小數納甲飛伏坎離填補卜

五經翼 易 卷之四

聖

數隻偶之類人人盡自以為易而要之皆可以
易言也吾嘗論之以為易不離乎象數而象數
之變至於不可窮然而有正焉有變焉卦之所
明白而較著者為正旁推而衍之者為變卦之
所明白而較著者此聖者之作也執其無端以
冒乎天下旁推而衍之是明者之述也由其一
方以達於聖人伏羲之作止於八卦因重之如
是而已矣初無一定之法亦無一定之書而副

宗之上下陰陽之變態極矣夏爲連山商爲歸藏周爲周易經別之卦其數皆同雖三代異名而伏羲之易卽連山而在連山卽歸藏而在歸藏卽周易而在周易未嘗別有所謂伏羲之易也後之求之者卽其散見於周易之六十四卦者是已今世所謂圖學者以此爲周之易而非伏羲之易別出橫圖於前又左右分析之以象天氣謂之圓圖於其中交加八宮以象地類謂

五經翼

易
卷之四

四

之方圖夫易之於天氣地類蓋詳矣奚俟夫圖而後見也且謂其必出於伏羲旣規橫以爲圓又填圖以爲方前列六十四於橫圖後列一百二十八於圓圖太古無言之教何如是之紛紛耶諸經遭秦火之厄易獨以卜筮存漢儒傳授甚明雖於大義無所發越而保殘守缺惟恐散失不應此圖交疊環布遠出姬孔之前乃棄而不論而獨流落於方士之家此豈可據以爲信

乎大傳曰神無方易無體夫卦散於六十四可圓可方一入於圓方之形必有曲而不該者故散圖以爲卦而卦全紐卦以爲圖而卦局邵子以步算之法行爲皇極經世之書有分秒直事之術其自謂先天之學固以此要其旨不叛於聖人然不可以爲作易之本故曰推而行之者變也此邵子之學也

五經翼

易

卷之四

五

盡出於孔氏而豈無一二微言於其間子之不信夫易圖以爲邵子之學則然矣而邵子之所據者大傳之文也不曰易有太極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乎此其所謂橫圖者也又不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乎此其所謂伏羲卦位者也又不曰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乎此其所謂文王卦

位者也曰此非大傳之意也邵子謂之云耳夫易之法自一而兩兩而四四而八其相生之序則然也八卦之象莫著於八物而天地也山澤也雷風也水火也是八者不求爲偶而不能不爲偶者也帝之出入傳固已詳之矣以八卦配四時夫以爲四時焉則東南北西是焉定非文王易置之而有此位也蓋說卦廣論易之象數自三才以至於八物四時人身之象體與天

五經集

易

卷之四

聖大

地間之萬物何所不取所謂推而衍之者也此孰辨其爲伏羲文王之別哉雖圖與傳無乖刺然必因傳而爲此圖不當謂傳爲圖說也且邵子謂先天之旨在卦氣傳何爲舍而曰天地定位後天之旨在入用傳何爲舍而曰帝出乎震傳言卦爻象變詳矣而未嘗一言及於圖所指以爲近似者又不過如此自漢以來說易者今雖不多見然王弼韓康伯之書尚在其解前

所稱諸章無有以圖爲說者蓋以圖說易自邵子始吾怪夫儒者不敢以文王之易爲伏羲之易而乃以伏羲之易爲邵子之易也不可以不論

或曰子以易圖爲非伏羲之舊固已明矣若夫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出地符所謂河圖洛書可廢耶蓋宋儒朱子之說精矣曰此愚所以恐其說之過於精也夫事有出於聖人而在

五經集

易

卷之四

聖七

學者有不必精求者河圖洛書是也聖人聰明睿智德通於天符瑞之生出於世之所創見而奇偶法象之妙足以爲作易之本理亦有然者然曰河圖洛書聖人則之者此大傳之所有也通乾流坤天苞地符之文五行生成戴九履一之數非大傳之所有也以彼之名合此之迹以此之迹符彼之名不與大易同行不藏於博士學官而千載之下山人野士持盈尺之書而曰

古之圖書者如是此其付受固已沉淪詭秘而爲學者之所疑矣雖其說自以爲無所不通然此理在人仁者知者皆能見之龍虎之經金石草木之卜軌辨占算之術隨其所自爲說而亦無不合豈必皆聖人之爲之乎大傳曰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夫天地之間何往非圖而何物非書也哉揭圖而示之曰孰爲上下孰爲左右孰爲乾兌離震孰

五經翼

易

卷之四

聖人

爲巽坎艮坤天之告人也何其漬因其上下以爲上下因其左右以爲左右因其乾兌離震以爲乾兌離震因其巽坎艮坤以爲巽坎艮坤聖人之效天也何其拘且彼所謂效變化則垂象者毫而析之又何所當也使二圖者果在如今所傳然其所謂精蘊者聖人固已取而歸之易矣求圖書之說於易可也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通天者聖人之所獨得而人者聖人之所以告

人者也告人以天人則駭而惑告人以人人則樂而從故聖人之作易凡所謂深微悠忽之理舉皆推之於庸言庸行之間而卦爻之象吉凶悔吝之詞不亦深切而著明也哉聖人見轉蓬而造車觀鳥跡而製字世之人求爲車之說與夫書之義則有矣而必轉蓬鳥跡之求愚未見其然也孔子贊易刪連山歸藏而取周易始於乾而終於未濟則圖書之列粲然者莫是過矣

五經翼

易

卷之四

聖人

今夫治之所貴者範而用者不求範而求器也耕之所資者耒而食者不求耒而求粟也有圖書而後有易有易則無圖書可也故論語河不出圖與鳳鳥同瑞而已顧命河圖在東序與兗弓和矢同寶而已是故圖書不可以精精於易者精於圖書者也惟其不知其不可精而欲精之是以測度摹擬無所不至故有九宮之法有八分井文之畫有坎離交流之卦與夫孔安國

欽向楊雄班固劉牧魏華父朱子發張文饒諸
儒之論或九或十或合或分紛紛不定亦何足
辯也

五經翼

易

卷之四

五十

問易孔義序

高攀龍

夫易豈難知者乎哉豈難能者乎哉天高地下
萬物散殊八者流動克滿于吾前吾於其中具
形而爲一物天地之八者未嘗不備于吾吾之
成象者退藏而爲密成占者神明焉而爲德吉
凶悔吝如日月之彰彰焉而冥行者不知也聖
人惻然患之莫能致力則以易示之又詔之曰
占故曰易者卜筮之謂也卜筮者占之謂也靜

五經翼

易

卷之四

五十一

而不密則不占動而不德則不占至將有爲也
將有行也問之以著則卜筮之一事云爾謂著
不足以盡占可謂占之不足以盡易不可雖然
不見易而能知者鮮矣則謂著爲占也亦宜於
何見易曰易無之而非是識其無之而非是無
之不可見易也然果何物也曰吾之心也天下
有非易之心而無非心之易是故貴于學學也
者知非易則非心非心則非易也易則吉非易

則凶悔吝其知易知其能簡能易簡而天下之
理得矣於是作易簡說夫五經註于後儒易註
于夫子說易者明夫子之言而明易矣

五經與

易

卷之四

五

古易題辭

錢一本

易有今古之異乎義畫文彖周爻孔翼皆古也
无今也今古之分漢有費直本初畫全卦再畫
本卦又畫覆卦繫以彖爻與用九用六之辭後
以一傳字加彖傳之首鄭玄本于費本有省移
初九至用九爻位之文加爻辭之上合彖傳于
經于彖傳加彖曰字于彖傳加象曰字王弼本
移文言附乾坤二卦之後加文言曰字以孔子

五經與

易

卷之四

五

贊爻之辭本以釋經乃各附當爻每爻加象曰
字歷代因之是爲今易漢藝文志云易經十二
篇呂大防定爲經二卷傳十卷晁說之釐爲八
卷呂祖謙復定爲十二卷一以古爲斷是爲古
易瀛海耿侯之述古易其自彖象以下有所更
置序正者易辭也其于易畫上下二篇以今文
上篇三十卦一百八十爻下篇三十四卦二百
有四爻通爲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古文上

篇一十八卦一百有八爻下篇一十八卦一百有八爻通爲三十六卦二百一十六爻變之卽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侯之言曰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易之體也三十六卦二百一十六爻易之用也文王泄天地鬼神之祕于指掌其用至妙而難言故寓不言之意于譜卦之中使學者得意而忘言嗚呼得意忘言茲侯之述古之遐思乎本至愚極陋原不能言而竊逆以

五經翼

易
卷之四

五

意卦有六十四而侯譜之止于三十六乾卦一爻之策數也爻有三百八十四而侯譜之止于二百一十有六全乾六爻之策數也侯嘗憂象數難明而謂象數立則天地鬼神未來之祕如指諸掌舉全易之象而統之于乾象舉全易之數而統之于乾數乾象立天下其有遺象乎乾數立天下其有遺數乎本又反覆以研侯意反對三十六卦其實又只是六大卦如卦之有六

爻自乾坤至畜履合六卦爲一大卦自泰否至噬嗑賁自剝復至坎離皆然此上篇三大卦也自咸恒至損益合六卦爲一大卦自夬姤至漸歸妹自豐旅至既未濟皆然此下篇三大卦也乾坤陰陽剛柔之所自始管領二大卦如卦之初二兩爻剝復陽剝消長之際管領二大卦如五上兩爻是又合三十六而止成一卦六爻云爾此正所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象豈遠乎哉

五經翼

易
卷之四

五

數豈多乎哉豈凡今學易者之所易窺乎哉昔者堯舜順稽古精而一孔子好古博而約侯懼人之多言无當而曰學易者用易之謂也古易之譜譜此或曰文之序无改于義畫也侯之譜无改于文序也余曰文雖无改于義然不曰易興于中古乎侯茲无改于文而譜之意則逮矣思挽今而進之古者至矣視世之窮年兀兀殫精註解以言求易而卒无得者

相去遠矣萬曆丙午秋季之吉

孔易序

胡世安

讀書不求甚解向以爲鹵莽之見今乃知最精細之言也何則大道本徑而人迂求之求解則章句之紛紜求甚解必意見之穿鑿而易尤甚漢魏以來諸儒或畸理或畸數或兼理數或切象或離象或審位或叅位時非不各矜珠探赤水霧披青天乃引繩傳翼未免羊亡多岐則亦求甚解之過也孔子不云乎書不盡言言不盡

五經翼

易

卷之四

五十六

意子輿氏亦云引而不發躍如也以甚解求解與不求甚解之解其得失何如乎北海孫先生以易學名世自隱退谷十年著述充棟至所編易宗綜宋儒之長發先聖之蘊學者靡不著蔡奉之先生一旦廢卷而起曰是猶之乎以甚解求易也絕韋之論次具在如之何其別構競長於是盡刪陳詮條析傳系以大象䷗卦畫彖傳附彖爻傳附爻名曰孔易惟于傳中關鍵如內

外往來之宜承乘比應之義問一拈及而其弊繁指歸開卷了然如所云乾之一畫其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之策所自出乾之象其六十四卦之象缺初何其辭簡旨該豈僅正費王之割裂完經哉余從先生質易有年今得沉研此書不覺疑聞殆見灑然冰釋始知余秀巖易編終未免脊脊筆墨緣思以甚解求易能無辭費之譏歟

五經翼

易

卷之四

五十七

五經翼

北平孫承澤述輯

同里王崇簡

訂正

禹航嚴 沆

第五卷

書翼

尚書序

孔安國

書序

五經翼

卷五目次

一

尚書正義序

孔穎達

秦晉論

歐陽脩

書洪範論序

蘇洵

洪範論

廖 僈

讀書當觀其意

鄭 樵

禹貢洪範相為用論

君牙伯冏呂刑三書論

禹貢地里辯

金騰非古書論

王 廉

論書序

朱 熹

皇極辯

舜典象刑說

禹貢集解序

喬行簡

增脩東萊書說序

時 瀾

夏何山尚書解序

書集傳序

蔡 沈

五經翼

卷五目次

二

尚書序

程 瑒

書發

黃 淵

尚書名數索至序

方時發

第六卷

書經輯錄纂注序

吳 澄

書經纂言序

書敘錄

書詳解序

陳 經

讀書叢說題辭	許謙
讀書叢說序	俞實
書集傳序	陳櫟
尚書表註序	金履祥
帝命禹敘洪範九疇	
皇極說	王栢
尚書集解序	林之奇
尚書通考序	黃鎮成
五經翼書 卷六目次	三
書傳會選序	劉三吾
書論	章懋
洪範圖解序	韓邦奇
尚書序錄	歸有光
尚書日記序	李維楨
進洪範義序	黃幼玄

五經翼卷之五	北平孫氏家塾本
書翼	
尚書序	孔安國
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於夏商周之書雖設	
五經翼書 卷之五	一
教不倫雅誥與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爲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卽謂上世帝王遺書也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觀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爲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讀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	

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莒夷
煩亂剪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
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
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
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及秦始皇滅先代典
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
其家書于屋壁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
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

五經真書

卷之五

二

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
篇之義世莫得聞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
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
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
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
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
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更以
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

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皋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

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
篇爲四十六卷其餘錯亂磨滅弗可復知悉上
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承詔爲五十九篇作
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採摭羣言以立
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書
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
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畢會國有巫
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
代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五經真書

卷之五

三

書序

孔安國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
虞舜作堯典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
歷試諸艱作舜典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
類作汨作九共九篇稟飭臯陶矢厥謨禹成厥
功帝舜申之作大禹臯陶謨益稷禹別九州隨
山濟川任土作貢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
誓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五經異

書

卷之五

四

義和涵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自契至
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伊尹去
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汝
鳩汝方作汝鳩汝方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陲遂
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湯既勝夏欲遷其
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夏師敗績湯遂從之
遂伐三腰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湯歸自

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

作湯誥咎單作明居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
作伊訓肆命徂后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
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伊尹作
咸有一德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
事作沃丁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
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太戊贊于伊陟作
伊陟原命仲丁遷于囂作仲丁河亶甲居相作

五經異

書

卷之五

五

河亶甲祖乙圯于耿作祖乙盤庚五遷將治亳
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高宗夢得說使百工
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高宗祭成湯
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乙訓諸王作高宗彤日
高宗之訓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
受作西伯戡黎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
師惟十有一年武王代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
作泰誓三篇武王戎車三百輕虎賁三百人與

受戰于牧野作牧誓武王代殷往伐歸獸識其
政事作武成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
作洪範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西
旅獻葵太保作旅葵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
周公相成王將黜殷命作大誥成王既黜殷命
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作微子之命唐叔得
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
五經異書 卷之五 太

奄作成王政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周
公告召公作將蒲姑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
邦作多方周公作立政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
還歸在豐作周官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王
俾榮伯作肅慎之命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
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周公既沒
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成王將崩命名
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康王既尸天子
五經異書 卷之五 七

作歸禾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成
王既代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
誥梓材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
召誥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
洛誥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
士周公作無逸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
左右召公不悅周公作君奭蔡叔既沒王命蔡
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成王東伐淮夷遂踐

歸作秦誓

尚書正義序

孔穎達

夫書者人君辭誥之典右史記言之策古之王
者事總萬機發號出令義非一揆或設教以馭
下或展禮以事上或宣威以肅震曜或敷和而
散風雨得之則百度惟貞失之則千里斯謬樞
機之發榮辱之主絲綸之動不可不慎所以辭
不苟出君舉必書欲其昭法誠慎言行也其泉
源所漸基於出震之君黼藻斯彰郁乎如雲之

五經異書

卷之五

八

后勲華揖讓而典謨起湯武革命而誓誥興先
君宣父生於周末有至德而無至位述聖道以
顯聖人芟煩亂而翦浮辭舉廢綱而撮機要上
斷唐虞下終秦魯時經歷代書類百篇採翡翠
之羽毛拔犀象之牙角磨荆山之石所得者連
城窟漢水之濱所求者照乘魏蠃蕩蕩無得而
稱郁郁紛紛於斯爲盛斯乃前哲往行足以垂
法將來者也暨乎七雄以戰五精未聚儒雅與

深究同埋經典共積薪具煥漢氏大濟區宇廣
求遺逸採古文於金石得今書於齊魯其文則
歐陽夏侯二家之所說蔡邕碑石刻之古文則
兩漢亦所不行安國註之實遺巫蠱遂寢而不
用歷及魏晉方始稍興故馬鄭諸儒莫覩其學
所註經傳時或異同晉世皇甫謐獨得其書載
於帝紀其後傳授乃可詳焉但古文經雖然蚤
出脫始得行其辭富而備其義弘而雅故復而

五經異書

卷之五

九

不歇久而愈亮江左學者咸悉祖焉近至隋初
始流河朔其爲正義者蔡天寶巢猗費彪顧彪
劉焯劉炫等其諸公旨趣多或因循詁釋注文
義皆淺略惟劉焯劉炫最爲詳雅然焯乃織綜
經文穿鑿孔穴詭其新見異彼前儒非險而更
爲險無義而更生義竊以古人言語惟在達情
雖復時或取象不必辭皆有義若其言必託數
經悉對文斯乃鼓怒浪於平流震驚聽於靜樹

使敏者煩而多惑學者勞而少功過猶不及良爲此也炫嫌焯之煩難就而刪焉雖復微稍省要又好改張前義義更太略辭又過華雖爲文筆之善乃非開獎之路義既無義文又非文欲使後生若爲領袖此乃炫之所失未爲得也今奉明勅攷定是非謹啓庸愚竭所聞見覽古人之傳記質近代之異同存其是而去其非削其煩而增其簡此亦非敢臆說必據舊聞謹與朝

五經翼

書

卷之五

十

散大夫行大學博士臣王德韶等謹共詮敘至十六年又奉敕與前修疏人號騎尉朱長才等對敕使趙弘智覆更詳審爲之正義凡二十卷庶對揚於聖範冀有益於童稚略陳其事敘之云爾

泰誓論

歐陽脩

書稱商始咎周以乘黎乘黎者西伯也西伯以征伐諸侯爲職事其伐黎而勝也商人已疑其難制而惡之使西伯赫然見其不勝之狀與商並立而稱王如此十年商人反晏然不以爲怪其父師老臣如祖伊微子之徒亦默然相與熟視而無一言此豈近於人情耶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以紂之雄猜暴虐

五經翼

書

卷之五

十一

嘗醢九侯而脯鄂侯矣西伯聞之竊歎遂執而囚之幾不免死至其叛已不臣而自王乃反優客而不問者十年此豈近於人情耶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使西伯不稱臣而稱王安能服事於商乎且謂西伯稱王者起於何說而孔子之言萬世之信也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伯夷叔齊古之知義之

士也方其讓國而去顧天下皆莫可歸聞西伯之賢其往歸之當是時紂雖無道天子也天子在上諸侯不稱臣而稱王是僭叛之國也然二子不以爲非依之久而不去至武王伐紂始以爲非而棄去彼二子者始顧天下莫可歸卒依僭叛之國而不去不非其父而非其子此豈近于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書之泰誓稱十有一年說者因以謂自

五經

卷之五

十一

文王受命九年及武王居喪二年并數之爾是以西伯聽虞芮之訟謂之受命以爲元年此又妄說也古者人君卽位必稱元年常事爾不以爲重也後世曲學之士說春秋始以改元爲重事然則果常事歟固不足道也果重事與西伯卽位已改元矣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卽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

事大於聽訟遠矣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西伯以受命之年爲元年者妄說也後之學者知西伯生不稱王而中間不再改元則詩書所載文武之事粲然明白而不誣矣或曰然則武王畢喪伐紂而泰誓曷謂稱十有一年對曰畢喪伐紂出於諸家之小說而泰誓六經之明文也昔者孔子當衰周之際患衆說紛紜以惑亂當世於是退而作六經以爲後世法及孔子既歿去

五經

卷之五

十一

聖稍遠而衆說復興與六經相亂自漢以來莫能辨正今有卓然之士一取信乎六經則泰誓者武王之事也十有一年者武王卽位之十有一年爾復何疑哉司馬遷作周本紀雖曰武王卽位九年祭于文王之墓然後治兵於盟津至作伯夷列傳則又載父死不葬之說皆不可爲信是以吾無取焉取信于書可矣

書洪範論序

蘇洵

吾論洪範以五福六極系皇極之建與不建而
且不與二劉之增貶與陰或者猶以劉向夏侯
勝之說爲惑劉向之言皇極之建總爲五福皇
極之不建不能主五事下與五事齒而均獲一
極猶平王之詩降而爲國風夏侯勝之言曰天
久陰不雨臣下將有謀上者已而果然以劉向
之說則皇極之不建不可系以六極以夏侯勝

五經異

書

卷之五

十四

之說則貶與陰不可廢是皆不然夫福極之於
五事非若庶驗也陰陽而推之律曆而求之人
事而揆之庶驗之通於五事可指而言也且聖
人之所可知也今指人而謂之曰爾爲某事明
日必有某福爾爲某事明日必有某極是巫覡
卜相之事也而聖人何由知之故吾以爲皇極
之建五事皆得而五福皆應不曰應某事者必
其福也皇極不建五事皆失而六極皆應不曰

應某事者必其極也五事之間得與失參焉則

亦不曰必其福必其極應也亦曰福與極參焉
耳今劉以爲皇極建而爲五事主故加之五福
及其不建也不加之以六極而以平王之詩爲
說其意以爲不建則不能爲五事主故不加之
六極以爲貶也今有人有九命之爵及有罪而
日削其爵使至一命以貶之曰貶可也此猶平
王之詩降而爲國風曰降可也若夫有罪人當

五經異

書

卷之五

十五

具五刑而曰是人也罪大不當加之以五刑姑
以墨辟論以重其責是得爲重其責也今欲重
不建之罪不曰六極皆應而曰獨弱之極應乃
引平王之詩以爲說平王之詩固不然也且彼
聖人者豈以天下之福與極止於五與六而已
哉蓋亦舉其大槩耳夫天地之間非人力所爲
而可以爲驗者多矣聖人取其尤大而可以有
所兼者五而使其餘者可以遂見焉今也力分

其一端以爲二而必曰陰爲陰雨爲雨且經之
庶驗有曰賜矣而豈獨遺陰哉蓋陰之極盛於
雨而聖人舉其極者言也吾觀二劉之傳金不
從革與傳常雨也乃言雷電雨雹皆在而獨於
此別雨與陰何也然則夏侯勝之言何以必應
曰事固有幸而中者公孫臣以漢爲土德而黃
龍常見黃龍則見矣而漢乃火德也可以一黃
龍而必謂漢爲土德耶必不可也其所謂耗者

五經翼

書

卷之五

十

紫矣胡復多言哉

洪範論

廖 僈

箕子之敘洪範云鯀陟洪水汨陳其五行天乃
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
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孔安國傳其言
云天與禹洛出書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
至於九疇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僈觀安國之
意誠謂洪範之書出於天者也禹之所得乃天
與之也故云洛出書神龜負文而出洎班固撰

五經翼

書

卷之五

七

五行志又引劉歆之言亦云禹得洛書神龜之
文而後知洪範僈案洪範皆人事之常而前古
之達道也前古之達道皆出於聖人者也伏犧
而前僈不可得而知也伏犧而下至於堯舜觀
其事未有不法天行道以理天下使皇王之德
被於兆人而足以儀法千古則洪範者固前賢
之所啓也豈得在禹方受之於天哉若洪範之
書出於洛而神龜負之以授於禹則是洪範者

果非人之所能察也自禹而上果未之聞於世也若果非人之所能察而世果未之聞則五行五事八政五紀皇極稽疑庶徵福極之事不聞於堯舜而上也今驗五行五事八政五紀皇極稽疑庶徵福極之義自伏羲而下未有不由之者則洛出龜負以授於禹得爲可乎雖然安國劉歆班固所以云者誠惑於箕子所謂天錫故也是亦不知天道之說也夫凡所謂天道誠亦在於人耳順於天乃天道之與也不順於天乃天道之不與也書云天之曆數在汝躬順道之謂也又云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不順道之謂也其洪範者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所履而凶人之所不及也繇有凶德於天下之達道誠不可得也故箕子云天乃震怒不界洪範九疇禹有聖德於天下之達道固行之也故箕子云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諸儒不達於此以皇天震怒不

五經

卷之五

太

界洪範九疇卽謂天果祕之而不與之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卽謂天果受而與之斯實不明箕子之意也若諸儒所論天之曆數在汝躬是必親授曆數於天也天命誅之必親受僂於天也何不然之甚乎偶以爲洪範者出於前聖之心也而後之爲君者苟能務蹈聖德未有不受洪範於天者也自三五已降有道者皆受於天所以然者天下之達道天之常道也行之則受之

五經

卷之五

十九

讀書當觀其意

鄭 樸

典謨訓誥誓命孔安國以爲書之六體由今觀之有一篇備數篇之體如大禹謨曰禹乃會羣后誓師則是謨亦有誓也說命曰王庸作書以誥則是命亦有誥也以至益稷洪範本謨而不言謨旅獒無逸本訓而不言訓盤庚梓材本誥不言誥嗣征不言誓君陳君牙不言命然此可以論書之文不可論書之旨大抵五十八篇之中聖人取予之意各有所主有取於治亂興廢之所由者如典謨訓誥湯誓之類是也有世不得以爲治君不足以爲賢而有取其言以傳遠者如五子之歌君牙罔命之類是也有取其事者胤征是也有取其意者呂刑是也有特記其時者文侯之命是也有以示戒勸者費秦誓是也大抵上古之世風俗淳厚初未有奇傑可錄之事故史官所存不過君臣之間忠言嘉謨與

五經集

書

卷之五

五

夫國家興亡大致而已其他世次年月官秩名

氏以爲無益於治皆所不取焉使後世之君讀其書想其人有生而知之安而行之則爲堯舜禹湯文武矣有學而知之利而行之則爲啟中宗高宗成康矣有困而知之有勉強而行之則爲太甲穆王矣困而不知反以極於危亡則爲之美刺二百四十二年之褒貶者無以異也唐李翱曰其讀春秋也若未嘗有詩其讀詩也若未嘗有易其讀易也若未嘗有書其知六經也哉

五經集

書

卷之五

廿一

禹貢洪範相爲用論

鄭 樵

洪範之數有九而初一日五行五行之序一日水且鯀之所治者水也天何以知其汨陳五行而不畀洪範九疇禹之所治者水也天何以遽錫之洪範九疇彝倫攸敘而不曰五行之何如蓋九疇之綱領在于五行五行之綱領在于水請以禹貢明之禹之治水自冀州如冀爲帝都
在北方屬水故冀在先冀州之水既治水生水
五經真書 卷之五 世一
木屬東方故次充次青次徐皆東方也充青徐之水既治水生火火屬南方故次楊次荊皆南方也楊荊之水既治水生土土屬中央故次豫豫居天下之中也豫州之水既治土生金金屬西方故終之以梁雍焉今以天下之勢觀之豫立天下之中與徐充接境自充徐既治之後何不先次豫而必先次楊次荊何也蓋禹順五行相生之序如此觀禹治水之先後五行已得其

序則九疇可知故天錫之者以此鯀之治水不依五行次第故箕子于鯀湮洪水之下先占一句汨陳五行五行汨陳則九疇可知天之不畀以此可見禹貢洪範之書相爲用者或曰九疇之五行一日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非水木火土金也曰九疇乃天地生成之數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此乃五行相生之數生成之數其體也相生之數其用也體用兼備此禹所以善用五行也正如大易言天地之數五十五至于用則爲五十虛一爲大衍以揲著也

五經真書

卷之五

世一

君牙伯冏呂刑三書論 鄭 樵

夫子定書自周成康後獨存穆王作君牙伯冏呂刑三書欲知穆王用人與其訓刑之意如是明審可知穆王之爲人不墜文武成康之風烈矣韓退之作徐偃王廟碑乃曰偃王君國子民待四方一出于仁義時穆王無道意不在天下得八龍騎之西宴王母于瑤池忘歸諸侯費于徐庭者三十六國如退之說則夫子所取三篇

五經異書 卷之五

書

可以無傳夫乘八駿觴王母出于列禦寇謂西極之僊人與穆王同游以至于瑤池此特禦寇駕言以神僊人之術大槩詭怪如此後左氏不之答因曰穆王周行天下將皆有車轍馬跡焉妄者又作穆天子傳以廣孟浪之說此退之取以爲據也退之名爲信吾道排異端者也而反溺于異端不已陋乎信一怪誕之說而展夫定書之旨致徐偃之僞名誣周王之大惡退之一

碑之失萬世不能贖也今觀穆王三篇其命君牙爲大司徒則自謂守文武成康之遺緒其心憂危若蹈虎尾涉春冰必賴股肱心膂而爲之輔翼也其命伯冏爲太僕正則自謂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至有僕臣諛厥后自聖之言非惟見任君牙伯冏之得人且知其飭躬畏咎也其命呂刑以侯也則歷告以謹刑罰恤非事雖當耆年而其心未嘗不在民反謂之不在

五經異書 卷之五

書

天下何耶使穆王作三書皆無實之言所任之人亦不當則夫子不取之也今世儒見命伯冏爲太僕正則曰穆王好馬故也讀呂刑穆王享國百年耄荒則曰王老而荒怠好游故也故列子之說傳于左氏以及于韓子信韓子之說必至此也據書曰王享國百年耄言時已老矣而猶荒度作呂刑以誥四方正知王之不忘也荒度之義與荒度土功同若果耄且荒

何暇訓夏
贖刑乎

禹貢地理辯

鄭樵

驗星經攷分野足以知地理乎曰州縣大小沿革不同不足以知地理也探河源窮禹穴足以知地理乎曰疆場廣遠足跡難窮不足以知地理也曰窮山經求海志足以知地理乎曰傳聞之事常多失實不足以知地理也然則地理終不得而知也曰歷代輿圖所及述先儒多論及之皆不足以爲據所可據者禹貢一書耳然禹

書經

卷之五

書本

貢之書實作於虞夏之際而欲盡後世之地理亦難乎參稽矣何者大賢如孟子嘗言地理之誤矣惟禹貢足以明之博洽如史遷嘗言地理之誤矣惟禹貢足以辯之楊雄班固皆相忘於誤者也亦惟證之以禹貢而已况僕而下諸儒之議論乎何以知之孟子曰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是江有通淮之道矣及攷之禹貢則曰沿于江海達于淮泗是江未嘗有達淮之理蓋

吳王夫差掘溝以通于晉而江始有達淮之道

孟子蓋指夫差所掘之溝以爲禹跡也明矣史

遷之作河渠書曰厥爲二渠復禹舊跡是以二

渠出于禹者也及攷之句跡河自龍門至于大

陸皆爲一流至秦河決魏都始有二流予長之

論其誤指秦時所決之渠以爲禹跡也明矣楊

雄生於蜀而作蜀記上記蠶叢魚鳧以爲秦之

前未通中國故李白謂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

五經

卷之五

書本

然邇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烟而不知禹貢梁山之域皆蜀地之山川則雄之言前此未通中國非也班固述河源之經既遠窮蔥嶺蒲類海以爲潛行地中而出爲中國河而不知禹貢止曰渠河至積石唐人劉元鼎使吐蕃乃得其源在國中深境而固之言亦非也吁禹貢一書不過數千言耳古今言地理之抵牾莫不於此取質焉則後之言地理者其可舍之而不

爲依據乎禹貢一書所以不可及者何耶得道之言與才智之言異禹貢之言其深於道乎書出於道非後世地理家比也故州不係於方域而係之山川至後世則有四至八到之說矣山川小者係其大者條而出之至後世則一山勝數州一水而見數郡矣冀州不言四方所距至後世則京兆扶風與郡縣同體矣禹蹟所及東至萊牧西至和夷以至皮弁之服無不爲之

五經

卷之五

十人

金縢非古書論

王 康

予讀書至金縢反覆詳究疑其非古書也使周公而然非周公也金縢曰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墠爲壇于南方北而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夫周公而却二公穆卜以爲未可戚我先王矣陰乃私告三王自以爲功此儼人佞子之所爲也而謂周公然之乎死生有命周公乃欲以身代武王之死使周公而然則爲不知命矣且滋後世割股醺天之俗周公元聖豈其然乎又曰今我卽命于元龜爾其許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夫人子有事于先王而可以珪璧要之乎使周公而然非達道者矣

五經

卷之五

九

又曰公廋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蓋卜冊之書

藏于宗廟啟之則必王與大夫皆弁既曰周公別爲壇墠則不于宗廟之中明矣不于宗廟乃私告也周公人臣也何得以私告之冊而藏于宗廟金縢之匱又私啓之也使周公而然則爲挾冢宰之權而不有其君者也又曰王與大夫書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周公冊書宜不在宗廟金縢之匱卽

五經翼 書 卷之五

幸

在其中武王疾瘳四年而崩周公居東二年而歸凡六年之久周人尚卜惡有朝廷六年無事而不啓金縢之匱至今乃啟之耶卽此五事反覆詳究頗疑是編非古書也舊傳今文古文皆有蔡氏又能曲爲之說釋之加詳矣相傳既久固非迂論之所能奪然于心未始不致疑也故疏于篇以俟知者

論經序

朱熹

今按漢儒以伏生之書爲今文而謂安國之書爲古文以今考之則今文多艱澀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爲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是錯時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恐其未必然也或者以爲記錄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詞易好故訓詁誓命有難易之不同此爲近之然伏生倍文暗誦乃偏得其所難而安國考定

五經翼 書 卷之五

幸

於科斗古書錯亂磨滅之餘反專得其所易則又有不可曉者至於諸序之文或頗與經不合而安國之序又絕不類西京文字亦皆可疑獨諸序之本不先經則賴安國之序而可見故今別定此本一以諸篇本文爲經而復合序篇於後使覽者得見聖經之舊而不亂乎諸儒之說又論其所以不可知者如此使學者姑務沈潛反復乎其易而不必穿鑿傳會於其難者云

皇極辨

朱熹

洛書九數而五居中洪範九疇而皇極居五故自孔子傳訓皇極為大中而諸儒皆祖其說余獨嘗以經之文義語脈求之而有以知其必不然也蓋皇者君之稱也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常在物之中央而四外望之以取正焉者也故以極為在中之準的則可而便訓極為中則不可若北辰之為天極脊棟之為屋極其義皆

五經真書

卷之五

五

然而禮所謂民極詩所謂四方之極者於皇極之義為尤近顧今之說者既誤於此而并失於彼是以其說展轉迷謬而終不能以自明也即如舊說始亦無問其它但即經文而讀皇為大讀極為中則夫所謂惟大作中大則受之為何等語乎今以余說推之則人君以眇然之身履至尊之位四方輻湊面內而環觀之自東而望者不過此而西也自南而望者不過此而北也

此天下之至中也既居天下之至中則必有天

下之純德而後可以立至極之標準故必順五行敬五事以脩其身厚八政協五紀以齊其政然後至極之標準卓然有以立乎天下之至中使夫面內而環觀者莫不於是而取則焉語其仁則極天下之仁而天下之為仁者莫能加也語其孝則極天下之孝而天下之為孝者莫能尚也是則所謂皇極者也由是而權之以三德

五經真書

卷之五

五

審之以卜筮驗其休咎於天考其禍福於人如孳羹領豈有一毛之不順哉此洛書之數所以雖始於一終於九而必以五居其中洪範之疇所以雖本於五行究於福極而必以皇極為之主也若箕子之言有曰皇建其有極云者則以言夫人君以其一身而立至極之標準於天下也其曰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云者則以言夫人君能建其極則為五福之所聚而又有以

使民觀感而化焉則是又能布此福而與其民也其曰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云者則以言夫民視君以爲至極之標準而從其化則是復以此福還錫其君而使之長爲至極之標準也其曰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云者則以言夫民之所以能有是德者皆君之德有以爲至極之標準也其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

五經翼

卷之五

聖

咎皇則受之云者則以言夫君既立極於上而下之從化或有淺深遲速之不同其有謀者有才者有德者人君固當念之而不忘其或未能盡合而未抵乎大戾者亦當受之而不拒也其曰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云者則以言夫人之有能革面從君而以好德自名則雖未必出於中心之實人君亦當因其自名而與之以善則是人者亦得

以君爲極而勉其實也其曰無虐寡獨而良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云者則以言夫君之於民一視同仁凡有才能皆使進善則人材衆多而國賴以興也其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其好于而家時人斯其享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云者則以言夫凡欲正人者必先有以富之然後可以納之於善若不能使之有所賴於其家則此人

五經翼

卷之五

聖

必將陷於不義至其無復更好德之心而後始欲教之以脩身勸之以求福則已無及於事而其起以報汝唯有惡而無善矣蓋人之氣稟或清或濁或純或駁有不可以一律齊者是以聖人所以立極乎上者至嚴至密而所以接引乎下者至廣至寬雖彼之所以化於此者淺深遲速其效或有不同而吾之所以應於彼者長養涵育其心未嘗不一也其曰無偏無陂遵王

之義無有作好惡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
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云者則以
言夫天下之人皆不敢徇其已之私以從乎上
之化而會歸乎至極之標準也蓋偏陂好惡者
已私之生於心者也偏黨反側者已私之見於
事者也王之義王之道王之路之上之化也所謂
皇極者也遵義遵道遵路方會其極也蕩蕩平

五經異書

卷之五

書

平正直則已歸於極矣其曰皇極之教言是彝
是訓于帝其訓云者則以言夫人君以身立極
而布命於下則其所以爲常爲教者皆天之理
而不異乎上帝之降衷也其曰九厥庶民極之
教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云者則以言夫
天下之人於君所命皆能受其教而謹行之則
是能不自絕遠而有以親被其道德之光華也
其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云者則以言

夫人君能立至極之標準所以能作億兆之父
母而爲天下之王也不然則有其位無其德不
足以首出庶物統御人羣而履天下之極尊矣
是書也原於天之所以錫禹雖其茫昧幽眇有
不可得而知者然箕子之所以言之而告武王
者則已備矣顧其詞之宏深典雅若有未易言
者然嘗試虛心平氣而再三反復焉則亦坦然
明白而無一字之可疑但先儒未嘗深求其意

五經異書

卷之五

書

而不察乎人君所以修身立道之本是以誤訓
皇極爲大中又見其詞多爲含洪寬大之言因
復誤認中爲含糊苟且不分善惡之意殊不知
極雖居中而非有取乎中之義且中之爲義又
以其無過不及至精至當而無有毫釐之差亦
非如其所指之云也乃以誤認之中爲誤訓之
極不謹乎至嚴至密之體而務爲至寬至廣之
量其弊將使人君不知修身以立政而墮於漢

元帝之優游唐代宗之姑息卒至於是非顛倒

賢否貿亂而禍敗隨之尚何歛福錫民之可望

哉嗚呼孔氏則誠誤矣然迹其本心亦曰姑以

隨文解義爲口耳佔畢之計而已不知其禍之

至此也而自漢以來迄今千有餘年學士大夫

不爲不衆更歷世變不爲不多幸而遺經尚存

本文可考其出於人心者又不可得而昧也乃

無一人覺其非是而一言以正之者使其患害

五經翼

卷之五

朱熹

朱熹

說于萬世是則豈獨孔氏之罪哉予於是竊有

惑焉作皇極辨

舜典象刑說

朱熹

聖人之心未感於物其體廣大而虛明絕無毫

髮偏倚所謂天下之大本者也及其感於物也

則喜怒哀樂之用各隨所感而應之無一不中

節者所謂天下之達道也蓋自本體而言如鏡

之未有所照則虛而已矣如衡之未有所加則

平而已矣至語其用則以其至虛而好醜無所

遁其形以其至平而輕重不能違其則此所以

五經翼

卷之五

朱熹

致其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雖以天下之大而

舉不出乎吾心造化之中也以此而論則知聖

人之於天下其所以爲慶賞威刑之具者莫不

各有所由而舜典所論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

服以庸典夫制刑明辟之意皆可得而言矣雖

然喜而賞者陽也聖人之所欲也怒而刑者陰

也聖人之所惡也是以聖人之心雖曰至虛至

平無所偏倚而於此二者之間其所以處之者

亦不能無小不同者故其言又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此則聖人之微意也然其行之也雖曰好賞而不敢賞無功之士雖曰惡刑而不敢縱有辜之人而功罪之實苟已曉然而無疑則雖欲輕之重之而不可得是又未嘗不虛不平而大本之立達道之行固自若也故其賞也必察其言審其功而後加以車服之賜其刑也必曰象以典刑者畫象而示民以墨劓剕宮大辟五等肉刑之常法也其曰流宥五刑者放之於遠所以寬夫犯此肉刑而情輕之人也其曰報作官刑朴作教刑者官府學校之刑所以馭夫罪之小而未麗於五刑者也其曰金作贖刑使之入金而免其罪所以贖夫犯此鞭朴之刑而情之又輕者也此五者刑之法也其曰眚災肆赦者言不幸而觸罪者則肆而赦之其曰怙終賊刑者言有恃而不改者則賊而刑之此二者法

五經集

書

卷之五

聖

外之意猶今律令之名例也其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者此則聖人畏刑之心憫夫死者之不可復生刑者之不可復續惟恐察之有不審施之有不當又雖已得其情而猶必矜其不教無知而抵冒至此也嗚呼詳此數言則聖人制刑之意可見而其於輕重淺深出入取舍之際亦已審矣雖其重者或至於誅斬斷割而不少貸然本其所以至此則其所以施於人者亦必當有如是之酷矣是以聖人不忍其被酷者之銜冤負痛而爲是以報之雖若甚慘而語其實則爲適得其宜雖以不忍之心良刑之甚而不得赦也唯其情之輕者聖人於此乃得以施其不忍畏刑之意而有以宥之然亦必投之遠方以禦魍魎蓋以此等所犯非殺傷人則亦或淫或盜其情雖輕而罪實重若使旣免於刑而又得便還鄉里復爲平民則彼之被其害者寡妻

五經集

書

卷之五

聖

孤子將何面目以見之而此幸免之人髮膚肢體了無所傷又將得以遂其前日之惡而不知悔此所以必曰流以宥之而又有五流有宅五宅三居之文也若夫鞭朴之刑則雖刑之至小而其情之輕者亦必許其入金以贖而不忍輒以重刑加之是亦仁矣然而流專以宥肉刑而不下及於鞭朴贖專以待鞭朴而不上及於肉刑則其輕重之間又未嘗不致詳也至於過誤

筆集

卷之五

聖

必赦故犯必誅之法則又權衡乎五者之內欽哉欽哉惟刑之卹之旨則常通貫乎七者之中此聖人制刑明辟之意所以雖或至於殺人而其反覆表裏至精至密之妙一一皆從廣大虛明心中流出而非私智之所爲也而或者之論乃謂上古惟有肉刑舜之爲流爲贖爲鞭爲朴乃不忍民之斬戮而始爲輕刑者則是自堯以上雖犯鞭朴之刑者亦必使從墨劓之坐而舜

之心乃獨不忍於殺傷淫盜之凶賊而反忍於見殺見傷爲所侵犯之良民也聖人之心其不如是之殘賊偏倚而失其正亦已明矣又謂周之穆王五刑皆贖爲能復舜之舊者則固不察乎舜之贖初不上及於五刑又不察乎穆王之法亦必疑而後贖也且以漢宣之世張敞以討羌之役兵食不繼建爲入殺贖罪之法初亦未嘗及乎殺人及盜之品也而蕭望之等猶以爲

筆集

卷之五

聖

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恐開利路以傷治化曾謂三代之隆而以是爲得哉嗚呼世衰學絕士不聞道是以雖有粹美之資而不免一偏之弊其於聖人公平正大之心有所不識而徒知以切焉飾其偏見之私以爲美談若此多矣可勝辨哉若夫穆王之事以予料之殆必由其巡遊無度財匱民勞至其末年無以爲計乃特爲此一切權宜之術以自豈而又託於輕刑之

說以遠達而干譽耳夫子存之蓋以示戒而程
子策試嘗發問焉其意亦可見矣或者又謂四
凶之罪不輕於少正卯舜乃不誅而流之以爲
輕刑之驗殊不知其兇邪黨繇功不就其罪本
不至死三苗拒命雖若可誅而蠻夷之國聖人
本以荒忽不常待之雖有負犯不爲叛臣則姑
寬之遠方亦正得其宜耳非故爲是以輕之也
若少正卯之事則予嘗竊疑之蓋論語所不載
五經翼書 卷之五 聖

子思孟子所不言雖以左氏春秋內外傳之誣
且駁而猶不道也乃獨荀况言之是必齊魯陋
儒憤聖人之失職故爲此說以夸其權耳吾又
安敢輕信其言而遽稽以爲決乎聊并記之以
俟來者

禹貢集解序

喬行簡

今學之不及古若科舉之習害之也明經記誦固
不足以言古然猶近古文詞之習興而義疏之
學泯矣利所不在誰復睥目視之乎同叔家故
貧亦以教舉子爲業乃能取古書天官地志律
曆權度井田兵制分寸零整乘除杪忽之說究
觀篤攷窮日夜不惴無是書則多方從人借之
月累歲積而其學成矣遂取其書事爲之圖條
五經翼書 卷之五 聖

列諸說而斷以己意名曰羣書百攷禹貢說蓋
其一也夫說禹貢者多家三江莫定其名黑水
弗知所入諸若此類甚衆余曩得同叔此書讀
之蓋躍如也然間有疑而未決者方圖與之講
切會而一之而同叔亡矣以同叔之用工如此
其至既勒成一家之言是固不可使之無傳也
百攷文多欲鑲之板未辦姑撫其禹貢說出之
庶幾留意此學將求證於是者有取焉同叔姓

傳名實為傷人也暮晚而徒居與余為同里云

五經翼

卷之五

聖

增修東萊書說序

時 淵

生蒸民而理之皆天也綱三常五以範人事君
師贊焉出為大綱小紀公卿大夫士而等級維
之然後以化以育以立人極天成地平而位三
才時有先後道有升降是以為二帝三王而虞
夏殷周之書作經生襲陋病不能窺也東萊夫
子講道于金華首據是書之蘊門人寶之片言
隻字退而識錄見者恐後亟以板行家藏人誦

五經翼

卷之五

聖

不可禁禦夫子謂偃辭間之繁亂複雜義其隱
乎修而定之瀾執經左右面承修定之旨曰唐
虞三代之氣象不著於吾心何以接典謨訓誥
之精微生乎百世之下陶於風氣之餘而讀是
書無怪乎白頭而如新也周室既東王跡幾熄
流風善政猶有存者於橫流肆行之中有間見
錯出之理辨純于疵識真于異此其門耶仲尼
定書歷代之變具焉由是而入可以觀禹湯文

武之大全矣自堂徂與以造帝者泝而求之于秦誓始至千洛誥而工夫之不繼悲夫書說之行于世終孤衷而羔袖瀾以西邸文學入三山監丞全州鄭公肇之臭味傾蓋謂瀾東萊說經其純不可得而見者莫如書說子為補其餘工瀾謝不敢僭曰子師之書非子誰責且所欲修者門人識錄之陋耳而後師之說朋子何嫌於是記憶舊聞如對夫子伏而讀之清其俚辭芟夷繁亂剪截複雜俾就雅馴至於增意所出毫髮已見固敢參與嗚呼上帝臨女此義可不存耶同焉者曰猶不遘乎異焉者曰安用是或察焉取未修之書合而觀乃免

五經集

書

卷之五

聖人

夏柯山尚書解序

時瀾

有唐虞三代之議論有叔季之議論居叔季之世而求諱乎唐虞三代之書難乎而得其蘊也夫書之為書斷自唐虞迄于秦穆凡堯舜之典謨夏啟湯武之誓命周公成康之訓誥悉備於是讀是書而其可以後世庸見而臆度之哉要必深究詳繹求見乎唐虞三代之用心而後可故讀二典三謨之書當思堯舜授受於上臯夔

五經集

書

卷之五

聖人

稷契接武於下都俞吁咈者何味讀三盤五誥之書當思人君布告於上臣民聽命於下叮嚀委曲通其話言而制其心腹開其利益以柔其不服者何旨讀九命七誓之書當思其命諸侯命大臣者何道誓師旅誓悔悟者何見以是心讀是書則唐虞三代之用心庶乎其有得而唐虞三代之議論可以心通而意解矣柯山夏先生俱少業是經妙年擯其英以掇巍第平居暇

日又研精覃思而爲之釋今觀其議論淵源辭
氣超邁唐虞三代之深意與旨皆有以發其機
而啟其秘於千載之下不謂先生居今之世而
言論風旨藹乎唐虞三代之氣象也嗚呼書說
之行於世自二孔而下無慮數十家而其中顯
著者不過河南程氏眉山蘇氏與夫陳氏少南
林氏少穎張氏子韶而已然程氏溫而邃蘇氏
奇而當陳氏簡而明林氏博而瞻張氏該而華
五經翼 書 卷之五 五

五經翼

書

卷之五

五

書集傳序

蔡 沅

慶元己未冬先生文公令沅作書集傳明年先
生歿又十年始克成編總若千萬言嗚呼書豈
易言哉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皆載此
書而淺見薄識豈足以盡發蘊奧且生於數千
載之下而欲講明於數千載之前亦已難矣然
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
得其心則道與治固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執
五經翼 書 卷之五 五

五經翼

書

卷之五

五

皆近世學者之所酷嗜今先生繼此而釋是書
觀其議論參於前則有光而顧於後則絕配夫
豈苟作云乎哉麻沙劉君智明得其繕本不欲
秘爲己私命工鐫木以與學者共之余既喜柯
山之學有傳於世而嘉劉氏之用心非私生町
畦者之比也求予爲序故書以歸之

分顧其心之存不存如何耳後世人主有志於
二帝三王之治不可不求其道有志於二帝三
王之道不可不求其心求心之要舍是書何以
哉沉自受讀以來沉潛其義參考衆說融會貫
通通敢折衷微辭與旨多述舊聞二典爲謨先
生蓋嘗定正手澤尚新嗚呼惜哉集傳本先生
所命故凡引用師說不復識別四代之書分爲
六卷文以時異治以道同聖人之心見於書猶
五經翼書卷之五
化工之妙著於物非精深不能識也是傳也於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心雖未必能造其微於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書因是訓詁亦可得其
指意之大略矣

尚書序

程 琬

將記言古右史之策也昔管仲有云古之登封
者皆刻石紀號字有彫毀孔子睹而不識至記
其登封之君則以無懷氏爲首然則伏羲以前
固有字畫特未以之教民爾伏羲氏出書契始
作文字浸興是故三皇之書謂之三墳五帝之
書謂之五典墳言大也典言常也周官小史掌
三皇五帝之書楚靈王謂倚相能讀墳典然則
五經翼書卷之五
皇墳帝典固已粲然吾夫子篤生晚周得古書
三千餘篇於是悉力整葺刪除繁冗如班固謂
於古今書外又有周書七十一篇劉向亦云此
周時號令也以至先儒謂許行所指神農之言
與夫陰陽醫方所稱黃帝之說凡若是類悉刪
不錄以定爲百篇蓋助華揖遜而典謨與湯武
準命而誓誥作此蓋世道綱維而吾夫子定書
所執以爲依據者秦法日急仇視聖經孔安國

之祖子襄收其家書藏之屋壁漢至孝文有意復古詔求治尚書者聞濟南有伏生勝故秦時爲博士名不能起亟遣鼂錯受業焉纔得秦書以前二十餘篇爾魯有共王聞遺音於升堂之頃乃盡得科斗書焉科斗蒼頡古文體也周用之至秦更爲八體其一曰隸以科斗之體而定今文之隸於是爲二十九篇然猶未有傳也自安國作訓詁而義以明書旣成會有巫蠱事隋

五經異

卷之五

聖

書發題

黃周

書有古今不勝其多變矣中更殘缺諸儒勦而緝之有上古帝王之書則典謨訓誥誓命之外有三墳等書及劉向所錄周書七十一篇是也有夫子筆定之書則昔之百篇爲科斗文是也自百篇已定之餘旋經秦火復出漢壁而百篇又非夫子之舊矣故有伏生口授之書而鼂錯以意屬讀之者是其一也有孔壁復出之書而

五經異

卷之五

聖

孔安國變科斗爲隸古謂之隸存古是其一也二者所傳或三十三篇或五十八篇則百篇旣損而又損矣然伏生齊人也齊人語異曰相傳授必有遺失自鼂錯已病其不盡知矣幸而繼出於屋壁之藏而漢人已無識科斗書者孔安國始以所聞伏生之書因義考文定其可知者更以竹簡寫之方伏生口授之書已失其本經所聞者旣非真而古文又非漢人之所易曉則

更定之間豈無有差失者乎伏生之授如彼科
斗之傳又如此沿流求源得一書而讀之亦云
動矣奈何巫蠱之禍方興是書之傳天其秘諸
天下來世又安知有張霸偽書乘漏抵欺而得
以惑世乎大抵漢晉儒者猶未見古文若大禹
謨孔壁續書之首篇也地平天成而杜預謂其
逸載見瞽瞍而趙岐謂其逸闕石和鈞載於五
子之歌而韋昭謂其逸惟尹躬豎湯咸有一德

五經異

卷之五

五

見於書而鄭康成謂其逸若是者皆未見孔壁
續出之書也秦誓三篇雖非伏生所傳之舊而
古文猶有存者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甚弘
能道之杜預以爲今秦誓無此語民之所欲天
必從之單襄公能記之韋昭以爲今秦誓無此
語若是者皆未嘗見古文秦誓也賈逵尚書之
疏以火流爲鳥爲周之瑞服虔釋左傳之文以
亂其紀綱爲桀時其僞妄有如此者劉歆作三

統曆引武成而有五日甲子成劉商王受之語

鄭康成注禹貢引胤征而有厥篚玄黃昭我周

王之詞其乖謬有如此者若是者皆未嘗見孔

傳也是則兩漢以來能及見古文者什一以僞

傳僞者是也至晉齊之間是書漸出而舜典猶

失至開皇始大備自漢巫蠱事起至隋開皇二

年凡六百七十餘年向之五十八篇乃始克傳

於世至天寶復廢古文以今文代之而頗改其

五經異

卷之五

五

詞古文跡此遂絕則今之所傳者又復非安國
之全書矣嗟夫安國定古文已非孔壁之全天
寶易今文又非安國之全使千載而下博觀載
籍引經考古孰從而定之哉

尚書名數索至序

方時發

孔壁之書載聖人之心法允執厥中建其有極
曰德曰仁曰敬曰誠先賢之集傳發揮無餘蘊
矣此編題以索至舊出於賢閭纂集獨詳於諸
家如堯典之天文禹貢之地制洪範五行之次
序大誥諸篇之官名凡儀章制度服食器用辯
之必明確乎其證也語之必詳炳乎其文也復
而熟之義理渾然之中條目粲然誠有補於疏

五經異

書

卷之五

王

通知遠之學余自潮歸隱溫理舊書惟此編江
廣罕得其傳由是載加攷訂付之剞劂其貫穿
六經出入諸子苞羅旁魄未易悉通茲滋魯豕
未易悉辨當世有行秘書視其遠闕儻改而正
諸嘉惠後學尤賢於著述也

五經異卷之六

北平孫氏家塾本

書翼

書經輯錄纂注序

吳澄

自樂經亡而經之行於世者惟五詩禮易春秋
雖不無闕誤而不若書經之甚也朱子嘗欲作
書說弗果門人嘗請斷書句亦弗果得非讀之
有所疑而爲之不敢易邪訂定蔡氏書傳僅至

五經異

書

卷之六

二

官若帝之初而止它篇文義雖承師授而周
書洪範以後浸覺疎脫師說甚明而不用者有
焉豈著述未竟而人爲增補與抑艸葉粗成而
未及修改與金縢弗辟鄭非孔是昭昭也既述
於自擇而與朱子詩傳文集不相同然謂鴟鴞
取卵破巢比武庚之敗管蔡及王室則又同於
詩傳而與上文避居東都之說自相反一簡之
內而前後牴牾如此何哉名洛二誥朱子之說

具在而傳不祖襲之故切疑洪範以後殆非蔡氏之手筆也番陽董鼎季亨父治聖人之經學朱子之學詳稽遺語旁采諸家附于蔡氏各條之左名曰輯錄纂注有同有異俱有所裨西伯戡黎其因蓋在黎陽之地而非上黨壺關之黎武王伐商兵渡孟津必過黎陽先戡黎而後至紂都如齊桓伐楚先潰蔡而遂入楚境也輯錄引董銖叔重之問謂吳才老以戡黎爲伐紂時

五經翼

書

卷之六

十一

事名詰三月甲子周公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多士篇卽其命庶殷之書也而舊注云多士作於祀洛次年之三月纂注引陳櫟壽翁之說以此三月詰商士爲周公至洛之年周公居東二說兼存不以蔡之從鄭爲然也略舉一二端則季亨父之有功書經多矣澄於此經亦嘗因先儒所疑而推究其所可知往往不能悉與舊說合觀所輯纂其間乃有與予不異者季亨父

篤行信於鄉里年六十八而終子與卿來游京師出父書以示嘉其窮經有特見而無黨同護闕之蔽於是爲識其卷末

五經翼

書

卷之六

十一

書經纂言序

吳澄

書者史之所紀錄也從事從曰者聿古筆字以筆畫成文字載之簡冊曰書者詰聲伏義始畫八卦黃帝時蒼頡始制文字凡通文字能書者謂之史人君左右有史以書其言動堯舜以前世質事簡莫可考詳孔子斷自堯舜以後史所紀錄定爲虞夏商周四代之書初蓋百篇遭秦焚滅挾書有禁漢興禁猶未除舊學之士皆已

五經纂

書

卷之六

四

老氏文帝時詔求天下能治書者惟有濟南伏生一人年九十餘遺掌故菴錯卽其家傳受僅得二十八篇武帝時河內女子獻僞泰誓一篇得附二十八篇之列元成間東萊張霸作僞舜典等二十四篇其書不行東晉豫章內史梅頤增多伏生書二十五篇又於二十八篇內分出五篇共五十八篇上送於官遂與漢儒歐陽氏大小夏侯氏三家所治伏生之書並唐初尊信

承用命儒臣爲五十八篇作疏因此大顯而三家之書廢今澄所注止以伏生二十八篇之經爲正

五經纂

書

卷之六

五

書敘錄

吳澄

書二十八篇漢伏生所口授者所謂今文書也
伏生故爲秦博士焚書時生壁藏之其後兵起
流亡漢定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八篇
以教授於齊魯之間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
下無有欲召生時年九十餘矣不能行詔太常
遣掌故臧錯往受之生老言不可曉使其女傳
言教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凡十二

五經異書

卷之六

本

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夫此二十八篇伏生口
授而臧錯以意屬讀者也其間闕誤顛倒固多
然不害其爲古書也漢魏數百年間諸儒所治
不過此爾當時以應二十八宿蓋不知二十八
篇之外猶有書也東晉元帝時有豫章內使梅
頤增多伏生書二十五篇稱爲孔氏壁中古文
鄭冲授之蘇愉倫授梁柳柳之內兄皇甫謐從
柳得之以授臧曹曹授梅頤頤遂奉上其書今

攷傳記所引古書在二十五篇之內者鄭玄趙
岐韋昭王肅杜預輩並指爲逸書則是漢魏晉
初諸儒曾未之見也故今特出伏氏二十八篇
如舊以爲漢儒所傳確然可信而晉世晚出之
書別見于後以俟後之君子擇焉

五經異書

卷之六

七

書二十五篇晉梅頤所奏上者所謂古文書也
書有今文古文之異何哉臧錯所受伏生書以
隸寫之隸者當世通行之字也故曰今文魯恭
王壞孔子宅得壁中所藏皆科斗書科斗者倉
頡所製之字也故曰古文然孔壁中真古文書
不傳後有張霸僞作舜典汨作九共九篇大禹
謨益稷五子之歌胤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
訓肆命原命武成旅葵罔命二十四篇目爲古
文書漢藝文志云尚書經二十九篇古經十六
卷二十九篇者卽伏生今文書二十八篇及武
帝時增僞泰誓一篇也古經十六卷者卽張霸

偽古文書二十四篇也漢儒所治不過伏生書
及偽泰誓共二十九篇爾張霸偽古文雖在而
辭義燕鄙不足取重於世以售其欺及梅賾二
十五篇之書出則凡傳記所引書語注家指爲
逸書者收拾無遺既有證驗而其言率依於理
此張霸偽書遠絕矣析伏氏書二十八篇爲三
十三雜以新出之書通爲五十八篇并書序一
篇凡五十九有孔安國傳及序世遂以爲真孔
壁所藏也唐初諸儒從而爲之疏義自是以後
漢世大小夏侯歐陽脩氏所傳尚書止有二十
九篇者廢不復行惟此孔氏傳五十八篇孤行
於世伏氏書既與梅賾所增混淆誰復能辨竊
嘗讀之伏氏書雖難盡通然辭義古奧其爲上
古之書無疑梅賾所增二十五篇體製如出一
手采集補綴雖無一字無所本而平緩卑弱殊
不類先漢以前之文夫千年古書最晚乃出而

五經異書 卷之六

九

字畫略無脫誤文勢略無齟齬不亦大可疑乎
吳氏曰增多之書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
詰曲聱牙夫四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二人之
手而定爲二體其亦難言矣朱子曰書凡易讀
者皆古文豈數百年壁中之物不謬損一字者
又伏生所傳皆難讀如何伏生偏記其所難而
易者全不能記也又曰孔書至東晉方出前此
諸儒皆未見可疑之甚又曰書序伏生時無之
其文甚弱亦不是前漢人文字只似後漢末人
又曰小序決非孔門之舊安國序亦非西漢文
章又曰先漢文字重厚今大序格致極輕又曰
尚書孔安國傳是魏晉間人作託安國爲名耳
又曰孔傳並序皆不類西京文字氣象與孔叢
子同是一手偽書蓋其言多相表裏而訓詁亦
多出於小爾雅也夫以吳氏朱子之所疑者如
此顧澄何敢質斯疑而斷斷然不敢信此二十

五經異書 卷之六

九

五篇之爲古書則是非之心不可得而昧也故
今以此二十五篇自爲卷表以別於伏氏之書
而小序各冠篇首者復合爲一以實其後孔氏
序亦并附焉而因及其所可疑非濫之私言也
聞之先儒云爾

五經真書

卷之六

十

書註解序

陳經

帝王之書帝王之行事也帝王之行事帝王之
心也帝王以是心見諸行事而載之典謨訓誥
誓命夫人能皆知之至於皓首窮年研精極思
卒不能得其要領者往往得裏遺表見其異不
見其同則典謨訓誥誓命之所載者是直典謨
訓誥而已於已奚有哉昔者嘗觀授受之秘危
微精一片辭隻語足以該之至易曉也乃若立

五經真書

卷之六

十一

綱陳紀綏民靖國死生患難之變下而至於軍
旅行陣器械弓矢之微纖悉備具何如是不
憚煩也耶與賢與子各因其時天尊地卑貴賤
位矣革命之際湯武行之當時不疑後世稱聖
於變之民不煩告戒九官分職初無費辭多士
多方乃諄複而不已君陳畢命亦幾數百言安
在其爲同條共貫也苗民之頑若非干羽之所
能格太甲不明若非三篇書之所能變移天雨

反風亦豈啓金縢者之所能感動哉然此舉彼應捷若影響汎觀帝王之行事幾于散漫無所統紀者然旁通曲暢無不各得其宜各止其所此豈無自而然哉道行于天地之間散在萬物萃於人心廣大悉備悠久無疆卓然常存而未始斯須亡也精粗一理古今一時物我一機天人一致得其所謂一則應變酬酢開物成務亦無所而非一之所寓也故凡用心之狹隘者欲五經翼書卷之六十二

以觀此書而此書卒非狹隘也用心於寂滅者欲以觀此書而此書卒非寂滅也是雖諸儒之訓釋盡天下能言之士蓋有彰之愈晦而卽之愈遠矣今日語諸友以讀此書之法當以古人之心求古人之書吾心與是書相契而無間然後知典謨訓誥誓命皆吾胸中之所有亦吾日用之所能行則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雖千百載之遠猶旦暮遇之也諸友其無忽

讀書叢說題詞

許謙

自堯至襄王六十五君堯元年至襄二十八年歷年一千七百三十四而惟十八君之世有書以亡書佚之亦惟沃丁大戊仲丁河亶甲祖乙五君之世有書十篇耳自武二十三君之外其餘豈無出號令紀政事之言蓋皆孔子所芟夷者緯書謂孔子求帝財之書迄於秦穆凡三千二百四十篇雖其言未必實然有書者不止二

五經翼書卷之六

十三

十三君則明矣愚嘗謂聖人欲納天下于善無他道焉惟示之觀戒而已故孔子于春秋嚴其褒貶之辭使人知所懲于善獨存其善使人知所法是故春秋之貶辭多而褒甚寡書則全去其不善獨存其善也雖桀紂管蔡之事猶存于篇蓋有聖人誅鉏其暴虐消弭其禍亂獨取乎湯武周公之作爲非欲徒紀其不善也至於羿浞之惡夏幽厲之滅周畧不及之觀此則聖人

讀書叢說序

俞 實

私以求聖人之意求之愈深而失之愈遠言之愈廣而襲之愈晦此世士之爲經者之所同病也先生不幸無位退而求之於經不爲新奇不求近名卒以救往說之偏得聖人之意而會夫大中之歸既沒而其言立其施於人者博矣宜其爲士所宗爲時所尚考行易名而令聞長世也先生金華人其諱字世系言行本末具今翰

五經翼

書

卷之六

十四

林直學士烏陽黃公潛所爲墓志序銘茲不述

書集傳序

陳 櫟

書載帝王之治而治本於道道本於心道安在曰在中心安在曰在敬揖讓放伐制度詳畧等事雖不同而同於中欽恭寅祗愼畏等字雖不同而同於敬求道於心之敬求治於道之中詳說入約書之大旨不外是矣況諸經全體上下千數百年之治迹二帝三王之淵懿皆在於書稽古者舍是經奚先哉孔子所定半已遺遺厥

五經翼

書

卷之六

一五

今所存出漢儒口授孔宅壁藏錯簡斷編當闕疑者何恨自有註解以來三四百家朱子晚年始命門人集傳之惜所訂正三篇而止聖朝科舉興行諸經四書一是以朱子爲宗書宗蔡傳固亦宜然櫟不揆晚學三十年前時科舉未興嘗編書解折衷將以羽翼蔡傳亡友胡庭芳見而許可之又勉以卽蔡傳而纂疏之遂加博采精究方克成編今謀板行幸遇古邢張子禹命

工刊刻以與四方學者共之

五經翼

書

卷之六

六

尚書表註序

金履祥

書者二帝三王聖賢君臣之心所以運量警省
經綸通變敷政施命之文也君子於此考述以
觀其用晉言以求其心以誠諸身以措諸其事
大之用天下國家小之爲天下國家用顧不幸
不得見帝王之全書幸而僅存者又不幸有差
誤異同附會破碎之失考論不精則失其事迹
之實字辭不辨則失其所以言之意此書所以

五經翼

書

卷之六

十七

未易讀也蓋自周衰而帝王之典籍不存學校
之教習俱廢夫子觀周歷聘諸國歸而定書焉
以詒後世不幸而燼於秦灰於楚鉗於斯何偶
語挾書之律久之而伏生之耄言僅傳孔氏之
壁藏復露伏生者漢謂今文孔壁者漢謂古文
顧伏生齊語易訛而安國討論未盡夫壁中不
惟有古文諸篇計必兼有今文諸篇安國雖以
伏生之書考古文不能復以古文之書訂今文

是以古文多平易今文多艱澁今文雖立學官而大小夏侯歐陽文各不同不幸古文竟漢世不列學官後漢劉陶獨推今文三家與古文異同定正文字七百餘事號曰中文尚書不幸而不傳於世至東晉而古文孔傳始出至蕭齊始備至蕭梁始行北方至唐貞觀悉屏諸家獨立孔傳且命孔穎達諸儒爲之疏夫古文比今文固多且正但其出最後經師私相傳授最久其

五經翼

書

卷之六

六

間豈無傳述附會所以大序文體不類西京而謂出安國小序事意多謬經文而上誣孔子前漢傳授師說不爲訓解後漢始爲訓解而謂訓傳盡出安國之手唐儒曲暢注說無所辨正至開元間則一用今世文字改易古文至後唐長興間則命國子監板行五經而孟蜀又勒諸石後之學者守漢儒之專門開元之俗字長興之板本果以爲帝王一字不可刊之典乎幸而天

開斯文周程張朱子相望繼作雖訓傳未備而義理大明聖賢之心傳可窺帝王之作用易見朱子傳註諸經略備獨書未及嘗別出小序辨正疑誤指其領要以授蔡氏而爲集傳諸說至此有所折衷矣但書成於朱子既沒之後門人語錄未萃之前爾履祥緇閔諸家之說章解句釋蓋亦有年一日擺脫衆說獨抱遺經復讀詁味則見其節大明整脈絡貫通中間枝葉與夫

五經翼

書

卷之六

十九

譌謬一一易見因推本父師之意正句畫段提其章指與夫義理之微事爲之槩考證字文之誤表諸四關之外以授子姓間以視朋從之士雖爲疎畧然苟得其綱要無所疑礙則其精詳之緼固在夫自得之者如何耳好古博雅之君子若或見之赦其僭補其缺辯其疑則亦此書之幸也所願竊有請焉

帝命禹敘洪範九疇

金履祥

履祥按洛出書而禹則之敘爲九疇疇之取義有三焉一曰金義子王子齊魯曰洛書河圖相表

裏故一六二七三八四九皆金位於是九疇之義相比而應一與六相並也係五行於一而係三德於六以天賦之氣有生克清濁之殊則人屬於質有剛柔善惡之異也二與七相並也係五事於二而係稽疑於七見於事者有得有失

五經翼

卷之六

二十

則驗于占者有吉有凶也四與九相並也係五紀於四而福極於九運於天者有經緯離合之不齊則賦於人者有五福六極之或異也三與八相並也係八政於三庶證於人施於政者有善有惡則感於天者有變有常也二曰對義子王子曰一與九相對也係五行於一福極於九天之所賦有善惡厚薄則人之所稟有五福六極也二與六相對也係五事於二三德於六人

身皆有當然之則本然之性也剛柔善惡之不

同則氣質之性也四與八相對也係五紀於四庶證於八五紀者天道之常經庶證者天道之變化也三與七相對也係八政於三稽疑於七政有得有失則稽有吉有凶也箕子所陳五事庶證相爲感應則二與八又相對取義也四六亦然箕子蓋舉一隅以見義也今三縱而一衡而取義亦燦然矣三曰次第夫洛書之數連比

五經翼

卷之六

十一

對待縱橫錯綜然而履一則本之所以始戴九則表之所以終中五則上下左右錯綜回環而樞紐幹運於中也是亦自然之序故聖人亦因而次第之係五行於一以見化生人物之始也五行化生萬物人得其秀最靈而五行之在人者爲五事故五事次之於二焉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物出矣而所以治之者其政有八故八政次之於三焉人事既繁庶政具舉因時作事

則有天時之紀焉故五紀次之於四五行五事
八政五紀天人之事備矣聖人成位乎其中立
人極焉故皇極次之於五皇極者固所以順五
行敬五事出八政贊五紀者以一人立極爲天
下之標準其所以化民成俗因其氣質而治教
之者則有三德焉故三德次之於六以一人而
天下之標準攸係至不輕也其中否吉凶小則
質之神明故稽疑次之於七大則驗之於天地
道經集 卷之六 十三

而五氣四時之運其休其咎有不可掩者矣故
庶證次之於八抑是理也君子修之吉小人悖
之凶五福六極各以類應聖人又卽以勸懲斯
世焉蓋體天治人之用盡矣故次之於九終焉
箕子陳洪範獨以次言之蓋獨陳其辭不可以
無敘也至於五事敬又哲謀聖而驗諸庶證則
於對義固舉一隅矣或曰河圖之位圓圓者天
也洛書之位方方者地也自一而次數之勾連

錯綜以至于九勾連錯綜者地道之所以固也
洛書之數其用深廣聖人敘疇於此未始數數
言也然後世或以推災異或以擬易占八陣太
乙通甲下至陰陽家者流以推八卦九宮八門
黑白向背吉凶亦各得其末流之一節抑天地
自然之數周乎萬物固有所不能外也

皇極說

王栢

居五中者統體一太極也八位皆有五數者物
物各具一大極也五行五事五紀之五此顯然
可見者也八政之有五何也食貨祀賓師五政
而已三司者所以統五政故曰八耳三德之有
五何也一正直二剛克三柔克也七之五用卜
是也八之五時九之五福是八位之中五無不
在五行雖五大分則二實陰陽之所互生也天
五緯翼書卷之六
生木本乎陽位于北陰也地生火本乎陰位于
南陽也木爲水之穉陽而實生火金爲火之穉
陰而實生水土則貫四行而無不資焉五事雖
五總之以貌惟一二始生之數陰陽互宅蓋陽
中有陰陰中有陽三數雖曰八政而實統乎三
食貨司空之職也祀賓司徒之職也師則司寇
之職也八出乎三此八政之所以次三也五紀
雖五而歲月日星辰實總乎曆數星辰雖可析

爲二合而言之星之辰也實爲一紀此五紀之
所以次四也卜筮雖一而體則七庶徵雖五而
體則八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曰休曰
咎也一二始生之數陰陽互寒九六老數則互
變六老陰也退而變陽故有三德九老陽也退
而變陰故有六極此則隱而難知者也大抵九
時以奇數爲主故十不見以對待而全洛書終
不出河圖範圍之外者也奇主中而位四正偶
五經翼書卷之六
退而居四隅一二三四河圖之生數也此皇極
之所以立蓋有此四者方可以建極也六七八
九河圖之成數也此皇極之所由行蓋此四者
皆是皇極中生也惟皇之極有建不建焉故四
成數各有兩端三德之有剏柔卜筮之有從逆
八之有休咎九之有福極是也人君治天下之
道固已備於此矣武王之訪箕子之陳立典危
微精一之傳相爲終始於一書之中其條理續

密不可易也此所以謂之大法與故朱子曰此
是人君爲治之心法皇極之興義朱子言之詳
矣其餘所未言者敢與同志共講之

尚書集解序

林之奇

理義者人心之所同然也聖人之於經所以闡
百聖而不惑蔽天地而無恥者蓋出於人心之
所同然而已苟不出於人心之所同然則異論
曲說非吾聖人之所謂道也孔子曰君子之於
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於比竊謂學者之
於經苟不知義之與比先立適莫於胸中或以
甲之說爲可從以乙之說爲不可從或以乙之

說爲可從以甲之說爲不可從如此則私議遽
起好惡聞然將不勝其惑矣安能合人心之所
同然哉苟欲合人心之所同然以義爲主無適
無莫平心定氣博採諸儒之說而去取之苟合
於義雖近世學者之說亦在所取苟不合於義
雖先儒之說亦所不取如此則將卓然不牽於
好惡而聖人之經旨將煥然而明矣書孔子所
定凡百篇孔子之前書之多寡不可得而見書

緯云孔子得黃帝玄孫帝魁凡三千二百四十篇爲尚書斷近取遠定其可爲世法者百二十篇爲簡書此說不然古書簡質必不如是之多也班孟堅藝文志於古今書外又有周書七十一篇劉向云周時號令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於周時所刪去者纔七十一篇自周以前疑愈少矣謂有三千餘篇非也孔子百篇遭秦火未存至漢時伏生口授得二十八篇後又得僞秦

五經集

書

卷之六

廿六

誓一篇爲二十九篇孔壁之書既出孔安國定其可數者二十五篇又別出舜典益稷盤庚康王之誥共爲五十八篇其文以隸書存古文故謂之古文尚書此書之成遭巫蠱而不出漢儒聞孔子之書有五十八篇遂以張霸之徒造僞書二十四篇爲古文尚書而漢儒者之所傳大抵霸僞本也其實未嘗見真古文尚書也故杜預注左氏傳韋昭注國語趙岐注孟子凡所舉

書出於二十五篇之中皆指爲逸書其實未嘗逸也劉歆當西漢之末欲立古文書學官移書貴諸博士甚力然歆之所見皆霸僞本亦非真古文書也以至賈馬鄭服之輩亦皆不見古文書至於晉齊之間然後其書漸出及開皇二年求遺書得舜典然後其書大備嗚呼聖人之經可謂多厄矣遭秦火失其半其半存者又隱而不出自漢武帝巫蠱事起至隋開皇二年凡六

五經集

書

卷之六

廿九

百七十餘年然後五十八篇得傳於學者而大備是可嘆也孔氏書始出皆用隸書至唐天寶間詔衛衡改古文從今文書今之所傳乃唐天寶所定之本也此蓋書之始末也學必欲知書之本末者蓋有伏生之書有孔壁續出之書夫五十八篇皆帝王所定之書有坦然明白而易曉者有艱深聳牙而難曉者如湯誓湯誥均成湯時誥令如說命高宗彤日均高宗時語言如

蔡仲之命微子之命康誥皆周公誥命然衆易

顯晦迥然不同者蓋有伏生之書有孔壁續出

之書其文易曉不煩訓詁可通者如大禹謨胤

征五子之歌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三篇咸

有一德說命三篇泰誓三篇武成旅葵微子之

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冏命此二十

五篇皆孔壁續出其文易曉餘乃伏生之書多

艱深聲牙不可易通伏生之書所以艱聲不可

五經集

卷之六

手

通者伏生齊人也齊人之語多艱深難曉如公

羊亦齊人也故傳春秋語亦艱深如昉於此中

登來來也何休注曰齊人語以是知齊人語多

難曉者伏生編此書往往雜齊人語於其中故

有難曉者衛宏序古文尚書言伏生老不能正

言使其女傳言教鼂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鼂

錯所不知者二三僅以其意屬讀而已觀此可

見以是知凡書之所難曉者未必帝王之書本

如是傳者用之矣

尚書通解序

黃鎮成

書載二帝三王之政政者心與事之所形也是

故道德仁聖統乎心制作名物達於事內外之

道合而帝王之政備矣然統乎心者先後古今

昭合無二達於事者儀章器物因革無存故求

帝王之心易而考帝王之事難矧後儒稽古不

以月爲據而秦人滅學周典亦多殘缺廼欲

以不完之文以徵隆古之舊斯益難矣然昔者

五經集

卷之六

主

紫陽夫子之教必語學者以有業次如所謂堯

舜典曆象日月星辰律度量衡五禮五樂禹貢

山川洪範九疇之類須一一理會令透蓋讀書

窮理卽器會道乃學者之當務也余方授兄輩

以書間或有問不容立答則取闕涉考究者會

萃抄撮或不可言曉者規畫爲圖以示之至衆

家之說有所不通則問述臆見以附于下如舊

圖舊說已備者不復贅出其有未盡則隨條辨

析焉歲月積累寢成卷帙兒輩乃請次其類末
以便考尋名曰尚書通考竊謂學有本末道無
精粗禮樂官名聖人猶問則讀是經者安得不
求其故哉方將就正於博洽君子然後退授於
家俾爲格致之助亦庶乎紫陽夫子之教云耳

五經翼

書

卷之六

三

書傳會選序

劉三吾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當大德聖人在
天子位之日舉議禮制度考文之典謂六經莫
古於書帝王治天下之大法莫備於書今所存
者僅五十八篇諸儒訓註又各異同至宋九峰
蔡氏本其師朱子之命作爲集傳發明殆盡矣
然其書成於朱子既歿之後有不能無可議者
如堯典天與日月皆左旋洪範相協厥居爲天
五經翼 書 卷之六 三

之陰陽下民有未當者宜考正其說開示方來
臣三吾備員翰林屢嘗以其說上聞允請乃召
天下儒士倣石渠虎觀故事與臣等同校定之
凡蔡氏之得者存之失者正之旁采諸家之說
足其所未備書成賜名曰書傳會選今所引用
先儒姓氏定爲凡例列之于後云

書論

章 懋

聖人之經將以垂訓天下後世也經而不訓何以經爲是故其道易行其事易爲依乎中庸不貴苟難使天下後世之人無智愚賢不肖皆可得而學焉者也書之爲經帝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具焉吾意夫子所錄必期之爲法於天下傳於後世者也然有不能無疑者君臣父子定位爲不易之常也君令臣從父傳子繼道之經五經翼書卷之六 孟

也舜禹受終受命之禮具於典謨湯武鳴條牧野之事商周之書詳焉若此者非常不經果可以爲訓乎曰聖人之經烏有不可訓者特在乎學者察而識之爾天下之事有常有變而處事之術有經有權堯舜朱均之父子湯武辛癸之君臣變也非常也未易以經言也自堯舜視之則全父子之恩者吾之私而爲天下得人者公也吾不可以私而害公自湯武視之則守君臣

之分者吾之私而爲天下去暴者公也吾不可以私而廢公於是不得已而禪授焉放伐焉者權也權雖非常行固不可以爲訓然使天下後世知夫不幸而遭人倫之變者有權以處之而不至於窮是獨不可以訓耶曰使人人而權焉則燕噲可堯舜莽不可舜禹而勝廣項籍之徒皆湯武矣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未必非帝王之書也聖經垂訓果若是乎曰經之所錄蓋五經翼書卷之六 孟

亦著夫聖人處變之道而垂訓之意微寓乎其間爾非曰人人而可權也桐宮之事孟子以爲有伊尹之志則可而致辟管叔雖周公亦不能無過故必有舜禹之德而天之曆數在焉然後足以當堯舜之讓苟惡不幸癸心非湯武而欲援鳴條牧野以實口則是天下之罪人也而可乎故曰權非聖人不能用也曰權非聖人用之而衆人不得用焉則是堯舜湯武之事不可法

夫子雖著於經亦虛文爾其所以爲訓安在曰
惡是何言也堯舜之事不可以訓人之父而可
以訓其子湯武之亨不可以訓人之臣而可以
訓其君爲子者曰吾不可以朱均吾而朱均則
父必堯舜矣爲君者曰吾不可以辛癸吾而辛
癸則臣其湯武乎於是莫不懼焉以自脩處仁
盡義皆爲君子之歸而君君臣臣父父子相
安於太古無事之天此獨非聖經之訓耶彼以
五經翼書卷之六
爲帝王之事非中庸之道不可以訓者非知書
者也

洪範圖解序

韓邦奇

昔者上天式敎出書於洛大禹因書以第疇箕
子因疇以衍義九以綱之五十以紀之治天下
之大經大法燦然明備古今所謂洪範者也有
宋蔡九峰氏因律呂之變悟洛書之旨乃推數
而贊之辭由占以致其用泄大禹之神藏發箕
子之妙用而範之爲範總於稽疑矣大哉範乎
上配周易洪纖脗合無毫髮爽其爲占也著皆

五經翼書

卷之六

七

五十用皆四十有九洛書體方而用圓圓者用
三故揲以三河圖體圓而用方方者用四故揲
以四奇以三乘三三爲九九九八十一而六千
五百六十一之數具矣偶以四乘二四爲八八
八六十四而四千九十六之數具矣至於分卦
揲歸終始皆同自然配合若天地陰陽不可少
其一雖康節之經世亦別爲機軸太玄潛虛之
屬安能涉其波流乎夫義文之學見於易禹箕

之學見於範孔子作十翼而易以傳箕子既沒
不得而傳焉九峰生於二千餘年之後始紹其
絕理由心得業不師傳其功懋矣當宋時五星
聚奎實範成之兆其他諸儒明道立德註釋經
書固漢唐以來儒者之常不得與於斯也數辭
未備而蔡子卒乃又絕矣鰲峰氏補其缺辭而
釋之其義復明然基有陰陽著惟奇偶而考
占未備焉至於今其殆將又絕矣乎洪範傳曰

五經翼

卷之六

五

尚書敘錄
歸有光
某少讀尚書卽疑今文古文之說後見吳文正
公敘錄忻然以爲有當於心揭曼石稱其綱明
目張如禹之治水信矣自是數訪其書未得也
已亥之歲讀書於鄧尉山中頗得深究書之文
義益信吳公所著爲不刊之典因念聖人之書
存者年代久遠多爲諸儒所亂其可賴以別其
真偽惟其文辭格制之不同後之人雖悉力模
擬終無以得其萬一之似學者由其辭可以達
於聖人而不惑於異說今伏生書與孔壁藝文
有尚書二十九篇古經十六卷古經漢世之僞
書別於經不以相混蓋當時儒者之慎重如此
而唐之諸臣不能深考猥以晚晉雜亂之書定
爲義疏而漢魏專門之學遂以廢絕夫書之厄
已至矣伏生掇拾於流亡之餘以篤老之年歷
垂垂如綫之緒于其女子之口千萬世之下因

五經翼

卷之六

五

是可以稍見唐虞三代之遺而可不知所愛惜哉朱子蓋有所不安而未及定正吳公實有以成之而今列于學官者既有著令薦紳先生莫知廣石渠白虎之異義學者蹈常習故漫不復有所尋省以數百年雜亂之書表章於一代大儒之手而世亦莫能以尊信之可歎也已余未見吳公書乃依埒其意釐爲今文如左而存其敘錄於前以俟他日得公書祭攷焉

五經翼

書

卷之六

甲

尚書日記序

李維楨

六經樂久亡行于世者惟五易詩禮春秋不無缺誤而書爲甚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取武成爲證孔子所定百篇大半遭秦火伏生口授二十八篇後得秦晉一篇爲二十九篇孔壁書出孔安國定爲二十五篇別出舜典益稷謨盤庚康王之誥共爲五十八篇其文以隸古寫定謂之古文尚書坐巫蠱事不行而張霸之徒造

五經翼

書

卷之六

甲

偽書二十四篇兩漢儒者未見真古文故杜預注左氏傳韋昭注國語趙岐注孟子凡引書出二十五篇皆指爲逸書也劉歆欲立古文尚書學官移書責諸博士然自歆以及賈馬鄭服犖亦不見古文至晉齊間漸出而隋開皇求遺書得舜典書始大備唐天寶間衛恒改古文從今文今之所傳天寶定本也孔壁書明白易曉伏生書艱深難解則以齊人方言故衛宏云伏生

老不能正言使女傳教電錯齊語多與潁川異
錯所不知以其意屬讀而已朱子嘗欲作書說
而不果門人嘗請斷書句亦不果得非讀之有
所疑而爲之不敢易耶蓋昔之書有古文今文
而今之解書者又有古義時義明高皇帝嘗御
注洪範命學士劉三吾等爲書傳會選其後有
直指輯註會通纂義疏意書釋數十家是爲古
義而經生科舉之文不盡用自書經大全布在

五經翼

書

卷之六

聖三

學宮獨重蔡氏注經生習之以爲應試文其至
蔡氏而爲之說者坊肆所盛行亦數家皆便科
舉之文是爲時義惟金壇王中丞公日記哀錄
百家訓故於經旨多所發明而亦可用於科舉
之文其中若精一協一建中建極禹箕演疇之
法湯尹談理之宗旨誥周官之義微箕抱器受
封周公居東致辟之辨本原學術窮究性命胎
揭倫常破除誣罔有功於經不小公從子郡伯

示予俾予爲序予爲吉士時曾受此經粗知句
讀而已今忽忽不省記大兒營易受書嘖嘖無
所知此得公撰著贍若發蒙何能贊一辭竊聞
近代儒臣以古文大抵依約諸經論孟中語併
襲其字句而緣飾之而以胤征虺誥湯誥伊訓
太甲咸有一德諸篇文多淺陋必非商周作武
曰班氏志藝文有尚書二十九篇古經十六卷
古經則漢世僞書不相混如此唐人以晚晉雜

五經翼

書

卷之六

聖三

亂書定爲義疏而漢魏專門之學廢又有言秦
始皇二十八年遣徐福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
求仙多載圖書至海島中得平原大澤止王不
歸三十四年始焚書故司馬溫公詩云徐福行
時書未焚遺書百篇今尚存倭爲徐福遺種乞
乘欸貢之後遣使求遺書蓋漢武時已有樸學
之刺況於後人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余僉楚
所駭聽竊謂此經聖作明述閱千百年不容吳

盟家諸說經者如王公故不易得學人能雅言是足矣

附王中丞樵云義理蔡傳發明已盡今欲學者認歸切已可用故多引之使近不欲推之使遠昔漢武帝以尚書爲樸學弗好司馬遷敘七國楚漢事使人如見而五帝三代本紀殊不逮諸篇蓋遷有史材無經學其作此諸紀也據經入史故辭多拙經外旁綴雜聞故

五經翼

書

卷之六

聖

事多陋故嘗謂能以今事通古事斯爲明經能以古事敘今事斯爲良史尚書經中之史也武帝不知通古事于今事故以爲樸學本紀史中之經也司馬子長但以史材作之故不足以通古予何足以知前人短長但以家世業是經時爲子弟說之亦欲使人如見庶有所入不爲空言故本其記錄之意如此云

進洪範明義序

黃幼玄

臣觀五帝三皇之道備在易象自易象而外惟有洪範一書爲堯舜所授於禹湯周公所得於箕子者易於明夷之卦推崇箕子明義文之道在箕子非它作者之所敢望也漢興伏氏投氏不真厥後諸儒皆因伏氏以證古簡是以說外相沿失其倫脊五十九篇之中時有依託先後間出然皆史家述記之言雖巔末稍殊無傷大

五經翼

書

卷之六

聖五

義如武成雖誥先儒之所正定後人不以爲非獨洪範一書以理義古典條貫錯綜沿二千年未之有改使禹箕之結撰與史記同觀神聖之微言爲耄口所亂良可惜也臣攷篇中有錯簡者三訛字者三錯簡如五紀三德數言錯而在後威福建極敷言錯而在前諺字如晨爲農式爲戒極爲極之類皆伏氏之所不稽鄭孔所未說宋元諸儒稍發其端明興諸賢未竟厥緒臣

下愚迂昧繹思此義近二十年幸逢聖主留神
 經籍奉旨纂輯乃復不揣爲明義四卷其上卷
 皆言天人文感召性命相符及好德用人之方下
 卷皆言陰陽和協彝倫條貫旁及陰陽曆數之
 務初終兩卷乃正定篇章分別倫序以及聖神
 授受之統凡八萬七千六百餘言臣下愚迂昧
 私意以爲古今典籍自易象春秋而外所可敦
 崇紬繹未有過於斯書者也

五經翼

書

卷之六

聖大

五經翼

北平孫承澤遯軒

同里王崇簡

訂正

禹航嚴 沆

第七卷

詩翼

毛詩大序

卜商

詩小序

毛萇

五經翼

詩

卷七目次

一

詩譜序

鄭玄

毛詩正義序

孔穎達

第八卷

詩翼

詩圖總序

歐陽脩

詩譜序

詩譜補亡序

詩解統序

王國風解

定風雅頌解

時世論

本末論

序問

四家詩

二南辯

國風辯

五經翼

詩

卷八目次

二

風有正變辯

雅非有正變辯

幽風辯

風雅頌辯

刪詩辯

第九卷

詩翼

詩論

蘇軾

小雅周之衰論

詩說

風雅頌之體不同

風雅正變

論詩序

毛詩集傳序

呂氏讀詩紀序

讀呂氏詩紀桑中高

五經翼

詩

卷九目次

三

詩序辯

毛詩本義序

嚴氏詩緝序

詩地理考序

詩考

論古有二南而無國風之名

辨詩小序出於衛宏

第十卷

徐釁

章俊卿

朱熹

張燿

林希逸

程大昌

詩翼

詩集傳名物鈔序

吳師道

辨詩序不可廢

馬端臨

詩傳疏義序

朱公遷

韓詩外傳序

錢性善

詩敘錄

吳澄

詩補傳序

逸齋

失名

咸興詩通序

胡炳文

五經翼

詩卷十日次

四

詩童子問

胡一中

辨說詩之失

黃澤

詩傳旁通序

翟思中

詩辯

王直

詩論

章懋

讀毛詩

黃仲昭

大雅小雅

楊慎

毛詩鳥獸草木疏序

曹學佺

終

五經翼卷之七

北平孫氏家塾本

詩翼

毛詩大序

卜商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

五經翼

詩卷之七

一

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多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跡傷人

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風其上達於
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
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
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
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
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
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
四始詩之至也

五經集詩卷之七

洪客齋云

附子夏詩序後

洪客齋隨筆曰孔子弟子惟子夏于諸經獨有
書雖傳記雜言未可盡信然要歸與他人不同
矣于易則有傳于詩則有序而毛詩之學一云
子夏授高行子四傳而至小毛公一云子夏傳
曾申五傳而至大毛公于禮則有儀禮喪服一
篇馬融王肅諸儒多爲之訓說于春秋所云不
能贊一辭蓋亦嘗從事于斯矣公羊高實受之
子子夏穀梁赤者風俗通亦云子夏門人于論
語則鄭康成以爲仲弓子夏等所撰定也後漢
徐防上疏曰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
于子夏斯其證云

五經集詩卷之七

三

詩小序

毛 義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
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
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
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
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
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
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矜

五經異詩

卷之七

四

寃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葛
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
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
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卷耳后妃之志也
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
進賢之志而無險謗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
憂勤也樛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妬
之心焉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妬

五經異詩

卷之七

五

思則子孫衆多也桃夭后妃之所致也不如忌
則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國無餓民也兔置后妃
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
采芣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漢廣
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
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汝墳道化行
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君子
猶勉之以正也麟之趾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
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
麟趾之時也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
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鵲鳩乃可
以配焉采芣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
則不失職矣艸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采蘋
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
共祭祀矣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
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強

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羔羊鵲巢之功致也
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
羔羊也殷其雷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
政不遑寧處其室家能閑其勤勞勸以義也標
有梅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
得以及時也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妬忌之行
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
矣江有汜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
五經集詩卷之七
之時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其媵備數遇勞而無
怨嫡亦自悔也野有死麕惡無禮也天下大亂
強暴相陵遂成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
惡無禮也何彼穠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
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
道以成肅雝之德也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
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
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

栢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
人在側綠衣衛莊姜傷已也妾上僭夫人失位
而作是詩也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日月衛莊
姜傷已也遭州吁之難傷已不見答於先君以
至困窮之詩也終風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
暴見侮慢而不能正也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
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
其勇而無禮也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
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
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雅雄雉刺衛宣
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
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有苦葉刺衛宣公
也公與夫人並爲淫亂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
人化其上淫於新婚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
俗傷敗焉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施
丘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

能修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簡
今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皆可以承
事王者也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
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北門刺士
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北風刺虐
也衛國並爲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而去
焉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新臺刺衛
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於河上而要之國人

五經異詩 卷之七

八

惡之而作是詩也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
之二子爭相爲歿國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相
舟其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歿其妻守義父
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牆
有茨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
之而不可道也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夫人淫
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
與君子偕老也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

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或
散民流而不可止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衛人
以爲宣姜鴉鵲之不若也定之方中美衛文公
也衛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攘
夷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
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國家殷富焉蝦蟆止奔
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
也相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

五經異詩 卷之七

九

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于旄美好善也衛文
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載馳許穆
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
公爲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處漕邑許穆夫人
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
義不得故賦是詩也淇澳美武公之德也有文
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
而作是詩也考槃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

使賢者退而窮處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於嬖
妾使嬖上僭莊姜賢而不答終以無子國人閔
而憂之氓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
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武
乃困而自悔喪其妃耦故序其事以風焉美反
正刺淫佚也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
答思而能以禮者也芄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
大夫刺之河廣宋襄公母歸於衛思而不止故
五經詩卷之七
十
作是詩也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爲王前驅
過時而不反焉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
其妃耦焉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
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木瓜美齊桓公
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齊桓公救而封
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
是詩也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
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

不忍去而作是詩也君子行役刺平王也君子
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以風焉君子陽陽
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爲祿仕全身遠害而巳
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
周人怨思焉中谷有摧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
凶年饑饉室家相棄爾兔爰閔周也桓王失信
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
焉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
五經詩卷之七
十一
采芣懼讒也大車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
淫奔故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
丘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
之而作是詩也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爲周司
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
善之功焉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
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
忍以致大亂焉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畿

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說而歸之大叔于田刺
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清人刺
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
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竟陳其師族朔
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
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
師之本故作是詩也羔裘刺朝也言古之君子
以風其朝焉遵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

五經集傳

詩卷之七

十一

去之國人思望焉女曰鷄鳴刺不說德也陳古
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有女同車刺忽也
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太子忽嘗有功于齊齊
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至
於見逐故國人刺之山有扶蘇刺忽也所美非
美然韓兮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狡童
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寒裳思
見正也在童恣行國人歸罪國之正已也幸刺

亂也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
隨東門之墀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
也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
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焉揚之水
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滅亡
而作是詩也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互爭兵革
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焉野有蔓草
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寤於兵革男女失

五經集傳

詩卷之七

十二

時思不期而會焉溱洧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
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焉鷄鳴思賢妃也哀
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
道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
化之遂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
之好焉著刺時也時不親迎也東方之日刺衰
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東方未
明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

不能掌其職焉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盧令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敎荀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爲二國患焉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與

五經翼

詩

卷之七

十四

而數侵削役乎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十畝之間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修其政貪而與人若大鼠也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山有樛刺

五經翼

詩

卷之七

十五

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猗嗟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爲齊侯之子焉葛屨刺褊也魏地陘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汾沮洳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固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

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爲沃所并
爾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鵠
羽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
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無衣美晉武公也
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爲之請命乎天子之使
而作是詩也有杕之杜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
衆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輔焉葛生刺晉獻公
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采芣刺晉獻公也獻

五經集詩

卷之七

十六

公好聽讒焉車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
禮樂侍御之好焉駟騶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
之事囿之樂焉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
討西戎西戎方彊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
甲婦人能閑其君子焉蕞葭刺襄公也未能用
周禮將無以圖其國焉終南戒襄公也能取周
地始爲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以戒
勸之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

作是詩也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
賢臣焉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
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
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
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爲太子贈送文公于
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
其卽位思而作是詩也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
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宛丘刺幽公也

五經集詩

卷之七

十七

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東門之枌疾亂也幽公
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亟會於道
歌舞於市井爾衡門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
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
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東門之楊刺
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
也墓門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于不義
惡加於萬民焉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宣公多信

饒君子憂懼焉月出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說美色焉株林刺靈公也淫乎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焉澤陂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說憂思感傷焉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潔其衣服逍遙游燕而不能自強於政治故作是詩也素冠刺不能三年也隰有萇楚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慾者也匪風思周道也國小政

五經異詩

卷之七

十九

亂憂及禍難而思周道焉蟬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候人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近小人焉鵲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也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鵲鴉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

以遺王名之曰鵲鴉焉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惟東山乎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九罍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狠

五經異詩

卷之七

十九

跋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矣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遂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棠棣燕兄弟也鸛鳴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

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天保下
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
上焉采薇遺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
北有獯鬻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遺戍役以
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遺之出車以勞還杖杜
以勸歸也出車勞還率也杖杜勞還役也魚麗
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
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故美萬物

五經異詩

卷之七

二十

盛多可以告於神明矣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
白華孝子之潔白也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
有其義而亡其辭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太平之
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南山有臺樂得賢
也得賢則能爲邦家立太平之基矣由庚萬物
得由其道也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由儀萬
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義而亡其辭蓼蕭澤
及四海也湛露天子燕諸侯也彤弓天子錫有

功諸侯也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
材則天下喜樂之矣六月宣王北伐也鹿鳴廢
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
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
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薇廢則征伐缺
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杖杜廢則師衆缺矣魚
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
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
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
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
則爲國之基墜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
蓼蕭廢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
廢則諸夏衰矣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
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采芑宣王南征也
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
復文武之境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

五經異詩

卷之七

廿一

都因田獵而還車徒焉吉日美宣王田也能慎
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焉鴻鴈美宣王也
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至
于矜寡無不得其所焉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
之河水規宣王也鶴鳴誨宣王也祈父刺宣王
也白駒大夫刺宣王也黃鳥刺宣王也我行其
野刺宣王也斯干宣王考室也無羊宣王考牧
也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正月大夫刺幽王也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雨無正大夫刺幽王
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爲政也
小旻大夫刺幽王也小宛大夫刺幽王也小弁
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巧言刺幽王也大夫
傷於讒故作是詩也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
公爲卿士而譖蘇公焉故蘇公作是詩而絕之
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谷風
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蓼莪刺幽王

五經異詩

卷之七

廿一

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大東刺亂也東
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
四月夫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
金輿焉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勞於
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無將大車大夫悔將
小人也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世也鼓鐘刺幽王
也楚茨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
喪民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信南山
刺幽王也不能修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
功故君子思古焉甫田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
思古焉大田刺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瞻
彼洛矣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
罰惡焉裳裳者華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
人在位則讒諂金進素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
焉桑扈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鴛鴦
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

五經異詩

卷之七

廿二

節焉類弁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宴樂
同姓親睦九族孤危將亡故作是詩也車牽大
大刺幽王也褒姒嫉妒無道並進讒巧敗國德
澤不加於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
詩也青蠅大夫刺幽王也賓之初筵衛武公刺
時也幽王荒廢嬖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
君臣上下沈湎淫佚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魚
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

五經集

詩卷之七

十四

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采菽刺幽王也
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微會之
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角弓父兄刺幽
王也不親九族而好嬖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詩
也菀柳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
皆不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都人士周人
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
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傷今不復見古人也采

綠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黍苗刺幽
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名伯之職焉
隔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
盡心以事之白華周人刺幽王也幽王取申女
以為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
為妻以尊代宗而王弗能治周人為之作是詩
也鰥鰥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
不肯飲食教養之故作是詩也蓼莪大夫刺幽

五經集

詩卷之七

十五

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饗餼不肯用
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漸漸之石下
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乃命將卒東
征役久病於外故作是詩也苔之華大夫閔時
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金起因
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已逢之故作
是詩也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
國背叛用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

是詩也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緜文王之興本由太王也
絅樸文王能官人也旱麓受祖也周之先祖世修后稷公劉之業太王王季申以百福千祿焉
思齊文王所以聖也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修德莫若文王靈臺民始附也文
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
五經翼 詩 卷之七 七
功焉文王有聲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王之
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養
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既醉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鳧鷖守成也太平之君子
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般樂嘉成王也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涖政戒以民

事美公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泂酌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譽有道也卷阿召康
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板凡伯刺厲王也蕩召穆公傷周室大
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桑柔芮伯
刺厲王也雲漢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戎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
五經翼 詩 卷之七 七
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
侯褒賞申伯焉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
諸侯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召召公平淮夷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聽以立
武事因以爲戒然瞻卬凡伯刺幽王大壞也召旻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旻閔也閔天下無知召

公之臣也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維清奏象舞也烈文成王卽政諸侯助祭也天作祀先王先公也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時邁巡狩告祭柴望也執競祀武王也思文后稷配天也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也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也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豐年秋冬報也有瞽始作樂而合

五經異

詩

卷之七

其

乎祖也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雖禘太祖也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武奏大武也閔予小子嗣王朝於廟也訪落嗣王謀於廟也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小毖嗣王求助也載芟春籍而祈社稷也良耜秋報社稷也絲衣緯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桓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賚大封於廟也賚予也言

所以錫予善人也般巡守而祀四岳河海也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朔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有駟頌僖君臣之有道也泮水頌僖公能修泮宮也閔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那祀成湯也微子至于燕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那爲首烈祖祀中宗也玄鳥祀高宗也長發大禘也殷武祀高宗也

五經異

詩

卷之七

廿九

詩譜序

鄭玄

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大庭軒轅建於高
辛其時有亡載籍亦茂云焉虞書曰詩言志歌
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詩之道昉於此乎有
夏承之篇章泯棄靡有才遺邇及商王不風不
雅何者論功頌德所以將順其美刺過譏失所
以匡救其惡各於其黨則爲法者彰顯爲戒者
著明周自后稷播種百穀黎民阻饑茲時乃粒
五經異詩 卷之七
自傳於此名也陶唐之末中葉公劉亦世修其
業以明民共財至於太王王季克堪顧天文武
之德光熙前緒以集大命於厥身遂爲天下父
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時詩風有周南召南雅有
鹿鳴文王之屬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
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風雅而來
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後王稍更陵遲懿王
始受譖亨齊哀公夷身失禮之後邇不尊賢自

是而下屬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壞十月之
交民勞板蕩勃爾俱作衆國紛然刺怨相尋五
霸之末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
罰紀綱絕矣故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於陳
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以爲勤民恤功
昭事上帝則受頌聲弘福如彼若違而弗用則
被刳殺大禍如此吉凶之所由憂娛之萌漸昭
昭在斯足作後王之鑒於是止矣夷厲已上歲
五經異詩 卷之七
數不明大史年表自共和始歷宣幽平王而得
春秋大第以立斯譜欲知源流清濁之所處則
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
則傍行而觀之此詩之大綱也舉一綱而萬目
張解一卷而衆篇明於力則鮮於思則寡其諸
君子亦有樂於是與

毛詩正義序

孔穎達

夫詩者論功頌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訓難無爲而自發乃有益於生靈六情靜於中百物盪於外情緣物動物感情遷若政遇醇和則歡娛被於朝野時當慘黜亦怨刺形於咏歌作之者所以暢懷舒憤聞之者足以塞違從正發諸情性諸於律呂故曰感天地動鬼神莫近於詩此乃詩之爲用其利大矣若夫哀樂之起冥於自然

五經真詩

卷之七

三

喜怒哀之端非由人事故燕雀表啁噍之感鸞鳳有歌舞之容然則詩理之先同夫開闢詩述所用隨運而移上皇道質故諷諭之情寡中古政繁亦謳歌之理切唐虞乃見其初義軒莫測其始於後時經五代篇有三千成康沒而頌聲寢隙靈興而變風息先君宣父蘊正遺文緝其精華視其煩重上從周始下暨魯僖四百年間六詩備矣卜商闡其業雅頌與金石同和秦正燎

其書簡牘與烟塵共盡漢氏之初詩分爲四甲

公勝芳於鄢郢毛氏光價於河間貫長卿傳之於前鄭康成箋之於後晉宋二蕭之世其道大行齊魏兩河之間茲風不墜其近代爲義疏者有全緩何胤舒瑗劉軌思劉醜劉焯劉炫等然焯炫金聰穎特達文而又儒擢秀幹於一時騁絕轡於千里固諸儒之所揖讓日下之無雙於其所作疏內特爲殊絕今奉敕刪定故據以爲

五經真詩

卷之七

三

本然焯炫等負恃才氣輕鄙先達同其所異異其所同或應略而反詳或宜詳而更略準其繩墨差忒未免勘其會同時有顛躓今則削其所煩增其所簡唯意存於曲直非有心於愛憎謹與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臣王德韶徵事郎守四門博士臣齊威等對共討論辯詳得失至十六年又奉勅與前修疏人及給事郎守太學助教雲騎尉臣趙乾叶登仕郎守四門助教雲騎

尉臣賈音曜等對勅使趙弘智覆更詳正凡為四十卷庶以對揚聖範垂訓幼蒙故序其所見載之於卷首云爾

五經異

詩

卷之七

辛酉

五經異卷之八

北平孫氏家塾本

詩翼

詩圖總序

歐陽脩

周之詩自文王始成王之際頌聲興焉周之盛德之極文王之詩三十七篇其二十三篇繫之周公召公為周南召南其八篇為小雅六篇為大雅武王之詩六篇四篇為小雅二篇在召南

五經異

詩

卷之八

之風成王之詩五十三篇其十篇為小雅十三篇為大雅三十一篇為頌是為詩之正經其後二世昭王立而周道微缺又六世厲王政益衰變雅始作厲王歿于彘天下無君周公名公行政謂之共和凡十四年而厲王之下太子宜臼遷于洛邑號東周周室益微而平王之詩貶為風下同列國至於桓莊而詩止矣初成王立周公攝政管蔡作亂周公及其大夫作詩七篇周

之太史以爲周公詩王道幽國公劉太王之事
故繫之幽謂國變風而諸侯之詩無正風其變
風自懿王始作懿王時齊風始變夷王時衛風
始變大厲王時陳風始變厲王崩周召共和唐
風始變大宣王時秦風始變至平王時鄭風始
變惠王時曹風始變陳最後至頃王時猶有靈
公之詩於是止矣蓋自文王至頃凡二十世王
澤竭而詩不作今鄭之詩大比考於舊史先後
不同周召王幽皆出於周鄭鄭合於衛檜魏世
家絕其可考者七國而已陳齊衛晉曹鄭魏此
變風之先後也周召鄭檜衛王鄭齊幽秦魏唐
陳檜曹此孔子未刪詩之前季札所聽周樂次
第也考其得封之先後爲國之大小與其詩作
之時皆失其次說者莫能究焉其外魯頌四篇
商頌五篇鄭康成以爲魯得用天子之禮樂故
有頌而商頌至孔子之時存者五篇而夏頌已

五經翼

詩卷之八

二

亡故錄魯詩以備三頌著爲後王之法監三代
之成功法莫大於夏矣康成所作詩譜圖自共
和而後始得春秋次序今其圖亡今略準鄭遺
說而依其次第推之以見前儒之得失今既依
鄭爲圖故風雅變正與其序所不言而說者推
定世次皆宜且從鄭之意其所失者可指而見
焉司馬遷謂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之存者三
百鄭學之徒皆以遷說之謬言古詩雖多不容
十分去九以予考之遷說然也何以知之今書
傳所載逸詩何可數焉以圖推之有更十君而
取其一篇者又有二十餘君而取其一篇者由
是言之何啻乎三千詩三百一十一篇亡者六
篇存者三百五篇云

五經翼

詩卷之八

三

詩譜序

歐陽脩

毛鄭於詩其學亦已博矣予嘗依其箋傳攷之於經而證以序譜惜其不合者頗多蓋詩述商周自生民玄鳥上陳穆犂下迄陳靈公千五六百歲之間旁及列國君臣世次國地山川封域圖牒鳥獸草木魚蟲之名與其風俗善惡方言訓詁盛衰治亂美刺之由無所不載然則孰能無失於其間哉予疑毛鄭之失既多然不敢輕

五經集

詩卷之八

四

爲改易者意其爲說不止於箋傳而已恨不得盡見二家之書未能徧通其旨夫不盡見其書而欲折其是非猶不盡人之辭而欲斷其訟之曲直其能果於自決乎其能使之必服乎世傳鄭氏詩譜最詳求之久矣不可得雖崇文總目秘書所藏亦無之慶曆四年奉使河東至於絳州偶得焉其文有注而不見名氏然首尾殘闕自周公至太平已上皆亡之其國譜旁行尤易

爲訛舛悉皆顛倒錯亂不可復考凡詩雅頌兼

列商魯其正變之風十有四國而其次皆莫詳其義惟封國變風之先後不可以不知周召王幽同出於周邶鄘并於衛檜魏無世家其可考者陳齊衛晉曹鄭秦此封國之先後也幽齊衛檜陳唐秦鄭魏曹此變風之先後也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幽秦魏唐陳曹此孔子未刪詩之前周太師樂歌之次第也周召邶鄘衛王檜

五經集

詩卷之八

五

鄭齊魏唐秦陳曹幽此鄭氏詩譜次第也檜檜後陳此今詩次第也初予未見鄭譜嘗略考春秋史記本紀世家年表而合以毛鄭之說爲詩圖十四篇今因取以補鄭譜之亡者足以見二家所說世次先後甚備因據而求其得失較然矣而仍存其圖庶幾以見予于鄭氏之學盡心焉耳夫盡其說而有所不通然後得以論正予豈好爲異論者哉凡補其譜十有五補其文字

二百七增損塗乙改正者三百八十三而鄭氏之譜復完

五經翼

卷之八

六

詩譜補序

歐陽修

鄭氏譜序云自共和以後得太史年表接於春秋而次序乃明今詩諸國惟衛齊變風在共和前餘皆宣王以後予之舊圖起自諸國得封而止於詩止之君旁繫于周以世相當而詩列右方俟鄭所謂循其上而省其下及旁行而考之之說也然有一君之世當周數王者則考其詩當在某王之世隨事而列之如鄘柏舟衛淇澳

五經翼

卷之八

七

皆衛武公之詩柏舟之作乃武公即位之初年當繫宣王之世淇澳美其人想當在平王之時則繫之平王之世其詩不可知其早晚其君又當數世之王則皆列於最後如曹共公身歷惠襄頃三世之王其詩四篇頃王之世之類是也今既補之鄭則第取有詩之君而略其上下不復次之而粗述其興滅于後以見其終始若周公之詩失其世次者多今爲鄭補譜且從其說

而大之亦可據以見其失在予之別論此不著

焉

五經翼

詩

卷之八

八

詩解統序

歐陽脩

五經之書世人號爲難通者易與春秋夫豈然乎經皆聖人之言固無難易繫人之所得有淺深今攷於詩其難亦不讓二經然世人反不難而易之用是通者亦罕使其存心一則人人皆能明而經無不通矣大抵謂詩爲不足通者有三曰章句之詩也曰淫褻之辭也曰猥細之記也若然孔子爲泛儒矣非惟今人易而不習考

五經翼

詩

卷之八

七

乎先儒亦無幾人是果不足通歟唐韓文公最爲知道之篤者然亦不過議其序之是否豈足明聖人本意乎易書禮樂春秋道所存也詩闕此五者而明聖人之用焉迹其道不知其用之與奪猶不辨其物之曲直而欲制其方圓是果於其成乎故二南牽于聖賢國風惑於先後幽居變風之末惑者溺於私見而謂之兼上下二雅泥于小大而不明三頌昧於商魯而無辨此

一經大槩之體皆所未正者先儒既無所取捨
後人因不得其詳由是難易之說興焉毛鄭二
學其說熾辭辯固已廣博然不合于經者亦不
爲少或失於疎略或失於謬妄蓋詩載闕雖上
兼商世下及武成平桓之間君臣得失風俗善
惡之事廣濶邇邇有不失者鮮矣是亦可疑也
予欲志鄭學之妄益毛氏之疎略而不至者合
之於經故先明其統要十篇庶不爲之蕪泥云

五經翼

詩

卷之八

十

爾

王國風解

歐陽脩

六經之法所以法不法正不正由不法與不正
然後聖人者出而六經之書作焉周之衰也始
之以夷懿終之以平桓平桓而後不復支矣故
書止文侯之命而不復錄春秋起周平之年而
治其事詩自黍離之什而降於風絕於文侯之
命謂教令不足行也起于周平之年謂正朔不
足加也降於黍離之什謂雅頌不足興也教令

五經翼

詩

卷之八

十一

不行天下無王矣正朔不加禮樂偏出矣雅頌
不興王者之迹息矣詩書貶其失春秋憫其微
無異焉爾然則詩處於衛後而不次於二南惡
其近于正而不明也其體不加周姓而存王號
嫌其溷於諸侯而無王也近正則貶之不著矣
無王則絕之太遽矣不著云者周名二南至正
之詩也次於至正之詩是不得貶其微弱而無
異二南之詩爾若然豈降之乎太遽云者春秋

之法書王以加正月言王人雖微必尊於上周
室雖弱不絕其王有絕而不與其尊周乎故曰
王號之存黜諸侯也次衛之下別正變也桓王
而後雖欲其正不可得也詩不降于厲幽之年
亦猶春秋之作不在惠公之世爾春秋之作傷
典誥之絕也黍離之降憫雅頌之不復也幽平
而後有如宣王者出則禮樂征伐不在諸侯而
雅頌未可知奈何推波助瀾縱風止燎乎

五經集

卷之八

十一

定風雅頌解

歐陽脩

詩之息久矣天子諸侯莫得而自正也古詩之
作有天下焉有一國焉有神明焉觀天下而成
者人不得而私也體一國而成者衆不得而違
也會神明而成者物不得而欺也不私焉雅著
矣不違焉風一矣不欺焉頌明矣然則風生於
文王而雅頌雜於武王之間風之變自夷懿始
雅之變自厲幽始霸者興變風息焉王道廢詩
不作焉秦漢而後何其滅然也王通謂諸侯不
貢詩天子不採風樂官不達雅頌國史不明變
非民之不作也詩出於民之情性情性其能無
哉職詩者之罪也通之言其幾於聖人之心矣
或問成王周公之際風有變乎曰幽是矣幸而
成王悟也不然則變而不能復乎幽之去雅一
息焉蓋周公之心也故能終之以正

五經集

卷之八

十一

時世論

歐陽脩

按鄭氏譜周南名南言文王受命作邑於豐乃分岐邦周邦周召之邑爲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使施先公太王王季之教於已所職六州之國其民被二公之德教尤純至武王滅紂巡狩天下陳其詩以屬太師分而國之其得聖人之化者繁之周公謂之周南其得賢人之化者繁之名公謂之名南今考之於詩義皆不合而其

五經翼

詩

卷之八

十四

爲說者又自相牴牾所謂被二公之德教者是周公旦召公奭所施太王王季之德教爾今周召之詩二十五篇關雎葛覃卷耳樛木螽斯桃夭鬼且茅苕芣后妃之事鵲巢采芣小星皆夫人之事夫人乃太姒也麟趾騶虞皆后妃夫人之德化之應草蟲采蘋股其雷皆大夫妻之事漢廣汝墳羔羊標有梅江有汜野有處麇皆言文王之化蓋此二十二篇之詩皆述文王太姒

之事其餘三篇甘棠行露言召伯聽訟何彼穠

矣乃武王時之詩烏有所謂二公所施先公之德教哉此以譜考詩義皆不能合者也譜言得聖人之化者謂召公也得賢人之化者謂召公也謂旦與其行先公之德教而其所施自有優劣故以聖賢別之爾今詩所述既非先公之德教而二南皆是文王太姒之事無所優劣不可分其聖賢所謂文王太姒之事其德教自家刑

五經翼

詩

卷之八

十五

國皆其夫婦身自行之以化其下久而變紂之惡俗成周之王道而著於歌頌爾蓋譜謂先公之德教者周召二公未嘗有所施而二南所載文王太姒之化二公亦有不得而與然則鄭譜之說左右皆不能合也後之爲鄭學者又謂譜言聖人之化者爲文王賢人之化者爲太王王季然譜本謂二公行先公之教初不及文王則爲鄭學者又自相牴牾矣今詩之序曰關雎麟

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
諸侯之風故繫之名公至于闕雎鵲巢所述一
太姒爾何以爲后妃何以爲夫人二南之事一
文王爾何以爲王者何以爲諸侯則序皆不通
也又不言作詩之時世蓋自孔子歿羣弟子散
亡而六經多失其旨詩以諷誦相傳五方異俗
物名字訓往往不同故於六經之失詩尤甚詩
三百餘篇所作非一人所作非一國先後非一

五經集

詩

卷之八

十

時而世久失其傳故於詩之失時世尤甚周之
德盛于文武其詩爲風爲雅爲頌風有周南名
南雅有大雅小雅其義類非一或當時所作或
後世所述故於時世之失周詩尤甚自秦漢以
來學者之說不同多矣不獨鄭氏之說也昔孔
子嘗言關雎矣曰哀而不傷太史公又曰周道
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而齊魯韓三家皆以
爲康王政衰之詩皆與鄭氏之說其意不類蓋

常以哀傷爲言由是言之謂闕雎爲周衰之作
者近是矣周之爲周也遠自上世積德累仁至
于文王之盛征伐諸侯之不服者天下歸者三
分有二其仁德所及下至昆蟲草木如靈臺行
葦之所述蓋其功業盛大積累之勤其來遠矣
其盛德被天下者非一事也太姒賢妃又有內
助之功爾而言詩者過爲稱述遂以闕雎爲王
化之本以謂文王之興自太姒始故於衆篇所

五經翼

詩

卷之八

十七

述德化之盛皆云后妃之化所致至于天下太
平麟趾與騶虞之瑞亦以爲后妃功化之盛效
故曰麟趾闕雎之應騶虞鵲巢之應也何其過
論歟夫王者之興豈專由女德惟其後世因婦
人以致衰亂則宜思其初有婦德之助以興爾
因其所以衰思其所以興此闕雎之所以作也
其思彼之辭甚美則哀此之意亦深其言緩其
意遠孔子曰哀而不傷謂此也司馬遷之於學

也雜博而無所擇然其去周秦未遠其爲說必
有老師宿儒之所傳其曰周道缺而闕雅作不
知自何而得此言也吾有取焉昔吳季札聞魯
人之歌小雅也曰思而不二怒而不言其周德
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而太史公亦曰仁
義陵遲鹿鳴刺焉然則小雅者亦周衰之作也
周頌昊天有成命曰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所
謂二后者文武也則成王者成王也猶文王之

五經

詩

卷之八

十

爲文王武王之爲武王也然則昊天有成命當
是康王已後之詩而毛鄭之說以頌皆是成王
時作遂以成王爲成此王功不敢康寧執競曰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
成康奄有四方所謂成康者成王康王也猶文
王武王謂之文武爾然則執競者當是昭王已
後之詩而毛以爲成大功而安之鄭以爲成安
祖考之道皆以爲武王也據詩之文但云成康

爾而毛鄭自出其意各以增就其已說而意又
不同使後世何所適從哉噫嘻曰噫嘻成王者
亦成王也而毛鄭亦皆以爲武王由信其已說
以頌皆成王詩作也詩所謂成王者成王也成
康者成王康王也豈不簡且直哉而毛鄭之說
豈不迂而曲也以爲成王康王則於詩文理易
通知毛鄭之說則文義不完而難通然學者捨
簡而從迂捨直而從曲捨易通而從難通或信

五經

詩

卷之八

十

焉而不知其非或疑焉而不敢辯者以去詩時
世遠茫昧而難明也余於周南召南辯其不合
而闕雅之作取其近似者焉蓋其說合於孔子
之言也若雅也頌也則辯之而不敢必有待
焉夫毛鄭之失患于自信其學而曲遂其說也
若予又將自信則是笑奔車之覆而疾驅以追
之也然見其失不可不辯辯而不敢必使余之
說得與毛鄭之說金立於世以待未

明者而擇焉可也

本末論

歐陽脩

關雎鵲巢文王之詩也不繫之文王而下繫之周公名公公自有詩則得列於本國周公亦自有詩則不得列於本國而上繫於幽幽太王之國也考其詩則周公之詩也周召周公名公之國也考其詩則文王之詩也何彼穠矣武王之詩也不列于雅而寓於召南之風棠棣周公之詩也不列于周南而寓于文王之雅衛之詩

五經集詩

卷之八

辛

一公之詩也或繫之邶或繫之鄘或繫之衛詩述在位之君而風繫已亡之國晉之爲晉久矣不得爲晉而謂之唐鄭去歲林而徙河南爲鄭甚新而遂得爲鄭自漢以來其說多矣蓋詩之類例不一如此宜其說者之紛然也問者曰然則其將奈何應之曰吾之于詩有幸有不幸也不幸者遠出聖人之後不得質吾疑也幸者詩之本義在兩詩之作也兩事感物文之以言美

者美之惡者刺之以發其揄揚怨憤於口道其哀樂喜怒於心此詩人之意也古者國有采詩之官得而錄之以屬太師播之於樂於是考其義類而別之以爲風雅而比次之以藏于有司而用之宗廟朝廷下至鄉人聚會此太師之職也世久而失其傳亂其雅頌亡其次序又采者積多而無所擇孔子生于周末方修禮樂之壞于是正其雅頌刪其繁重列于六經著其善惡

五經集詩

卷之八

辛

以爲勸戒此聖人之志也周道既衰學校廢而異端起及漢承秦焚書之後諸儒講說者整齊殘缺以爲之義訓恥于不知而人人各自爲說至或遷就其事以曲成其已學其于聖人有得有失此經師之業也惟是詩人之意也太師之職也聖人之志也經師之業也今之學詩也不出于此四者而罕有得焉者何哉勞其心而不知其要逐其末而忘其本也何謂本末作此詩

述此事善則美惡則刺所謂詩人之意者本也
正其名別其類或繫于此或繫於彼所謂太師
之職者末也察其美刺知其善惡以爲勸戒所
謂聖人之志者本也求詩人之意達聖人之志
者經師之本也講太師之職因其失傳而妄自
爲之說者經師之末也今夫學者得其本而通
其末斯盡善矣得其本而不通其末闕其所疑
可也雖其本有所不能達者猶將闕之況其末

五經集

詩

卷之八

廿一

乎所謂周召邶鄘唐幽之風是可疑也考之諸
儒之說旣不能通欲從聖人而質焉又不可得
然皆其末也若詩之所載事之善惡言之美刺
所謂詩人之意幸其具在也然頗爲衆說汨之
使其義不明今去其汨亂之說則本義粲然而
出矣今夫學者知前事之善惡知詩人之美刺
知聖人之勸戒是謂知學之本而得其要其學
足矣又何求焉其末之可疑者闕其不知可也

蓋詩人之作詩也固不謀于太師矣今夫學詩
者求詩人之意而已太師之職有所不知何嘗
乎學詩也若聖人之勸戒者詩人之美刺是也
知詩人之意則得聖人之志也

五經集

詩

卷之八

廿三

序問

歐陽脩

或問詩之序卜商作乎衛宏作乎非二人之作則作者其誰乎應之曰書春秋皆有序而著其名氏故可知其作者詩之序不著其名氏安得而知之乎雖然非子夏之作則可以知也曰何以知之應之曰子夏親受學於孔子宜其得詩之大旨其言風雅有變正而論闕雅鵲巢繫之周公召公使子夏而序詩不爲此言也自聖人

五經翼

詩

卷之人

廿四

歿六經多失其傳一經之學分爲數家不勝其異說也當漢之初詩之說分爲齊魯韓三家晚而毛氏之詩始出久之三家之學既廢而毛詩獨行以至于今不絕今齊魯之學沒不復見而韓詩遺說往往見于他書至其經文亦不同如逖迤郁夷之類是也然不見其終始亦莫知其是非自漢以來學者多矣其卒捨三家而從毛公者蓋以其源流所自得聖人之旨多歟今考

毛詩諸序與孟子說詩多合故吾於詩常以序爲證也至其時有小失隨而正之惟周南召南失者類多吾固已論之矣學者可以察焉

五經翼

詩

卷之八

廿五

四家詩

鄭樵

齊魯燕趙四詩土音不同訓詁亦異故孔穎達曰三家之詩字與毛公異者動以百數及證之他書三家之學非徒字異亦併與文義俱異矣當武帝時毛詩始出自以源流出於子夏其書貫穿先秦古書惟河間獻王好古博見異書深知其精時齊魯韓三家皆列於學官獨毛氏不得立中興後謝曼卿衛宏賈逵馬融鄭眾康成

五經翼

詩

卷之八

廿六

之徒皆宗毛公學者翕然稱之今觀其書所釋鴟鴞與金縢合釋北山烝民與孟子合釋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碩人清人皇矣黃鳥與左氏合而序由庚六篇與儀禮合當毛公之時左氏傳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甚行而毛氏之說先與之合不謂之源流子夏可乎漢興三家盛行毛叢後出世人未知毛氏之密其說多從齊魯韓氏迨至魏晉有左氏國語孟子諸書證之

然後學者捨三家而從毛氏故齊詩亡於魏魯

詩亡於晉韓詩雖傳無存之者五十篇今但存其外傳十篇而

已從韓氏之說則二南商頌皆非治世音以二

於周夷以商頌作於宋襄公之世從毛氏之說則禮記左氏無

往而不合此所以毛詩獨存于世也

五經翼

詩

卷之八

廿七

二南辨

鄭 樵

二南六州漢志扶風縣東北有周城西南有名城二南之詩得於周南係之周南得于召南係之召南本于所得之地而係之耳蓋歌則從二南之聲二南皆出于文王之化言王者之化自北而南周召二公未嘗與其間二南之詩後世取以爲樂章用之爲燕樂爲鄉樂爲射樂爲房中之樂所以彰文王之德美也故曰大武始于五經翼詩卷之八
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南之爲義蓋如是也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周召南之爲義蓋如是也周世未有樂名南者維鍾鼓之詩曰以雅以南以箏不僭左氏載季札觀樂爲有象舞節南舞箏者詳而考之南箏二南之箏也雅也象舞頌之雅清也節之舞象箏之奏南其在當時見古樂如此而文王世子又有所謂胥鼓南則南之爲樂古矣二南之詩雖大槩美詩亦有

刺詩不徒西周之時而東周亦然與十三國風無異也若以爲周衰之詩此齊魯韓之學也而周之盛時無一篇可取所謂盡周衰之文耳此三家之學不如毛氏之密也

五經翼詩

卷之八

楚

國風辨

鄭樵

詩者聲詩也出於情性古者三百篇之詩皆可歌歌則各從其國之聲周召王豳之詩同出於周而分爲四國之聲邶鄘衛之詩同出於衛而分爲三國之聲蓋採詩之時得之周南者繫之周南得之召南者繫之召南得之王成與豳者繫之王成與豳得之邶鄘衛者繫之邶鄘衛蓋歌則各從其國之聲何彼穠矣之詩何以不列

五經翼

詩

卷之八

手

於王風蓋爲詩之時則東周也採詩之地則召南也故列之召南黍離之詩何以不列之於二南蓋周大夫行役至於宗周之地閱其壞而思其舊其詩雖作於西周其人則東周也故列之王風平王何以不曰雅以其地則東周也豳厲何以不曰風以其地則成周也如此則木瓜雖美齊而在衛猗嗟雖刺魯而在齊泉水載馳等詩皆衛詩而在邶鄘名穆之民勞衛武之賁之

初筵不附其國而在二雅皆以聲別也夫風之

詩出於土風而雅之詩則出於朝廷大夫爾文王之詩見於風者二南是也成王之詩見於風者豳風是也平王之詩見於風者王風是也雅頌之音與天下同列國之音隨風土而異若謂降黍離而爲國風則豳詩亦可降耶大抵詩有三百皆以聲別古人採詩之時隨其國而係之聖人無容心於其間也至於稱其國之名號亦

五經翼

詩

卷之八

手

然如三監之地自康叔得國已統於衛今其詩之在頃襄文武者亦分而爲三不專曰衛唐叔封唐在變父時已爲晉矣至春秋時實有其詩今其目乃爲唐也七月以後多爲周公作刺朝廷之不知今其詩乃皆爲豳在盤庚時商以爲殷故頌其殷武今其頌乃皆爲商得於其地係於其國云耳聖人何容心哉嘗觀夫子之論詩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夫謂

雅頌各得其所可也而謂樂正者何哉蓋樂者鄉樂也鄉樂卽風詩也十五國風之中惟邶鄘衛其國相近其聲相似不比周召王豳猶有隔絕夫子平時見魯太師所傳三國之聲時有異同及其環轍之時見衛人所歌之聲從而正之故鄉樂曰正而雅頌但曰得所其意如此所以詩有十五此國風之別也

五經集詩

卷之八

三

風有正變辨

鄭樵

風有正變仲尼未嘗言而他經不載焉獨出於詩序皆以美者爲正刺者爲變則邶鄘衛之詩謂之變風可也緇衣之美武公駟鐵小戎之美襄公亦可謂之變乎必不得已從先儒正變之說則當如穀梁之書所謂變之正也穀梁之春秋書築王姬之館于外書春秋盟于首戴皆曰變之正也蓋言事雖變常而終合乎正也河廣

五經集詩

卷之八

三

之詩曰誰謂河廣一葦航之其欲往之心如是其銳也然有舍之而不往者大車之詩曰穀則異室灰則同穴其男女之情如是其至也然有畏之而不敢者氓之詩曰以爾車來以我賄遷其淫佚之行如是其醜也然有反之而自悔者此所謂變之正也序謂變風出乎情性止乎禮義此言得之然詩之必存變風何也見夫王澤雖衰人猶能以禮義自防也見中人之性能以

禮義自閑雖有時而不善終蹈乎善也見其用心之謬行已之乖倘返而爲善則聖人亦錄之而不棄也先儒所謂風之正變如是而已

五經義

詩

卷之八

三十四

雅非有正變辯

鄭樵

三雅之作皆紀朝廷之事無有區別而所謂大小者序者曰政有小大故謂之大雅小雅然則小雅以蓼蕭爲澤及四海以湛露爲諸侯以六月采芑爲北伐南征皆謂政之小者如此不知常武之征伐何以大於六月卷阿之求賢何以大於鹿鳴乎或者又曰小雅猶言其詩典正未至渾厚大醇者也此言猶未是蓋小雅大雅者

五經義

詩

卷之八

三十五

特隨其音而寫之律耳律有小呂大呂則歌大雅小雅宜其有別也春秋襄公二十九年吳季札觀周樂歌大雅小雅是雅有大小已見於夫子未刪之前無可疑然無所謂正變者正變之言不出於夫子而出於序未可信也小雅節南山之刺大雅民勞之刺謂之變雅可也鴻鴈庭燎之美宣王崧高烝民之美宣王亦可謂之變乎蓋謂詩之次第皆以後先爲序文武成康其

詩最在前故二雅首之厲王繼成王之後宣王繼厲王之後幽王繼宣王之後故二雅皆順其序國風亦然則無有正變之說斷斷乎不可易也詩之風雅頌亦然詩之六義未嘗有先後之別

幽風辯

鄭樵

周召邶鄘衛王鄭洛邑齊幽秦魏唐陳檜曹此夫子未刪之前季札觀周樂國風之次第也周召邶鄘衛王鄭齊魏唐陳秦檜曹幽此今詩國風之次第十五國風初無增損或謂夫子離衛降王進鄭退齊入魏與秦以一已之私揣摩聖人之意無是理也然聖人必以幽之風置之檜曹之下者何也蓋習亂者必思治傷今者必思古檜終於匪風思周道也曹終於下泉思治也天下後世苟有下泉之思治匪風之思周道則陳淫檜亂之治一變而復見幽風之正聖人序詩所以寓其變於十五國風之末者此也邶風邶雅邶頌聖人以邶詩列于風雅之間謂其不純風而可以雅駸駸乎穆風而卽於雅也所以繫風之末居雅之前者此也或謂七月鵲巢之詩其言則雅其體則風雖非婦人女子之言實

婦人女子之體也故列之風雅頌之間聖人有

深意也

五經翼詩

卷之八

三八

風雅頌辯

鄭 樸

風雅頌詩之體也賦興比詩之言也六義之序
一曰風五曰雅六曰頌其後先次第聖人初無
加損也三者之體正如今人作詩有律有呂有
歌行是也風者出於土風大槩小夫賤隸婦人
女子之言其意雖遠其言淺近重復故謂之風
雅出於朝廷士大夫其言純厚典則其體抑揚
頓挫非復小夫賤隸婦人女子能道者故曰雅
五經翼詩 卷之八 三
頌者初無諷誦惟以鋪張勲德而已其辭嚴其
聲有節不敢瑣語褻言以示有所尊故曰頌唐
之平淮夷頌漢之聖主得賢臣頌效其體也然
所謂風雅頌者不必自閭閻以下方謂之風不
必自底鳴以下方謂之小雅不必自文王以下
方謂之大雅不必自清廟以下方謂之頌程氏
曰詩之六體隨篇求之有兼備者有偏得其三
者風之爲言有諷諭之意三百篇之中如文王

曰咨咨爾殷商之類皆可謂之風雅者正言其事三百篇之中如憂心悄悄愠於羣小親閱既多受侮不少之類皆可謂之雅頌者稱美之辭如吁嗟麟兮吁嗟乎騶虞之類皆可謂之頌故不必泥風雅頌之名以求其義也亦猶賦詩而備比興之義焉

刪詩辯

鄭樵

司馬遷云古者詩三千餘篇夫子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篇孔穎達曰按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夫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夫詩上自商頌祀成湯下至株林刺陳靈公上下千餘年而詩纔三百五篇有更十君而取一篇者皆商周人所作夫子併得之於魯太師編而錄之非有意於刪也夫迨迨車乘招我以弓

豈不欲往畏我友朋如斯等語亦不俚也胡爲而刪之乎墻有茨桑中等語至俚又胡爲而不刪之乎則知刪詩之說與春秋始隱終獲麟之事皆漢儒倡之也大抵得其鄉聲則存不得其聲則不存也周之列國如滕薛如許蔡如邾莒等國夫豈無詩但魯人不識其音則不得其詳季札聘魯魯人以雅頌之外所得十五國風盡歌之及觀今三百篇於季札所觀與魯人所存

無加損也若夫夫子有意刪詩則當環轍之時
必大搜而備索之矣止十五國乎然聖人不欲
強備者何也蓋以天下情性美刺諷咏亦不過
是也刪之之說非夫子本意漢儒孔安國倡之
文中子樞筆載之善乎邵康節詩曰自從刪後
更無詩康節之詩非謂夫子果刪詩也蓋謂天
下情性不出乎此求之三百篇之中足矣不必
外有所求也

五經翼

詩

卷之八

四十二

五經翼卷之九

北平孫氏家塾本

詩翼

詩論

蘇軾

自仲尼之亡六經之道遂散而不可解蓋其患
在於責其義之太深而求其法之太切夫六經
之道惟其近於人情是以久傳而不廢而世之
迂學乃皆曲爲之說雖其義之不至於此者必

五經翼

詩

卷之九

一

彊牽合以爲如此故其論委曲而莫通也夫聖
人之爲經惟其禮與春秋合然後無一言之虛
而莫不可攷然猶未嘗不近於人情至於書出
於一時言語之間而易之文爲卜筮而作故時
亦有所不可前定之說此其於法度已不如春
秋之嚴矣而況詩者天下之人匹夫匹婦羈臣
賤隸悲憂愉佚之所爲作也夫天下之人自傷
其貧賤困苦之愛而自述其豐美盛大之樂上

及於君臣父子天下興亡治亂之迹而下及於
飲食牀第昆蟲艸木之類蓋其中無所不具而
尙何以繩墨法度區區而求諸其間哉此亦足
以見其志之無不通矣夫聖人之於詩以爲其
終要入於仁義而不責其一言之無當是以其
意可觀而其言可通也今之詩傳曰殷其雷在
南山之陽出自北門憂心殷殷揚之水白石鑿
鑿終朝采綠不盈一掬瞻彼洛矣維水泱泱若
五經翼詩卷之九 二

所觸乎當時時已去而不可知故其類可以意
推而不可以言解也殷其雷在南山之陽此非
有所取乎雷也蓋必其當時之所見而有動乎
其意故後人之不可以求得其說此其所以爲
興也嗟夫天下之人欲觀於詩其必先知此興
若夫闕闕雝雝在河之洲是誠有取於其摯而
有別是以謂之比而非興也嗟夫天下之人欲
觀於詩其必先知夫興之不可與比同而無彊
五經翼詩卷之九 三

爲之說以求合其當時之事則夫詩之意庶乎
可以意曉而無勞矣

小雅周之衰論

蘇軾

詩之中唯周最備而周之興廢於詩爲詳蓋其道始于閭門父子之間而施及乎君臣之際以被冒乎天下者存乎二南后穆公劉文武創業之艱難而幽厲失道之漸存乎二雅成王纂承文武之烈而禮樂文章之備存乎頌其愈衰愈削而至夷于諸侯者在乎王黍離蓋周道之盛衰可以備見於此矣小雅者言王政之小而兼

五經真

詩

卷之九

四

陳乎其盛衰之際者也夫幽厲雖失道文武之業未墜而宣王又從而中興之故雖怨刺並興而未列于國風者以爲猶有王政存焉故曰小雅者兼乎周之盛衰者也昔之言者皆得其偏而未備也季札觀周樂歌小雅曰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之衰乎文中子曰小雅烏乎衰其周之盛乎季札之所謂衰者蓋其當時親見厲道之衰而不覩乎文武成康之盛也文中子之

所謂盛者言文武之餘烈歷數百年而未忘雖其子孫之微而天下猶或宗周也故曰二子者皆得其偏而未備也太史公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當周之衰雖君子不能無怨要在不至於亂而已文中子以爲周之全盛不已過乎故通乎二子之說而小雅道備矣

五經真

詩

卷之九

五

詩說

徐積

治詩者必論其大體其章句細碎不足道也且詩何必分二南爲國風而雅有大小又爲頌也蓋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故二南言文王之化正於閭房衽席之間以至乎人化之蓋風爲治家之始而小雅者治國政之始大雅者治天下之始頌者成功之始是謂四始也其餘刺惡之詩乃刪詩時分附于諸篇其五經集詩卷之九

六

惡之大小自可各見別無意也故惟箴刺之詩不專立名也且十五國風者乃謂車同軌書同文孟子所謂地醜德齊者也故無所分別先後且季札謂小雅周之衰而王通乃爲周之盛其旨異矣蓋當時樂歌適附所刺之詩所以爲衰而王通原鹿鳴以下之大旨所以爲周之盛各以所見云爾非不同也詩之有頌所以明盛德而告成功雖有文王之

業武王之功微成王周公則不作矣是太平之事也而繼之魯頌又附之商頌何也蓋自二南言治家之始小雅言治國之始大雅言治天下之始頌言成功之始所以見周家終始之道一隆也其終有魯頌者何也蓋魯實僭天子今觀魯頌之事豈是爲盛德而豈可告于神明故言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作是頌則以周室旣微明魯之強而僭也其商頌散亡特附之而已故五經集詩卷之九

七

曰得商頌十二篇以此知孔子不欲紀一代之事因其所得而附之非有所褒貶也

風雅頌之體不同

章俊卿

夫子刪詩風雅頌各得其所何嘗以風必爲諸侯之詩彼序詩者妄以風雅辨尊卑見王黍離在國風則不得不謂降王室而尊諸侯烏有王室之尊聖人輒降之乎嗚呼自詩序之作詩雖存而亡已久矣王室尚可降爲諸侯則天下豈復有理聖人豈復有教乎謂詩之傳於世吾不信也曾不知聖人刪詩謂之風謂之雅謂之頌

五經翼

詩

卷之九

八

者此直古人作詩之體耳何常有天子諸侯之辨耶今人作詩者有律有古有歌有引體制不同而名亦異古詩亦然謂之風者出於風俗之語大槩小夫賤隸婦人女子之言淺近易見也謂之雅則非其淺近易見其辭則典麗醇雅故也謂之頌者則直贊美其上之功德耳三者體裁不同是以其名異也今觀風之詩大率三章四章一章之中大率四句其辭俱重複相類既

曰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又曰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鍾鼓樂之既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惟葉萋萋又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惟葉莫莫樛木三章四十有八字惟八字不同螽斯三章三十有九字惟十二字不同采芣三章四十有八字亦惟八字不同甚者殷其雷三章七十有二字惟六字不同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北門三章俱言之期我

五經翼

詩

卷之九

九

乎桑中要我乎上官送我乎淇之上矣桑中三章皆言之凡風之體皆語重複淺近易見如此若夫雅則不然其言典則非復小夫賤隸婦人女子皆道之蓋士君子爲之也然雅有大小小雅之雅固已典正非復風之體然其語間有重複雅則雅矣尤其小者爾曰小雅者猶言其詩典正未至於渾厚大醇也至於大雅則渾厚大醇矣其篇十有六章章十有二句者比之小雅

愈以典則非深於道者不能言也風與大小雅皆道人君政事之得失有美有刺曰頌則無有諷刺惟以鋪張勲德爾學者試以風之詩與雅之詩詳觀之然後知聖人辨風雅之意以小雅之詩與大雅之詩詳觀之然後知聖人辨大小之意夫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當聖人未反魯之時雖古詩之多風雅頌皆渾淆無別逮聖人而後各得其所學者可無

五經異詩卷之九

十

以湛露爲燕諸侯六月采芑爲南征北伐王者之政孰大於此又以小雅爲政之小何耶吾不知常武之征伐何以大於六月卷阿之求賢何以大於鹿鳴觀此言二雅之謬可知頌者謂其稱君之功德則是矣何必告神明乎豈不告神明卽不得爲頌也旣以敬之爲戒成王小毖爲求助與夫振驚臣工閔予小子皆非告神明而作也觀此言頌之旨又不通矣今田夫里婦皆

五經異詩卷之九

十一

能言鄉土之歌此卽古風之遺體也唐人作平淮夷雅漢人作聖主得賢臣頌之類此卽古之雅頌遺體也何用他說乎或曰如子所說則七月鵲鴉之詩旣出於周公周公之言安得不爲雅而徒爲風乎曰詩各有體七月鵲鴉之詩其言則文其體則風雖非婦人小夫之言而婦人小夫之體也此無足疑嗚呼審夫此理則周平王之詩爲國風不害爲天子之尊魯僖公詩列

之於頌不失爲諸侯之卑尊卑之辨不在於此
故也學者不察此徒信序詩之說反謂聖人降
王室而尊諸侯豈不卑哉

五經翼

詩
卷之九

十二

風雅正變

章俊卿

漢儒序詩不特言二南與風雅頌之失又有謬
者風一也而云有正有變雅一也亦云有正有
變二南之詩則爲正風十三國風則爲變風文
武成王之詩則爲正雅幽厲則爲變雅有是理
乎有是理聖人必言之矣蓋彼不知風雅乃古
詩之體或美或刺辭有美惡體則一而已以二
南皆文王之詩故不得不以爲正風謂二南之
五經翼
詩
卷之九
十三
詩美詩多而其他國刺詩多則是矣謂風有正
變則妄也既謂之變風是無復美詩也又以洪
漢美衛武公緇衣美鄭武公小戎美秦襄公之
類皆稱其功德何也且謂變風變雅之作由禮
義廢政教失作者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若
衛武公鄭武公之德豈亦禮義政教之廢失人
倫廢刑政苛者乎讀洪漢緇衣之詩人愛之譽
之如彼乃使與牆有茨南山行如禽獸者同謂

之變風善惡果有辨乎既以政之小爲小雅政之大爲大雅而雅亦有變則是小雅政失之小者大雅政失之大者今其序以小雅刺詩爲刺幽王大雅刺詩爲刺厲王犬戎之亂西周以凶幽王之失猶爲小乎惟其有正變之陋說是以其詩雖刺而必以爲美如野有死麕何彼穠矣之類皆以爲文王詩是也其詩雖美而必以爲刺如楚茨信南山之類皆以爲思古是也詩人

五經翼

詩

卷之九

十四

若傷今思古必先言古之美以證今之失今觀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瞻彼洛矣桑扈等詩惟述年穀豐盛祭祀受福人愛君子之辭無一言不美無一事譏時何傷今思古之有蓋其詩不幸繼鼓鐘之後以鼓鐘爲刺幽王故此詩亦例爲刺也彼其悖理亂經如此學經者僅守其說而不悟不若不學之爲愈也程元嘗問文中子曰幽風何也曰變風也曰周公之際亦有變乎

曰君臣相疑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則風遂變矣鄭氏以自六月下至何草不黃五十有八詩皆爲小雅之變自民勞以下至召旻十有三詩爲大雅之變夫成王賢主周公聖臣宣王中興之功震赫古今其詩反謂之變風變雅則其正者又誰當之鄭氏不足道以王通之才惑於詩序其言之謬亦如此詩義豈復存乎故予嘗曰黜左氏而後春秋明削漢儒之序而後詩義著達

五經翼

詩

卷之九

十五

若或以爲然

論詩序

章俊卿

詩序之壞詩無異三傳之壞春秋然三傳之壞春秋而春秋存詩序之壞詩而詩亡三傳好爲巧說以壞春秋非不酷也然其三家之學自相彈射後儒又有談趙之徒能以辨其非故世人頗知三傳之非春秋也是以春秋猶存若乃詩序之作既無學三家者以攻之又無後儒以言之俗學相傳以爲出於子夏矣者又直以爲聖

五經翼

詩

卷之九

十六

人知求其義又只就序中求之學者自兒童時讀詩卽先讀序已入肌膚矣嗚呼詩安得不亡乎春秋之教或不待聖人復生可以行於後詩人之旨雖吾夫子復出不可與世人辨也然則詩序之爲害比之三傳其酷不愈甚乎且如二南之詩謂之周南召南此蓋古人採詩於周之南得之則爲周南採詩于召之南得之則爲召南周召皆周地也地志扶風雍縣東北有周城

五經翼

詩

卷之九

十七

東南有名城古以周召二公分土而治至東西方諸侯干地得其詩故以爲召二南之義蓋出於此彼序詩者乃以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故繫之召公謬矣之甚也卽以二南繫之二公則遂以其詩皆爲文王之詩見閭閻葛覃婦人之詩則遂以他詩亦皆出之婦人文王一人在周南則以爲王者在召南則以爲諸侯太姒一人在周南則以爲后妃在召南則以爲夫人豈夫子正名之意乎以二南之詩所言后妃夫人多無義理其間大可怪者如小星之詩云夙夜在公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夫肅肅宵征者遠行不怠也夙夜在公者勤王之事也詩之此語多矣抱衾裯而夜行者皆不憚勞役之意豈非命之不均乎故曰實命不猶此無疑其爲使臣勤勞之詩也今其序乃曰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

于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不知進御于君何用肅肅宵征夙夜在公爲哉又何用抱衾與裯而往乎注云諸姜夜行抱被與床帳進御之次序疏云雖君所有裯亦當抱衾裯而往學經不知理乃至於此豈不貽有言者之笑汝墳曰既見君子不我遐棄殷其雷曰振振君子歸哉歸哉皆其室家思見君子之辭而勉之以正勸之以義吾未見其可也既曰召南之國被文

五經翼

詩

卷之九

十八

王之化鬼且之武夫皆好德又安得強暴之男侵陵正女而致行露之訟又安得有女懷春而吉士誘之如野有死麕之辭謂文王太姒之化只及婦人不及男子已非也况婦人果皆正潔則亦如漢上之女不可犯安有無感我悅無使麗吠之語序于此爲說不行乃云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委曲諱護亦以勞矣予謂不然二南之詩雖大槩美詩而亦有刺詩不能

西周之詩而漢廣之游女不可求國風無以異

也何以辨之據何彼穠矣一詩可知矣其目平

王之孫齊侯之子考春秋莊公元年書曰聖姬

歸于齊此乃桓王女平王孫下嫁於齊襄公非

平王孫齊侯子而何說者必欲以爲西周之詩

于時未有平王齊侯乃以平王爲平正之王齊

侯爲齊一之侯與書寧王同義此妄也據詩人

明指其人之子孫則必直言之如稱衛莊姜云

五經翼

詩

卷之九

十九

東宮之妹邢侯之姨頌魯僖公云周公之孫莊公之子又何疑乎且其詩刺詩也以王姬徒以容色之盛而無肅雍之德何以使人化之故曰何彼穠矣棠棣之華曷不肅雍王姬之車詩人若曰言其容色固如棠棣矣然汝王姬之車何不肅雍乎是譏之也今其序反曰猶執婦道以成肅雍之德變白爲黑于理安乎觀此一篇之義則二南之詩與夫三百五篇壞于詩序暗昧

唐滅禮義殆盡矣夫子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歟今人爲二南而反面牆可不哀哉或曰何彼穠矣之詩若是東周之詩何不列之于王黍離而列之于此乎曰爲詩之時則東周也採詩之地則召南也于召南所得之詩而列于東周此不可也或又曰子辨詩序之非是矣借無詩序後世之詩爲何義且其序行之數百年彼豈無據而云曰聖人刪詩不爲

五經翼

詩

卷之九

二十

之序非不能爲之也正使學者深維其義而後可以自得詩人之意不若易春秋之微妙學者能深思之不待序而自明亦如春秋不待傳亦自得也不幸漢儒之陋一冠之以序詩始無傳焉且彼又烏有據哉不過多據左氏之說爾左氏亦自誣矣不足信以妄傳妄反可信乎其他無可據者又只于詩中求之如見小星之實命不同則云知其命有貴賤見何彼穠矣云曷不

肅雅則云以成肅雅之德淺陋之見止如此他何所見乎嗚呼齊女之美嫁于魯魯獸之行終以弑夫滅國春秋屢書爲戒萬世彼則刺鄭忽云齊女賢而不娶齊桓公之霸正譏其無救衛之功惟書城楚丘以譏之彼則云齊桓公攘夷狄而封之國人思厚報之若此之類背理亂教爲甚世人乃酷信之詩易得而不亡乎然此無他學者不深于春秋故詩義無自而見詩序無

五經翼

詩

卷之九

廿一

由知謬也

毛詩集傳序

朱熹

或有問於余曰詩何爲而作也余應之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咏嘆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曰然則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五經翼詩卷之九 廿二

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爲教其或感之之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是亦所以爲教也昔周盛時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達於鄉黨閭巷其言粹然無不出于正者聖人固已協之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至於列國之詩則天子巡狩亦必陳而視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

而後寢以陵夷至于東遷而遂廢不講矣孔子生於其時既不得位無以行帝王勸懲黜陟之政於是特舉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複正其紛亂而其善之不足以爲法惡之不足以爲戒者則亦刊而去之以從簡約示久遠使夫學者卽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是以其政雖不足以行于一時而其教實被於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爲教者然也曰然則國風雅五經翼詩卷之九 廿三

頌之體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聞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魏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發於言者樂而不過於淫哀而不過於傷是以二篇獨爲風詩之正經自邶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先王之風者於此乎變矣若

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詞其語和而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往聖人之徒固所以爲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于雅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閔時病俗之所爲而聖人取之其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閉邪之意尤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也詩之爲經所以人事決于下天道備于上而無一理之不具也曰然則其學之也當奈何曰本之二南以五經翼詩卷之九 廿四

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咏以昌之涵濡以體之祭之情性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則修身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于此矣

呂氏讀詩記序

朱熹

詩自齊魯韓氏之說不傳而天下之學者盡宗毛氏毛氏之學傳者亦衆而王述之類今皆不存則推行毛說者又獨鄭氏之箋而已唐初諸儒爲作疏義因譌踵脛百千萬言而不能有以出乎二氏之區域至於本朝劉侍讀歐陽公王丞相蘇黃門河南程氏橫渠張氏始用已意有所發明雖其淺深得失有不能同然自是之後

五經翼詩卷之九

廿五

三百五篇之微詞奧義廼可得而尋繹蓋不待講於齊魯韓氏之傳而學者已知詩之不專於毛鄭矣及其既久求者益衆說者愈多同異紛紜爭立門戶無復推讓祖述之意則學者無所適從而或反以爲病今觀呂氏家塾之書兼總衆說巨細不遺挈領持綱首尾該貫既足以息夫同異之爭而其述作之體則雖融會通徹渾然若出於一家之言而一字之訓一事之義亦

未嘗不謹其說之所自及其斷以已意雖或施然出於前人意慮之表而謙讓退託未嘗敢有輕議前人之心也烏乎如伯恭父者其可謂有意乎溫柔惇厚之教矣學者以是讀之則於可尋可怨之旨其庶幾乎雖然此書所謂朱氏者實熹少時淺陋之說而伯恭父誤有取焉其後歷時既久自知其說有所未安如雅鄭邪正之云者或不免有所更定則伯恭父反不能不置

五經集

詩

卷之九

書本

疑於其間熹竊求之方將相與反復其說以求真是之歸而伯恭父已下世矣烏乎伯恭父已矣若熹之衰頽汨沒其勢又安能復有所進以獨決此論之是非乎伯恭父之弟子約既以是書授其兄之友丘侯宗卿而宗卿將爲版本以傳永久且以書屬熹敘之熹不得辭也廼略爲之說因并附其所疑者以與四方同志之士共之而又以謙予之悲恨云爾

讀呂氏詩紀桑中高

朱熹

詩體不同固有鋪陳其事不加一詞而意自見者然必其事之猶可言者若清人之詩是也至於桑中溱洧之篇則雅人莊士有難言之者矣孔子之稱思無邪也以爲詩三百篇勸善懲惡雖其要歸無不出於正然未有若此言之約而盡者耳非以作詩之人所思皆無邪也今必曰彼以無邪之思鋪陳淫亂之事而閔惜懲勸之意自見於言外則曷若曰彼雖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無邪之思讀之則彼之自狀其醜者乃所以爲吾警懲懲勸之資耶而况曲爲訓說而求其無邪於彼不若反而得之於我之易也巧爲辯數而歸其無邪於彼不若反而責之於我之切也若夫雅也鄭也衛也求之諸篇固各有其目矣雅則大雅小雅若干篇是也鄭則鄭風若干篇是也衛則鄭風若干篇是也

五經集

詩

卷之九

書本

則自衛反魯以來未之有改而風雅之篇說者
又有正變之別焉至於桑中小序政散民流而
不可止之文與樂記合則是詩之爲桑間又不
爲無所據者今必曰三百篇皆雅而大小雅不
獨爲雅鄭風不爲鄭邶鄘衛之風不爲衛桑中
不爲桑間亡國之音則其篇快澗亂邪正錯糅
非復孔子之舊矣夫二南正風房中之樂也鄉
樂也二雅之正朝廷之樂也商周之頌宗廟之
五經翼 詩 卷之九 其

也然其與先王雅頌之正篇快不同施用亦異
如前所陳則固不嫌於龐雜矣今於雅鄭之實
察之既不詳於龐雜之名畏之又太甚顧乃引
夫浮放之鄙詞而文以風刺之美說必欲獨而
置諸先王雅頌之列是乃反爲龐雜之甚而不
自知也夫以狐部與鄭衛合奏猶曰不可而况
強以桑中漆洧爲雅樂又欲合於鹿鳴文王清
廟之什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乎其以二
五經翼 詩 卷之九 其

則吾不知其何詞之諷而何禮義之止乎若曰
孔子嘗欲放鄭聲矣不當於此又收之以備六
籍也此則曾南豐於戰國策劉元城於三不足
之論皆嘗言之又豈俟吾言而後白也哉

五經集

詩

卷之九

寺

詩序辨

朱熹

詩序之作說者不同或以爲孔子或以爲子夏
或以爲國史皆無明文可考唯後漢書儒林傳
以爲衛宏作毛詩序今傳於世則序乃宏作明
矣然鄭氏又以爲諸序本自合爲一編毛公始
分以寘諸篇之首則是毛公之前其傳已久宏
特增廣而潤色之耳故近世諸儒多以序之首
句爲毛公所分而其下推說云云者爲後人所
益理或有之但今考其昔句則已有不得詩人
之本意而肆爲妄說者矣况沿襲云云之誤哉
然計其初猶必自謂出於臆度之私非經本文
故且自爲一編別附經後又以尚有齊魯韓氏
之說並傳於世故讀者亦有以知其出於後人
之手不盡信也及至毛公引以入經乃不綴篇
後而題冠篇端不爲注文而直作經序不爲疑
辭而爲決辭其後三家之傳又絕而毛說孤行

五經集

詩

卷之九

寺

則其抵牾之迹無復可見故此序者遂若詩人
先所命題而詩文反爲因序以作於是讀者傳
相尊信無敢擬議至於有所不通則必爲之委
曲遷就穿鑿而附合之寧使經之本文繚展破
碎不成文理而終不忍明以小序爲出於漢儒
也愚之病此久矣然猶以其所從來也遠其間
客或真有傳授證驗而不可廢者故既頗采以
附傳中而復并爲一編以還其舊因以論其得

五經翼

詩

卷之九

三

失云

毛詩本義序

張燾

毛詩有詁訓傳鄭詩有箋歐陽詩有論有本義
毛鄭之詩三百五篇而歐陽詩乃百一十四篇
何也毛鄭二家之學其三百五篇中不得古人
之意者百十四篇歐陽公爲之論以辯之曰是
不然也其詩之本義則如是也有論而無本義
者因論而義見者也如毛鄭之所注皆得之則
歐陽之書不作矣闕雅之序兼論四詩之大旨

五經翼

詩

卷之九

三

此獨著其數語何也明闕雅之義者也一篇之
文自有本書亦猶三百五篇之文自有本書也
泛論五統解十附之本義之下何也明乎學詩
者所當講究之事如易之有繫辭說卦序卦雜
卦也詩語無三頌何也譜之作爲分類有異同
而後有譜周頌皆作於成王之時魯頌爲一傳
公商頌同得於鄭考父無待於譜而明非缺也
大儒著作之體如此不知者以是爲不全之書

其知者謂歐陽氏全書也

五經翼

詩

卷之九

三

嚴氏詩緝序

林希逸

敝曰六經皆厄於傳疏詩爲甚我朝歐蘇王劉諸鉅儒雖罷落毛鄭舊說爭出新意而得失互有之東萊呂氏始集百家所長極意條理頗見詩人趣味然疎缺渙散要未爲全書蓋詩於人學自爲一宗筆墨蹊徑或不可尋遂非若他經然其流爲騷爲選爲唐古律而吾聖人所謂可以興觀羣怨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者悉付之明五經翼詩卷之九

經家艾軒林先生嘗曰鄭康成以三禮之學箋傳古詩難與論言外之旨矣艾軒終身不著書遺言間得於前一輩鄉長老客遊二十年未有印此語者華谷嚴君坦叔早有詩名江湖間甲辰余抵京以同舍生見時出詩緝語我其說大抵與艾老合且曰吾用力於此有年非敢有以臆決樵諸家而求其是要以發昔人優柔溫厚之意而已余既竦然起敬遂就求全書而讀之

乃知其鈎貫根葉疏析條緒或會其旨於數章
或發其微於一字出入窮其機綜排布截其幅
尺辭錯而理意曲而通逆求情性於數千載之
上而與寄所在若見其人而得之至於音訓疑
似名物異同時代之後前制度之纖悉訂證精
密開卷瞭然易乎詩於是乎盡之矣易盡於伊
川春秋盡於文定中庸大學語孟盡於攷亭繼
自今吾知此書與金行也然則華谷何以度越

五經翼

詩

卷之九

王

諸子若是哉余嘗得其舊集五七言幽深天矯
意具言外蓋嘗窮諸家闔奧而獨得風雅餘味
故能以詩言詩此箋傳所以瞠若乎其後也余
曰艾軒惜不見子君曰子又豈容遺艾軒之言
故不自揆而爲之敘云爾

詩地理考序

王應麟

詩可以觀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
柔輕重遲速異齊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廷陵季
子以是觀之太史公講業齊魯之都其作世家
於齊曰洋洋乎固大國之風也於魯曰洙泗之
間斷斷如也蓋深識夫子一變之意班孟堅志
地理敘變風十三國而不及二南豈知詩之本
原者哉夫詩由人心生也風土之音曰風朝廷
之音曰雅郊廟之音曰頌其生於心一也人之
心與天地山川流通發於聲見於辭莫不繫水
土之風而屬三光五嶽之氣因詩以求其地之
所在稽風俗之薄厚見政化之盛衰感發善心
而得性情之正匪徒辨疆域云爾世變日降今
非古矣人之性情古猶今也今其不古乎山川
能說爲君子九能之一毛公取而載於傳有意
其推本之也是用摭傳箋義疏參諸禹貢職方

五經翼

詩

卷之九

王

春秋爾雅說文地志水經罔羅遺文古事傳以
諸儒之說列鄭氏譜十首為詩地理攷讀詩者
觀乎此亦升高自下之助云

五經翼

詩

卷之九

三

詩攷

王應麟

漢言詩者四家師異指殊賈逵撰齊魯韓與
氏異同梁崔靈恩采三家本為集注今唯毛傳
鄭箋孤行韓厘存外傳而魯齊詩亡久矣諸儒
說詩壹以毛鄭為宗未有參攷三家者獨朱公
集傳闕意眇指卓然千載之上言闕難則取匡
衡栢舟婦人之詩則取劉向笙詩有聲無辭則
取儀禮上天甚神則取戰國策何以恤我則取

五經翼

詩

卷之九

三

左氏傳抑戒自誓昊天有成命道成王之德則
取國語陟降庭止則取漢書注賓之初筵飲酒
悔過則取韓詩序不可休思是用不就彼風者
岐皆從韓詩禹敷下土乃又證諸楚辭一號宋
師專已守殘之陋學者諷詠涵濡而自得之躍
如也文公語門人文選注多韓詩章句嘗欲寫
出應麟竊觀傳記所述三家緒言尙多有遺網
羅遺軼傳以說文爾雅諸書粹為一編以扶微

學廣異義亦文公之意云爾讀集傳者或有致
於斯

五經翼詩

卷之九

四十

論古有二南而無國風之名 程大昌

詩有南雅頌無國風其曰國風者非古也夫子
嘗曰雅頌各得其所又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
未嘗有言國風者予於是疑此時無國風一名
然猶恐夫子偶不及之未敢遽自主執也左氏
記季札觀樂歷敘周南召南小雅大雅頌凡其
名稱與今無異至列敘諸國自邶至豳其類凡
十有三率皆單紀國土無今國風品目也當季

五經翼詩

卷之九

四十一

札觀樂時未有夫子而詩名有無與今論語所
舉悉同吾是以知古固如此非夫子偶於國風
有遺也蓋南雅頌樂名也若今樂曲之在某宮
者也南有周召頌有周魯商本其所從得而還
以繫其國土也二雅獨無所繫以其純當周世
無用標別也均之爲雅音類既同又自別爲大
小則聲度必有豐殺廉肉亦如十二律然既有
大呂又有小呂也若夫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

陳檜曹幽此十三國者詩皆可采而聲不八樂
則直以徒詩著之本土故季札所見與夫周工
所歌單舉國名更無附語知本無國風

五經翼

詩

卷之九

聖

辯小序綴語出於衛宏

程大昌

謂序詩爲子夏者毛公鄭元蕭統輩也謂子夏
有不序詩之道三疑其爲漢儒附託者韓愈氏
也詩之作託興而不言其所從興美刺雖有指
著而不斥其爲何人子夏之生去詩亡甚遠安
能臆度而補著之歟韓氏所謂知不及者至理
也范曄之傳衛宏曰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宏從
受學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于今傳於世而

五經翼

詩

卷之九

聖

鄭元作毛詩箋也其敘著傳授明審如此則今
傳之序爲宏所作何疑哉然以子夏而較衛宏
其上距古詩年歲遠近又大不侔旣子夏不得
追述而宏何以能之曰曄固明言所序者毛傳
耳則詩之古序非宏也古序之與宏序今混并
無別然有可考者凡詩發序兩語如鸛鳴后妃
之德也世人之謂小序者古序也兩語以外續
而申之世謂大序者宏語也鄭元之釋南陔曰

子夏序詩篇義合編遭戰國至秦而南陔六詩
 亡毛公作傳各引其序冠之篇首故詩雖亡而
 義猶在也元謂序出子夏失其傳矣至謂六詩
 一序兩語古嘗合編至毛公分冠者元之在漢
 蓋親見也今六序兩語之下明言有義亡辭知
 其爲秦火以後見序而不見詩者所爲也毛公
 於詩第爲之傳不爲之序則其中釋先序時義
 非宏而孰爲之也以鄭元親見而證先秦故有
 五經翼 詩 卷之九 四

之序以六序綴語而例三百五篇序語則古序

宏序昭昭然白黑分矣

五經翼卷之十

北平孫氏家塾本

詩翼

詩集傳名物鈔序

吳師道

白雲先生許公益之讀四書叢說師道旣爲之
 序其徒復有請曰先生所論者獨詩集傳名物
 鈔爲成書嚮聞屢以示子而一二說亦厠子名
 于其間子曷有以播其說師道竊惟詩之興尚

五經翼 詩 卷之十 二

矣當周盛時在下則有三南之風在上則有雅
 頌之作周公取以列之經幽厲之後風雅俱變
 夫子於諸國之風則刪其淫邪於公卿大夫之
 作則取其可爲訓戒者東遷之後王國並列於
 國風而於商周之初考其遺失又得商頌之類
 至魯頌則因其所用之樂歌以著其實以是合
 於周公之所取而爲三百篇若自衛反魯樂正
 雅頌各得其所則指周公之經幾闕失次者爾

是詩之爲經始定於周公再定於夫子遂爲不刊之典不幸厄於秦火中可疑者多而諸傳不察由漢以來毛鄭之學專行歷唐至宋一二代儒始略出已意然程純公呂成公猶主序說子朱子灼見其謬汎掃廓清本義顯白每篇則定其人之作每章則約以賦比興之分叶音韻以復古用吟哦上下不加一字之法略釋而使人自悟破拘牽發蒙蔽復還溫柔敦厚平易老成

五經翼

詩

卷之十

二

之舊自謂無復遺恨烏乎詩一正於夫子而制定再正於朱子而義明朱子之功萬世永賴此名物鈔之所爲作也自北山何先生基得勉齋黃公淵源之傳而魯齋王先生栢仁山金先生履祥授受相承逮公四傳有衍無間益大以尊公念朱傳猶有未備者旁摭博采而多引王金氏附以已見要皆精義微旨前所未發又以小序及鄭氏歐陽氏譜世大多舛一從朱子補定

正音釋考名物度數粲然畢具其有功前傳嘉惠後學羽翼朱傳於無窮豈特小補而已哉然有一事關於詩尤重者不可默而弗言王先王嘗謂今之三百篇非盡夫子之舊秦火詩書同禍書亡缺如此何獨詩無一篇之失如素絢唐棣狸首鸛鳴桑扈先正等篇何以皆不與而已放之鄭聲何爲尚存而不削劉歆言詩始出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蓋聞

五經翼

詩

卷之十

三

夫子三百篇之數而不全則以世俗之流傳管絃之溢在者足之而不辯其非朱子固嘗疑桑中漆洎諸篇用之祀何鬼神享何賓客何詞之諷何禮義之正不得已則取曾氏所以論國策者謂存之而使後世知其非知所以放之之意金先生屢載於論語考證謂諸傳皆然師道嘗舉以告公公方遵用全經宜不得而取也今鈔中二南相配圖王先生所定者蓋合各十有一

篇退何彼穠矣甘棠於王風而削去野有死麋則公固有取於斯矣以公之謹重慮夫啟其末流破壞之弊然卓然有見寤疑辯惑如王先生之言使淫邪三十五篇悉從屏黜之例豈非千古一快朱子復生必以爲然也惜斯論未究而公不可作矣姑識于序篇之末以俟後之君子考焉

五經翼

詩

卷之十

四

辨詩序不可廢

馬端臨

按鄭夾深專詆詩序晦庵從其說所謂事無兩造之辭則獄有偏聽之惑者大意謂毛序不可偏信也然愚以爲譬之聽訟詩者其事也齊魯韓毛則證驗之人也毛詩本書具在流傳甚久譬如其人親身到官供指詳明具有本末者也齊魯韓三家本書已亡於它事中間見一二而真偽未可知譬如其人元不到官又已身亡無可追對徒得之風聞道聽以爲其說如此者也今捨毛詩而求證於齊魯韓猶聽訟者以親身到官所供之案牘爲不可信乃採之於傍人傳說而欲以斷其事也豈不誤哉

五經翼

詩

卷之十

五

詩傳疏義序

朱公遷

說詩之難久矣自孔子說烝民懿德之旨孟子說北山賢勞之意而後世難其人漢儒章句訓詁詳於詩則病甚繼之者說愈煩意愈窒遺遠乎千四百年至明道先生說雄雉兩章得孔孟說詩之法又數十年得朱子而備焉蓋詩主詠歌與文體不同辭若重複而意實相承也意則委婉而辭若甚俗也是則說詩者之難也朱子

五經真詩卷之十

本

取法孔子又取法於孟子又取法於程子少以虛辭助字發之而其脉絡較然自明三百篇可以讀矣然虛辭助字之間似輕而重似汎而切苟有鹵莽滅裂之心焉未必不以易而視之也是則讀詩者又當知其難也諸家自立異者不論惟輔氏羽翼傳說條理通暢甚有賴焉而多冗長不修亦時時有相矛盾者且或傳之約者與之俱約散者與之俱微猶若未能盡也小子

魯鈍庸末何足與言間因輔氏說而擴充之剖析傳文以達經旨而於未發者必究其蘊已發者不美其辭庶幾乎微顯闡幽之意而因傳求經不難也抑嘗從事於斯矣持其無敢慢之心堅其欲自得之志語助之聲隨而為之上下也言之起從而與之周旋也優柔巽伏積日累月乃若有默辨焉此不敏之資因學之方而未敢以為是也夫惟以意逆志者必有大過於茲

五經真詩卷之十

七

閱而敘之則幸矣

韓詩外傳序

錢性善

始余年少讀韓詩外傳疑其爲先秦時文字及授詩爲專門學聞有韓魯齊三家之詩遂求得之因考其說韓詩燕韓嬰所作故號韓詩魯詩浮丘伯傳之魯申培公故號魯詩齊詩齊轅固所傳故號齊詩或以國稱或以氏傳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而韓之傳又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漢藝文志韓詩三十六卷內傳四卷

五經集

詩卷之十

八

外傳六卷說四十一卷隋經籍志韓詩二十二卷薛氏章句唐藝文志韓詩卜商序韓嬰注二十二卷又外傳十卷韓詩存而無傳者至唐猶在今存外傳十篇非韓嬰傳詩之詳者遺說時見於他與毛說絕異茲固不服論也然觀外傳雖非其解經之詳斷章取義要有合於孔門商賜言詩之旨况文辭清婉有先秦風學者安得不宗尚之海岱劉侯貞來守嘉禾聽政之暇因

以其先君子節齋先生手鈔所藏諸書悉刊置郡庠期與四方之士共之顧其意與秘而不傳視爲已私者相去遠矣余聞後漢薛漢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因號薛氏章句今侯父子以韓詩相傳蓋慕薛氏之風而興起千載下者非杲有得於韓氏源委其能然乎今既獲重閱一過故著其說如此尚當舍余詩學侯詩也

五經集

詩卷之十

九

詩敘錄

吳澄

詩風雅頌凡三百十一篇皆古之樂章六篇無辭者笙詩也舊蓋有譜以記其音節而今亡其三百五篇則歌辭也樂有八物人聲爲貴故樂有歌歌有辭和樂之歌曰風其詩乃國中男女道其情思之辭人心自然之樂也故先王采以入樂而彼之絃歌朝廷之樂歌曰雅宗廟之樂歌曰頌於燕饗焉用之於會朝焉用之於享祀

五經真詩

卷之十

十

焉用之因是樂之施於是事故因是事而作爲是辭也然則風因詩而爲樂雅頌因樂而爲詩詩之先後於樂不同其爲歌辭一也經遭秦火樂亡而詩存漢儒以義說詩既不知詩之爲樂矣而其所說之義亦豈能知詩人命辭之本意哉由漢以來說三百篇之義者一本詩序詩序不知始於何人後儒從而增益之鄭氏謂序自爲一編毛公分以寘諸篇之首夫其初之自爲

一編也詩自詩序自序序之非經本旨者學者

猶可攷見及分其以寘諸篇之首也則未讀經文先讀詩序序乃有似詩人所命之題而詩文反若因序以作於是讀者必索詩於序之中而誰復敢索詩於序之外者哉宋儒頗有覺其非者而莫能去也至朱子始深斥其失而去之然後足以一洗千載之謬誤嘗因是舍序而讀詩則雖不煩訓詁而意自明又嘗爲之強詩以合

五經真詩

卷之十

十一

序則雖曲生巧說而義愈晦是則序之有害於詩爲多而朱子之有功於詩爲甚大也今因朱子所定去各篇之序使不淆亂乎詩之正文學者因得以詩求詩而不爲序說所惑若夫詩篇次第則文王之二南而間有平王以後之詩成王之雅頌而亦有康王以後之詩變雅之中而或有類乎正雅之辭者今既無從攷据不敢輒爲之紛更至若變風雖入樂歌而未必皆有所

用變雅或擬樂辭而未必皆爲樂作其與風雅
合編蓋因類附載云爾而頌商時詩也七月夏
時詩也皆異代之辭故處頌詩風詩之末魯頌
乃其臣作爲樂歌以頌其君不得謂之風故係
之頌周公居東時詩非擬朝廷樂歌而作不得
謂之雅故附之豳風焉

五經翼

詩

卷之十

十二

詩補傳序

逸齋

經以經世爲義傳以傳業爲名毛氏詩謂之詁
訓傳故於詁訓則詳於文義則略韓氏有外傳
乃依倣左氏國語非詩傳也惟詩序先儒比之
易繫辭謂之詩大傳近世諸儒或爲小傳集傳
疏義注記論說類解其名不一旣於詁訓文義
互有得失其不通者輒欲廢序以就已說學者
病之補傳之作以詩序爲據兼取諸家之長揆
之情性參之物理以平易求古詩人之意文義
有闕補以六經史傳詁訓有闕補以說文篇韻
異同者一之隱與者明之窒礙者通之乖離者
合之謬誤者正之曼衍者削之而意之所自得
者亦錯出其間補傳大畧如此或曰詩序可盡
信乎曰聖人刪詩定詩詩序猶書序也獨可廢
乎況詩序有聖人爲之潤色者如都人士之序
記禮者以爲夫子之言齊之序與論語合孔叢

五經翼

詩

卷之十

十三

子所記夫子讀二南及栢舟諸篇其說皆與今序義相應以是知詩序嘗經聖人筆削之手不然則取諸聖人之遺言也故不敢廢詩序者信六經也尊聖人也若夫聞見單淺古書之存於世者力不能盡得未敢以今日之言爲然博雅君子儻嗣而修之使詩之一經無所闕疑不亦吾乎

五經翼

詩
卷之十

十四

感興詩通序

胡炳文

夫子讀周公尹吉甫之詩皆贊之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以其詩有關於天理民彝有關於世變也子朱子感興詩兼之矣明道統斥異端正人心黜末學六百三十字中凡天地萬物之理聖賢萬古之心古今萬事之變闕焉使擊壤翁早得見之安得謂刪後果無詩哉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與中庸合朱子分中

五經翼

詩
卷之十

十五

庸作五節詩凡五起伏亦無有不合者獨恐後之註其詩者未必皆能如朱子之註中庸耳然由此十家之註以會朱子之意則亦未必不爲行遠升高之一助云泰定甲子十月望日新安後學胡炳文序

詩童子問

胡一中

詩童子問者潛庵輔傳貽先生所著羽翼朱子之集傳者也自三百五篇穿鑿於小序傳會於諸儒六義之不明久矣至朱子一正聖人之經微詞與旨昭若日星先生親炙朱子之門深造自得於問答之際尊其師說退然弗敢自專故謙之曰童子問既具載師友粹言於前復備論詩序辨說於後俾讀詩者優柔聖經賢傳之趣

五經翼

詩

卷之十

十六

而鼓舞焉飛魚躍之天豈不大有功於彝倫也哉裝於樞李聞士夫藏是書如至寶傳是書如秘術殊有負者述之本意今閱建陽書市至余君志安勤有室昉得是書而錢諸梓且載文公傳于上而附童子問于下粲然明白作而喜曰昔私於家傳者今公於天下後世矣學者抑何幸焉志安徵序其端敢不再拜盥手而敬書之

辨說詩之失

黃澤

古者重聲教故采詩以觀所被之淺深然今三百篇有出於太師所采者周南召南是也有錄於史官而非太師所采者豳風及周大夫所作是也其餘諸國風多是東遷以後之作率皆諸國史官所自記錄方周之盛美刺不興漢廣江沱諸詩雖足以見諸侯之美而風化之原實繫於周其後天子不能統一諸侯諸侯善惡皆無

五經翼

詩

卷之十

十七

與於周故不以美刺皆謂之變風以其不繫於二南而各自爲風也周禮王巡守則太史太師同車方采詩之時太師掌其事而太史錄其時世及巡守禮廢大師不復采詩而後諸國之詩皆其國史所自記錄以考見風俗盛衰政治得失若左傳於高克之事則曰鄆人爲之賦清人范姜之事則曰衛人爲之賦碩人必有所據矣故大序曰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衰

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諷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是說詩者不可不辨采詩之時世也黍離降爲國風此時王澤猶未竭也故人民忠愛其君猶能若此其後聽者既翫而言者亦猷遂與之相忘則雖國風亦不可復見至此則書葬以來文治之迹始刻絕矣以時考之國風止於澤陂在頃王之世當魯文公之時故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故說詩者尚論其世也

五經翼

詩

卷之十

十

詩傳旁通序

翟思忠

夫詩六經中之一經也三百篇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六義以該之曰風賦比興雅頌蓋其言之美惡勸焉懲焉使人各正其性情也自聖人刪之後分而爲四曰齊曰魯曰韓曰毛校之三代獨毛與經合學者多宗之故曰毛詩由漢而唐諸大名儒有傳有箋有疏有註異焉同焉各成一家至于有宋文公朱先生爲之集傳闡聖人之微言指學者之捷徑上以正國風下以明人倫豈但場屋之資而已哉三山梁先生友直號庸齋惛惛於此昧必欲聳情必欲解參諸先正問之老宿遇有所得手纂成帙曰詩傳旁通旁通者引用羣經兼輯詩說不泥不僻如易之六爻發揮旁通周流該貫也用功懇矣淑人多矣嗚呼先生可謂溫柔敦厚深於詩之教者與

五經翼

詩

卷之十

十

詩辨

王直

聖人垂訓於方來也其見諸言行之間者既周且詳而盡心焉者於六經尤著焉六經非聖人之所作因舊文而刪定者也易因伏羲文王之著而述之大傳所以明陰陽變化之理書因典謨訓誥之文而定之所以紀帝王治亂之迹春秋因魯史之舊而修之所以明外伯內王之分詩因列國歌謠風雅之什而刪之所以陳風俗

五經翼

詩

卷之十

二十

之得失禮所以著上下之宜樂所以導天地之和皆切於日用當於事情而爲萬世之準則也其於取舍用意之際似寬而實嚴若疎而極密故學者捨六經無以爲也奈何秦燬之烈燔滅殆盡至漢嘗尊而用之而莫得其真或傳於老生之所記誦或出於屋壁之所秘藏記誦者則失於舛謬秘藏者未免放脫畧先儒因其舛謬脫畧復從而訂定之務足其數而以已見加之

其闕者或僞爲以補之或取其已刪者而足之

其受禍之源雖同而詩爲尤甚夫詩本三千篇聖人刪之十去其九則其存者必合聖人之度皆吟咏情性涵暢道德者也故聖人之言曰興於詩教其子則曰不學詩無以言與門弟子語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至於平居雅言亦未嘗忘之詩之爲用矇瞽之人習而誦之咏之閨門被之管絃薦之郊廟享之賓客何

五經翼

詩

卷之十

廿一

所往而非詩邪後世置之博士以謹其傳爲用固亦大矣則其溫厚和平之氣皆能感發人之善心者可知焉今之存者乃以鄭衛淫奔之詩混之以足三百十一篇之數遂謂聖人之所刪至如桑中溱洧之言皆牧豎賤隸之所羞道聖人何所取而存邪旣其辭者何所興言之復何加邪學之何益於德誦之閨門烏使其非禮勿聽邪被之管絃薦之郊廟鬼神饗之賓客意何

在邪是未可知也且聖人有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然思且無邪見於言者又何整邪假使聖人實存之則其所刪者又必甚于是邪或曰聖人存之者蓋欲後世誦而知恥所以懲創人之逸志亦垂戒之意也是故春秋據事直書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皆明言之而不隱及其成也皆知畏思詩之爲意豈外是哉嗟乎舉善之是尚惡者固自知其非且春秋者國史也

五經集

詩

卷之十

廿二

備列國之事必欲見其葬弔會盟聘享征伐嫁娶之節闕之則後世無所傳無所傳則後世無所信故備書之而用意之深則在明褒貶於片言之間也然詩既爲民間歌謠之什遺其善固不可失其惡又烏害於道乎由是論之則淫奔之詩在聖人之所刪蓋必矣且張載子厚嘗論衛人輕浮怠惰故其聲音亦淫靡聞其樂使人有邪僻之心而鄭爲尤甚矣夫聖人教人以孝

悌忠信悃不挽手提耳以囑之何適以淫靡之樂而使人起邪僻之心乎故其論爲邦亦曰放鄭聲然則撥之於理據之於經考之於聖人之言意雖有儀秦之辯吾知其叛於理而失聖人垂訓之意矣

五經集

詩

卷之十

廿三

詩論

章 懋

詩之二南蓋所以咏歌文王之化也聖人采民
謠被管絃而用鄉人邦國以化天下以教後世
鏗錡炳耀馨馥汗簡固宜其誦聖德而美政治
者無所不至也今考其詩大率多述閭閻之事
與夫邨謠野誦之聲其詞曾無少及於文王者
是豈文王之德無足稱耶噫此文王之所以爲
至德所謂其民皞皞而莫知爲之者也夫關雎

五經集

詩

卷之十

十四

樛木之后妃宮人能知之鵲巢采蘋之夫人南
國之家能知之兔置之武夫羔羊之大夫在野
在朝者知之而甘棠之召伯人之蒙其惠者知
之知之固可得而咏歌之至於文王之德穆穆
深遠其孰得而知之哉舉一世之咸固於文王
大造之仁鼓之舞之而莫測其用譬猶乾元默
運太虛無爲而草木飛走羣生之物發育長養
於春風和氣之中不知所以然而然也其形諸

咏歌亦不過如春鳥秋蛩感時令而自鳴其樂

耳彼何有於文王之德而咏歌之哉又况高厚
不可繪而動植易以畫溟渤不可探而沿泚易
以測仁厚之公子可以麟趾比仁心之諸侯可
以駉虞言而文王之仁非特駉虞麟趾也彼雖
欲歌頌之亦安所指其舌哉昔堯舜之爲君也
康衢謠之擊壤歌之但曰不識不知而已曰帝
力何有於我而已而巍巍如天之德蕩蕩乎民

五經集

詩

卷之十

十五

無能名焉文王其堯舜矣乎詩詞之無及者無
怪也雖然衆流涓涓皆大海之水隙光熒熒皆
日月之明彼后妃夫人與其諸侯大夫之賢何
莫非文王之化哉詞人之辭雖未嘗及於文王
而實以深見文王之德轉移動化之妙始作於
家邦終于四海無以復加者矣故孔叢子曰吾
於周南召南見周道之所以盛也若夫歌聖德
而美政治則周公之雅頌詳焉所謂惟聖人能

知聖人者也彼二南詩人誠不足以及此

五經翼

詩

卷之十

七

讀毛詩

黃仲昭

自武王有天下詩之作於周者皆謂之雅及平
王東遷詩之作於周者則降而爲風果其詩之
自降耶抑夫子刪詩而降之耶謂其自降則平
王雖東遷而天子之名猶在其詩固不得謂之
風謂夫子降之則夫子脩春秋常以尊周爲義
今而刪詩乃降之使下同於列國不亦自相矛
盾耶噫是亦足以驗世道之升降矣周之世道
莫升於武王有天下之後莫降於平王東遷之
時世道有升降則詩隨之而爲升降者理也亦
勢也是故周之盛時成王爲天子周公相之朝
廷制作大備故其詩之見於小雅者則爲燕饗
之樂其見於大雅者則爲會朝之樂受釐陳戒
之辭武惟忻和悅以盡羣下之情武恭敬齋莊
以發先王之德藹然雍熙泰和之氣象焉及周
之衰平王東遷朝廷已無制作其詩之見於國

五經翼

詩

卷之十

七

中者不過閔宗周之顛覆傷行役之勞苦述其
 亂離之憂淫奔之情甚至忘申侯殺父之仇反
 爲之戍守致民之怨而形於詩焉果有如小雅
 之惟忻和悅者歟果有如大雅之恭敬齋莊者
 歟其詩既無二雅之事則亦民俗歌謠之詞與
 列國等耳夫子蓋亦因其詩之自降是以從而
 降之也雖然平王之詩與二雅之正者固大有
 間矣然者爲天子之詩以之而附於變雅可也

五經真詩

卷之十

其

大雅小雅
 楊慎
 詩大序曰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此
 說未安大雅所言皆受命配天繼代守成固大
 矣小雅所言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亦
 豈小哉華谷嚴坦叔云雅之小大特以體之不
 公爾蓋優柔委曲意在言外風之體也明白正
 大直言其事雅之體也純乎雅之體者爲雅之
 大雅乎風之體者爲雅之小今考小雅正經十
 六篇大抵寂寥短章其篇首多寄興之辭蓋兼
 有風之體大雅正經十八篇皆春容大篇其辭
 肯正大氣象開闊與國風戛然不同比之小雅
 亦自不侔矣至於變雅亦然變小雅中固有雅
 體多而風體少者然終不得爲大雅也離騷出
 於國風言多比興意亦微婉世以風騷並稱謂
 其體之同也太史公稱離騷曰國風好色而不
 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言

五經真詩

卷之十

廿九

離騷兼國風小雅而不言其兼大雅見小雅與風騷相類而大雅不可與風騷並言也咏呦呦鹿鳴食野之苹便識得小雅興趣誦文王在於昭于天便識得大雅氣象小雅大雅之別昭昭矣華谷此說深得二雅名義可破政有大小之說特爲表出之

五經真

詩

卷之十

三

毛詩鳥獸草木疏序

曹學佺

夫詩蓋有草木鳥獸蟲魚疏云鄭夾漈以爲晉陸機撰通考據崇文總目以爲吳太子中庶子烏程令陸機撰陳振孫曰按陸氏釋文斷非晉之士衡而其書引郭璞注爾雅則當在郭之後亦未必吳時人也陸氏者唐陸德明也有莊子音釋間亦用之至孔疏呂記太平御覽諸書多所采獲矣但書止二卷來掛萬之議附詩釋詁背通儒之致馬氏鄭氏均病之焉里人吳君悼其失傳收諸散見引而伸之推而廣之昔但二卷今爲三十音但附詩今實博采矣于是名曰毛詩鳥獸草木攷焉其曰毛詩者本文之下仍用毛萇大小序也其先鳥獸而後草木者蓋夫子標多識之目而國風首閟雅之篇也其次則風雅頌不相凌奪如野有死鹿先舉國風呦呦鹿鳴次及小雅是也其類則有當廣者如草木

五經真

詩

卷之十

三

之外而有竹穀羽毛之外而有鱗介是也又有當附者如馬之類而有騏驎犬之類而有盧鹿是也其體則本吳仁傑離騷艸木疏而爲之也其用則本五雅及本草證類諸儒注疏而爲之也其博采諸家仍存名氏則本呂伯恭讀詩記而爲之也書成愚得寓目焉曰噫備矣詩三百篇古今說者紛紛不一詩之刪也太史公曰古者詩本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複取其可施於

五經翼

詩

卷之十

三

禮義者三百五篇孔穎達謂書傳所引之詩在多逸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而去九也朱文公曰三百篇未必皆可施於禮義但存其實以爲鑒戒耳馬貴與謂審如是說則詩原未嘗刪何以有諸逸詩也詩之序也相承謂子夏所初而毛公及衛敬仲加潤色之矣王介甫謂詩人所自製樂夢得謂孔子授子夏而傳之是何抗之使高也韓昌黎嘗以三事疑其非而朱晦翁

則極力排斥之謂爲後人所妄作又何抑之使卑也詩之說也自陸璣始人議其略穎達之書于郊社宗廟刑名度數罔不周備而元豐格焉歐陽詩譜以爲絳州得之古本及自補十五篇極撻倖矣然不信符命至疑玄鳥生民爲誣何其固也浚儀詩攷以爲本諸說文爾雅諸書萃爲一編稱知要矣然不取毛序必欲參攷齊魯韓三家而後信何其迂也之數公者皆衰然大

五經翼

詩

卷之十

三

儒而蔚然名家者也是此非彼未有定論後之學者何所折衷愚不敏竊謂一言以蔽曰思無邪則太史公所謂取其施於禮義者近之語往知來可與言詩則毛萇謂詩序爲子夏所作者近之述而不作多聞闕疑則馬端臨謂其人可攷其意可尋者夫子錄焉其人不可攷其意不可尋者夫子刪焉其言亦近之大抵必會乎刪之意而後可與言序必會乎序之意而後可與

言疏今吳君之疏必本諸序猶乎作序者即欲
強解逸詩一篇不可得也然林宗伯少子世陞
本王應麟之詩傳圖要作人物考三十卷陳泰
戎第本吳棫之補音作詩經古音四卷與吳君
而皆閩郡人爲一時之盛云

王經翼詩

卷之十

辛四

五經翼

北平孫承澤遵輯

同里王崇簡

禹航嚴沆

訂正

第十一卷

春秋翼

春秋公羊傳解詁序

何休

春秋左傳集解序

杜預

五經翼

春

卷十一目次

春秋穀梁傳集解序

范甯

春秋正義序

孔穎達

春秋宗指論

啖助

三傳得失議

趙宦

趙氏損益議

趙宦

春秋繁露序

樓郁

春秋論上中下

歐陽脩

春秋傳序

程頤

春秋定天下之邪正論 蘇軾

第十二卷

春秋翼

春秋權衡序

劉敞

春秋提綱序

胡光世

春秋辯

鄭樵

因舊史以脩春秋

三傳各有得失

五經翼

春秋卷十二目次

二

例非春秋之法

褒貶

春秋日月褒貶之例論 呂大圭

特筆

春秋纂例序

朱臨

春秋辨疑序

第十三卷

春秋翼

春秋傳序

胡安國

春秋識考三編序略

蔡適

徐湖州春秋解序

春秋經解序

楊時

春秋比事序

陳亮

春秋尊王發微序

魏安行

春秋古經後序

李眉山

講春秋序

李弁

五經翼

春秋卷十三目次

三

春秋通說序

黃仲炎

講春秋序

黃淵

春秋集註序

張洽

春秋集傳詳說序

家鉉翁

題劉著作春秋講義

真德秀

春秋意林序

史有之

第十四卷

春秋翼

春秋王伯列國世紀序	李琪
春秋諸國統紀序	齊履謙
春秋敘錄	吳澄
春秋通旨後題	吳榮
春秋權衡意林後題	
春秋纂例辨疑後題	
春秋傳授譜序	
春秋釋例後題	
五經翼 <small>春秋</small> 卷十二目次	四
春秋舉傳論序	
春秋世變圖序	
論改元	
春秋本義序	程端學
春秋釋義序	俞阜
第十五卷	
春秋翼	
春秋纂疏序	虞集

春秋諸傳會通序	李庶
論四事以考書法	黃澤
春秋屬辭序	趙昉
春秋左傳補注序	
春秋集傳序	
春秋師說序	
周正考	
典宋潛溪論春秋書	
五經翼 <small>春秋</small> 卷十目次	五
第十六卷	
春秋翼	
春秋經筌序	趙鵬飛
春秋析句附元序	劉炳
春秋論	章懋
春秋私考序	唐順之
春秋論	
周正辯	周洪謨

春秋正傳序

湛若水

周正考

林懋和

春秋集解序

李維楨

左國書序

李光縉

春秋匡解序

錢謙益

五經翼

春

卷十六 日次

六

五經翼卷之十一

北平孫氏家塾本

春秋翼

公羊傳序

漢何休

昔者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二學者、聖人之極致、治世之要務也、傳春秋者非一本、據亂而作、其中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至有倍經任意、反傳違戾者、其勢雖同、不得不廣、是

五經翼

春

卷十一

以講誦師言、至於百萬、猶有不解、時加讓嘲、辭援引他經、失其句讀、以無爲有、甚可閔笑者、不可勝記也、是以治古學、貴文章者、謂之俗儒、至使賈逵緣隙奮筆、以爲公羊可奪、左氏可興、恨先師觀聽不決、多隨二創、此世之餘事、斯豈非守文持論、敗績失據之過哉、余竊悲之久矣、往者略依胡毋生條例、多得其正、故遂隱括、使就繩墨焉、

春秋左氏傳序

杜預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檇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僞。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卽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故傳曰。其

五經翼

卷十一

十一

二

五經翼

卷十一

十一

三

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修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爲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賡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水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卽以爲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

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發傳之體有三。而爲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丘城綠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聯。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辟。盛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

五經翼

春

卷十一

四

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若如所論。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答曰春秋雖以一字爲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爲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爲斷。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

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不成爲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屑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爲異。專修丘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總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端。蓋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然劉子駿創通天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

五經翼

春

卷十一

五

先儒之美者也。未有類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類之違。以見同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諸第。歷數相與爲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令學者視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爲仲尼自衛反魯。修春秋。立素王。丘明爲素

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危行言孫以碑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丘卒敢問所安答曰異乎余所牽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歟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為感也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為終也

五經翼

卷十一

十

曰然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答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啟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墜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法將來所書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曆即周正也所稱之公即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

王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此其義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辟患非所聞也子路欲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先儒以為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已妖矣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

五經翼

卷十一

七

邾射不在三叛之數故余以為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為得其責至於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

春秋穀梁集解

音范 寄

自周道衰陵、乾綱絕紐、禮壞樂崩、彝倫攸斁、弑逆篡盜者國有、淫縱破義者比肩、是以妖災因釁而作、民俗染化而遷、陰陽爲之愆度、七曜爲之盈縮、川岳爲之崩竭、鬼神爲之疵厲、故父子之恩缺、則小弁之刺作、君臣之禮廢、則桑扈之諷興、夫婦之道絕、則谷風之篇奏、骨肉之親離、則角弓之怨彰、君子之路塞、則白駒之詩賦、天

五經翼

卷十一

人

垂象、見吉凶、聖作訓、紀成敗、欲人君戒慎厥行、增修德政、蓋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履霜堅冰、所由者漸、四夷交侵、華戎同貫、幽王以暴虐見禍、平王以微弱東遷、征伐不由天子之命、號令出自權臣之門、故兩觀表而臣禮亡、朱干設而君權喪、下陵上替、僭倖理極、天下板蕩、王道盡矣、孔子觀滄海之橫流、通謂然而嘆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言文王之道喪、與之者在已、於是

就太師而正雅頌、因魯史而修春秋、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所以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羣后也、於時、則接乎隱公、故因茲以託始、該二儀之化育、贊人道之幽變、舉得失以彰黜陟、明成敗以著勸誡、極類綱以盡三五、鼓芳風以扇遊塵、一字之褒、寵賚華袞之贈、片言之貶、辱過市朝之撻、德之所助、雖賤必申、義之所抑、雖貴必屈、故附勢匿非者、無所逃其罪、潛

五經翼

卷十一

九

德獨運者、無所隱其名、信不易之宏軌、百王之通典也、先王之道既弘、麟感化而來應、因事備而終篇、故絕筆於斯年、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其善於春秋、春秋之傳有三、而爲經之旨一、臧否不同、褒貶殊致、蓋九流分而微言隱、異端作而大義乖、左氏以鬻拳兵諫爲愛君、文公納幣爲用禮、穀梁以衛輶拒父爲尊祖、不納子糾爲內惡、公羊以祭仲廢君爲行權、妾母稱

夫人爲合正、以兵諫爲愛君。是人主可得而脇也。以納幣爲用禮。是居喪可得而婚也。以拒父爲尊祖。是爲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納子糾爲內惡。是仇讐可得而容也。以廢君爲行權。是神器可得而闕也。以妾母爲夫人。是嫡庶可得而齊也。若此之類。傷教害義。不可得強通者也。凡傳以通經爲主。經以必當爲理。夫至當無二。而三傳殊說。庸得不棄其所滯。擇善而從乎。既不俱

五經翼

春

卷十一

十

當則固容俱失。若至言幽絕。擇善靡從。庸得不金舍以求宗據。理以通經乎。雖我之所是。理未全當。安可以得當之難。而自絕於希通哉。而漢興以來。環望碩儒。各信所習。是非紛錯。準裁靡定。故有父子異同之論。石渠分爭之說。廢典由於好惡。盛衰繼之辯訥。斯蓋非通方之至理。誠君子之所歎息也。左氏鑿而富。其失也誣。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若能

富而不誣。清而不短。裁而不俗。則深於其道者也。故君子之於春秋。沒身而已矣。升平之末。歲次大梁。先君寓之注北蕃。題軫頓駕于吳。乃帥門生故吏我兄弟子姪。研講六籍。次及三傳。左氏則有服杜之注。公羊則有何嚴之訓。釋穀梁傳者。雖近十家。皆膚淺末學。不經師匠。辭理典據。既無可觀。又引左氏公羊以解此傳。文義違反。斯害也已。於是乃商略名例。敷陳疑滯。博士諸儒同

五經翼

春

卷十一

十

異之說。昊天不弔。泰山其頽。匍匐墓次。歿亡無日。日月逾邁。跂及視息。乃與二三學士及諸子弟。各記所識。并言其意。業未及終。嚴霜夏墜。從弟彫落。二子泯沒。天實喪予。何痛如之。今撰諸子之言。各記其姓名。名曰春秋穀梁集解。

春秋正義序

孔穎達

夫春秋者紀人君動作之務。是左史所職之書。王者統三才而宅九有、順四時而治萬物、四時序、則玉燭調於上、三才協、則寶命昌於下、故可以享國永年、今聞長世、然則有爲之務、可不慎與、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則必盡其敬、戎則不加無罪、盟會協於禮、典勳順其節、失則貶其惡、得則褒其善、此春秋之大旨、爲皇王之明鑒也、

五經翼

春

卷十一

十三

若夫三始之目、章於帝軒、六經之道、光於禮記、然則此書之發、其來尚矣、但年祀縣邈、無得而言、暨乎周室東遷、王綱不振、楚子北伐、神器將移、鄭伯敗王於前、晉侯請隧於後、竊僭名號者、何國不然、專行征伐者、諸侯皆是、下陵上替、內叛外侵、九域騷然、三綱遂絕、夫子內韞大聖、逢時若此、欲垂之以法、則無位、正之以武、則無兵、賞之以利、則無財、說之以道、則不用、虛歎銜書

之風、乃似喪家之狗、既不救於已往、冀垂訓於後昆、因魯史之有得失、據周經以正褒貶、一字所嘉、有同華袞之贈、一言所黜、無異蕭斧之誅、所謂不怒而人威、不賞而人勸、實永世而作則、歷百王而不朽者也、至於秦滅典籍、鴻猷遂寢、漢德既興、儒風不泯、其前漢傳左氏者、有張蒼、賈誼、尹咸、劉歆、後漢有鄭衆、賈逵、服虔、許惠卿之等、各爲詁訓、然雜取公羊穀梁以釋左氏、此

五經翼

春

卷十一

十三

乃以冠雙屨、將絲綜麻、方鑿圓柄、其可入乎、晉世杜元凱、又爲左氏集解、專取丘明之傳、以釋孔氏之經、所謂子應乎母、以膠投漆、雖欲勿合、其可離乎、今校先儒優劣、杜爲甲矣、故晉宋傳授、以至于今、其爲義疏者、則有沈文何、蘇寬、劉炫、然沈氏於義例粗可、於經傳極疎、蘇氏則全不體本文、唯旁攻賈服言、後之學者、鑽仰無成、劉炫於數君之內、實爲翹楚、然聰慧辯博、固亦

罕備而探賾鉤深未能致遠其經注易者必具
飭以文辭其理致難者迺不入其根節又意在
矜伐性好非毀規杜氏之失凡一百五十餘條
習杜義而攻杜氏猶蠹生於木而還食其木非
其理也雖規杜過義又淺近所謂捕鳴蟬於前
不知黃雀在其後案僖公三十三年經云晉人
敗狄于箕杜注云卻缺稱人者未爲卿劉炫規
云晉侯稱人與穀戰同案穀戰在葬晉文公之
前可得云背喪用兵以賤者告箕戰在葬晉文
公之後非是背喪用兵何得云與穀戰同此則
一年之經數行而已曾不勘省上下矣規得失
又襄公二十一年傳云邾庶其以漆間丘來奔
以公姑姊妻之杜注云蓋寡者二人劉炫規云
是襄公之姑成公之姊只一人而已案成公二
年成公之子公衡爲質及宋逃歸案家語本命
云男子十六而化生公衡已能逃歸則十六七

矣公衡之年如此則於時成公三十三四矣計
至襄二十一年成公七十餘矣何得有姊而妻
庶其此等皆其事歷然猶尚妄說况其餘錯亂
良可悲矣然此諸義疏猶有可觀今奉勅刪定
據以爲本其有疎漏以沈氏補焉若兩義俱違
則特申短見雖課率庸鄙仍不敢自專謹與朝
請大夫國子博士臣谷那律故四門博士臣楊
士勛四門博士臣朱長才等對共案定至十六
年又奉勅與前修疏人及朝散大夫行大學博
士上騎都尉臣馬嘉運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
上騎都尉臣王德韶給事郎守四門博士上騎
都尉臣蘇德融登仕郎守太學助教雲騎尉臣
隨德素等對勅使趙弘智覆更詳審爲之正義
凡三十六卷冀貽諸學者以裨萬一焉

春秋宗指論

啖助

夫子所以脩春秋之意、三傳無文、說左氏者、以爲春秋者周公之志也、暨乎周德衰、典禮喪、諸所記注、多違舊章、宣父因魯史成文、考其行事、而正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言公羊者、則曰、夫子之作春秋、將以黜周王魯、變周之文、從先代之質、解穀梁者、則曰、平王東遷、周室微弱、天下板蕩、王道盡矣、夫子傷之、乃作春秋、所以明黜陟、著勸戒、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使夫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吾觀三家之說、誠未達乎春秋大宗、安可議其深旨、可謂宏綱既失、萬目從而大去者也、予以爲春秋者、救周之弊、革禮之薄、何以明之、前志曰、夏政忠、忠之弊野、殷人承之以敬、敬之弊鬼、周人承之以文、文之弊僂、救僂莫若以忠、復當從夏政、夫文者、忠之末也、設教千本、其弊猶末、設

五經翼

春

卷十一

十六

五經翼

春

卷十一

十七

教千末、弊將何若、武王周公承殷之弊、不得已而用之、周公既沒、莫知改作、故其類弊甚于二代、以至東周、王綱廢絕、人倫大壞、夫子傷之、曰、虞夏之道、寡怨于民、殷周之道、不勝其弊、又曰、後代雖有作者、虞帝不可及已、蓋言唐虞淳化、難行于季末、夏之忠道、當變而致焉、是故春秋以權輔正、以誠斷禮、用忠道原情爲本、不拘浮名、不尚狷介、從宜救亂、因時黜陟、或貴非禮勿動、或貴貞而不諂、進退抑揚、去華居實、故曰、救周之弊、革禮之薄也、古人曰、殷變夏、周變殷、春秋變周、又言三王之道如循環、太史公亦言聞諸董生曰、春秋上明三王之道、公羊亦言樂道堯舜之道、以俟後聖、是知春秋樂用二帝三王之法、以夏爲本、不全守周典、理必然矣、按杜氏所論、褒貶之指、唯據周禮、若然、則周德雖衰、禮經未泯、化人足矣、何必復作春秋乎、且游夏之

徒皆造堂室其于典禮固當洽聞述作之際何其不能贊一辭也又云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則夫子曷云知我者亦春秋罪我者亦春秋乎斯則杜氏之言陋于是矣何氏所云變周之文從先代之質雖得其言用非其所不用之于性情而用之于名位失指淺末不得其門者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所言變從夏政唯在立忠為教原情為本非謂改革爵列損益禮樂者也

五經翼

春

卷十一

十一

故夫子傷王威不行下同列國首王正以大一統先王人以黜諸侯不書戰以示莫敵稱天王以表無二尊唯王為大邈矣崇高反云黜周王魯以為春秋宗指兩漢專門傳之于今悖禮誣聖反經毀傳訓人以逆罪莫大焉范氏之說粗陳梗槩殊無深旨且歷代史書皆是懲勸春秋之作豈獨爾乎是知雖因舊史酌以聖心撥亂反正歸諸王道三家之說俱不得其門也或問

春秋始于隱公何也答曰夫子之志冀行道以拯生靈也故歷國應聘希遇賢主及麟出見傷知為哲人其萎之象悲大道不行將託文以見意雖有其德而無其位不作禮樂乃修春秋為後王法始于隱公者以為幽厲雖衰雅未為風平王之初人習餘化苟有過惡當以王法正之及代變風移陵遲久矣若格以太平之政則比屋可誅無復善惡故斷自平王之末而以隱公為始所以拯薄俗勉善行救周之弊革禮之失也

五經翼

春

卷十一

十一

三傳得失議

陸燦助

古之解說，悉是口傳。自漢以來，乃爲章句。如本艸皆後漢時郡國，而題以神農、山海經廣說。殷時而云夏禹所記，自餘書籍，比比甚多。是知三傳之義，本皆口傳。後之學者，乃著竹帛，而以祖師之目題之。予觀左氏傳，自周晉齊宋楚鄭等國之事最詳。晉則每一出師，具列將佐。宋則每因興廢，備舉六卿。故知史策之文，每國各異。左

五經翼

卷十一

二十

氏得此數國之史，以授門人，義則口傳，未形竹帛。後代學者，乃演而通之，總而合之，編次年月，以爲傳記。又廣采當時文籍，故兼與子產、子及諸國卿佐家傳，并卜書、夢書，及雜占書，縱橫家、小說、諷諫等，雜在其中。故敘事雖多，釋意殊少。是非交錯，洞然難證。其大略皆是左氏舊意。故比餘傳其功最高。傳采諸家，敘事尤備。能令百代之下，頗見本末，因以求意，經文可知。又况

論大義得其本源，解三數條大義。天王狩于河陽之類。亦

以原情爲說，欲令後人推此以及餘事，而作傳

之人，不達此意，妄有附益，故多迂誕。又左氏本

未釋者，抑爲之說，遂令邪正紛揉，學者迷宗也。

公羊、穀梁，初亦口授，後人據其大義，散配經文。

傳中猶稱穀梁子曰，是其證也。故多乖謬，失其綱統。然其大指

亦是子夏所傳，故二傳傳經密於左氏。穀梁意

深，公羊辭辯，隨文解釋，往往鉤深，但以守文堅

五經翼

卷十一

廿一

滯，泥難不通。此附日月、曲生條例，義有不合，亦

復強通，踏駁不倫。或至矛盾，不近聖人夷曠之

體也。夫春秋之文，一字以爲褒貶，誠則然矣。其

中亦有文異而義不異者。許內以舉外因舊史之文之類是也。二

傳穿鑿，悉以褒貶言之。是故繁碎甚於左氏。公

羊穀梁，又不知有不告則不書之義。凡不書者，

皆以義說之。且列國至多，若盟會征伐，喪紀，不

告亦甚。則一年之中，可盈數卷。况他國之事，不

憑告命。從何得書。但書所告之事。定其善惡。以
文衰貶。左氏言衰貶者。又不過十數條。其餘
事同文異者。亦無他解。舊解皆言從告及舊史
之文。若如此論。乃是夫子寫魯史爾。何名脩春
秋乎。改削二者之說。俱不得中。

趙氏損益議

唐趙匡

陳先生集三傳之善。以說春秋。其所未盡。則申
已意。條例明暢。真通賢之為也。惜其經之大意。
或未標顯。傳之取舍。或有過差。蓋纂集僅畢。未
及詳省。故古人云。聖人無全能。况賢者乎。予
因尋繹之。夫心所不安者。隨而取之。陳氏依公
羊家舊說云。春秋受周之文。從夏之質。予謂春
秋因史制經。以明王道。其指大要二端而已。與

常典也。著權制也。故凡郊廟。祭不書。卷紀。春
之外。雜喪事。朝聘。變文者。上之非禮也。祀伯
皆記非禮也。朝聘。姬來朝其子之類是也。蒐
狩。昏取。此二禮常。皆違禮則譏之。依周禮。是
與常典也。明不。非常之事。典禮所不及。則裁之
聖心。以定褒貶。所以窮精理也。謂變。精理者。非
權無以及之。權衡所以辨輕重。言聖人。故曰可
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是以游夏
之徒。不能贊一辭。然則聖人當發機斷。以定歷

中辨或質疑。為後王法。何必從夏乎。或曰。若非
變周之意。則周典未亡。焉用春秋。答曰。禮典者。
所以防亂耳。亂既作矣。則典禮非能治也。喻之
一身。則養生之法。所以防病。病既作矣。則養生
之書不能治也。治之者在鍼藥爾。故春秋者。亦
世之鍼藥也。相助救世。理當如此。何云變哉。若
謂春秋變禮典。則鍼藥亦為變養生。可乎哉。問
者曰。若春秋亦變周之意。則帝王之制。莫盛於

五經翼

卷十一

廿四

周乎。答曰。非此之謂也。夫改制創法。王者之事。
夫子身為人臣。分不當爾。若夫帝王簡易精淳
之道。安得無之哉。問者曰。然則春秋救世之宗
指安在。答曰。在尊王室。正陵僭。舉三綱。提五常。
彰善癉惡。不失纖芥。如斯而已。觀夫三家之說。
其弘意大指。多未之知。褒貶差品。所中無幾。故
王崩不書者三。王葬不書者七。春秋時凡十二
王。其有崩葬不
見於經者三。嗣王即位。桓文之霸。皆無義說。
十

亦不言。盟會侵伐。豈非褒貶。亦莫之論。三傳略
其意。舉數事。觸類皆爾。故曰弘意大指。多未知之也。
至於分析名目。以示懲勸。乖經失指。多非少是。
啖氏雖已裁擇。而蕪穢尚繁。於戲。聖典翳霾千
數百年。理當發揮。不可以已。豈苟駁先儒說。故
褒貶之指在乎例。綴敘之意在乎體。所謂體者。
其大槩有三。而區分有十。所謂三者。凡即位。崩
薨卒葬。朝聘盟會。此常典所當載也。故悉書之。

五經翼

卷十一

廿五

隨其邪正而加褒貶。此其一也。祭祀。婚姻。賦稅。
軍旅。蒐狩。皆國之大事。亦所當載也。其合禮者。
夫子脩經之時。悉皆不取。故公穀云。常事不書。
是也。其非者。及合於變之正者。乃取書之。而增
損其文。以寄褒貶之意。此其二也。慶瑞。災異。及
君被殺。被執。及奔放逃叛。歸入納立。如此。金非
常之事。亦史冊所當載。夫子則因之而加褒貶
焉。此其三也。此述作之大凡也。所謂十者。一曰

悉書以志實。

朝聘用兵之類。一。切書之以著事實。

二曰略常以明

禮。

祭記婚姻等合禮者皆常事不書。

三曰省辭以從簡。

從省。文貴。

類盡然。諸前日後凡師不言君使之類是也。

四曰變文以示義。但經文此

常例變一字者。

五曰卽辭以見意。

謂不成例者。但於辭中見。

必有褒貶之義。

六曰記是以著

來趨公孫敖之卷之類是也。

非。

書于同生及葬。諸侯之類是也。

七曰示諱以存禮。

內惡事皆。隱避其文。

臣。

八曰詳內以異外。

內卿卒皆書被伐皆。言其鄙之類是也。

九

曰闕畧因舊史。

宣成以前人名及。甲子多不具是也。

十曰損益以

五經翼

卷十一

卷十一

卷十一

成辭。

如鄭輪平。若言鄭伯使人來輪平。卽不成。言辭此損文也。如西狩常事不合書。爲獲。

麟故書西狩。

知其體。推其例。觀其大意。然後可

以議之。

或曰。聖人之教。求以訓人也。微其辭

何也。

怪其辭意深微。人難曉解。不可以訓。

答曰。非微之也。事當爾

也。人之善惡。必有淺深。不約其辭。不足以差之

也。如我君有稱。罔稱人稱盜之異。來盟有書名

也。書字書官之異。必假一字以示善惡。淺深也

若廣其辭。則是史氏之書爾。焉足以見條例而

稱春秋乎。辭簡義隱。理自當爾。非微之也。故成

人之言童子不能曉也。縣官之才。民吏不能及

也。是以小智不及大智。況聖人之言乎。此情性

自然之品彙。非微之也。今持不逮之資。欲勿學

而能此。豈里巷之言有爾而易知乎。

五經翼

卷十一

卷十一

卷十一

春秋繁露序

樓郁

六經道大而難知，惟春秋聖人之志在焉。自孔子沒，莫不有傳，名于傳者五家，用於世，幾三而止。爾其後傳出，學散源遠而流分，蓋公羊之學，後有胡毋子都、董仲舒治其說，信勤矣。嘗爲武帝置弟子篇，又自著書以傳于後，其言微至要，蓋深於春秋者也。然聖人之旨在經，經之失傳，傳之失學，故漢諸儒多病專門之見，各務高師之言，至寤智畢學，或不出聖人大中之道，使屬公孔子之志，既晦而隱焉。董生之書，視諸儒尤博極闕深者也。本傳稱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今其書十卷，又總名繁露，其是非請俟賢者辨之。太原王君家藏此書，常謂仲舒之學久鬱不發，將摹印以廣之於天下，就予求序，因書其本末云。

五經集

卷十一

十一

十一

春秋論上

歐陽脩

事有不幸出於久遠而傳乎？二說則奚從？曰：從其一之可信者，然則安知可信者而從之？曰：從其人而信之可也。衆人之說如彼，君子之說如此，則捨衆人而從君子，君子博學而多聞矣。然其傳不能無失也。君子之說如彼，聖人之說如此，則捨君子而從聖人，此舉世之人皆知其然。而學春秋者獨異乎？是孔子聖人也，萬世取信

五經集

卷十一

十一

十一

一人而已。若公羊高、穀梁赤、左丘明三子者，博學而多聞矣。其傳不能無失者也。孔子之于經，三子之于傳，有所不同。則學者寧捨經而從傳，不信孔子而信三子，甚哉其惑也。經于魯隱公之事，書曰：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其卒也。書曰：公薨，孔子始終謂之公。三子者曰：非公也，是攝也。學者不從孔子謂之公，而從三子謂之攝，其于晉靈公之事，孔子書曰：趙盾弑其君夷臯，三子

者曰非趙盾也是趙穿也學者不從孔子信爲趙盾而從三子信爲趙穿其於許悼公之事孔子書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三子者曰非弑之也買病死而止不啻藥耳學者不從孔子信爲弑君而從三子信爲不啻藥其捨經而從傳者何哉經簡而直傳新而奇簡直無悅耳之言新奇多可喜之論是以學者樂聞而易惑也予非敢曰不惑然信于孔子而篤者也經之所書予

五經翼

春

卷十一

子

所信也經所不言予不知也難者曰子之有激而云耳夫三子者皆學乎聖人而傳所以述經也經文隱而意深三子者從而發之故經有不官傳得而詳爾非爲二說也予曰經所不書三子者何從而知其然也曰推其于後而知之且其有所傳而得也國君必卽位而隱不書卽位此傳得知其攝也弑君者不復見經而盾復見經此傳得知弑君非盾也君弑賊不討則不書

葬而許悼公書葬此傳得知世子止之非實弑也經文隱矣傳曲而暢之學者以謂三子之說聖人之深意也是以從之耳非謂捨孔子而信三子也予曰然則矣意聖人而惑學者三子之過而已使學者必信乎三子予不能恣使其惟是之求則予不得不爲之辯

五經翼

春

卷十一

子

春秋論中

歐陽修

孔子何爲而脩春秋正名以定分求情而責實別是非明善惡此春秋之所以作也自周衰以來臣弑君子弑父諸侯之國相屠戮而爭爲君者天下皆是也當是之時有一人焉能好廉而知讓立乎爭國之亂世而懷讓國之高節孔子得之於經宜如何而別白之宜如何而褒顯之其肯沒其攝位之實而雷同衆君誣以爲公平

五經異義

卷十一

三

所謂攝者臣行君事之名也伊尹周公共和之臣嘗攝矣不聞商周之人謂之王也使息姑實攝而稱號無異於正君則名分不正而是非不別夫攝者心不欲爲君而身假行君事雖行君事而其實非君也今書曰公則是息姑心不欲之實不爲之而孔子加之失其本心誣已虛名而沒其實善夫不求其情不責其實而善惡不明如此則孔子之意疎而春秋繆矣春秋辭有

同異尤謹嚴而簡約所以別嫌明微慎重而取信其于是非善惡難明之際聖人所盡心也息姑之攝也會盟征伐賞刑祭祀皆出于已舉魯之人皆聽命於已其不爲正君者幾何惟不有其名耳使者名實皆在已則何從而知其攝也故息姑之攝與不攝惟在爲公與不爲公別嫌明微繫此而已且其有讓桓之志未及行而見殺其生也志不克伸其死也被虛名而違本意

五經異義

卷十一

三

則息姑之恨何申於後世乎其甚高之節難明之善亦何望于春秋乎今說春秋者皆以名字氏族子奪爲輕重故曰一字爲褒貶且公之爲字豈不重于名字氏族乎孔子於名字氏族不妄以加人其肯以公妄加于人而沒其實乎以此而言隱實爲攝則孔子決不書曰公孔子書爲公則隱決非攝難者曰然則何爲不書即位曰惠公之終不見其事則隱之始立亦不可知

孔子從二百年後得其遺書而修之闕其所不知所以傳信也難者又曰謂為攝者左氏耳公羊穀梁皆以為假立以待桓也故得以假稱公子曰凡魯之事出於已舉魯之人聽於已生稱曰公外書曰薨何從而知其假

五經翼

春

卷十一

羊

春秋論下

歐陽脩

弑逆大惡也其為舉也莫贖其為人也不容其在法也無赦法施於人雖小必慎况舉大法而加大惡乎既輒加之又輒赦之則自侮其法而人不與春秋用法不如是之輕易也三子說春秋書趙盾以不討賊故加大惡既而以盾非實弑則又復見於經以明盾之無罪是輒加之而輒赦之爾以盾為無弑心乎其可輕以大惡五經翼 春 卷十一 聖

加之以盾不討賊情可責而宜加之乎則其後頑然未嘗討賊既不改過以自贖何為遽赦使全無罪之人其於進退皆不可此非春秋意也趙穿弑君大惡也盾不討賊不能為君復讐而失刑於下二者輕重不較可知就使盾為可責然穿為得免也今免首罪為善人使無辜者受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春秋之法使為惡者不得幸免疑似者有所辨明所謂是非之公也據

三子之初說靈公欲殺盾而走而免穿盾族也
遂弑而盾不計其迹陟於典弑矣此疑似難明
之事聖人尤當求情實以明白之使盾果有
弑心乎則自然罪在盾矣不得曰爲法受惡而
稱其賢也使果無弑心乎則當爲之辯明必先
正穿之惡使罪有所歸然後責盾縱賊則穿之
大惡不可幸而免盾之疑似之迹獲辯而不計
之責亦不得辭如此則是非善惡明矣今爲惡

五經翼

卷十一

三

三

者獲免而疑似之人陷于大惡此決知無不然
也若曰盾不討賊有幸弑之心與自弑同故寧
舍穿而罪盾此乃逆詐用情之吏矯激之爲爾
非孔子忠恕春秋以王道治人之法也孔子忠
舊史是非錯亂而善惡不明所以脩春秋就令
舊史如此其肯從而不正之乎其肯從而稱美
又教人以越境逃惡乎此可知其繆悞也問者
曰然則夷臯就弑之曰孔子所書是然趙盾弑

其君也今有一人焉父病躬進藥而不嘗又有
一人焉父病而不躬進藥而二父皆歿又有一
人焉操刃而殺其父使吏治之是三人者其罪
同乎曰雖庸吏猶知其不可同也躬藥而不知
嘗者有愛父之孝心而不習於禮是可哀也無
罪之人耳不躬藥者誠不孝矣雖無愛親之心
然未有殺父之意使善治獄者猶當與操刃殊
科况以躬藥之孝反與操刃同其罪乎此庸吏

五經翼

卷十一

三

三

之不爲也然則許世子止實不嘗藥則孔子決
不書曰弑君孔子書爲弑君則止決非不嘗藥
難者曰聖人借之以垂教爾對曰不然夫所謂
借之以垂教者不過欲人之知嘗藥耳聖人一
言明以告人則萬世法也何必加孝子以大惡
之名而嘗藥之事卒不見於文使後世但知止
爲弑君而莫知藥之當嘗也教未可垂而已陷
人於大惡矣聖人垂教不如是之迂也果曰責

止不如是之刻也難者曰然則盾易爲復見于
經許悼公易爲書葬曰弑君之臣不見經此自
二子說兩果聖人法乎悼公之葬且安知其不
討賊而書葬也自止以弑見經後四年吳敗許
師又十有八年當定公之四年許男始見于經
而不名許之書于經者畧矣止之事迹不可得
而知也難者曰三子之說非其臆出也其得于
所傳如此然則所傳者皆不可信乎曰傳聞何
五經翼 卷十一 考

考

可盡信公干殺梁以尹士卒爲正卿左氏以尹
氏卒爲隱母一以爲男子一以爲婦人得於所
傳者蓋如是是可盡信乎

春秋傳序

程頤

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
爭奪息道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
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
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
立政豈乎三王迭一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
忠賢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道周矣聖王既不
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迹亦私意矣爲而
五經翼 卷十一 考

考

已事之繆泰以建亥爲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
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以聖
人之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
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
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
以俟聖人而不惑者矣先儒之論曰游夏不能
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
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

冤與則辭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記春秋
擬善恥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
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
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也或抑或揚
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
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
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而後識化工之神
聚衆材而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覽
五經真 卷十一 聖
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
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
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
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得明於
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
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亦可復也是傳
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與成幾學者得其門而
入矣

春秋定天下之邪正論 蘇軾
為穀梁者曰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
善於春秋請因其說而極言之夫春秋者禮之
見於事業者也孔子論三代之盛必歸於禮之
大成而其衰必本於禮之漸廢君臣父子上下
莫不由禮而定其位至以為有禮則生無禮則
死故孔子自少至老未嘗一日不學禮而不治
其他以之出入周旋亂臣疆君莫能加焉知天
五經真 卷十一 聖
下莫之能用也退而治其紀綱條目以遺後世
之君子則又以為不得親見于行事有其具而
無其施設措置之方於是因魯史記為春秋一
斷於禮凡春秋之所褒者禮之所與也其所貶
者禮之所否也記曰禮者所以別嫌明疑定猶
豫也而春秋一取斷焉故凡天下之邪正君子
之所疑而不能決者皆至於春秋而定非定於
春秋定於禮也故太史公曰春秋者禮義之大

宗也為人君父而不知春秋者前有譏而不見
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子而不知春秋者守經
事而不知其宜變事而不知其權夫禮義之
失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其意皆
以為善為之而不知其義是以被之空言而不
敢辭夫邪正之不同也不啻若黑白使天下凡
為君子者皆如顏淵凡為小人者皆如桀跖雖
徵春秋天下其孰疑之天下之所疑者邪正之

五經真義

卷十一

聖

同也其情則邪而其迹若正者有之矣其情以
為正而不知其義以陷於邪者有之矣此春秋
之所以丁寧反覆於其間也宋襄公疑于仁者
也晉荀息疑于忠者也襄公不修德而疲弊其
民以求諸侯此其心豈湯武之心哉而獨至於
戰則曰不貪二毛不鼓不成列非有仁者之素
而欲一旦竊取其名以欺後世苟春秋不為正
之則世之為仁者相率而為偽也故其書曰冬

十一月乙巳朔宋公及楚人戰於泓宋師敗績
春秋之書戰未有若此其詳也君子以為其敗
固宜而無有隱諱不忍之辭焉荀息之事君也
君存不能正其違戾又成其邪志而死焉荀息
而為忠則凡忠於盜賊成於私暱者皆忠也而
可乎故其書曰及其大夫荀息不然則荀息孔
父之徒也而可名哉

五經真義

卷十一

聖

五經翼卷之十二

北平孫氏家塾本

春秋翼

春秋權衡序

劉敬

劉子作春秋權衡權衡之書始出未有能讀者
自序其首曰權準也衡平也物雖重必準於權
權雖移必平於衡故權衡者天下之公器也所
以使輕重無隱也所以使低昂適中也察之者

五經翼 卷十二

一

易知執之者易從也不準則無知輕重不平則
輕重雖出不信故權衡者天下之至信也凡議
春秋亦若此矣春秋一也而傳之者三家是以
其善惡相反其褒貶相戾則是何也非以其無
準失輕重邪且昔日董仲舒江公劉歆之徒蓋
嘗相與爭此三家矣上道堯舜下據周孔是非
之議不可勝陳至于今未決則是何也非以其
低昂不平邪故利臆說者害公議便私學者妨

大道此儒者之大禁也誠準之以其權則童子
不欺平之以其衡則市人不惑今此新書之謂
也雖然非達學通人則亦必不能觀之矣耳牽
於所聞而目迷於所習恐懷見破之私意而無
從善服義之公心故亦譬之權衡矣或利其寡
而昧權如贏或利其多而昧權如縮若此者非
權衡之過也人事之變也雖然以俟君子耳孔
子不云乎知我者以春秋罪我者亦以春秋於

五經翼 卷十二

二

權衡何傷哉於是卒定其書爲十七卷

春秋提綱序

胡光世

春秋一經說者亾慮數百十家其皆繪天地而圖日月似則似矣於化工之妙容光之照則亾也愚讀是經茫無津涯及見此編驟括諸傳包舉無遺頗於聖人之意若滄海之有畔可以濟其濶而極其際伏讀之餘因思儒者之行輩難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不敢自秘願與同學是經者共之故用鈔梓以廣其傳至於編中之

五經翼

卷十二

五

所本者則有諸傳在熟讀諸傳以求經之旨而於此編以發經之蘊信所謂提綱者矣

春秋總辨論

鄭樸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有未經夫子筆削之春秋有已經夫子筆削之春秋據左氏韓起之所見與叔向叔時之所學者乃周公伯禽以來上自天子下至列國禮樂征伐等事無不備載皆周之盛時爲王之典章杜預所謂周之舊典禮經是也此夫子未生之前未經筆削之春秋也今所修春秋經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者皆

五經翼

卷十二

四

魯史記東遷以後事已經夫子筆削之春秋也或謂春秋之名取資以春夏刑以秋冬或謂一喪一貶若春若秋或謂春獲麟秋成書謂之春秋皆非也惟杜預所謂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此說得之或曰春秋之名如此而聖人作經之意則何如曰聖人之意其有憂乎古者諸侯之國各有史書成而獻于王王命內史掌之以別其同異攷其虛實而知其美惡周

自東遷以來威令不振諸侯無所稟畏而史官有虛美隱惡者百世之下衆史金作子奪不同如董狐書趙盾之罪出于史官之私鄭史書董隊之盟屈于權臣之勢善善惡惡不足以懲勸聖人因魯史記以間見其事筆而爲經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約于一萬八千言之間使後世因列國之史斷以聖人之經則史之不實者卽經以傳其實經之所不載者卽史以知其詳此則五經羣書卷十二 五

五經羣書

卷十二

五

聖人之意而左氏取之以爲傳也吁春秋一經造端乎魯及其至也爲周造端乎一國及其至也爲天下造端乎一時及其至也爲萬世吾于此見之

因舊史以脩春秋論

鄭樵

春秋之作本魯史之舊也編年之法日月詳畧皆魯史之舊體聖人特因事約文加之以筆削而已或者求春秋之旨過高則謂夫子以匹夫專天子之事其言爲不徵故當時高弟以文學稱如子游子夏不能措一辭經書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此聖人愛禮之意也如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是子貢之志未可以言春秋也經書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此聖人正名之意也如子路日子之迂也奚其正是子路之語未可以言春秋也或以爲聖人之言晦而難知婉而莫測殊不知述而不作乃聖人之本心事魯史也文亦魯史也夫子特因事約文加之筆削而已豈以私意增損其間哉舊史之文可則修之疑則闕之如斯而已卽其舊文而因之則如獲君曰止誅臣曰刺殺其大夫曰執我行人

五經羣書

卷十二

六

趙盾弑其君出于董狐鄭棄其師出于汲冢之類是也易其舊而修之則如公羊所論星隕如雨穀梁所謂三石六鵠之類是也疑則缺之則如甲戌巳丑之繼書丙戌丙戌之累書夏五之缺其月郭公之缺其人之類是也故曰聖人因魯史記以脩春秋未敢言作也述而不作此聖人之本心豈虛言哉

五經異

春

卷十二

七

三傳各有得失

鄭樸

或問三子傳經各有得失孰優孰劣曰公穀曰傳而左氏則筆錄也公穀解經而左氏則記事也體製不同詳畧亦異未可以優劣判也或謂左氏得之親見公穀得之傳聞非也或謂左氏有三長公穀有五短亦非也大抵黨左氏者以左氏爲大官以公羊爲買餅家尊公羊者以公羊爲墨守以左氏穀梁爲膏盲廢疾善公羊者

五經異

春

卷十二

人

以左氏解義背經屬綴不倫非一人所爲右穀梁者以爲文清義約多所發明二子所不及武有均取其善者則曰左氏善於禮范甯公羊善於識穀梁善於經均取其失者則曰左氏失之誣穀梁失之短公羊失之俗或欲盡廢三傳者春秋三傳束高閣盧仝三傳作而春秋散文中子或又不得已合三家同異而通之作爲春秋辨人七萬餘言以平其得失晉劉兆云如周官有辨人私怨之官

是數說者皆不足以盡三家之學也太抵三家之傳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如論其短以王正月為王魯是公羊之害教以獲麟為成文所致是穀梁之附會以尹氏為君氏是左氏之誤文也所短者若此之類是也若論其長則三子之長非一端經日蝕不書朔者八左氏曰官失之也公羊曰二日也穀梁曰晦也唐人以曆追之俱得朔日則日蝕之義左氏為長公如齊觀社

五經集

卷十二

九

左氏曰非禮也公羊曰蓋以觀齊女也穀梁曰非常曰觀致曰有懼焉耳按墨子曰燕之社齊之社稷宋之桑林男女之所聚而觀之也則觀社之義公羊為長經書盟于葵丘左氏曰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公羊曰震而矜之叛者九國穀梁曰陳牲而不殺蓋明天子之禁按孟子曰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無易樹子則葵丘之義穀梁為長三子之長如此者衆也至於三

家背經以作傳猶三子之失也不可不知經於魯隱公之事書曰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其卒也書曰公孔子始終謂之公三子者曰非公也是攝也於晉靈公之事書趙盾弑其君夷臯三子者曰非趙盾也是趙穿也於悼公之事孔子書許世子止弑其君買三子者曰非弑也買病死而止不嘗藥也其所以異乎經者蓋經之意各有所主孔子魯人也因魯史以成經固不必論

五經集

卷十二

十

也然官為正卿返不討賊位居冢嗣藥不親嘗非二子之罪而誰歟三家之傳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取其長而舍其短學者之事也大抵有公穀然後知筆削之嚴有左氏然後知本末之詳學者不可不兼也使聖人之經傳之至今三子之力也漢時公穀既作凡董仲舒公孫弘之徒皆引以斷大獄飭吏事其有功於世非特傳聖人之經而已左氏既作凡太史公劉向之徒

著書立言首尾倒錯皆不得捫撫而自見其有
功於世又非特傳聖人之經而已學者非聖人
之經苟能合三傳而觀之亦足矣未可以是以而
議其失也

五經集

春

卷十二

十一

例非春秋之法

鄭 樸

春秋之法重事而輕人詳內而略外無有所謂
例也朝覲會盟禮樂之本也侵襲圍入征伐之
舉也魯與鄰國有相交之義則悉書之外此則
弗書也君在則書君而臣不列焉卿在則書卿
而大夫不列焉卿不在而大夫將事然後大夫
得書焉盟所以紀信烈繻因盟莒而得書聘所
以講禮公子札因聘魯而得書乞師大事也故

五經翼

春

卷十二

十一

樂驚得書城杞大役也故高止得書以至荀林
父之敗狄士鞅之會吳又以起告而與魯共事
得書焉則春秋之書因事以見人而非因人以
見事書於魯國則詳季子叔盼之卒延廐郎固
之役是也於他國則略晏平仲之善交叔向之
遺直封洫刑書之在鄭反坫塞門之在齊是也
春秋重事而輕人詳內而略外蓋如此烏有所
謂例耶善乎柳宗元之言曰杜預謂例爲周公

之常法曾不知侵伐入滅之例周之盛時不應
預立其法真知言乎

五經翼

卷十二

十三

褒貶

鄭機

或謂春秋其為褒貶之書歟曰諸儒之說春秋
有以一字為褒貶者有以為有貶無褒者有以
為褒貶俱無者謂春秋以一字為褒貶者意在
於尊聖人其說出於太史公曰夫子脩春秋游
夏不能贊一辭故學者因而得是說也謂春秋
有貶無褒者意在於列國之君臣也其說出於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于此則有之矣故學
者因而得是說也謂春秋無褒貶者意在於矯
漢儒其說於竹書紀年所書載鄭棄其師齊人
殲于遂之類皆孔子未脩之前故學者因而得
是說也雖其意各有所主然亦不可以盡泥也
泥一字褒貶之說則是春秋二字皆扶劍戟風
霜聖人之意不如是之勞頓也泥於有貶無褒
之說則是春秋乃司空城旦之書聖人不如是
之慘也泥於無褒貶之說則是春秋為瑣語小

五經翼

卷十二

十四

說聖人又未嘗無故而作經也大抵春秋一經
書其善則萬世之下指爲善人書其惡則萬世
之下指爲惡人茲所以爲褒貶之書歟故書事
也亦然書始作兩觀始者貶之也言其舊無也
書初獻六羽初者褒之也以其舊八佾也聖人
雖未嘗云是爲可褒云是爲可貶然而實錄其
事微婉其辭而使二百四十二年君臣之善惡
不逃乎萬八千言之間茲又所以爲一字之褒
貶者歟如是而已

五經翼

卷十二

十五

春秋例論

呂大圭

六經之不明諸儒穿鑿害之也而春秋爲尤甚
春秋穿鑿之患其原起於三傳而後之諸儒又
從而羽翼之橫生意見巧出義理有一事而武
以爲褒或以爲貶彼此互相矛盾者矣有事同
而前以爲褒後以爲貶前後自相抵牾者矣紛
紛聚訟而聖人之意益以不明然其大端不過
有二一曰以日月爲褒貶之說二曰以名稱爵
號爲褒貶之說彼徒見夫盟一也而有日者有
不日者葬宜書日也而武書時入宜書日也而
武書月若是其不同也于是有以日月爲褒貶
之說又見夫國君一也而武書州武書國武書
人或一人而前氏後名又若是其異也于是有
以名稱爵號爲褒貶之說愚請有以折之蔑之
盟不日則曰其盟渝也柯之盟不日則曰信之
也將以渝之者爲是乎信之者爲是乎桓之盟

五經翼

卷十二

十六

不日而葬丘之盟則日之政曰危之也或曰美之也將以危之者為是乎美之者為是乎公子益師卒不日左氏曰公不與小斂也然公孫敖卒於外而公在內叔孫婁卒於內而公在外公不與小斂也明矣又何以書日乎公羊曰公子益師遠也然公子彊亦遠矣又何以書日乎穀梁曰不日惡也然公子牙季孫意如亦惡矣又何以書日乎葬必書日月而有不書月日者則

五經真

春

卷十二

十七

曰不及時而日渴葬也不及時而不日慢葬也過時而日隱之也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當時而不日正也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然過時而日直指齊桓公而言當是時公子爭國危之隱之可也衛穆公宋文公無齊桓之賢無爭國之患過時而日有何可隱之乎宋穆公之日葬又有何危乎凡此者皆疑誤而難通者也孰謂春秋必以日月為褒貶乎至於來魋仲子之

賈而幸書名則曰貶之也使榮叔歸成風之舍賈而王不書天亦曰貶之也豈歸仲子之賈罪在蒙幸而不在天王乎歸成風之舍賈咎在天王而不在榮叔乎春秋書王本以正名分而夫子乃自貶王而去其天則將以是為正名分可乎穀伯鄧侯稱名說者曰朝弑逆之人故貶之滕小杞侯獨非朝弑逆之人乎滕薛來朝稱爵說者曰滕薛微國也以其先朝隱公故褒之朝

五經真

春

卷十二

十八

隱有何可褒而褒之乎若以隱為始受命之君則尤謬矣之甚者也或曰滕本侯爵也朝弑逆之人貶而稱子朝桓可貶也終春秋之世不復稱侯豈皆以朝桓之故而貶之乎或曰為時王所黜也夫使時王而能升黜諸侯之爵則是禮樂賞罰之權天王能自執矣安得為春秋之世乎先書荆繼書楚已而書楚子說者曰進也夫中國而則之可也而中國

則亦中國之乎聖人作經本以辨彝夏之分而
顧乃進□而退中國乎若此之類不可以一
二數要皆疑誤而難通者也孰謂春秋以名稱
爵號爲褒貶乎大抵春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
以月繫時事成于日者書日事成於月者書月
事成於時者書時故凡朝覲蒐狩城築作毀凡
如此者皆以時成者也會遇平如來至伐圍取
採大遷戍襲奔叛執故水旱雨雹冰雪霽字禽
五經翼 卷十二 十九

名者皆貶而書氏者皆褒也假令某與某在所
褒而舊史但著其名某與某在所貶而舊史但
著其字聖人將奔走列國以求其名與字而後
著之於經乎是春秋不以名稱爵號爲褒貶也
若夫因其所書月日之前後而知其是非因其
名稱爵號之異同而知其事實則固有之矣非
聖人因以是而褒貶也有如莊三十一年春築
臺于邱夏築臺于薛秋築臺於秦三十二年春
五經翼 卷十二 二十

頻凡如此者或以月成或以日成也崩薨卒弒
葬郊廟之祭盟狩敗入滅獲日食星變山崩地
震火災凡如此者皆以日成也其或宜月而不
月宜日而不日者皆史失之也假如某事當書
月而魯史但書其時某事當書日而魯史但書
其月聖人安得虛增甲子乎是春秋不以日月
爲例也春秋據事直書而善惡自見名稱爵號
從其名稱爵號而是非善惡則繫乎其文非書

城小殺則有以見纔閱三時而大功屢興也宣
十五年秋螽冬螻生則有以見連歷二時而災
害薦作也莊八年春師次於郎夏師及齊師圍
郎秋師還則有以見閱三時而勞兵於外也若
此之類蓋於書時見之桓二年秋七月杞侯來
朝九月入杞則有以見來朝方閱一月而遽興
兵以入之也昭七年三月公如楚九月公至自
楚則有以見其朝□之國閱七月之久而勞

於行也僖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春王正月不
雨襄四月不雨六月雨則有以見其間九月而
後雨也若此之類蓋於書月見之癸酉大雨震
電庚辰大雨霽則有以見八日之間而再見天
變也幸未取郟辛巳取防則有以見旬日之間
而取其二邑壬申禦廩災乙亥嘗則有以見其
嘗於災餘之為不敬己丑葬敬嬴庚寅而克葬
則有以見明日迺葬之為無備丙午及荀庚盟

五經翼

春

卷十二

廿二

丁未及孫良失盟則有以見魯人之先晉而後
衛已未同盟於鴉澤戊寅及陳袁僑盟則有以
見晉人之先盟諸侯而後盟大夫若此之類蓋
于書日見之然以是為聖人以日月之書不書
寓褒貶則誤矣若夫名稱爵號之異同則有以
事之大小而其辭因之以詳略者亦有前目而
後凡者有蒙上文而殺其辭者固難以一例盡
而時變之升降世道之盛衰亦有因之以見者

楚一也始書荆再書楚子吳一也始書吳再書
人巳而書吳子于以見□之浸盛矣魯輦柔
鄭寃詹始也大夫猶不氏于後則大夫無有不
氏者鄭瑕陳佗衛州吁始也皆名之後則雖弑
君之賊亦有書氏者于以見大夫之浸強矣始
也曹莒無大夫于後則曹莒皆有大夫可以見
小國之大夫皆為政矣始也吳楚君大夫皆書
人于後則吳楚之臣亦書名于以見□之大

五經翼

春

卷十二

廿二

夫皆往來于中國矣諸侯在衽稱子有書子而
預會預伐者于以見居喪而會伐之為非禮也
杞公爵也而書伯滕侯爵也而書子于以見其
不用周爵而以國之大小為強弱也會于曹蔡
先衛伐鄭則衛先蔡于以見當時諸侯皆以目
前之利害而不復用周班也幽之盟男先伯淮
之會男先侯戚之會子先伯蕭魚之會世子長
于小國之君於以見伯者為政皆以私意為輕

重而無復禮文也垂隴之盟內之則公孫教會諸侯名陵侵楚之師外之則齊國宴會伯主於以見大夫敵於諸侯而莫知其非也凡此者莫非名稱從其名稱爵號從其爵號而是非善惡乃因而見之初非聖人特以是爲褒貶也學者必欲于名稱爵號之間而求聖人褒貶之意則窒礙而不通矣于其不通也而強爲之說則務爲新巧何所不至正恐非聖人明白正大之心

五經翼

卷十二

廿三

爾學者之觀春秋必先破春秋以日月爲例之說與夫以名稱爵號爲褒貶之說而後春秋之旨可得而論

特筆

呂大圭

武曰子謂春秋不以日月名稱爵號爲褒貶則信然矣若是則春秋所書皆據舊史爾所謂門人高弟不能贊一辭者其義安在曰有春秋之達例有聖人之特筆有日則書日有月則書月名稱從其名稱爵號從其爵號與夫盟則書盟會則書會卒則書卒葬則書葬戰則書戰伐則書伐弑則書弑殺則書殺一因其實事而吾無

五經翼

卷十二

廿四

加損焉此達例也其或史之所無而筆之以示義史之所有而削之以示戒者此特筆也元年春正月此史之舊文也加王焉是聖人筆之也中國之諸侯有葬吳楚君者矣而吳楚之君不書葬是聖人削之也晉侯名王見於傳者之所載而聖人書之曰狩所以存天下之防甯殖出其君名在諸侯之策而聖人書之曰衛侯出奔所以示人君之戒不但曰仲子而曰惠公仲子

不但曰成風而曰僖公成風不曰陳黃而曰陳侯之弟黃不曰衛縶而曰衛侯之兄縶陽虎陪臣書之曰盜吳楚僭號書之曰子糾不書齊而小白書齊突不書鄭而忽書鄭立晉而書衛人立王子朝而書尹氏凡此者皆聖人之特筆也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蓋用達例而無加損者聖人之公心有特筆以明其是非者聖人之精義達例所書非

五經翼

卷十二

廿六

必聖人而後能雖門人高弟預之可也精義所在豈門人高弟所能措其辭哉非聖人不能與此學者之觀春秋必知孰爲春秋之達例爲聖聖人之特筆而後可觀春秋矣抑愚嘗深考春秋之義竊以爲其大旨有三一曰明分義二曰正名實三曰著幾微所謂明分義者何也每月書正以明正朔之所自出正人雖微必序於諸侯之上皆所以序君臣內齊而外楚內晉而外

吳始書荆而後書楚始書吳而後書子皆所以別羣夏書陳黃衛縶所以明兄弟之義書晉申生許止所以明父子之恩曹羈鄭忽長幼之序也成風仲子嫡庶之別也凡此之類皆所以明分義所謂正名實者何也傳稱隱爲攝而聖人書之曰公則非攝矣傳稱許止不嘗藥而聖人書之曰弑則非不嘗藥矣卓之立未踰年而聖人正其名曰君則里克之罪不能逃夷臯之弑

五經翼

卷十二

廿七

既歸獄於趙穿而聖人書之曰盾則趙盾之情不能掩齊無知陳佗踰年之君也而書之曰殺正討賊之名也陽虎陪臣也而書之曰盜正賊者之罪也凡此之類皆所以正名實所謂著幾微者何也鄭伯使宛來歸柩而聖人書之曰入者內弗受之辭也天王狩於河陽壬申公朝於王所明因狩而後朝也公自京師遂會諸侯伐秦明因會伐而如京師也公子結滕婦遂及

齊侯宋公盟著公子結之專也公會齊侯鄭伯

於中丘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著公子翬之

桓也葵丘之會宰周公與焉已而書曰戊辰諸

侯盟於葵丘明宰周公之不與盟也溴梁之會

諸侯咸在已而書曰戊寅大夫盟明大夫之自

盟也凡此之類皆所以著幾微其他書法蓋亦

不一而足然其大旨亦不出於三者之外矣聖

人之筆如化工隨物賦形洪纖高下各得其所

五經翼

卷十二

廿八

而生生之意常流行於其間雖其所紀事實不出於魯史之舊而其精神風采則異矣學者之觀春秋要必知有春秋之建例則日月名稱爵號如後世諸儒之穿鑿者必不同也要必知有聖人之特筆則夫名義之間名實之辨幾微之際有關於理義之大者不可不深察也若曰春秋但約魯史之文使其文簡事核而已則夫人皆能之矣何以爲春秋

春秋纂例序

朱 臨

五經翼

卷十二

廿九

柳子厚與元大山論春秋書言自得集傳常願掃於陸先生之門及先生爲給事中始得執弟子禮未及卒業而先生云亡復有先生墓表謂說春秋者百十其書處則充棟宇出則汗牛馬而無有及其根源者獨先生得啖趙而師承之講述三十年其經始大光瑩乃爲先生能文聖人之書通于後世遂與門人世儒相與論曰文通先生其見尊於當世如此子厚文章宗匠也以韓退之之賢猶不肖高以爲師獨肖執弟子禮於陸氏前則陸氏之學從可淪也以陸氏之賢復肖執弟子禮於啖趙前則啖趙之蘊又可量也自孔子沒前先生幾千餘年矣後先生又數百年矣卒未有出其書之右者豈非膠於偏見而至然耶兩漢通經者以董仲舒爲第一然猶膠於穀梁不克別白餘可知也臨嘗從師學

識其大略復得先生所為書乃益曉發若瞰淵
際危而獲梯航力不勉則已勉焉則無高深不
濟也惜乎不得人人傳之以速其遠到子厚謂
使庸人小童皆可積學以入聖人之道況有明
敏勤篤之資者乎近歲取人以通經為尚學者
無小大以不通經為恥則此書之傳為時引翼
豈可忽哉

五經集

春

卷十二

三十

春秋辨疑序

朱 臨

春秋一其經而三家異其傳學者如目多歧茫
洋不知適從聖人之境雖勞無到日矣近古固
多議其非然出於臆斷學者愈惑以聖人之蘊
如彼其深而專斷於一中材之臆其可惑也宜
矣唐有陸氏總啖趙之說為纂例為辨疑所得
獨多於近古以啖趙之賢而陸氏兼之其得多
也亦宜矣考其脈排証妄剔抉潛隱如剪榛莽
見坦夷聖賢之境可直趨而遠到矣纂例雖傳
而世不全獨辨疑無遺辭而學春秋者當自辨
疑始故子廣其傳

五經集

春

卷十二

三十一

五經翼卷之十三

北平孫氏家塾本

春秋翼

春秋傳序

胡安國

古者列國各有史官掌記時事春秋魯史爾仲尼就加筆削乃史外傳心之要典也而孟氏發明宗旨目爲天子之事者周道衰微乾綱解紐亂臣賊子接迹當世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仲尼五經翼春卷十三

天理之所在不以爲已任而誰可五典弗惇已所當敘五禮弗庸已所當秩五服弗章已所當命五刑弗用已所當討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人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聖人以天自處斯文之興衰在已而由人乎哉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言獨能載其理行事然後見其用是故假魯史以

寓王法撥亂世反之正敘先後之倫而典自此

可惇秩上下之分而禮自此可庸有德者必衰

而善自此可勸有辜者必貶而惡自此可懲其

志存乎經世其功配於抑洪水膺戎狄放龍蛇

驅虎豹其大要則皆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

其惟春秋乎舉我者其惟春秋乎知孔子者謂

此書之作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爲後

世慮至深遠也臯孔子者謂無其位而託二百

五經翼春卷十三

二

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

得肆則威矣是故春秋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也

公好惡則發乎詩之情酌古今則貫乎書之事

典常典則體乎禮之經本忠恕則導乎樂之和

著權制則盡乎易之變百王之法度萬世之準

繩皆在此書故君子以謂五經之有春秋猶法

律之有斷例也學是經者信窮理之要矣不學

是經而處大事決大疑能不惑者鮮矣自先聖

門人以文學名科如游夏尚不能贊一辭蓋立義之精如此去聖既遠欲因遺經窺測聖人之用豈易能乎然世有先後人心之所同然一爾苟得其所同然者雖越宇宙若見聖人親炙之也而春秋之權度在我矣近世推隆王氏新說按爲國是獨於春秋貢舉不以取士庠序不以設官經筵不以進讀斷國論者無所折衷天下不知所適人欲日長天理日消其效使

五經纂

春

卷十三

三

華莫之過也噫至此極矣仲尼親手筆削撥亂反正之書亦可以行矣天縱聖學崇信是經乃於斯時奉承詔旨輒不自揆謹述所聞爲之說以獻雖微辭與義或未貫通然尊君父討亂賊闢邪說正人心用夏變彝大法畧具庶幾聖王經世之志小有補云

春秋讞攷傳三編序略 葉適

序讞曰以春秋爲用法之君而已聽之有不盡其辭則欺民有不盡其法則欺君凡趙啖論三家之失爲辯疑劉氏廣趙啖之遺爲權衡合二書正其差誤而補其疏略目之曰讞其序攷曰君子不難於攷人之失而難於正己之是必有得也乃可知其失必有是也乃可斥其非自是歎推之知吾之所正爲不妄也而後可以觀吾

五經纂

春

卷十三

四

攷自其攷推之知吾之所擇爲不誣也而後可以觀吾傳其序傳曰左氏傳事不傳義是以詳於史而事未必實以其不知經也公穀傳義不傳事是以詳於經而義未必當以其不知史也乃酌三家求史與經不得於事則攷於義不得於義則攷於事更相發明以作傳其爲書辯訂攷究無不精詳然其取何休之說以十二公爲法天之大數則所未可曉也

徐湖州春秋解序

葉適

賤傳之學惟春秋爲難工經理也史事也春秋
名經而實史也專於經則理虛而無證專於史
則事礙而不通所以難也年時閏朔稀郊廟制
理之綱條不專於史也濟西河曲丘甲田賦事
之枝葉不專於經也薛伯卒經無預然杞滕邾
莒之興廢固明也詭諸卒史無預然戊寅甲子
之先後固察也觀湖州此類皆卓信明而篤矣

五經翼

春

卷十三

五

至於授霸者之權彼與此奪錄□之變先略
後詳諸侯羣誅大夫衆貶凡春秋始終統紀所
繫自公穀以來盡爲義例名分字別族貴人微
其能本末相顧隱顯協中如潮州殆鮮焉然則
理之熟故經而非虛事之類故史而非礙歟古
人以其教國而使人知深於是書者歟雖然詩
書禮所以紀堯舜三代之盛而春秋衰世之竭
澤也示不泯絕而已或者遂謂一事一義皆聖

人之用則予未敢從也

五經翼

春

卷十三

六

春秋經解序

楊時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春秋之時詩非盡亡也黍離降而爲國風則王
者之詩亡王者之詩亡則雅不作而天下無政
矣春秋所爲作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
沒更秦燔書微言中絕漢興諸儒守專門之學
互相疵病至父子有異同之論况餘人乎然自
昔通儒達識未有不由此而學也熙寧之初崇
五經翼春卷十三
儒學經訓迪多士以謂三傳異同無所考正於
六經尤爲難知故春秋不列於學官非廢而不
用也而士方急於科舉之習遂閱而不讀可勝
惜哉高郵中丞孫公先生以其歷餘盡發聖人
之蘊著爲成書以傳後學其微辭妙旨多先儒
之所未言者啟其關鍵使學者以稽其門叩其
戶以窺堂奧豈曰小補之說余得而伏讀之不
能釋手邇所未聞多矣而其孫廣伯乃以其書

屬余爲序以予之淺陋使得掛名經端自託不
腐豈不幸矣哉然承命以來于茲有年矣而不
敢指筆於其間竊謂先生以宗工鉅儒世所師
仰雖片言寸簡皆足以垂世傳後况其成書耶
晚學後進妄以蕪辭污鏤之非惟不足以爲重
乃退之所謂言之過有累於高明也故絕意不
敢爲而廣伯之請益至乃勉爲之書其後庶乎
如古之附驥尾者後之覽者矜其意而勿訥焉
五經翼春卷十三
可也

春秋比事序

陳亮

春秋繼四代而作者也聖人經世之志寓於屬辭比事之間而讀書者每患其難通其善讀則曰以傳攷經之事迹以經攷傳之真偽如此則經果不可以無傳矣游夏之徒胡爲而不能措一辭也予嘗欲卽經以類次其事之始末攷其事以論其時庶幾抱遺經以見聖人之志客有遺予以春秋論者曰是習春秋者之秘書也予五經集春卷十三 九

讀之漚然有當於余心雖其論未能一一中的而卽經類事以見其始末使聖人之志可以捨傳而獨攷此其爲志亦大矣惜其爲此書之勤而卒不見其名也或曰是沈文伯之所爲也文伯名棻湖州人常爲葵之校官因爲易其名曰春秋比事鑑諸本以與同志者共之

春秋尊王發微序

魏安行

六經皆先聖筆削而志獨在於春秋者賞善罰惡尊天子而已矣奈何傳注愈多而聖人之意愈不明平陽孫明復先生與學遠識屏置百家自得褒貶之意立爲訓傳名曰尊王發微其辭簡其義明惜流傳既久訛舛益多安行假守滁陽公餘獲與同僚聚校廬正謬誤凡一百一十九釋文二百一十四命工鐫板以授學官若先五經集春卷十三 十

生標履學問則有范文正公薦章歐陽文忠公墓誌銘載之詳矣此不復敘

春秋古經後序

李詹山

漢藝文志有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隋唐志同古經十二篇十一卷者本公羊穀梁二家所傳吳士燮始為之注隋氏載焉又有賈逵春秋三家經訓古十二卷宋三家經三卷唐志又有李鉉春秋二傳異同十一卷李氏三傳異同例十三卷馮伉三傳異同三卷元和國子監脩定春秋加減一卷士燮賈逵宋及李馮元和諸

五經翼

卷十三

十一

書今皆不存獨抱遺經者莫適為正益公羊得立學官最先穀梁次之左氏最後故士燮但注二家不及左氏賈逵既立左氏始通三家逵變并宋以下異同加減文字悉已亡佚莫知其舉厝何也隋末唐初左學特盛二家浸微陸德明音義自杜預集解左氏合經傳為一正觀十六年孔穎達承詔脩疏永徽四年長孫無忌等重上正義丘明傳學愈益盛矣而仲尼遺經無

復單行學者或從杜解抄出獨存左氏擯落二

家幸陸德明與穎達同時於太學自落音義兼

存二家本書仍各注左氏別字顧亦無決擇明

為國子博士正觀十七年也惟正元末陸淳纂例三傳經文

差繆凡二百四十一條自言考校從其有義理

者然往往亦言未知孰是兼恐差謬不止二百

四十一條惜趙啖集傳今具失墜無從審覆耳

唐志陸贄集注春秋二十卷又集傳春秋纂例十卷春秋微旨二卷春秋辨疑七卷今存者惟

五經翼

卷十三

十一

纂例微旨辨疑耳余患苦此久矣嘗欲即王家所傳純

取遺經心以為是者則大書之仍細書其不然

者於其下數十年間游走東西志弗獲就會渾

川謝晦元錫來從余遊其治春秋極有功因附

以斯事居三月而成書旁蒐遠引不一而足反

說以約厥功獨著余撫其書喜甚亟刻板與學

者共之昔司馬遷言春秋文成數萬張晏曰春

秋才萬八千字遷誤也今細數之更闕一千四

百二十八字數最易見者尚爾諸誤何況聖人
筆削之旨乎余鄉所謂心以爲是者衆未必以
爲是也亦獨纂例考校從其有義理者云耳旣
心以爲是則於證據操舍十具成說其說自當
別出茲第刻春秋純經庶學之相與盡心焉仍
用漢志舊名題曰春秋古經十二公各爲一篇
不復分爲十一卷蓋卷第於經義初無當也

五經翼

卷十三

十三

講春秋序

劉 弁

弁謂公天下之好惡者莫大乎好惡之心不存
焉好惡之心不存焉則喜不正爲予怒不正爲
奪撫鍵張闕至則迎受於是褒貶可寄而其好
惡見矣春秋之爲經非釀好惡者也非致喜怒
者也非私予奪而加焉者也使陶冶之俗不復
多謝臯括而爲孔子者得尺寸之柄以攝有一
丘之民以治因張吾已試之效乎當世則春秋

五經翼

卷十三

十四

亦無事於作矣彼推輪之魯史雖與晉之乘楚
之檮杌同爲寂寥無詔之腐簡可也幽厲旣往
滋削之周如日西薄襲彼游氛奄奄就盡而文
武未裔是生孱王邦畿千里播爲羸國始則胎
禍衽席孔兵懷抱終乃魚爛稀矣國參辰而家
胡越於是無復勤王之舉矣一變而爲葵丘之
會政在諸侯可也再變而爲洹梁之會政在大
夫猶之可也卒變而爲黃池之會則□橫中

國紀綱掃地而盡尚曰可耶且詩在猶足以形
怨辭攻缺失夫詩與王澤斬焉亡矣春秋欲毋
作得乎哉然時無神瞽執識中聲身爲奎井不
俟甘石則孔子之於春秋雖曰取魯故時冊書
附著之至其倫制之茂密用舍之委曲褒貶之
詳略對校之寬迫蓋亦一折於晚出於聖筆矣
其道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以察人倫者
也其法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以治功罪
者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豈虛言哉孰謂變周
之文從夏之質與夫黜周而王魯之說爲足以
知春秋乎考之於經其排推抑揚猶華袞之與
黻黻也一加焉則萬世之榮赫愀愴不可以述
揜猶權衡之與繩墨也一陳焉則是人之重輕
曲直不可以情遁其謹嚴峭駁猶黍之使雪
桃而笄冠新履之不可以首足易也其據約趨
煩循天地之中有陽城焉非燕之南至則越之

五經異

卷十三

十五

十六

北轅也是故有用之以謹其疑者如夏五郭公
甲戌巳丑陳侯鮑卒之類是也有視世久近而
爲之者如辭顯於隱桓微於定哀之類是也有
深討其本而加討者如天王狩于河陽趙盾許
世子止弑其君之類是也有微物而吾無苟焉
者如五石六鷁星隕如雨之類是也此其凡也
有字之者有名之者有氏之者氏以志其所自
出名以謹其所當據字則於是乎進之矣有日
之者有月之者有時之者其治是人也時爲緩
月次焉日則於是乎換之爲已蹙矣而又無不
爾或承以尊王人薄乎云爾以治疾首事
甚熟惡翟中國人諸侯討大夫略微者則亦無
所不至焉此其例也君臣之義廢見之於隱桓
之事然也父子之恩絕見之於蒯賁出奔然也
兄弟之愛蔑見之於鄭伯克段者然也夫婦之
別喪見之於姜氏孫于齊者然也書尹氏卒所

五經異

卷十三

十六

以譏世卿之尸國爵書公及邾儀父盟所以疾
盟祖之始兆亂書公子翬如齊逆女則親迎之
廢有如此者矣書天王使凡伯來聘則朝覲之
廢有如此者矣書如齊納弊與四卜郊不從乃
免牲則喪紀祭祀之廢有如此者矣此其悉也
由此觀之殆范甯所謂該二儀之化育贊入道
之幽變舉得失以彰黜陟明成敗以著勸誡極
顏綱以繼三五鼓芳風以扇遊塵者歟然則是
五經翼 卷十三 十七

書也而謂之春秋何也蓋天地之所以舒慘百
物其運在四時而春秋爲陰陽中非若夏爲陽
而有建巳之陰冬爲陰而有建子之陽駁之也
聖人也者做乎陰陽以信喪貶則其事固嫌乎
不正爲陰陽者也反是而稽焉則褒邪貶邪特
未定也褒而有疑於貶貶而有疑於褒若不正
爲陰陽然彼悠悠之後世尚焉從而質諸乎此
則畧人命春秋之意而雖孔子亦莫之能易者

也自孔子沒傳春秋者中間有五而鄒氏夾氏
獨泯滅不傳後世亦莫知其爲何等學則蓋自
漢興以來已患春秋爲難知矣彼賈誼董生歆
向父子橫寔嗜好於區區之傳獨何邪左氏公
穀其大致不必一一盡同至於剖析條流探賸
理詣博矣而蹀躞騰軒尚恨數有蹶跌可不惜
哉至唐晚有啖助趙正用得失時時窺覷解者
僅如對家然自五學而後此兩人者其最有功
五經翼 卷十三 十八

於春秋者乎何休曰公羊墨守左氏背旨穀梁
廢疾是蔽其所習者也六藝論曰左氏善於禮
公羊善於讖穀梁善於經是酌其波流者也范
甯曰左氏富而鑒其失也誣公羊辨而裁其失
也俗殺梁清而掩其失也短是旣其文辭者也
若夫不蔽其所習不酌其波流不旣其文辭則
劉勰以謂左氏以情角二傳以法斷情角則不
禁法過則不行者爲得之矣彼三子者其猶勁

弓強弩之合發乎激矢不同而均志於的亦中
 而已矣然不可爲小不中而舉動強也公羊長
 於數敘穀梁長於決擇非左氏之本末考據雖
 二子亦蹟矣學者之於春秋患在求之大過拘
 之大甚耳求之大過則精聖漫拘之大甚則流
 入於峭刻而不知變於此有一言而盡者道而
 已矣有兩言而盡者公與恕而已矣故曰聖人
 之言如江河諸儒沂浴矣入吹泔聖人之心如

五經集

卷十三

十九

十九

日星諸儒糾紛雲障霧塞此亦學者之大患也

春秋通說序

黃仲炎

春秋者聖人敎戒天下之書非褒貶之書也何
 謂敎所書之法是也何謂戒所書之事是也法
 聖人所定也故謂之敎事褒貶之述也爲戒而
 已矣彼三傳者不知其紀事皆以爲戒也而曰
 有褒貶焉凡春秋書人書名或去氏或去族者
 貶惡也其書爵書字或稱族或稱氏者褒善也
 甚者如日月地名之或書或不書則皆指曰是
 五經集 卷十三 年
 褒貶所繫也質諸此而彼發證諸前而後達或
 事同而名爵異書或罪大而族氏不削於是褒
 貶之例窮矣例窮而無以通之則曲爲之解焉
 專門師授襲陋仍說由漢以來見謂明經者不
 勝衆多然大抵爭辨於褒貶之異究詰於類例
 之疑滓重煙深莫之澄掃而春秋之大義隱矣
 自大義既隱而或者厭焉不知歸咎於傳業之
 失而曰聖人固爾也故劉知幾有虛美隱惡之

諸王安石有斷爛朝報之毀遂使聖人脩經之志更千數百載而弗獲伸於世豈不悲哉故曰春秋者聖人教戒天下之書非褒貶之書也魯之善論春秋者惟孟軻氏莊周氏爲近之軻之說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是以戒言也周之說曰春秋以道名分是以教言也斯二者庶幾孔子之志也夫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道也如是而君臣如是而父子如是而長幼男女親疎內外之差等不齊也敘此者爲禮顧此者爲樂理此者爲政防此者爲刑堯舜三王之治皆是物也時乎衰周王教不行物情放肆於是紊其敘乖其順廢其理決其防而天下嘉然矣孔子有憂之而無位以行其志不得已而卽吾父母國之史以明之陳履敝所以懼後車也退人變所以返天常也霸國之盛王迹王熄也盟會之繁忠信之薄也雖有彼善於此者

五經翼

卷十三

卷十三

廿一

卒非治世之事也聖人何憂焉至於□之陵中國臣子之奸君父鬪干戈以濟貪忿之志悖理道以傷天地之和者亦何待貶而後見其惡也若夫筆削有法而訓敎存焉崇王而黜霸尊君而抑臣貴華而賤異辨禮之非防亂之始畏天戒重民生爲萬世立治準焉嗚呼使後之爲君父爲臣子爲夫婦爲兄弟爲黨友爲中國御□者由其法戒其事則彝倫正而禍亂息矣

五經翼

卷十三

卷十三

廿一

皆通例也先儒謂左氏非左丘明丘明乃孔子
前輩故孔子云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先丘明
而後已耳之也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入
索九丘蓋今左氏傳卽楚左史也古者史世其
官則傳是書者倚相之後也故左傳載楚事比
他國爲特詳是得其實公穀亦莫明其所自來
或云子夏門人要皆非親受經於聖人者故於
說經首失其義而其間亦或有得者穀梁氏爾

五經翼

春

卷十三

廿三

講春秋序

黃淵

譚經難譚春秋尤難高妙者誕幽深者晦新奇
者巧皆非也記經解雖非孔子語屬辭比事直
勘得破孟子事文義三語一大斷案汗漫如莊
周只把道名分說最直截馬遷謂子夏之徒不
能贊一辭不待贊也諸儒之說出其辭費矣費
則差差則害道徐贍發題偏率先儒異論分別
是非乃出已意折衷不知合乎夫子也否孫華

五經翼

春

卷十三

廿四

老與一時名勝爲經社雖不至一人之臆說其
間卓然獨見者爲誰胡旦編年先經後傳柳仲
塗欲贈一劍意尊經也程伊川初令門人劉質
夫作傳後來却又親筆未知何以窺聖人用心
胡文定潛心三十年而傳始成夏時冠周月之
論至今可疑朱晦菴從諸先生長者聞春秋義
例終不敢措辭獨於大倫大法爲有感焉陳止
齋欲著後傳於諸生中擇能誦者一人自隨似

不草草謂書王存周正未免又落科臼林艾軒
主春秋無爽然太虛卽六經若何而求春秋鄭
夾漈曰春秋者先後倫理之書而謂春秋意出
魯史非出於仲尼殊不可曉信矣春秋未易談
也某老矣無聞舊讀遺忘茲辱朋友願相磋磨
仰觀天道俯察人事欲以春秋溫習何如又嘗
聞綱山麥斜開講衆以春秋請山曰經未可遽
言當自傳始舍經讀傳恐不就綱領處看敦質

五經翼

春

卷十三

書

諸同志曰可淵時乎此當繹所聞以求是正

春秋集註序

張洽

會大父文憲公所著春秋集傳集注地理沿革
表三書宋端平甲午宜進于朝付秘閣後集注
刊郡庠景定庚申燬焉皇元大德庚子雪崖黃
先生慨是書之不傳而願見者衆爲序其事以
表率桑梓諸公錢梓而未集辛丑歲文臺二提
舉張思敬滕斌亦序其事告當路好事者求助
間閱兩載僅成三卷時瑞牧虞汲留洪見而嘆

五經翼

春

卷十三

書

曰豈食士所能辦於是率同志爲上其事於文
臺轉申憲司時魯齋副使臧公實主張之移文
本路總府下學刊刻集傳沿革二書集傳雖成
於壬寅之冬而主司任事者往往不得其人遂
致章卷倒亂文字差訛不可讀屏廢久之而沿
革一書亦無復舉行迨皇慶癸丑冬江南諸道
御史臺行行移各路春秋用張主一傳延祐甲
寅詔興科目而遠方士友購求傳注者頗多時

李廣文萬教主教此邦俾庭堅赴學校正補刊
於是集傳始為全書流行四方而庭堅所刊集
注拘於授徒竟弗克就延祐庚申冬訓導郡庠
又因循及至治壬戌夏與學正涂鼎語及集注
沿革之未成遂以其事牒呈本學而教授劉登
蟠慨然上中總府通際提舉學校官同知趙文
炳經歷呂邦直俱為賢明有德君子即出學帑
以成集注不三月而迄工廣文亦既敘其本末
五經集注 卷十三
於其端矣而庭堅承委校正誠恐咕嗶之煩尚
多遺缺敢識其事於卷尾以質之四方同志而
是正焉沿革一書繼今其圖之

春秋集傳詳說序

家鉉翁

春秋非史也謂春秋為史者後儒淺見不明乎
春秋者也昔夫子因魯史修春秋垂王法以示
後世魯史史也春秋則一王法也而豈史之謂
哉陋儒曲學以史而觀春秋其間或書或不書
或書之詳或書之略或小事得書大事缺書遂
以此疑春秋其尤無忌憚者至目春秋為斷爛
朝報以此誤天下後世有不可勝誅之罪由其
五經集注 卷十三
不明聖人作經之意妄以春秋為一時記事之
書也或曰春秋與晉乘楚檮杌並傳皆史也子
何以知其非史而為是言乎曰史者備記當時
事者也春秋主乎垂法不主乎記事如僖公二
十八年晉文始霸是歲所書者皆晉事莊九年
齊桓入是歲所書者皆齊事隱四年衛州吁弑
君是歲所書者皆衛事昭八年楚滅陳是歲所
書者皆陳事有自春徂秋止書一事者自今年

秋冬迄明年春夏閱三時之久而僅書二三事者或一事而累十數言或一事而屢書特書或著其首不及其末或有其義而無其詞大率皆予奪抑揚之所繫而宏綱與旨絕出語言文字之外皆聖人心法之所寓夫豈史之謂哉蓋晉乘楚檣杞魯春秋史也聖人修之則為經昧者以史而求經妄加擬議如蚓蟻伏乎塊壤烏知宇宙之大江海之深是蓋可憫不足為深責也

五經異

卷十三

書

鉉翁早讀春秋惟前輩訓說是從不能自有所見中年以後閱習既久粗若有得乃棄去舊說益求其所未至明夏時以著春秋奉天時之意本之夫子之告顏淵原託始以昭春秋誅亂賊之心本之孟子之告公都子不敢苟同諸說之已言不敢苟異先儒之成訓三傳之是者取焉否則參稽衆說而求其是衆說或尚有疑夫然後以某辭陋所聞具列于下如是再紀猶不覺

輒出示人將俟晚暮輯而成編從四方友舊更加訂證會國有大難奉命起家無補於時坐茂舊學既遂北行平生片文幅書無一在者憂患困踣之久覃思舊聞十失五六已而自燕來竊又為暴客所剽然以地近中原士大夫知貴經籍始得盡見春秋文字因答問以述已意卒舊業焉昔成據為綱領揭之篇端一原春秋所以託始二推明夫子有夏時之意三辨五始四評三傳五明霸六以經正例凡十篇俾觀者先有攷於此庶知區區積年用意之所在若夫借鑒之罪則無所逃

五經異

卷十三

書

題劉著作春秋講論

真德秀

昌黎公寄玉川子詩有春秋三傳束高閣之語學者疑之謂未有舍傳而可求經者今觀著作劉公講義一以聖筆爲據依其論秦穆公以人從成者晉文之召王宋襄之用人于社皆以經証傳之失所謂偉然者也昔歐陽子患僞說之亂經著爲論辯自謂時雖莫同千歲之後必有予同者曾未二百年而劉公之論春秋蓋與之

五經翼

春

卷十三

三

春秋意林序

史有之

清江爲二劉三孔鄉文獻宜徵而足今三孔集故在獨二劉所著燬於兵假守於此非惟無以致尚古之意亦無以應求者之請旁如接訪得原父春秋意林三傳權衡議論堅正有功聖經異時立朝抗節不畏權倖爭故相之謚法奉宦官之使名深得筆削之義廼知所學蓋有自來歟然則是書之存實有關於世教再壽諸梓庶

五經翼

春

卷十三

三

幾著前輩之懿補郡乘之缺云

五經翼卷之十四

北平孫氏家塾本

春秋翼

春秋王霸列國世紀編序 李 琪

春秋一書事變至繁經文至約接王政之末流則可稽世道之升降備伯事之終始則具見中夏之盛衰詳列國之離合則足究人心之聚散夫以二百四十二年之記一百二十四國之行

五經翼 卷十四

一

事國各有史晉乘楚杌故典舊章無盡浩博是非紛糾而春秋以萬八千言該之國無不紀之事無不著之實自學者捨經求傳事始繁而晦矣蓋始讀經者睹本末之宏濶而攷之於訓辭簡嚴之中錯陳迭見未究先後不知據經以覈傳固有按傳而疑經是不能比其事而觀之也琪少竊妄意敘東周十有四王之統合齊晉十有三伯之目舉諸侯數十大國之系皆世爲

之紀不失全經之文略備各代之實每紀之後敘其事變之由得失之異參諸傳之紀載以明經之所書雖若詳而不遺於事豈能精而有合於理初學問津或有取焉若夫春秋微旨與義則不在是深於經者固自知之也

五經翼 卷十四

二

春秋諸國統紀序

齊履謙

孔子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所謂春秋者古者
史記之通稱也何以明之孟子曰王者之迹熄
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莊子曰春秋先王經
世之志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皆非謂今之春
秋也又嘗攷之古文有夏商春秋又有晉春秋
國語晉平公盼習於春秋悼公使傳其太子楚
莊王使申叔時傳於太子箴教之春秋左傳解

五經真

春

卷十四

七

宣子適魯見魯春秋至於後世史學亦多以春
秋名其書者若虞卿春秋呂氏春秋陸賈春秋
吳越春秋漢魏春秋唐春秋之類往往有之故
知春秋者古者史記之通稱而今之春秋一經
聖人以同會異以一統萬之書也始魯終吳合
二十國史記而爲之也然自三傳既分世之學
者類皆移以褒貶爲工至於諸國分合與夫春
秋之所以爲春秋未聞其有及之者予竊疑之

久矣暇日輒以所見妄爲敘類私之巾篋蓋不
惟有以備諸家之闕庶幾全經之綱領而自此
或可以尋究云

五經真

春

卷十四

四

春秋敘錄

吳澄

春秋經十二篇左氏公羊穀梁文有不同昔朱子刻易書詩春秋於臨漳郡春秋一經止用左氏經文而曰公穀二傳所以異者類多人名地名而非大義所繫故不能悉且澄竊謂三傳得失先儒固言之矣載事則左氏詳於公穀釋經則公穀精於左氏意者左氏必有按據之書而公穀多是傳聞之辭况人名地名之殊或縣語五經集春卷十四五

音字畫之外此類宜從左氏是也然有著之於義時然是左氏爲失而公穀爲得者則又豈容以偏徇哉嗚呼聖人筆削魯史致謹於一字之微三家去夫子未久也文之脫謬已不能是正尚望其能有得於聖人之微意哉漢儒專門守殘獲闕不合不公誰復能貫穿異同而有所去取至唐啖助趙宦陸淳三子始能信經駁傳以聖人書法纂而爲例得其義者十七八自漢以

來未聞或之先也觀趙氏所定三傳異同用意密矣惜其與奪未能悉當間嘗再爲審訂以成其美其間不繫乎大義者趙氏於三家從其多今則如朱氏意專以左氏爲主儻義有不然則從其是左氏雖有事跡亦不從也一斷諸義而已嗚呼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澄欲因啖趙陸氏遺說傳之以諸家參之以管見使人知聖筆有一定之法而是經無不通之例不敢隨文生義五經集春卷十四六

以侮聖言頗有此志而未暇就故先爲正其史之文如此若聖人所取之義則俟同志者共講焉

春秋通旨後題

吳 榮

自宋季德安之潰，有趙先生者，北至燕，燕趙之間，學徒從者殆百人，嘗手出一二經傳，及春秋胡氏傳，故今胡氏之說，特盛行。胡氏正傳三十卷，傳外又有總貫、條例、證據、史傳、之文、二百餘章，子寧集之名曰春秋通旨，輔傳而行。當胡氏傳春秋時，光堯南渡，父讐未報，國步日蹙，將相大臣去職，主和寢忘，東京宮闕，西京陵寢，而不五經翼 卷十四 七

有者，是故特假春秋之說，進之經筵，且見內夏外彝若是之嚴，主辱臣死若是之酷，冀一悟主聽，則長淮不至於自畫，江左不可以偏安。此固非後世學春秋之通論也。然而胡氏傳文大槩本諸程氏，程氏門人李參所集程說，頗相出入。胡氏蓋多取之，欲觀正傳，又必先求之通旨，故曰史文如書筆，經文如化工。若一以例觀，則化工與書筆何異？惟其隨事而變化，則史外傳心

之要典，聖人時中之大權也。世之讀春秋者，自能知之，固不可以昔者欲向之學而異論矣。趙先生者，諱復，字仁甫，國初南伐，攻德安，潰之。仁甫遭擄，遇姚文獻公軍中，文獻與言，信奇士。仁甫方以國破家殘，不欲北，且斬死，會夜月出，卽逃，乃亟被鞍躍馬，號積尸間，見其解髮脫履，仰天呼泣，蓋欲求至水裔而未溺也。文獻曉以徒死無益，乃還，然後盡出程朱性理等書及諸經傳，故今文獻與許文正公遂爲當代儒宗。仁甫爲有以發之也。先生有云：世之去聖日遠，故學者惟傳經最難。仁甫當天下擾攘之際，乃能盡發先儒傳疏而傳之，不亦難乎？上在潛邸，嘗名見曰：我欲取宋，卿可導之乎？對曰：宋父母國也，未有引他人之兵以伐父母者。故仁甫雖在燕久，常有江漢之思，誠若是，則吾仁甫亦無愧乎胡傳之學矣。

五經翼 卷十四

八

春秋權衡意林後題

吳萊

劉子作春秋權衡自言書成世無有能讀者至
意林猶未脫藁多遺闕蓋昔左氏言孔子作經
從諸國覈告故又博採他事以附經今劉子乃
秘閔因敘謂聖人悉徵百二十國寶書傳者從
之將當時諸國所赴告者各有書也抑此豈卽
墨子所稱百二十國春秋乎東遷以來晉有乘
楚有檮杌魯有春秋秦世家文公以後始有史

五經集

卷十四

九

以記事王道衰諸侯力政二百四十二年之間
凡經傳之可見者一百一十七國晉地理志且
引夏商時國二斟豳葷過戈之屬非周舊也齊
桓晉文之盛朝聘盟會侵伐敗亡者無慮數十
而附庸小邑蠻犴雜種又豈悉有書可徵乎史
稱魯君資孔子之局因老聃觀書周室且歷聘
七十國又云與魯君子左丘明觀史記自隱公
訖于獲麟要之春秋固魯史也因麟出而虛其

應故取而脩之非本書獲麟者所書周室事亦

五經翼

卷十四

十

鮮無觀周史孔子世家孔子嘗往來齊宋衛陳
蔡之郊晉故霸國也聞趙簡子殺竇犢鳴犢至
河而弗渡楚亦欲以書社七百里地封之子西
斬不可又輒反於魯將所聘者又未必有七十
國也然亦何暇悉徵其書乎墨子戰國人矣稱
有百二十國春秋耳非聖人之遺言也何則杞
宋王者後爵稱公皆大國也宋頗存王禮而杞
乃以辟陋而用魯孔子曰文獻不足故也足則
吾能徵之矣唯古之官名得之郊子他無見也
雖然聖人作春秋但因魯事以寓王事隱桓之
初王政不行而魯與齊鄭宋衛交齊桓肇伯而
魯事齊晉文繼伯而魯又事晉襄昭以降伯統
將絕而魯又事吳楚故經之所載類不出此數
國事然則春秋固魯史也魯史所不載聖人誠
不得而筆削之又何待悉徵百二十國之書乎

嗚呼，因之說是亦無後而弗信者矣。

五經翼

卷十四

十一

春秋纂例辨疑後題

吳棻

自唐世言文者一變而王楊盧駱再變而韓許三變而韓柳雖其文振八代之弊及見當世經生攻訓詁治義疏則深敬之太常殷侑新注公羊退之欲爲之序幸得掛名經端以斯不朽及寄詩盧仝又言其抱遺經束三傳然仝所著春秋摘微一卷間見一二亦未甚爲學者輕重惟子厚答元饒州書恒願掃於陸先生之門執弟

五經翼

卷十四

十一

子禮會先生病子厚出郢州竟不克卒業先生蓋河東陸淳元冲也與子厚同郡且云先生師天水樊助及趙匡知聖人之旨兼用二帝三王法至先生大備春秋非注纂例辨疑微指等書苞羅旁魄輻輳上下一出於正於是乎春秋有喚趙陸氏之學往子北游京師始從國子學見陸氏纂例十卷是今泰和間禮部尚書趙秉文手本太原板行後又得陸氏辨疑七卷微指二

卷而集注又聞自唐世學者說經一本孔氏正義及宋之盛說者或不用正義六經各有新說爭爲一己自見之論而欲求勝於先儒已成之說宋子京傳唐書猶不滿於啖助者豈啖助實有以開之故歟雖然啖趙陸氏未可毀也後之學者自肆於藩籬閭域之外四傳耳剽而不難於議經者必引啖趙陸氏以自解是或未之思也夫

五經真

春

卷十四

十五

春秋傳授譜序

吳棻

春秋之道本於一離爲三家之傳又析而爲數十百家之學學日夥傳日疊道益散天下後世豈或不有全經乎亦在其人而已矣自孔子沒七十子言人人殊公穀自謂本之子夏最先出左氏又謂古學宜立諸老生從史文傳口說遞相授受彼此若矛盾然自是學一變至公羊者何休主穀梁者范甯王左氏者服虔杜元凱或抒己意或博采衆家蓋累數十萬言自是學再變公穀微左氏乃孤行不絕說者曾不求決於傳遂專意於訓詁江左則元凱河洛則虔自是學三變間有一二欲考二家之短長列朱墨之同異力破前代專門之學以求復於先聖人義理之極致咸曰唐啖趙氏自是學四變嗚呼言春秋者至於四變可以少定矣予嘗觀漢初傳公羊者先顯自胡毋子都而下得二十四人次

五經真

春

卷十四

十四

傳穀梁、自申培公而下、得十五人、左氏本於國
師、劉歆求立博士、故傳之尚少、而東漢爲盛、東
漢以降、學者分散、師說離析、非徒捨經而任傳
者、則背傳而從訓詁、號號誰詐、靡然趨下、夫學
本非不同、本非不一、而末異乃若是、此其欲抱
十二公之遺經、悲千古之絕學、發明三家之傳
而去取之者、誰歟、然予悉得而譜是者、四變之
極也、四變之極、必有能反其初者、唐突趙氏、蓋
五經翼 卷十四 十一
嘗有是志矣、繼之者、又誰歟、古之人不云乎、東
海、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南海、北
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自其此心理
而論之、古之人有與予同者乎、不同者乎、同乎
然乎、不同者然乎、此其沒世而無聞者多矣、顯
焉者、譜於此也、蓋昔唐韋表微、曾著孔經師授
之譜、且以識學者之無師、嗚呼、人師難逢、經師
易遇、然今經師猶有不可得而遽見者矣、則吾

是譜之作、又豈徒在表微之後乎、

春秋釋例後題

吳 棻

春秋左氏漢初本無傳者劉子駿始建明之欲立學官諸儒莫應然傳之者亦已衆多賈景伯服子慎竝爲訓解及晉而杜元凱又作經傳集解三十卷釋例四十卷且歷詆劉賈之違獨不言服氏豈或不見服氏書乎亦不應不見也世族譜本之劉向世本地志本之泰始郡國圖長曆本之劉洪乾象曆世多言其天文星曆爲長

五經翼

卷十四

十七

然說經多依違以就傳似不得爲左氏忠臣者南北分裂館陶趙世業家有服氏春秋是晉永嘉舊爲華陰徐生往讀之遂擇春秋義章以教學者是永嘉時猶未尚杜氏青州刺史杜坦及其弟驥世傳其業故齊地亦多有之坦元凱之玄孫也姚文安泰道靜初亦學服氏後更兼講杜說劉蘭張吾貴之徒則又鑿指兩家同異義例無窮嗚呼漢初習經者專門而今河洛習傳

者宗服子慎江左尚杜元凱矣昔劉兆始取公穀及左氏說作春秋訓人而今蘭吾貴又會服杜之說矣聖人之道不自是而愈散哉自唐孔穎達春秋正義一用杜氏非徒劉賈之說不存服義亦不盡見固不若兩存之以見服杜之爲孰愈也

五經翼

卷十四

十八

春秋舉傳論序

吳萊

黃子讀春秋者四十年老而不倦嘗著春秋舉傳論一編屏除專門掇剔傳疏使之一歸於是然後止蓋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筆則筆削則削咸斷之於聖心高第如游夏且不能以一辭贊焉公羊穀梁乃謂得之子夏文多瑣碎語又齟齬要之二氏皆未成書特相授受於一時講師之口說者謂孔子當定哀世多微婉其辭復

五經纂

春

卷十四

九

秘不以教人故諸弟子言人人殊異然自孔子後一廢於戰國贏秦之亂漢初學者區區收補意其焚殘亡脫之餘不藏之屋壁必載之簡冊非徒出口入耳而已又况春秋之文數萬獨以口相授受庸詎知不有訛謬者乎濟南伏生治尚書上使掌故晁錯往受之僅一女子述其老耄之語世謂生齊人齊語多艱澁故今書文亦難屬讀然古人之作書非齊人也奈何若是是

則公羊齊學穀梁魯學非二氏誤也學二氏者誤也且孔子又何嘗當定哀世多微辭哉苟曰微辭以碎摘春秋不必作矣况定哀又孔子所見之世也自所尊所傳尊之在一切褒之貶之且及其父祖當世而輒微之吾恐非聖人意也聖人豈避嫌者哉不然亂臣賊子僅誅其既成篡弑奪攘無懼於當世是又豈吾聖人之意哉必也春秋之作未始秘不以教人西狩之三年

五經纂

春

卷十四

十

孔子卒矣論語禮記諸弟子之問答殆無一言以及之得其義者蓋寡矣然而左氏約經以作傳下訖魯悼知伯之誅序春秋後也若其說晉王接則謂別是一書意者當西漢末與公穀二家爭立博士故又雜立凡例廣采它說以附於經是豈左氏舊說今黃子舉之皆是也昔者晉劉兆嘗以春秋一經而三家殊塗乃取周官調人之義作春秋調人七萬餘言夫調人之職掌

司萬民之警而諧和之為春秋者亦欲令三家
勿警將天下之理不協于克一而後世之議且
容其潛藏隱伏于胸中也何以誦人為哉故唐
突助趙宦近世劉敞於傳有所去取咸自作書
而今黃子又嗣為之可謂開風而興起者矣非
必曰此有所短彼有所長去其所短則見其所
長者固可取也不然盡去三家之傳而獨聖人
人之經且自以為必得聖人之心者吾又不信
五經翼 春 卷十四 七

也此則黃子之意也

春秋世變圖序

吳 萊

古之言春秋者自漢至今凡慮數十百家大道
之行天下為公一以理斷之而已猶未有究當
世盛衰離合之變而權之者也雖然孔子嘗論
之矣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
然後諸侯大夫得以專而用焉逆理愈甚則其
失之世數愈速此非通論天下之勢也春秋之
勢然也而欲論春秋之理者不外此矣公羊子

五經翼 春 卷十四

七

蓋深有所得於理勢之相須且曰所見異辭所
異辭所傳聞異辭而漢之學者特昧昧焉乃設
孔子高曾祖父之三世以制所見所聞所傳聞
之治亂春秋非孔子家牒也特以是究當世盛
衰離合之變而權之者也蓋昔陳恒之弑君孔
子請討之左氏記其言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
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程子非之
蓋謂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

方伯乃率與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豈計魯人之衆寡哉夫以理言魯爲齊弱久矣孔子非不知魯之未必勝也務明君臣之大義以討天下弑逆之大惡因是足以正之周其復興乎若以勢言周室衰矣晉霸微矣魯又弱國也陳氏世掌齊政民私其德此處人倫之大變天理之所不容於是舉吾全魯以繼之齊之罪人斯得矣是故弑君之賊法所必討

五經集

卷十四

廿三

者正也專國之姦勢亦有所未易討者然必有以權之者矣人孰不曰事求可功求成是取必於智謀之末也聖人不如是也嗚呼自王政之不綱而後有霸自霸圖之無統而後無霸人情事變雖未嘗出于一定惟理則無有不定此古之學春秋者所以率論理而不論勢也自今觀之天下之勢在是春秋之理則亦隨其勢之所

在者而見之春秋之初世去西周未遠王室猶

欲自用焉下及中世齊晉二霸相繼而起則霸主從而託之耳至其末年王不王霸不霸鼻祖弄兵大夫專政是戰國之萌也而世變亦於是乎極公羊子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蓋深有得於理勢之相須者此也漢之學者且曰隱桓遠矣孔子則立乎定哀之間耳遠者亂近者治聖人所以成一王之法也此豈求其說不得而強爲此論者哉又幸因其有是而後世

五經集

卷十四

廿四

得以推其當世盛衰離合之變與夫聖人之權者先儒蓋曰有隱桓莊閔僖之春秋有文宣成之春秋有襄昭定哀之春秋此三者豈非公羊子之遺說哉然則予之所以圖是者非私見也非鑿說也公羊子意也孔子意也

論改元

吳 棻

先王之始得天下也必明一代之好尚以新斯民之耳目聞改正朔矣朱嘗聞改元也然則商訓稱元祀春秋書元年者何哉曰是直史官紀述之常體耳將以志人君之在位久近也非王者以是爲重事也後之說春秋者乃欲以改元爲重春秋之初周平王立四十有九年而魯隱公又改稱元年籍令重在改元何不襲稱王

五經翼

卷十四

廿五

之載籍而已耳何則秦惠文王孝公之子也立三十年矣十四年乃稱王而秦史改元魏惠王武侯之子也立三十六年矣三十七年乃稱王而汲冢竹書亦改元又十六年而後惠王卒非改元也明秦魏之始稱王也此殆爲史官者自志其國之事猶春秋之於魯史也求其說而弗得又大惑焉且謂西伯在商紂世亦嘗稱王亦嘗改元其兆特因戰國之秦魏秦親豈果以改元爲王者之重事哉說者恒曰爲國君者卽位之明年必告廟以臨羣臣然後改元然以之言告廟則可臨羣臣則可以之言改元則未可國君嗣位定於初喪先君之終卽嗣君之始若曰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特臣子之情不忍遽成君父故居喪自稱曰子國內民人之心繫之久矣將爲史官者以先君之薨年不得便爲嗣君之始年姑待其明年告廟之明年乃次第以書

五經翼

卷十四

廿六

之如太甲祇見厥祖而元祀之文著於商訓也
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書之
以年則又繫於一國之君是皆有不得不然者
也故曰直史官紀述之常體耳然則何以變一
爲元杜預曰人君卽位欲其體元而居正故不
言一年一月此說善也而後之說春秋者自異
焉亦不合於春秋矣

五經集

卷十四

廿七

春秋本義序

程端學

孔子何爲修春秋明禮義正名分辨王伯定彝
夏防微慎始斷疑誅意其書皆天下國家之事
其要使人克己復禮而已三代盛時禮義明名
分正上明下順內修外附民志旣安姦僞不作
孔子生乎此時春秋無作也周綱墮諸侯縱大
夫專陪臣竊命四彝內侵人道悖於下天運錯
於上災異薦臻民生不遂孔子既不得出而正

五經集

卷十四

廿七

之則定詩書正禮樂贊周易而常道著矣復修
春秋卽事以立教而其所書皆非常之事人然
其事之非常則知常道有在夫知非常則知已
之所當克知常道有在則知禮之所可復故春
秋不書常事屬辭比事使人自見其義而已孟
子曰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此之
謂也若邵子謂錄實事而善惡形於其中朱子
謂直書其事而善惡自見者蓋有以識夫筆削

之意若董子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者又此經之大旨也三傳者之作固不可謂無補於經也然而攻其細而捐其大泥一字而遺一事之義以日月爵氏名字為褒貶以抑揚子奪誅賞為大用執彼以例此持此以方彼少不合則輾轉生意穿鑿附會何范杜氏又從而附益之聖人經世之志其矣彼此諸儒雖多訓釋大凡不出三家之緒積習生常同然一辭

訂三傳之疑似作或問以校諸儒之異同廿年始就猶未敢取正於人蓋以此經之大積弊之久非淺見末學所能究也嘗謂讀春秋者但取經文平易其心研窮其歸則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之義小大相維首尾相應支離破碎刻巧變詐之說自不能惑聖人惻怛之誠克已復禮之旨粲然具見而鑒戒昭矣則是編也雖於經濟心法不敢窺測然知本君子或有取焉

春秋釋義序

俞 卓

愚竊謂春秋一經聖人憂王道之不行於天下而作也周自平王東遷之餘紀綱廢壞諸侯盛疆天子有德無位於是因魯史而筆削之立百王不易之大法所以遇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也然事變至繁經文至約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諸國之事而以萬八千言該之其抑縱與奪皆得乎義理之安以垂訓戒豈徒褒善貶惡

五經翼

春

卷十四

三

而已哉及三傳繼作左氏則按國史紀事飾以文詞然而大義未明時有譌舛公穀雖按事釋經理亦未備頗多臆說兩漢諸儒議論紛紜於三傳各通其一以名家何氏獨註公羊傳又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其說謂公羊傳如墨翟守城而不可攻於左穀則無所取也鄭康成乃為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悉反其意今是說無傳焉晉杜氏註左傳甚為詳密范氏亦

註穀梁並行於世然而僅釋一傳各遵其說唐孔穎達集諸說作正義始究三傳得失但不能詳備至熈趙二家發明凡例議傳之未當者逮宋孫氏尊王之說彌顯而劉氏又有權衡意林以訂諸家之言及程子出而紹道統為傳專釋經意深得聖人之心時蔡京輩妄指其著述為謗訕禁止之故傳僅止桓公九年厥後則惟存舊所解說今其書雖未全而其分別義例同異

五經翼

春

卷十四

三

推究事理是否粲然明白大有功於遺經焉南渡之初胡氏繼述作傳兼用三傳及諸家之言師友淵源有自來矣逮乎朱子雖未及釋經然於他書之中議論之間多有發明其作通鑑綱目乃續春秋之筆也方今聖朝設科取士務在明經春秋許用三傳及胡氏傳以相推衍然愚觀諸傳五有得失未能貫通紬繹不倦有年于茲深懼初學不知據經以覈傳而反按傳以疑

經或名遵一傳之言而失夫經之本旨或兼取諸傳之說而昧其是非於是述為釋義敢以程子朱子為先兼取啖趙孫劉陳項呂張諸儒所長間亦竊附平日所聞父師之言以發明經旨分別三傳是否而補胡氏之所未及昔經冠傳首列圖說開卷悉在目中有志是經者似不為無助其於尊王賤伯仲典庸禮正人心明綱常武有補於化民成俗之萬一極知僭踰尚賴先知

五經翼

春

卷十四

三

先覺者指瑕而教焉

五經翼卷之十五

北平孫氏家塾本

春秋翼

春秋纂疏序

虞集

五經翼

春

卷十五

一

之意於聖人手筆之書宋之大儒以為可與三傳兼治者明其能專求於經也然傳亡存者惟纂例等書意其傳之所發明無出於所存之書者清江劉氏權衡三傳得之為多而其所為傳用意與深非博洽於典禮舊文者不足以盡明之是以知者鮮矣蓋嘗竊求於先儒之言以為直書其事而義自見斯言也學春秋者始有以求聖人之意而無附會糾纏之失矣程叔子所

謂時措之宜爲難知者。可以求其端焉。胡文定公之學。實本於程氏。然其生也。當宋南渡之時。姦倖用事。大義不立。苟存偏安。忠義憤怨。內修之未備。外攘之無策。君臣父子之間。君子思有以正其本焉。胡氏作傳之意。大抵本法於此。蓋其學問之有原。是以義理貫穿。而辭旨無不通。類例無不合。想其發憤忘食。知天下之事必可以有爲。聖人之道必可以有立。上以感發人君。

五經翼

春

卷十五

二

天職之所當行。下以啟天下人心之所久蔽。區區之志。庶幾夫子處定哀之間者乎。東南之人。賴有此書。雖不能盡如其志。誦其言而凜然。猶百十年至其國亡。志士仁人之可書。未必不出於此也。然其爲學。博極羣書。文義之所引。不察者多矣。國家設進士科。以取人。治春秋者。三傳之外。獨以胡氏爲說。豈非以三綱九法。赫然具見於其書者乎。而治舉子業者。掇拾緒餘。以應

有司之格。既無以得據事直書之旨。又無以得命德討暴之嚴。無以會聖朝取士明經之意。新安汪德輔。以是經舉于湖省。其歸養也。能取胡氏之說。攷其援引之所自出。原類例之始發。而盡究其終。謂之春秋纂疏。其同郡同氏。前進士叔志父。詳序之。夫讀一家之書。則必盡一家之意。所以爲善學也。推傳以達乎經。因賢者之言。以盡聖人之志。則吾於德輔。尤有取也。

五經翼

春

卷十五

三

春秋諸傳會通序

李 廉

傳春秋者三家、左氏事詳而義疎、公穀義精而事略、有不能相通、兩漢專門、各守師說、至唐啖趙氏始合三家所長、務以通經為主、陸氏纂集已爲小成、宋河南程夫子始以廣大精微之學、發明與義、真有以得筆削之心、而深有取於啖趙、良有以也、高宗紹興初、武夷胡氏進講、篤意此經、於是承詔作傳、事按左氏、義取公穀之精、

五經翼

春

卷十五

四

大綱、本孟子、王程氏而集大成矣、方今取士、用三傳及胡氏、誠不易之法也、然四家之外、如陳氏後傳、張氏集注、皆爲全書、學者所當考、而孫氏之發微、劉氏之意林、權衡呂氏之集解、與其餘諸家之議論、亦不可以不究、但汗漫紛雜、有非初學所能備閱者、余讀經三十年、竊第南鱣、叨錄劇司、心勞力耗、舊所記憶、大懼荒落、而又竊觀近來書肆所刊此經類傳、雖多、或源委之

不備、或去取之莫別、不能無憾、於是不揆謏陋、盡取諸傳、會粹成編、先左氏事之案也、次公穀傳經之始也、次杜氏何氏范氏三傳專門也、次疏義釋所疑也、總之以胡氏貴乎斷也、陳張竝列、擇所長也、而又備采諸儒成說、及諸傳記略、加梳剔於異同、是非始末之際、每究心焉、謂之春秋諸傳會通、藏之家塾、以備遺忘、訓子弟耳、非敢與學者道也、通年頗有傳寫者、弗克禁、而

五經翼

春

卷十五

五

論因事實以考書法

黃澤

春秋以事實爲先。以通書法爲主。其大要則在攷覈三傳。以求向上之工。而其脈絡則盡在左傳。作三傳義例考。以爲春秋有魯史書法。有聖人書法。而近代乃有夏時冠周月之說。是史法與聖法俱失也。作元年春王正月辯。又以爲說春秋有實義。有虛辭。不舍史以論事。不離傳以求經。不純以褒貶泥聖人。酌時宜以取中。此實

五經翼

春

卷十五

本

義也。貴王賤霸。尊君卑臣。內夏外彝。皆古今通義。然人自爲學。家自爲書。而春秋迄無定論。故一切斷以虛辭。作筆削本旨。嘗曰。說春秋須先識聖人氣象。識得聖人氣象。則一切刻削煩碎之說。自然退聽矣。其但以爲實錄而已者。則春秋乃一且史可脩。亦未爲知聖人也。其說易有常變。而春秋則有經有權。易雖萬變而必復於常。春秋雖用權而不遠於經。各以二義貫一經。

之旨。嘗曰。易象與春秋書法廢失之由。大略相似。苟通其一。則可觸機而悟矣。蓋古者占筮之書。卽卦爻。取物類象。懸虛其義。以斷吉凶。皆自然之理。乃上古聖神之所爲也。文王周公作易時。取一二立辭。以明教。自九筮之法亡。凡筮人所掌者。皆不可復見。而象義隱微。遂爲歷世不通之學矣。魯史記事之法。實有周公遺制。與他國不同。觀韓宣子之言。可見聖人因魯史脩春

五經翼

春

卷十五

七

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則必有與史法大異者。然曰。其文則史。是經固不出於史也。今魯史舊文亦不可復見。故子朱子以爲不知孰爲聖人所筆。孰爲聖人所削。而春秋書法亦爲歷世不通之義矣。先生所謂廢失之由。有相似者。蓋如此。

春秋屬詞序

趙訪

六經同出於聖人。易詩書禮樂之旨。近代說者皆得其宗。春秋獨未定于一。何也。學者知不足以知聖人。而又不由春秋之教也。昔者聖人既作六經。以成教於天下。而春秋教有其法。獨與五經不同。所謂屬辭比事是也。蓋詩書禮樂者。帝王盛德成功已然之迹。易觀陰陽消息以見吉凶。聖人皆述而傳之而已。春秋斷截魯史。有

五經翼

春

卷十五

人

筆有削。以寓其撥亂之權。與述而不作者事異。自弟子高第者如游夏。尚不能贊一辭。苟非聖人爲法以教人。使考其異同之故。以求之。則筆削之意。何由可見乎。此屬辭比事。所以爲春秋之教。不得與五經同也。然而聖人之志。則有未易知者。或屬焉而不精。比焉而不詳。則義類弗倫。而春秋之旨亂。故曰屬辭比事而不亂者。深於春秋者也。有志是經者。其可舍此而他求乎。

左氏去七十子之徒未遠。而不得聞此。故雖博

覽遺文。略見本末。而於筆削之旨。無所發明。此所謂知不足以知聖人。而又不由春秋之教者。也。公羊穀梁以書不書發義。啖趙二氏。纂例以釋經。猶有屬辭遺意。而陳君舉得之爲多。庶幾知有春秋之教者。然皆泥於褒貶。不能推見始終。則聖人之志。豈易知乎。若夫程張邵朱四君子者。可謂知足以知聖人矣。而於屬辭比事。有

五經翼

春

卷十五

九

未暇數數焉者。此五經微旨。所以隔而復明。春秋獨鬱而不發也。自是以來說者雖衆。而君子一切謂之虛辭。夫文義雖雋。而不合於經。則謂之虛辭可也。而亦何疑於衆說之紛紛乎。善乎莊周氏之言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弗辯。此制作之本意也。微言既絕。教義弗彰。於是自議而爲譏刺。自譏刺而爲褒貶。自褒貶而爲賞罰。祇其深刻者。又爲實錄之說。以矯之。而

先王經世之志荒矣。此君子所謂虛辭者也。故曰春秋之義不明。學者知不足以知聖人。而又不。由春秋之教也。豈不然哉。間嘗竊用其法。以求之。而得筆削之大凡有八。蓋制作之原也。春秋魯史也。雖有筆有削。而一國之紀綱本末。未嘗不具。蓋有筆而無削者。以爲猶魯春秋也。故其一曰存策書之大體。聖人撥亂以經世。而國書有定體。非假筆削無以寄文。故其二曰假筆削以行權。然事有非常。情有特異。雖筆削有不足以盡其義者。於是有變文。有特筆。而變文之別爲類者。曰辨名實。曰謹華舛。故其三曰變文以示義。其四曰辨名實之際。其五曰謹華舛之辨。其六曰特筆以正名。上下內外之殊分。輕重淺深之弗齊。雖六者不能自見。則以日月之法。區而別之。然後六義皆成。無微不顯。故其七曰因日月以明類。自非有所是正。皆從史矣。然特

五經翼

卷十五

十

十一

筆亦不過數簡。故其八曰辭從主人。是皆所謂議而弗辨者也。雖然。使非是經有孔門遺教。則亦何以得聖人之意於千載之上哉。乃離經辨類。析類爲凡。發其隱蔽。辨而釋之。爲八篇。曰春秋屬辭。將使學者由春秋之教。以求制作之原。制作之原既得。而後聖人經世之義可言矣。安得屬辭比事而不亂者。相與訂其說哉。

五經翼

卷十五

十一

十二

春秋左氏傳補注序

趙 沅

春秋魯史記事之書也聖人就加筆削以寓其撥亂之權惟孟子爲能識其意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孔子曰竊取之矣此三者述作之源委也自三傳失其旨而春秋之義不明左氏於二百四十二年事變略畧始終而赴告之情策書之體亦一二有見焉則其事與文庶乎有考矣其失在不知以筆削見義公

五經翼

卷十五

卷十五

十二

牟穀梁以書不書發義不可謂無所愛者然不知其文之則史也夫得其事究其文而義有不通者有之未有不得其事不究其文而能通其義者也故三傳得失雖殊而學春秋者必自左氏始然自唐啖趙以來說者莫不曰兼取三傳而於左氏取舍尤詳則宜有所發明矣而春秋之義愈晦何也凡春秋之作以諸侯無王大夫無君也故上不可論於三代盛時而下與秦漢

以來舉天下制於一人者亦異其禮失樂流陵夷漸靡之故皆不可以後世一切之法繩之而近代說者類皆槩以後世之事則其取諸左氏者亦疏矣況其說經大旨不出二途曰褒貶曰實錄而已然尚褒貶者文苛例密出入無準既非所以論聖人其以爲實錄者僅史氏之事亦豈所以言春秋哉是以爲說雖多而家異人殊其失視三傳滋甚蓋未有能因孟子之言而反

五經翼

卷十五

卷十五

十三

求之者至資中黃先生之教乃謂春秋有魯史書法有聖人書法必先考史法而後聖人之法可求若其本原脉絡則盡在左傳蓋因孟子之言而致其思亦已精矣沅自始受學則取左氏傳注諸書伏而讀之數年然後知魯史舊章猶賴左氏存其梗概既又反復乎二傳出入乎百家者又十餘年又知二傳而後說春秋者惟杜元凱陳君舉爲有據依然杜氏序所著書自知

不能錯綜經文以盡其變則其專修左氏傳以
釋經乃姑以盡一家之言陳氏通二傳於左氏
以其所書證其所不書庶幾善求筆削之旨然
不知聖人之法與史法不同則猶未免於二傳
之蔽也嗚呼使非先生積思通微因先哲之言
以悟不傳之秘學者亦將何所置力乎第左氏
傳經唐宋諸儒詆毀之餘幾無一言可信欲人
潛心於此而無惑難矣間嘗究其得失且取陳

五經翼

春

卷十五

十四

氏章旨附於杜注之下去兩短集兩長而補其
所不及庶幾史文經義互見端緒有志者得由
是以窺見聖人述作之原凡傳所序事多列國
簡牘之遺名卿才大夫良史所記其微辭與旨
注有未備者頗采孔氏疏暢而通之諸牽合狠
陋有不逃後儒之議者亦具見其說以極夫是
非之公焉若夫不得於經則致疑於傳務爲一
切之說以釋經而無據依以持其說則豈杜氏

此乎故三傳之外不可無辨證者惟二家他說
固不暇及也

五經翼

春

卷十五

十五

春秋集傳序

趙 仿

春秋聖人經世之書也。昔者周之末世，明王不興，諸侯倍畔，彝翟侵陵，而莫之治也。齊桓公出糾之以會盟，齊之以征伐，上以尊天王，下以安中國，而天下復歸于正。晉文公承其遺烈，子孫繼主夏盟者百有餘年。王室賴之，故孔子稱其功曰：「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及乎晉伯不競，諸侯復散，大夫專國，陪臣擅命，楚滅陳，蔡宋

五經翼

卷十五

十

滅曹，吳入而盟，諸夏則天下之亂極矣。孔子生於斯時，道足以與周而慮當世，諸侯莫能用之。蓋嘗嘆曰：「苟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蓋有意於齊脫尤拳拳於魯也。又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使仲尼得君，復周公之法，脩桓文之業，率天下諸侯以事周，則文王之至德，吾無間然矣。是夫子之志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則六卿之晉田氏之齊三

家之魯出公之衛可正也。與滅國繼絕，世事遠

民，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則文武之政可舉也。足食足兵而民信之，則戎狄可膺，荆舒可懋也。當是之時，以夫子而合諸侯，匡天下，猶運之掌也。旣而道終不行，則又嘆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其心豈一日而忘天下者？於是西狩獲麟，則夫子老矣。嘉瑞旣應，而天下莫能宗予，雖聖人

五經翼

卷十五

十

亦無其志矣。乃卽魯史成文，斷自隱公，加之筆削，列伯者之功，過以明尊天王，內中國之義，貶諸侯討大夫誅其亂臣賊子，以正人心，示王法。是歲之夏，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適當脩書之際，豈欲託諸空言者哉？故曰：聖人經世之書也。書成一歲，而孔子卒，弟子蓋僅有得其傳者。歷戰國秦漢以及近代，說者殆數十百家，其深知聖人制作之原者，鄒孟氏而已矣。

益孟氏之言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此孔門傳春秋學者之微言也周雖失政而先王詩書禮樂之教結於民心者未泯故善有美惡有刺人情猶不能忘於其上也不迨其極也三綱五常顛倒失序而上下相忘然美刺不作則文武成康治教之迹始湮滅無餘矣夫世變如此而春秋不作則人心將安

五經翼

卷十五

太

十九

所底止乎故曰詩亡然後春秋作隱桓之世王室之卑齊伯肇興春秋之所由始也定哀之世中國日衰晉伯攸廢春秋之所由終也方天命在周末改而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桓文之事不可誣也是以聖人詳焉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一國之事春秋魯史策書也事之得書不得書有周公遺法焉太史氏掌之非夫人所得議也吾魯司寇也一旦取

太史氏所職而脩之魯之君臣其能無感志歟然則將如之何凡史所書有筆有削史所不書吾不加益也故曰其文則史史主實錄而已春秋志存撥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非史氏所及也故曰其義則某竊取之此制作之原也學者卽是而求之思過半矣然自孟氏以來鮮有能推是說以論春秋者蓋其失由三傳始左氏有見於史其所發皆史例也故常主

五經翼

卷十五

太

十九

史以釋經是不知筆削之有義也公羊穀梁有見於經其所傳者猶有經之佚義焉故據經以生義是不知其文之則史也後世學者舍三傳則無所師承故主左氏則非公穀主公穀則非左氏二者莫能相一其有兼取三傳者則億決無據流通失中其厭於尋繹者則欲盡舍三傳直究遺經分異乖離莫知統紀使聖人經世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則其來久矣至永嘉陳

君舉始用二家之說參之左氏以其所不書實其所書以其所書推見其所不書爲得學春秋之要在三傳後卓然名家然其所蔽則遂以左氏所錄爲魯史舊文而不知策書有體夫子所據以加筆削者左氏亦未之見也左氏所載書不書之例皆史法也非筆削之旨公羊穀梁每難疑以不書發義實與左氏異師陳氏合而求之失其本矣故於左氏所錄而經不書者皆以

五經翼

卷十五

二十

爲夫子所削則其不合於聖人者亦多矣由不考於孟氏而昧夫制作之原故也蓋嘗論而列之策書之例十有五而筆削之義有八策書之例十有五一日君舉必書非君命不書二曰公卽位不行其禮不書三曰納幣送夫人夫人至夫人薨皆書之四曰君夫人薨不成喪不書葬不用夫人禮則書卒君見弑則諱而書薨五曰道子生則書之公子大夫在位書卒六曰公女

嫁爲諸侯夫人納幣來逆女薨婦薨勝致女卒葬來歸皆書爲大夫妻書來逆而已七曰時祀時田苟過時越禮則書之軍賦改作踰制亦書于策此史氏之錄乎內者也八曰諸侯有命詰則書勅卒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于策九曰惟伯主之役令不及魯亦不書十曰凡諸侯之女行惟王后書適諸侯雖告不書十一曰諸侯之大

五經翼

卷十五

廿一

夫奔有玉帛之使則告告則書此史氏之錄乎外者也十二曰凡天子之命無不書王臣有事于諸侯則以內辭書之十三曰大夫已命書名氏未命書名微者名氏不書書其事而已外微者書人十四曰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衆稱師將尊師衆稱其帥師君將不言帥師十五曰凡天災物異無不書外災告則書之此史氏之通錄乎內外者也筆削之義有八一曰存策書之

大體凡策書之大體曰天道曰王事曰土功曰公卽位曰逆夫人夫人至曰世子生公夫人外如曰薨葬曰孫曰夫人不歸曰內女卒葬曰來歸曰大夫公子卒曰公大夫出疆曰盟會曰出師曰國受兵曰祭祀蒐狩越禮軍賦改作踰制曰外諸侯卒葬曰兩君之好曰玉帛之使凡此之類其書于策者皆不削也春秋魯史也策書大體吾不與易焉以爲猶魯春秋也二曰假筆

五經翼

春

卷十五

廿二

削以行權春秋撥亂經世而國史有恒體無辭可以寄文於是其筆削大凡有五或略同以存之不書者削之其筆削大凡有五或略同以存異公行不書至之類也或略常以明變釋不朝正內女歸寧之類也或略彼以見此以來歸爲義則不書歸以出奔爲義則殺之不書之類也或略是以著非諸殺有罪及勤王復辟不書之類也或略輕以明重非有闕於天下之故不悉

書是也三曰變文以示義春秋雖有筆有削而所書者皆從主人之辭然有事同而文異者有文同而事異者則于奪無章而是非不著於是有變文之法焉將使學者卽其文之異同詳略以求之則可以別嫌疑明是非矣四曰辯名實之際亦變文也正必書王諸侯稱爵大夫稱名氏四辨大者稱子此春秋之名也諸侯不王而伯者與中國無伯而□橫大夫專兵而諸侯

五經翼

春

卷十五

廿三

散此春秋之實也春秋之名實如此可無辨乎於是其有去名以全實者征伐在諸侯則大夫將不稱名氏中國有伯則楚君侵伐不稱君又有去名以責實者諸侯無王則正不書王中國無伯則諸侯不序君大夫將略其恒稱則稱人五曰謹華彝之辨亦變文也楚至東周疆於四昇僭王得夏故伯者之與以攘却爲功然自晉伯中衰楚益侵中國俄而入陳圖鄭敗宋盟于蜀

盟于宋會于申甚至伐吳滅陳滅蔡假討賊之義號于天下天下知有楚而已故春秋書楚事無不致其嚴者而書吳越與徐亦必與中國異辭所以信大義於天下也六曰特筆以正名筆削不足以盡義而後有變文然禍亂既極大分不明事有非常情有特異雖變文猶不足以盡義而後聖人特筆是正之所以正其名分也夫變文雖有損益猶曰史氏恒辭若特筆則辭旨

五經翼

卷十五

卷十五

十四

卓異非復史氏恒辭矣七曰因日月以明類上下內外之無別天道人事之反常六者尚不能盡見則又假日月之法區而別之大抵以日爲詳則以不日爲略以月爲詳則以不月爲略其以日爲恒則以不日爲變以不日爲恒則以日爲變甚則以不月爲略將使屬辭比事以求之則筆削變文特筆既各以類明而日月又相爲經緯無微不顯矣八曰辭從主人主人謂魯君

也春秋魯史成書夫子作經惟以筆削見義自非有所是正皆從史氏舊文而所是正亦不多見故曰辭從主人此八者實制作之權衡也然聖人議而弗辯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善而見錄則爲褒惡而見錄則爲貶其褒貶以千萬世人心之公而已聖人何容心哉辭足以明義斯已矣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是故知春秋存策書之大體而治乎內者恒

五經翼

卷十五

卷十五

十五

異乎外也則謂之夫子法書者不足以言春秋矣知春秋假筆削以行權而治乎外者恒異乎內也則謂之實錄者不足以言春秋矣知一經之體要議而弗辯則凡謂春秋賞人之功罰人之罪去人之族黜人之爵褒而字之貶而名之者亦不足以論聖人矣故學者必知策書之例然後筆削之義可求筆削之義既明則凡以虛辭說經者其刻深辯急之說皆不攻而自破苟

知虛辭說經之無益而刻深辯急果不足以論聖人也然後春秋經世之道可得而明矣雖然使非孟氏之遺言尙在則亦安能追求聖人之意於千數百季之上也蓋訪自蚤歲獲聞資中黃楚望先生論五經旨要於春秋以藏書法爲先謂有魯史書法有聖人書法而妙在學者自思而得之乃爲善也於是退而思之者十有餘載卒有得於孟氏之言因其說以考三傳諸家

五經翼

春

卷十五

廿六

及陳氏之書而具知其得失異同之故反復推明又復數載然後一經之義始完屬辭比事莫不井然各有條理洊經雜亂深恐失墜乃輯錄爲書以爲後世學春秋稍知本末者賴有左氏而已故取左氏傳爲之補註欲學者必以考事爲先其文與義則三傳而後諸家之說苟得其本真者皆傳以已意暢而通之名曰春秋集傳凡十五卷尚慮學者溺於所聞不能無惑別撰

屬辭八篇發其隱蔽傳諸同志以俟君子或有取焉

五經翼

春

卷十五

廿七

春秋師說序

趙 沆

黃先生所著經說曰六經辨釋補注曰翼經罪言曰經學復古樞要等凡十餘書所舉六經疑義共千有餘條其篇目雖殊而反覆辨難使人致思以求失傳之旨則一而已蓋先生中歲嘗爲易春秋二經作傳既又以去古益遠典籍殘闕傳注家率多傳會故必積誠研精有所契悟而後可以窺見聖人本真若所得未完而亟爲

五經翼

春

卷十五

廿九

成書恐蹈前人故轍遂闕筆不續務爲覃思久之乃稍出諸經說以示學者欲其各以所示疑義反求諸經因已成之功而益致其力奎輟既正戶庭不差而學者日衆則何患乎經旨之不明也嗚呼先生於經學所以待天下後世之士者如此吾黨小子其可弗勉乎沆自弱冠卽往拜先生于九江時先生年已七十有九口授學易春秋致思之要具有端緒而頗愚不敏往

來館下數歲無千慮之一得焉旣而於春秋大旨一旦若發蒙蔽急往請益比至則先生捐館矣乃卽前諸書中取凡爲春秋說者參以平日耳聞去其重複類次爲十有一篇分三卷題曰春秋師說沆誠愚不敏其敢自畫於斯慨思微言益將沒身而已

五經翼

春

卷十五

廿九

○ 周正考

明趙 汭 子

春秋雖脩史爲經，猶存其大體，謂始年爲元年，歲首爲春，一月爲正月，加王於正，皆從史文，傳獨釋王正月者，見國史所書，乃時王正朔月爲周月，則時亦周時，孔氏謂月改則春移是也。後於僖公五年春，記正月，亥朔，日南至，昭十七年，夏六月，記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又記梓慎曰：火出於夏爲五經異，春卷十五，三十。

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皆以周人改時，改月，春夏秋冬之序，則循周正，分至啟閉之候，則仍夏時，其經書冬十月雨雪，春正月無冰，二月無冰，及冬十月，隕霜殺菽之類，皆爲記災，可知矣。汲冢竹書有周月解，亦曰：夏數得天，百工所同，商以建丑爲正，亦越我周，作正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建時爲春，猶自夏爲，其言損益之意甚明，經書冬爲春，符夏菟，以此蓋三正之

義備矣，而近代說者，往往不然，夫以左氏去聖

人未遠，終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以及戰國之際，中國無改物之變，魯未滅亡，傳於當時，正朔豈容有差，而猶或有爲異論者何也？蓋嘗考之曰：殷周不改月者，據商書言元祀十有二月，而秦人以十月爲歲首，曰夏時，冠周月者，則疑建子非春，而孔子嘗欲行夏之時也。按太史公記三代革命，於殷曰改正朔，於周曰制正朔，於秦曰

五經異，春卷十五

三十

改年始，蓋正謂正月，朔謂月朔，何氏公羊注曰：夏以斗建寅之月爲正，平旦爲朔，殷以斗建丑之月爲正，雞鳴爲朔，周以斗建子之日爲正，夜半爲朔，是也。殷周卽所改之月爲歲首，故曰改正朔，曰制正朔，秦卽十月爲歲首，而別用夏時數月，故曰改年，始其言之已詳，漢書律曆志，據三統曆，商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卽書伊訓篇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以

冬至、越弗行事、其所引書辭有序、皆與僞孔氏書伊訓篇語意不合、且言日不言朔、又不言卽位、則事在卽位後矣、凡新君卽位、必先朝廟見祖而後正君臣之禮、今卽位後、未踰月、復祠于先王、以嗣王見祖、此何禮也、豈三祀十有二月朔、奉嗣王歸于亳、是日宜見祖而不見、又何也、所謂古文尚書者、投拾傳會、不合不經、蓋如此說者、乃欲援之以證殷周不改月可乎、又言後

五經集

卷十五

五

三

九十五歲、十二月甲申朔旦冬至、無餘分、春秋歷周文王四十二年、十二月丁丑朔旦冬至、後八歲爲武王伐紂克殷之歲、二月己丑晦大寒、閏月庚寅朔、三月二日庚申驚蟄、周公攝政五年、正月丁巳朔旦冬至、禮記孟獻子亦曰正月日至、七月日至、其說皆與傳合、夫冬至在商之十二月、在周之正月、大寒在周之二月、驚蟄在三月、夏至在七月、而大初曆其在立冬小雪、則

日於夏爲十月、商爲十一月、周爲十二月、唐人大衍曆追算春秋冬至、亦皆在正月、孰謂殷周不改月乎、陳寵曰、陽氣始萌、有闢射于芸荔之應、天以爲正、周以爲春、陽氣上通、雉雊雞乳、地以爲正、殷以爲春、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正、蟄蟲始振、人以爲正、夏以爲春、蓋天施於子地化於丑、人生於寅、三陽雖有微著、三正皆可言春、此亦曆家相承之說、所謂夏數得天、以其

五經集

卷十五

五

三

最適四時之中、爾孰謂建子非春乎、乃若夫子答顏子爲邦之問、則與作春秋事異、蓋春秋卽當代之書、以治當代之臣子、不當易周時以惑民聽、爲邦爲後王立法、故舉四代禮樂而酌其中、夫固各有攸當也、如使周不改時、則何必曰行夏之時、使夫子果欲用夏變周、則亦何以責諸侯之無王、讓桓文而斥吳楚哉、何氏哀十四年傳注曰、河陽冬言狩、獲麟春言狩者、蓋據魯

變周之春以爲冬、去周之正而行夏之時、以行夏之時說春秋、蓋昉於此、然何氏固以建子爲周之春、但疑春不當言狩、而妄爲之辭、至程子門人劉質夫、則曰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爾則遂疑建子不當言春、此胡氏夏時冠周月之說所從出也、先儒見孟子謂春秋天子之事、而述作之旨無傳、惟斟酌四代禮樂爲百王大法、遂以爲作春秋本意在此、故番禺吳仲迂

五經翼

卷十五

三十四

曰、若從胡傳、則是周本行夏時、而以子月爲冬、孔子反不行夏時、而以子月爲春矣、何氏之失、又異於此、故子朱子以謂恐聖人制作、不如是之紛更煩擾錯亂無章也、薛氏又謂魯曆改冬爲春、而陳氏用其說、於後傳曰以夏時冠周月、魯史也是蓋知春秋改周時爲不順、而又移其過於魯爾、然謂魯有曆、實劉歆之誤、按律曆志言劉向所總、有黃帝顓頊夏殷周及魯曆、爲六

曆、自周昭王以下無世次、故據周公伯禽以下爲紀、自楊公至緡公、冬至殷曆每後一日、則由曆家假魯君世次、逆推周正交朔之合否、因號魯曆、非魯人所自爲、明矣、宋書禮志又言六種皆無推日食法、但有考課疏密而已、是豈當代所嘗用者哉、劉歆惑於襄哀傳文、遂謂魯有司曆、而杜氏因之、謬矣、然說者亦自病夏時周月不當並存、故直謂春秋以夏正數月、又疑若是

五經翼

卷十五

三十五

則古者大事必在歲首、隱公不當以寅月卽位、其進退無據如此、固不足深辯、而或者猶以爲千古不決之疑、則以詩書周禮論語孟子所言時月、不能皆合故也、夫三正通於民俗久矣、春秋本侯國史記、書王正以表大順、與頒朔告朔爲一體、其所書事、有當繫月者、有當繫時者、與他經不同、詩本歌謠、又多言民事、故或用夏正、以便文通俗、書乃王朝史官記言之體、或書月

則不書時、或書時則不書月、况僞孔注二十五篇、失非真古書、其有合有否、皆不可論於春秋、周禮所書正月、正歲、皆夏正也、諸官制職掌、實循二代而損益之、其著時月者、又多民事與巡狩、烝享自夏者同、故仍夏時、以存故典、見因革、蓋非赴告策書定爲一代之制者、皆得通言之、則又不可論於春秋矣、若論語言莫春、亦如詩書言春夏、皆通民俗之恒辭也、不可據以爲周

五經翼

春

卷十五

三

迭進法、所以順天道、通世變、在當時自不爲異、故孔子以爲百世可知、非徒曰以易人之觀聽而已、彼秦人以三代爲不足法、既不足以知之、而後之教於今而不知古者、亦不足以言之也、自漢趙而後、學者往往習攻左氏、而王周正月爲甚、以其尤害於經、特詳著焉、熊朋來曰、孔子所謂行夏之時、見於答顏淵問爲邦者然也、至於因魯史作春秋、乃當時諸侯奉時王正朔、以爲國史、所書之月爲周正、所書之時亦周正、經傳日月自可互證、而儒者猶欲執夏時之說以棄之、譬如孔子言車、豈必止言殷輅哉、小戴記孟獻子之言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此言冬至在周正之春正月、而夏至在周正之秋七月、明堂位所言孟春卽建子月、所言季夏六月、卽建巳月、禮記尚然、况春秋乎、證於左傳可見已、若拘夏時周正

五經翼

春

卷十五

三

之說則正月二月須書冬而三月乃可書春爾
且如桓四年春正月公狩於郎周人用仲冬狩
田此以春正月書之郎建子之月書春也哀十
四年春西狩亦以周正之春行中冬之狩經十
四年春正月無冰若夏正春正則解凍矣惟建
子之月無冰故紀異而書成元年春二月無冰
襄二十八年春無冰皆可為證定元年冬十月
隕霜殺菽此夏正秋八月而書冬也若建亥之
月則常不以為異而亦無菽矣大抵周人雖以
夏時企行幽詩周禮則然惟春秋魯史專主周
正陽生於子即為春陰生於午即為秋學者惑
夏時之說謂至朔同日僅見於傳而經無有也
不思經傳所書月日參考相同試以僖五年經
傳言之正月辛亥至朔月日左氏欲以見分至
之例故書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自正月以
後日月可證者經書九月戊申朔日有食季傳

書八月甲午晉侯圖上陽又書冬十二月丙子
朔晉滅虢以六十甲子數之自隔年十二月戊
申晉有申生之事越三月即正月辛亥朔魯閏
晉難必在正月故經以春書也是年歲在丙寅
正月辛亥朔大二月辛巳朔大三月辛亥朔小
四月庚辰朔大五月庚戌朔小六月己卯朔大
七月己酉朔小八月戊寅朔大九月戊申朔小
十月丁丑朔大十一月丁未朔小十二月丙子
朔大閏十二月丙午朔小以八月戊寅朔至甲
午晉圖上陽八月十七日也由八月甲午數至
九月朔正得戊申由九月戊申朔至十二月朔
除兩小月該八十八日故以十二月朔得丙子
其言丙子旦日在尾以冬十二月而日在尾此
時尾度多在卯且後偏閏月宜其尚以建戌中
氣而合朔於卯之尾宿所謂九月十月之交者
以夏正言之所謂冬十二月者以周正書之以

經傳日月參攷可無疑矣、或謂昭二十年己卯傳亦書春王二月己丑朔日南至、自僖五年至朔同日爲始、數至此年得第七章、本注以爲失閏、按本年十一月乙酉朔、故經於此月有辛卯、乃初七日也、閏當在隔年十二月、而在是年八月、則正月至七月、皆以失閏而差一月、二十一年庚辰、經書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自二月己丑朔、數至次年七月壬午、中間爲己丑者、退小

五經翼

春

卷十五

四

盡入箇月、自壬午去己丑、恰退八日、經傳正證相同、觀僖五年左氏南至之書、卽孟獻子所謂正月日至也、觀昭二十一年梓慎日食、以對孟獻子所謂七月日至也、冬至日而傳稱春正月、夏日至而經書秋七月、則春秋所書時月、皆用周正、明甚

與宋潛溪書

趙 沆

初嘗會萃諸家說合經意者、作集傳歲久未能脫菴日月之說、亦未定始悟屬辭比事、欠精欠密、竊謂先王制禮、後王定律、事雖不同、然其倫理分義治體法意、莫不在乎尊卑上下內外之間、緩急輕重大小之際、况春秋兼該禮法、事有常變、有經權、而學者乃爲一切之說、以釋之、宜其不能通也、於是離析部居、精別其義類、而更

五經翼

春

卷十五

四

以屬辭比事之法、細推之、則凡滯礙膠結處、皆渙然冰釋、因之以考日月之法、亦昭若發蒙、如有神助矣、蓋屬辭比事之法、至是愈見其妙、而經之八體始定、既又思八體之名、雖不可易、沆出於一得之愚、若非棄剽、分使人一見了然、非惟觀者未易添察、雖吾書亦未必無矛盾也、乃分爲八篇、而類釋之名曰春秋屬辭、嘗謂聖人作經、雖不可測、以今觀之、二百四十二年簡

策如山亦必爲辭此事而後可施筆削所以學
春秋者若非屬辭北事亦未必能建筆削之權
故其間紀綱義例皆是以此法求之於經的有
證據然後取先儒之說以實之殊與臆斷無繩
墨者不同此屬辭之所以名也第一篇與末論
卽是黃先生之意考之經傳金不見筆削之跡
第二篇筆削之旨乃本二傳陳氏擇其所當存
而補其所未備第三篇至第六篇間有先儒之
五經翼 卷十五 三
說而後傳之旨居多或辨其所未然第七篇發
機於二傳何氏及西疇崔氏然黃先生日月例
亦只守杜氏之說嘗取林少穎論日月二篇置
六經補注中亦不甚取後傳不全廢褒貶所取
三傳義例今皆不能盡合譬如適國都者其道
路行程軌轍一遵指授至於宗廟之美百官之
富只合據今日所見言之乃爲弗畔爾

五經翼卷之十六

北平孫氏家塾本

春秋翼

春秋經筌序

趙鵬飛

木訥子作經筌自敘其首曰魚可以筌求而經
不可以筌求聖人之道寓於經如二儀三光之
不可以肖象筌何足以固之蓋吾之所謂筌心
也求魚之所謂筌器也道不可以器固而可以
五經翼 卷十六 一
心求求經當求聖人之心此吾經筌之所以作
也然聖人作經之心安在哉曰聖人馭天下之
柄威福而已二帝三王之道行則所謂威福者
爲賞爲罰爲黜陟吾夫子之道否則所謂威福
者爲褒爲貶爲勸懲自其賞罰而觀之則賢不
肖判然玉石矣故雖識一丁字者亦知黜四罪
舉十六相誅二叔與十亂爲二帝三王之威福
也若夫仲尼則以是柄寓之空言褒而伸忠魄

貶而誅姦魂其文見於片言隻字之間而威權
與二帝三王同其用則深辭隱義遂可依而度
哉故五經辭異論而春秋多異說麟筆一絕而
三家鼎峙董之繁露劉之調人紛然雜出幾成
譁矣後學何所適從耶及何休杜預之注典則
又各護所師而不知經如季氏之陪臣知有季
氏而不知有魯非所謂忠於師者彼所學者則
有大官墨守之喻所不學者則與賣餅之譏各
五經翼 春 卷十六 二

而經之明不明不問也愚嘗謂學者當以無傳
期春秋不可以有傳求春秋謂春秋無傳之前
其旨安在當默與心會矣三傳固無足據者然
公吾心而評之亦時有得聖意者若何休癡護
其學吾未嘗觀焉惟范甯爲近公至於論三家
則均舉其失曰失之誣失之俗失之短不私其
所學也其師之失亦從而箴之故穀梁子之傳
實賴甯爲多如經書乾時之戰我師敗績赤曰
五經翼 春 卷十六 三

懷私意以護私學交持矛盾以角單言片論之
勝於聖經何有哉故善學春秋者當先平吾心
以經明經而無惑于異端則褒貶自見然世之
說例者以爲非傳則經不可曉嗚呼聖人作經
之初豈意後世有三家者爲之傳耶若三傳不
作則經遂不可明耶聖人寓王道以示萬世豈
故爲是不可曉之義以罔後世哉顧學者不沈
潛其意而務於速得得其一家之學已爲有餘

庶有得於經而無負聖人之志蓋春秋公天下之書學者當以公天下之心求之作經筌

五經集

春

卷十六

四

春秋析句附元序

劉炳

春秋萬八千言脉易與書爲尤簡而事目錯綜如萬璽絲鈎索者類難之蓋由屬辭比事之際辭雖以時日相屬而義或不相屬事雖以時日相比而義或不相比以至此也余舊以私意編十二篇古經爲十二卷凡青年書時書王書月書日書勝書朔書中書吳之類以至所係之事皆模倣史遷年表月表體區別而句析之若崩若薨若卒若葬若殺若刺若戕若用若弑之類則又竊有以爲之別且取遷年表周及列國元年附於其間以便溫故其法雖若癡鈍然開卷疾讀則時日井井于上事目條列于下逐年所載凡若而國若而人若而事悉自呈露如白地珠貝無所逃遁亦當世明經者省力之一助也竊目之曰析句附元春秋而刊之家塾以廣其傳儼不以癡鈍廢之則力省而功博余之區區似不至虛設矣

五經集

春

卷十六

五

春秋論

章 懋

聖人在上則以其道行賞罰於天下而立一時之政治聖人在下則以其道寓賞罰於筆削而立萬世之政治先王之世五服以命有德五刑以討有罪此賞罰之賞罰也夫子作春秋榮華衰於一字之褒貶鉄鉄於片言之貶是乃不賞之賞不罰之罰也賞罰之權僅可施諸其身而春秋之賞罰則其身雖死而不得逃焉賞罰之權僅能勸懲於一時而春秋之賞罰則足以勸懲於千百世之久夫子雖窮不得位其功顧不大於有位者歟或者乃曰賞罰者天子之事夫子病諸侯大夫之僭也而作春秋而已則爲之其何以責天下位公也道私也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道雖在我亦不得爲有位者之事嗚呼爲此說者何其不知春秋邪夫位者天下之公器道者天下之公理天下寧有位公而道私者

五經翼

春

卷十六

六

五經翼

春

卷十六

七

乎位之所以公者以道存焉耳道之不存佐獨能公邪首正之會周惠王將以私愛易嫡齊桓公合諸侯以定世子夫子則許之鄭文公奉王命而不與盟夫子則責之是皆以道不以位也道之公所以匡其位之有不公者也夏商之季位不在湯武而道在焉故湯武奉天命以行賞罰桐宮之際位不在伊尹而道在焉故伊尹奉先王以行賞罰道之所當爲皆不爲僭其僭者皆不合乎道者也周之既衰禮樂征伐不出於天子而亂賊肆無所忌也故夫子修春秋明王法以誅亂討罪亦道之不得不然耳然于每歲之首必書春王正月以見春秋之中或子武奪或進武退其所賞罰之者皆王也而已無所與焉如是而假天子之權何不可者而猶以爲僭乎或者又曰夫子作春秋賞罰之權不以自予而以予魯曰此魯賞罰之也蓋魯爲周公之後

故假以天子之權是亦不然孟子記孔子之言曰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又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蓋素王實任之也而曰不以自予可乎春秋之作上以續往聖之道統下以立萬世之人極所以爲百王不易之大法將以公諸天下後世而豈私以爲魯哉若以春秋魯史爲與魯之書則夫子不過假魯史以寓王法耳未見其與魯若以請討陳恒爲與魯之證則春秋之法亂臣

五經翼

卷十六

卷十六

八

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亦非專爲與魯也昔成王賜周公以天子禮樂夫子猶或非之曾謂魯爲周公之後而獨許其假天子之權乎是皆不通之論也此其爲說蓋蹈襲漢儒黜周王魯之言而曲爲之辭其不足信也明矣

春秋論

唐順之

春秋王道也天下無二尊是王道也禮樂征伐會盟朝聘生殺之權一出於天子而無有一人之敢衡行無有一人之敢作好惡作威福是王道也是故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而以間會發四方之志天子巡狩諸侯既朝則設方明而盟是會盟者天子之權也其或不出於天子而私會私盟者舉也故春秋凡書會書盟者皆罪之

五經翼

卷十六

卷十六

九

諸侯朝於天子而諸侯之自相與也有聘禮無朝禮凡其不朝於天子而私相朝者罪也故凡春秋之書如書朝者皆以罪其朝者與其受朝者九伐之法掌於司馬而天子賜諸侯弓矢斧鉞然後得顓征伐雖其顓之亦必其臨時請命於天子而後行是征伐者天子之權也其不出於天子而私侵私伐者罪也故凡春秋之書侵書伐者皆罪之諸侯之大夫公子雖其有罪必

請於天子而後刑殺焉其不請於天子而顛殺者罪也故凡春秋書殺大夫殺公子者皆罪之夫侵伐有貪兵有憤兵有應兵有討不睦有以□侵中國有以中國攘□有以中國借□而戕中國者故戰有彼善於此者要之無義戰盟會有解離有固黨有同欲相求有同力相援有同患相恤有以□受盟有以□主盟者故會盟有彼善於此者而要之無義會義盟殺大夫有誅叛有討貳有慢諫有借以說於大國有爲強臣去其所忌故殺大夫有彼善於此者要之無義殺是故春秋自于稷淵淵兩會之外金不書其故而至於盟會侵伐則絕無一書其故者非略也以爲其會其盟其侵其伐其戰既足以著其罪矣不必問其故也殺大夫必名亦有不名而但書其官如宋人殺其大夫司馬亦有併其官不書如曹殺其大夫者此非略也

五經翼

春

卷十六

十一

以爲義繫乎其殺之者而不繫乎其殺者義繫乎其殺之者則其殺也足以著其罪矣義不繫乎其殺者則不必問其爲何人與其有罪無罪焉可也說春秋者不達其意而瑣爲之說曰其會也以某故殺某大夫也以某故至於盟戰侵伐亦然是皆無益於春秋也而徒爲蛇足之畫者夫春秋經世之書也其經世也以正亂賊也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矣不早辨也說春秋者亦云人臣無將夫人臣而竊其君侵伐會盟刑殺之權其爲將也甚矣人臣竊其君侵伐會盟刑殺之權而久假焉而莫之歸也其爲漸也甚矣故臣子至於推刃於其君父而春秋書其國弑其君某某人弑其君某者是弑之成也是春秋之所痛也人臣而竊其君會盟侵伐刑殺之權是弑之漸也將也是春秋之所辨也孔子嘗自言之矣曰天下有道則

五經翼

春

卷十六

十一

征伐自天子出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無道而至於自大夫出無道而至於陪臣執國命嗚呼是春秋之勢也挈其漏於陪臣大夫者而還之諸侯挈其漏於諸侯者而還之天子是春秋之撥其亂而反之正也夫周自東遷以前雖王室已不競矣而其權固在也幽弒而平徒岐豐之地委爲草莽渥洛之外聲教阻絕于是尾大之勢成而諸侯橫變易禮樂馮泉暴寡大小

五經翼

春

卷十六

十一

相朝強弱相切無一不出於諸侯者而天子曾不得尺寸之權矣蓋周之盛王道行頌聲作而其可見者莫如詩雅蓼蕭湛露是諸侯之會同於天子者也彤弓是諸侯聽征伐之命於天子者也出車采芣是天子之自爲征伐而四鄰不敢侵叛者也故曰詩亡而春秋作詩亡天子之權存詩亡天子之權存春秋收既卷之權而還之天子者也春秋所以接詩亡之後雖一月

不得緩也文宣而下則諸侯又不能自執其權而大夫之交政於中國攘攘矣三桓六卿七穆孫宿魚華陳鮑擁兵樹黨而主勢孤矣葬原仲而私交始矣作三軍舍中軍而魯之權罄於大夫矣盟浹梁盟宋而天下之權罄於大夫矣衍出奔孫陽州孫越入彭城入朝歌入晉陽而大夫之爲禍烈矣蓋天下之勢愈下而春秋之治之也愈詳桓僖以前列國之大夫惟特使而與

五經翼

春

卷十六

十三

魯接者則名之而會盟侵伐則大夫未有以名見者夫救徐大夫特將也翟泉大夫特盟也春秋第曰人曰大夫而已不以名見也若此者非略也以爲不繫乎大夫也文宣而下侵伐會盟大夫未有不以名見者雖溴梁之會其君在也而大夫盟書鷄澤之盟君既盟也而大夫盟書若此者非煩也以爲繫乎大夫也不繫乎大夫雖夷吾黑勿狐偃趙衰之勲且賢未嘗以名見

焉繫乎大夫雖劣如樂懸荀偃高厚華閱則瑣
瑣以名見焉不繫乎大夫雖其君不在而大夫
特盟則亦弗詳焉翟泉是矣繫乎大夫雖其君
在而大夫輟盟則亦詳焉渙梁鷄澤是矣不繫
乎大夫雖主帥亦略而人之桓倍以前侵伐書
人者是矣繫乎大夫雖徧裨亦牽連而名之鞍
之戰是矣其弗詳大夫者以專治諸侯之爲亂
賊也其詳大夫者以併治大夫之爲亂賊也說
五經翼 春 卷十六 十四

春秋者不達其義而曰人大夫貶也夫書人爲
貶彼壓閭之徒以名見者乃爲褒也耶惟曹薛
滕許之大夫始終書人說春秋者曰小國無大
夫非也夫此數君者且爲人役之不暇而未嘗
敢執天下之權也而况其大夫乎蓋不繫于其
大夫是以終始人之而弗詳今日書人爲貶則
曰齊晉諸大國之大夫偏受褒而曹薛滕許之
大夫偏受貶也侯犯南蒯弗狃陽虎之徒出則

大夫又不能自執其權而陪臣實執之矣墮郕
齊墮費書圖成弗克書竊寶玉大弓書得寶玉
大弓書而春秋之正陪臣者又詳矣故孔子欲
往公山佛肸之名而曰吾爲東周云者卽春秋
書墮費墮郕意也是春秋之終也或曰盟葵丘
盟踐土師於名陵城濮說春秋者以爲聖人予
之也今亦曰是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也而奪焉
可乎曰是不然矣桓文之未出也權雖不在天
子而諸侯亦未能盡得天子之權也蓋其權散
桓文之旣出也則權旣不在天子又不在他諸
侯而桓文獨盡得天子權也蓋其權聚譬之主
人有千金焉而竊之者十人雖金已不在主人
矣然十人而人得百金焉尚未足以當主人也
而竊之者一人苟一人而併千金焉則是疑於
至人也權之散臣悖於主權之聚臣疑於主故
較利害則權之散而交鬪猶不若權之聚而可

五經翼

春

卷十六

十五

以紓禍息民語王道則權之聚而疑主猶不若
權之散而未有所屬隨之屯曰隨有獲人隨而
我獲之未害也而謂之凶豫之坤曰由豫由我
致豫未害也而六五以爲貞疾故桓文者臣之
凶而主之所以貞疾者也且桓文以前諸侯固
有相朝者則亦一二小邦而已猶未有六服羣
然相朝者固有私盟會擅侵伐者則亦一國兩
國相替相結而已未有舉中國而聽於一人未

五經集

卷十六

十六

有十餘國而恭文一國者是天子之權未有所
屬也桓文之興五年一朝三年一聘而諸侯之
王帛相率而走於其庭天子黼展之前乃不得
一人秉圭而北面者彼齊晉亦偃然受諸侯之
朝已而終其身未嘗一涉天子之庭也衣裳之
會兵車之會未嘗有一介請於天子也是故糾
合諸侯同獎王室未有如葵丘踐土者諸侯之
羣然役屬臣僕於諸侯亦未有如葵丘踐土之

甚者戎狄攘斥中夏久安未有如名陵城濮者
而據諸侯以伐諸侯亦未有如名陵城濮之甚
者說春秋者不達其意而曰會於某盟於某是
聖人以諸侯授之以齊晉也夫王室之不競也
諸侯既已盡折而入於齊晉矣聖人不能挈而
還之天子也其又推而授之以益其逼也耶夫
惟自諸侯出不問其如何而均謂之無道敵國
相征不問其如何而均謂之無義不知禮樂征

五經集

卷十六

十七

伐之出於桓文也其爲道耶其爲無道耶桓文
之戰其爲義耶其爲無義耶使桓文而誠勤於
王誠於攘夷急病而其柄則倒持也其分則上
陵也聖人猶必律之以法而桓文且將爲法受
惡矣况其借名勤王而實則自殖陽爲急病而
陰欲養亂哉滅譚滅遂本以自肥執曹昇宋爲
誦已甚桓之末年侈然有封禪革命之心而又
至於請隧以葬此其去問鼎者無幾耳又何以

責楚也然則聖人所稱民免於左衽而仁之何也曰是聖人之顯論功也而春秋者顯以明道也穀梁氏曰仁不勝道存王室也然則說春秋者曰謹華彝之辨何也曰此誅亂賊之一也夫春秋之所辨者吳與楚楚之先鬻熊爲姬文師國於江漢之間而太伯端委以臨吳蓋皆神明之胄矣荆人不道問周之亂革子以王叢莽上國吳亦相効而亂賊之尤也是以春秋從而辨

五經翼

春

卷十六

十人

以獻舞歸則其躅跡之勢已見桓文奮而扼之其鋒稍阻文也沒而晉霸衰而楚人之圖北方者遂日長而不可制是故春秋書荆入蔡此霸之未興而楚窺中國之始春秋書大子厥貉此霸之既衰而楚窺中國之始蓋桓文之所以扼楚者其力有難易而楚與中國之所以盛衰其幾有倚伏桓桓起於海濱而所從者宋衛陳蔡皆弱國故謀之十餘年結江結黃連十二國之師

五經翼

春

卷十六

十九

晉霸之衰而楚益橫者殺之役實然說春秋者乃曰殺之役春秋許晉襄繼霸吾不知也夫楚莊者又□之雄耳而遠交秦巴近攻陳鄭則是晉之警秦非特生一強敵乃又借盜以兵也春秋書楚人秦人巴人滅庸而楚之謀益狡矣昔楚子圍鄭而中國虎牢之險淪於夷矣昔宋人及楚人平而南北衡矣天下之勢一變也雖然于時諸侯固有附楚者而猶未敢公然附楚也晉雖已不能盡得諸侯而猶未肯甘心以諸侯委之楚也蜀之盟謂之匱盟蓋諸侯猶憚晉人知之也彌兵之說倡而南北之從交見於是中國諸侯公然朝楚向之玉帛於齊晉者盡在楚矣申之會空中國而聽焉齊晉之所連以扼楚者今楚人連之以扼中國矣申之會諸侯獻六王之禮宋之會號之會長楚於晉則是諸侯甘心爲彝役而晉人甘心以諸侯委於彝也天

五經纂

春

卷十六

辛

下之勢又一變也至於吳越交兵而彝禍極矣昔伐邾入州來會黃池入吳而春秋所以治彝者又詳矣是春秋之終也或曰楚橫而齊晉扼之則是中國果不可無桓文也今日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也而奪焉夫賴人之功以紓患斬人之權以資敵是責鷹鵠之搏而繫其足也不亦迂乎曰不然吾又有以譬之今有僕於此鳩黨鑄兵而主人弗能令也然盜夜入其室則其僕揭兵嚙黨而逐之以僕爲不善也然而足以逐盜以僕爲善也然而足以抗主故天下無霸而至于四彝縱橫而莫之禁者非天下之幸也天下有霸而至於臣疑於主而莫之怪者非天下之幸也夫春秋之事齊桓晉文是也齊桓晉文之功定而王道明矣王道明而亂賊懼矣或謂春秋誅亂賊者誅其秋君者也曰若是則春秋所誅者止於弑三十六君之人耳其亦狹矣然

五經纂

春

卷十六

十一

則所謂誅亂賊者何也曰治狄也治諸侯之專也治大夫也治陪臣也治彝也凡無王者皆亂賊之道也

春秋私攷序

唐順之

春秋之難明也其孰從而求之曰求之聖人之心聖人之心其孰從而求之曰求之愚夫愚婦之心春秋者儒者之所累世而不能殫其說者也而曰求諸愚夫愚婦之心不亦迂乎孔子嘗自言之矣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斯民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春秋者聖人有是非而無所欺譽之書也直道之所是春秋亦是之直道之所非春秋亦非之春秋者所以寄人人直道之心也人人之心在焉而謂其文有非人人之所與知者乎儒者則以爲聖經不如是之淺也而往往謂之微辭是以說之過詳而其義益蔽且夫春秋之爲春秋以誅亂討賊而已子而嚴父臣而敬君人人有不知其爲是而弑君篡父人人有不知其爲非者哉人人知其爲是非而或陷於弑逆焉者昔人所謂以意爲之也雖其以意

陷於弑逆而其直道而行之心固隱然而也在也
聖人早爲之辨醒其隱然而在心以消其勃
然敢動於邪之意是以亂臣賊子懼焉而能自
還也其使之懼者不逆之於勃然而動者之不
可忍而燔之於隱然而在不客息是以能
使之懼也非書其弑以懼之之謂也其懼者但
覺其隱然而在不者之忽露而不覺其勃然而動
者之暗消是以懼也非懼其書我而不敢爲之

五經翼 卷十六

廿四

謂也故曰孔子懼作春秋春秋成而亂臣賊子
懼孔子之懼心斯人直道而行之心一也斯人
直道而行之心亂臣賊子之懼心一也人人之
心在焉而謂其文有非人人之所與知者乎善
說春秋者則不然曰無義戰人人可以知其爲
無義戰也而奚問其有鐘鼓無鐘鼓云爾也曰
某三王之罪人某五霸之罪人人人可以知其
罪之在也而奚問其功與過云爾也曰亂臣賊

子懼人人知其爲討亂賊也而奚問其君之有
以取之無以取之云爾也以是說春秋豈不簡
約而易知也哉可謂以愚夫愚婦之心求春秋
而不蔽於聖經者也或曰然則游夏何以不能
贊也曰高與赤者世傳以爲游夏氏之徒也師
說固宜有在焉者其猶未免於說之過詳歟其
諸家之紛紛者又可知矣可謂蔽於聖經而不
以愚夫愚婦之心求春秋者也余爲是說久矣

五經翼 卷十六

廿五

儒者皆牽於舊聞迂焉而莫余信也間以語彭
山季君君欣然是之于是出其所著春秋私考
視予則公殺之義例左氏之事實諸家紛紛之
說一切摧破而獨身處其地以推見當時事情
而定其是非雖其千載之上不可億知然以斯
人直道而行之心準之要無甚相遠者予是以
益自信余之說有合於君也君嘗師陽明王先
生聞致知之說爲能信斯人直道之心與聖人

無毀譽之心同其春秋大旨亦多本之師說故其所見直截如此至於地理古今之沿革姓名氏族之派星曆之數度禘郊嘗社禮樂兵賦之纖悉古今之所聚訟皆辨析毫釐務極該實昔人所稱經師莫之及也以非大義所闕故不掩之序中蓋余嘗聞李愿中言羅仲素說春秋初未甚曉然及在羅浮後其說不知何如夫羅浮何與於春秋也豈不以此心空洞無物而後能

五經翼

卷十六

廿六

好惡與人同好惡與人同而後能說春秋也歟君老矣方且隱雲門之遼厭文字之支離兀然洗心以游於無物其所說春秋又當有進於是者余尚得而見之

周正辯

周洪謨

或問南臯子曰唐虞夏后皆以建寅爲歲首今之曆是也周人以建子爲歲首是以子月爲正月乎曰歲首云者言改元始於此月是以子月爲正朔非以此月爲正月也曰正朔正月有以異乎曰正之爲言端也端之爲言始也正朔者十二朔之首史官紀年之所始也正月者十二月之首曆官紀年之所始也或曰正者長也正朔之爲第一朔正月之爲第一月猶長子之爲第一子也故皆可謂之歲首前乎商之建丑也書曰惟元祀十有二月是商之正朔以十二月爲歲首而非以十二月爲正月也後乎秦之建亥也史謂秦既并天下始改年朝賀皆自十月朔故曰元年冬十月是秦之正朔以十月爲歲首而非以十月爲正月也由是推之則周人之建子者以十一月爲歲首而不以十一月爲正

五經翼

卷十六

廿七

月也。後世儒者不得其義，故有紛紛不決之論。漢孔安國、鄭康成則謂周人改時與月，宋程伊川、胡安國則謂周人改月而不改時，獨九峰蔡氏謂不改時亦不改月，至於元儒吳仲遷、陳定宇、張敷言、史伯璿、吳淵穎、汪克寬輩則又遠宗漢儒之謬，而力詆蔡氏之說，謂以言書則爲可從，以言春秋則不可從，於乎四時之序千萬古本可易而乃紛更錯亂，以冬爲春，以春爲夏，以夏爲秋，以秋爲冬，位隨序遷，名與實悖，雖庸夫騃子且知其不可，而謂聖人平秩四時奉天道以爲政者乃如是乎？予懼學者惑其言，未有不誣聖經以亂先王之法者矣，故以易書詩周禮春秋論語孟子及汲冢周書史記漢書可以證諸儒論辯之失者，參考而詳列於左云。

五經翼

春

卷十六

廿八

春秋正傳序

湛若水

甘泉子曰：春秋聖人之刑書也，刑與禮一出，禮則入刑，出刑則入禮，禮也者理也，天理也，天理也者天之道也，得天之道然後知春秋，春秋者聖人之心，天之道也，而可以易言乎哉？然則聖人之心則固不可見乎？夫子曰：吾志在春秋，聖人之心存乎義，聖心之義存乎事，春秋之事存乎傳，夫經識其大者也，夫傳識其小者也，夫經竊取乎得失之義，則孔子之事也，夫傳明載乎得失之迹，則左氏之事也，夫春秋者魯史之文，而列國之報也，乃謂聖人拘拘焉某字褒某字貶，非聖人之心也，然則所謂筆則筆，削則削者，非歟？曰：筆以言乎其所書也，削以言乎其所去也，昔夫子沒而微言湮，其道在子思，孟子親受業於子思之門，人得天之道而辨聖人之心者，莫如孟子，故微言者亦莫如孟子，孟子

五經翼

春

卷十六

廿九

曰晉之乘楚之檇杙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夫其文則史經之謂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傳之謂也合文與事而義存乎其中矣竊取之謂也義取於聖人之心事詳乎魯史之文夫春秋魯史之文與晉之乘楚之檇杙等耳然而後世之言春秋者謂字字而筆之字字而削之若然烏在其爲魯史之文哉若是聖人之心亦淺矣曰

五經翼

春

卷十六

三

然則所謂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夫子於春秋果不作乎曰非是之謂也夫所謂作者筆而書之之謂也其謂知我罪我者我謂我衆人也以言乎天下後世之善惡者讀春秋之所善惡惡若美我刺我然也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懼也者知我罪我之謂也若如後儒之說則孟子自與其文則史之言前後相矛盾矣

不亦異乎或曰經爲斷案然歟曰亦非也竊取之意存乎經傳以傳實經而斷案見矣譬之今之理獄者其事其斷一一存乎案矣聖人之經特如其案之標題云某年某月某人某事云爾其或間有本文見是非者如案標題云某是非勝負云爾然亦希矣而其是非之詳自見於案也故觀經以知聖人之取義觀傳以知聖人所以取義之指夫然後聖人之心可得也紫陽朱

五經翼

春

卷十六

三

子曰直書其事而善惡自見此其幾矣惜也魯史之文世遠而久湮左氏之傳事實而未純其餘皆多臆說耳自三氏百家以及胡氏之傳多相沿襲于義例之蔽而不知義例非聖人立也公穀穿鑿之厲階也其於聖人之心魯史之舊其有合乎是故治春秋者不必泥之於經而考之於事不必鑿之於文而求之於心大其心以觀之事得而后聖人之心春秋之義可得矣予

生千載之下痛斯經之無傳諸儒又從而紛紛各以已見臆說而汨之聖人竊取之心之義遂隱而不可見故象山陸氏曰後世之論春秋者多如法令非聖人之指也又曰諸儒說春秋之謬尤甚於諸經蓋有以見此矣後之學者欲治春秋明王道正人心遏讒邪禁亂賊以沂大道之源必於紀事之傳焉核實而訂正之可也水也從事於斯有年矣求春秋之指聖人之心若五經翼 春 卷十六 三

春秋春王正月周正攷 林懋和 闕人

周正建子改時與月孔子作春秋首書曰春王正月者從周制也當時傳春秋者三家見而知之則左丘明也或見或聞而知之則子夏門人公羊高穀梁赤也其後三家再傳漢則胡毋生董仲舒孔安國鄭康成何邵公賈景伯服子慎晉則杜元凱范武子隋則劉光伯唐則孔穎達啖叔佐趙伯循陸元冲皆專門師授有所傳聞

五經翼 春 卷十六 三

而知之者也踰數百年不聞異說迨至宋儒始出胸臆以爲周正建子者非改時與月也惟是元年之紀自子月始夫子作春秋志行夏時乃以魯史子月年始書於夏正建寅之月垂法萬世其在周人則初未嘗改仲冬爲春自十一月爲正月也此一說也或者又以周正建子卽正月也其改月明矣惟時仍爲仲冬未嘗改也夫子志行夏時故加春於王者以夏時冠周月殷

天時以立義示後世之可行也曰王正月者以周正紀魯事示無位不敢自專也此又一說也嗣後諸家各伸其喙網羅易書詩禮月令之文與夫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之紀凡可以爲吾夫子行夏時之徵者罔不獵微剔隱不憚牽合至於經傳齟齬物時差互不能曲通者則直指以爲左氏之誣漢儒之謬槩舉而盡廢之其至於不改時與月者則必因文緣飾以成其編

五經翼

春

卷十六

三

此又其說之不可通者也羣咻衆難填腹塞膈絲泣蒼黃岐惑南北雖以攷亭文公多識稽古亦以是爲千古不決之疑蓋嘗因是深攷當時經傳之文旁及遷固二史所載秦漢行事之實與夫律曆天文志命筭推步上求往古晦朔分至之故稽其日月詳其先後訂其辰次有以知周人之必改時與月左氏公穀漢晉隋唐諸儒之說遠有端緒而後宋諸人紛紜異議非惟泥

五經翼

春

卷十六

三

之正月矣。則其他時月安得不改其數易其序以從之。而尚仍前王之正乎。此必無之理也。漢興去古未遠。典籍煨燼之所餘。師儒誦習之所自。猶僅有存者。故陳寵傳云。天正建子。周以爲春。地正建丑。商以爲春。人正建寅。夏以爲春。豈其創語耶。夫固有所受之也。今爲宋儒之言曰。前夫周者。以丑爲正。其書始卽位曰。惟元祀十有二月。則知月不易也。按固史太初曆志。上推

五經翼

卷十六

三六

太甲卽位元年得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而引書序伊訓以證之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茲有牧方明。謂以冬至。越弗祀。先王以配上帝。據此。則知商書所稱十有二月乙丑朔者。卽夏時之子月。其稱越弗祀。先王以配上帝者。卽以其月朔旦冬至郊祀上帝。與汲冢周書謂三代雖改正異械以垂三統。至於巡狩祭享。猶自夏焉者。其說不約而同。宋

儒殊未深究。乃謂商書惟元祀十有二月指爲

建丑以爲不易月之證。義亦疎矣。然考之今書無文。但漢書曆志所引。當時必有所據。今則盡逸之。不可攷矣。又曰。後平周者。以亥爲正。其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則知時不易也。按史記始皇二十六年。始并天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又後十一年。乃崩沙丘。迄無元年冬十月之文。至二世三年。子嬰立。漢高帝入咸陽。始書曰

五經翼

卷十六

三七

漢元年十月。沛公兵遂先諸侯至霸上。不書冬也。固史則書曰。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東井。沛公兵至霸上。天文志亦同。但下又云。五星聚于東井。以曆推之。從歲星也。此高皇帝受命之符也。宋劉敞註云。按曆。太白辰星。去日率不能一兩次。今十月而從歲星。非也。乃是秦之十月。今七月。日在鶉尾。故太白辰星得從歲星也。初讀茫然。細攷乃得其說。蓋謂秦改年始朝賀皆

自十月、謂以十月爲正月也、說不改月而仍夏正、則十月是姬嘗之次、其月日踴應次析木、太白辰星附日而行、遠不能一兩次、當在壽星太火之間、今日在析木、距東井一百二十餘度、是太白辰星二星法、不得遠日、如是以同鎮星、災惑從歲星聚東井也、惟是亥爲正月、則順數至申、得秦冬十月、乃今之七月也、其月日踴當在鶉尾、距東井三十餘度、故太白辰星得從歲星

五經翼

春

卷十六

三

也是知五星以秦之冬十月聚東井耳、非夏時建亥之十月也、張耳客曰、五星從歲星、其下之國當以義取天下、東井秦分也、沛公兵扶義而西、先諸侯至、是得天也、故曰此高皇帝受命之符也、卽此而推、則知秦改亥月爲正月明矣、故史記曆志云、正以十月、是其證也、諸儒此之未嘗而遽指以爲時不易之證、又何哉、然此特質之二、史云爾、伐柯睨脉、猶以爲遠、能近取譬、固

不若直據經傳、互相考證、研厥真實、至當歸一、便是是非、非不可復諱之、尤爲深切著明者也、謹按春秋左傳、僖公五年紀曰、春王正月、日南至、夫曰日南至者、謂日行南陸、短景至是極耳、其在夏時、是爲仲冬、建子月也、今傳書曰春、則時改矣、又書曰王正月、則月改矣、固未嘗行夏之時、而曰爲十一月也、茲其明徵一也、難者曰、子言據傳、是則然矣、然於經無見也、寧知傳之

五經翼

春

卷十六

三

非謬乎、則將應之曰、按是年、左傳紀晉人滅虢、卜偃推之曰、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箕、鶉火中、取號旂、其九月十月之交乎、考之月合、孟冬之月、日在尾也、月在箕者、辰所合也、鶉火中、朱鳥之星、中南方也、九月建戌、十月建亥、丙子旦十月朔之始、而九月晦之終也、故曰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今傳書曰十二月丙子朔、則是亥月也是周之改月又明矣、此其明徵二也、難者曰、子之

言似又然矣、然攷諸經、書冬晉人執虞公、未正目其月也、且謂之冬、安知非夏正之孟冬而必爲周正之季冬乎、則又應之曰、按成公十年傳、紀六月丙午晉侯欲麥、於夏時四月而登、乃今六月又奚食新爲也、惟周六月乃夏四月、故傳紀晉侯欲麥也、今經書丙午晉侯犇卒、是經與傳協矣、此其明徵三也、難者又曰、經書丙午晉侯犇卒、係於五月伐鄭之後、安知六月非左氏

五經翼

春

卷十六

四十

五月之誤乎、似又未足據也、則又將應之曰、按傳、定公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夫隕霜於夏時建亥之月、常也、非異也、且菽、亥月爲其久矣、久爲從殺之、惟爲周人建酉之十月也、則霜未應隕而隕、菽方實而殺、虐則甚矣、此其所以爲紀異也、今經既書曰冬、又曰十月、則周之改時與月、嶄然明白甚矣、然則夫子之作行、春秋未嘗夏之時、未嘗書元年於建寅之月、未嘗加春於

王而假天時以立義也、而又何惑乎、難者又曰、古人折獄、必明清于單辭、今子於周正改時、踰月、僅得此一證、差確矣、單辭無比、恐未足以決千古之疑、而闢衆說之喙也、且將奈何、則又將應之曰、按傳、昭公十七年、經書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左傳紀太史云、日過分而未至、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其說謂日過分者、已過春分、夏時之卯月也、未至者、未及夏至

五經翼

春

卷十六

四十一

夏時之午月也、茲月實夏時之四月也、故曰當夏四月是爲孟夏、今經書曰夏、又曰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子將以爲夏正建未之六月得乎、固不可以單辭無比爲難也、且不特此證也、經於是年又書曰冬、有星孛于大辰、大辰爲心、心爲大火、火山於辰、中於未、流於申、下於酉、故傳紀申須之言曰、彗除於火、火出必布焉、梓慎曰、宋衛陳鄭其有災乎、火之房也、火出於夏爲三

月、商爲四月、周爲五月、若作、其以壬午丙子乎、
明年、經書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其月斗建、
則壽星之次也、是經傳之文又協也、且夫子生、
于襄公二十一年巳酉、歷昭公至定公元年巳、
四十餘矣、其書日食四國災、隕霜殺菽、蓋所見、
之世也、無容謬誤矣、又按全經、書秋九月大雩、
者七、誠爲戌月、則百穀已登、旱且不害、又安用、
雩爲也、此則可以理推者也、卽此數端、合而觀、

五經翼

春

卷十六

四三

之、則知、夫子元年春王正月之書、實爲周正、而、
諸儒所說、謂之行夏之時、謂之假天時以立義、
謂之紀元年於寅月、謂之周人未嘗改時與月、
者、皆不待攻而自破者也、難者又曰、必子之言、
固信然矣、然則諸儒所引易書詩禮之文、與夏、
時相出人者、果皆盡非乎、又將何解也、則又將、
應之曰、是不難知也、蓋易書詩禮、聖人垂訓之、
旨、非專爲三統正朔發也、垂訓則義廣、欲兼綜、

條貫、并包帝王、或勅制以憲今、或述事以章往、
意有所指、不妨異同、是以商書享帝、日則南至、
月稱季冬、周禮立言、旣云正月、復云正歲、夫子、
亦曰周監二代、郁郁乎文、今用之、吾從周、此其、
徵也、又諸儒取證、義多斷章、驟而視之、似足發、
明、細繹指歸、率多馳背、如所引周書若牙之若、
涉春冰、何以必其不爲周之季春寅月、東風解、
凍而懼涉也、易臨卦之八月有凶、何以必其不、

五經翼

春

卷十六

四三

爲商之八月、於卦爲否、三陰已盛、二陽盡消、而、
有凶也、知然者、文王演易、在紂之世、舍商正而、
用夏時、非順也、借曰時正令善、則周統旣集、又、
何用改子正爲也、金縢之秋大熟未獲、月建在、
申、爲周季秋、宜禾之大熟而未獲也、迨建酉戌、
獲斯盡矣、陶風七月流火、固夏時矣、又云七月、
鳴鵲、鵲鳴夏至、是周正也、乃一詩之中、且相矛、
盾矣、可盡據乎、若夫月令所記、則又可得畧談、

君以王稱正則寅朔紹帝而王始自文命意者
夏后氏典則之遺貽厥孫子而呂不韋懸金成
市廣集諸儒博采舊章雜以時制以成厥典后
戴之徒因其詳雅勦入其說記之於禮者乎觀
其王之章服宮室飲食必以四時之色王制玉
藻不談也大尉之贊俊遂賢周官之分職位事
無列也麗而未純亦可知已若夫夫子春秋之
作其垂訓之旨與四經則同而立言之體與四

五經翼

卷十六

聖四

經則異蓋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權則
天子之事守也以道名分以定是非以明成敗
以正褒貶停典庸禮命德討罪以尊周室不容
毫髮僭差者也乃於屬詞之首卽遵異代之正
是何異執規矩準繩以律人而已反先踰於方
圓平直之外智者且不爲而謂聖人爲之乎此
又必無之理也然而偏僻飾說牽合文致踰數
百年牢不可破侮聖誣經疑誤學士長臆議之

階啟專倍之漸害可言哉今故歷舉經傳時月
之義以明夏周正朔之實參伍極夫天人錯綜
微之文獻若紛絲之有緒而經緯可尋若完璞
之既攻而瑕瑜畢覩疑必窮乎衆難不諱臆以
蓄疑說必希乎大通不支離而曲說俾建寅建
子指掌可知爲冬爲春披籍如見將使師心任
意者捫舌而廢談疑傳倍經者更端而失據我
且直之敢謂當仁慎言其餘寧辭率爾雖微詞

五經翼

卷十六

聖五

與旨無得於聖經筆削之精而明分正言或亦
足發於仲尼從周之志也已

春秋集解序

李維楨

蘇子由春秋集解蓋倣杜元凱春秋經傳集解云漢武帝時置五經博士立公羊春秋宣帝時立穀梁春秋平帝時立左氏春秋諸儒專門名家各持其說不相下而左氏晚出盛行然求多之口紛紛不已元凱集解發明詳盡亦左氏之素臣也子由集解大旨在以史事論左氏其言曰春秋之事當從史左氏史也公羊穀梁皆意

五經翼

春
卷十六

聖

也孔子作春秋事亦畧矣非以為史也有待乎史而後足也意傳春秋而不信史失孔子之意矣春秋魯史也孔子目擊時事心憂且懼之難於直陳借魯史隱括成文以出是非特二百餘年大綱要領耳條目原委具在舊史觀舊史則聖意可知舊史不傳而學人以意揣摩如射覆如鉤距如法家深文豈不悖哉孔子據舊史左氏亦據舊史其解經者無幾其凡例不盡經

所書間出已見筆削褒刺不必盡當於孔子而事則與孔子所據史畧同奈何□舍事而以

意求之意可穿鑿事不可強造也子由事主左氏以傳之事釋經之文質諸孔子書法而義與事不相通者始取公穀啖趙則假於元凱之癖左矣並江都春秋繁露其七十七章言循天之追天有兩和以成二中歲立其中用之無窮北方之中內產陽而物始動于下南方之中內萌

五經翼

春
卷十六

聖

陰而物始養于上動于下者不得東方之和不能生中春是也養于上者不得西方之和不能成中秋是也生于和成必利始于中止必中中者天地之所始終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德莫大於和道莫至于中中和天地之美聖人所保守也謂春秋為中和之理可謂善言經者中庸以喜怒哀樂未發為中發而中節為和夫以意觀春秋者之所親愛賤惡畏敬哀矜倣傚而僻

焉不中不和而曾是可以明聖經乎子由之前
有孫明復氏不信史後有胡安國氏憤南宋不
復讐以春秋進規意愈高而愈遠愈嚴而愈偏
然後知子由解以事不解以意之爲當也文部
陳伯爲蘇瞻叔校而行之南都使余爲序後進
膚引敢妄置喙然朱紫陽語錄稱子由解春秋
謂從赴告爲是定哀之時孔子親見從實而書
隱桓之時既遠史册容有簡略故不備書又曰

五經翼

春

卷十六

罕八

左氏史學事詳而理差胡文公曰事莫備於左
氏樂少蘊曰左氏傳事不傳義詳於史而事未
必實則宋之諸儒所見與蘇合者自不乏而未
得立學官如漢故事豈端明禁錮文字毀棄波
及株累耶余觀劉向別錄左氏以授曾申吳起
與其子期鐸椒虞卿苟卿漢則張蒼賈誼以下
諸人統緒甚明而晚始得立宋自胡氏傳出置
三傳若紫色尅聲而蘇氏解賴諸君子表章則

經傳廢興亦若有造物定數焉衆言猥亂有所
折衷余因以知國家文運大興士大夫問學博
綜雅醇非漢晉以下諸儒所及也

五經翼

春

卷十六

罕九

左國書序

李光緒

左傳國語二書金左丘明氏所著傳爲春秋經羽翼明矣史遷不云乎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大抵其盲後所作謂出他氏筆非也既傳矣又語何或以傳爲內傳語爲外傳傳依經編年之大而語則採摭于列國之遺籍也豈傳中所紀載其蒐獵猶未廣而均此二百四十年間之事或內之或外之于義又何居也仲尼生衰周季王五經翼春卷十六 五十一

室不綱政教凌夷假魯史以修春秋寓一王法其事略其文微其爲義嚴而正隱而不彰難以游夏七十子之徒不能口授其秘旨左氏生當仲尼世懼後世學者失其意弗詳於事固蔽其文而滋舛于其義故按經爲之傳蒐羅列國或依例以詳或附錄而見使當時侯王之行事與聖人筆削之心法昭於指掌而後之讀之遵途而可尋深思而有得此其爲春秋之素臣也春

秋續雅詩存王迹也爲魯周室而作改謂天子之書而夫子之微文與旨寓於褒諱抑損之中不盡以書辭見乃已之所爲傳依經之文因魯之年雖以周天王之尊事之僅存但附載於十二公諸侯之間不無使後人疑於有魯而無周真謂夫子以天子之權與魯而身竊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故晚年復分國爲語首周於魯之上而次魯於周之下使天下後世之人知春秋之所以作乃據魯而親周非舍周而與魯也齊晉楚諸大國不惟不敢望周且不得望魯夫然後其主之分明而春秋大一統之義著傳以魯爲綱年爲體邪葛杞蔡之小靡不備載大一統之義也語以周爲綱國爲體魯齊七國之外不復再錄亦大一統之義也魯望國也齊桓晉文伯之盛也楚子問鼎輕重鄭射王中肩也無王之尤也吳秦伯後也定哀之際魯國故矣吳

五經翼春卷十六

五十一

越平攻卒以滅吳遂成楚強始周終越良有深
意其於齊獨紀桓公之勳而于晉事爲辭次則
詳于楚耳周攘彛之義不言而可見其有功於
春秋尤大夫子作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開卷
第一義也魯奉周正朔不應改元書元年罪魯
僭也書春王於元年之下不以正月屬魯存周
祀也儒者以元爲大尊魯而失之以春王正月
爲夫子改周月行夏時尊夫子而又失之執斯
五經翼 卷十六 五

本二書而手抄之錄其節文者其章法約而不
漏詳而有要亦分而不混無失左氏之意蓋于
二書有深知者余故與詳論之

五經翼

春

卷十六

五

春秋匡解序

錢謙益

余爲兒時受春秋於先夫子先夫子授以匡解一編曰此安成鄒汝光先生所刪定也因爲言鄒氏家學淵源與先王之大章行履冠冕詞垣期宅日得山其門塋余鄉會二試以先生之書得偶雖未及親炙先生而余之師固有出先生之門者此於聞風私淑猶爲有幸焉耳矣何子非鳴爲令南昌與先生之孫孝廉端侯游相與

五經翼

卷十六

聖

是正其書重付之梓人而屬余爲其序余觀三代以後享國長久蓋莫如漢當其盛時政令畫一經術修明以春秋一經言之自張蒼胡毋生瑕丘江公以下三家之弟子遞相傳授各仍其師說至數百年不相改易而董仲舒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名儒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各以經直對諸所以定大議斷大疑皆以春秋從事何其盛哉有宋之立國不減於漢自王氏之

新學與新法並行首絀春秋以伸其三不足與之說遂馴致二帝播遷之禍沒世而不復振其享國之治亂視漢世何如也嗚呼先王之世有典有則詒厥子孫崇教立術順詩書禮樂以造士變禮易樂革制度衣服者有訶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者必誅而不以聽士之選於司徒而升於學者於辯言亂政之戒恒凜凜焉是故經學與國政咸出於一而天下大治

五經翼

卷十六

聖

及其衰也人異學國異政公卿大夫競出其聰明才智以變亂舊章晉之刑鼎魯之丘甲田賦鄭之竹刑紛更多制金受其敝又其甚也獲麟之鄙人假田弋之說以干政事而振鐸之後不記忽諸繇此言之經學之不明國論之不一其闕于存亡治亂之故猶病之著於肌表診脉者可舉目而得之不待醫和及緩而後知其不可爲也是可觀爲細故哉國家用胡氏春秋設科

垂三百年而鄒氏之書傳諸其祖父至今百餘
 年舉子傳習之不變雖漢世儒者仍其師說未
 有以過也班固不云乎士食舊德之名氏工用
 高曾之規矩國家重熙累洽考文稽古之盛觀
 於胡氏鄒氏之學可謂信而有徵矣天子方崇
 信是經特命經筵進講余衰病故廢獨抱遺經
 以老於荒江寂寞之濱於非鳴之刻是書也喜
 而爲之敘或以爲王文詭譎自致其矇瞽之言
 五經翼 春 卷十六 至六

庶幾謀野則獲之義則非野人之所敢知也



ZW 21181000542626